

第壹集

本館論說通論上

本館論說通論下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社輯印

編輯清議報全編緣起及凡例

本報起戊戌十月訖辛丑十一月凡閱三年共出一百冊至舉行第一百冊祝典後即行停止三年之間流傳海內外者既已不少惟是遼遠之區猶多以未親爲憾又或前經購閱而隨手散佚不能具備全帙以故數月以來函致本館索購索補者絡繹不絕而本館亦以印刷無多隨印隨銷存本寥寥無以應命歉仄殊甚是以將全編重行校印聊以供海內同好之求云爾

一初時同人慫恿屬將原文依樣排印繼思原本論說書籍等項大率長篇巨構連亘數冊或數十冊文氣隔斷讀者苦之又其中記事亦隨時載筆不能連絡而過去事蹟已成明日黃花者亦不少是以重行編輯一次將全編文字分別部居不相雜廁斷者連之闕者補之無用者刪之大率刪去者十分之四補入者十分之二以一月之功編成今本首尾釐然可觀矣

一全編分爲六集第一集本館論說第二集名家著述第三集新書譯叢第四集文苑第五集外論彙譯第六集紀事而別採近數年來海內外各報館之偉論名著別爲羣報擷華

兩卷附錄於後共爲二十六卷

一第一集本館論說分爲通論專論兩類通論者論全國全體之大問題也專論者論一時一事之問題也其瑣故雜論者亦附焉問題已過而無關大體者則刪之

一通論專論兩門各以原報之先後爲次序惟第一百冊祝辭一篇敍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可當全編總序故提出以弁卷首焉

一第二集凡得書十四種第三集凡得書十四種其卷帙繁重者則每種各爲一卷篇幅簡短者則數種合爲一卷而合卷之例亦各從其本書之性質以類歸焉不依原本登錄之先後也

一原本附印各書多有未完者今爲補綴之以饜讀者之望亦有卷帙太繁非倉卒可以卒業者則姑缺之俟他日單行本之刻讀者諒焉

一原本論說著述多不標撰人名氏當時蓋有所爲而爲之今悉爲標出文中宗旨之當否議論之長短撰述者悉負其責任也

一第一第二第三集一一注明其原本冊數於目錄之下使讀者以觀本報思想之變遷進

化焉其第四集以下不注者或因割裂移補者多不能得其原文或題目太碎不能徧注也讀者諒之

一第四集文苑分爲二類上編彙錄來稿雜文不注撰人名氏者因來稿多不得其真名也雖間有知之者亦一律不注以歸畫一也下篇詩辭歌賦其目太繁故並目錄亦不列

一第五集外論彙譯分爲論中國論外國及通論三類每類各以原本先後爲次第讀者可因以觀時變考輿論焉

一第六集紀事一門原本隨時登載最爲殺亂今以清議報時代中國三大案分類紀之爲戊戌政變紀事本末己亥立儲紀事本末各一卷庚子國難紀事本末上下二卷而各以其時之雜事附後焉比事類情條理秩然讀此者於數年來變亂之跡及其原因結果皆可以了了於胸中矣

一外國大事如美菲英杜之戰爭巴黎之博覽會俄皇之萬國平和會等皆於全球大勢有關係者也但與吾國相去稍遠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他人詳略之間義所當爾且原本於記此等事亦未能首尾完具故今不復以紀事本末體論次之惟記其犖犖大者而於

每日電報及所譯電報反多刪削焉以清眉目避繁重也讀者諒之

四

近年以來報館之風漸盛精言偉論璀璨可觀此實足以徵吾國文明漸進之現象也學者一一備購固屬不易即能搜羅畢備亦苦無時日徧讀之以吸其精要本館于各處報章或交換或購採無不具備故特爲羣報擷華一門附錄於後專採論說不及其他計所採諸報上海曰萬國公報時務報亞東時報選報中外日報同文滬報政藝通報外交報普通學報新聞報蘇報商務日報政學報算學報蒙學報集成報農學報采風報遊戲報南洋七日報新世界學報天津曰直報國聞彙編國聞報大公報天津日日新聞北京曰強學報順天時報江藝報京話報山東曰同益報膠州報杭州白話報無錫白話報湖南曰湘學報湘報福州曰閩報鷺江報汕頭嶺東日報香港曰中國旬報中國日報維新日報華字日報循環日報澳門知新報廣州安雅書局世說編桂林廣仁報臺灣日日新聞星架坡曰天南新報叻報庇能檳城新報新金山東華新報舊金山文興日報檀香山新中國報東京曰國民報譯書彙編橫濱曰開智錄新民叢報等凡六十種有奇皆擇其精論有裨時局者乃行採入讀者得此編庶亦可以網羅全國之新智識而無遺矣

本編之十大特色

一本編之論說皆以發明愛國真理輸入文明思想爲主而又指陳時弊毫無假借讀者可因以見外國進化之所由及中國受病之所在爲他書所莫能及者一

一本編名雖爲報而其中實含佳書三十餘種之多實新學界之一大叢書也所含諸書或明哲理或晰學術或述近史皆獨闢途徑益人神智爲他書所莫能及者二

一本編附有政治小說兩大部以稗官之體寫愛國之思二書皆爲日本文界中獨步之作吾中國向所未有也令人一讀不忍釋手而希賢愛國之念自油然而生爲他書所莫能及者三

一本編附錄詩界潮音集一卷皆近世文學之菁英可以發揚神志涵養性靈爲他書所莫能及者四

一本編不徒一黨派之私言凡海內外名流寄稿崇論閎議絡繹不絕實可見中國輿論之一斑爲他書所莫能及者五

一本編網羅泰東泰西各國之時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良藥苦口使我瞑眩一棒一喝字

一 字皆寶爲他書所莫能及者六

一 本報所經歷時代爲中國存亡絕續之所關本編特將中國三大案編爲紀事本末以明其現象及原因結果學者疇昔雖讀他報然或過而輒忘且其事蹟散見網羅不易得此衷集實可稱爲一最良之現世史也爲他書所莫能及者七

一 各報佳搆良多苦難一一備購備讀本編衷採各報六十餘種最錄其論說之精采者是讀一報不啻兼讀數十種報也爲他書所莫能及者八

一 綜此八長而又同時並出視前者每月三冊支支節節者有難得易得之別又編纂蹄類視各卷散漫檢讀費時者有勞逸之殊爲他書所莫能及者九

一 綜此九長而又志在開風氣取價極廉雖寒士亦可人置一帙但得一編而內外學術思想之光華國勢時事之變幻皆歷歷在目矣所謂不出戶而知天下也爲他書所莫能及者十

本編售例

一清議報原本每月三冊每年三十三冊定價五元除橫濱外其餘各埠皆需郵費一元至二元不等三年一百冊原價合十五元另郵費約二元有奇本編重編再印刪原文十分之四增原文十分之二實有原文十分之八凡分二十六卷同人志在開廣風氣每部僅收回紙墨印工銀八元正取價可謂極廉

一購買股票者照價八折每部取銀二元四角買票時先交定銀三元其餘數俟取書時清找
一本編原議分唐裝洋裝兩項裝訂今一律改訂洋裝但有精粗之分其通行本照原議售價八元其精本用布皮金字者照價加收釘裝費銀二成共該銀九元六角正

一本編原議分訂二十六冊洋裝者分訂十三冊今因一律洋裝故通行本改訂十六冊布皮金字之精本則合兩冊爲一冊合訂八大厚冊

但此仍未能確定俟印成後看其每卷厚薄如何或更有更改均未可知

一原本每頁字數約九百字左右今縮至千字以上蓋一則欲避繁重以便攜帶一則欲廣輯各報佳論以餉讀者故于羣報擷華一門特別增多購者須知此節

除橫濱上海兩處外凡購買者每部加郵費一元五角買股票者亦同
初議購買者以日本銀折收繼思銀價漲落無常內地未免費事今擬一酌中辦法加收
五角即每部八元五角連郵費一元五角合共拾元正其布皮金字之精本則每部連郵
費十一元正其在日本各地則照原議收取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五輯

目錄

- 清議報全編：第一卷至第三卷……………新民社輯
第一集：本館通論（上）
清議報全編：第四卷至第六卷……………新民社輯
第一集：本館通論（下）
第二集：名家著述（仁學、儒學真論、飲冰室自由書）
清議報全編：第七卷至第九卷……………新民社輯
第二集：名家著述（中國近十年史論、滅國新法論、瓜分危言、亡羊錄、國聞短評、汗漫錄、學界雜纂、康南海傳、學校課卷、瀛海綜談、偉人佳話）
第三集：新書譯叢（國家論、各國憲法異同論、帝國主義論、社會進化論）
清議報全編：第九卷至第十二卷……………新民社輯
第三集：新書譯叢（政治學案、埃及近世史、明治政黨小史、支那現勢論、中國財政一斑、揚子江、中國地理文明論、支那上右宗教考）
清議報全編：第十三卷至第十四卷……………新民社輯
第三集：新書譯叢（佳人奇遇、經國美談）
清議報全編：第十五卷至第十六卷……………新民社輯
第四集：文苑（來稿彙存、詩界潮音集）
清議報全編：第十七卷至第十九卷……………新民社輯
第五集：外論彙譯（論中國、論外國）
清議報全編：第二十卷至第二十一卷……………新民社輯
第五集：外論彙譯（通論）
第六集：紀事（戊戌政變紀事本末、己亥建儲紀事本末、猛省錄、雜事附存）
清議報全編：第二十二卷至第二十四卷……………新民社輯
第六集：紀事（庚子國難紀事本末、外國大事記、地球大勢、中外瑣記）
清議報全編：第二十五卷至第二十六卷……………新民社輯
附錄（羣報摘華通論、羣報摘華專論）

清議報全編一百冊總目錄

第一集

本館論說 凡兩類都爲四卷

第二集

名家著述 凡十四種都爲四卷

第三集

新書譯叢 凡十四種都爲六卷

第四集

文苑 凡兩類都爲二卷

第五集

外論彙譯 凡三類都爲四卷

第六集

紀事 凡八類都爲四卷

附錄

寧報摘華 凡兩類都爲二卷

大凡六集四十三種類二十四卷附錄兩類一卷都爲二十六卷

清議報全編第一集目錄

卷一 本館論說一

通論上

本報第一百卅卅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報之經歷一百

梁啓超

橫濱清議報敘例一

梁啓超

愛國論三篇六、七、二十二

梁啓超

論支那宗教改革十九、二十

梁啓超

論中國人種之將來十九

梁啓超

論中國當知自由之理二十四

歐榘甲

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二十六

梁啓超

論支那獨立之實力與日本東方政策二十六

梁啓超

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三十

梁啓超

中國歷代革命說略三十一

歐榘甲

國民文明之精神三十三

梁啓超

少年中國說三十五

梁啓超

呵旁觀者文三十六

梁啓超

論中國之存亡決定於今日三十八

麥孟華

論中國救亡當自增內力四十一

麥孟華

說權四十四

麥孟華

論中國今日爲人羣發達之期四十五

麥孟華

獨立說五十八

馮自強

卷二 本館論說二

通論下

排外平議六十八

麥孟華

說奴隸六十九

麥孟華

說奴隸八十

秦 猛

論支那人國家思想之弱點七十三、四

馮自強

政黨說七十八

秦 猛

論非立大政黨不足以救將亡之中國七十九

秦 猛

立憲法議八十一

梁啓超

過渡時代論八十二

梁啓超

說敗八十七

趙 震

殺人篇八十八

李 羣

中國史敘論九十、九十

梁啓超

說動力九十二

趙 震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九十四、五

梁啓超

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八十二、四

梁啓超

堯舜爲中國君權濫觴考一百

梁啓超

卷三 本館論說三

專論上

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一、二

梁啓超

論戊戌八月之變乃廢立而非訓政一

梁啓超

論變法後安置守舊大臣之法四

梁啓超

論皇上舍位忘身而變法二

梁啓超

政變原因答客難三

梁啓超

論中國宜講求法律之學五

梁啓超

尊皇論九

梁啓超

明義篇上八

歐榘甲

明義篇中十三

歐榘甲

明義篇下十四

歐榘甲

義士亂黨辨十八

歐榘甲

論救中國當以救皇上爲本二十

歐榘甲

論政變爲中國不亡之關係二十七

歐榘甲

論建嗣卽爲廢立三十七

麥孟華

論義和團事中國與列強之關係四十三

麥孟華

續論義和團事四十七

麥孟華

論非皇上復政則國亂不能平定四十九

麥孟華

論今日疆臣之責任五十一

麥孟華

論義民與亂民之異五十二

麥孟華

論今日中國存亡其責專在于國民五十三

麥孟華

論今日各國待中國之善法五十三、五

梁啓超

論救亡當立新國五十五、六

麥孟華

卷四 本館論說四

專論下

論中國民氣之可用五十七

麥孟華

論議和六十一

麥孟華

論列強對中國之政策及中國之前途六十二

麥孟華

論保證和平必當皇上親政六十四

麥孟華

論中國國民創生於今日六十七

麥孟華

論議和後之中國七十、七十一

麥孟華

論今日中國當以競爭求和平七十二

麥孟華

對俄策七十五、六、七

馮邦幹

商會議十、十二

梁啓超

論學日本文之益十

梁啓超

動物談十三

梁啓超

紀年公理十六

梁啓超

論商業會議所之益二十二

闕名

論菲律賓羣島自立二十五

歐榘甲

論美菲英杜之戰事關係於中國三十二

梁啓超

論剛毅籌款事三十二

梁啓超

張之洞論五十八

闕名

張之洞誅捕新黨論五十九

闕名

論死生六十三

闕名

新黨黨派述略九十七

趙振

中國各報存佚表一百

清議報全編卷一

第一集上之上

本館論說一

通論上

本館第一百卅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

梁啓超

第一 祝典之通例及其關係

祝典息乎起。所以紀念舊事業。而獎厲新事業也。凡天下一事之成。每不易易。恒歷許多曲折。經許多忍耐。費許多價值。而後僅乃得之。故雖過其時。不忘其勞。於是乎有以祝之。其祝之也。或以年年。或以十年。或以五十年。或以百年。要之借已往之感情。作方新之元氣。其用意至深且美。若美國之七月四日。法國之七月十四日。爲其開國功成之日。年年祝之。勿替焉。一千八百八十七年。美國舉行獨立百年之祝典。八十九年。法國舉行共和百年之祝典。九十三年。開萬國大博覽會於芝加哥。以舉行哥倫布尋出西半球四百年之祝典。去年開十九世紀博覽會於巴黎。以舉行耶穌降生一千九百年之祝典。又如亞丹斯密氏原富出版後第一百年。世界之理財學者。共舉祝典焉。瓦特氏發明汽機後第五十年。世界之工藝學者。共舉祝典焉。達爾文氏種源論成書後第三十年。世界之物理學者。共舉祝典焉。下之

如一市。如一鄉。如一學校。如一醫院。如一船艦。如一商店。亦往往各有其祝典。大抵凡富強之國。其祝典愈多。凡文明之事業。其祝典愈盛。豈好爲侈靡煩費以震駭庸耳俗目哉。所以記已往。振現在。厲將來。所謂歷史的思想精神的。教育其關係如此其重大也。中國向無所謂祝典也。中國以保守主義聞於天下。雖然。其於前人之事業。也有贊歎而無繼述。有率循而無擴充。有考據而無紀念。以故歷史的思想甚薄。弱而愛國愛團體愛事業之感情。亦因以不生。夫西人以好事而強。中國以無動而弱。斯事雖小。亦可以喻大矣。清議報事業之至小者也。其責任止在於文字。其目的僅注於一國。其位置僻處於海外。加以其組織未完備。其體例未精詳。其言論思想。未能有所大輔助於國民。況當今日天子蒙塵。宗國岌岌之頃。有何可祝。更何忍祝。雖然。非蕩不棄。敝帚自珍。噤音堵口。亦已三年。言念前勞。不欲泯沒。且以中國向來無此風氣。從而導之。請自隗始。故於今印行第一百冊之際。援各國大報館通例。加增葉數。薈萃精華。從而祝之。亦庶幾以紀念既往。而獎勵將來。此同人區區之微意也。

第二 報館之勢力及其責任

清議報之事業雖小。而報館之事業則非小。英國前大臣波爾克。嘗在下議院指報館記事之席。各國議院議事時皆別設一席。以備各報館之傍聽記載。而嘆曰。此殆於貴族教會平民三大種族之外。而更爲一絕大

勢力之第四種族也。

英國議院以貴族教徒平民三階級組織而成。蓋英國全國民實不外此三大種族而已。

日本松本君平氏著「新聞學」一

書。其頌報館之功德也。曰：「彼如豫言者。謠國民之運命。彼如裁判官。斷國民之疑獄。彼如

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學家。教育國民。彼如大聖賢。彈劾國民之罪惡。彼如救世主。

察國民之無告苦痛。而與以救濟之途。諒哉言乎。近世泰西各國之文明。日進月邁。觀已

往數千年。殆如別闢一新天地。究其所以致此者。何自乎。我曰：是法國大革命之產兒也。而

產此大革命者。誰乎。或曰：中世神權專制政體之反動力也。而喚起此反動力者。誰乎。或曰：

新學新藝勃興之結果也。而勃興此新學新藝者。誰乎。無他。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

此三大自由者。實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種種現象。皆其子孫也。而報館者。實薈萃

全國人之思想。言論。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莊或諧。或激或隨。而一一紹介之於國民。故報

館者。能納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滅一切。西諺云：報館者。國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羣

之鏡也。文壇之王也。將來之燈也。現在之糧也。偉哉報館之勢力。重哉報館之責任。

歐美各國之大報館。其一言一論。動為全世界人之所注觀所聳聽。何以故。彼政府采其議

以為政策焉。彼國民奉其言以為精神焉。故往往有今日為大宰相大統領。而明日為主筆

者。亦往往有今日為主筆。而明日為大宰相大統領者。美國禁黑奴之盛業。何自成乎。林肯

主筆之報館為之也。英國愛爾蘭自治案。何以通過乎。格蘭斯頓主筆之報館為之也。近日

俄皇何以開弭兵會乎。吐爾斯吐主筆之報館爲之也。報館者政本之本。而教師之師也。惟其然也。故其人民嗜之。如飲食男女。不可須臾離。聞之英國人。無論男婦老幼貧富貴賤。有不讀書者。無不讀報者。其他文明諸國國民。大率例是。以此之故。其從事於報館事業者。亦益復奮勉刻厲。日求進步。故報章愈多。體例愈善。議論愈精。記載愈富。能使人專讀報紙數種。而可以盡知古今天下之政治學問風俗事蹟。吸納全世界之新空氣於其腦中。故欲覘國家之強弱。無他道焉。則於其報章之多寡。良否而已矣。

校報章之良否。其率何如。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當。四曰報事確而速。若是者良。反是則劣。

所謂宗旨定而高者何也。凡行一事。著一書。皆不可無宗旨。惟報亦然。宗旨一定。如項莊舞劍。其意常在沛公。且且而聒之。且且而浸潤之。大聲而呼之。諷諫而逗之。以一報之力。而發明一宗旨。何堅不摧。何艱不成。雖然。宗旨固有擇焉。牟利亦宗旨也。媚權貴亦宗旨也。悅市人亦宗旨也。故爲報館者。不可不以熱誠慧眼。注定一最高之宗旨而守之。政治學者之言曰。政治者。以國民最多數之公益爲目的。若爲報者。能以國民最多數之公益爲目的。斯可謂真善良之宗旨焉矣。

所謂思想新而正者何也。所貴乎報館之著述者。貴其能以語言文字。開將來之世界也。使

取人人所已知者而敷衍之。則與其閱報。何如坐禪。使拾前人所已言者而牙慧之。則與其閱報。何如觀劇。故思想不可以不新。凡欲造成一種新國民者。不可不將其國古來謬之理想。摧陷廓清。以變其腦質。而欲達此目的。恒須藉他社會之事物。理論輸入之。而調和之。如南北極之寒流。與赤道之熱流。相劑而成新海潮。如常雪界之冷氣。與地平之熱氣。相摩而成新空氣。故交換智識。實惟人生第一要件。而報館之天職。則取萬國之新思想。以貢於其同胞者。也不甯惟是。凡一新理之出世也。恒與舊義不相容。故或舉國敵之一世。棄之固又視其自信力何如焉。信之堅而持之毅。此又前者所謂定宗旨也。若夫處今日萬芽齊茁之世界。其各種新思想。殺列而不一家。則又當校本國之歷史。察國民之原質。審今後之趨勢。而知以何種思想為最有利而無病。而後以全力鼓吹之。是之謂正。

所謂材料富而當者何也。凡真善良之報。能使人讀其報。而全世界之智識。無一不具備焉。

若此者。日報與叢報。

叢報者指旬報月報來復報等日本所謂雜誌者是也

皆所當務。而叢報為尤要。各國之大叢報。其搜

羅極博。其門類極繁。如政治。如理財。如法律。如哲學。如教育。如宗教。如格致。如農工商。如軍事。如各國近事。如小說。如文苑。如圖畫。如評隲各報。無一不載。而其選擇又極嚴。出之歐美。有力之叢報。每年所蒐集著記之論說紀事。在一萬篇以上。而其刊發者不過二百篇內外。蓋其目的在使閱者省無謂之日力。閱一字則得一字之益。而又不使有所望。漏有所缺陷。

誠哉其進步。誠哉其難能而可貴也。

所謂報事速而確者何也。報之所以惠人者不一端。而知今爲最要。故各國之報館。不徒重主筆也。而更重時事。或訪問。或通信。或電報。費重貲以求一新事。不惜焉。此事之要。業此者多能知之。茲不具論。合此四端。則成一完全盡善之報。蓋其難哉。是以報章如牛毛。而良者如鱗角也。歐美且然。而況於中國乎。

第三 中國報館之沿革及其價值

西諺曰。羅馬者非一日之羅馬。凡天下大業。必非一蹴可幾。必漸次發達。以進於圓滿之域。此事物之公例。無可逃避者也。雖然。其發達之遲緩而無力。獨未有如中國之報館者。中國邸報。視萬國之報紙。皆爲先輩。姑勿置論。即自通商以後。西國之報章形式。始入中國。於是香港有循環日報。上海有申報。於今殆三十餘年矣。其間繼起者雖不少。而卒無一完整良好。可以及西人百分之一者。以京都首善之區。而自聯軍割據以前。曾無一報館。此真天下萬國之所無也。十八行省。每省之幅員戶口。皆可敵歐洲一國。而除廣東福建外省會之有報館者無一焉。此亦世界之一怪現象矣。近年以來。陳陳相接。惟上海香港廣州三處。號稱最盛。而其體例。無一足取。每一展讀。大抵「瀛濱冠蓋」「瀛谷南來」「祝融肆虐」「圖竊不成」「驚散鴛鴦」「甘爲情死」等字樣。闕塞紙面。千篇一律。甚乃如臺灣之役。記劉永福之

娘子軍。團匪之變。演李秉衡之黃河。水明目張胆。自欺欺人。觀其論說。非「西學原出中國考」一則。中國宜亟圖富強論也。展轉抄襲。讀之惟恐。以故報館之興。數十年。而於全國社會。無纖毫之影響。大抵以資本不足。閱一年數月。而閉歇者。十之七八。其餘一二。亦若是則已耳。參看本冊附錄中
國各報館存廢表惟前者天津之國聞報。近日上海之中外日報。同文滬報。蘇報。體段稍完。然以比諸日本一僻縣之報。猶不能望其肩背。無論東京之大者。更無論泰西也。若夫叢報。則更不足道。前者惟格致彙編。稍稱完整。然出於西人之手。且據上海製造局官書之力。又不過每季一冊。又僅明一義。不及其他。然猶僅出二十八冊。遽亦中斷。其次則萬國公報。亦出西人之手。憑教會之力。其宗旨多倚於教。於政治學問界。非有大關係焉。甲午挫後。時務報起。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分。爲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作者當時。承乏斯役。雖然。今日檢閱其舊論。輒欲作嘔。覆勘其體例。未嘗不汗流浹背也。夫以作者今日之學識思想。經歷其固陋淺薄。不足以當東西通人之一指趾。甚明也。則數年前之庸濫愚謬。更何待論。而舉國士夫。乃嘖嘖然目之曰。此新說也。此名著也。嗚呼。傷哉。吾中國人之文明程度。何低下之至於此極也。時務報後。澳門知新報繼之。爾後一年間。沿海各都會。繼軌而作者。風起雲湧。驟十餘家。大率面目體裁。悉仿時務。若惟恐不肖者然。其間惟天津國聞彙編。成於碩學之手。精深完粹。復乎尙矣。然僅出五冊。更已戛然。此外餘

子等諸自槍。及戊戌政變。時務云亡。而所謂此十餘家者。亦如西山殘陽。倏忽匿影。風吹落葉。餘片無存。由此觀之。其當初設報之心。果何在乎。不待鞠訊矣。知新報僻在貧島。靈光歸然者。凡四年有餘。出報至一百三十餘冊。旬報之持久者。以此爲最。然其文字體例。尙不及時務報。於社會之關係。蓋甚淺薄。己庚之間。上海有所謂亞東時報。五洲時事報。中外大事報者。出皆頗闢新理。視時務有過之無不及。然當中國晦盲。否塞達於極點之際。不爲學界所歡迎。旋興旋廢。殆無足論。客冬今春以來。日本留學生有譯書彙編。國民報開智錄等之作。譯書彙編。至今尙存。能輸入文明思想。爲吾國放一大光明。良可珍誦。然實不過叢書之體。不可謂報。國民報開智錄。亦錚錚者也。而以經費不支。皆不滿十號。而今已矣。此實中國數十年來報界之情狀也。由此觀之。其發達之遲緩無力。一何太甚。吾向者謂欲覘國家之強弱。則於其報章之多寡。良否而已。使此言而無稽也。則可此言如稍有可信者。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推原其所以致此之由。蓋有數端。一由於創設報館者。不預籌相當之經費。故無力擴充。或小試輒蹶。二由於主筆時事等員之位置。不爲世所重。高才之輩。莫肯俯就。三由於風氣不開。閱報人少。道路未通。傳布爲難。四由於從事斯業之人。思想淺陋。學識迂愚。才力薄弱。無思易天下之心。無自張其軍之力。而四者之中。尤以第四項爲病根之根焉。嗚呼。案既往考。現在不知吾中國所謂此第四種族者。何時始見其成立也。擲筆三思。感慨係

之矣。

第四 清議報之性質

清議報可謂之良報乎。曰烏。烏可。清議報之與諸報。其猶百步之與五十步也。雖然。有其宗旨焉。有其精神焉。譬之幼兒。雖其膚革未充。其肢幹未成。然有靈魂瑩然。泚然。是亦進化之一原力歟。清議報之特色有數端。一曰倡民權。始終抱定此義。爲獨一無二之宗旨。雖說種種方法。開種種門徑。百變而不離其宗。海可枯石可爛。此義不普及于我國。吾黨弗措也。二曰衍哲理。讀東西諸碩學之書。務衍其學說。以輸入於中國。雖不敢自謂有所得。而得寸則貢寸焉。得尺則貢尺焉。華嚴經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爲菩薩發心。以是爲盡國民責任於萬一而已。三曰明朝局。戊戌之政變。己亥之立嗣。庚子之縱圍。其中陰謀毒手。病國殃民。本報發微闡幽。得其真相。指斥權奸。一無假借。四曰厲國恥。務使吾國民知我國在世界上之位置。知東西列強待我國之政策。鑒觀既往。熟察現在。以圖將來。內其國而外諸邦。一以天演學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此四者實惟我清議報之脈絡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廣民智。振民氣而已。

其內容之重要者。則有譚瀏陽之仁學。以宗教之魂。哲學之髓。發揮公理。出乎天。入乎人。衝重重之網羅。造切切之慧果。其思想爲吾人所不能達。其言論爲吾人所不敢言。實禹

域未有之書。抑衆生無價之寶。此編之出現於世界。蓋本報爲首焉。有飲冰室自由書。雖復東隣西爪。不見全牛。然其願力所集。注不在形質而在精神。以精銳之筆。說微妙之理。談言微中。聞者足興。有國家論政治學案。述近世政學大原。養吾人國家思想。有章氏儒術新論。詮發教旨。精微獨到。有瓜分危言亡羊錄。滅國新法論等。陳宇內之大勢。喚東方之頑夢。有少年中國說。呵旁觀者文。過渡時代論等。開文章之新體。激民氣之暗潮。有埃及近世史。揚子江中國財政一斑。社會進化論。支那現勢論等。皆東西名著鉅構。可以借鑒。有政治小說。佳人奇遇。經國美談等。以稗官之異才。寫政界之大勢。美人芳草。別有會心。鐵血舌壇。幾多健者。一讀擊節。每移我情。千金國門。誰無同好。若夫雕蟲小技。餘事詩人。則卷末所錄諸章。類皆以詩界革命之神魂。爲斯道別闢新土。凡茲諸端。皆我清議報之有以特異於羣報者。雖然。以云良也。則前途遼哉。邈乎。非所敢言也。不有椎輪。安有大輅。不有萌蘖。安有森林。思以此爲我國報界進化之一徵驗云。爾祝之。祝之。非祝椎輪。祝大輅也。非祝萌蘖。祝森林也。

第五 清議報時代中外之歷史

清議報之在中國。其滄海之一粟乎。清議報之在世界。其大千之一塵乎。雖然。其壽命固已亘於新舊兩世紀。無舌而鳴。其蹤跡固已徧於縱橫五大洲。不脛而走。今請與閱報諸君一

爲戲言。斯亦可謂文字界中之得天最厚者耶。且勿具論。要之清議報時代。實爲中國與世界最有關係之時代。讀者若能研究此時代之歷史。而有所心得。有所感奮。則其於天下事。思過半矣。

請先言中國。清議報起於戊戌十月。其時正值政變之後。今上皇帝百日維新之志事。忽大挫折。舉國失望。羣情鼎沸。自茲以往。中國遂閉於沈沈妖霧之中。其反動力。一起再起而未。有已。翌年己亥夏秋之間。剛毅下江南嶺南。搜括膏脂。民不堪命。其冬十二月。遂有議廢君立僞儲之事。本朝二百年來內變之禍。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既而臣民犯顏。友邦側目。志不得逞。遂乃積羞成怒。大興黨獄。積怒成狂。自弄兵戎。獎羣盜爲義民。尸鄰使於朝市。庚子八月。十國聯兵。以羣虎而搏一羊。未五旬而舉萬乘。乘輿播蕩。神京陸沈。天壇爲芻牧之場。曹署充屯營之帳。中國數千年來外侮之辱。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反動之潮。至斯而極。過此以往。而反動力之反動力起焉。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點之一刹那。頃實中國兩異性之大動力相搏相射。短兵緊接。而新陳嬗代之時也。今年以來。僞維新之詔書屢降。科舉竟廢。捐例竟停。動力微蝨於上。俄人密約。士民集議。日本游學。簞籬紛來。動力萌蘖於下。故二十世紀之中。國有斷不能以長睡終者。此中消息。稍有識者所能參也。清議報雖不能爲其主動者。而欲竊附於助動者。未敢多讓焉。

請更言世界。清議報時代世界之大事。除北京聯軍外。有最大者三端。一曰美國與菲律賓之戰。二曰英國與波亞之戰。三曰俄皇開萬國和平會。其次大者五端。一曰日本政黨內閣之兩次失敗。二曰意大利政府之更迭。三曰俄國學生之騷動。四曰美國大統領之被刺。五曰南亞美利加之爭亂。美國之縣非律賓也。是其伸權力於東方之第一着。而將來雄飛於二十世紀之根據地也。英國之蹙波亞也。植民政略之結果也。其下種在數十年以前。而刈實在數十年以後。凡在英國勢力範圍之下者。不可不引爲前車也。俄皇之倡和平會也。保歐洲之平和也。歐洲平和。然後可合力以逞志於歐洲以外也。意大利政府之更迭也。爲索三門灣不得也。索不得而政府遂不能安其位。意人之心未熄也。日本政黨內閣之屢敗也。東方民政思想尙幼稚之徵驗也。非加完全之教育。養民族之公德。則文明之實未易期也。日本且然。我中國更安得不兢兢也。俄羅斯學生之騷動也。革命之先聲也。專制政體。未有能立於今世界者也。中國之君民。不可不自擇也。美國大統領之被刺與南美之爭亂也。由貧富兩級太相懸絕。而社會黨之人從而乘之也。此事將爲二十世紀第一大事。而我中國人蒙其影響。將有甚重者。而現時在北美僑民爲工黨所排。在南美僑民爲亂黨所掠。猶其小焉者也。要之二十世紀世界之大問題有三。一爲處分中國之問題。二爲擴張民權之問題。三爲調和經濟革命。因貧富不均所起之革命。日本譯爲經濟革命。之間。其第一題各國直接於中國者也。其第

二題中國所自當從事者也。其第三題各國間接於中國而亦中國所自當從事者也。抑今日之世界與昔異。輪船鐵路電線大通。異洲之國猶比隣而居。異國之人猶比肩而立。故一國有事。其影響未有不及於他國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常視國事如家事。又常視世界之事如國事。於是乎報館之責任愈益重。若清議報則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第六 結論

有一人之報。有一黨之報。有一國之報。有世界之報。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爲目的者。一人之報也。以一黨之利益爲目的者。一黨之報也。以國民之利益爲目的者。一國之報也。以全世界人類之利益爲目的者。世界之報也。中國昔雖有一人報而無一黨報。一國報。世界報。日本今有一人報。一黨報。一國報。而無世界報。若前之時務報。知新報。者。殆脫一人報之範圍。而進入於一黨報之範圍也。敢問清議報於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黨報與國報之間。今以何祝之。曰。祝其全脫離一黨報之範圍。而進入於一國報之範圍。且更努力漸進。以達於世界報之範圍。乃爲祝。曰。報兮報兮。君之生涯。亘兩周兮。君之聲塵。徧五洲兮。君之責任。重且適兮。君其自愛。罔俾羞兮。祝君水年與國民同休兮。重爲祝。曰。清議報萬歲。中國各報館萬歲。中國萬歲。

橫濱清議報叙例

嗚呼。我支那國勢之危險。至今日而極矣。雖然天下之理。非剝則不復。非激則不行。輒近百餘年間。世界社會日進文明。有不可抑遏之勢。抑之愈甚者。變之愈驟。遏之愈久者。決之愈奇。故際列國改革之始。未嘗不先之以桎梏刑戮之干戈慘酷。吾嘗縱觀合衆國獨立以後之歷史。凡所謂十九世紀之雄國。若英若法若奧若德若意若日本。當其新舊相角。官民相爭之際。無不殺人如麻。流血成河。仁人志士前仆後起。赴湯蹈火者。項背相望。國勢岌岌。危於累卵。不絕如綫。始則陰雲妖霧。慘黯蔽野。繼則疾風暴雨。迅雷掣電。旋出旋沒。相搏相擊。其終乃天日忽開。赫曦在空。和風甘雨。扇鬯羣類。世之淺見者。徒豔羨其後。此文物之增進。民人之自由。國勢之淳興。而不知其前此拋幾多血淚。擲幾多頭顱。以易之也。我支那數千年來。義俠之風久絕。國家祇有易姓之事。而無革政之事。士民之中。未聞有因國政而以身爲犧牲者。是以民氣嗒然不昌。國勢俯焉不振。日漸月削。以至於今日。而否塞極矣。善夫烈士譚君嗣同之言也。曰。一世界萬國之變法。無不經流血而後成。中國自古未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一嗚呼。吾聞譚君之言。始焉而哀。終焉而喜。蓋我支那數十年以來。正如嚴冬寒沍。水澤腹堅。及有今日之事。乃所謂一聲春雷。破蟄啓戶。自此以往。其必有仁人志士前仆後起。以扶國家之危。于累卵者。安知二十世紀之支那。必不如十九世紀之俄英德法日本奧意乎哉。乃者三年以前。維新諸君子創設時務報於

上海大聲疾呼。哀哀長鳴。實爲支那革新之萌蘗焉。今茲政變。下封禁報館之令。揆其事實。殆與一千八百十五年至三十年間歐洲各國之情形。大畧相類。嗚呼。此正我國民竭忠盡慮扶持國體之時也。是以聯合同志共興清議報。爲國民之耳目。作維新之喉舌。嗚呼。我支那四萬萬同胞之國民當共鑒之。我黃色人種欲圖二十世紀亞洲自治之業者當共贊之。今將本報宗旨規例列左。

宗 旨

- 一 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
- 二 增長支那人之學識。
- 三 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聯其情誼。
- 四 發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

規 例

- 一 本報所刊錄。約分六門。
 - 一 支那人論說。
 - 二 日本及泰西人論說。
 - 三 支那近事。

四 萬國近事。

五 支那哲學。

六 政治小說。

二 本報每月發刊三次。以陰曆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發行。每次於發行前五日定稿。

三 報中所登支那人論說係由本館自聘之主筆撰述。其日本及泰西論說則由寄稿或譯稿采登。各國志士如有關心支那大局惠賜大稿者。請於每次定稿之前惠寄。必當照錄。

愛國論一

梁啓超

泰西人之論中國者。輒曰。彼其人無愛國之性質。故其勢散。渙其心。脆。無論何國何種之人。皆可以掠其地而奴其民。臨之以勢力。則帖耳相從。餌之以小利。則爭趨若鶩。蓋彼之視我。四萬萬人。如無一人焉。惟其然也。故日日議瓜分。逐逐思擇肉。以我人民爲其圈下之隸。以我財產爲其囊中之物。以我土地爲其版內之圖。揚言之於議院。騰說之於報館。視爲固然。無所忌諱。詢其何故。則曰。支那人不知愛國。故哀時客曰。嗚呼。我四萬萬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

哀時客又曰。嗚呼異哉。我同胞之民也。謂其知愛國耶。何以一敗再敗。一割再割。要害盡失。

利權盡喪。全國命脉。朝不保夕。而我民猶且以酣以嬉。以歌以舞。以軒以醉。晏然以爲於己無與。謂其不知愛國耶。顧吾嘗游海外。海外之民以千萬計。類皆激昂奮發。忠肝熱血。談國恥。則動色哀歎。聞變法。則額手踴躍。睹政變。則扼腕流涕。莫或使之。若或使之。嗚呼。等是國也。等是民也。而其情實之相反若此。

哀時客請正告全地球之人曰。我支那人非無愛國之性質也。其不知愛國者由不自知其爲國也。中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無有文物。無有政體。不成其爲國。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國視之。故吾國數千年來。常處於獨立之勢。吾民之稱禹域也。謂之爲天下。而不謂之爲國。既無國矣。何愛之可云。今天國也者。以平等而成愛也者。以對待而起。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苟無外侮。則雖兄弟之愛。亦幾幾忘之矣。故對於他家。然後知愛吾家。對於他族。然後知愛吾族。游於他省者。遇其同省之人。鄉誼殷殷。油然相愛之心生焉。若在本省。則舉目皆同鄉。泛泛視爲行路人矣。惟國亦然。必對於他國。然後知愛吾國。歐人愛國之心。所以獨盛者。彼其自希臘以來。即已諸國並立。此後雖小有變遷。而諸國之體無大殊。互相雜居。互相往來。互比較而不肯相下。互爭競而各求自存。故其愛國之性隨處發現。不教而自能。不約而自同。我中國則不然。四萬萬同胞。自數千年來。同處於一小天下之中。未嘗與平等之國相遇。蓋視吾國之外。無他國焉。故吾曰。其不知愛國者。由不自知其爲國也。故謂其愛

國之性質。隱而未發。則可謂其無愛國之性質。則不可。

於何證之。甲午以前。吾國之士夫。憂國難。談國事者。幾絕焉。自中東一役。我師敗績。割地償款。創鉅痛深。於是慷慨憂國之士。漸起。謀保國之策者。所在多有。非今優於昔也。昔者不知其爲國。今見敗於他國。乃始自知其爲國也。哀時客粵人也。請言粵事。吾粵爲東西交通第一孔道。澳門一區。自明時已開互市。香港隸英版後。白人足跡益繁。粵人習於此間。多能言外國之故。留心國事。頗有歐風。其貿遷於海外者。則愛國心尤盛。然海外之人。優于內地之人也。蟄居內地者。不自知其爲國。今遠游於他國。乃始自知其爲國也。故吾以爲苟自知其爲國。則未有不愛國者也。嗚呼。我內地同胞之民。死徙不出鄉。非目未睹凌虐之狀。耳未聞失權之事故。習焉安焉。以爲國之強弱。於己之榮辱。無關。因視國事爲不切身之務云。爾試游外國。觀甲國民在乙國者。所享之權利何如。乙國民在丙國者。所得之保護何如。而我民在於彼國。其權利與保護何如。比較以觀。當未有不痛心疾首。憤發蹈厲。而思一雪之者。彼英國之政體。最稱大公者也。而其在香港。待我華民。束縛馳驟之端。不一而足。視其本國與他國。旅居之民。若天淵矣。日本唇齒之邦。以扶植中國爲心者也。然其內地雜居之例。華人不許與諸國均沾利益。其甚者如金山檀香山之待華工。苛設厲禁。嚴爲限制。驅逐迫逼。無如之何。又如古巴及南洋荷蘭屬地諸島。販賣猪仔之風。至今未絕。適其地者。所受凌

虐甚於黑奴。殆若牛馬慘酷之形耳。不忍聞。目不忍睹。夫同是圓顛方趾冠帶之族。而何以受侮若是。則豈非由國之不强之所致耶。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吾甯能怨人哉。但求諸已而已。國苟能強。則已失之權力固可復。得公共之利益固可復。沾彼日本是也。日本自昔無治外之權。自變法自強後。改正條約。而國權遂完全無缺也。故我民苟躬脩此狀。而熟察其所由。則愛國之熱血。當填塞胸臆。沛乎莫之能禦也。

夫愛國者。欲其國之強也。然國非能自強也。必民智開。然後能強焉。必民力萃。然後能強焉。故由愛國之心。而發出之條理。不一其端。要之必以聯合與教育二事爲之起點。一人之愛國心。其力甚微。合衆人之愛國心。則其力甚大。此聯合之所以爲要也。空言愛國。無救於國。若思救之。必藉人才。此教育之所以爲要也。今海外人最知愛國者也。請先言海外。

各埠之有會館也。聯合之意也。橫濱之有大同學校也。各埠之紛紛擬興學校也。教育之意也。皆我海外同胞之民。發於愛國之真誠。所有事也。新加坡一埠。當政變以前。議設學堂。集資已及二十餘萬金。檀香山一埠。通習西文。諳圖算之男女學生。已及六七百人。諸君子憂時之遠識。治事之苦心。真不可及也。然吾猶有所欲言者。則於聯合之中。更爲大聯合。於教育之中。更爲大教育也。所謂大聯合者。何商會是已。我中國人之善於經商。雖西人亦所深服。然利權所以遠遜於人者。固由國家無保護之政策。亦由吾商民之氣散而不聚。不能互

相扶。植互相補救。故一及大局之商務。每不能與西人爭也。即如海外各埠。吾民成聚之區。以百餘計。而曾無一總匯互通聲氣者。甚且如舊金山一埠。三邑與四邑之人。互相訟鬪。同室操戈。貽笑他人。於此而望其大振商業。收回利權。豈可得哉。殊不知全局之利害。與一人之利害。其相關之處。有至切至近者。互相提携。則互享其利。互相猜軋。則互受其害。其理甚繁其事甚多。別篇詳之。故遠識大略者。知經營全局之事。正所以經營一身一家之事。昔英人之拓印度。開廣東。全藉商會之力。及其業已就。而全國之中商小商。無一不沾其利焉。此其明證也。故今日爲海外商民計。莫如設一大商會。合各埠之人。通爲一氣。共扶商務。共固國體。每一埠有分會。合諸埠有總會。公訂其當辦之事。互謀其相保之法。內之可張大國權。外之可以擴充商利。此最大之業也。至其條理設施之法。當於別篇詳之。今不及也。

所謂大教育者。何政學是已。香港有英人所設之大學堂。吾海外之民之治西學者。多從此出焉。外此各埠續設之學堂。亦多倣其制。雖然。英人所設之學堂。其意雖養成人才。爲其商務之用耳。非欲用養成人才。爲我國家之用也。故其所教。偏優于語言文字。而於政學之大概。端蓋畧焉。故自香港學堂出者。雖非無奇特之才。然亦不過其人之天資學力。別有所成。而非學堂之能成之也。且我同胞之民所學者。何學以救我中國也。凡每一國。必有其國體之沿革。存于歷史。必有其國俗之習慣。存于人心。羣講經國之務者。不可不熟察也。今香港之學

堂。絕不教中國之學。甚至堂中生徒。並漢文而不能通焉。此必不可以成就經國之才也。且西國學校。所教致用之學。如羣學。國家學。行政學。財政學。哲學。各事。凡有志於政治者。皆不可不從事焉。而香港學堂。皆無之。是故不能得非常之才也。今如檀香山之生徒。其通西語。解圖算者。既以數百計。其人皆少年。踴厲熱血。愛國使更深之。以博學。進之以政治。則他日中國旋乾轉坤之業。未始不恃此輩也。爲今之計。宜各埠皆設學校。廣編教科書。中西並習。政學兼進。則數年之後。中國維新之運。既至。我海外之忠民。皆得以効力於國家。而國家亦無乏才之患矣。

哀時客曰。嗚呼。國之存亡。種之盛衰。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彼東西之國。何以淳然日興。我支那何以蕪然日危。彼其國民。以國爲己之國。以國事爲己事。以國權爲己權。以國恥爲己恥。以國榮爲己榮。我之國民。以國爲君相之國。其事其權其榮其恥。皆視爲度外之事。嗚呼。不有民。何有國。不有國。何有民。民與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今我民不以國爲己之國。人人不自有其國。斯國亡矣。國亡而人權亡。而人道之苦。將不可問矣。泰西人曰。支那人無愛國之性質。嗚呼。我四萬萬之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其一雪此言哉。

愛國論二

梁啓超

愛國心烏乎。起。孟子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惟國亦然。吾國則愛之。他人之國

則不愛矣。是故人苟以國爲他人之國。則愛之之心必滅。雖欲強飾而不能也。人苟以國爲吾國。則愛之之心必生。雖欲強制而亦不能也。愈隔膜則其愛愈滅。愈親切則其愛愈增。此實天下之公例也。譬之一家。然凡子弟未有不愛其家者。蓋以爲家者吾之家。家事者吾之事也。凡奴隸則罕有真愛其家者。蓋以爲家者主人之家。家事者主人之事也。故欲觀其國民之有愛國心與否。必當於其民之自居子弟歟。自居奴隸歟。驗之。

凡國之起。未有不超於家族者。故西人政治家之言曰。國字者家族二字之大書也。其意謂國即大

家族。即小國也。君者家長族長也。民者其家族之子弟也。然則當人羣之初立。則民未有不以子弟

自居者。民之自居奴隸烏乎起乎。則自後世暴君民賊。私天下爲一己之產業。因奴隸其民。民畏其威。不敢不自屈於奴隸。積之既久而遂忘其本來也。後世之治國者。其君及其君之一二私人。密勿而議之。專斷而行之。民不得與聞也。有議論朝政者。則指爲莠民。有憂國者。則目爲越職。否則笑其迂也。此無怪其然也。譬之奴隸而干預主人之家事。則主人必怒之。而旁觀人必笑之也。然則雖欲愛之。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既不敢愛不能愛。則惟有漠然視之。袖手而觀之。家之昌也。主人之榮也。則歡娛焉。醉飽焉。家之敗也。主人之中落也。則褻裳以去。此奴隸之恆性也。故西人以國爲君與民所共有之國。如父兄弟通力合作以治家事。有一民即有一愛國之人焉。中國則不然。有國者祇一家之人。其餘則皆奴隸也。是

故國中雖有四萬萬人。而實不過此數人也。夫以數人之國。與億萬人之國相遇。則安所往而不敗也。

西史所稱愛國之業。如昔者希臘以數千之農民。追百萬游牧之蠻兵。法國距今四百年前。有一牧羊之山婦。獨力一言以攘強敵。使法國脫外國之羈輓。皆彼中所嘖嘖傳爲美談者也。雖然吾中國昔者非無其例也。以左氏春秋所載如齊魯長勺之戰。魯曹劌憂國事有所學。豈旁人笑之曰。肉食者謀之。又何問焉。而曹劌不願非笑。卒謁其君而成其功。又如秦將襲鄭。鄭韋高以牛十二犒秦師。而報其謀于本國。卒使有備而退強敵。夫曹劌一布衣耳。韋高一商人耳。非有國家之責。受君相之命也。使其袖手誰則尤之。然皆發於愛國之誠。以匹夫而關係大局。嗚呼。此非古人獨優于今人也。其所以致此者。蓋有由也。古者視其國民如一家之人焉。徵之左氏。如晉韓起求玉環于鄭。鄭子產告以本國與商人所立之約。曰。爾無我詐。我無強買。又如晉文公圍南陽。南陽之民曰。夫誰非王之昏姻。其俘之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蓋當三代以前。君與民之相處。實如家人婦子焉。依于國家。而各有其所得之權利。故亦對於國家。而各有其應盡之義務。人人知此理。人人同此情。此愛國之心。所以團結而莫解也。

聖哉我皇上也。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卜諭有曰。海內之民。皆上蒼之所畀。祖

宗之所遺。非皆使之康樂和親。朕躬未爲盡職。於戲此言也。我四萬萬同胞之臣民。所當感激。舞發奮流涕。日夜熱念。而不可一日忘者也。夫天子而有職也。有職而自憂其未盡。自責其未盡也。此何等語耶。此蓋自唐虞三代以來。數千年所號稱賢君命辟。未有能知此義。能爲此言者也。皇上之意。蓋曰。我有子弟。我飲食之。我教誨之。吾子弟之學業。吾之責也。吾子弟之生計。吾之謀也。其心發于至愛。其語根于至誠。此非猶夫尋常之詔令而已。其賢父慈母。嗷咻其子弟。而卵翼其家人之言也。故吾中國自秦漢以來。數千年之君主。皆以奴隸視其民。民之自居奴隸。固無足怪焉。若真能以子弟視其民者。則惟我皇上一人而已。我四萬萬同胞之臣民。生此國。遇此時。獲此聖君。依此慈母。若猶是自居於奴隸。而不自居於子弟。視國事如胡越。視君父之難如路人。則真所謂辜負高厚。全無人心者也。此吾所以仰天泣血。中夜推心。沈病而不能自制也。

哀時客曰。吾嘗游海外。海外之國。其民自束髮入學校。則誦愛國之詩。歌相語以愛國之故事。及稍長。則講愛國之真理。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則相告以愛國之實業。衣襟所佩者。號爲愛國之章。游燕所集者。稱爲愛國之社。所飲之酒。以愛國爲命名。所玩之物。以愛國爲紀念。兵勇朝夕必遙禮其國王。尋常饗殮。必祝禱其國運。乃至如法國歌伎。不納普人之狎。游謂其世爲國之讐也。日本孩童。不受俄客之贈果。謂其將爲國之患也。其愛國之性。發於良

知不待教而能。本于至情。不待謀而合。嗚呼。何其盛歟。哀時客又曰。吾少而居鄉里。長而游京師。及各省大都會。頗盡識朝野間之人物。問其子弟。有知國家爲何物者乎。無有也。其相語則曰。如何而可以人學。如何而可以中舉也。問其商民。有知國家之危者乎。無有也。其相語則曰。如何而可以謀利。如何而可以驕人也。問其士夫。有以國家爲念者乎。無有也。其相語則曰。如何而可以得官。可以得差。可以得館地也。問其官吏。有以國事爲事者乎。無有也。其相語則曰。某缺肥。某缺瘠。如何而可以逢迎長官。如何而可以盤踞要津也。問其大臣。有知國恥憂國難思爲國除弊而興利者乎。無有也。但入則坐堂皇。出則鳴八鑼。願指氣使窮侈極欲也。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妻勸其夫。友勸其朋。官語其屬。師訓其徒。終日所營營而逐逐者。不過曰身也。家也。利與名也。於廣座之中。若有談國事者。則指而目之曰。是狂人也。是癡人也。其人習而久之。則亦且啞然自笑。爽然自失。自覺其可恥。籍口結舌而已。不恥言利。不恥奔競。不恥媒瀆。不恥愚陋。而惟言國事之爲恥。習爲成風。恬不爲怪。遂使四萬萬人之國。與無一人等。惟我聖君慈父。咨嗟劬勞。憂憤獨立于深宮之中。嗚呼。爲人子弟者。其何心哉。其何心哉。

今試執一人而語之曰。汝之性奴隸性也。汝之行奴隸行也。未有不色然而怒者。然以今日吾國民如此之人。心如此之習。俗如此之言。論如此之舉。動不謂之爲奴隸性。奴隸行不得。

也。夫使吾君以奴隸視我。而我以奴隸自居。猶可言也。今吾君以子弟視我。而我仍以奴隸自居。不可言也。泰西人曰。支那人無愛國之性質。我四萬萬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其一雪此言哉。

愛國論三論民權

梁啓超

國者。何積民而成也。國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愛國者。何民自愛其身也。故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爲君相者。而務壓民之權。是之謂自棄其國。爲民者。而不務各伸其權。是之謂自棄其身。故言愛國。必自興民權始。

今世之言治國者。莫不以練兵理財爲獨一無二之政策。吾固不以練兵理財爲足以盡國家之大事也。然吾不敢謂練兵理財爲非國家之大事也。即以此二者論之。有民權則兵可以練。否則練而無所用也。有民權則財可以理。否則理而無所得也。何以言之。國之有兵。所以保護民之生命財產也。故言國家學者。謂凡國民皆有當兵之義務。蓋人人欲自保其生命財產。則人人不可不自出其力以衛之名。爲衛國實則自衛也。故謂之人自爲戰。人自爲戰。天下之大。勇莫過於是不觀鄉民之械鬥者乎。豈嘗有人焉。爲之督贊之勸告之者。而靡頂放踵。一徃不顧。比比皆是。豈非人人自衛其身家之所致歟。西國兵家言曰。凡選兵不可招募他國人。蓋他國應募而爲兵者。其戰事於己之財產生命。無有關係。則其愛國之心不

發而戰必不力。夫中國之兵。雖本國人自爲之。而實與他國應募者無以異也。西人以國爲斯民之公產。王侯將相者。通國之公僕隸也。中國以國爲一人之私產。輒曰王者富有四海。臣妾億兆。臣妾云者。猶曰奴虜云耳。故彼其民爲公益公利。自爲門也。而中國則奴爲其主門也。驅奴虜以門貴人。則安所往而不敗也。不觀夫江南自強軍乎。每歲糜巨萬之餉。以訓練之。然逃亡者。項背相望。往往練之數月。甫成步武。而襄裳以去。故每閱三年。則舊兵散者。殆盡。全軍皆新隊矣。未戰時。猶且如是。況於臨陣哉。其餘新練諸軍。情形莫不如是。能養之於千日。而不能得其用於一時。彼中東之役。其前車矣。今試問新練諸軍。一旦有事。能有以異於中東之役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奴爲主門。未有能致其命者。前此有。然後此亦莫不然也。此吾所謂雖練而無所用也。

國之有財政。所以爲一國之人辦公事也。辦事不可無費用。則仍釀資於民。以充其費。苟釀之於民者。悉用之於民。所釀雖多。未有以爲病者。也不觀乎鄉民乎。歲時伏臘。迎神祭賽。戶戶而釀之。人人而攤派之。莫或以爲厲已也。何也。吾所出者。知其所用在何處。則羣焉信之。欣然而輸之。故西人理財之案。必決於下議院。有將辦之事。議其當辦與否。既人人以爲當辦矣。則必其事之有益於公衆也。於是合公衆以謀其費之所出。以一國之財。辦一國之事。未有不能濟者也。而又於先事有豫算焉。於既事有決算焉。豫算者先大略擬此事費用逐條列一

切與民共之。民既知此事之不可以不辦也。又知其所出之費確爲辦此事之用也。夫誰不樂輸之。又不惟辦事而已。即國家有不幸。如戰敗賠款之事。若法國之於普國。賠至五千萬佛郎之多。亦一呼而集之。何也。當其開戰之始。既經國民之公議。以爲不可不戰。人人爲其公事而戰。戰之勝敗。全國之民固自願受其利害矣。其賠款也。亦由國民知其不可以已。公議而許之。雖多其奚怨也。若夫當戰與否。未嘗商之於民焉。戰之方略如何。未嘗商之於民焉。休戰與否。未嘗商之於民焉。賠款之可許與否。未嘗商之於民焉。一二庸臣。冒昧而行之。秘密而議之。私相授受而許之。一旦舉其所費。而盡委負擔於吾民。其誰任之。夫我朝之於租稅。可謂極薄矣。而民顧不以爲德者。凡人之情。出其財而知其所用。雖鉅萬而不辭。出其財而不知其所用。雖一文而必吝。故民政之國。其民爲國家擔任經費。灑血汗以報國。曾無怨詞。雖有重費之事。苟屬當辦者。無不舉焉。中國則司農仰屋於廟堂。哀鴻號嗷於中澤。上下交病。而百事不舉。此其故可深長思也。今之言理財者。非事搜括。則事節省。寢假而官吏之俸。扣之又扣。兵士之餉。減之又減。而民之受病也如故。民債之借。踏於催科。昭信之票。等於賕。篋而國帑之匱乏也如故。豈中國之果無財哉。豈中國之民之吝財大異於西國哉。無亦未嘗以民財治民事之所致也。此吾所謂雖理而無所得者也。

吾聞之西人之言曰。使中國而能自強。養二百萬常備兵。號令宇內。雖合歐洲諸國之力。未

足以當其鋒也。又曰。以中國之人之地。所產出之財力。可以供全歐洲列國。每歲國費兩倍有餘。嗟乎。憑藉如此之國勢。而積弱至此。患貧至此。其醉生夢死者。莫或知之。莫或憂之。其稍有智識者。雖曰知之。雖曰憂之。而不知所以救之。補苴罅漏。披拾皮毛。日夜孳孳。而曾無絲毫之補救。徒艷羨西人之富強。以爲終不可幾而已。而豈知彼所謂英法德美諸邦。其進於今日之治者。不過百年數十年間事耳。而其所以能進者。非有他謬巧。不過以一國之人。辦一國之事。不以國爲君相之私產。而以爲國民之公器。如斯而已。故不能以一人獨居其功。亦非有一二人獨任其勞。而日就月將。緝熙光明。不數十年。而彼之國民。遂駸駸然將舉全地球而掩襲之。民權之效。一至於此。嗚呼。吾國獨非國歟。吾民獨非民歟。而何以如是。問者曰。民權之善美。旣聞命矣。然朝廷壓制。不許民伸其權。獨奈之何。子之言。但向政府之強有力者。陳之斯可耳。喋喋於我輩之前。胡爲也。答之曰。不然。政府壓制民權。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權。亦民之罪也。西儒之言曰。侵犯人自由權利者。爲萬惡之最。而自垂其自由權利者。惡亦如之。蓋其損害天賦之人道一也。夫歐洲各國今日之民權。豈生而已然哉。亦豈皆其君相晏然辟珥而授之哉。其始由一二人。儒著書立說而倡之。集會結社而講之。寢假而其真理灌輸于國民之腦中。其利害明揭於國民之目。中人人識其可貴。知其不可以已。則赴湯蹈火以求之。斷頸絕脰以易之。西儒之言曰。文明者。購之以血者也。又曰。國政

者國民之智識力量的回光也。故未有民不自伸其權而能成就民權之政者。我國蚩蚩四億之衆。數千年受治於民賊政體之下。如盲魚生長黑壑。出諸海而猶不能視。婦人纏足十載。解其縛而猶不能行。故見自封少見多怪。曾不知天地間有所謂民權二字。有語之曰。爾固有爾所自有之權。則且瞿然若驚。蹙然不安。掩耳而卻走。是直吾向者所謂有奴隸性有奴隸行者。又不惟自居奴隸而已。見他人之不奴隸者。反從而非笑之。嗚呼。以如此之民。而與歐西人種並立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世界。寧有幸耶。寧有幸耶。此吾所以後顧茫茫而不知稅駕於何所也。

問者曰。子不以尊皇爲宗旨乎。今以民權號召天下。將置皇上於何地矣。答之曰。子言何其狂悖之甚。子未嘗一讀西國之書。一審西國之事。並名義而不知之。盍速緘爾口矣。夫民權與民主二者。其訓詁絕異。英國者民權發達最早。而民政體段最完備者也。歐美諸國皆師而效之。而其今女皇安富尊榮爲天下第一有福人。其登極五十年也。英人祝賀之盛。六洲五洋。鑼聲相聞。旗影相望。日本東方民權之先進國也。國會開設以來。鞏自治之基。厲政黨之風。進步改良。躡迹歐美。而國民於其天皇戴之如天。奉之如神。憲法中定爲神聖不可犯之條。傳于無窮。然則興民權爲君主之利乎。爲君主之害乎。法王路易務防其民自尊無限。卒激成革命。戰栗時代去。袞冕之位。伏尸市曹。法民莫憐。俄皇亞歷山尼古刺堅持專

制政體。不許開設議院。卒至父子相繼。陷於七首。或憂仲以至死亡。然則壓制民權。又爲君主之利乎。爲君主之害乎。彼英國當一千八百十六七年之際。民間議論喧騰。舉動踴躍。革命大禍。懸於眉睫。日本當明治七八年。乃至十四五年之間。共和政體之論。徧滿於國中。氣燄熏天。殆將爆裂。向使彼兩國者。非深觀大勢。開放民權。持之稍蹙。吾恐法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慘劇。將再演於海東西之兩島國矣。今惟以民權之故。而國基之鞏固。君位之尊榮。視前此加數倍焉。然則保國尊皇之政策。豈有急於興民權者哉。而彼愚而自用之輩。混民權與民主爲一途。因視之爲蜂。蠱爲毒蛇。以熒惑君相之聽。以窒天賦人權之利益。而斷喪國家之元氣。使不可復救。吾不能不切齒痛恨於胡廣馮道之流。不知西法而自命維新者也。

聖哉我皇上也。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上諭云。國家振興庶政。兼采西法。誠以爲民主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較勤。故可以補我所未及。西國政治之學。千端萬緒。主於爲民開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者乃能美人性質。延人壽命。凡生人應得之利益。務令其推廣無遺。朕夙夜孜孜。改圖百度。豈爲崇尚新奇。乃眷懷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遺。非悉使之康樂和親。朕躬未爲盡職。今將變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強中國。朕不勝厚望於戲臣。每一讀此諭。未嘗不舞蹈感

泣。嗚咽而不能自勝也。西國之暴。君忌民之自有其權而務壓之。我國之聖主憂民之不自有其權而務導之。有君如此。其國之休歟。其民之福歟。而乃房州騾。黯吊形影於瀛臺。髀肉蹉跎。寄牧芻於籠。鴿由橫安。在海外庶識尊親。習義不生。天下甯無男子。歐人曰。支那人無愛國之性質。我四萬萬同胞國民。其重念此言。哉。其一雪此言。哉。

論支那宗教改革

梁啓超

今日哲學會會合。僕以姊崎正治君之先容。得參末座。與東洋文明國諸賢哲相見。十年期望之懷。一旦告慰。何幸如之。既承諸君子之不棄。不可無一言以爲納交之介紹。僕雖謏陋。然竊聞諸吾師南海康有爲先生所言哲學之一斑。願得述之以就正於諸君。望垂清聽焉。南海先生所言哲學有二端。一曰關於支那者。二曰關於世界者是也。關於支那者。以宗教革命爲第一着手。關於世界者。以宗教合統爲第一着手。此其大綱也。今先論支那宗教革命必要之事。

諸君。凡一國之強弱興廢。全係乎國民之智識與能力。而智識能力之進退增減。全係乎國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係乎國民之所習慣與所信仰。然則欲國家之獨立。不可不謀增進國民之識力。欲增進國民之識力。不可不謀轉變國民之思想。而欲轉變國民之思想。不可不於其所習慣所信仰者。爲之除其舊而布其新。此天下之公言也。泰西所以有今

身之文明者。由於宗教革命。而古學復興也。蓋宗教。鑄造國民腦質之藥料也。我支那當周秦之間。思想勃興。才智雲涌。不讓西方之希臘。而自漢以後。二千餘年。每下愈況。至於今日。而衰萎愈甚。遠出西國之下者。由於誤六經之精意。失孔教之本旨。賤儒務曲學。以阿世。君相託教旨以愚民。遂使二千年來。孔子之真面目。湮而不見。此實東方之厄運也。故今欲振興東方。不可不發明孔子之真教旨。而南海先生所發明者。則孔子之教旨。

進化主義。非保守主義。

平等主義。非專制主義。

兼善主義。非獨善主義。

強立主義。非文弱主義。

博包主義。(亦謂之相容無礙主義)非單狹主義。

重魂主義。非愛身主義。

之六者是也。而欲證明此六主義之所以成立。與彼六反對主義之所以誤傳。則不可不先明孔學之組織。與其傳授轉變之源流。故今先言之。

孔門之爲教。有特別普通之二者。特別者。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普通者。所謂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普通之教。曰詩書禮樂。凡門弟子皆學之焉。論語謂之爲雅言。雅者通常

之稱也。特別之教。曰易春秋。非高才不能受焉。得春秋之傳者為孟子。得易之傳者為莊子。普通之教。謂之小康。特別之教。謂之大同。然天下中才多而高才少。故傳小康者多而傳大同者少。大同小康。如佛教之大乘小乘。因說法有權實之分。故立義往往相反。耽樂小乘者。聞大乘之義而卻走。且往往執其偏見以相攻難。疑大乘之非佛說。故佛說華嚴經時。五百聲聞。無一聞者。孔教亦然。大同之教。非小康弟子之所得聞。既不聞矣。則因而攻難之。故荀卿言。凡學始於誦詩。終於讀禮。不知有春秋焉。孟子全書。未嘗言易。殆不知有易焉。蓋根器各不同而所受亦異。無可如何也。而自秦漢以至今日。儒者所傳。只有小康一派。無怪乎孔子之真面目。不可得見也。今將孔門二大系統。列其流派如下。

大同教派……

- 有子……
- 子游……
- 子張……
- 山子方……
- 莊子
- 曾子……
- 子思……
- 子思門人……
- 孟子

小康教派……

- 仲弓……
- 荀子

由是觀之。則大同教派之大師。莊子孟子也。小康教派之大師。荀子也。而自秦漢以後。政治學術。皆出於荀子。故二千年皆行小康之學。而大同之統殆絕之所由也。今先將荀子全書。提其綱領。凡有四大端。

朝報無以異。何足以爲奇書哉。而孟子等何故尊之若是。此亦言支那哲學者一大問題也。殊不知春秋不過記號之書。（如算學之代數）其精要全在口說。而其口說之傳授。在於公羊傳。當西漢以前。大同教派未絕。諸儒尙多有能言之者。自東漢以後。公羊傳一書。若存若亡。而春秋遂無人能解。（朱子亦自言不解春秋）孔子之面目。遂不復可見。可勝慨哉。推原其故。皆由歷代君相。見小康之教。有利於己。大同之教。不利於己。故揚彼而抑此。而曲學阿世之徒。亦復變其學以媚人主。故自漢以後。謂春秋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相率不敢言之。此則大同教派暗昧不傳之大根原也。故今日當知春秋一書。爲孔子教派之中堅。乃可以言宗教革命矣。

今叙流派大畧既畢。請將前提六箇主義一一論之。

第一孔教乃進化主義非保守主義。

春秋之立法也。有三世。一曰據亂世。二曰升平世。三曰太平世。其意言世界初起。必起于據亂。漸進而爲升平。又漸進而爲太平。今勝於古。後勝於今。此西人打撈烏盈士啤生氏等所倡進化之說也。支那向來舊說。皆謂文明世界。在於古時。其象爲已過。春秋三世之說。謂文明世界。在於他日。其象爲未來。謂文明已過。則保守之心生。謂文明爲未來。則進步之心生。故漢世治春秋學者。以三世之義。爲春秋全書之關鍵。誠哉其爲關鍵也。因三世之遞進。故

一切典章制度。皆因時而異。日日變易焉。於據亂世則當行據亂世適宜之政。於升平世則當行升平世適宜之政。於太平世則當行太平世適宜之政。必不能墨守古法一成不變也。故明三世之義。則必以革新國政爲主義。而保守頑陋之習必一變。

第二孔教乃平等主義。非專制主義。

大同小康之異。前既言之矣。小康派以尊君權爲主義。大同派以尊民權爲主義。大同小康之名。見於小戴記禮運篇。其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是謂大同。天下爲家。大人世及以爲禮。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上下。以和夫婦。是謂小康。故小康者。專制之政也。大同者。平等之政也。孟子傳大同之學。故其書皆以民權爲主義。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類是也。其全書皆言民權。不獨此數語也。而春秋之法制。皆所以抑制君主之專橫。用意深遠。條理繁密。南海先生嘗著一書。名爲孔教民權義。今講演之間。時刻匆促。不能多引也。其餘若井田之制。欲以平貧富之界。親迎之制。欲以平男女之權。其事更不一而足。可見孔子全以平等爲尙。而後世民賊。乃借孔子之名。以行專制之政。則荀子之流毒耳。

第三孔子乃兼善主義。非獨善主義。

佛爲一大事出世說法四十九年。皆爲度衆生也。若非爲衆生。則從菩提樹起。即入涅槃可

矣。孔子之立教行道。亦爲救民也。故曰。天下有道。兵不與易也。其意正如佛說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意也。故佛法以慈悲爲第一義。孔教以仁慈爲第一義。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孔子爲救民故。乃至日日屈身。以干謁當時諸侯卿相。欲藉手以變革弊政。進斯民於文明幸福也。當時厭世主義一派頗盛。如楚狂、長沮、桀溺、荷蕢丈人、晨門、微生畝之徒。皆攻難孔子。此等皆所謂聾聞外道法也。而孔子則所謂行菩薩行也。然則學孔子者。當學其舍身棄名以救天下明矣。而自宋以後。儒者以束身寡過謹小慎微爲宗旨。遂至流爲鄉愿一派。坐視國家之危亡。生民之疾苦。而不以動其心。見有憂國者。則謂爲好事。謂爲橫議。相與排擠之。此支那千年以來最惡陋之習。此種見識。深入於人人之腦中。遂養成不痛不癢之世界。此支那致亡之由也。若能知孔子之在當時。爲好事之人。爲橫議之人。而非謹守繩尺束身寡過之人。則全國之風氣。必當一變矣。

第四孔教乃強立主義。非文弱主義。

孔子於繫易也。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曰獨立不惧。論語曰。吾未見剛者。中庸言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而尙書洪範篇之末。敘述六極。以弱爲最下。以之與凶短折、疾、貧、並稱。然則孔子六經。重強立而惡文弱。甚矣。自晉唐以後。儒者皆懦弱無氣。大反孔子之旨。惟明代陽明一派。稍復本真耳。而本朝（清）考據學興。柔弱益甚。遂至聖教

掃地。國隨而亡。皆由壓制服從之念多。而平等自立之氣滅。故今既發明平等主義。則強立主義。自隨之矣。

第四孔教乃博包主義。(即相容無礙主義)非單狹主義。

佛之大乘法。可以容一切。故華嚴法界。事事無礙。事理無礙。孔子之大同教。亦可以容一切。故中庸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惟其不相悖也。故無妨並行。如三世之義。據亂之與升平。升平之與太平。其法制多相反背。而春秋並容納之。不以反背爲傷者。蓋世運既有種種之差別。則法制各適其宜。自當有種種不同也。如佛之說法。因衆生根器有差別。故法亦種種不同。而其實法則皆同也。苟通乎此義。則必無門戶水火之爭。必無賤彼貴我之患。此大同教之規模。所以廣大也。當時九流諸子。其大師多屬孔門弟子。既受孔教。退而別樹一幟。如吳起學於子夏。而爲兵家之宗。禽滑釐學於子夏。而爲墨家鉅子。鄒衍齊魯諸生。而爲陰陽家之祖。自餘此類。其事甚多。蓋思想之自由。文明發達之根原也。聽其諸說雜起。互相競爭。而世界自進焉。中庸道並行而不相悖之義。即本於春秋三世並立之義。而孔子之真相也。自漢以後。定於一尊。黜棄諸子。名爲尊孔子。而實則背孔子之意甚矣。遂使二千年來。人人之思想。不能自由。有發一奇論者。則羣然以非聖無法目之。此智識所以不達也。今當發明並行不悖之義。知諸子之學。即孔子之學。尊諸子即所以尊孔教。使天

下人人破門戶之意見。除保守之藩籬。庶幾周秦古學復興。而人智發達矣。以上各條。畧舉大概。若孔教重魂主義。及世界宗教合一之思想。則願俟他日。若諸君子不棄。許其重參他會。當更有所陳述以乞教焉。

論中國人種之將來

梁啓超

日本某大政黨之機關報。其名曰大帝國。徵文於余。草此應之。因並以告我四萬萬同胞。各壯其氣焉。篇中因倣效日本文體。故多委蛇沓複之病。讀者幸諒之。撰者自誌。

歐人中國分割之議。倡之既有年。迄於今而其聲愈愈高。其視中國人。不啻如土耳其如印度。且將如阿非利加矣。自英俄協商以來。事機益迫。馴至如意大利。奧地利。比利時。丁抹。葡萄牙。皆思染指。中國之運命。殆在於旦夕。吾中國之頑固醉夢者。渺然不自知。固無論矣。其薄有所見者。則惟惴惴憂之。以爲中國必亡而已。日本者。與中國同其利害者也。爾來保全中國扶植中國之論。徧滿於國中。然於一方亦有爲反對之言者。其意蓋謂中國終不能保全。雖欲扶植之而無益也。吾今故爲此文。題曰中國人種之將來。以告我國民及兄弟之國民云。

凡一國之存亡。必由其國民之自存自亡。而非他國能存之能亡之也。苟其國民無自存之性質。雖無一毫之他力以亡之。猶將亡也。苟其國民有自存之性質。雖有萬鈞之他力以亡。

之。猶將存也。今日中國之現狀。其受他力之橫加。事機危迫。與前者之土耳其、印度、阿非利加。殆無以異。且更甚焉。然中國人種之性質。與其地位。決非如土耳其、印度、阿非利加之比。例。歐人欲以前此待諸國之例待我中國。決非容易之事。且不甯惟是而已。他日於二十世紀。我中國人必爲世界上最有力之人種。有可豫斷言者。今于他事置不論。請專就其入種之特質而論之。

一曰富於自治之力也。泰西所謂文明自由之國。其所以保全人權。使之發達者。有二端。曰參政權。曰自治權。而此兩權之中。又以自治權爲尤切要。此政治學者之公論也。雖然。參政權者。可以鼓國民之氣。一躍而獲之。自治權者。則恒因其歷史習慣。積久而後成。非可以強致而驟得也。以法國人民之雄傑急進。而其自治之力不完。日本行憲法十數年。而自治體段。猶遠不及英國。此殆積於習慣。無可如何也。吾中國則數千年來。有自治之特質。其在村落也。一族有一族之自治。一鄉有一鄉之自治。一堡有一堡之自治。其在市集也。一市有一市之自治。一坊有一坊之自治。一街有一街之自治。鄉之中有所謂紳士耆老者焉。有事則聚而議之。即自治之議會也。設族長堡長。凡議定之事。交彼行之。即自治之行政官也。其一族之祖祠。一鄉之廟宇。或鄉約鄉局。或社學。即自治之中央政府也。祖祠廟宇鄉局。皆有恒產。歲入歲出。有定額。或有臨時需費。則公議稅其鄉所產之品物。即自治之財政也。歲杪必

布告其所出。入即財政之豫算決算也。鄉族中有爭訟之事。必愬於祖祠。愬於鄉局。紳士耆老。集議而決之。非有大事。不告有司。即自治之裁判也。每鄉每族。必有義學。即自治之學校也。每鄉族必自設巡丁。保里閭。禁盜賊。即自治之警察也。凡此諸端。凡關於自治之體制者。幾於具備。人民之居其間者。苟非求富貴利達及犯大罪。則與地方有司絕無關涉。事件。惟每年納錢糧地丁即田租少許而已。而推其所以致此之由。非歷代君相樂畀吾民。以此特權也。中國之地太大人太衆。歷代君相皆苟且小就。無大略。不能盡力民事。其於民僅羈縻勿絕。聽其自生自養而已。我民因君相不代我謀。於是合羣以自謀之。積之既久。遂養成此一種政體。故以實情論之。一國之內。實含有無數小國。朝廷之與地方團體。其關係殆僅如屬國。政府與民間。痛癢不甚相關。無論何姓代有天下。而吾民之自治也。如故。故民亦不甚以爲意焉。此實中國人種固有之習俗。大異於諸國者也。夫政府民人。痛癢不關。愛國之心。因以薄弱。此中國入之所短也。然因痛癢不關之故。使我民養成此自治之特質。亦不幸中之幸事也。凡人有自治之性者。外力不得容易干涉之。中國所以屢爲異種所統治。而不變其性俗者。蓋賴此也。夫取不同化之民以爲屬國。如食不消化之物。積於胃中。而每足以生病。中國今雖爲他人俎上之肉。而其耐消化之力。頗有足恃者。恐彼逐逐者。未易下咽也。或者曰。昔者統治中國之異種。皆游牧賤族。無有文化。故其入中國也。不能化中國。適爲中

國所化耳。若今日歐西文明之國。蹴踏中原。化之有方。馭之有術。吾恐中國固有自治之力。終必不保。而干涉之直易易耳。答之曰。中國人之自治。不獨內地爲然也。即旅居海外之工。商。其自治之力量固甚厚。無論在何國。皆守其習俗。不與所寓之國同化。如南洋各埠。多有自祖父以來。居其地十數世。而其社會之習慣。一守中國之風衣冠不變。言語不變。彼在海外。且然。況於內地人民。其所積更深。其所聯更大。欲一旦干涉之。豈容易哉。

或者又曰。中國人所至。皆守其俗。不與他國同化。此正中國人頑固之陋習。最爲各國所憎惡者。而子乃津津然道之。何其陋歟。答之曰。凡人之性質與力量。只有一源。因其所發所施。而異其效用。堅守舊物固惡也。然善用之。即獨立不羈之根原矣。舍已從人固美也。然不善用之。即服從他國之根原矣。我國人居於海外者。不問其外面之現象何若。而其內恆以向來自治之法治之。不肯輕於自棄以從他人。正獨立之基礎也。各國自憎惡之。我自譽之。庸何傷焉。

西人之言曰。凡國民向有自治權之習慣。不大經政府之干涉者。其要求參政權之會必不甚盛。我中國國民自古以來。未有如歐西各國倡自由爭政權之風者。其故未始不因此也。今者全世界文明進化之運。相逼而來。自由平等之義。已浸入中國人腦中。他日獨立之基礎。既定。采西人之政體而行之。其成就之速。必有可驚者。蓋有古來習慣之自治權以爲之。

基一。蹴可以立至矣。此中國人種之將強。其原因一也。

二曰有冒險獨立之性質也。歐洲人所以雄於世界者。以其人喜冒險遠游也。而我中國人亦頗富於此性質。五大洲之域。無地無中國人之足跡焉。且彼西人之遠游者。其國家獎勵之贊助之。保護之。風氣既成。國民視爲榮途。其慣冒險喜遠游。未足以爲誇也。而我中國則國家非惟不勸助之。且禁制之。非惟不保護之。且魚肉之。而我民有不挫不撓之氣。而自殖西國則殖民也我中國則民自殖也於世界各地焉。南洋英屬荷屬諸島。爲中國人最初發見者。十居五六。我民與土番戰。奪其地墾而居之。因國家不助。獨力不支。後乃舉而畀諸英荷者。比比然也。當國家海禁極嚴之時。而吾民之游海外。擴土地。長子孫者。已不知凡幾。非有獨立冒險之性。而能若是耶。方今雖設公使領事。以保護商民爲名。其實則如木偶。甚乃擇商民之肥者而矚之耳。彼各國民之旅居他國者。其本國政府。噢咻之。撫育之。如保姆之護嬰兒。吾中國則反是。旅居他國者。數百萬人。譬之則如棄兒也。上無怙恃。下無扶助。而吾民乃能自殖於人種競爭最烈之世。所至各地。常爲其地最有關係之人。此亦天下萬國無其比例者也。以如此之人種。如此之性質。使有國家以教育之保護之。其必不讓歐西以獨步也明矣。昔西人動以印度土耳其比我中國。試問印度土耳其人。有此冒險獨立之徵驗否乎。要之不依賴國家之力。而能獨立者。此我中國人之所長也。中國人種之將強。其原因二也。

今日全世界之地。其已開通者。不過歐羅巴之全境。與亞細亞北亞美利加之半境。澳大利亞三分之一而已。其餘諸地。尚在草昧之域。彼西人高掌遠蹠之手段。非不欲盡取而墾闢之繁通之也。無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以歐人之力。僅僅開通北美澳洲而止矣。猶尙且多假手于我中國人。若南洋諸島。則中國開之。歐人坐而食之耳。其餘南美亞非利加之地。雖歸其轄屬。然閱爾許年。不能增其繁榮。發其光彩也。此無他故。歐洲之人。只有此數。其勢固不足以分配即徧布充塞之意於大地。而其人開明之度。既日進。分利之人即執高等事業者愈多。而生產之人即任勞力者愈少。夫闢未闢之地者。最勞苦而所得最少之事也。歐洲人之力量。既不足更闢未闢之地。於是乃垂涎於他人之已闢者。思一舉而篡取之。今者舍非洲南美之地。不復以全力經營。而耽耽逐逐謀我中國。不能以實力相爭。而欲以巧智攫奪。其無道固可憤。其無力亦可憐也。他日能有實力以開通全世界者。誰乎。即我中國人種是也。白人驕而不勞。苦。黑人椽人情而無智慧。然則此事舍我黃人不能任也。北美與澳洲。今爲白種人殖民地之區域。南美與非洲。他日必爲黃種人殖民地之區域。無可疑也。謂吾不信。請觀其後。

三曰長於學問。思想易發達也。我中國於周秦之間。諸子並起。實爲東洋思想之淵海。視西方之希臘。有過之無不及。政治上之思想。社會上之思想。藝術上之思想。皆有亨毒六合包羅萬象之觀。中世以還。國勢統一。無外國之比較。加以歷代君相。以愚民爲術。阻思想之自

由。故學風頓衰息。誠有如歐洲之所謂黑暗時代者。夫歐洲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因十字軍以後。外之則齊來埃及印度遠東之學術。內之則發明希臘固有之學術。古學復興。新學繼起。因蒸蒸日上耳。中國今日之時局。正有類於是。外之則受歐洲輸入之種種新學。內之則因國民所固有歷史所習慣的周秦古學。而更加發明。加以現今政府威壓之力。不能實行。言論思想之自由。不能遏禁。自今以往。我國民思想之突飛。必有不可思議者。吾嘗在湖南。見其少年子弟。口尙乳臭。口不識盤文。未嘗一讀歐西之書。而其言論思想。新異卓拔。洞深透關。與西人學理暗合者。往往而有。然則中國人種之腦力。不讓於歐西明矣。昔佛學之入中國。經智顛元奘六祖之徒發明之。自成一種中國之佛學。非復尋常之佛學。他日歐學入中國。消化於中國人之腦中。必當更發奇彩。照耀於全世界。自成一種中國之歐學。非復尋常之歐學者。此我中國人之擅長也。我邦人昔留學於歐美者。所在每冠其曹。今學成。因歸國無所用。而流寓於彼中者。尙不乏人。亦可證我中國人長於學問。而非彼半閒人種之所能比例也。中國人種之將強。其原因三也。

四曰民人衆多。物產沃衍。善經商而工價廉。將握全世界商工之大權也。十九世紀爲政治上競爭革命之時代。二十世紀爲經濟上競爭革命之時代。此有識者之公言也。而經濟上競爭之大權。實握于勞力工人之手。近年以來。同盟罷工之案。絡繹不絕。各國之經濟界。屢

受牽動。資本家深患之。夫以今日世界文明日進之故。百物騰踊。起居飲食所需。皆倍於昔時。工人以微薄之俸給。不足以贍日用。其求增工價固宜也。然因工價日增之故。則物價不得不隨之而增。物價更增一級。則工價亦更增一級。如是相引。以至無窮。於是資本家與消費者與勞力者皆受其病。夫白種人以壟斷之手段。促工業之進步。其意殆欲使全世界需用之物品。悉成於白種人之手。而無如世界開明之度日進。而白種之人。只有此數。其人口增加之速。率與全世界銷用物品增加之速率。終不足以相敵。勞力者常處於不足之勢。因得有所挾以持資本家之短長。於此時也。非有外力以調劑之。他日之決裂。有不勝其禍者。而當此調劑之任者爲誰。則我中國人種是也。中國人數衆多。耐勞苦而工價廉。此白種勞力人之所最忌也。故其排斥之。不遺餘力。然排斥者。白人自護其私耳。天下之大勢。既日趨於文明。即日趨于均平。固非一種之人之私心所能遏制也。以中國四百兆人之資本勞力。插入于全世界經濟競爭之場。迭相補助。然後崎輕崎重之間。不至大相懸絕。而社會即人羣上之危險。乃可以免。此乃二十世紀全世界一大進化之根原。而天運人事所必不可避者也。然則此進化之關鍵。惟我中國人種得而掌握之。我中國人。顧可輕量乎。顧可自棄乎。商務者經濟競爭之眼目也。而歐美人持之以制他種人之生命者也。然我中國人善於經商之性質。實有可驚者。吾嘗見我旅居海外之商人。其人未嘗入商業之學校。未嘗經商會。

之講求。而其舉動行爲。一切與商業學理暗合。其經商之始。非有鉅大之資本也。乃至有不名一錢。持空拳以游於商界。不數年遂成素封之家者。比比然也。其人又非有政府之保護。有內地之扶助而皆能自立。此實其特質之可驚者也。故嘗以中國之商與歐美之商相比較。歐美人經學問而後能經商。中國人未經學問而已能經商。歐美人有大資本而後能經商。中國人不必有大資本而即能經商。歐美人得保護而後能經商。中國人不必得保護亦能經商。然則其商力之強弱優劣。可以見矣。他日者我中國人加以學問。厚其資本。而復有以保護之。則其商力必衝突披靡于全球。可斷言也。今者西人製造物品之原料。即天產之物一切皆取材於東方。運取東方之物。製爲西方之產。而復售於東方之人。猶且足以壟斷全球之利權。況我東人自出之自製之。而自銷用之乎。夫昔者我中國在海外之商。其力頗宏大。而在內地之商。其力轉微弱者。以內地政體不善。壓力多端。污吏奸僧。種種爲商之大憲故耳。他日變更政體。壓力既去。其固有之力。皆當發現。而泰西人歷年所發明之機器。與其所講求之商業商術。一舉而輸入於中國。中國人受之。以與其善經商之特質相合。則天下之富源。必移而入中國人之手矣。此中國人種之將強。其原因四也。

有此四原因。規以地勢。參以氣運。則中國人於來世紀必爲世界上最有力之人。種此非吾誇誕之言也。雖然。此不過其當然之理而已。天下事固不能委心任運。以待當然者之自

至也。必加以人力。乃足以促其機而助其進。所謂人力者。何。一曰合大羣。二曰開人智。此二者。我中國人人所當有事也。亦我兄弟之國所當贊助也。

論中國當知自由之理

歐榘甲

西人之論中國也。曰其人無自立之性。有奴隸之質。苟安目前。萎靡不振。已乏圖外之心。亦鮮參政之志。無論何等虐政。皆能隱忍吞受。無論何種人入而統治。皆能相安無事。即有不服。稍示兵威。便行懾伏。無復抗拒者。故瓜分中國。極爲易易。慎勿謂其面積有四百二十二萬平方里。其人口有四億零二百六十八萬人。爲世界最大之國。而存畏縮不前之意也。嗚呼。西人之視吾中國。如無國。焉。視吾國民。如無民。焉。直目之爲奴隸國。奴隸民。人人可入而爲之主。何其易與我之甚哉。

無涯生曰。西人之言。吾無責焉耳。吾自反焉。所謂奴隸國。奴隸民。直無一不稱其實也。何也。凡所稱爲人者。以其有自主之權。而不受制於人也。若受制于人。則起居飲食。舉動作爲。均須聽命于他族。而不能自行其意。是謂已無所主。已無所主。則依他人以爲主矣。他人行則從而行。他人止則從而止。他人是則從而是。他人非則從而非。綿邈數千年。涉歷廿四朝。同一風俗。同一政治。同一學術。同一社會。而曾無進步。從未有敢別創新理。特倡新說。再圖新治。力奮獨立不羈之氣。大展英雄豪傑之才。以破數百年因循爾弱之殘夢。洗數十世卑迂。

腐敗之陋習者。芸芸之衆。徒行于大昏博夜之中。于于之倫。佞于高鼻碧眼之族。豈真有奴隸之質乎。抑不然耶。夫以奴隸之積俗。奴隸之習慣。不知不覺。而遂成此。若欲去之。苟非七洗九伐。以陶鑄其骨。三薰三沐。以改植其形。國雖未亡。其精神固已離矣。雖日日言變法。未有能濟之者也。今試即國家言之。無所不統。可以有自由之權也。乃自內治失敗。而鐵路鑛產。用行政之權。莫不旁潰四出。移掌于外人。于是反客而爲主。反主而爲隸。一有所爲。動生他國之干涉。而驚波駭浪。突爾而來者。更有若英俄協商之案。旣成。乃迫總署。以允其約之事。譬如二人鬪。他人之富有。恐相爭衝突。爰私立條款。決定某田宅。應歸何人。奴隸應歸何主。然後明脅其主人曰。我二人羨汝之有田宅。僕隸已約劃分爲二。飽我所欲。汝其從我。此中國盜跖家之慣技。不意其竟用之以嚇我政府也。乃自有此舉。大風四起。天地皆秋。若鐵路展轉沉淪於列國。三門一再要索于意人。此尤失權之所致也。嗚呼。國而如此。非奴隸國而何。國所與立者民也。其民有俠烈剛強之氣。舍身愛國之心。與參議國事之意。起而謀國家之福利。而國家乃能改良政治。獨立于優勝劣敗生存競爭之場。西人之言曰。國民有參政之心者。其國必強。中國民氣衰弱。其無參政之心也久矣。加之政變以後。廢士民上書言事之例。民之疾苦。益不得上聞。而天下多故。外侮益迫。中若旅順。大連灣。沂州。安東。日照。廣州灣。九龍之慘狀。政府已助外人以鋤我。而民之同處中國者。曾無物傷其類之感。蓋

國家之待民如奴僕。民亦自視如奴隸。無所告訴。惟有飲泣吞聲而已。其視國之主人也。亦若過客。然民而如此。非奴隸民而何。嗚呼。以此奴隸之國。奴隸之民。與自主之國。自由之民。相敵于競爭世界之大戰場。幾何不爲漸滅哉。故曰。今日者中國而欲存也。則宜養其民獨立之氣。而養其民獨立之氣。則宜使之知自由之理。日夫國之所以致爲奴隸國。奴隸民者。豈無其故哉。斷絕自由之理。然耳。考中國斷絕自由之理之原因。有二大端焉。

一政治

二學術

其在政治。秦皇爲戎首尸之矣。人有恆言曰。中國人無國家思想。無政治思想。故其民不知有國家。有政治。夫思想之賦于天也。無智愚賢否。實皆有之。何至于此。人人同體之國家。安危所繫之政治。而獨漠然捨去而不一思哉。春秋戰國。諸子譙出。其論政體。人持一說。春秋之作也。立三世。有專制政體。有立憲政體。共和政體。專制者撥亂世之政治也。立憲者升平世之政治也。共和者太平世之政治也。而孟子大同政治主義。荀子小康政治主義。莊生日其遞相爲君臣。亦是大同政治主義。夫三古以還。列國相角。猶是土酋爭長之世。而諸子以匹夫草澤之賤。備論政體如是者。理想之自由也。既構理想。而又著書以曉曉天下。與在上

者相衝突焉。是言論之自由也。夫理想之自由。言論之自由。日益發皇。聰智空涌。以是經理國家組織政體。進入文明。何疑之有。乃不幸而遭秦政混一六國之世。遂爲滅絕人民政治思想自由之第一期。而政治思想絕矣。今考其滅絕之迹如左。

三十四年李斯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指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藥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

史記秦本紀

按此爲歷代獨夫民賊仇視人民參議朝政之始也。一曰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二曰聞令下則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三曰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四曰以古非今者。族。可想見當時人民參與政治之思想。議論莫不自由。故令下則聚而公議之。獨夫民賊不便其私。必從而剷削誅夷之。使之言莫予違。乃可遂其長據富貴之志。法王路易十四曰。國家即朕也。非汝人民所得與。與此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以天下爲己有。黑白須定于一已。非民可能私議。同意其扼塞人民政治思想之自

山。加之夷族之刑。實爲古今暴主之魁桀。自是人民不議朝政。歷代獨夫民賊。遂守此爲愚民之寶訓。而士民亦舉生不作參議朝政之夢。而中國遂數千年無政治之可言矣。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同上。

按獨夫民賊。藉口以壓倒人民自由者。尤重在言。故一則曰妖言。一則曰造謗。然謂之造謗。則祇及在上者之身耳。於天下無與。未足使天下之動怒也。至曰爲妖言以亂黔首。則天下之情恐矣。若曰此等論議。不獨有害朝廷。并害於汝百姓。百姓若聽其說。則將受夫無窮之害。愚民何知。以朝廷雷霆之威力而恐嚇之。安有不畏禍及身者。于是豪傑之士。敢發異議以救正朝廷之失者。而百姓聞之。咸咋舌掩耳。駭走而不敢聽。甚或攻爲異端。攻爲惑世誣民。謂其敢于非議朝政。大干厲禁也。豪傑之士。其言論不行於時。其身亦坐廢而無所用。此妖言惑衆四字。遂以廢數萬萬英雄之志氣。阻數千年文明之進步。然而獨夫民賊。猶且竊竊然以爲巧于用術也。吁。國亡矣。嗚呼。今猶衍秦之毒哉。

又按行爲之自由。思想之自由。言論之自由。三者並重。然行爲或限于國家公同之法律。坐守口舌者。天之所賦以明義理也。心思者。天之所寄以推無窮也。二者均有無限之權。

如歐西孟的斯鳩盧騷彌兒諸政治家之書。在今日咸尊爲山斗。而當是時。目之爲妖言。惑衆。與中國亦無以異也。然彼雖抑于當時。而各國均稱其說。以致政界之日明。則未有燒燬禁書之例也。若如中國有關涉時事者。則燒燬之。後世雖欲考究其說之可行與否。無可得而稽焉。即或有益于政治國家之大。而無其文何由發其義。燒書之罪。過于坑儒倍蓰矣。中國干禁書目。致數千卷。皆遭焚燬。其未登者。尙不知幾許。嗚呼。人民之自由。言論尤爲關係。焚書壓制人民之自由。尤爲公理所不容。蓋言論而果公也。雖抑之必行。言論而果私也。不燬之必滅。若徒以其有及于一人一家之私者。而以爲違礙。獨不思以一人一家。而違礙天下之公之大不可乎。歷代有君無民。以國家爲君之私業。實自秦開之。獨不思合民爲國。剖國而均分之。有一民即有國之一分。君者亦祇有國之一分耳。烏能以已之一分爲公。而謂其他之萬分皆爲私乎。民之各有國之一分。各應以其聰明才力。圖良改進。以保持其國家。修理其政治。日進公同之利益。與爲君者不異。此國家之所以名也。若祇有君發議。而無民之參議。則祇一家之長耳。一族之長耳。不得目之爲國也。容衆人之財產身家。而成國家。亦容衆人之思想智識。言論而成政治。然政治非有實像之可憑。非有測量之可定。非有格致之可傳。故或其所言。遠見數世而後。當時不能知之。或詆爲迂濶難行。或疑爲妖妄異說。及夫幾經研究。歷次辨詰。而真理始見。實用始出。歐美

之政治經濟學。者。往往有之。况夫未開之國。哉。以此觀之。妖言者特有國者。堵塞民智之具耳。否則未驗其實效耳。非定論也。

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

梁啓超

此論文應太陽報記者之囑而作者。已載于該報第十九號。今轉載于此。撰者識。字內文明之流域。發源亞洲。而中國其最著也。以今日論之。中國與歐洲之文明。相去不啻霄壤。然取兩域數千年之歷史比較而觀之。可以見其異同之故。與變遷之跡。而察其原因。可以知今日現狀之所由來。尋其影響。可以知將來形勢之所必至。故刺取而論之。以備審時論世之君子省覽焉。

第一章 其相同之點

一 家族時代與酋長時代

穹古之史。雖不可盡信。然推原人類之所由起。與邦國之所由成。立無東無西。其揆一也。人類孳生之始。無舟車交通之便。一山之阻。一河之隔。遂割然分爲各箇之小團體。故老子曰。古者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其民老死不相往來。故其時皆以種族分國。種族無限。其國亦無限。董子所謂九皇六十四民者。皆以家族爲國者也。其後稍稍蠶食。強有力者出而威服異種。合併而隸于己國。是爲酋長時代。當時之戰爭。弱

肉強食。皆因種族之分別而起。其第一期最有力者。則共工氏霸有九州。次有蚩尤氏與軒轅戰于阪泉之野。其第二期民衆而禪者。則有苗氏皆土著之民。其第三期則黃帝之子孫。入冀豫之地而奪之。卒遷三苗。享有其地。後此所謂三代者。皆軒轅。即黃帝之後也。凡此種族之競爭。一如亞利揚族瑟迷節族哈米節族等之相爭。而後來者恆占勝利焉。此其進行之軌度。與歐洲毫無所異。

夏殷之間。雖云帝政。其實則各各種族之酋長。相與並立。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皆酋長也。夏殷不過諸酋長之盟主耳。然當時千年中有勢力於禹域者。不獨夏殷兩氏。如有窮氏、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皆嘗代夏殷而爲盟主者。大率如西方之埃及、巴比倫、亞米利亞、波斯各國。遞相雄長。而皆具一大國之形。與小種族之相侵噬者有別。

二 封建時代與貴族政治

中國周代國體。與歐洲希臘國體。其相同之點最多。即封建時代與貴族政治是也。彼此皆列國並立。其所以立國之來由雖異。而其立國之要素。逐漸完備。文明逐漸發達。則無異周之一代。純爲貴族政治。在周則有周召單劉。在齊則有國高。在魯則有三桓。在鄭則有七穆。在晉則有欒郤胥原范荀。在楚則有昭屈景。皆相繼持一國之大權。歐洲人所謂少數共和政體。謂之寡人政體者是也。其政府。即貴族之權力甚重。過於國君。國君之廢立。出於其

手。國君之行爲。能掣其肘。如周厲王無道。國人流之於彘。而共和執政。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而父見百官皆不欲之類是也。以希臘諸國比例之。大約近於斯巴達之政體最多。其國權上不在君。下不在民。而在國中之一部。此一部之權。實有偉大可驚者。雖然。其於平民也甚相親。故其民亦與國同體。國之大事。時或得參末議焉。例之如魯長勺之戰。曹沫以匹夫而見魯侯參軍事。鄭商人收高以乘韋之牛。却秦師。晉韓起求環於鄭賈。鄭之執政者辭之。述政府與賈人所訂盟約爲詞。是政府與商民有時亦立於平等地位也。此外尙多不備述。故當時爲貴族政治時代。亦爲民權稍伸時代。

列國並立無所統一。當時周室亦僅在於列國地位。無統一之勢力。故常有盟主以聯合之。晉楚爭霸。狎主夏盟。略如阿普與斯巴達同立於希臘世界之中心。迭爲雄長。而其結局也。因並立競爭。不得不鼓勵人才。擴張國勢。於是予人民以言論思想之自由。故哲學文學極盛。於時爲此後世界開無限之智慧。關無限之境界。皆因國勢而造出時勢者也。此其最相同者也。

自春秋戰國以後。而有秦始皇之暴興。旋繼以兩漢之統一。而中國小康。自希臘以後。而有亞歷山大王之驟起。繼以羅馬之統一。而歐洲小康。自其形體上觀之。固甚相類。若其實際。則有大相異者。請於次章詳言之。

第二章 其相異之點及其原因與影響

一 歐洲自羅馬以後仍爲列國中國自兩漢以後永爲一統

中國與歐洲之國體。自春秋以前（歐洲史家所稱上世史時期）大略相同。自春秋以後。截然相異。其證據甚多。而最重要者有二端。其第一端即此節所論是也。自會長競爭。以至於列國競爭。此乃世界人類自然之程度。而不可避者也。其局至今未息。而日益劇烈。不獨歐洲爲然。即以亞洲論之。五十年前之印度。三十年前之日本。皆一國中含有無數小國。而歐洲上下數千年。除羅馬時代外。無一日不在並立競爭之中。獨中國則不然。秦廢封建。置郡縣。以後二千年。循其軌而不易。中間如漢時封子弟爲主。功臣爲侯。晉時之八王。明代之燕王。宸濠等。雖有封建之舉。不移時而遂變滅。不成爲列國之形也。漢末之州牧。唐代之藩鎮。各擁疆土。私子孫。雖氣燄萬丈。不過湧亂一時。不成其爲列國之形也。中間如三國時代。如南北朝時代。如宋與遼金時代。頗成並立之世。然相敵者不過一二國。競爭不烈。且歷時未久。輒復合并。其影響及於古今全局者。蓋不甚大。若晉之十六國。唐季之十國。更不足道也。故中國自秦漢至今。日可直謂爲一統時代。是爲中國國體與歐洲大異之一事。此種異點。其原因何自乎。凡各國之裂土而治者。大率因於宗教與種族之不同。德意志各國所以能爲聯邦者。種教相合也。希臘塞爾維亞諸國所以裂土耳其者。種教不相合也。中國自漢武

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而宗教遂定於一。雖有佛教流入。而出世間法。不與世間事。故中國全境可謂之同奉一教。若歐洲則既有耶教回教之分。耶教之中復有希臘耶蘇天主之別。此其所以異者一也。若其種族之合併。頗難尋其踪跡。夫夏殷以前。群族相競。迄於有周。除中原之地。所分封功臣子弟以外。自餘若秦楚吳越。當時日爲夷狄。皆與中原異族者也。而西戎。萊戎。陸渾戎。羌戎。淮夷。赤狄。白狄。長狄等。各各種族雜處於內地。春秋時尙班班可考也。何以自漢以後。種族之界忽滅。凡在神州禹域者。人人皆有同胞之觀。此其變遷之速。最不可解者也。推原其故。蓋當時男女同姓。其生不繁之學理。已大行於世。各國君主與貴族。皆娶於異姓（即異種）之國。而民間效之。故春秋戰國以後。其各族之人民。早已互通婚姻。漸漸無差別之可言。故國地一經合併。國民遂爲一體也。而歐洲各國其種族皆迭起錯出。風俗不同。婚姻不通。此其所以異者二也。坐此二端。故歐洲諸國常分立。而中國全域常統一之所由也。然則其影響何如。凡列國並立者必相爭。使天下無罪之民。肝腦塗地。又凡封建貴族之國。持國權者必極驕倨。奴視其民。民不堪命。故論安民之政。則列國必不如一統。斯固然也。雖然列國並立者。以有所爭競。故其政府不能不厲精圖治。以謀國家之進步。求足與他國相角。而不至墮落。如是則國政必修。其國民常與他國相遇。常與戰事相習。則其敵愾好勝之心。自不得不生。如是則民氣必強。國政修。民氣強。而國民之文明幸福。遂隨之。

而日進。此列國並立之效用也。若我中國以數十代一統之故。其執政者枋然自大。冥然罔覺。不復知有世界大。局惟彌縫苟且以偷一日之安。務壓制其民。以防亂萌。而國政之敗壞。萎靡。遂至不可收拾。其國民受壓既久。消磨其敵愾之心。蕩盡其獨立不羈之氣。以至養成不痛不癢今日之天下。此則二千年一統之國勢所影響也。

二 歐洲有分國民階級之風而中國無之

歐洲自今世紀以來。學理大昌。天賦人權平等同胞之聲。徧滿全洲。於是分國民爲數等階級之風漸息矣。而昔者則數千年來。萬方同概。雖以亞里士多德之高識。猶謂奴隸之制爲天然公理。以希臘羅馬之文明。而其下級社會之民。被虐待者慘無天日。其所謂沐文明之膏澤者。不過國中少數一部之人耳。至如合衆國當十九世紀之時。代尙至爲爭買奴而興干戈。法國既爲共和政體。而貴族之權猶不替。推之亞洲各國。印度分人爲四等之俗。至今未改。日本非人穢多等稱號。全維新後而始除。然則階級之風。殆亦可稱萬國之公俗矣。獨我中國則歷古以來。此風不盛。自漢以後。尤絕無之。卜式以牧羊爲郎。公孫宏以白衣爲丞相。自此以後。布衣卿相之局。司空見慣矣。但使有才能。中資格。則無論出何門第。執何職業。皆可以執政權爲民上。雖中間晉代立九品中正取士之制。其積弊所傾。當時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之評判。然非其立法之本意也。且行之不久。遂亦廢輟。自唐以降。設科取士。

平地青雲。更無論矣。兩漢屢上詔免奴婢。近世雖有卑隸奴才。不許登仕版之禁。然其數甚微。不能目爲一種階級。故中國可謂之無貴族之國。其民可謂之無階級之民。是又爲中國國體與歐洲大異之一事。

此種異點。其原因何自乎。中國當戰國之時。列國之競爭最劇。相率以登進人材。擴張國勢爲務。其雄鷙之主。知僅恃貴族。不足以豪於天下。故敬禮處士。招致客卿。鄒衍淳于髡蘇秦張儀之流。皆抵掌橫議。以取卿相。貴族世卿之藩籬既已決破矣。而當世聖哲孔子墨子之徒。大倡平等之義。孔譏世卿。墨明尙賢。其門弟子多出身微賤。名聞一時。（子張沮僂也。顏涿聚大盜也。學於孔子。禽滑釐大盜也。學於墨子。）故天下相與化之。以視亞里士多德之主張蓄奴者。大有異矣。漢高祖既起草澤作天子。其左右股肱蕭曹韓彭之流。皆起家賤吏。牙儉屠狗。致身通顯。君臣皆如是。故能舉自有人類以來天然階級之陋習。一掃而空之。殆非偶然也。歐洲則貴族常智而強。賤民常愚而弱。故數千年不能破此關。亦有由也。此事之影響又何如。無階級之國民。一般享受幸福。固爲文明進化之一徵驗矣。雖然。進化者以競爭而得。競爭者以激搏而生。歐洲惟分民爲階級。小數之貴族。對於多數之平民。其慘待不以人理。故官民相爭之局屢起。民氣日昌。民智日開。遂能打破積弊。一躍而登於太平仁壽之域。若我中國人。則非受直接之暴虐。而常受間接之壓制。人人天賦之權。雖未嘗

盡失而常不完全。被民賊暗中侵奪而不自知。故怨毒不深。而其爭自存也不力。又被治之人。俄然而可以爲治人之人。故桀驚憤激之徒。往往降心變節。工容媚就。繩墨以求富貴。故民氣不聚。而民心不奮。宋太祖所謂天下英雄在吾彀中矣。此中國歷代君相愚民之術。巧於歐人者也。嗚呼。我中國民權之難興。即坐是故。可悲夫。

第三章 結論

中國與歐洲國體上相異之點雖不一。就余觀之。則莫如此兩者爲最。而其一切相異之點。皆可以歸納於此兩者之中矣。夫以文明之公例論之。列國並爭。比於合邦一統。則合邦一統者爲優。有階級之民。比於無階級之民。則無階級者爲優。此天下之所共認也。然則我中國之進化。遠在歐洲人二千年以前。而今日歐洲之文明。與我相比。不啻霄壤。此其故何哉。自春秋以前。西史上世紀。我與歐洲事事相去不遠。自漢以後。我驟進而歐人如舊。自今世紀以來。歐人驟進。而我如舊。二千年所積進化之資格。每下愈況。此其故何哉。吾今更一言。歐洲自希臘羅馬以來。即有民選代議之政體。而我中國絕無聞焉。此又其最異之點。而絕奇之事也。中國之無此政體何也。民不求自伸其權也。民何以不求自伸其權。不見他人之有權。故不求也。因一統閉關之故也。不知己之失權。故不求也。因無階級自安之故也。故吾仍以歸納之於前兩者之異點也。嗚呼。夫孰知學理上之文明。乃適以阻實事上文明之

合一。故在支那人民。慣受治於一政府之下。而不慣受治於數政府之下。又千年以來。被他族之統治者。雖數數見。然決不與統治之他種同化。而恒使彼統治者。反而同化於被治之人。此兩者實支那人之特質。大異於歐洲各國者也。因此之故。使歐人能以一國之獨力。奄有支那。則支那可亡也。使歐人之奄有支那者。能降心與支那人同化。以統治之。則支那可亡也。雖然此固必無之事也。彼歐人所施於我支那者。不出二端。曰瓜分我土地。強改我習俗而已。然支那人。抵拒之原力。則何如。

凡向來列國施瓜分之禍者。必其內部自分裂。然後人得而分裂之。自分裂者何。一曰國內種族相爭。二曰國內小國相爭。三曰國內宗教相爭。是也。而我支那本部四萬萬人。其種族皆合一。未嘗有如奧斯馬加國中。德意志人與斯拉夫人相競之事。地勢皆合一。未嘗有如印度國中。羣酋相讎。互爲殘賊之事。宗教皆合一。未嘗有如土耳其國中。回教與耶穌教各據一部分。權力互相衝突之事。雖種族有滿漢之分。然數百萬之滿人。加入支那本部中。其細已甚矣。雖宗教有佛教耶教之輸入。然佛教不與家國事。不足置重輕。耶教之人無多。雖或與尋常人民。間生齟齬。然未嘗各結團體。以相競爭也。故支那人種地勢宗教。皆可謂之爲一統。未嘗有分裂於內者。授人以間隙之可乘也。凡物必自腐。然後蟲生之。人欲施瓜分之術於久習統一之人。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昔者統治支那之他種。恒同化于支那人。由彼等皆游牧賤俗。其文明遠在支那下也。今支那頑固守舊者。以此自誇謂他日亡我者終必被亡於我。此固夢囈之言。不足掛齒。雖然。若欲使我支那人。一日同化於歐人。決非易事也。何也。彼固其人種地勢宗教合一之故。所積於數千年歷史之習慣。浩大而深遠。不易取而強易之也。夫收不同化之民。以爲屬國。如食不消化之物于胃中。往往可以生病。此歐人之所知也。故其所據之疆土。率用二法。一曰使之同化於我。二曰使之自行漸滅。絕其種類。如美洲之紅人。與澳大利亞之土人。是以第一二法待之也。然我中國四萬萬衍蕃之種族。其勢固不能使之如紅人之日漸月滅。以至於盡。而其同化之難。又如此。然則西人瓜分支那。爲易行之事乎。爲難行之事乎。

今之論支那者。自表面觀。旣已氣息奄奄。危於風燭。然於其裏面。實有所謂潛勢力者。未可輕蔑視之也。今述其潛勢力之大端。蓋有三焉。

第一。皇上英明仁勇。革新之機未絕也。我皇上深觀中外之故。注意立憲之政。以開民智。伸民權爲唯一之主義。而十年以來。上制於西后。下阻於權臣。輔佐無人。有志未逮。去年始一著手。未得行其志。遽遭幽閉。新政蹉敗。雖然。今猶幸聖躬安全。生機未絕。他日若得所藉手。重整庶政。借無限之君權。以清積弊。養將振之民氣。以鞏國基。轉移之間。固非難冀。此所謂潛勢力者一也。

第二。民間社會團結。外人不易干涉也。支那地方自治之力。發達最早。今中央政府。雖極混。而地方團體。實力依然。即遠遊外國之人。所至各地。皆備自治之體段。乃至勞働社會。及一切下流社會。團結之力。固自甚強。驟然干涉。大非易事。此所謂潛勢力者二也。

第三。海外在留之人。氣象雄大。可爲宗國之用也。支那人在留海外者。凡六七百萬人。其人皆有冒險獨立之性。久於閱歷。頗通外事。商工之力。固足與歐美頡頏。其留學於外。既有成就。因歸國無所用。而流寓於他邦者。亦不乏人。使彼數百萬人。能自相團結。爲一平民政黨之團體。則其力量。可比歐洲小國之一國矣。以此力量。外之自爲保護。內之爲國家之聲援。庸可侮乎。此所謂潛勢力者三也。

夫以形勢及歷史上習慣言之。則如彼。以實際上潛力言之。則如此。然則吾支那非無獨立之實力者。可斷言矣。然進而觀日本人對東方政策。則何如。一曰與歐洲均勢主義。則保守福建不讓與之約。進而經營兩浙及礦務鐵路權。以閩浙爲日本之勢力圈。以備他日分裂之後。得分歐人之餘利也。二曰保亞洲獨立主義。則勸導滿洲政府。使其實行改革。以振起國勢。杜歐勢之東漸也。今吾將取此兩說而論之。

夫歐人之心目中。蔑視我亞洲人也久矣。支那固視爲彼懷中之物。即日本亦豈彼等所認爲東方之主人哉。福建雖有不讓與之約。而德人覬覦之。美人亦覬覦之。彼其視此約。殆如

無有也。倘一旦有分割之舉。彼歐人之意。殆將使亞洲大陸之上。亞人不得有其寸地。觀于前者遼東之干涉。可知其用心之所存矣。然則日本今日雖斷斷然於此不讓與之約。視福建爲己之勢力圈。試問支那滅裂之後。此地果能歸日本之掌握乎。雖日本人恐亦未敢自信也。且日本得一臺灣。至今數年。未見治效。然則雖得地於支那。未必爲日本之利用矣。故持與歐洲均勢坐視成敗之論者。誠所謂自撒藩籬。招唇亡齒寒之戚而已。殆非遠見者之言也。

若夫爲保全之論者。其宗旨誠是矣。然其著手在於勸導今政府。與尋常之官吏謀聯絡。則吾以爲其所謂保全者。亦不過紙上空言矣。夫枯木不能生華。雄雞不能育卵。無其質也。今政府者以頑固爲體。以虛詐爲用。若欲與之聯結以保大局。是猶被文繡於糞壤。蒸沙而欲其成飯也。無論彼之必不能革新也。即容忠告之言興舉一二事。而本原不變。積弊不改。多興一事。多增一蠹。終歸於糜爛而已。故日本雖以扶植今政府爲方針。必至蹉跎歲月。誤盡時機。經歷數年。不見其效。而危亡之運。遂以日迫。他日知其誤已無及矣。此所謂宗旨不謬而方法謬者也。

吾今述支那獨立之實力如彼。論日本方針之差違如此。深望日本遠志達識之士。比而觀之。則必有知所以著手者。固無俟吾之贅言也。認定方針。一貫以行之。必有能達其目的之

時。則亞洲自治之基礎。庶可以立。而世界和平之全局。亦可以定矣。

六十八

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

梁啓超

第一節 國民與國家之異

中國人不知有國民也。數千年來通行之語。只有以國家二字並稱者。未聞有以國民二字並稱者。國家者何。國民者何。國家者。以國爲一家私產之稱也。古者國之起。原必自家族。一族之長者若其勇者。統率其族。以與他族相角。久之而化家爲國。其權無限。奴畜羣族。鞭笞叱咤。一家失勢。他家代之以暴易暴。無有已時。是之謂國家。國民者。以國爲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爭。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

第二節 國民競爭與國家競爭之異

有國家之競爭。有國民之競爭。國家競爭者。國君糜爛其民。以與他國爭者也。國民競爭者。一國之人。各自爲其性命財產之關係。而與他國爭者也。孔子之無義戰也。墨子之非攻也。孟子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也。皆爲國家競爭者言之也。近世歐洲大家之論曰。競爭者進化之母也。戰事者文明之媒也。爲國民競爭者言之也。國家競爭其力。薄。國民競爭其力。強。國家競爭其時。短。國民競爭其時。長。

今夫秦始皇也。亞歷山大也。成吉思汗也。拿破侖也。古今東西史乘所稱武功最盛之人也。其戰也。皆出自封豕長蛇之野心。席卷囊括之異志。眈眈逐逐。不復可制。遂不惜驅一國之人以殉之。其戰也。一人之戰。非一國之戰也。惟一人之戰。故其從戰者皆迫于號令。不得已而赴之。苟可以規避者。則獲免爲倖。是以其軍志易渙。其軍氣易餒。故曰其力弱。惟一人之戰。故其人一旦而敗也。一旦而死也。其戰事遂煙消瓦解。不留其影響。故曰其時短。若國民競爭則反是。凡任國事者。遇國難之至。當視其敵國爲國家之競爭乎。爲國民之競爭乎。然後可以語於抵禦之法也。

第三節 今日世界之競爭力與其來由

嗚呼。世界競爭之運。至今日而極矣。其原動力發始於歐洲。轉戰突進。盤若旋風。疾若掣電。倏忽叱咤。而徧于全球。試一披地圖。世界六大陸。白色人種已有其五。所餘者惟亞細亞一洲而已。而此亞細亞者。其面積二分之一。其人口十分之四。已屬白人肘腋之物。蓋白亞洲之中部至北部全體。已爲俄人所有。裏海殆如俄國之內湖。南部之中央五印度全境。爲英奴隸。印度西鄰之阿富汗俾路芝。亦爲英之保護國。歸其勢力範圍之內。法國當距今四十年前。始染指于亞洲之東南。同治元年。占交趾。滅柬埔寨。光緒十年。遂亡安南。十九年。敗暹羅。割其地三分之一。英人于光緒十一年。亡緬甸。擒其王。而波斯因英俄均權。僅留殘喘。高麗

因俄日協議。聊保餘生。計歐人競爭之力所及。除其餘四大洲外。而所得于亞細亞之領地者。則

面積

人口

亞細亞洲

二、八八〇、〇〇〇方里

日本里

八三五、〇〇〇、〇〇〇人

俄屬

一、一〇〇、〇〇〇方里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英國

三三〇、〇〇〇方里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法屬

四四、七〇〇方里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人

葡屬

一、三〇〇方里

一、〇〇〇、〇〇〇人

歐屬總計

一、四七六、〇〇〇方里

三四三、〇〇〇、〇〇〇人

其競爭力之強悍而過去成績之宏偉也如此。今者移戈東向。萬馬齊力以集於我支。那。然則其力之所由來與其所終極。不可不惴惴而留意也。

自前世紀以來。學術日興。機器日出。資本日加。工業日盛。而歐洲全境。遂有生產過度之患。其所產物不能不覓銷售之地。前者哥倫布之開美洲。謂為新世界。謂足以調劑歐洲之膨脹。然數百年來。既已自成爲產物之地。昔爲殖歐人殖民之域者。今方且謀殖民于他境。其次如印度如澳洲。歐人以全力經營之。將賴之爲消受產物之所。不數十年。非直不能消受

而已。而其本地所產之物。又且皇皇然謀銷場于他地。於是歐人大。窮不得已而分割亞非利加。舉洲若狂。今者雖撒哈拉大沙漠中一粒之沙。亦有主權者矣。雖然。以歐人之工商業。而欲求主顧于非洲人。雖費盡心血以開通之。其收效必在百數十年以後。而彼其生產過度之景。况殆不可終日。於是歐人益大。窮於是皇皇四顧。茫茫大地。不得不隣其鷹目。涎其虎口。以暗吸明噬我四千年文明神國二萬里膏腴天府之支那。

第四節 今日世界之競爭國民競爭也

由此觀之。今日歐美諸國之競爭。非如秦始皇亞歷山大成吉思拿破侖之徒之逞其野心。續兵以爲快也。非如封建割據之世。列國民賊。緣一時之私。忿謀一時之私利。而興兵搆怨也。其原動力乃起於國民之爭。自存以天演家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公例推之。蓋有欲已而不能已者焉。故其爭也。非屬於國家之事。而屬於人羣之事。非屬於君相之爭。而屬於民間之事。非屬於政治之事。而屬於經濟用日本名今譯之爲資生之事故。夫昔之爭。屬於國家君相政治者。未必人民之所同欲也。今則人人爲其性命財產而爭。萬衆如一心焉。昔之爭。屬於國家君相政治者。過其時而可以息也。今則時時爲其性命財產而爭。終古無已時焉。嗚呼危矣殆哉。當其衝者。何以禦之。

第五節 中國之前途

哀時客曰。哀哉。吾中國之不知有國民也。不知有國。民於是誤認國民之競爭爲國家之競爭。故不得所以待之之道。而終爲其所制也。待之之道若何。曰。以國家來侵者。則可以國家之力抵之。以國民來侵者。則必以國民之力抵之。國民力者。諸力中最強大而堅忍者也。歐洲國民力之發達。亦不過百餘年間事耳。然挾之以揮斥八極。亭毒全球。游又有餘。貫革七札。雖然。彼其力所能及之國。必其國無國民力者也。苟遇有國民力之國。則歐人之鋒固不得。不頓而其舵固不得不轉。何以證之。昔者白種人以外之國。其有此力者。殆希也。而三十年前一遇之于日本。近則再遇之於菲律賓。三遇之于杜蘭士哇兒。即南阿共和國近與英國議開戰者夫以三十年前之日本與今日之菲律賓。杜蘭士哇兒。比諸歐美諸雄。其弼弱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然歐美之鋒爲之頓。而能爲之轉者。何也。以國民之力抵他人國民競爭之來。侵其所施者。當而其收效易易也。

今我中國。國上云者。一家之私產也。國際即交涉事件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國難云者。一家之私禍也。國恥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國。國不知有民。以之與前此國家競爭之世界相遇。或猶可以圖存。今也在國民競爭最烈之時。其將何以堪之。其將何以堪之。歐人知其病源也。故常以猛力威我國家。而常以暗力侵我國民。威國家何以用猛力。知國家之力必不足。以抗我。而國事非民所能過問。民無愛國心。雖摧辱其國而莫予憤也。侵國民何以必用

暗力。知政府不愛民。雖侵之而必不足以動其心。特恐民一旦知之。而其力將發而不能制。故行之以陰。受之以柔也。嗚呼。今之鐵路礦務關稅租界傳教之事。非皆以暗力行之者乎。充其利用暗力之極。量必至盡寄其力於今日之政府與各省官吏。挾之以鈐壓我國。民於是。是我國民永無覺悟之時。國民之力永無發達之時。然後彼之所謂生產過度。皇皇然爭自存者。乃得長以我國爲外府而無復憂矣。此歐洲人之志也。嗚呼。我國民其有知此者乎。苟其未知。吾願其思所以知之。苟其已知。吾願其思所以行之。行之維何。曰。仍在國民力而已。國民何以能有力。力也者。非他人所能與我。我自有之而自伸之。自求之而自得之者也。彼歐洲國民之能有力。蓋不知擲幾許頭顱。沁幾許鮮血。以易之矣。國民乎。國民乎。其猶有爭自存之心乎。抑曾非律賓杜蘭士哇兒之不若也。

中國歷代革命說畧

歐榘甲

噫嘻乎悠哉。自有書契至於今。開國之早。文明之發達。未有若我中國者也。繽紛交錯。郁郁都都。以有二十四朝。以有四千餘載。其間革命之運。或進或退。與黃種盛衰伸縮。有大關係。而與今日改革時機。尤有相爲影響者。豪傑有志之士。觀感于歷史之情。撫摩其古初先民之遺體。憑弔歎于四百餘州。神靈雄壯之山川。激動其獨立之志。飛揚其自由之旗。爲黃種吐其鬱于歷代。獨夫民賊之積氣。破其厄于累朝。因循苟且之陋風。欲國民一進而爲世

世界上最雄強最文明之種。英雄哉當如是也。吾且說中國革命之大略。以爲善醫國者告焉。建國之初。無不由家族起也。家族之能建國者。由其能盡滅異種。據其地而有之。雄且桀者。遂爲君也。中國人類始于黃帝。黃帝以前。非無人類也。爲黃帝盡衆而殲耳。今諸子傳記。所稱盤古天皇地皇人皇。葛天無懷數百氏。董子所稱六十四民。皆黃帝以前之士酋。互相雄長。勝者衆降而伏之。弱者衆叛而去之。非有建國之心也。黃帝出而與諸種爭。諸種敗竄於西北沙漠之野。黃帝子孫遂流衍于中原大陸。而長有天下。一族之繁。復不得不有法律以治之。於是制度興。然雖有制度。祇可名之爲家族制度。未可信爲有國制度也。至堯舜出而洪水退。昔之因山林之隔。水陸舟車之未通。而小族森立。自爲一國。稍稍歸合于略大之族。而疆土廣。物產興。於是乎爲有國家之萌芽。禹貢定山川。錫土姓。計戶口。興農織。立田賦。創兵制。通運道。規模繁密。似爲文明極盛之世。西人嘖嘖吾中國統計之學。遠在四千年前。先於萬國。蓋有由也。然詩書爲孔子所刪定。孔子有致太平啓文明之心。託之於禹貢。非堯舜時果能致此。以禹貢所載。皆周時地名。而土地曾無增損於其間也。且上有黃炎。荒古相傳。家族之制。下有三代。迄今三千年。君主之世。而忽有堯舜禪讓。突啓民主之運。于草昧初開之時。爲萬國所無。與西人理學家言。世界愈近。愈文明。愈遠。愈野蠻。之公理不合。又堯舜已開民主之後。而三千年曾無接迹者。而君權獨橫。龐龐綿綿。延流毒中。

土下民呼。天又何其風流頓絕也。然孔子之欲我中夏首開民主。致太平。以風靡全球爲一統。易之羣龍無首。書之堯舜。前不必有其事。後宜以立之法。故假之爲偶像也。雖然堯舜者。雖非與今世完全之民主國相同。亦當時之大聖。有公天下之心者也。或謂中國無民主種子。革命後不能爲共和之治者。皆大謬誤。不知孔子之大義者也。

以家族而成國。國者一家之私產也。以國人之所有而獨有之。則盜思奪之矣。后羿寒泥。相繼篡夏。爲中國歷史假革命家之第一。代然革之而肆虐過于昔時。已非民之所服。況家族爲國之時代已成。熟其先德入人之心。庶民革命之時代尙幼。稚而所爲。又拂民之欲。則民寧安于家族政治之下。而不願遭庶民革命之慘。讀法蘭西革命史。殺人之多。大亂之頻。幾令人不敢復言革命事。而王族之黨。欲竊發而起者。猶時有焉。蓋革命勢尙未成。一革再革。至於三革而不能成功。則人厭亂。思其舊矣。少康以一成一旅致中興者。非少康之能也。乃其遺臣遺黎。以家族政制爲尙安。而不欲驟變春秋存撥亂之治。蓋以此故也。觀于羿。泥。假革命家衰滅之紀。足爲後人一大鑑矣。然而孔子不載者。則以此不足法。而獨尊真大革命家之湯武。中國開闢。始于夏禹。而歷朝興亡之局。亦與夏時若出一轍。禹興而桀亡。湯興而紂亡。武興而厲亡。後此或亡于暗弱。或亡于暴虐。其亡亦相等。從未有已易姓而不改國號。如歐西者。然二十四朝之悠久。猶稱中夏華夏之號。殆爲後此新中國之定名也乎。

當中古之世。有開天闢地之大革命家。出則成湯其人。也。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今革義行于五洲矣。革效被于四海矣。其風潮起于環地中海而居之國。汨汨滔滔。流於北大西洋。而撼美利堅之岸。獨立之鐘。鏗鏗焉聞于天。南美承其流。風無有專制之國者。祥飆起于太平洋。由東而向西。則有日本之屹立東海。焉。非律賓之屹立南洋。焉。杜蘭斯哇兒之屹立非海之濱。焉。自今文明世界。一草一木。一土一石。一飲一啄。一波一瀾。皆浴自由之光。榮新華之昭耀。而原其始也。莫不有革命爲之別開天地。重光日月。以有今日也。獨亞洲大陸。歐洲北鄙。沉陰沍霧。終古不開。革運稍爲阻耳。然其期亦不遠矣。且夫孔孟至仁大聖也。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也。况夫革命者。莫不藉鐵血之威。擲千百頭顱。流千百膏血。以易之。則彼至仁大聖者。何取乎。是而目之爲應天順人哉。蓋天之生人也。人人賦之以自由之權。獨立之性。人人盡其自由之權。獨立之性。而不相侵。斯謂能守其職。人人捐其自由之權。獨立之性。而不相吝。斯謂之能成公益。如是則均。平則安。榮無偏無頗。衆民欣和。若夫縱一己之自由。而壓衆人之自由。伸一己之獨立。而縮衆人之獨立。是視己如天。視人如畜。衆民者。已供其身家財產。而身又陷于犬馬奴隸之籍。終其身無一日生人之樂。焉。夫以犬馬奴隸待人。實悖天道。實害人。理以犬馬奴隸自待。亦悖天道。亦害人。理如是。則不均。不平。不安。不樂。雷霆撼天。水中生火。如是不革命。則爲黑暗之世。地獄之世。

生不如死。有不如無。乾坤毀而天地滅矣。故必有大英雄大豪傑。崛起而滌蕩犬馬奴隸之世界。而爲人類最貴之世界。開豁黑暗地獄之世界。而爲文明天堂之世界。乃足以相天而生人。則革命者是平人天之憾。最良品也。西人之言曰。文明者購之以血也。又曰。將獨夫民賊之血。灑地球而皆紅。則民安矣。通歷史之學。者謂欲革千人之命。者必流百人之血。革萬人之命。者必流千人之血。欲革億人之命。者必流萬人之血。古今萬國之通例。不可規避之事。然則雖有聰明神武不殺之聖人。而必先之以天錫智勇。武王桓撥。爲之洗濁。霧而掃妖。隳其理之所必然。而勢之無可如何者乎。孟子曰。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嗚呼。孟子之心苦矣。然而易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陰陽之戰。以血文明。野蠻之交易。亦以血革命者。去野蠻而進文明。必經之路也。譬之春煦。必涉嚴冬。皓月出於雨後。故孔子取之。中國歷數之長者。推周爲最。然而東遷以後。春秋始託魯。隱詩亦降乎王風。則自春秋新王之元年起。至于漢興數百年間。皆春秋革命後之紀。非周之所能有其年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孟子曰。三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夫宗周雖不仁。孟子時猶擁虛器。而竟以失天下。斷之似周。已經易姓者。然孟子何悖謬如是歟。蓋幽厲以降。周德已衰。不稱天下歸往之實。而民苦于虐政。不得不思新王復起以救之。民心之所向。則革命隨之。孟子曰。由今之世。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七篇之中。至于湯武三致意焉。嗚呼。聖賢之奉天行。

道。仁萬民。過于仁一人。愛萬姓。過于愛一家。以一人一家而害萬人。損萬姓。未有能免于聖賢之誅者也。春秋以法後王。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國民十大元氣論（一名文明之精神）

梁啓超

敘論

爰有大物。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不可以假借。不可以強取。發榮而滋長之。則可以包羅地球。鼓鑄萬物。摧殘而壓抑之。則忽焉萎縮。踪影俱絕。其爲物也。時進時退。時榮時枯。時汗時隆。不知其由天歟。由人歟。雖然。人有之則生。無之則死。國有之則存。無之則亡。不甯惟是。苟其有之。則瀕死而必生。已亡而復存。苟其無之。則雖生而猶死。名存而實亡。斯物也。無以名之名之曰元氣。

今所稱識時務之俊傑。孰不曰泰西者文明之國也。欲進吾國。使與泰西各國相等。必先求進吾國之文明。使與泰西文明相等。此言誠當矣。雖然。文明者有形質焉。有精神焉。求形質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難。精神既具。則形質自生。精神不存。則形質無附。然則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故以先知先覺自任者。於此二者之先後緩急。不可不留意也。

游於上海香港之間。見有目懸金圈之鏡。手持淡巴之捲。晝乘四輪之馬車。夕瞰長桌之華宴。如此者可謂之文明乎。決不可。陸有石室。川有鐵橋。海有輪舟。竭國力以購軍艦。糜民財。

以效洋操。如此者可謂之文明乎。決不可。何也。皆其形質也。非其精神也。求文明而從形質。人如行死港。處處遇窒礙。而更無他路可以別通。其勢必不能達其目的。至盡棄其前功而後已。求文明而從精神入。如導大川。一清其源。則千里直瀉。沛然莫之能禦也。

所謂精神者何。即國民之元氣是矣。自衣服飲食器械宮室。乃至政治法律。皆耳目之所得聞見者也。故皆謂之形質。而形質之中。亦有虛實之異。如政治法律焉。雖耳可聞。目可見。然以手不可握之。以錢不可購之。故其得之也亦稍難。故衣食器械者。可謂形質之形質。而政治者。可謂形質之精神也。若夫國民元氣。則非一朝一夕之所可致。非一人一家之所可成。非政府之力所能強逼。非宗門之教所能勸導。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之謂精神之精神。求精神之精神者。必以精神感召之。若支支節節。模範其形質。終不能成語曰。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國所與立者何。曰民而已。民所以立者何。曰氣而已。故吾今者舉國民元氣十大端次第論之。冀我同胞。賜省覽而自興起焉。

獨立論第一

獨立者。何不藉他力之扶助。而屹然自立於世界者也。人而不能獨立。時曰奴隸。於民法上不認爲公民國而不能獨立。時曰附庸。於公法上不認爲公國。嗟乎獨立之不可以已如是也。易曰。君子以獨立不懼。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又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

吾何畏彼哉。人苟不自居君子而自居細人。不自命豪傑而自命凡民。不自爲丈夫而甘爲妾婦。則亦已矣。苟其不然。則當自養獨立之性始。

人有三等。一曰困縛于舊風氣之中者。二曰跳出于舊風氣之外者。三曰跳出舊風氣而後能造新風氣者。夫世界之所以長不滅而日進化者。賴有造新風氣之人而已。天下事往往有十年以後舉世之人。人人能思之。能言之。能行之。而在十年以前。思之。言之。行之。僅一二人。而舉世目爲狂悖。從而非笑之。夫同一思想言論行事也。而在後則爲同。在前則爲獨。同之與獨。豈有定形哉。既曰公理。則無所不同。而於同之前。必有獨之一界。此因果階級之定序。必不可避者也。先於同者。則謂之獨。古所稱先知先覺者。皆終其身立於獨之境界者也。惟先覺者。出其所獨。以公諸天下。不數年而獨者皆爲同矣。使於十年前。無此獨立之一二人。以倡之。則十年以後之世界。猶前世界也。故獨立性者。孕育世界之原料也。

俗論動曰。非古人之法言。不敢道。非古人之法行。不敢行。此奴隸根性之言也。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我有官體。我有腦筋。不自用之。而以古人之官體爲官體。以古人之腦筋爲腦筋。是我不過一有機無靈之土木偶。是不啻世界上無復我之一人也。世界上缺我一人。不足惜。然使世界上人人皆如我。人人皆不自有其官體腦筋。而一以附從之於他人。是率全世界之人而爲土木偶。是不啻全世界無復一人也。若是者。吾名之曰水母世界。一木元盧海。

賦曰水母目蝦謂水母無自以蝦目爲目也。故無獨立性者毀滅世界之毒藥也。陽明學之真髓曰。知行合一。知而不行。等於不知。獨立者實行之謂也。或者曰。我欲行之。惜無同我而助我者。行之無益也。吾以爲此亦奴隸根性之言也。我望助于人。人亦望助於我。我以無助而不行人。亦以無助而不行。是天下事終無行之時也。西諺曰。天常助自助者。又曰。我之身即我之第一好帮手也。凡事有所待于外者。則其精進之力必減。而其所成就必弱。自助者其責任既專。一其所成就亦因以加厚。故曰天助自助者。孤軍陷重圍。人人處於必死。怯者猶能決一鬥。而此必死之志。決鬥之氣。正乃最後之成功也。獨立云者。日日以孤軍衝突于重圍之中者也。故能與舊風氣戰而終勝之。孔子曰。天下有道。邛不與易。孟子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獨立之謂也。自助之謂也。

天下不能獨立之人。其別亦有二。一曰望人之助者。二曰仰人之庇者。望人之助者。蓋凡民也。猶可言也。仰人之庇者。眞奴隸也。不可言也。嗚呼。吾一語及此。而不禁太息痛恨于我中國奴隸根性之人何其多也。試一思之。吾中國四萬萬人。其不仰庇於他人者。幾何哉。人人皆有所仰庇者。所仰庇之人。又有其所仰庇者。層積而上之。至於不可紀極。而求其眞能超然獨立與世界直接者。殆幾絕也。公法。凡國之仰庇於他國者。則其國應享之權利盡歸

於所仰庇國之內。而世界上不啻無此國。然則人之仰庇於他人者。亦不啻世界上無此人。明矣。而今吾中國四萬萬皆仰庇于他人之人。是名雖四萬萬。實則無一人也。以全國之大。而至於無一人。大下可痛之事。孰過此也。

孟德斯鳩曰。凡君主國之人民。每以斤斤之官爵名號爲性命相依之事。往往望貴人之一顰一笑。如天帝如鬼神者。孟氏言之。慨然有餘痛焉。而不知我中國之狀態。更有甚於此百倍者也。今夫畜犬見其主人。擺頸搖尾。前趨後躡者。爲求食也。今夫游妓遇其所歡。塗脂抹粉。目挑心招者。爲纏頭也。若夫以有靈覺之人。類以有血性之男子。而其實乃不免爲畜犬游妓之所爲。舉國如是。猶謂之有人焉。不可得也。吾今爲此言。人必坐吾以刻薄之罪。吾亦固不忍言之。雖然。試觀今日所謂士大夫者。其於求富貴利達之事。與彼畜犬游妓之所異者。能幾何也。士大夫一國之代表也。而竟如是。謂國之有人。不可得也。夫彼求富貴利達者。必出於畜犬游妓之行何也。以有所仰庇也。此一種仰庇於人之心。習之成性。積數千年。銘刻於腦筋而莫或以爲怪。稍有倡異議者。不以爲大逆不道。則以爲喪心病狂也。彼其論殆謂人不可一日不受庇于他人者。今日不受庇於甲。明日必當受庇於乙。如彼史家所論。謂不可一日無正統是也。又其人但能庇我。吾則仰之。不論其爲何如人。如彼史家所紀載。今日方日之爲盜賊。明日已稱之爲神聖文武太祖高皇帝是也。故數千年來受庇於大盜之劉

邦朱元璋。受庇於篡賊之曹不。言。思。節。劉。裕。趙。匡。胤。受庇於賤種之劉淵。石勒。耶律。完顏。成吉思。皆靦然不之怪。從其擺頸搖尾塗脂抹粉以爲分所宜然。但求無一日無庇我之人足矣。嗚呼。吾不知我中國此種畜性奴性。何時始能剷除之而化易之也。今求庇我者。又將易他人矣。不見乎入耶蘇教天主教者徧於行省乎。不見乎求入英籍日本籍者接踵而至乎。不見乎上海香港之地皮漲價至百數十倍乎。何也。爲求庇耳。有心者。方欲以瓜分革命之慘禍致動衆人。而不知彼畜根奴性之人。營狡兔之三窟。固已久矣。此根性不破。雖有國不得謂之有人。雖有人不得謂之有國。

哀時客曰。今之論者。動曰西人將以我爲牛馬爲奴隸。吾以爲特患同胞之自爲牛馬。自爲奴隸而已。苟不爾。則必無人能牛馬之奴隸之者。我國民盍興乎來。

少年中國說（附中國少年論）

梁啓超

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任公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

唐之外無日月。舍歎息之外無音聲。舍待死之外無事業。美人豪傑且然而況於尋常碌碌者耶。生平親友皆在墟墓。起居飲食待命於人。今日且過。遑知他日。今年且過。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氣之事。未有甚於老大者。於此人也。而欲望以挈雲之手段。回天之舉功。挾山超海之意氣。能乎不能。

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疇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漢武若何之雄傑。漢唐來之文學。若何之隆盛。康乾間之武功。若何之烜赫。歷史家所鋪叙。詞章家所謳歌。何一非我國民少年時代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陳跡哉。而今頽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處處雀鼠盡。夜夜雞犬驚。十八省之土地財產。已爲人懷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爲人注籍之奴。豈所謂老大嫁作商人婦者耶。嗚呼。憑君莫話當年事。蕉萃韶光不忍看。禁囚相對。岌岌顧影。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國爲待死之國。一國之民爲待死之民。萬事付之奈何。一切憑人作弄。亦何足怪。

任公曰。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問題也。如其老大也。則是中國爲過去之國。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國。而今漸漸滅。他日之命運殆將盡也。如其非老大也。則是中國爲未來之國。即地球上昔未現此國。而今漸發達。他日之前程且方長也。欲斷今日之中國爲老大耶。爲少年耶。則不可不先明國字之意義。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

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國也。自百年以來也。完全成立者。壯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漸進於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斷之曰。歐洲列邦在今日爲壯年國。而我中國在今日爲少年國。

夫古昔之中國者。雖有國之名。而未成國之形也。或爲家族之國。或爲酋長之國。或爲諸侯封建之國。或爲一王專制之國。雖種類不一。要之其於國家之體質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嬰兒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體之一二官支。先行長成。此外則全體雖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爲胚胎時代。殷周之際爲乳哺時代。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爲童子時代。逐漸發達。而今乃始將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長成所以若是之遲者。則歷代之民。賊有窳其生機者也。譬猶童年多病。轉類老態。或且疑其死期之將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過去之謂。而未來之謂也。

且我中國。嚙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爲何名。則無有也。夫所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者。則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朝有朝之老少。國有國之老少。朝與國既異物。則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爲國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

年時代也。幽厲桓赧。則其老年時代也。高文景武。漢朝之少年時代也。元平桓靈。則其老年時代也。自餘歷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謂爲一朝廷之老也。則可。謂爲一國之老也。則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猶一人之老。且死也。於吾所謂中國者。何與焉。然則吾中國者。前此尙未出現於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爾。天地大矣。前途遼矣。美哉我少年中國乎。

瑪志尼者。意大利三傑之魁也。以國事被罪。逃竄異邦。乃創立一會。名曰少年意大利。舉國志士。雲湧霧集。以應之。卒乃光復舊物。使意大利爲歐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歐洲第一之老大國也。自羅馬亡後。土地隸於教皇。政權歸於奧國。殆所謂老而瀕於死者矣。而得一瑪志尼。且能舉全國而少年之。況我中國之實爲少年時代者耶。堂堂四百餘州之國土。凜凜四百餘兆之國民。豈遂無一瑪志尼其人者。

龔自珍氏之集。有詩一章。題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嘗愛讀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國民而自謂其國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國民而自知其國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諺有之。曰有三歲之翁。有百歲之童。然則國之老少。又無定形。而實隨國民之心力。以爲消長者也。吾見乎瑪志尼之能令國少年。由吾又見乎我國之官吏士民。能令國老大也。吾爲此懼。夫以如此壯麗濃郁。翩翩絕世之少年中國。而使歐西日本人。謂我爲老大者。何也。則以握國權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幾十年八股。非寫幾十年白摺。非當幾十年差。非捱幾十年俸。

非遞幾十年手。本非唱幾十年。喏非磕幾十年。頭非請幾十年。安則必不能得一官。進一職。其內任卿貳以上。外任監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備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則耳聾。非手顫則足跛。否則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飲食步履視聽言語。尙且不能自了。湏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於此而乃欲責之以國事。是何異立無數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輩者。自其少壯之時。既已不知亞細歐羅爲何處地方。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猶嫌其頑鈍腐敗之未臻其極。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腦髓已涸。血管已塞。氣息奄奄。與鬼爲鄰之時。然後將我二萬里山河。四萬萬人命。一舉而昇於其手。嗚呼。老大帝國。誠哉其老大也。而彼輩者。積其數十年之八股白摺。當差捱俸。手本唱喏。磕頭請安。千辛萬苦。千苦萬辛。乃始得此紅頂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號。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畢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兒拾金一錠。雖轟雷盤旋其頂上。而兩手猶緊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顧也。非所知也。非所聞也。於此而告之以亡國也。瓜分也。彼烏從而聽之。烏從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兩年內。洋人不來。強盜不起。我已快活過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則割三頭兩省之土地。奉申賀敬。以換我幾箇衙門。賣三幾百萬之人民。作僕爲奴。以贖我一條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難辦。嗚呼。今以所謂老后老臣老將老吏者。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手段。皆具於是矣。西風一夜催人老。凋盡朱顏白盡頭。使走無常當。

醫。生。携。催。命。符。以。祝。壽。嗟。乎。痛。哉。以。此。爲。國。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歲。而。殤。也。二
任。公。曰。造。成。矜。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
少。年。之。責。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
界。爲。緣。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將。遷。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處。將。遷。居。者。不。愛。護。其。窓。櫺
不。潔。治。其。庭。廡。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後。顧。茫。茫。中。國。而。爲。牛。爲。馬。爲
奴。爲。隸。則。烹。鬻。鞭。箠。之。慘。酷。惟。我。少。年。當。之。中。國。如。稱。霸。宇。內。注。盟。地。球。則。指。揮。顧。盼。之。尊
榮。惟。我。少。年。享。之。於。彼。氣。息。奄。奄。與。鬼。爲。鄰。者。何。與。焉。彼。而。漠。然。置。之。猶。可。言。也。我。而。漠。然
置。之。不。可。言。也。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爲。少。年。也。則。吾。中。國。爲。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
舉。國。之。少。年。而。亦。爲。老。大。也。則。吾。中。國。爲。過。去。之。國。其。逝。亡。可。翹。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責。任
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
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
則。國。雄。於。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
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喬。嶽。皇。皇。干。將。發。硯。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
縱。有。千。古。橫。石。八。荒。前。途。似。海。溘。汨。方。表。羨。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
國。無。疆。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外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此岳武穆滿江紅詞句也。作者自六歲時即口受記憶。至今喜誦之不衰。自今以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少年。作者附識。

向旁觀者文

梁啓超

天下最可厭可憎可鄙之人。莫過於旁觀者。

旁觀者。如立於東岸。觀西岸之火災。而望其紅光以爲樂。如立於此船。觀彼船之沈溺。而睹其鳧浴以爲歡。若是者。謂之陰險。也不可。謂之狠毒。也不可。此種人無以名之。名之曰無血性。嗟乎。血性者人類之所以立。世界之所以立也。無血性則是無人類。無世界也。故旁觀者。人類之蝨賊。世界之仇敵也。

人生於天地之間。各有責任。知責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責任者大丈夫之終也。自放棄其責任。則是自放棄其所以爲人之具也。是故人也者。對於一家而有一家之責任。對於一國而有一國之責任。對於世界而有世界之責任。一家之人各各自放棄其責任。則家必落。一國之人各各自放棄其責任。則國必亡。全世界之人各各自放棄其責任。則世界必毀。旁觀云者。放棄責任之謂也。

中國詞章家有警語二句。曰。齊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聖人。中國尋常人。有熟語二

句曰。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此數語者實旁觀派之經典也。口號也。而此種經典口號。深入於全國人之腦中。拂之不去。滌之不淨。質而言之。即旁觀二字。代表吾全國人之性質也。是即無血性三字。爲吾全國人所專有物也。嗚呼。吾爲此懼。

旁觀者。立於客位之意義也。天下事不能有客而無主。譬之一家。大而教訓其子弟。綜核其財產。小而啓閉其門戶。灑掃其庭除。皆主人之事也。主人爲誰。即一家之人是也。一家之人。各盡其主人之職。而家以成。若一家之人各自立於客位。父諉之於子。子諉之於父。兄諉之於弟。弟諉之於兄。夫諉之於婦。婦諉之於夫。是之謂無主之家。無主之家。其敗亡可立而待也。惟國亦然。一國之主人爲誰。即一國之人是也。西國之所以強者無他焉。一國之人各盡其主人之職而已。中國則不然。入其國。問其主人爲誰。莫之承也。將謂百姓爲主人歟。百姓曰。此官吏之事也。我何與焉。將謂官吏爲主。歟。官吏曰。我之尹此位也。爲吾威勢耳。爲吾利源耳。其他我何知焉。若是乎。一國雖大。竟無一主人也。無主人之國。則奴僕從而弄之。盜賊從而奪之。固宜。詩曰。子有庭內。弗灑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此天理所必至也。於人乎何尤。

夫對於他人之家。他人之國。而旁觀焉。猶可言也。何也。我固客也。俠者之義。雖對於他家他國。對亦不常旁觀。今姑費勿論。於吾家吾國。而旁觀焉。不可言也。何也。我固主人也。我尙旁觀。而更望誰之代吾責也。大抵

家國之盛衰興亡。恆以其家中旁觀者之有無多少爲差。國人無一旁觀者。國雖小而必興。國人盡爲旁觀者。國雖大而必亡。今吾觀中國四萬萬人。皆旁觀者也。謂余不信。請徵其流派。

一曰渾沌派。此派者。可謂之無腦筋之動物也。彼等不知有所謂世界。不知有所謂國。不知何者爲可憂。不知何者爲可懼。質而論之。即不知人世間有應做之事也。飢而食。飽而游。困而睡。覺而起。戶以內即其小天地。爭一錢可以隕身命。彼等既不知有事。何所謂辦與不辦。既不知有國。何所謂亡與不亡。譬之游魚居將沸之鼎。猶誤爲水暖之春江。巢燕處半火之堂。猶疑爲照屋之出日。彼等之生也。如以機器製成者。能運動而不能知覺其死也。如以電氣殛斃者。有墮落而不有苦痛。蠕蠕然度數十寒暑而已。彼等雖爲旁觀者。然曾不自知其爲旁觀者。吾命之爲旁觀派中之天民。四萬萬人中屬於此派者。殆不止三萬五千萬人。然此又非徒不識字不治生之人而已。天下固有不識字不治生之人而不渾沌者。亦有號稱能識字能治生之人而實大渾沌者。大抵京外大小數十萬之官吏。應鄉會歲科試數百萬之士子。滿天下之商人。皆於其中十有九屬於此派者。

二曰爲我派。此派者。俗語所謂遇雷打尙按住荷包者也。事之當辦。彼非不知。國之將亡。彼非不知。雖然。辦此事而無益於我。則我惟旁觀而已。亡此國而無損於我。則我惟旁觀而已。

若馮道當五季鼎沸之際。朝梁夕晉。猶以五朝元老自誇。張之洞自言瓜分之後。尙不失爲小朝廷大臣。皆此類也。彼等在世界中。似是常立於主位而非立於客位者。雖然。不過以公衆之事業。而計其一己之利害。若夫公衆之利害。則彼始終旁觀者也。吾昔見日本報紙中。有一段最能摹寫此輩情形者。其言曰。

吾嘗游遼東半島。見其沿道人民。察其情態。彼等於國家存亡之危機。如不自知者。彼等之待日本軍隊。不見爲敵人。而見爲商店之主顧客。彼等心目中不知有遼東半島割歸日本與否之問題。惟知有日本銀色與紋銀兌換補水幾何之問題。

此實寫出魑魅罔兩之情狀。如禹鼎鑄奸矣。推爲我之敵。割數千里之地。賠數百兆之款。以易其衙門咫尺之地。而曾無所顧惜。何也。吾今者既已六七十矣。但求目前數年無事。至一暝之後。雖天翻地覆。非所問也。明知官場積習之當改而必不肯改。吾衣領飯碗之所在也。明知學校科舉之當變而不肯變。吾子孫出身之所由也。此派者。以老聃爲先聖。以揚朱爲先師。一國中無論爲官爲紳爲士爲商。其據要津握重權者。皆此輩也。故此派有左右世界之力量。一國聰明才智之士。皆走集於其旗下。而方在萌芽卵解之少年子弟。轉率倣效之。如癩瘋肺病者。傳其種於子孫。故遺毒徧於天下。此爲旁觀派中之最有魔力者。

三曰。嗚呼派。何謂嗚呼派。彼輩以咨嗟太息痛哭流涕爲獨一無二之事業者也。其面常有

憂國之容。其口不少哀時之語。告以事之當辦。彼則曰誠當辦也。奈無從辦起。何。告以國之已危。彼則曰誠極危也。奈已無可救。何。再窮詰之。彼則曰國運而已。天心而已。無可奈何。四字。是其口訣。束手待斃一語。是其真傳。如見火之起。不務撲滅。而太息於火勢之熾炎。如見人之溺。不思拯援。而痛恨於波濤之澎湃。此派者。彼固自謂非旁觀者也。然他人之旁觀也。以目。彼輩之旁觀也。以口。彼輩非不關心國事。然以國事爲詩料。非不好言時務。然以時務爲談資者也。吾人讀波蘭滅亡之記。埃及慘狀之史。何嘗不爲之感歎。然無益于波蘭。埃及者。以吾固旁觀也。吾人見非律賓與美血戰。何嘗不爲之起敬。然無助于非律賓者。以吾固旁觀也。所謂嗚呼派者。何以異是。此派似無補於世界。亦無害於世界者。雖然。灰國民之志氣。阻將來之進步。其罪實不薄也。此派者。一國中號稱名士者皆歸之。

四曰。笑罵派。此派者。謂之旁觀。竊謂之後觀。以其常立於人之背後。而以冷言熱語批評人者也。彼輩不惟自爲旁觀者。又欲逼人使不得不爲旁觀者。既罵守舊。亦罵維新。既罵小人。亦罵君子。對老輩則罵其暮氣已深。對青年則罵其躁進喜事。事之成也。則曰豎子成名。事之敗也。則曰吾早料及。彼輩常自立於無可指摘之地。何也。不辦事故無可指摘。旁觀故無可指摘。已不辦事。而立於辦事者之後。引繩批根。以嘲諷掎擊。此最巧黠之術。而使勇者所以短氣。怯者所以灰心也。豈直使人灰心短氣而已。而將成之事。彼輩必以笑罵沮之。已成

之事。彼輩能以笑罵敗之。故彼輩者世界之陰人也。夫排斥人未嘗不可。已有主義欲伸之。而排斥他人之主義。此西國政黨所不諱也。然彼笑罵派果有何主義乎。譬之孤舟遇風于大洋。彼輩驚風罵波罵大洋罵孤舟。乃至徧罵同舟之人。若問此船當以何術可達彼岸乎。彼等慳然無對也。何也。彼輩藉旁觀以行笑罵。失旁觀之地位。則無笑罵也。

五曰。暴棄派。嗚呼派者。以天下爲無可爲之事。暴棄派者。以我爲無可爲之人也。笑罵派者。常責人而不責己。暴棄派者。常望人而不望己也。彼輩之意。以爲一國四百兆人。其三百九十九兆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中才智不知幾許。英傑不知幾許。我之一人豈足輕重。推此派之極弊。必至四百兆人。人人皆除出己。而以國事望諸其餘之三百九十九兆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統計而互消之。則是四百兆人。卒至實無一人也。夫國事者。國民人人各自有其責任者也。愈賢智則其責任愈大。即愚不肖亦不過責任稍小而已。不能謂之無也。他人雖有絕大智慧絕大能力。只能盡其本身分內之責任。豈能有分毫之代。我。譬之欲不食而使善飯者爲我代。食欲不寢而使善睡者爲我代。寢能乎否乎。且我雖愚不肖。然既爲人矣。即爲人類之一分子也。既生此國矣。即爲國民之一阿屯也。我暴棄己之。一身猶可言也。污蔑人類之資格。滅損國民之體面。不可言也。故暴棄者實人道之罪人也。

六曰。待時派。此派者有旁觀之實而不自居其名者也。夫待之云者。得不得未可必之詞也。

吾待至可以辦事之時然後辦之。若終無其時。則是終不辦也。尋常之旁觀則旁觀人。事彼輩之旁觀則旁觀天時也。且必如何然後爲可以辦事之時。豈有定形哉。辦事者無時而非可辦之時。不辦事者無時而非不可辦之時。故有志之士。惟造時勢而已。未聞有待時勢者也。待時云者。欲覘風潮之所向。而從旁拾其餘利。向於東則隨之而東。向於西則隨之而西。是鄉愿之本色。而旁觀派之最巧者也。

以上六派。吾中國人之性質盡於是矣。其爲派不同。而其爲旁觀者則同。若是乎。吾中國四萬萬人。果無一非旁觀者也。吾中國雖有四萬萬人。果無一主人也。以無一主人之國而立於世界。生存競爭最劇。最烈。萬鬼環瞰。百虎眈視之大舞臺。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六派之中。第一派爲不知責任之人。以下五派爲不行責任之人。知而不行。與不知等耳。且彼不知者。猶有冀焉。冀其他日之知而即行也。若知而不行。則是自絕於天地也。故吾責第一派之人。猶淺。責以下五派之人最深。

雖然。以陽明學知行合一之說論之。彼知而不行者。終是未知而已。苟知之極明。則行之必極勇。猛虎在於後。雖跛者或能躍數丈之淵。燎火及於鄰。雖弱者或能運千鈞之力。何也。彼確知猛虎大火之一至。而吾之性命必無幸也。夫國亡種滅之慘酷。又豈止猛虎大火而已。吾以爲舉國之旁觀者。直未知之耳。或知其一二。而未知其究竟耳。若真知之。若究竟知之。

吾意雖箝其手。緘其口。猶不能使之默然而息。塊然而坐也。安有悠悠日月。歌舞太平。如此江山。坐付他族。袖手而作壁上之觀。面縛以待死期之至。如今日者耶。嗟乎。今之擁高位。秩厚祿。與夫號稱先達名士。有聞於時者。皆一國中過去之人也。如己退院之僧。如己閉房之婦。彼自顧此身之寄居此世界。不知尙有幾年。故其於國也。有過客之觀。其苟且以媮逸樂。袖手以終餘年。固無足怪焉。若我輩青年。正一國將來之主人也。與此國爲緣之日。正長前途茫茫。未知所屆。國之興也。我輩實躬享其榮。國之亡也。我輩實親嘗其慘。欲避無可避。欲逃無可逃。其榮也。非他人之所得。讓其慘也。非他人之所得。代言念及此。夫甯可旁觀耶。夫甯可旁觀耶。吾豈好爲深文刻薄之言。以罵盡天下哉。毋亦發於不忍旁觀區區之苦心。不得不大聲疾呼。以爲我同胞四萬萬人告也。

旁觀之反對曰。任。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任之謂也。

論中國之存亡決定於今日

麥孟華

嗚呼。中國之事變。亟矣。外人之處我中國也。奪我權利。虐我人民。土地則約以勿讓他人。政治則脅之不能自主。橫施勢力。夷若無人。其處分之策。不曰瓜分。則曰保護。一若中國不復自能圖存者。然故上之議院之謀。議中之士夫之言論。下之報章之騰播。其策我中國也。莫

不曰支那亡矣。我國人士。日覩此分割之形。日聞此危迫之事。上自搢紳先生。以至於士庶商賈。罔不分爲亡國之人。俯首喪魄。無復生氣。雖向之井底之蛙。夜郎之徒。曩所囂然自詡爲天朝。爲中夏。非外洋小邦所能抗敵者。觀今日之情變。亦莫不盡變其曩日之議論。廢然嗒然。千喙一聲。曰。中國亡矣。嗚呼。中國果遂亡矣乎。麥孟華曰。何爲其然也。今日而謂中國必不能亡。吾不敢爲此欺人之言也。今日而謂中國必不能存。吾尤不敢爲此不祥之言也。驗之往古。案之外洋。審其時勢。察其情事。蓋中國有必亡之勢。有難亡之理。有決不可亡之機。生死之關係於今日。請爲天下備陳其義。

何謂中國有必亡之勢也。中國歷朝亡國之成例。約有五端。曰女后。曰宦官。曰權臣。曰流賊。曰外患。皆足以屋人之社。而墟人之都者也。國朝二百餘年。從無女主臨朝之事。今皇上春秋鼎盛。親政十有餘年。聖明英斷。天下愛戴。乃戊戌政變。西后忽復訓政。皇上忽被幽囚。而國朝始有女主矣。我朝成法。內監止供奔走。不得預事。祖宗垂訓。懸爲大戒。今宮監藉寵擅權。可作威福。內朝大臣。且多趨附其氣餒。而國朝始有宦官矣。國朝設官。互相牽制。從無權臣柄國之患。即前代釐拜明珠和珅諸人。亦不過稍竊威福。頗招權賄。然旋即誅戮。未嘗親侵大政也。今賊臣擅國。跋扈強梁。幽廢聖主。總攬兵權。鋤戮忠良。盡反新政。援布奸黨。搜括貨財。覬覦非常。日謀篡弒。此固今日之莽卓操。詭而絕非釐拜明珠。

和坤諸人之比也。而國朝始有權臣之禍矣。若夫行省之內。盜賊如毛。抵隙伺機。勢將岌岌。至於外敵。尤非前朝之比。昔則但利金繒。今則專畧疆土矣。昔則得地勿居。今則縣爲屬地矣。昔則因用我民。今則嚴別種族矣。昔則止敵一國。今則數強壓迫矣。眈眈瞰。嗷嗷。宰割二千萬方里之地。皆爲其俎上之肉。四萬萬人民之衆。皆爲其囊中之物。而外敵乃爲二千年未有之奇變。案之歷朝之成例。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乎五者皆備。而復加之以異種異教。不能相容之新例邪。雖欲求延一息之殘喘。必不我許矣。故曰中國有必亡之勢者此也。

何謂中國有難亡之理也。土地之廣大。外人得而分割之。物產之繁衍。外人得而攘攫之。若夫人種之昌。洋人性之聰穎。固非可分割而攘攫者也。歐人謂我中國人種膨脹之力至大。雖其上無養育之法。而人數之繁殖。雖歐洲諸國。無以遠過。膨脹之速。無從壓抑。且性質堅忍。能耐勞苦。白人所至之地。中國人無不踵趾相接。故法人謂我爲不可壓制之人種。且謂歐人日墾荒於諸洲。不啻爲中國人關殖民地。我歐人當各用全力以抵拒之。此誠白人深相妬忌之言。然我人能爲白人所妬忌。則我人種之貴而可用也審矣。今夫黃人之不後於白人也。我國之商於外洋者。未習商學。不備資本。子身而往。以與白人之曾入學堂。曾習商學者相角立。類皆能獲利而歸。其所得之數。幾足敵煙土之漏卮。西人精巧之物。我國工人

類能仿造。工商如此。士可知矣。未教之民且如此。加以教育更可知矣。且日本與我同種者也。仿效西法。不三十年而大強。同此黃種。顧謂彼能之而我不能耶。日本人數僅及我十分之一。顧謂人寡者能之。而人衆者不能耶。夫生理家之言天演學也。謂生物競爭。種優者勝。種劣者敗。物之能獨存獨盛者。必其種之最優而最宜者也。地球人種。紅者浸亡。黑者椶者浸衰。此誠種劣不足爭存矣。若我黃種之繁昌。白人亦震其膨脹之力。脫非最優最宜之種。烏能與白人競爭於天演之中哉。西人動詆我華種之劣。甚且謂爲野蠻爲土著。吾人不自奮發。誠爲可詆。而其言則固妬忌之言。將藉以行其芟夷之私。其論爲至謬而大誣者也。天既擇我最優最宜之黃種。演之於亞東大陸矣。誠加以人治。助其宜而保其優。固將競爭而常勝。又孰得而亡之。又孰得而亡之。故曰中國有難亡之理者此也。

何言中國有不可亡之機也。中國民智未開。以爲國家之大計。固一二人之私事也。故國家雖有大利害。動謂在上數人可以謀之。吾儕小人可勿進一言。勿建一議。積之既久。民氣日弱。即利害之切線最近。有關係其身家者。亦坐視其敗亡。徒咨嗟太息。切齒痛恨於其上。而不敢發一言以爭之。此西人所以詆我國民無愛國心也。皇上變法之初。即許庶民上書。彼乃知庶民之可以言事也。乃知國家大計。吾庶民亦所當有事也。故去年立嗣之事起。皆知廢我。聖主。即絕我庶民之生命。於是忠義奮發。內之各省外之各埠。聯電力爭。不期

而集者數千萬人。雖東徼之上。書東林之攘臂。其忠憤無以過也。卒用以屈賊臣之謀。挫權奸之微。其明效大驗亦可觀矣。夫國者民之積也。民氣既昌。國固不強。民氣既靡。國固不弱。我四萬萬人能推其民氣而用之。人人以王室式微爲痛憤。人人以國體屈辱爲記念。人人以國勢微弱爲媿恥。則必可易危爲安。易弱爲強。諺曰。一人致死。萬夫莫當。況合四萬萬人。以致死其國安可得而亡哉。故曰中國有不可亡之機者此也。

故夫山前之說。中國之亡可翹足而待也。山後之說。中國之興可操券而必也。而吾人之興起尙寡者。則猶未知亡國之慘。而興國之易也。中國二十四朝之亡國也。易其君。踐其位。屋其社。覆其祀。移其鐘虡。遷徙其京都而已。吏民安堵。於臣庶無所擾動。雖兵革之始。少有離亂。然奠定之後。田產如故也。生業如故也。衣食如故也。仕進如故也。故喪君有君。未嘗知亡國之苦。今之亡人國者。非前朝亡國之比矣。夫前朝之亡國者。以一姓爭一姓之產業。得之則因用其舊。是亡家耳。非可謂之亡國也。今之亡人國者。非徒易其君。踐其位而已。必將抑壓其民。庶嚴區其種類。改革其宗教。今之亡國。正顧亭林之所謂亡天下者也。嘗者未嘗聞亡國之奇變。習爲亡家而視之。大愚者且謂國之存亡。於我無與。失一家更得一家。我仍可擁貲財以自娛也。仍可執藝業以求進也。嗚呼。而獨不聞俄之遂猶太人乎。勒以二十四時之嚴限。驅之出境。不特產業珍寶。蕩然無存。雖現有之貨財。倉卒亦不及携取。老幼悲號。頓

仆道路。雖有金穴。不得挾一錢以自衛。雖有積粟。不及携一食以自救。無貧無富。同爲餓殍。而獨不聞英之據五印度乎。資其財賦。役其人民。郡縣其土地。隸其版圖者。日數十年。而議院之中。曾不多見印人之跡。嗚呼。國亡而欲擁贊自娛。執業求進。是亦巢覆而求完卵。釜沸而求潛伏也。夫俄人之得我旅大。德人之得我膠州。英人之得我九龍也。蠶焚廬舍。縱掠村落。蹂躪蹴踏。不以人齒。且我國方全存也。不過國勢屈弱。而美人已顯犯公法。悍然而逐我華工矣。檀香山之檢疫。專焚我華人之廬肆。老少奔仆。鞭驅梃朴。顛擠躡踐。如驅豕羊。無家可歸。露宿中野。饑苦困頓。殆無人理。嗚呼。國方全存。且見凌踏。若使無國可依。則宇宙腥膻。男女奴妾。餒枕牆壁。窮竄棘荆。歸收骨於何方。乞爲奴而不得。慘酷之事。即在目前。有必爲猶太之續。求如印度而不可得者。嗚呼。吾人而忍受此痛辱斯已矣。如不忍也。則盍預爲之計矣。

然則預爲之計如何而可乎。曰。日本吾之師矣。日本明治之前。國柄持於幕府。大政移於關白。天皇徒擁虛位。將軍世握威權。加以五國兵艦脅索口岸。砲聲隆隆。震於港口。鎖港不能。嬰而立約。外擾內訌。舉國震亂。其勢岌岌。不可以終日矣。於是民氣憤發。倡爲尊王攘夷之論。要不過在下之浮浪處士耳。幕府收捕褫官。禁錮觸冒。白刃死者相望。然民氣憤張。壓而愈仇。潮奔霧涌。慷慨縱橫。刺殺元老。波動諸藩。不數年間。卒覆數百年之幕府。繼天皇已墜。

之緒業。立明治維新之基礎。日本以區區千數百之浮浪處士。卒能以危爲安。以亡爲存。況我四萬萬人。集事寧不易。易生死之機。爭此呼吸。而顧能瞠目束手。坐待夷割。忍受此蹴踐凌踏。犬馬奴隸之慘酷耶。

故夫今日不爲日本之強盛。卽爲印度之滅亡。不爲日本之維新。卽爲印度之奴隸。其機至危。其時至迫。譬如放舟於驚濤吼浪之中。不奮達彼岸。則淪溺汪洋。置身於危崖絕壑之上。不躍登平陸。則顛墜深險。興亡之間。勢無中立。雖如救火追亡以赴之。猶懼緩不及事。而顧能小有等待耶。或曰。美久輒於英。一華盛頓而脫之。德受制於法。一俾士麥而報之。事會之來。豈有終極。患無人耳。寧必爭此倉卒乎。曰。先事而預防。易事後而補救。難未見制而不受其制。易已見制而求脫其制。難。以華盛頓之才。八年血戰。而僅能自立。以俾士麥之力。訓練數十年。而始報法。仇豈其才不逮日本。無亦難易之勢異也。且印度墟於英。數十年無一奮起矣。波蘭滅於俄。一奮起卽見燔裂矣。豈彼必無日士之才。無亦難易之勢異也。且吾地之割隸他人者亦多矣。臺灣縣於日。一抗而卽敗也。九龍授於英。一舉而旋燔也。廣州灣割於法。一支格而彌召夷戮也。雖曰地小。無亦勢難。此正近事之前車。而不能不早爲之所者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牖戶。况乎天地晦冥。飄搖立至。倘猶逍遙房室。甘待傾壓。則誠無望焉矣。若有毀室破巢之懼。則發憤赴時。齊心併力。非律賓彈丸而尙可抗美。南

非小國而尙可敗。英吾四萬萬之大衆。其亦無餒焉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同胞其爲日本之志士耶。抑爲印度之奴隸耶。其保神明之貴種以競爭於世界耶。抑待白人之刀俎而忍受其魚肉耶。困獸見縛。猶能觸角。我同胞其能以四萬萬人而瞑目被縛耶。嗚呼。大廈之傾。必無完瓦。百世之業。爭此一息。我同胞有國勢淪胥之痛。身家不保之慘者乎。嗚呼。可以興矣。

論中國救亡當自增內力

麥孟華

中國以二千萬方里之地。四萬萬人民之衆。龐然立國於地球之上。而內之受權奸之壓制。聖主且見幽廢。外之被他國之魚肉。利權日見侵奪。乃至敗失危亡。儼然不足以自立。憂時之士。莫不切齒太息。痛我國民之輓制於人矣。然天下無漲力者。乃受人之壓。無伸力者。乃受人之屈。無抵抗力者。乃受人之凌逼。故聖主之廢。非人廢之。自廢之也。土地之割。非人割之。自割之也。利權之奪。非人奪之。自奪之也。彼方驟加其壓。屈凌逼之力。而我乃靡然順之。怡然受之。我舉國四萬萬人。固無一能有漲力伸力抵抗力者也。嗚呼。今日競爭之世界。固一鬥力之世界也。野蠻之世。以有形之力相競爭。文明之世。以無形之力相競爭。其競爭之勝負。必以力之強弱大小。以爲比例。差歐西諸國。合其國民之聰明才智。結爲公力。以橫行於大地之中。其勢至堅。其鋒至銳。遂以裂非洲。據澳洲。墟印度。分

國矣。有復仇雪恥之心。力。卒以蹶法而稱霸。日本明治以前。將軍竊國。外國要挾。內訌外患。不可終日。國不國矣。有尊王攘夷之心。力。卒以維新而中興。邇者非律賓。杜蘭士。哇兒。蕞爾之小國也。其國民有自立自主之心。力。卒以抗英美之大國而屢挫其鋒。數國者甯非危弱之國哉。以區區之心。力。而遂以易危爲安。易弱爲強。我中國地廣人衆。固非諸國之比矣。然素尙文學。故國民無武俠之精神。素大一統。故國民無競爭之思想。素受壓束。故國民無奮振之希望。數者既異。心力亦衰。今固尙武競爭之世。非奮振不足以生存矣。吾國民無自強之思想。希望則已耳。如其有之。則淬厲其精神。務求必達其想望。人人有任事之心。而不諉責於他人。人人有孤行之心。而不望助於他國。行之以勇悍。持之以堅忍。積誠久則智勇。生窘迫極則英雄。出中國危迫。雖十倍於今日。焉在不可以收法日諸國之成效也。語曰。有志者事竟成。有心力之謂也。鴻範以弱爲六極。無心力之謂也。無心力者。謂之庸人。吾國民其無以庸人自棄矣。

心力堅矣。非才無以達之。學力者所以成其才而達其心。力者也。天下之以力相角者。其得失恆視其力之厚薄。故窳鈍之器。其力必不能與堅利者敵。吾學之窳鈍。其不足以敵人也明矣。知其不敵。則不能不速增其力。彼以兵力畧吾地。則必增兵力以抗之。彼以商力奪吾利。則必增商力以爭之。彼以政治之力侵吾權。則必增政治之力以拒之。而所謂若兵若商。

若政治者。非學其所學。則力之大小。殆不足以相抵。欲增自力。必師彼學。遠則取資於歐美。近則取法於日本。廣開民智。厚培人才。以此達其思想。希望固可必得一當者也。或者曰。吾中國學此三十餘年矣。其力未或少增也。今復仍是。甯有當耶。曰。蠶之所謂學者。將以爲通事。繅譯之用。其上者亦不過謀仕進。圖保舉。此一身衣食之私計。於國家之事無與也。今之所謂學者。圖其遠大。擇其精要。將以任國民之公事。助國民之公力。其思想希望之不同。則學亦因之而大異。故同一遊學也。我國前此之學者。一無成就。而日本之出洋學生。則因挾此學以智其民。強其國。成爲維新之盛業矣。起點既異。則引綫之差。乃不可以道里計。其人果有心力之人。豈中國不能如日本之成效哉。無心力以師其學。其學必至於無用。無學力以達其心。其心力亦不能持久。此有志者所不能不視爲急務也。

然而不團衆力。則一人之力薄且弱。猶不足以敵外力也。中國之病。曰離曰散。不相任睦。各競其私。公利衆事。無人過問。此所謂個人主義。最足以敗害大局。故名雖四萬萬人。實各自爲一人。歐西合國民之全力以馳突個人。此固逆料吾之委靡而不敢與抗者也。且人與人相交涉。其際莫不有界。其競爭之事。即出於界限之私。歐洲以列邦立國。其國民與他國民競爭於地球之上。故以國爲界。而人皆愛國。中國以一統立國。其國民與己國民競爭於一國之中。故以家爲界。而人皆愛家。吾之愛家。亦猶彼之愛國。其界既殊。所爭自異。不得謂我

國民無愛國之心也。今我國既出而與他國競爭。家界易而爲國界矣。向之所謂異家者。今皆爲一家之親。烏有家內離心。而可與他家競爭者哉。或者曰。人既有獨立性質。則衆力固未易團合也。曰。事事倚賴於他人。而無獨立之性者。是爲奴隸。事事齟齬於他人。而無合羣之性者。是爲孤獨。奴隸不足以任事。孤獨亦不足以成事。故俾士麥豪傑也。然不合德意志之聯邦。則獨力必不足以報法。三條實美諸人豪傑也。而不併列藩爲一統。則日本必不足以中興。合衆之用。甯不大哉。且衆力之能合與否。亦視其事之公私耳。私則雖合而必分。公則雖分而必合。故其人爲果有心力之人。則以獨立之才。任大眾之事。其心固國民之公心。其力即國民之公力。性情不必同。謀慮不必一。行事不必合。而心之所趨。力之所注。無非欲達國民公同之思想。則雖千殊萬變。宗旨要必出於一途。萬人一心。萬心一力。合四萬萬人之大團。其力之大。豈區區德日之比耶。二人同心。且占斷金之利。三千一心。且蹶億萬之師。況其此美大團力。而尙憂外力之馳突哉。而尙憂外力之馳突哉。

然論者謂中國時局危急。國勢積弱。非假藉外力。則未易圖存。故聞瓜分之說。則皇懼而憂慮。聞保全之說。則類多欣然動色。深冀外力之可以相助。嗚呼。天下安有藉外力而可以立國者哉。夫列強虎視。咸注亞東。磨牙伸爪。競爭進步。無論諸國之無一能有此絕大權力。足以任保全之事者也。即或有之。而其所謂保全之策。則亦取我嬰港。得我鐵路。擴張勢力。謂

不如此。不足以相救援也。且謂我之土地。我之利權。在彼掌中。亦猶在我掌中。待我足以自立。然後舉以相還。然則所謂保全者。固猶是侵略之政策。特彼出以急激之手段者。此則出以和柔之手段而已。且國之爲人保護者。其利權歸保護者之手。不能復享應有之利權。故印度之屬於英。其中非無侯國王國也。而其利權皆歸於統屬全印之帝國。所謂侯國王國者。徒擁虛號。而無復主權。國之受人保護者。類皆猶是。我有四萬萬之國民。而能低首下心。舉自有之主權利益。拱手而讓之他人耶。且即彼國不相侵奪。實有扶助之心。而我國民心委靡。不自振拔。外人扶助。何能爲力。譬猶種植者。不下種子。而但求灌溉。則必無發生之期。痺痿者。不自醫葯。而但賴扶持。則終無行立之日。棄本有之自力。而冀難恃之他力。國而待人保全者。其國必終不能保全者也。嗚呼。進狼拒虎。難爲將伯之呼。并力齊心。自有愚公之效。我國民其有獨立之思想乎。嗚呼。可以興矣。

說權

麥孟華

以渺然之身。廁於大羣之內。而不畏強橫之凌侵者。人權足以自護也。以蕞爾之士。立於列強之間。而不懼強大之并吞者。國權足以自保也。人權不全。則飲食視息不能自主。舉動行止聽人指揮。雖具官體。不能復謂之人矣。國權不全。則土地人民不能自治。發令行政受人羈勒。雖有國土。不能復謂之國矣。故今日之中國。雖有二千萬方里之地。直謂之無國可也。

雖有四萬萬人口之衆。直謂之無人可也。

權烏乎始。其殆始於天賦。而保於人事乎。天之生人也。與以腦氣。即與以思想之權。與以口舌。即與以言論之權。與以聰明才力。即與以作爲舉動之權。與生俱來。強不能奪之於弱。智不能攫之於愚。勤不能取之於惰。固所謂完全無缺之主權也。然天之與人以權。固使之各事其事。人有分所應得之端。即有分所當爲之事。事其事則權可保全。不事其事則權必放失。權也者。操之即存。舍之即亡。固非安坐可以得之。空言可以據之者也。公法得地之法。凡國新得一地。必能墾闢其蕪穢。營殖其物產。整治其人民。然後得爲其地之主。然後得有管轄其地之權。否則雖立契約。雖定界址。而仍無權管轄。不得爲此地之真主。蓋事者固與權相比。附而實爲權所自出。不事其事。則縱有天賦之權。而強固可奪之於弱。智固可攫之於愚。勤固可取之於惰者也。故治有三世。則用權之事。亦約別爲三等。

一曰代權之世

二曰爭權之世

三曰平權之世

代權之世。草昧初開。其人愚野。不識不知。飲焉食焉。作焉息焉。不知所謂權。亦不知所謂事也。竭畢生手足心思之力。營營然惟一身之衣食是謀。衣食之外。無他思想。而智識不開。則

營一身之衣食亦不易周也。於是。以強凌弱。以勇暴怯。一人牟利。而人人皆受其害。爭奪相殺。人患遂起。然合千萬人以成一姓一族。則千萬人中必有一二才智傑出之人。起而謀其衣食。平其爭奪。緯畫籌謀。其勤勞亦百倍於千萬人。而千萬人者。亦樂其代謀衣食。代平爭奪。乃歛千萬人自有之權。舉而奉之於一人。而彼一人者。遂事千萬人之事。而代千萬人之權。故一家之中。人各有權也。而子弟幼弱。則其事責之父兄。而父兄代其權。一羣之中。人各有權也。而種類愚惰。則其事責之酋長。而酋長代其權。一國之中。人各有權也。而氓庶昏昧。則其事責之君上。而君上代其權。其小羣小國。或無傑出之人。可以事其事者。則亦歛其羣國之權。拱手而奉於大羣大國之一人。隸其屬而受其治。代權者之初心。固非欲盡攬其權也。特以事不可荒。而權不可放。不得不暫握其柄。然後徐舉而還之。數傳而後。盡失本意。彼一人者。以爲千萬人之權。固一人所當有。泰然尸之而不作。而其黠者。又懼千萬人之起而復分其權也。於是壓抑其思想。鈐禁其言論。扼縛其作爲。舉動。施以專制愚民之術。務使不能復覩其權。積之既久。甚至不能代謀衣食。代平爭奪。而久假不歸。忘其非有不事其事。而亦竊據其權。昔之所謂代權者。今乃易爲劫權。而千萬人者。習而忘之。以爲權乃一人之權。事亦一人之事。遂以媮弛廢墮。放棄責任。而一羣一國之內。其事荒蕪而不治。其權亦放失於無何有之鄉。至是而代權之弊已極。而代權之運亦將終矣。

代權之運既終。遂一變而爲爭權之世。夫事既荒蕪。權亦散失。其人與國皆岌岌不可終日矣。於是其民之聰秀魁傑者。起而大索其權。既乃知事者。權所從出。智不任事。則不足有其權也。乃疾聲大號於千萬人之中。發達其思想。開擴其智慧。摩激其志氣。以相與求復其權。然代權之一人。久握大柄。固已私其權爲己有。而不欲復公於衆也。則驟加以壓制之力。鈐輒之方。而民智已開。民氣已振。其勢斷不可復遏。而他國國民之復權者。復日濡接於耳目。其心愈奮。其欲愈張。故美利堅之國既立。而美洲諸國。遂靡然從風。法蘭西之局既成。而歐洲之民。遂翕然倡議。世運之相逼而來。雖以秦始皇之橫暴。大彼得之雄武。固未易挫其氣。而遏其機者也。且列強角立。與一統之世大異矣。他國民智已開。人權已振。則日啗其鄰之事。墮權靡。與夫民氣不昌者。挾國民之全力。以大肆其凌逼。以柄其政而并其權。其國之國權稍不足。與之抵抗。則必大受其轄制。甚者權盡見奪。遂以燔其族而夷其都。而國權之足以自立者。雖以彈丸之小地。久藩屬於大國。亦能奮然脫其絆。輒而成爲獨立之邦。昔之奉以權而受其治者。今乃可復其治而收其權。故今日立國。地無大小。人無衆寡。國權能申。雖弱必強。國權稍屈。雖盛必衰。今之謀國者。莫不兢兢保守其主權。以與羣雄相馳突。舍是固不足自立也。人權爭於內。國權爭於外。茫茫大地。遂爲權利競爭之場。國於其間者。遂無術可以自免矣。

然而爭權之局。其勢不可久長也。二者相競。必有得失。一人之力。必不可以敵千萬人矣。自世界之運。漸趨文明。舉國之人。其識既充。其智既長。其才力既足以任事。而不必仰成於他人。而上之代權者。亦知昔之代權。以其不能事事也。今後能事事。豈可復侵其天賦之人權。且知國權之振。實由人權之張。遂舉其原有之權。分而還之於衆。下知國家之事。人人皆有責任。而不讓權於他人。上亦知國家之事。人人皆有責任。而不侵權於他人。如是而人權平矣。人權既均。國權相敵。勢均力埒。必莫敢爲首難之人。且交涉戰爭。皆有公法以嚴定權限。弱小者保其主權。雖彈丸而可以自立。而強大之國。亦憚於公理。不敢妄踰權限。侵他人自由之界。而肆一己兼并之謀。如是而國權平矣。二者既平。則人人各肩其任。人人得遂其生。外無凌暴之憂。內有親睦之好。蓋競爭之局。至是可易而爲和平矣。世至平權。其去大同之治。亦不遠矣。

故夫三者。有遞嬗之勢。有漸進之機。而惟爭權之力爲最烈。今代權之世運將終。平權之時代未至。今日之世界。一權利競爭之世界也。今日之中國。則尤立於競爭最劇之地者也。中國之民。失其權也久矣。經數十朝之芟夷侵奪。不獨行爲舉動。無復主權。即思想言論。亦無一稍能自由。氣馴見聞。不復知其身本有自主之權。更不復知其身當任國家之事。而向之代主其權者。惟知束縛禁抑。止求盡收其權。未嘗過問其事也。我 皇上發憤變政。即有一

夫不得其所。朕躬未爲盡職之論。開門誓衆。首許庶民。上書固欲復我四萬萬人之權。力任我四萬萬人之事矣。乃權奸蠹國。深恐與我民以權。且惟恐善我民之事。於是幽廢皇上。并代權者而竊之。權。然而竊權者不能有權也。其權上不在君。下不在民。而權乃虛懸而無。薄彼鷹隼。鶚睽與我爲鄰者。深知我人權之盡失。而國權可乘間而奪也。於是要求威脅。始而朕我利權。浸而干我內政。而蠹國之權。奸下氣怡色。甘括我二千餘年自主之權。低首而奉之外人。而我四萬萬人遂爲無權之人。而我二十一行省遂爲無權之國。嗚呼。吾人甘爲藩屬。忍爲奴隸。斯已耳。若猶不忘痛辱也。則當先復其人權。以成獨立之國。然後擴張其國。權以抵外侮之來。權奸竊我權。則奪其權以摧之。皇上伸我權。則復其權以報之。外人覬我權。則守其權以拒之。蓋今日而無爭權之力。必不足以立於爭權之世者也。

是故得權之始。必由競爭。競爭之本。必由任事。能任一分之事。即可得一分之權。能任一日之事。即可得一日之權。夫中國主權。流失展轉。今乃見握於外人矣。及今不圖。必將扼其生命。制其死命。譬猶一家之中。子弟羸弱。豪奴乃迺脅其父兄。收攬其家政。盡取其產業生命。付之外人。子弟既漸長成。猶不速總家事。除專擅之豪奴。拒他人之入室。則其家必非我有。中國之勢。豈異此哉。然而競爭之事。得於勇進。失於退讓。勝於堅忍。敗於柔脆。英民之議改制度。爭舉官議政之權也。經十五年之爭。始得英廷之允。許。美人之叛英。開國爭自由獨

立之權也。經八年之血戰。始脫英人之羈。輒其始非不艱苦也。然百折不回。卒能申其大願。我國民誠有自立之思想。則奮身以赴。事堅力以持久。今雖見屈。終必屈人。夫權者身所自有。固非他人可以侵竊之物。昔惟棄之。故人得而奪之。今惟收之。則人孰得而爭之。得權者爲天民爲強國。失權者爲奴隸爲藩屬。孰利孰害。孰苦孰樂。皆聽我同胞之自擇。我同胞其無畏難而自餒矣。

或者曰。人權既倡。主權得無礙乎。皇上聖明。將焉置之。曰。所惡於專制之國者。爲其徒恃壓力愚縛黔首。盡奪民權。而不務民事也。皇上捨身救民。專事民事。許民上書。不侵民權。是以百姓愛戀。戴若慈父。主權之輕重。專視民心之從違。未有復民之權。而反至自失其權者也。且皇上之幽廢。徒以下民無權。莫從救護。皇上孤立於上。故任奸賊之逼辱。若人權既奮。誰敢嬰四萬萬人之鋒。而廢其愛戴之聖主哉。夫人權之興。主權之榮也。日本維新。萬機決於公論。而日皇之權。並駕列強。英國改制。國事定於議院。而英主之權。震赫歐洲。且人權之與國權。二者實相比。繫人權不強。國權必多阻。屈雖有英主。止能奮權於一時。若人權盡復。民智大開。則人知愛國。下令流水。國權乃一張而不可仆。主權亦一隆而不可替。昔西班牙民未開化。雖有斐立白第二。以爲君。然國止暫強。威止暫振。斐立白第二死。而國即替弱。由此觀之。固未有人權不振。而國權可以大昌者也。亦未有國權大昌。而主權反至

不振者也。且今日中國大柄。非復操之。皇上。吾張人權。亦奪之奸賊之懷。取之外人之手。耳。皇上之權。且視吾民之人權爲得失。其能低首下心。坐聽他人之攬攬耶。人人同有此權。即人人預有其責。嗚呼。是亦仁人志士之所當自任者也。

論中國今日爲人羣發達之期

麥孟華

中國其文明之古國哉。開闢之早。文物之備。教化制度之美盛。吾邦人士。恒自誇耀。而外人之輕我者。固未嘗稍有異言。中國其文明之古國哉。然自秦漢一統以來。其君相之賢否不一。其時代之治亂不一。轍。而此二千年中。則固徒擁此文明之舊號。且日有退化而未嘗稍有進者也。馴至今日。文明古國。且見夷爲三等野蠻。且權奸內壓。強鄰外逼。岌岌動搖。不可終日。於是憂時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喟喟然慮之。麥孟華曰。是不足慮。地球諸國。其文明之進步。固無有不從競爭來者也。中國素未處競爭之世。國民素未有競爭之心。其文明之不能進步。殆無足怪。今則出而與人競爭矣。二十世紀。固我中國人羣發達之時。機。而復文明之舊者也。

人羣之發達也。其事業極多。其條理至繁。而絕大根源。則皆起點於國民之思想。故覘國者。恒視其人民之思想。以決其國勢之盛衰。文明之人。思想繁多。野蠻之人。思想單簡。匪獨其腦度大小。性質聰魯之差也。抑以其所居之地。所際之時。而大異。是故寒帶之人。得衣食難。

殫畢世之精神才力。猶不足以周其身而糊其口。終日勞動。遂無事餘思遺力。以求政治學術之事。熱帶之人。得衣食易。不費材力。可致溫飽。隨地皆足以自養。不需經營保殖之謀。於是媮惰酣嬉。亦不復注意於政治學術之事。寒熱二帶之地。終古未嘗出一人才。良以其思慮單簡。榛榛狉狉。與鳥獸無以大異。故人羣永不能發達也。黃人腦度。木不弱於白人。且中國國於溫帶。固自可以奮起矣。然其人民之思想。尙未見其懸絕於寒熱二帶之人者何也。求其病本。實有二端。一則仰成於古。中人性質。榮古陋今。故非田封建。規襲古人之治功。執業製器。因循古人之成迹。讀書則曰古本。治醫亦曰古方。乃至一言一動。亦不敢少踰古人之範圍。故千數百年。絕不聞創一新法。著一新書。發一新理。造一新器。俯首鉗心。惟盤伏於古人之肘下。一若今人之智慮才畧。舉不足用。而惟古人之智慮才畧。是賴而思想塞矣。一則待治於人。一家之中。子弟則皆不事事。而惟仰活於父兄。一國之中。氓庶皆不事事。而惟仰成於君上。不自謀業。而曰上不養我。不自求學。而曰上不教我。孺孺戢戢。如嬰兒待哺於乳母。至於國家之責任。人羣之義務。則更願不及此。以爲此肉食者謀之。吾儕受治之人。豈能有事。一若舉國之智慮才畧。舉不足用。而惟一二人之智慮才畧。是賴而思想愈塞矣。嗚呼。豈真神明之胃聰秀之族。其思想乃無以懸絕於寒熱二帶之人邪。無亦所際之時。有以困之也。

中國自秦漢以來。一統久矣。雖間有分裂。然止國中擾亂。旋即合併。一統之世。外無逼勢。內無感情。晏然生全。無所爭勝。心弛氣墜。習爲安靜。以此之故。阻闕我國二千年中之進步。故一統閉關之世。最足沮人英華。弛人志氣。緩人心力。積之既久。遂成爲一永靜性。脫非有他動力以震之。則不足以奮其精神。夫二百年前之歐洲。其人羣之腐敗。與我同也。法人困於教徒。墜於貴族。初未嘗有自由之思想也。然以此之故。蹶起革命。遂爲霸國。意人轄於教皇。輒於奧國。初未嘗有獨立之思想也。然以此之故。奮興建國。遂爲雄邦。英人制於專政。人民頹爾。初未嘗有政治之思想也。然以此之故。爭權議政。富強遂甲於歐洲。與我同洲之日本。慕府壓抑。外人凌侮。初未嘗有中興之思想也。然以此之故。發憤維新。遂並權於列強。脫使數國者。外無敵患。內無苛政。閉關自守。則濡沫媿息。亦豈與今日之中國有異哉。特以強敵環逼。機牙豎發。稍不振奮。立至敗亡。簸於生存競爭之風潮。遂逼其人爲開化之人。逼其國爲開化之國。嗚呼。競爭所以進化。多難所以興邦。向之風潮。特未波及中國耳。否則同此入羣。豈我中國而獨無發達之一日耶。

曰。競爭之風潮。及波蘭而波蘭滅矣。及印度而印度墟矣。及土耳其而土耳其危矣。烏在其可以發達人羣也。曰。是固亡國之危機。惟有競爭之力者。始足利用之而圖存。土之見轄於六大國也。未聞其民有振奮之心。印之見夷於英也。不聞其人有崛起之事。是固無發達之

性質矣。我中國縛束雖久。然自變政而後。民智漸啓。民氣漸張。雖內地猶多錮蔽。而外洋之商民。固皆踴躍以籌自存之策矣。老者或多頑固。而少年之英俊。則皆激昂而任救亡之事矣。其機已動。勢將不可以復靜。况我人種之膨脹。列強之所驚畏。人性之秀慧。諸國之所稱嘆。奮其固有之力。以乘外至之機。發憤求全。譬之水也。平流浩蕩。必不能自生波瀾。若束之以石。又復從而激蕩。則必至騰湧決潰。沛然莫禦。其衝中國之事。誠急矣。然我民擴政治之思想。急國家之義務。則今日之外患內憂。安在不爲我人羣騰湧決潰之助。西人言進化之理。謂文明之進步。必無直達其的之事。蓋進化之軌道。爲曲線而非直線。故今日視若退化者。實卽他日進化之根原。由是觀之。二十世紀。決爲我中國人羣發達之時機也。時事雖急。吾國民其何餒焉。

抑吾聞之。治世則人才少。亂世則人才多。蓋濡煦承平。無所求勝。故氣馴而才亦斂。若夫困而思奮。屈而求申。競爭雄。人人自奮。鐵石相摩而火出。正負相觸則電生。鬱厄旣極。必出英雄。而所謂英雄者。其始非必有橫絕一世之思想也。但時勢所逼。不能自己。閱歷旣久。遂以成才。故瑪志尼再造意大利之英雄也。然非激於教皇與國之逼。則未必能成建國之功。三條諸人中興日本之功臣也。然非激於內訌外侮之逼。則未必果創維新之業。多事者少年之幸福。我中國之多事。天固將復我文明之舊。適我爲日本意大利之再興也。我四萬萬

神明之胄。豈遂無爲三條瑪志尼之人。足以成此大業者乎。英雄去人。正自不遠。我同胞其亦有此思想。以期利用此時機乎。若猶晏然坐視。不難不悚。是自敗其羣。自阻其化。而甘爲印度土耳其之續也。厝火積薪。安寢其上。燎原一發。同歸於盡。夫亦甯有天幸耶。夫亦甯有天幸耶。

獨立說

馮自強

獨立二字之義。即英文 Independent 之意。言卓然自立。不隸屬於人也。此爲天下間至貴至重至寶而不可少缺之要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得之則存。失之則亡。得之方可頂立於天地。失之則不得齒算於宇宙。故國不能獨立。則大地上不啻無是國。人不能獨立。則世界中不啻無是人。

此 Independent 「獨立」之對面。即 Dependent 「隸屬或奴隸」也。獨立與隸屬之界相接甚密。其間無毫髮之容豫。故不獨立即隸屬。不隸屬即獨立。未有二者不居而立乎其間者。故國無獨立。則謂之奴隸之國。人無獨立。則謂之奴隸之人。未見有奴隸之國而可國於大地之上者。奴隸之人而可人於世界之中者。故曰雖生猶死。雖存猶亡。夫天之生人也。皆賦與獨立之性。其分配最公平。無頗他性之稟受。或有厚薄。而獨立之性則無厚薄。人種無論各色。其稟之於天者一也。既人人皆同此稟受。而無厚薄。則人人皆當

有獨立之貴。必不可稍讓他人半步。是不知獨立者。是不知有己而棄天也。是之謂自失其爲人。人而甘退於人類之列。而以牛馬奴隸自居。則大地間仍得謂之有是人哉。雖鞭策屠戮不必悲也。分也。難者曰。子言各種獨立之性無厚薄。而何解於紅黑棕等人種乎。釋之曰。子有佳種。不播不耘。終古不生。天之與人獨立之性。猶與人以佳種也。受之而不培植。則負所與。彼人種不知獨立。謂之不培植。則可謂之無是佳種。則不可也。不觀之印度乎。其印度之人種。非所稱爲有名之亞利安人種乎。即白種與歐洲諸國人種相同。歐人每自誇其種之優。何於稱印度則有霄壤之別耶。其原因不能不謂其非勤殆之結果也。印度人種之與紅黑棕等人種相去不遠。則亞利安人種之與彼等人種相去不遠可知。夫既人人同此稟受。而彼能獨立。我不能獨立。是我自放棄其責任。放棄責任。是爲天下之大罪人。

國家之存亡興衰。一視乎國民獨立之精神。其精神可用也。則國無弱小。必有興者。如英德諸國是也。反是則亡。如印度土耳其諸國是也。是故覘國在民。使吾國人皆發奮其獨立之精神。揚溢其不羈之志氣。傳曰蜂蠶有毒。况廣有四百餘州之勝地。有四億萬同胞之神種。故將披靡地球。輝耀八表。固意中事也。安有以世界無上可恃之衆。可用之地。而臣妾服屬隸役於他人。搖尾叩首於紅鬚綠眼之馬前者哉。我四百餘州之地。寧可碎。四億萬人之頭。寧可斷。而國民獨立之精神。必不可少。屈此。余以之自誓。而願我同胞共誓者也。頃當五六

月間。北方團匪事起。開罪萬國。津沽失陷。神京戒嚴。憂國之士。怵國之亡而家之破也。乃皆奔走號召。思講補救之策。內之士夫。或聯銜而致電各國當道。外之商民。或聯名而上書各國政府。以請求人之保全而不分割。其志其事。誠可嘉尚。吾豈謂此舉之不盡然哉。然而已失獨立之性矣。今吾且正告我國民曰。中國者吾中國人之中國。非他人所得而保全也。保全中國者。吾中國人自己之責任。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惟人人知爲己任。則自無旁貸之心。人人知盡其責。則自無退避之心。衆心齊力。衆目共的。終未有不能達其點者。吾國民其擴充其愛國之性。培養其獨立之氣哉。

橫覽地球諸國。祇有獨立者能自保全。不然則必併入他國。爲奴隸爲牛馬。終古無已。覓盡六大洲。尋遍五洋海。未有一受人保護而能存立之國。故不能獨立而求人保全者。即捧地叩首而求爲人之奴隸也。夫肉袒牽羊之舉。可行之於古時之中國。而必不能行之於今日之世界。古時中國不過同族相爭。秦鹿漢獲。楚弓楚得。非有種族淪亡之禍也。今則種與種爭。勝則得享同等之樂。敗則終受牛馬之慘。且人種之爭。競既烈。則優勝劣敗之因果愈促。勝敗關乎全種興亡。非特亡國失地已也。今紅黑棕各種日就衰敗。將來必致全種就滅。其故皆由國之不能獨立。故今日之國界。即人種界。即各人微身至膚之生死界也。人民之生命幸福。既皆決之於能獨立與否。有知之而出死力以爭者。此非律賓之所以拒美也。爭而

不勝。寧舉全族殉之。而不願受他人之奴隸。此杜蘭斯哇之所以拒英也。寧死於獨立。而不生於奴隸。英雄豪傑也。人而得爲英雄豪傑。亦已足矣。其又何求。且非杜一彈丸耳。而能爲此堂堂正正之舉。以震動地球。輝垂史鑑。非杜豈盡不幸哉。夫我國之土地人民。百倍于非杜。十倍於英德法日諸國。即比之俄而亦過之。乃既不能與歐洲諸國比肩。又不能如非杜二國之舉。至效犬馬搖尾乞憐之所爲。膺此地球無上之大辱。能無爲非杜愧死耶。嗚呼。可起矣。

嗟乎。中國今日蓋不國矣。東西報紙議論。總不出保全瓜分之二者。無知之輩。聞保全則喜。聞瓜分則憂。對唱瓜分之國則怨。對唱保全之國則詔。不特中人以下爲然。即號稱識時之彥。亦莫不皆然。嗚呼。實不思耳。其保全之與瓜分。又何別焉。不觀於土耳其乎。土非受五國保全之國乎。試問今日土國之政治。由何出。兵權財政。由誰掌。未有政治財政兵力諸權皆失。而猶得稱爲國者。亦未有政治財政兵力諸權屬人。而不爲滅於人者。故土國名則爲五國保全。而實則五國之隸屬也。余得下保全瓜分二者之定義。曰。保全者。全國合隸屬於衆國之下。瓜分者。各地散隸屬於衆國之下。猶狙公賦狙之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而已。今外人日日言保全。言瓜分。明日張膽視爲固然。噫。是顯以奴隸魚肉視我也。故我國民聞保全瓜分之論。而不髮指眦裂者。必非人。聞保全瓜分之論。而不興起振奮者。亦非人。且天

下。問。惟。反。拒。力。足。以。破。侵。入。力。反。拒。力。比。侵。入。力。大。則。侵。入。力。自。滅。今。侵。入。力。日。漲。大。矣。而。反。拒。力。不。隨。之。而。俱。長。則。不。足。禦。之。故。今。欲。破。保。全。瓜。分。之。問。題。莫。善。於。我。國。民。提。出。獨。立。之。問。題。

考。近。世。地。球。獨。立。之。成。案。其。迹。雖。各。異。可。分。之。爲。兩。大。端。一。對。外。獨。立。一。對。內。獨。立。美。德。非。杜。皆。對。外。獨。立。也。意。大。利。則。對。內。獨。立。也。要。之。二。者。之。宗。旨。皆。同。一。爭。國。民。之。生。命。幸。福。美。德。非。杜。之。爭。也。爲。免。外。人。之。奴。隸。也。意。大。利。之。爭。也。爲。免。政。府。之。奴。隸。也。政。府。之。奴。隸。國。民。日。施。壓。制。久。之。則。民。智。日。愚。民。愚。則。種。衰。種。衰。則。國。必。不。振。有。如。影。響。之。隨。形。聲。者。且。國。既。不。振。則。自。然。爲。外。族。所。欺。而。日。思。染。指。其。終。必。循。至。爲。外。所。滅。故。對。內。獨。立。者。又。即。對。外。獨。立。也。互。相。表。裏。而。無。畛。域。之。分。也。今。問。中。國。何。以。至。於。衰。亡。國。民。何。以。至。於。愚。滅。皆。頑。固。政。府。有。以。致。之。故。今。日。中。國。之。欲。圖。存。必。以。獨。立。對。此。頑。固。政。府。中。國。之。欲。對。外。獨。立。亦。必。先。以。之。對。此。頑。固。政。府。中。國。一。日。不。去。此。頑。固。政。府。則。一。日。不。能。獨。立。亦。即。一。日。不。先。對。內。獨。立。則。一。日。不。能。對。外。獨。立。若。頑。固。之。政。府。不。去。中。國。一。日。未。盡。亡。則。國。民。爲。內。外。之。奴。隸。中。國。而。盡。亡。則。國。民。亦。爲。雙。料。之。奴。隸。是。故。欲。除。奴。隸。之。根。必。先。絕。頑。固。政。府。之。根。始。

清議報全編卷二

第一集上之下

本館論說二

通論下

排外平議

麥孟華

我中國以排外聞於天下也久矣。殺洋人。毀教堂。攻使館。戕公使。天下之人。莫不詆爲人道之賊害。世界之公敵。爲萬國公法所不容。乃至覆其都。喪其民。殲其兵。割地賠款。主權盡失。而國幾不國。蓋排外之力至大。而排外之禍亦至酷矣。麥孟華曰。中國人烏知排外者哉。排外之道有二。野蠻人之排外也。排以腕力。文明人之排外也。排以心力。排以腕力者。憤外人之侮。我視之如讐。防之如賊。外人之來我國也。必將深閉固拒。則外人之文化智識。必不能資其益。而取其長。而一人之腕力。又非百十腕力之敵也。其力將必有所絀。力之既絀。則外人之來而侮我。將又百十於昔日。而更無術以拒之。且冒犯不韙。背公理而觸萬國之怒也。外人則賤爲野蠻。憤爲公敵。合諸國之力。以爲報復。且藉公義以縱其私謀。悍然無復顧忌。極其踐踏。縛。壓。皆視爲待野蠻之公法所當然。而排外者力窮理屈。排無可排。遂不能不低首吞聲。以受其壓制。以心力排外者。其待外人也。禮貌有加。其善外交也。儀節不失。雖世仇

夙怨之國。受其侮辱。舉國所欲得而甘心者。其往來酬應。殷勤無以異於姻婭。且惟積怨懷仇之故。則彌師其政。學輸其文明。外奉其敵以爲師。內善其國之政治。至於自主之內政。國家之主權。下及國民享有之權利。則雖至小至弱之國。必不容他人有一毫之干涉。有一事之侵犯。而外人之耽逐。窺伺其旁者。亦憚其心力。爲所抵抗。不敢施其干涉侵犯之謀。此二者排外之心。雖同。而排外之術迥異。世國之盛衰興亡。之所以殊其效也。中國通商以來。與外人之交涉數十年矣。要其對外之道。大約不出二端。其始則持仇視主義。持仇視之主義者。狃於一統自立之例。習於氏羌胡羯之事。自大也則曰天朝。鄙人也則曰夷狄。問其政策。不曰鎖港。則曰閉關。其視外人也如毒蛇如猛獸。如火如怨賊。雖其文明之政。化精妙之學問。無不視之爲醜。毒必求使外人之足。絕跡於吾國之中。一排斥而勢不敵。悚然於排外之可以召禍也。則一變而爲服從主義。劫於外人之威。怵於外人之勢。知我之必非彼敵。黠者乃急假其威勢以自固。資之爲保護。倚之爲生活。下者思安其生產。上者謀保其富貴。甚乃挾其餘。倏驕睨。僂。輩。鋤。虐。同。種。以。爲。快。愿者見其威勢之果足以保護我也。則動色相告。趨之若鶩。百計營謀。以求爲屬。庇其餘蔭。雖盡舉主權以奉於其手。而猶惴惴焉恐不得當。其視外人也如鬼神。如大帝。如奴僕之服其主。如妾婦之媚其夫。嚮之方怒爲仇敵者。今乃甘爲其奴隸。遂幾自忘其國爲何國。自忘其身爲何國之人。嗚呼。前倨者後必恭。野蠻

人之排外。終末有不爲其仇敵之奴隸者也。不特惟是。中國人之切齒外人也。要不過習攘夷之舊說。隨聲吠影。故聞名而牛怒耳。否則憤教民勢力之偪。怨外人相待之刻耳。否則怒外人官吏之倨慢。逼人之太甚耳。初非知痛國勢之屈辱。憤主權之見奪。爭國民之人權。發憤而起求獨立也。大下用力之過猛。行度之過速者。雖遇至柔至弱之物。亦不能無反動力。數年以來。外人瓜分之心太急。侵畧之謀太驟。操之過促。激而變生。今西國人士紛然譏其政府侵畧之無謀矣。脫外人易一政策。舍急激之手段。而行之以和緩。輟有形之瓜分。而施之於無形。籠之以私恩。昭之以小利。假之以虛名。我中人素不講國家之學。絕不諳外交之術。則必倚爲心腹。恃爲輿。拔人其牢籠。而反德之感之。必不至有抵抗之事。譬之犬然。驅迫蹴踏。必反噬而狂吠。若撫而循之。飼而養之。則無論何人。亦皆搖尾乞憐。依以爲主。嗚呼。我中人素見譏於外人。而謂爲有奴隸性質者也。奴隸者。烏有祇人之事。則今日之舉動。要不過擊物者之用力過猛。而少有反動力者也。中國人烏知排外者哉。中國人烏能排外者哉。嗚呼。天下之國。未有排外而不覆敗者也。人下之國。未有不排外而能獨立者也。排外烏乎起。起於界限。而爲原人天賦之公同性質者也。界已之身。而名人曰外人。界已之家。而名人曰外家。界已之國。而名人曰外國。界已之種。而名人曰外種。既劃此身家國種之界。則用情行事。自不能無厚薄於其間。故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同室有鬪。則纓冠。鄉鄰有鬪。則

閉戶。雖聖人亦昌言而不能諱也。故夫野蠻之世。則排外之心最熱。而排外之例最嚴。家族部落之時代。無不仇待外人。外人非得內人之保證。則不能居其境內。而禮貌與刑律輕重必極其不平。羅馬開化最早。固嘗定公共之律。以保護外人。而外人之受其保護者。猶不及羅馬之半。今世歐洲日以文明號於天下。其民法刑法。同一定律。而不以內外人之界限爲輕重矣。而關於國法者。則例仍極峻。其公民之權。惟內國臣民所應享。而外人必不能與其分毫。且其民之移居他國及出嫁於外人者。則必除其國民之籍。奪其公民之權。屏之於外人之列。嗚呼。排外者天賦之公性。人道之必不能已。既有國界。則雖耶蘇爲君。墨翟爲相。亦豈能泯其界而引而內之哉。今夫古所謂令主誼。辟號稱愛民。咨嗟於在原。勤勞於在廟。問其經營之實。則曰保我子孫。保我黎民而已。歐洲各國立一約。則必求抵制。行一事。則必求報復。歲糜十萬之餉。常備數十萬之兵。問其經營之實。則亦曰防外人之侵犯我權利而已。何以不保他人之子孫。而保我子孫。何以不保他人之黎民。而保我黎民。何以不公其權利於天下萬國。而必防外人之侵犯。豈不曰國界既立。雖聖人亦不能泯其界而引而內之哉。且泰西之偉儒碩學。昌言大號。以喚起國民之精神也。不曰愛國。則曰自主。不曰競爭權利。則曰獨立。不曰羈日。兢兢於優勝劣敗之理。務求國權日伸。民力日漲。出而求勝於外人。故斯賓塞之言曰。託事於與我同利害者最安全。託事於與我異利害者至危險。公言無忌。以扇

其國民排外之心。而美人之排英。獨立。意人之排奧。建國。則且實行排外之事。而天下之主持公論者。且頌其民氣之盛。民力之強。而未嘗一言以斥其違犯公理。蓋文明之程度漸高。則排外之漲力愈大。而排外之手段愈巧。乃匿其排外之義。而易以美名曰愛國。曰自主。曰競爭權。曰獨立。不羈。夫愛國也。獨立也。與排外固異名同實。外人視之。而斥爲排外者。卽內國視之。而號爲愛國者也。然而西人排外。而國權伸。我國排外。而國權反屈者。何也。曰西儒之言自由也。以他人之自由爲界。排外國固亦有界者也。排之以政治者。雖嚴峻。而仍在界之中。則伸國權而獲美譽。排之於交際者。一舉手而即溢於界之外。則被實禍而蒙惡名。我國民不審排外之界。昧於政治排外之術。不忍小忿。冒昧而爲此野蠻之舉動。一擊不中。則神喪氣沮。務柔順以求外人之不我排。然外人方區國民。方嚴種族。其排外之劇烈。尤甚於我也。則雖屈膝俯首。而卒不能免人之排。嗚呼。其排人也。逞私忿而非爲國計。其求免人之排也。則必營私圖而非爲國計。其不知愛國亦甚矣。烏有不愛國而能排外者哉。曰外人之逐我華工也。其以腕力排外。寧有異於我乎。曰西儒言之矣。文明之世。以道理爲勢力。野蠻之世。以勢力爲道理。美國蓄其國民之力。膨脹不已。橫決四出。乃至觸抵公理。雖犯天下之公理。雖然勢力盛。而亦莫敢誰何。我國民以綿薄之材。嬰公衆之怒。不勝匹。雖而抗烏獲之鼎。宜其鼎未舉而臙已先絕也。嗚呼。萬國角立之際。非競爭不足以生存。然黃河之瀉。必先渟滯。

鷲鳥之擊。必先戡翼。僥倖一擊。寧豈有幸。惟鼓其愛國之心。張其獨立之氣。厚其競爭之力。棄野蠻之覆轍。循文明之正軌。則今日腕力之屈者。寧知他日心力之不伸。若其勇於野蠻之橫暴。而怯於文明之競爭。來日方長。則四萬萬之同胞。其將何所託命乎。嗚呼。願我國民。一念美意之成效。而勿忘斯賓塞之至言也。

說奴隸

麥孟華

有國民之國。有奴隸之國。國民之國。其氣盛。其志堅。其力強。故雖彈丸之土地。寡數之人。口翹然自立於大國之間。而莫敢犯。其或屈於強暴之力。燿其車。削其地。奪其政。權甚乃墮其都。屋其社。而其氣不挫。其力不屈。抵死相持。務求不受其輓。辱則已失之權。地不轉讓。而卒可復。此非律賓與南非。所以數年不屈。而美且能脫英而獨立也。若夫奴隸之國。其氣柔。其志脆。其力弱。雖廣土衆民。一遇他人。而輒靡矣。遂不能自拔。乃反庇他人之餘。咸藉他人之保護。馴乃受其輓。縛被其壓。制煦煦焉。惻惻焉。恬然不自知恥。辱苦不自勝。則惟吞聲飲泣。私痛竊恨。卒無以自伸其氣。自奮其力。而其國乃永淪於異族。而其人乃永爲他人隸役之人。麥孟華曰。天下無國亡而民不爲奴隸者。天下亦未有民不爲奴隸而國能亡者。印度之夷於英。英人非欲奴隸之。印人自樂爲奴隸也。越南之淪於法。法人非欲奴隸之。越人自樂爲奴隸也。我中國人數甲於天下。而今日形勢。其去於印度越南者。亦僅矣。誰爲厲階。誰

爲禍始。則亦我大夫我邦人士。庶與印度越南人同此性質。煦煦焉。矜矜焉。柔靡脆弱而樂爲奴隸也。彼樂奴隸。則且與言奴隸。

奴隸者與國民相對待。而不齒於人類之賤稱也。國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獨立之性質。有參政之公權。有自由之幸福。無論所執何業。而皆得爲完全無欠缺之人。曰奴隸矣。則既無自治之力。亦無獨立之心。舉凡飲食男女衣服起居。無不待命於主人。而天賦之人權。應享之幸福。亦遂無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賴之外無思想。服從之外無性質。諛媚之外無笑語。奔走之外無事業。伺候之外無精神。呼之不敢不來。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無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則如獲異寶。如膺九錫。如登天堂。囂然誇耀於儕輩。爲榮寵。及嬰主人之怒。則俯首屈膝。氣下股慄。雖極其凌躐踐踏。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不敢生分毫憤奮之心。他人視爲大恥。奇辱。不能一刻忍受。而彼無怒色。無忤容。怡然安爲本分。乃幾不復自知其爲人。而其人亦爲國人所賤。恥別爲賤種。視爲異類。妻恥以爲夫子。恥以爲父弟。恥以爲兄。嚴而區之於平民之外。此固天下奴隸之公同性質。而天下之視奴隸者。即無不同此賤恥者也。嗚呼。天下傷心汗顏之事。固未有過於奴隸者也。

然而力屈而強迫爲奴隸。則猶有可解說也。野蠻之世。敵人之爲所捕虜者。不加殺戮。則驅

爲奴隸以摧辱之。及夫債主逼迫。無術自脫。乃鬻身以償債。故自古家族之間。奴隸不絕於自然。其心皆有所不憤。其情皆有所不甘。但途窮勢屈。力盡能索。乃不能不瞑目斂手。忍恥而從此賤役也。若夫本有自主之人。權素爲清流之華胄。其所求不過鮮衣美食。其所圖不過高車駟馬。乃至盡捐其天賦之人。權盡棄其應享之幸福。以博此區區不可必得之數規。模奴隸之舉動。熟習奴隸之語言。揣摩奴隸之聲音笑貌。奴顏婢膝。備極醜態。家族奴隸之所忍受。而積憤懷怒者。彼乃視爲樂事。循爲坦途。如蟻附膻。如蠅逐臭。父訓其子。兄詔其弟。師教其徒。友勸其朋。無不以奴隸爲宗旨。稠人衆座。昌言公論。而不諱其種子。愈播而愈廣。其性質數傳而愈深。少年子弟。轉相倣效。始疫症之傳染。如肺病之傳播。所言無非奴隸之言。所事無非奴隸之事。所思想無非奴隸之思想。所希望無非奴隸之希望。以奴隸爲隄。而不敢溢其防。以奴隸爲的。而不敢失其鵠。乃至舉其國爲奴隸之國。而外人遂以有奴隸性質。唾賤我四萬萬之人。嗚呼。此固心服而樂爲奴隸矣。夫力屈而爲奴隸。形式之奴隸也。心服而爲奴隸。精神之奴隸也。形式之奴隸。其心未死。其憤未平。力之稍厚。猶可奮起而自拔。否則文明之國。公理之人。斥惡奴隸之制。理猶可除其毒而脫其羶。精神之奴隸。則心之所安。性之所習。方將寶爲秘傳。賴爲生計。則雖有禁奴之人。免奴之令。彼寧肯棄其秘傳。生計以從之哉。嗚呼。我大夫我邦人士。庶果何所樂而淪溺於此。黑闇賤辱之事。必求與世

界不齒之黑奴爲伍也。

然而以奴隸而求鮮衣美食。高車駟馬。則猶有所得。尙有可以解說也。今大勢危迫。外人相逼而來。其族類與我不同種。其習俗與我不同化。其情性與我不同嗜好。嚮之奴顏婢膝。柔氣媚骨。所自詡爲奴隸之秘傳絕技者。必不足容悅於彼。彼之所以奴隸我者。雖不可知。然觀於印度越南波蘭埃及之成例。則他日之奴隸。固非徒恥辱污賤。必將有大創鉅痛。爲目不忍觀。耳不忍聞。口不忍言者。且觀於猶太人之驅逐流離。則我之素見輕賤。久詬爲野蠻人。種。必將有搖尾乞憐。欲求爲奴隸而亦不可得者。然我大夫我邦人士。庶則仍此曩者之性質。而猶樂此不疲也。要而言之。約爲三種。

孟德斯鳩之言曰。專制政體之國。其人民皆帶有奴隸之習性。秦漢而來。中人之屈服於專制者。二千有餘歲矣。其民之與國家交涉。止納稅與服役之事。二者固奴隸之業。自餘則靡得與聞也。故今日國事危殆。朝不保夕。而蚩蚩者役於前朝亡國之習慣。以爲吾知納稅與服役。盡吾奴隸之責任耳。脫有他變。則吾亦納稅與服。彼盡吾奴隸之責任耳。失一家更得一家。去一主更易一主。吾固習爲奴隸者也。天下至大。主人至衆。安所往而不得奴隸。譬之犬也。豢而飼我。則爲之守夜而吠人。脫易他主。仍復豢而飼我。則吾亦爲之守夜而吠人。其身既與國家無絲毫之關係。則直不知國家爲何物。亦不必問主國家者爲何人。故語以時

事之危。急則視如舞臺之劇。文語以各國之情勢。則視如歷史上之已事。語以印度波蘭之前事成例。則視如傳奇稗史之談。殘唐晚明故事。浮雲過眼。東風吹耳。漠然曾不少動於心。如信如疑。如醒如夢。別闢一渾噩之天地。別構一醉夢之日月。以成爲刀刺不傷。火熬不痛之世界。蓋奴隸之根性已深。久自忘其奴隸之苦。并不自知奴隸於他族之慘酷。蓋此固不識不知而淪爲奴隸者也。斯人也。中國百人中固九十有奇矣。

償款奪權之報。日轟於耳。割地棄民之約。日炫於目。自非心死。則罕不怵然動色者也。然當今之號稱識時俊傑者。則固安坐無動。曾不聞待之之術。其人固非懵然無知者也。讀書考古。而知二十四朝亡國之禍。與夫吾國二千餘年積弱致斃之故如此。通達外情。而知外人之所以待亡國之人者如彼。然問以救國之策。不曰力有未逮。則曰時有未可。舉國危民。陷傷心慘目之事故。惟於茶餘酒後。資爲友朋之談。助憂時感事。供其詩歌之材料。甚者乃置身於局外。以論任事者之是非。自詡爲先見。以議急難者之成敗。始則以英雄自居。而未嘗有實爲英雄之事。繼則以英雄望人。而未嘗有自爲英雄之心。繼且言英雄待時。而阻人欲爲英雄之路。日爲奴隸之言論。以撓沮天下之士氣。以搖惑天下之心。嗒然自廢。不管許事。醇酒婦人。假日偷樂。明知死期之將至。則以自以待催命之符。明知厝火於積薪。而安臥以待烈燄之發。此人也。必不肯居奴隸之名。而實則自安於奴隸。而并率人以爲奴隸。其藏

身之巧也。瑄練高閣。其陷人之罪也。宜投濁流。蓋此固張目飲馘而甘爲奴隸者也。今之士夫號稱新黨。號稱名士者。大約遵是道矣。

西儒言專制之國。雖當道執權者。亦皆有奴隸之性。行信哉其言之不謬也。今世之擁封疆尸厚祿。入則美妾俊僕。出則前呼後擁。諛諛然倚以驕人者。固非諛諛屈賤。操奴隸之術以得之。亦固非柔媚阿順。循奴隸之道以保之。國家多難。固所不知。亦固所不計。然權要失勢。冰山已倒。則奴隸之術窮矣。乃舉其昔日之巴結上司。諛媚權貴。所自詡爲奴隸之秘傳絕技。移之以媚外人。外人之命無不從。外人之令無不奉。低首下心。惴惴焉惟恐少失其歡。少忤其意。甚乃藉保護外人之約。電求外人之保。其高官求勿使去其位。昔之欲爲小朝廷大臣者。今乃且易計而求爲外國大臣。彼豈能善外交而保外人哉。不過操此奴隸之術。以保其富貴之私。外人亦厭惡而賤鄙之矣。然以奉令服役之謹。尙不忤拂人意也。則亦姑留之以爲我奴隸。嗚呼。彼固含齒戴髮。皮中帶血。且口不絕忠義之譚。筆不絕名節之書者也。乃急不暇擇。安於狗彘不食之賤行。充奴隸之量。極奴隸之態。達奴隸之極點。遂不復知世間有羞恥事。又其下者。則託外人之力。以保其財產。資外人之蔭。以護其家業。乃至大號於衆。自言不復聞中國之事。不復爲中國之人。數人倡之。萬衆趨之。百計營求。爭先恐後。瓜分之禍。近在眉睫。旁觀之他人。且爲痛心而顧慮。而當局者乃預謀狡兔之窟。而因以爲利。自非

奴性之至深。烏肯出此。蓋此固捷足鑽營以求為奴隸者也。今之達官貴宦富商大賈。操是道而自稱得計者。絡繹不絕於途矣。

故夫淪為奴隸者。其識至愚。甘為奴隸者。其心至忍。求為奴隸者。其術至險。其罪之輕重雖不同。然既種奴隸之因。即同結奴隸之果。他日之束手受縛。俯首被軛。固將同此一轍。我大夫我邦人士。庶果何樂而出此下策也。夫奴隸者。成於服從之性。而實根於倚賴之心。我中國人無獨立自治之力。乃至今日之覆亡顛沛。迷而不復。猶復思託其生命財產於異俗殊種。不同利害之人。彼異俗殊種不同利害之人。則又方惡我賤我。他日必將叩首以乞一差。屈膝以求一役而不可得。嗚呼。我中國今日力雖少。屈而未嘗無自立之道。奈何而遽棄中國公民之權。而求注外國不齒之籍也。嗟乎。彼高官貴宦。舍服從無以自存。舍媚人無以自保。自絕於民。自棄其國。奴隸之毒已重。奴隸之根已深。甘為搖尾之犬。既為入筮之豚。是則誠無他望矣。若我四萬萬人。不必服從而可自生活。不必依賴而可造世界。其毒未成。其根猶淺。瀕而拔之。則獨立之國民。自主之人。權可以雄耀於天下。而必飲其餘醜。尋其覆轍。以自入於曖曖長夜闇無天日之重囚耶。孔子曰。人皆曰予智。驪而納之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避也。我大夫我邦人士。庶其亦長慮精審而慎自擇也。

說奴隸

秦 猛

本館六十九冊有說奴隸一篇。麥君所撰。謂支那爲奴隸之國。可謂一語破的。自秦漢以來四千年中千變萬態盡在于是矣。輒復衍而心構之。於乎。既往不咎。來者可追。非敢盡言。願以攻玉。我國人非無廉耻。不過以積塵滿面。無鏡以照之。無人以非之。遂不急自滌除耳。抑作者嘗有一言自勵曰。欲我同胞之不爲奴隸。則必自我爲奴隸始。即文中所謂公奴隸也。然使四萬萬人皆存此念。併力行之。則支那竟爲自主之國矣。于奴隸乎。何有。于奴隸乎。何有。本此命意。與麥君立論略殊。至于宗旨則一也。長歌當哭。何以解憂。人之云亡。天胡此醉。乃再說奴隸。

第一章 奴隸之命名

立乎大地球之上。而誤生于支那。嗣數百代奴隸之祖宗。守四千年奴隸之習慣。落廿世紀奴隸之塵。劫具數十種奴隸之形骸。無怨無尤。咎由自取。于此有人焉。而曰。我將自命爲國民。一洗從來奴隸之根性。有識者必從而重之。惟決不敢遽認爲國民也。何則。所謂國民者。必有參政之實權。譬之入獄者。而曰。我非犯法之人。將無人不笑其誣矣。故任牛馬之呼。我既無所伴。逃亦無庸避諱。

第二章 奴隸之界說

有公奴隸。有私奴隸。有體魄之奴隸。有靈魂之奴隸。凡爲奴隸者四。而其變態乃千焉萬焉。

不可得而究詰者也。要之萬變而不離此奴隸之宗。譬之一學校焉。若政治。若法律。若農工。兵商。其學科不一格也。而所謂學者則一。故吾謂神州爲一大奴隸之學校。有奴隸之學問。數十種。有奴隸之形狀。千百圖。夫支那既居此奴隸之地位。將欲強國人之不爲奴隸。其能強學者之不入學校乎。今試以四奴隸者逐一詮釋之。我國人可擇所從焉。

何以謂之公奴隸。文明之國。有公奴隸。而吾國人中無之。蓋公奴隸。所以與一切之奴隸相形而反比例者也。吾聞之公奴隸曰。與其奴隸之多也。毋寧寡焉。一國人奴隸之艱難險阻。以吾一身代嘗之。故公奴隸恒視其境地而盡其責任。于是公奴隸有公之自上者。有公之自下者。何以言之。民主之國。其代表一國之政治者。謂之統領。而其國爲輿論之國家。夫既謂輿論之國家。則非若專制國以億萬姓而服從于一人。乃以一人而服從于億兆姓。此所謂公之自上之奴隸也。若夫腐敗之國。兆民無權。其始也耗國民之精神。飲國民之膏血。其繼也不能以一人維持漂搖之大廈。遂令國權盡失。傾國爲奴。于是有不忍使一國之火熱水深者。輒復起而抵抗之。餓其體膚也。勞其筋骨也。其身則飄蓬也。其名則亂賊也。其身首則異處也。父子不相見也。兄弟妻子離散也。然此猶非公奴隸之所敢計也。今有家僕。忠于所事。凡有委任。猶恐隕越。况自任爲一國之公僕者。宜何如戰兢惕厲乎。事成或誇我以及私。身死則罵我以輕舉。其艱苦蓋不可以形容者。此所謂公之自下之奴隸也。

何以謂之私奴隸。私奴隸之最優等而博我中國人之稱頌者。即衛莊公所謂寡人之臣。是夫夷齊之死。固明明有以暴易暴之言。蓋不忍復見君主專制之政體。乃後世人之死君者。莫不以夷齊奉爲口實。豈非一人之私奴隸乎。其他奔走功名。趨起利祿者。則又等之自槍以下。東亞之士。產此奴隸。麥君蓋詳載。詆之。我國人已早鑒之。今毋庸贅焉。

體魄之奴隸奈何。曰。凡人無國家之思想。而非徒以苟肩詔笑。求白苟活。其能操一私人之

學。斯賓塞分學術爲兩種。其關於國家公同之利益者曰公人之學。其操一專門之學以自存者曰私人之學。以與他人之資本交易者。謂之體魄之奴隸。此

其人吾支那百人中得一二焉。蓋求一私人之學。已不可多得矣。故支那但可爲私奴隸國。而不可謂體魄之奴隸國。

靈魂之奴隸奈何。曰。凡國之中。其爲衆人之所信服者。必有一教主。西人法律家。以此等之

服從。謂之神律。哲學稱爲神學思想。西儒哲學家稱思想有三級曰神學思想曰哲學思想曰實學思想因其勢力。可以移人之腦筋。

而別爲鑄造其思想。令人無不服從者。其吸力至大也。然歐洲已漸入實學思想之時代。非

若支那人若思想若言論若行爲。皆受人之壓制者。乃至讀一家之書。聆一人之訓。以爲非

此即不合乎公理。此皆精神爲人所攝。非生有獨立不羈之性質者。是之謂靈魂之奴隸。

要而言之。靈魂之奴隸。終其身不得自由。而體魄之奴隸。次之。私奴隸與靈魂之奴隸。厥罪

惟均。爲亡國滅種之基礎。即支那之現象也。若欲脫此奴隸之羈絆。其必人人爲吾所謂之

公奴隸乎。父母不知奴隸之苦。而欲我爲奴隸。我若奴隸之。是奴隸吾父母也。師友不知奴隸之苦。而欲我爲奴隸。我若奴隸之。是奴隸吾師友也。若夫君主以一人壓制我。我若不起而顛覆之。是爲之奴隸者。不止我一人。我將以奴隸而作奴隸之奴隸。奴隸猶可。奴隸之奴隸。尙何以生存于天地乎。印度之君主奴隸于英人。越裳之士。曾奴隸于法國。今則阿君阿度。即非律賓總統之名又奴隸乎美人矣。試問回鑿之限。受制于聯軍。故宮之思。愴懷于燕北。堂堂吾中國大皇帝。尙得謂非七八國之奴隸乎。哉。彼之爲奴隸也。如彼。而吾之爲奴隸。又如此。西儒有言曰。欲脫數重之羈制。非先脫最近一重之羈制不可。此正吾中國四百兆人自奴隸而升爲國民之時也。謂予不信。有公奴隸。

第三章 奴隸之性質

法儒孟德斯鳩之言曰。奴隸之國。但求保守。而不求進取。若自由之國。則進取之念。必勝于保守。又西人稱支那以平和之手段爲最優。斯言也。吾聞之而傷心焉。世斷無有不平和之奴隸。故平和者奴隸之特質也。今外人加我以猛烈者。以有此平和。我之自取外人之猛烈者。亦以此平和。我且以平和而自豪。鞭撻我者。安然受之。而自謂謙恭。攘奪我者。怡然與之。而自鳴慷慨。世豈有非奴隸而以謙恭慷慨名聞于天下乎。此即平和之效驗也。英之法律。印度人至倫敦。船與車之頭等位。印度人不許居。以其爲英之奴隸也。而印度人恬然不以

爲恥。故英人謂印度與支那之平和正相似。又嘗觀夫支那之國。俗門丁走卒。不與以共功名。而稍有廉恥者。恥之不願爲焉。其下賤固何如者。今試執支那人而語之曰。爾爲奴隸。必色然而啓大爭。辨何居以平日之不肯認受者。今竟居之而無疑。遜公正告天下曰。居無何而日本東京之頭等位。閩浙人不可居矣。英倫之頭等位。而大江南北之人不可居矣。柏靈之頭等位。而山東人不可居矣。聖彼得堡之頭等位。而東三省人不可居矣。巴黎之頭等位。而兩廣之人不可居矣。或合支那爲列國共治之下。而列強首都之頭等位。支那人皆不可居矣。印度人舍教倫外。無一不可居頭等者。支那人乃必于地球之外。覓一新地。始可以居頭等。嗣是以往。保守且不可。而況于進取。此吾所以終不能爲支那之平和解也。

第四章 奴隸之根源

惑矣哉。三綱之說之中於人心也。已至于不可救藥。以君爲臣。綱而奴隸。箸于政治。以父爲子。綱而奴隸。見於家庭。以夫爲婦。綱而奴隸。伏于床第。吾不知何物賤。儒爲此謬說。且認爲聖人之制作。以蠱惑天下。此實奴隸之本本水源也。夫自由之國。無不平等。人與人平等。即國與國然後可以平等。吾未見有人不平等而國能平等者。亦未見有國平等而人不先平等者。蓋一國平等。即一國無奴隸之謂。今欲以多數奴隸之人。而新造一獨立之國。是猶使輿臺息。隸與摺紳。俱其不爲人所詬罵者。幾希矣。

三綱之惑。謂何曰。臣有天賦之權。臣爲天生之。臣即非君之所得而私有也。子有天賦之權。子爲天生之子。即子非父之所得而私有也。婦有天賦之權。婦爲天生之。婦即非夫之所得而私有也。此之謂天。民而不能受人壓制者。也。何以不能受人壓制。曰。一人必有一人之權。然後可以盡一人之義務。以君當一國而國亡。則以爲亡君之國而已。以父當一家而家亡。則以爲亡父之家而已。以夫當一室而室亡。則以爲亡夫之室而已。于若臣若子若婦無涉也。乃由一室而推至于一家。一國。無論男女尊卑。誰不有其國者。而乃以奴隸自居。曰。吾儕小人。焉知大計。寧不知奴隸即爲小人之定名乎。故欲脫奴隸。必先平等。平等無他。必先破三綱之說。

第四章 結論

公奴隸即作者之名曰。微乎眇哉。國民奴隸之分。一間耳。自古以來。未聞有圓其頭方其趾而介居于兩可者。則吾人之地。位既不待言而自知。而要非我國人所樂聞也。諺有之曰。諱疾者死。我國人將終爲奴隸。以萬劫不復乎。一息尙存。廉耻同具。蓋奴隸之于人。也有同惡焉。昔華盛頓爲英人之奴。隸困于美洲。而慨然自憤。曰。吾與其爲英人之奴。隸。曷若爲美人之奴。隸。由是美人屹然獨立。成共和國。世世子孫萬萬年。永享其利益。蓋彼不知幾經艱難風雨。呼天搶地而得至于此。較尋常奴隸之服從主人者。其苦殆百倍過之。今安得謂華盛頓爲

英人之奴隸。又安得謂爲美人之奴隸哉。當其時。既造有此國民之資格。自後國人追思之。則銅像巍峨。雖馨香頂禮。奉爲神明可也。不過彼以公奴隸自待。告無罪于國人而已。他如法國之革命。日本之維新。得無有多數之公奴隸其人者。今不備述。惟問今日我國民中亦有之乎。吾將筌裳從之而起。

論支那人國家思想之弱點

馮自強

人民之國家思想。保國之一大要素也。國家之生長發達。行政機關之完成活動。皆賴以致之耳。若無國家思想。則國雖大。民雖衆。兵雖強。財力雖厚。蔑有不亡。外人常以無國家思想罵吾支那人。吾人其果無國家思想歟。抑彼詈我者之妄也。此不可不一自反問。吾支那人之國家思想。決不能謂之無。但其中又不無弱點。是以支那雖稱爲四千年來早開化之國。而國家之地位。絕不見進步。實由此故。今特揭其弱點。使吾人得自知之。而急自猛省。勉改。

一不知有國

推原此不知有國之因。實有二焉。

一屬於地理上。國家地位之進退。人民性質之養成。思想之造就。一切無不與地理有密切之關係。此研究國家者之注目點也。支那之位置。在亞洲大陸之東。土地廣袤。人口繁殖。

國力富厚。所與鄰者。若韓、若日、若越南、若緬甸、若西藏、若蒙、若滿。皆不過一蕞爾小邦。其文明之度遠不能與已匹。敵人民久狃於自大。視外國爲蠻夷。不以爲等國。故歷來之學者。皆以一國爲天下。鄒衍之九州之外。復有九州之說。儒者莫不譏其妄。謬。蓋以天下無復有國也。既以天下無復有國。而已國即天下。則國家之界亡。夫所謂國家思想者。實起於有國界。故國界愈深。而國家之思想愈發。達無國界。則國家之思想自必衰。所以吾支那國家思想之薄。以無國界。故即地理上無競爭之國。故。

二屬於歷史上。歷史爲國民之鑑。感觸人民之弱思想。甚賴其大力也。吾國之歷史多是一統之世。其間雖有三國、南北朝、五代之紛爭割據。然不過僅一短時期耳。畧列之于下。可以觀其梗概。

秦
一統前漢

凡十五年

凡二百一十年 共四百二十年

後漢

凡百九十五年

割據

三國

蜀

凡四十二年

魏

凡四十六年

吳

凡五十二年

共六十年之內

一 統 東晉 凡五十二年 共一百二十六

割 據 南北朝 宋 凡五十九年 齊 凡二十三年 梁 凡五十六年 陳 凡二十二年 約共七八十年以內

一 統 隋 唐 凡三十七年 凡二百九十年 共三百二十七

割 據 五代 後梁 凡十七年 後唐 凡十四年 後晉 凡十二年 後漢 凡四年 後周 凡十年 約共三四十年以內

統 元 宋 南宋 凡百六十七年 元 凡百五十三年 明 凡八十九年 共九百四十五年

清 至今 凡二百四十年

右表自秦以來。一統者占一千八百一十八年。割據者祇三百餘年。吾國外既無並峙之國。內又久狃於一統。國界常隱沒不現。國家思想之不發達者未嘗不因此。且近千年來皆是統治於一主權之下。積千年之久。縱令國家之思想甚盛。亦未免不爲之衰弱。吾國人之不知有國者。不能謂非歷史上之一故也。

雖然。至今日物理學大進步之時。蒸氣電氣發明。藉輪船火車電線之力。使地球之距離縮小。昔日所夢不及之地。引之如在門戶。昔日之老死不相往來之國。致之若在比鄰。強國大邦紛羅左右。侵入之力日深。競爭之局日烈。皮色風俗言語習慣文字種種與已昔日所習見者迥異。彼此相峙相映。而後始覺悟各有國界。此地理上之一大轉移也。迨至被大破于英法同盟。崩敗于日本之役。遼羣繼失。膠州威海旅大九龍連連見奪。今又七國之師直逼都下。迫爲城下之盟。此歷史上之一大變遷也。有此五大轉機。刺激於吾國民之心目中。而國界自不能不現于腦。昔日之迷夢。至今日遂爲之打破矣。

二 國家是君主一家之產業

吾支那人歷來視國家爲君主一家之產業。國中之人民。即彼一家之奴隸。國內之土地。即彼一家之實業。人民之金銀財物等。即彼一家之浮產。故土地之與奪。及民人之服役賦稅之徵收。皆從彼一家所欲。是以從來之君主喜則可以土地與人。怒亦可以攘奪之。使民築

城墜池。爲濫爲沼。及賦稅之徵收。或行十一。或行十。或行之法。無一不從其隨時之意願。至余日。屢屢賠款讓地。釐金稅餉。徵收之如何苛暴。而人民全不敢過問。祇知有背地痛心疾首。而不知偶揚抗拒。蓋實以此故。

自歷史來。千萬玄黃血戰。不過以億兆生民之生命頭顱血肉。以成二十四家之產業。彼君主既得志之後。直括人民之膏血。以爲分內之花息。猶且不已。又欲遺之子孫。傳於無窮。如秦政劉邦。朱元璋之流。不特實施其手段。並且居然明目張膽。常吐露其心腹。實歷朝君主之代表者也。

推原吾支那人之此思想之發達。自何始。其源甚遠。幾無可踪跡。但以理想推之。則似濫觴於夏商周之際。何則。以歷史觀之。自堯舜以後。日趨於中央集權之勢。經一代而此勢愈固。不過至秦而後。此中央集權之政始大成耳。且玩味古代之經史子集。其中可爲此證佐者實不少。即試略舉一二例。亦可概見也。

孟子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孟子爲古來不多覩之聖賢。輕發此語。而不自怪者。蓋以戰國之時。此悉士悉臣之思想。已深入一般人民之腦中。即孟子亦不免稍爲所染。故欲知當時人民之國家思想。可以孟子此語爲代表。

中庸內。子思述孔子言。稱舜『富有四海』。此語不辯其果是孔子之言。否。而子思之語如此。足

並無國號。如其所謂唐、夏、商、周、秦、漢等。不過二十四朝之朝號。并非國名也。歷來與外國交涉。專以朝名爲國名之代表。此可見吾支那人之視朝廷與國家若非有二焉。吾支那雖有國家、朝廷、宗廟、社稷、山川種種之名稱。而核其實。則吾支那人之腦中。並不知此各名稱有別。故歷來將此數名任意混用。而其意全不以爲異。蓋國家與君主一家之界限。習久不知有別也。

昔查理一世雖殺而英國不亡。路易十六被戮而法國仍在。而吾國之歷史則全相反。子嬰降而秦國即滅。君主之命運之興衰。即國家之命運之興衰。係之。蓋因人民不知有君主與國家之分也。

四容易降服

凡國與國種與種。箇人與箇人相峙於大地之上者。必須各能獨立。以發其特異之文明。然後可得謂之國。謂之種。謂之人。不然。若奴隸服從於他人之下者。則地球上謂無是國。是種。是人。亦可。故獨立二字。實爲保持國家人種箇人之大要素也。今日生存競爭之劇益。烈優勝劣敗不難即判。若獨立之性稍不足。未有不立即蹶地者。故在今日此性爲尤要。吾國自海禁既開以後。已立於世界競爭臺上。而經年未久。國步之艱難。與日偕增。幾至傾頽不可復振。此非吾人缺奮興獨立之性所致耶。今國家與人種之存亡。繫於一髮。將仍得保存於

世界之上乎。抑將長埋沒于黑暗之中乎。吾人欲解此疑問。須先察同胞之富於此獨立之性與否。

試查古今之事實。可發見吾人於獨立之性有甚薄弱之點。畧有數証焉。

從來首都一破。則全國從之披靡。所至皆容易降服。於歷史上大抵不出此例。近世唐宋元明清皆是也。故中國歷來所謂爭國者。實不必盡服得全國。不過祇爭一首府耳。所以漢高得入關。而漢室之興遂決。昔法國巴黎爲德所破。而法國未聞屈服。此豈吾人歷史可觀見耶。至若圓明被火。及今回北京被破。雖似乎出於例外。然實非也。何則。試問圓明被火及北京被破之後。全國之氣勢何如。莫不屏立斂手。任聽魚肉。其腐敗有加於昔日。而能苟保存於旦夕者。不過外人不欲即滅之以啓天下之紛爭耳。

君主一人之降。及一家國室之失。而全國之民即服從。不敢少有抵抗。故子嬰降而秦人遂不敢逆命。夏鼎移而天下之人即歸。

箠食壺漿以迎王師一語。幾爲吾支那人之習慣。細案此語。實爲吾支那人最大腐敗之點。夫國與國相爭。無論是非。爲是國民者。祇有協力一致。未聞反有迎外人者。不特外國之近世史所無。而上古與中古之史亦不多觀也。又若今回之變。聞有跪迎外師者。是不特將中國全國民之醜。盡暴露於外人之前。而中國歷史從來之羞點。亦竟一旦剖白于

天下矣。

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國民不可少之要素也。無論近日之杜蘭斯哇之國民。可爲吾人興起。即昔日法之敗於德之軼事。亦可爲吾人之殷鑒。今回之亂。竟聞有爭書順民之旗者。此辱雖決太平洋之水。可爲吾國民洗耶。又聞某地有二千華人欲同編入異國之籍。其事雖或出於不得已。而國民獨立之精神。實非常大損也。甚或有異國奪吾土地。而反有電賀之者。其倒行逆施。一何其甚。是非特同國民之所深辱。而亦外人之所恥之也。埃蘭人種與英人種稍異。而埃蘭屢不甘服英人管治之下。誓不得自治。不已。求其所以然之故。實非由政府之暴壓。或行政之不公。但以人種異。則斷不能服從受其管轄也。而吾人則不然。所謂歷朝以來。永爲互相仇敵之外種。而一旦亦可甘於下心低首。婢膝奴顏以服之。吾人之氣沮骨脆。又竟有如此者。豈天之特別降此人種耶。即此數端。可見吾支那人之易於降服。實爲地球上所未有。此於國家思想上莫大之缺點也。果如是。此國此種能立於世界一日乎。此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吾人不爲國民則已。若爲國民。則安可如此之弱于國家思想哉。吾人可不亟亟自勉。

政黨說

秦 猛

天下事有似公而實私者。有似私而實公者。專制之國。嚴禁朋黨。舉一國之言論思想道德。

宗教風俗習尚而歸于一致。是天下之至公者也。然一國之言論思想道德宗教風俗習尚。莫不隨一人之步趨以爲步趨。彼一人者而以爲是。則一國之人莫得而非之。彼一人者而以爲非。則一國之人莫得而是之。是非天下之至私者乎。立憲之國則不然。人各有黨。黨各有宗旨。甚至互相攻擊。互相排擠。是不可謂非天下之至私矣。然甲黨懷私。則乙黨攻之。乙黨懷私。則甲黨又攻之。則黨與黨之間。均無所容其私。君主有失。則黨與黨共攻之。大臣有失。則黨與黨又攻之。則自有黨而君主與大臣均無所容其私。且也君主與大臣有失。某黨阿諛之。則某黨又攻之。某黨有失。君主與大臣或縱容之。則某黨又攻之。則互相監察。互相箴規。即率君臣上下全國之人而無所容其私。是非天下之至公者乎。故文明之國。無積私以成公。而野蠻之國。則假公以濟私。假公以濟私者。輒曰。君子不黨。斯言也。吾無辨焉。第問爲此言者。今試有堯舜與桀紂于此。則彼將孰取。彼必曰。取堯舜無疑矣。又試有孔丘與盜跖于此。則彼將孰取。彼必曰。取孔丘無疑矣。然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分黨之心。人皆有之。時曰不黨。必天下無是非而後可。天壤間有人斯有我。有我斯有人。人各具形色。則軀殼各異。人各具思想。則腦筋各異。然則彼我之分。出于天然。即黨派之分。亦出于天然。時曰不黨。必人類無彼我而後可。且也。人各有父子。各有夫婦。各有兄弟。各家其家。即各黨其黨也。時曰不黨。則必廢家族之制。以妻女爲公有。如希臘學士柏拉圖之言而後可。一國有一

國之政治法律。而他國則異。一國民有一國民之公權私權。而他國人則異。各國其國。即各黨其黨也。時曰不黨。則必廢國防。毀國約。以天下爲一家。名地球曰一國。如哲學家所倡大同之說。而後可。故曰天下者。黨派之天下也。國家者。黨派之國家也。歐西各國政治。皆操之于政黨。政黨者。聚全國愛國之士。以參預一國之政。聚全國舌辯之士。以議論一國之政者也。凡設立內閣。則內閣之大臣。皆政黨之魁首。召集議會。則議會之議員。皆政黨之名士。用以抵抗暴政。則暴政絕跡。而不行。用以代表民情。則民情無微。而弗達。故文明之國。但聞有無國之黨。不聞有無黨之國。蓋其國亡。其黨不亡。則形質雖死。而精神不死。故非律賓杜蘭斯哇不能獨立于今日。安知不獨立于他年。此所謂雖死而實生也。其國存而其黨不存。則形質雖生。而精神已死。故支那土耳其。即倖免瓜分于今日。而精神已死。形質無久存之理。此所謂雖生而實死也。故吾國國民。而坐視吾國之亡。則已。苟不忍吾國之亡。則必大聲疾呼。號召國之志士。聯爲大羣。不論爲士爲農爲工爲商。苟痛心疾首。以四萬萬之水深火熱。爲己憂者。皆聽其入會。立一中國三千年來所未有之大黨。夫而後中國之元氣。乃聚而不散。一而不紛。風霜不能蝕。刀火不能侵。暴君民賊不能制。異國異種不能滅。非中國歷史上一大盛事乎。雖然。以今日之中國而言黨。一宜知立黨之意。爲一國非爲一人。二宜知一黨之成。爲長久非爲一時。三宜知入黨之人。貴抉擇不貴濫取。故中國之言黨。輒以其黨魁首

之名名其黨。如李德裕之黨則曰李黨。牛僧孺之黨則曰牛黨。此謂之私黨則可。不得謂之政黨也。中國之立黨。或因一事成黨。而事後則散。或守一先生之宗旨而成黨。然其宗旨不能長久。充極其量。則百年。或數十年。甚或因一事而其黨有不得不散之勢。是謂之集議一事則可。不得謂之政黨也。既曰黨。必有一黨之政治法律。故黨也者。地球至文明之事故。但供驅策之用者。可與共事而不可與共黨。徒讀死書而內有所不足者。可與共學而不可與共黨。若兼收並蓄。美玉與瓦礫同陳。是謂之烏合之衆。則可。不得謂之政黨也。要之不立黨則已。既立黨。則必以中國第一黨自居。且必以地球上之第一黨自居。誠如是。則雖野蠻之國。而有文明之黨。中國誠一旦而翻然變計也。則爲英國之改進黨。爲法國之共和急進黨。爲德國之國民自由黨。進則逍遙于內閣之中。退則攘臂于議會之內。是則中國之大幸。抑亦立黨者之大幸也。若中國而誠冥頑不靈。永無悔悟之日。則爲國民者。誠不忍坐視其同胞之流離顛沛。爲牛爲馬于外人之手。不得已而效德國之沙爾爾黨。法國之攪考平黨。意國之加日那黨。斯亦立黨者應有之權利。且即立黨者應盡之義務矣。頃者聞中國志士。有創設政黨之議。恐非常之原。黎民所懼。故作是說。以爲國人告。并略抒所見。以備當年者之採擇焉。

論非立大政黨不足以救將亡之中國

秦 猛

天下不能一日而無政。則天下不能一日而無黨。故政府不能禁一國之有黨者。猶之不能禁一國之有公是非。夫公是非之所在。則政治從而生焉。黨也者。所以監督政治之得失。而保其主權。使昏君悍辟無所得而行其私。其關係於國家者尙已。吾中國不明此義。昧昧然統一。切黨人。概贈以欲加之罪。且苛之曰結黨營私。如祁奚之立其子。則曰立其子不爲黨。如陳司寇之毀孔子。則曰君子亦黨。由是觀之。則黨爲一二人私情之交際。而于一國興亡之故。本漠然絕不相關。必使天下之人心冰消瓦解。絕無團體。然後謂爲大公無我。然後謂爲至公無私。雖欲不亡。胡可得哉。胡可得哉。吾嘗攷政黨之義。英人名之曰 Faction。而尋常私密結社。則又有 Party 之名。以區別之。示不與尋常社會相等。於虜何其重也。及觀吾中國賢士大夫。耳政黨之名。則掩耳不聞。行政黨之事。則望而却走。遂大惑不解。于是爲同胞正告曰。毋晚。眠黨自古以來。未有無黨之國。而能不亡者。即或倖逃于牛馬奴隸之域。而不即亡。亦未有能與有黨之國平等者。蓋一國有黨。則政府雖亡。而國不亡。一國有黨。則政府雖弱。而國不弱。一國有黨。則政府雖易恒河沙。姓。則其國仍巍然可以自存。一國有黨。則雖以支那之前途。而猶可以興起。吾支那自開關以來。無政黨。其不知夫政黨固不足怪。而其無政黨之故。則恒以數萬萬人咆哮于草昧中所爭者。一姓所死者。一人昏焉憤焉。渺不知國家爲何物。舉所謂亡國之慘。爲奴之悲。未之前聞也。而其所以自秦漢以來。歷十

數。姓。至。今。龐。然。猶。存。者。坐。以。無。外。交。故。上。之。有。保。全。祿。位。叱。咤。國。人。之。野。心。下。之。無。覆。巢。破。卵。興。亡。有。責。之。戒。懼。胥。一。國。心。思。耳。目。慎。然。是。政。府。之。所。是。非。政。府。之。所。非。無。復。有。與。政。府。反。對。者。夫。黨。之。用。意。豈。有。他。哉。不。過。保。一。國。之。主。權。而。已。使。政。府。欲。棄。我。疆。圉。我。國。人。立。一。黨。以。藩。籬。之。使。政。府。欲。奴。我。人。民。我。國。人。立。一。黨。以。抗。拒。之。使。政。府。欲。剝。我。脂。膏。我。國。人。立。一。黨。以。爭。辨。之。使。政。府。欲。夷。我。國。家。我。國。人。立。一。黨。以。保。全。之。使。政。府。欲。塞。我。聰。明。我。國。人。立。一。黨。以。開。通。之。使。政。府。欲。侵。我。自。由。我。國。人。立。一。黨。以。顛。覆。之。可。也。政。府。欲。敗。我。名。譽。我。國。人。立。一。黨。以。掃。除。之。可。也。吾。中。國。惟。無。黨。吾。中。國。苟。有。黨。則。四。百。兆。人。可。以。不。死。吾。中。國。惟。無。黨。吾。中。國。苟。有。黨。則。二。億。萬。地。可。以。不。分。在。昔。法。之。革。命。黨。爲。之。法。吾。中。國。可。也。美。之。獨。立。黨。爲。之。美。吾。中。國。可。也。日。本。之。維。新。黨。爲。之。日。本。吾。中。國。可。也。嗚。呼。黨。何。害。于。國。而。坐。令。一。國。之。志。士。望。望。然。去。之。遂。致。四。千。年。文。明。之。邦。任。人。生。我。死。我。魚。肉。我。置。我。臣。妾。踞。我。嬰。津。關。我。田。園。飲。我。膏。血。摧。我。滅。種。之。慘。毒。阻。我。進。步。于。文。明。吞。聲。飲。泣。至。數。百。年。而。曾。不。聞。以。公。理。起。而。相。詰。者。何。哉。曰。無。黨。之。故。

且。夫。吾。之。所。謂。黨。者。非。欲。我。同。胞。蜂。屯。蟻。聚。蠻。觸。相。爭。徒。然。開。一。世。傾。軋。之。風。也。世。無。公。理。不。過。襲。道。德。性。命。詞。章。放。據。之。空。言。作。汗。渠。之。一。閔。則。不。得。謂。其。黨。之。首。領。偶。得。政。權。遂。可。目。之。爲。政。黨。者。故。謂。政。黨。未。曾。發。現。于。東。方。大。陸。則。已。若。謂。中。國。而。有。政。黨。也。又。何。至。殺。耳。

士則鼠竄而爭先。更一朝則蟬噤而如咽乎。此則吾不能不爲政黨界別者也。至若以一人盤踞乎功名利祿之途。立馬峰巖遊覽八表。非吾骨肉則勿望尊榮。不出吾門則難期顯達。又或以微官薄俸。一網天下有學無識之人才。儼自以爲江漢朝宗。自稱一代名賢之淵海。其人其事何代無之。是但可謂竊位之私黨。而不可謂救國之公黨。若乃一人傑出。探道義之門。言教育則稱琢玉之良工。論文章則負經師之碩望。天下風動翕然信之。浸至臯比座下。皆當代之名流。又自以爲舍我其誰。負平治五洲之氣概。而不知寰球各國。但有以一宗旨而成一黨。絕未聞有以一人而命爲一黨者。故謂合黨中之首領及衆會員而遵奉一宗旨。則可謂合一黨中多數之人。而聽命于一人。則大不可。若斯之類。亦止可謂一人之私黨。而不可謂天下之公黨。夫政黨之謂何。不過保守一國之主權。而非然者。亦不過欲擴張國家之權利而已。家可滅而國不可欺。身可殺而心終不可死。懼我以刀鋸斧鉞之誅。而我之黨如故也。迫我以啼飢號寒之境。而我之黨如故也。使政府欲妄殺一人。而黨人皆曰不可。殺則政府無權以殺之也。使政府欲妄廢一官。而黨人皆曰不可。廢則政府無權以廢之也。政府欲經略一地。而黨人曰是與我國家之名譽有關。則政府無權以經略之也。政府可以司法。而立法之權無有。我黨人容或得而操之。政府無權力以壓制黨人。而黨人有權力以

要求政府。要求不得。或改造之。改造不得。則雖流千千萬人之血。以購我一國之文明。非達我一黨之目的。不止。法美日本。其前事矣。故吾謂政府爲黨人之代表。黨人爲國民之精神。譬之有人焉。有肉而無骨。有骨肉而無精神。而欲長食人間煙火。必不可得。國無政黨。亦若是則已矣。我國民亦知此中之消息乎。無黨則國亡。隨之。無國則人亡。隨之。國亡人亡。較之一時黨禁之利害。孰輕孰重。吾且爲之進一言曰。黨也者。團體之別名也。非有所不利于政府也。非必欲標一黨之名稱。與政府以疑難也。且也國之不立。政府何存。寧禁黨以亡國乎。抑與黨以存國乎。吾知政府亦必有所擇。則吾又何庸以避黨之名耶。又何庸以避黨之名耶。吾同胞必有黨。吾之所說起而圖一國之大計者。黨人乎。黨人乎。呼之欲出矣。今試條陳政黨之關係數大端。識時君子。幸而察之于左。

一 政黨與政府之關係

大凡君主之國。其政府不能防衛國民公共之利益。則政治不修。百端廢弛。甚至外人乘衅而起。分割漸至。其國人若不坐受一姓之君主。以賣弄我一國之人民。則結多數之人群。以抵抗政府。此其事自昔歐洲亦有之。于是有排擊政府之政黨。若其國政治修明。無懈可擊。則門閥貴族與一切有權力之高級官。相與結合。大群以維持專制政體。與夫君主之權力。藉以永保其祿位。此中但微有公私之分。而不可謂決非政黨何也。彼于國家一切之主權。

非同于支那今日之外溢者。是亦可謂輔助政府之政。黨特支那今日之時勢。不能有此政黨耳。要之歐洲各國政黨之關係于政府者。大率不外此一反對政府之黨。一維持政府之黨二者而已。然歐洲之反對黨。其或汨沒于保守黨中者。亦間有之。然反對黨每至死不變。亦終能得其自由。故一切野蠻專制之政。得于此十九世紀中掃地以盡。自是政府不能制國民之死命矣。嗚呼。我中國欲脫外人之羈絆。非先脫政府之羈絆。吾恐有移山填海之難。不可預測其政黨與政府之關係哉。

一 政黨與主權之關係

無論其爲君主爲民主。爲君民共主。總之所謂國家者。不過自我國人操其主權而已。非如今日之支那。其主權盡聽命于外人。而亦自謂爲國也。夫政黨之于主權。亦視政黨之勢力何如耳。譬之君主欲聯合數大黨以組織一政府。各黨因而聯合之。則其權仍在乎君主。有時黨人爲議院之議長與議員。或操政大臣。皆出于一黨之士。則君主之趨向。又可聽命于一黨以進退之。如日本與英國然。同一立憲政體之國。日本之主權如是。而英之主權大半在乎黨人。君主無敢壓制國人者。如法國與美國然。同一共和政體之國。法國之主權半存于統領。而美國之主權。又盡在乎黨人。此亦國家文明之進步。有遲速之不同。要之今天下大勢。其主權盡在黨人之掌握。無容贅述者。惟我支那冥頑不靈。主權盡失。謂主權在上。則

君主無之。謂主權在下。則國民無之。政府則自嚴禁黨人。外未見其所謂主權者。法蘭西人之言曰。必復我天賦之主權。是在我支那之今日而已。

一 政黨與國家之關係

夫所謂政黨者。奈何。自其外觀之。可以要求民權。亦可以進退政府。而自其內視之。其糾察一黨之舉動者。亦所在皆是。夫政黨豈不曰欲強我國家乎。哉。然政黨之流弊。亦有不可勝言者。因公以倒私。容或有借公以圖私者。可一言以蔽之曰。是在復我一國國民之自由權否耳。夫吾中國以大地爲一家之私家。人民爲一姓之私奴。政府削一地以餽人。而曰非吾事也。一國無黨。則國亡在于目前。以視夫彼國之有黨者。其相去不知幾千億萬里。豈知黨人本吾國之國民。土地乃國民之公產。政府竊我之土地以贈人。我得不起而扞禦之乎。譬之有家僕焉。放主人之子弟而爲奴。棄主人之田宅以餉盜。而曰主人固不宜問罪者。此不待辨而其理自明矣。由斯以談國家之所以強。當亦反觀而自得。是則謂吾中國放棄其國家可也。謂放棄其自由亦可也。庸何辨焉。

結論

歐洲人之言曰。支那人無愛國心。其政治家則曰。支那人無國家思想。此其語。吾昔昔爭辨之。今則不能爲吾國民諱矣。吾觀五年以來。其以黨名于太平洋西北之最巨者。大概有二。

日守舊日維新。其實死守詞章訓詁之空談。本無所據而曰守耳。食聲光化電之奇字。更無所挾而言。維究之不過仍南宋以來分門別戶之陋習。而詡詡然自以兩黨稱哉。吾不知二黨者與政治上無直接之關係。舊黨能否終保不和新黨能否驟達目的。要之無堅固不搖之基礎。可以保國脈于不墜者。不得漫云爲政黨也。布告國人。發此大願。共扶危局。保我太平。有欲起而強吾之國者乎。則請以黨始。蒙雖不似竊自居舌人之列。爲譯東西各國之所謂黨史者。作我國民先路之導。以輸進文明。至于執鞭所忻慕焉。

立憲法議

梁啓超

有內地志士某君勸作異言之論說。使腦質頑舊之徒。其刺激於彼之眼簾者不太甚。庶多讀終篇。而或省悟焉。余然其言。乃作此等篇。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非所以質於大方之家也。作者識。

有土地人民立於大地者。謂之國。世界之國有二種。一曰君主之國。二曰民主之國。設制度施號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謂之政。世界之政有二種。一曰有憲法之政。二曰無憲法之政。亦名專制之政探一定之政治以治國民。謂之政體。世界之政體有三種。一曰君主專制政體。二曰君主立憲政體。三曰民主立憲政體。今日全地球號稱強國者十數。除俄羅斯爲君主專制政體。美利堅法蘭西爲民主立憲政體外。自餘各國則皆君主立憲政體也。君主立憲者。政

體之最良者也。民主立憲政體。其施政之方略。變易太數。選舉總統時。競爭太烈。於國家幸福。未嘗不間有阻力。君主專制政體。朝廷之視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盜賊。民之畏朝廷如獄吏。而其嫉之如仇讎。故其民極苦。而其君與大臣亦極危。如彼俄羅斯者。雖有虎狼之威於一時。而其國中實杌隉而不可終日也。是故君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地球各國既行之而有效。而按之中國歷古之風俗。與今日之時勢。又採之而無弊者也。

三種政體併譯為君主民主君民共

主名義不合故更定今名

憲法者何物也。立萬世不易之憲典。而一國之人。無論為君主為官吏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為國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後無論出何令更何法。百變而不許離其宗者也。西語原字為 The Constitution。譯意猶言元氣也。蓋謂憲法者一國之元氣也。

立憲政體。亦名為有限權之政體。專制政體。亦名為無限權之政體。有限權云者。君有君之權。權有限。官有官之權。權有限。民有民之權。權有限。故各國憲法。皆首言君主統治之大權。及皇位繼承之典例。明君之限權也。次言政府及地方政治之職分。明官之權限也。次言議會職分及人民自由之事件。明民之權限也。我中國學者。驟聞君權有限之義。多有色然而驚者。其意若曰。君也者。一國之尊無二上者也。臣民皆其隸屬者也。只聞君能限臣民。豈聞臣民能限君。臣民而限君。不幾於叛逆乎。不知君權有限云者。非臣民限之。而憲法限之也。

且中國固亦有此義矣。王者之立也。郊天而薦之。其崩也。稱天而諡之。非以天爲限乎。言必稱先王。行必法祖宗。非以祖爲限乎。然則古來之聖師哲王。未有不以君權有限爲至當不易之理者。即歷代君主。苟非殘悍如秦政。隋煬。亦斷無敢以君權無限自居者。乃數千年來。雖有其意而未舉其實者何也。則以無憲法故也。以天爲限。而天不言。以祖宗爲限。而祖宗之法。不過因襲前代舊規。未嘗採天下之公理。因國民之所欲。而勒爲至善無弊之大典。是故中國之君權。非無限也。欲有限而不知所以爲限之道也。今也內有愛民如子。勵精圖治之聖君外。有文明先導。可師可法之友國。於以定百世可知之成憲。立萬年不拔之遠猷。其在斯時乎。其在斯時乎。

各國憲法。旣明君與官之權限。而又必明民之權限者何也。民權者所以擁護憲法。而不使敗壞者也。使天下古今之君主。其仁慈睿智。皆如我。今上皇帝。則求助於民可也。不求助於民亦可也。雖然。以禹湯之聖。而不能保子孫無桀紂。以高光之明。而不能保子孫無桓靈。此實千古之通軌。不足爲諱者矣。使不幸而有如桀紂者出。濫用大權。恣其暴戾。以蹂躪憲法。將何以待之。使不幸而有如桓靈者出。旁落大權。奸庸竊取。以蹂躪憲法。又將何以待之。故苟無民權。則雖有至良極美之憲法。亦不過一紙空文。毫無補濟。其事至易明也。不特此也。即使代代之君主。聖皆如湯禹。明皆如高光。然一國之大。非能一人獨治之也。必假手於

官吏。官吏又非區區少數之人已也。乃至千萬焉億兆焉。天下上聖少而中材多。是故勉善難而從惡易。其所以不敢爲非者。有法以限之而已。其所以不敢不守法者。有人以監之而已。乃中國未嘗無法以限官吏。亦未嘗不設人以監官吏之守法。而卒無效者何也。則所以監之者非其道也。懼州縣之不守法也。而設道府以監之。道府不守法。又將若何。懼道府之不守法也。而設督撫以監之。督撫不守法。又將若何。所謂法者。既不盡可行。而監之之人。又未必賢於其所監者。掣肘則有萬能。救弊則無一效。監者愈多。而治體愈亂。有法如無法。法乃窮。是故監督官吏之事。其勢不得不責成於人民。蓋由利害關切於己身。必不肯有所徇庇。耳目皆屬於衆。論更無所容其舞文也。是故欲君權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權。欲官權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權。憲法與民權。二者不可相離。此實不易之理。而萬國所經驗而得之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爲專制之國言之耳。若夫立憲之國。則一治而不能復亂。專制之國。遇令辟則治。遇中主則衰。遇暴君則亂。即不遇暴君。而中主與中主相續。因循廢弛之既久。而亦足以致亂。是故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歷觀中國數千年。致亂之道。有亂之自君者。如嫡庶爭立。母后擅權。暴君無道等是也。有亂之自臣者。如權相篡弑。藩鎮跋扈等是也。有亂之自民者。或爲暴政所迫。或爲饑饉所驅。嬰之皆朝廷先亂。然後民亂也。若立

憲之國則無慮是。君位之承襲。主權之所屬。皆有一定。而豈有僉壬得乘隙以爲奸者乎。大臣之進退。一由議院贊助之多寡。君主察民心之所向。然後授之。豈有操莽安史之徒能坐大於其間者乎。且君主之發一政施一令。必謀及庶人。因國民之所欲。經議院之協贊。其有民所未喻者。則由大臣反覆宣布於議院。必求多數之共贊而後行。民間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訴於議院。更張而利便之。而豈有民之怨其上者乎。故立憲政體者。永絕亂萌之政體也。館閣頌揚通語。動曰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若立憲政體。真可謂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矣。即如今日英美德日諸國。吾敢保其自今以往。直至天荒地老。而國中必無內亂之憂也。然則謀國者亦何憚而不採此政體乎。

吾儕之昌言民權。十年於茲矣。當道者憂之嫉之畏之。如洪水猛獸然。此無怪其然也。蓋由不知民權與民主之別。而謂言民權者必與彼所戴之君主爲仇。則其憂之嫉之也固宜。不知有君主之立憲。有民主之立憲。兩者同爲民權。而所以馴致之途。亦有由焉。凡國之變民主也。必有迫之使不得已者也。使英人非虐待美屬。則今日之美國。猶澳洲加拿大也。使法王非壓制其民。則今日之法國。猶波旁氏之朝廷也。故欲翊戴君主者。莫如興民權。不觀英國乎。英國者世界中民權最盛之國也。而民之愛其皇若父母焉。使英廷以疇昔之待美屬者待其民。則英之爲美續久矣。不觀日本乎。日本者亞洲民權濫觴之國也。而民之敬其皇

若帝天焉。使日皇如法國路易第十四之待其民。則日本之爲法續久矣。一得一失。一榮一粹。爲君者宜何擇焉。愛其君者宜何擇焉。

抑今日之世界。實專制立憲兩政體新陳嬗代之時也。按之公理。凡兩種反比例之事物相嬗代。必有爭。爭則舊者必敗而新者必勝。故地球各國必一切同歸於立憲而後已。此理勢所必至也。以人力而欲與理勢爲敵。譬猶以卵投石。以蜉撼樹。徒見其不知量耳。昔距今百年以前。歐洲各國除英國外。皆專制也。壓之既極。法國大革命忽焉爆裂。聲震天地。怒濤遂波及全歐。民間求立憲者。各國皆然。俄普奧三國之帝。結同盟以制其民。有內亂則互相援助。而與相梅特涅。以陰鷲狡悍之才。執歐洲大陸牛耳四十年。日以壓民權爲事。卒不能敵。身敗名裂。距今五十年頃。而全歐皆立憲矣。尙餘一土耳其。則各國目之爲病夫。日思豆剖而瓜分之者也。尙餘一俄羅斯。雖國威赫赫於外。然其帝王之遇刺者三世矣。至今猶鉏耨滿地。寢息不安。爲君之難。一至於此。容何樂耶。故百年以來。地球各國之轉變。凡有四別。其一。君主順時勢而立憲法者。則其君安榮。其國甯息。如普奧日本等國是也。其二。君主不肯立憲。民迫而自立。遂變爲民主立憲者。如法國及南美洲諸國是也。其三。民思立憲。君主不許。而民間又無力革命。乃日以謀刺君相爲事者。如俄羅斯是也。其四。則君民皆不知立憲之美。舉國昏蒙。百政廢弛。遂爲他族夷而滅之者。如印度安南諸國是也。四者之中。孰吉孰

凶何去何從。不待智者而決矣。如彼普奧之君相。初以爲立憲之有大以爭之。及既立憲之後。始知非惟無害。又大利焉。應爽然失笑。憐前者勝於法國之路易第十六。欲悔而無及也。今西方之嬗代。既已定矣。其東土。日本得風氣之先。趨善若渴。元氣一立。遂以稱強。中國彼昏。醉至今而極矣。日本之役。一棒之膠。旅之警。一喝之團匪之禍。一撓之識。須臾不可緩。蓋今日實中國立憲之時機已到矣。當局者雖欲阻之。烏既知興學育才之爲務矣。學校中多一少年。即國民中多一立憲黨。何心而略知西人富強所由來者。未有不以此事爲第一義也。故中國同歸於立憲。無可疑也。特今日而立之。則國民之蒙福更早。而諸先輩則國家之進步稍遲。而後起者爲其難。如斯而已。苟真有愛君愛國心也。

問者曰。然則中國今日遂可行立憲政體乎。曰。是不能。立憲政體者。必之。日本維新在明治初元。而憲法實施在二十年後。此其證也。中國最速年。始可以語於此。問者曰。今日既不可遽行。而子汲汲然論之何也。曰。行定之當在十年以前。夫一國猶一身也。人之初就學也。必先定吾將來欲

學識。一切材料。皆儲之爲此業之用。故醫士必於未行醫之前數年而自定爲醫。商人必於未經商之前數年而自定爲商。此事之至淺者也。惟國亦然。必先定吾國將來採用何種政體。然後凡百之布置。凡百之預備。皆從此而生焉。苟不爾爾。則如航海而無南針。縫衣而無量尺。亂流而渡。不知所向。彌縫補苴。不成片段。未有能濟者也。故採定政體。決行立憲。實維新開宗明義第一事。而不容稍緩者也。

既定立憲矣。則其立之之次第當如何。曰。憲法者萬世不易者也。一切法度之根原也。故當其初立之也。不可不精詳審慎。而務止於至善。日本之實行憲法也。在明治二十三年。其頒布憲法也。在明治十三年。而其草創憲法也。在明治五年。當其草創之始。特派大臣五人。游歷歐洲。考察各國憲法之同異。斟酌其得失。既歸而後開局以制作之。蓋其慎之又慎。豫之又豫也。如此。今中國而欲行之。則吾以爲其辦理次第當如左。

一 首請 皇上渙降明詔。普告臣民。定中國爲君主立憲之帝國。萬世不替。

次二 宜派重臣三人。游歷歐洲各國及美國日本。考其憲法之同異得失。何者宜於中國。何者當增。何者當棄。帶領通曉英法德日語言文字之隨員十餘人。同往。其人必須有學識。不徒解方言者。並許隨時向各國聘請通人以爲參贊。以一年差滿回國。又此

派考察憲法之重臣隨員宜並各種法律如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之類皆悉心考究

次三 所派之員既歸。即當開一立法局於宮中。草定憲法。隨時進呈。御覽。

次四 各國憲法原文。及解釋憲法之名著。當由立法局譯出。頒布天下。使國民咸知其來由。亦得增長學識。以爲獻替之助。

次五 草稿既成。未即以爲定本。先頒之於官報局。令全國士民皆得辨難討論。或著書。或登新聞紙。或演說。或上書於立法局。逐條析辯。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後損益制定之。定本既頒。則以後非經全國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憲法。

次六 自下詔定政體之日始。以二十年爲實行憲法之期。本篇乃論憲法之當速立。及其如何辦法。至各國憲法之異同得失。及中國憲法之當如何。余亦略有管見。但今茲論之。尙非其時。願以異日。

過渡時代論

梁啓超

一 過渡時代之定義

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

過渡有廣狹二義。就廣義言之。則人間世無時無地而非過渡時代。人羣進化。級級相嬗。譬如水流。前波後波。相續不斷。故進步無止境。即過渡無已時。一日不過渡。則人類或幾乎息矣。就狹義言之。則一羣之中。常有停頓與過渡之二時代。互起互伏。波波相續。體是爲過渡。

相。各波具足。體是爲停頓。相於停頓時代而膨脹力即張之現象顯焉。於過渡時代而發生力之現象顯焉。歐洲各國自二百年以來皆過渡時代也。而今則其停頓時代也。中國自數千年以來皆停頓時代也。而今則過渡時代也。

二 過渡時代之希望

過渡時代者。希望之湧泉也。人間世所最難遇而可貴者也。有進步則有過渡。無過渡亦無進步。其在過渡以前止於此岸。動機未發。其永靜性何時始改。所難料也。其在過渡以後。達於彼岸。躊躇滿志。其有餘勇可賈與否。亦難料也。惟當過渡時代。則如鯤鵬圖南。九萬里而一息。江漢赴海。百十折以朝宗。大風泱泱。前途堂堂。生氣鬱蒼。雄心喬臯。其現在之勢力。陶矢貫七札。氣吞萬牛。誰能禦之。其將來之目的。地黃金世界。荼錦生涯。誰能限之。故過渡時代者。實千古英雄豪傑之大舞臺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剝而復。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美哉過渡時代乎。

三 過渡時代之危險

抑過渡時代。又恐怖時代也。青黃不接。則或受之饑。卻曲難行。則惟茲狼狽。風利不得。泊得毋滅頂滅鼻之懼。馬逸不能止。實維躓山躓垤之憂。摩西之彷徨於廣漠。閻龍之漂泛於秦洋。賭萬死以博一生。斷後路以臨前敵。天下險象。甯復過之。且國民全體之過渡。以視箇人

五 過渡時代之中國

今世界最可以有爲之國。而現時在過渡中者。有二。其一、爲俄羅斯。俄國自大彼得及亞歷山大第二以來。幾度厲行改革。輸入西歐文明。其國民腦中漸有所謂世界公理者。日浸月潤。愈播愈廣。不可遏抑。而其重心力實在於各學校之學生。今世識微之士。謂俄羅斯將達於彼岸之時不遠矣。其二、則爲我中國。中國自數千年來。常立於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進。跬步不移。未嘗知過渡之爲何狀也。雖然。爲五大洋驚濤駭浪之所衝激。爲十九世紀狂飆飛沙之所驅突。於是穹古以來祖宗遺傳深頑厚錮之根據地。遂漸漸摧落失陷。而全國民族。小遂不得不經營慘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於過渡之道。故今日中國之現狀。實如駕一扁舟。初離海岸線。而放於中流。即俗語所謂兩頭不到岸之時也。語其大者。則人民既憤。獨夫民賊。愚民專制之政。而未能組織新政體以代之。是政治上之過渡時代也。士子既鄙。考據詞章。庸惡陋劣之學。而未能開闢新學界以代之。是學問上之過渡時代也。社會既厭。三綱。壓抑。虛文。縲節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風俗上之過渡時代也。語其小者。則例案已燒矣。而無新法典。科舉議變矣。而無新教育。元兇處刑矣。而無新人才。北京殘破矣。而無新都城。數月以來。凡百舉措。無論屬於自動力者。屬於他動力者。殆無一而非過渡時代也。故今日我全國人可分爲兩種。其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壘。爲過渡之大敵。然彼有

形無形之逼迫。而不得不涕泣以就過渡之途者。也。其二青年者。流大張旗鼓。爲過渡之先鋒。然受外界內界之刺激。而未得實把握以開過渡之路者。也。而嬰之中國自今以往。日益進入於過渡之界線。離故步日以遠。衝盤滿日以急。望彼岸日以親。是則事勢所必至。而絲毫不容疑義者也。以第二節之現象言之。可愛哉其今日之中國乎。以第三節之現象言之。可懼哉其今日之中國乎。

六 過渡時代之人物與其必要之德性

時勢造英雄耶。英雄造時勢耶。時勢英雄。遞相爲因。遞相爲果耶。吾輩雖非英雄。而日日思英雄。夢英雄。禱祀求英雄。英雄之種類不一。而惟以適於時代之用爲貴。故吾不欲論舊世界之英雄。亦未敢語新世界之英雄。而惟望有崛起於新舊兩界線之中心的過渡時代之英雄。竊以爲此種英雄。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焉。

其一冒險性。是過渡時代之初期所不可缺者也。過渡者。改進之意義也。凡革新者不能保持其舊形。猶進步者必當擲棄其故步。欲上高樓。先離平地。欲適異國。先去故鄉。此事勢之最易明者也。雖然。保守戀舊者。人之恒性也。傳曰。凡民可以樂成。難與圖始。故欲開一堂堂過渡之局面。其事正自不易。蓋凡過渡之利益。爲將來耳。然當過去已去。將來未來之際。最爲人生狼狽不堪之境。遇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復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權棄

其舊者當舊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頃。往往瓦礫狼藉。器物播散。其現象之蒼涼。有十倍於從前焉。尋常之人。觀目前之小害。不察後此之大。利。或出死力以尼其進行。即一二稍有識者。或胆力不足。長慮卻顧。而不敢輕於一發。此前古各國。所以進步少而退步多也。故必有大刀潤斧之力。乃能收筆路藍縷之功。必有雷霆萬鈞之能。乃能造鴻鶴千里之勢。若是者。舍冒險末由。

其二忍耐性。是過渡時代之中期所不可缺者也。過渡者可進而不可退者也。又難進而易退者也。摩西之率猶太人出埃及。以遷於迦南也。飄流踟躕於沙漠間者四十年。與天氣戰。與猛獸戰。與土蠻戰。停辛佇苦。未嘗寧居。同行儔類。喑喑怨讒。大業未成。鬢髮已白。此尋常豪傑之士。所最扼腕而短氣者也。且夫所志愈大者。則其成就愈難。所行愈遠者。則其歸宿愈遲。事物之公例也。故倡率國民。以經此過渡時代者。其間恒遇內界外界無量無數之阻力。一挫再挫。三挫經數十年百年。而及身不克見其成者。比比然也。非惟不見其成。或乃受唾受罵。雖有口舌。而無以自解。故非有過人之忍耐性者。鮮有不半路而退轉者也。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掘九仞。猶爲棄。非山虧一簣。遂無成功。惟危惟微。問不容髮。故忍耐性者。所以貫徹過渡之目的者也。

其三別擇性。是過渡時代之末期所不可缺者也。凡國民所貴乎過渡者。不徒在能去所厭

離之舊界而已。而更在能達所希望之新界焉。故冒萬險忍萬辱而不辭。爲其將來所得之幸福。足以相償而有餘也。故倡率國民以就此途者。苟不爲之擇一最良合宜之歸宿地。則其負國民也實甚。世界之政體。有多途。國民之所宜亦有多途。天下事固有於理論上不可行。而事實上萬不可行者。亦有在他時他地可得極良之結果。而在此時此地反招不良之結果者。作始也。簡將畢也。鉅故坐於廣廈細旃以談名理。與身入於驚濤駭浪以應事變。其道不得不絕異。故過渡時代之人物。當以軍人之魄。佐以政治家之魂。政治家之魂者。何別擇性是已。

凡此三種德性。能以一人而具有之者上也。一羣中人。各備一德。組成團體。互相補助。抑其次也。嗟乎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時勢時勢。寧非今耶。英雄英雄。在何所耶。抑又聞之。凡一國之進步也。其主動者在多數之國民。而驅役一二之代表人。以爲助動者。則其事罔不成。其主動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強求多數之國民。以爲助動者。則其事鮮不敗。故吾所思所夢所禱祀者。不在轟轟獨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

說敗

趙振

茫茫大千。爭競之劇臺而已。漢興項仆。宋仲漢屈。或國與國競。或種與種競。或學與學競。吾人可劃之爲二途。一曰虛力之爭競。一曰實力之爭競。爭競不已。勝敗出焉。遠視歷史。曰古

學曰古種曰古國莫不如大江之東逝滔滔不返數千年史筆不過羅列已過之敗蹟而已。近觀諸今日中西曰黃曰白曰英曰俄曰德曰法曰日曰美其尤近者曰新曰舊皆爭競最劇之時也。爭競最劇之時即勝敗攸分之日也。勝敗之界不過一髮之微能逾此一髮則制勝矣。茲有一言敢告爭競者曰敗者勿自敗乃克敵之機也。將勝而自敗將敗而自敗皆招敗之機也。

且夫勝敗之關抑難以耳目之視聽決之矣。外形似敗而實勝外形似勝而實敗者往往有之。當拿破倫擁民權之旗幟提勁旅以蹂躪歐洲也。歐洲大小各國莫不惟命是聽。當是時專制帝政宜其煙消影沒於歐洲矣。然而法國之政府即拿破倫之政府其政務之專制獨斷較路易第十四殆將過之。是民權之外形勝而實敗也。迨千八百十四五年英俄普奧諸國率聯軍數百萬以與拿破倫戰武多爾邨一役而率行民權之鉅人遂蹶。當是時民權主義宜掃地盡矣。然而民權之生氣愈勃勃不可遏抑。拿破倫未蹶以前不過風行於法國。暨其既蹶歐洲列強之君主反愈不得高枕以臥。民氣日張內患頻仍列國之主權者遂不得不改弦而更張之矣。是民權之外形雖敗而實勝也。中國維新之機西太后挫之於北京張之洞戕之於漢口義和團阻之於直省震且新機宜其絕中國國命宜其死矣。然挫之戕之阻之者頻仍矣。而維新之氣餒不少減。反有挾浪乘風披靡中原之勢。是非所謂外形敗而

實勝耶。滿人之入關。以領有中夏也。自以爲臣奴億兆。囊括四海矣。於是舉所有之滿人。大半編之兵籍。行商者戮。嚴其界限。以別其爲天潢之貴胄。而五六百萬之滿人。遂成爲不士不工不農不商。坐以待食之贅族焉。馴至人口日減。生計日蹙。天潢貴胄。有末路之憂。是非外形勝而實敗耶。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不其信歟。故敗不足畏也。勝不足恃也。身經百戰之將。當舟沈釜破。進退失據之際。則曰。此制勝之機。必將奮勇決鬥。以爭頃刻之存亡。已。怯夫懦子。必曰。旣投死地。必將坐以待斃。已。自命爲豪傑之士。當其始也。大皆激情風烈。憤氣雲湧。及其偶敗。則萬慮皆灰。疇昔之英風俠氣。皆歸於無何有之鄉。其尤不足道者。則將變更其宗旨。二其面目。以求人之顧盼。而爲獲祿利之地。然亦無由遂其欲望。徒爲人所唾罵。不亦僥乎。拿破崙一囚之於貳爾巴。再錮之於赫埒拉。然其統一全歐之志。尙刻不能忘。閉錮之餘。蓄養壯士。遍讀外籍。雄飛之想。勃勃有加。其英風邁氣。足使千秋下人。景仰無已。嗚呼。使假以天年。則拿破崙之歷史。必更有可觀者矣。士無百折不敗之精神。而能成偉業者。未之有也。事未敗而氣已頹。事旣敗則氣已喪。氣曰。將從茲絕不預人間世事矣。是其敗也。非人敗之。自敗之而已。瑪志尼意大利建國三傑中之一也。其終身常恪守統一主義。曰。一士之任大事。須有百折不磨之氣。今日不成有明日。明日不成有他日。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故瑪氏能犯百難蹈萬死。以赴意大利之國。難終得成統一意大利大偉業。而致

其國於歐洲諸強之列。云夫事之失敗。固絕無可怪。惟敗而不自敗。則猶可以復。振今之熱心國事者。曷亦思之否耶。

法國革命政府。驅法國慄悍無前之國民。以與全歐搏戰。鏖軍二十年。所向瓦解。至拿破崙征意大利。兵士之衣不禦寒。履不蔽足。衝雪踰嶺。縱橫自若。然而勁敵遇之。固不披靡。夫法國之兵數。非多於英俄普奧諸國也。其財政非裕於英俄普奧諸國也。倉卒間募集之國民。應不如久練之卒也。供給不敷之隊。應不如衣食煖飽之士也。然而成敗異勢。利害相反者。蓋不外國民不自敗之精神所致耳。其他如美國之獨立。非律賓之抗美。杜蘭司哇爾之抗英。皆莫不以烏合之衆。黑子之地。當絕勁之兵。彼之能死禦強敵而支持屢年者。非以堅壘之可憑。利礮之可藉。乃憑藉堅於壘。利於礮之激憤心而已矣。敵憤同仇之氣。盛雖孤軍薄旅。不足以奪之也。雖偶敗而不可終敗也。雖終敗之而不可使之終古蹉跎於其輓下也。甲午之役。明治皇親臨。府島誓師。若日斯役爲敗。三島將成焦土。而中國則謂倭奴跳梁。一旅之師平之可也。一則決心求必勝。以免於覆亡。一則驕矜自大。欲誇武功於海外。觀斯情形。當其未戰之先。亦可決其勝敗矣。義和團之亂也。其迹頗似美人之獨立。然其宗旨。則大相懸殊。夫義和團之爲物。豈爲雪國家之耻。辱憤人權之墮地而起哉。不過眩於端王等之權利。惑於拳師之奇術。垂涎人之財帛而起耳。端王用之。豈如拿破崙之率法民以抗歐洲列。

強。華盛頓之率美民以抗英。阿圭拿度之率非軍以抗美。史丹英之率波軍以抗英。哉。不過欲僥倖萬一藉圖篡弒而已。果其敵愾同仇。何以不親馳驅彈雨硝煙之間。以與聯軍決死戰。如李乘衡乎。且義和團者亂民也。吾恐朝廷不與以排外之題目。則張憲忠李自成之流。亦將煽之以出他舉矣。使直省各以端王之心。率直省之義和團以排外。吾恐不待西兵之來。勤而各省之糜爛有不堪言者矣。蓋各私其私。絕無國民同體之概念。不至互相殘殺。互相水火。豈可得哉。又端王之心。以爲成則可膺太上皇之位。敗則拋漢人之生命。割漢人之土地。賠漢人之財帛而已。且漢人之力既弱。漢人之精神既疲。則駕御之之道亦易。吁。以端王等之心而言排外。其敗不亦宜乎。

世界日進。一切莫不進步。而爭競之道亦較新。漸由實力爭競時代。而進虛力爭競時代。故勝敗之機愈巧。古之滅人國也。多以兵力。今則絕少用之。波蘭之亡也。由俄人之術。亡之。今各國則以其故技用之。朝鮮矣。埃及之亡也。由於外債。今各國則用之中國矣。雖然。人以亡國之新法施之於吾。夫復何言。惟知其亡而不求立於不亡之地。則是自亡之耳。欲自亡者。人亡之亦亡。人不亡之亦亡而已。

以言乎競爭。則國爭急於黨爭。以言乎競爭之勝敗。則國敗劇於黨敗。獨怪乎黨形未立。而攻擊如讐。而相恤相成之念。絕初聞黨字。即欲人各獨樹一幟。大黨之內。復包含無數小黨。

小黨之內。復有小黨。考文明各國之政黨。有競爭之益。無傾軋之害。有指摘之功。無掣肘之弊。黨派以互相傾軋爲能。以互相詬病爲得計者。於中國之歷史實多見之。謬氣流傳至今。尙不少破除之。不可哀乎。稽黨之原因。不外憂國憂時之士。其意見符合而聯爲一氣之團體耳。一國之大。意見自不能無所歧異。於是多數之團體出焉。然其愛國之誠。畢竟無有異耳。吾知愛國之深者。其必不以黨爭而害國爭也。大海之涸。魚龍同枯。不見夫波蘭之滅亡耶。其國黨閥忒劇。外強見其有機可乘。乃庇此黨而擊彼黨。受其庇者。方自以爲得計。迨敵黨既殲。戕殆盡。而國勢不可復振。復欲脫其庇。亦不可得。而國隨之以瓜分豆剖。試問今日波蘭之貴黨民黨。其孰不受俄奧普魚肉之苦乎。無有也。當其大舉分波之日。外強之彈丸。其即擗頭而擊乎。無有也。今之欲謀黨勝而招國敗者。請觀波蘭。

天下事不敗則勝。不勝則敗。斷未有中立者也。然有偶敗而終勝者。有偶勝而終敗者。大之一國。小之一黨。微之一身。莫不如是。然有俟外強之舉動。以決其國之勝敗者。有決其國之勝敗。以對外強者。有窺勢力之勝敗。而決其黨之宗旨者。有決其黨之宗旨。而不計勢力之勝敗者。無知之士。聞保全則喜。聞瓜分則憂。則保全亦敗。瓜分亦敗。已。鄉愿之流。聞朝廷維新則維新。聞朝廷守舊則守舊。則維新亦敗。守舊亦敗。已。蓋其精神既腐。朽其氣已早喪。雖欲不敗。豈可得耶。故俟外強之舉動。而決其國之勝敗者。此敗國之原因也。窺勢力之勝敗。

而決其黨之宗旨者。此敗黨之原因也。覬勢力爲轉移之輩。大足病國。小足病黨。近足使其身顛沛失主。如失靈。臺嗚呼。國家危亡至此。甚不幸有此徒也。國民之性質。待變亂而後見。如去歲北數省之變亂。吾國人之性質。亦可見其一斑矣。當端王之下詔排外也。中外各報。謂蜂起之拳軍。不下百餘萬。滿朝臣工。異喙同鳴。外省督撫之欲應之者。居其大半。吾人窺其情形。義和勢力之大。即美國獨立軍之發軔。法軍之抗禦干涉革命之聯軍。殆將遙不及之。端剛諸人。以憤不顧身之志。率百萬忠義而敵愾之衆。西歐小醜。宜其鼠竄雀散。追逐無遺迹矣。然而聚武衛神機之練卒。環攻數月。尙不能下一區區之使署。無何而聯軍繼至。其數不過一萬三千之衆。乃不出于半月。沽津首都。相繼淪陷。拳神失其威。宋聶失其勇。厚壘失其堅。鉅礮失其利。首之所謂憤不顧身忠義敵愾者。或抱首四竄。或重賄求援。或擁兵自護。或爲外軍之順民。或充外軍之使役。熙熙攘攘。復慶承平之天下。乃知其前此之激昂風發。一則係別存私意。一則眩於利祿。非所謂不計勝敗死生者也。熱血之士。動曰效美利堅之獨立。出非波人之走險。抑思國民富於自敗之性質乎。

殺人篇

李 羣

支那其亡矣。支那其亡矣。亡而存之。有術焉。是惟殺人。殺人其不得已乎。噫。使舍此而外。別有術焉。足以存吾種保吾國者。則亦何樂而爲此矣。將

欲生之。必死之。不能驅之與俱死。必不能援之與俱生。是故死也者。生之渡津筏也。仁者不畏死。以其愛生也。仁者必殺人。以其欲生之也。由前之說。則勇之謂。由後之說。則恕之謂。人有恒言。文明者。購之以血。則豈惟志士之血而已。必有民賊之血。貴族之血。百姓之血。與志士之血。相揉相劑。相傾相搏。而文明于以生。人但知殺身成仁者之願已流血。而不知願已流血者之亦願人流血也。將欲生之。必先死之。證之于既往。驗之于將來。毋駭毋奇。請申其說。

昔者法之變政也。斷頭臺上。民賊血焉。宮闈之內。貴族血焉。里閭之間。百姓血焉。韋破崙乘之。張民權之幟。蒙霜犯露。以蹂躪全歐。在支那人觀之。不曰傷天地之和。則曰國家之元氣殆盡矣。然而各國政黨接踵以起。白刃可蹈也。自由不可戕也。各國政府不得已而改革。大行歐洲之文明於以成。使法而無變政之震蕩。則奄奄一息。其于支那相去幾何矣。且變政而無韋破崙乘之。吾恐民權之聲。僅風行于一法。而未能波及于全歐也。嗚呼。當其殺氣振天。悲聲匝地。霜寒月落。鷄犬夜驚。汲汲皇皇。以求一日之安。而不可得。自古以來。未有極人世之至悲如斯者也。然而今日。民賊蹶。士氣張。公理出。治化伸。沐自由之澤。享平等之樂。氣暢風和。穆穆雍雍。則人世之至樂也。夫樂生惡死。亦人情之常。然區區之樂。則又不能即得。必經數十年之震撼摧磨。而始一覘者。豈不欲一蹴以及。而安坐以得之哉。蓋光明世界不

經煙硝彈雨。則不能醜釀而成。而知歐人之嘖嘖于拿破侖武功。蓋非無因矣。弓拽不滿。矢發不遠。非姑爲此勢不及。何是故新舊之交。殺氣彌綸。交運將開。劫運先至。支那而欲興也。苟無英雄豪傑者出。以震蕩摧磨洗濯之。吾知奴隸之性質。必不能除。而獨立之精神。必不能振。

且吾觀支那人之性質。曰柔順。曰巧滑。曰苟且偷安。喻以利。則爲排外之舉動。逼於勢。則爲外軍之順民。總之畏死二字。足以盡之矣。黨不論新舊。地不分南北。二千年民賊之經營。數十百迂儒所誦習。種之養之。性根之壞也。父以傳子。子以傳孫。百代而不亡。吾見所謂開通者矣。告之曰國將亡。其知之乎。曰然。政當變。其知之乎。亦曰然。然則子既知之。子其存之。子其爲之矣。則拱揖而退避三舍。再詰之。則曰造就其才。以待維新可矣。夫維新而可以待也。則吾知支那人之性質矣。火不及于燃眉。則醉酣睡夢之聲。必不一徹。刀不冷于頸上。則妻子身家之繫。終未忘懷。彼以謂國雖亡。而一家能保安全。則斯已耳。種雖亡。而吾身得保首領。則斯已耳。今日遷延。明日遷延。老者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少者曰亦姑謀樂。何憂無君。悲夫。悲夫。羣天下之士。而率歸于此類也。則欲其不亡也。得乎。性根之毒。種之者二千年矣。一旦欲摧磨洗濯之。則非以毒攻毒不可。是故支那而亡也。則可謂以死亡其國者矣。國而以死亡也者。則必以死興之。深溝橫千前。猛虎躍千後。後顧無及也。雖懦夫一躍過之矣。舉

彼之保身家保祿位苟延殘喘之心。一刀斬絕。身家已不保。祿位已不得。殘喘不可延。以畏死之心。處必死之地。楚歌四面。無地可容。然後率之以登二十世紀之新舞臺。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夫而後可與言競爭。夫而後可與謀改革。

且夫勢也者。以激壓而成者也。中國改革。倡于戊戌。當是時。直僞雜揉。人人言保國。人人言維新。一闕而已。自六烈士之殺。而新舊之涇渭於是分矣。而志士之氣。乃激而愈奮。不動不止矣。則支那士氣之第一震。西太后殺人之效也。自漢口之難作。而志士乃愈切齒椎心。欲得而甘心矣。則支那士氣之第二震。張之洞殺人之效也。自此而後。無論頑黨若何其熾。網羅若何其密。而改革之勢。年盛一年者。可決計也。則支那之興。雖曰西太后張之洞殺人之功也。亦无不可也。此就對面言之也。若夫志士之殺人。則亦有樂乎此矣。人而爲我殺也。則積極之利順也不待言矣。不幸而吾爲人殺。則仇讎愈結愈深。殺機愈釀愈烈。而文明之期。愈迫愈近。擲一人之頭。以易千萬人之頭。流一人之血。以致千萬人之血。以千萬人之頭之血。造億萬世之文明。以度無量數之衆生。何其重也。燕雀之胸。不如鴻鵠。乃日日行荆棘中。而以殺召殺。彼不知已可以殺。而志士不可以殺。而不亦大可笑乎。其亦知志士固有樂於此矣。吾願志士勿自餒。而日視張之洞西太后之儘出其殺人之技。以造中國也。

江河而可以口舌挽也。亡國而可以筆墨興也。則吾見夫支那之倡開智之說者。數十百人于茲矣。曰譯書。曰報章。曰演說。吾不敢謂開智之無益于中國也。特畏死之性質未去。無論智如何開。極之則如上之所謂開通者是耳。曰然曰然。請其行。則退避不遑。夫所謂開智者。則示之以理。使知道之以勢。使行耳。以言乎理。則既已知之矣。知之而不能行。則亦何取乎知也。言乎勢。勢則實事勝於空言矣。吾見夫北清之亂。西兵殘殺。慘無人理。而南人且日飲酒觀劇。以酣以嬉也。實事尙如此。何論乎言。可以見支那畏死苟安之心。非火及然。眉刀冷頸上。及身親見之。親受之。則永世不能改也。若夫頑固者。則又非開智之所能及矣。吾見夫譯書報章演說之行者。寥寥也。畏死者。且引以爲大戒。區區之事。猶且如此。而何言乎變政。何言乎競爭。夫竭數十百人之所經營。其所得及者。僅如彼。而其所不及者。又如此。蓋畏死之特質。養之數千年。一旦以口舌文辭爭之。吾恐開智百年。其所得僅僅如此也。然而白人則已乘風破濤。相率而牧于大陸矣。

顧或者曰。法蘭西變政以前。則若有盧騷。福祿特爾。爲之先導矣。當其昏沈顛冥。志痿氣頹之際。數子者出。著書立說。痛哭以導之。不避艱險。不憚苦辛。卒至民智大開。而民氣亦大變。由是拿破崙遂起。而收其成功。其明徵也。必謂先事殺戮。而後可圖自強。吾恐即拿破崙復生。奮其才力。運其智勇。亦不過殺人流血。盈野盈城。同遭塗炭已耳。於事奚補。於國奚補。

則笑應之曰。是蓋未知中國人之性質者也。譬之用藥。中國之弱。固元氣虛耗耳。然不知腹中有毒焉。不去其毒。雜投補劑以益元。無論其元氣之必不能復也。其毒且假補劑而益發。則猶張之洞之偽新而殺新也。是故非大黃芒硝一劑猛藥。使其毒盡去。則元氣終不可復。或者曰。弱極而以亂濟之。各國乘之矣。蓋元氣隨毒而盡去也。則若之何。曰。醫不云乎。有病病支之矣。正邪不並立。邪去而正自興。中國病夫也。病在畏死。國而以死病也。者則必以死濟之。藥不對症而能奏效者。未之前聞也。是故今日之言改政。經武。理財者。則投參苓者也。言譯書。報章者。則柴胡而蘇葉之也。蓋吾深見支那性質之腐敗矣。西人之患。在不知不患不能行。支那之患。在不知而在不行。西人惟不知。得一人剴切詳明。開示指導。必決起而行之。勢不可遏。何則。無畏死之原質也。支那人惟不能行。即使日日向之涕泣痛哭。且有以爲誰不知之。而絮聒嫌之矣。謂其不知耶。則未嘗不言言痛恨。字字詆誅也。謂其知之耶。則行之者何絕少。概見也。總之。因循苟安之積習。牢不可破。觀望徘徊。不肯身先發難。所以然者。畏殺而已。畏殺者。畏死而已。吾且觀于古。累朝之遞嬗。孰不先殺戮而後承平。當其國勢衰微。有志之士。孰不知之。然或恐危言以及身。或思人前而我後。黠者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待之遷延之。必俟一強者起。橫殺妄戮。數年或至十數年。然後俯首帖耳。唯命是聽。改正朔也。可易服色也。可咸謹受勿敢抗之何人乎。則向之所謂頑固不變者矣。而一變至此。

理財有人。經軍有人。向之志士。亦彈冠出矣。然則賴此一殺耳。吾觀于今而尤有說矣。中之兵禍。受時與日同。其變也亦同時。然而一興一蹶者。則畏死與不畏死之分耳。遊俠之憤也。中國闕然矣。是故今日支那之興也。則第一義曰殺人。註之曰孰不欲生。不得已耳。且夫殺人云者。則又非所謂口頭禪者也。已不畏殺而後能殺人。已不爲死制而後能以死制人。則殺人之志宜堅。有一人竭心盡力而僅能死一人者。有一人奮起而天下皆焦土者。有僅殺一二人而不啻盡殺天下者。其殺同其效不同。則殺人之學宜究。有已未殺人而人轉殺之者。有故不殺之而人自受其殺者。則殺人之智宜深。堅其志焉。濟之以學。奮其心焉。輔之以智。若智若學若志若心。皆與殺人之多少有比例焉。則國之興亡之比例視此矣。夫是以謂之殺人之才。是故志殺人之志。學殺人之學。事殺人之事。以死而生。黃種之無量數者。是曰勇。是曰恕。是惟仁者。

中國史叙論

梁啟超

第一節 史之界說

史也者。記述人間過去之事實者也。雖然。自世界學術日進。故近世史家之本分。與前者史家有異。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

家。不過紀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爲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係。以此論之。雖謂中國前者未嘗有史。殆非爲過。

法國名士波留氏。嘗著俄國通志。其言曰。俄羅斯無歷史。非無歷史也。蓋其歷史非國民自作之歷史。乃受之自他者也。非自動者而他動者也。其主動力所發。或自外。或自上。或自異國。或自本國。要之皆由外部之支配。而非由內部之漲生。宛如鏡光雲影。空過於人民之頭上。故只有王公年代記。不有國民發達史。是俄國與西歐諸國所以異也。云云。今吾中國之前史。正坐此患。吾當講此史時。不勝慚憤者在於是。吾當著此史時。無限困難者在於是。德國哲學家埃猛培濟氏曰。人間之發達。凡有五種相。一曰智力。理學及智識之進步皆歸此門二曰產業。三曰美術。凡高等技術之進步皆歸此門四曰宗教。五曰政治。凡作史讀史者。於此五端。忽一不可焉。今中國前史以一書而備具此五德者。固渺不可見。即專詳一端者。亦幾無之。所陳陳相因者。惟第五項之政治耳。然所謂政治史。又實爲紀一姓之勢力。固不足以爲政治之真相。故今者欲著中國史。非惟無成書之可沿襲。即搜求材料於古籍之中。亦復片鱗殘甲。大不易易。

第二節 中國史之範圍

(甲) 中國史與世界史 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國爲中心點。雖日本俄羅斯之

史家。凡著世界史者日本
俄羅斯皆不錄亦無異議焉。蓋以過去現在之間。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實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與爭也。雖然。西人論世界文明最初發生之地有五。一曰小亞細亞之文明。二曰埃及之文明。三曰中國之文明。四曰印度之文明。五曰中亞美利加之文明。而每兩文明地之相遇。則其文明力愈發現。今者左右世界之泰西文明。即融洽小亞細亞與埃及之文明而成者也。而自今以往。實爲泰西文明與泰東文明即中國相會合之時代。而今日乃其初交點也。故中國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國史在世界史中。當占一強有力之位置也。雖然。此乃將來所必至。而非過去所已經。故今日中國史之範圍。不得不在世界史以外。

(乙)中國史與泰東史 泰東史者。日本人所稱東洋史也。泰東之主動力。全在中國。故泰東史中中國民族之地位。一如世界史中阿利揚民族之地位。日本近來著東洋史者。日增月盛。實則中國史之異名耳。今吾所述。不以泰東史名之者。避廣濶之題目。所以免汗漫聖漏。而供簡要切實之研究也。至於二千年來亞洲各民族與中國交涉之事。最繁賾。自歸於中國史之範圍。固不待言。

第三節 中國史之命名

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皆朝

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漢唐等名。吾史則戾尊重國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則失名從主人之公理。曰中國。曰中華。又未免自尊自大。貽譏旁觀。雖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國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認我國民。猶之不可也。於三者俱失之中。萬無得已。仍用吾人口頭所習慣者。稱之曰中國史。雖稍驕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國。今世界之通義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實。亦未始非喚起精神之一法門也。

第四節 地勢

中國史所轄之地域。可分爲五大部。一中國本部。二新疆。三青海西藏。四蒙古。五滿洲。東半球之脊。實爲帕米爾高原。亦稱葱嶺。蓋諸大山脈之本幹也。葱嶺向東。衍爲三脈。其中部一脈。爲崑崙山。實界分新疆與西藏焉。崑崙山脈復分爲二。其一向東。其一向東南。向東南者名巴顏喀喇山。界青海與西藏。入中國內地。沿四川省之西部。蔓延於雲南兩廣之北境。所謂南嶺者也。其向東者名祁連山。其青海之北境。其脈復分爲二。一向正東。經渭水之上流。蔓延於陝西河南。所謂北嶺者也。一向東北。沿黃河。其長城內外者爲賀蘭山。更北爲陰山。更北爲興安嶺。縱斷蒙古之東部。而入於西伯利亞。蓋中國全部山嶺之脈絡。爲一國之主幹者。實崑崙山也。

使我中國在亞洲之中。劃然自成一國者。其大界線有二。而皆發自帕米爾高原。其在南

者爲喜馬拉耶山。東行而界西藏與印度之間。其在北者爲阿爾泰山。實爲中俄兩國天然之界限焉。在崑崙山與阿爾泰山之中與崑崙爲平行線者爲天山。橫斷新疆全土。分爲天山南北路。而終於蒙古之西端。

中國之大川。其發源之總地有二。其一在中國本部者。曰黃河。曰揚子江。曰西江。曰金沙江。皆發源於新疆西藏之間。其二在中國東北部者。曰黑龍江。之上流幹難河。克爾倫河。其支流之嫩江。曰色楞格河。曰鄂爾坤河等。皆發源於蒙古之北部。大抵諸大川河中與歷史最有關者。爲揚子江。其次爲黃河。其次爲西江。黑龍江。

蒙古及新疆雖爲諸大河之發源地。但其內部沙漠相連。戈壁瀚海準噶爾之諸沙漠。殆占全土之大半。故河水多吸收於沙漠中。或注瀉於鹽湖。

地理與歷史。最有緊切之關係。是讀史者所最當留意也。高原適於牧業。平原適於農業。海濱河渠適於商業。寒帶之民。擅長戰爭。溫帶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歷史之公例也。我中國之版圖。包有溫寒熱之三帶。有絕高之山。有絕長之河。有絕廣之平原。有絕多之海岸。有絕大之沙漠。宜於耕。宜於牧。宜於虞。宜於漁。宜於工。宜於商。凡地理上之要件與特質。我中國無不有之。故按察中國地理。而觀其歷史上之變化。實最有興味之事也。中國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則以黃河揚子江之二大川。橫於溫帶。灌於平原故也。中國文明。何

以不能與小亞細亞之文明印度之文明相合集而成一繁質之文明。則以西北之阿爾泰山西南之喜馬拉耶山爲之大障也。何以數千年常有南北分峙之姿勢。則長江爲之天塹。而黃河沿岸與揚子江沿岸之民族。各各發生也。自明以前。何以起於北方者其勢常日伸。起於南方者其勢常日蹙。以寒帶之人常悍烈。溫帶之人常文弱也。東北諸胡種。何以二千年餘年迭篡中夏。以長於獵牧之地。常與天氣及野獸戰。僅得生存。故其性好戰狠鬥。又慣遊牧。逐水草而居。故不喜土著而好侵略。而中國民族之性質適與相反也。彼族一入中國。何以即失其本性。同化於漢人。亦地質使之然也。各省地方自治制度。何以發達甚早。則以幅員太大。中央政府之力當不能及。故各各結爲團體。以自整理也。何以數千年蟄伏於君主專制政治之下。而民間不能自布國憲者。亦以地太大。團體太散。交通不便。聯結甚難。故一二梟雄之民。賊當得而操縱之也。何以不能伸權力於國外。則以平原濶。足以自給。非如古代之希臘腓尼西亞。如近代之英吉利。必恃國外之交通以爲生活。故冒險遠行之性質不起也。近年情形何以與昔者常相反。則往時主動力者常在盤據平原之民族。近時主動力者常在沿居海岸之民族。世界之大勢。驅迫使然也。凡此諸端。無不一一與地理有極要之關係。故地理與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後文明以起。歷史以成。若二者相離。則無文明。無歷史。其相關之要。恰如肉體與靈魂相待以成人也。

第五節 人種

種界者。今日萬國所斷斷然以爭之者也。西人分世界人種。或爲五種。或爲三種。或爲七種。而通稱我黃色種人。謂爲蒙古種。此西人闇於東方情實。謬誤之談也。今考中國史範圍中之各人種。不下數十。而最著明有關係者。蓋六種焉。

其一苗種。是中國之土族也。猶今日阿美利加之紅人。澳大利亞之黑人也。其人在歷史以前。曾占重要之地位。自漢族日漸發達。苗種即日就窘迫。由北而南。今猶保其殘喘於湖南貴州雲南廣西之間。其在安南緬甸等地亦間有焉。

其二漢種。即我輩現時徧布於國中。所謂文明之胄。黃帝之子孫是也。黃帝起於崑崙之墟。即自帕米爾高原。東行而入於中國。棲於黃河沿岸。次第蕃殖於四方。數千年來。赫赫有聲於世界。所謂亞細亞之文明者。皆我種人自播之而自穫之者也。

其三圖伯特種。現居西藏及緬甸之地。即殷周時代之氐羌。秦漢之際之月氏。唐時之吐蕃。宋時之西夏。皆屬此族。

其四蒙古種。初起於貝加爾湖之東隅一帶。次第南下。今日蔓延於內外蒙古及天山北路一帶之地。元朝即自此族起。混一中國。威震全地。印度之謨嘉爾帝國。亦此族所建設也。

其五匈奴種。初蕃殖於內外蒙古之地。次第西移。今自天山南路以至中亞細亞一帶之地。多此族所占據。周以前之獫狁。漢代之匈奴。南北朝之柔然。隋之突厥。唐之回紇。皆屬此族。現今歐洲土耳其國。亦此族所建立也。

其六通古斯族。自朝鮮之北部。經滿洲而蔓延於黑龍江附近之地者。此種族也。秦漢時代之東胡。漢以後之鮮卑。隋及初唐之靺鞨。晚唐五代之契丹。宋之女真。皆屬此族。今清朝亦自此興者也。

西教徒所主張。以謂全世界之人類。皆由最初之一男一女而生。但今日世界大通。人種學大明。此論之無稽。殆不足辯。然則各種各族。各自發生。其數之多。殆不可思議。且也錯居既久。婚姻互通。血統相雜。今欲確指某族某種之分略線。其事蓋不易易。况遊牧民族。遷徙無常。立於數千年之後。而指前者發現於歷史上之民族。一一求今之民族以實之。非愚則誣。故今日以六種族包括中國史內之人民。誠不免武斷望漏之譏。但民族爲歷史之主腦。勢不可以其難於分析而置之不論。故舉其在史上最有關係者約而論之云爾。

今且勿論他族。即吾漢族果同出於一祖乎。抑各自發生乎。亦一未能斷定之問題也。據尋常百家姓譜。無不一祖黃帝。雖然江南民族。自周初以至戰國。常見有特別之發達。其性質習俗。頗與河北民族。異其程度。詳見下卷似是黃河沿岸與揚子江沿岸。其文明各自發達。不相

承襲。而甌閩兩粵之間。當秦漢時。亦既已繁盛。有獨立之姿。若其皆自河北移來。則其移住之歲月。及其陳蹟。既不可考見矣。雖然。種界者。本難定者也。於難定之中。而強定之。則對於白。櫻。紅。黑。諸種。吾輩。割然。黃種也。對於苗。圖。伯特。蒙古。匈奴。滿洲諸種。吾輩。歷然。漢種也。號稱四萬萬同胞。誰曰不宜。

第六節 紀年

紀年者。歷史之符號。而於記錄考證。所最不可缺之具也。以地理定空間之位置。以紀年定時間之位置。二者皆為歷史上最重要之事物。凡符號之優劣。有一公例。即其符號能劃一。以省人之腦力者為優。反是則為劣。是也。故凡野蠻時代之符號。必繁而雜。凡文明時代之符號。必簡而整。百端皆然而紀年。其一端也。古代之巴比倫人。以拿波啞莎王為紀元。在今西曆紀元前七百四十七年希臘人初時。以執政官或大祭司在位之時。按年紀之。其後改以和靈比亞之大祭為紀元。當紀元前七百六十七年羅馬人以羅馬府初建之年為紀元。當紀元前七百五十三年回教國民以教祖摩哈默德避難之年為紀元。當紀元後六百一十二年猶太人以創世紀所言世界開闢為紀元。當紀元前三千七百六十七年自耶穌立教以後。教會以耶穌流血之年為紀元。至第六世紀。羅馬一教士。乃改用耶穌降生為紀元。至今世界各國用之者過半。此泰西紀年之符號。逐漸改良。繁雜而至於簡便之大略也。吾中國向以帝王稱號為紀。一帝王死。輒易其符號。此為最野蠻之法。秦漢以前各國各以其君主分紀之

尤爲野蠻之野蠻。於考史者最不便。今試於數千年君主之年號。任舉其一以質諸學者。雖最淹博者。亦不能具對也。故此法必當廢棄。似不待辨。惟廢棄之後。當採用何者以代之。是今日著中國史一緊要之問題也。甲說曰。當採世界通行之符號。仍以耶穌降生紀元。此最廓然大公。且從於多數。而與泰西交通利便之法也。雖然。耶穌紀元。雖占地球面積之多數。然通行之民族。亦尙不及全世界人數三分之一。吾冒然用之。未免近於徇衆趨勢。其不便一。耶穌雖爲教主。吾人所當崇敬。而謂其教旨。遂能涵蓋全世界。恐不能得天下後世人之贊諾。買然用之。於公義亦無所取。其不便二。泰東史與耶穌教關係甚淺。用之種種不合。且以中國民族固守國粹之性質。欲強使改用耶穌紀年。終屬空言耳。其不便三。有此三者。此論似可拋置。乙說曰。當用我國民之初祖黃帝爲紀元。此喚起國民同胞之思想。增長團結力之一良法也。雖然。自黃帝以後。中經夏殷。以迄春秋之初年。其史記實在若茫若昧之中。無真確之年代可據。終不能據一書之私言。以武斷立定之。是亦美猶有憾者也。其他近來學者。亦有倡以堯紀元。以夏禹紀元。以秦一統紀元者。然皆無大裨公益之可援引。不必多辨。於無一完備之中。惟以孔子紀年之一法。爲最合於中國。孔子爲泰東教主。中國第一之人物。此全國所公認也。而中國史之繁密而可紀者。皆在於孔子以後。故援耶穌教回教之例。以孔子紀似可爲至當不易之公典。司馬遷作史記。既頻用之。但皆云孔子卒後若干年。是亦與耶

耶穌教會初以耶穌死年爲紀。不謀而合。今法其生不法其死。定以孔子生年爲紀。此吾黨之微意也。

但取封劫之變。故本書紀年。以孔子爲正文。而以歷代帝王年號。及現在通行西曆。分注于其下。

第七節 史以前之時代

史者記人間世過去之事者也。雖然人類之起原。遠在書契以前。其詳靡得而稽焉。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其荒誕固不足道。而嬰之必有悠遠之時代。無可疑也。洪水時代。實爲全世界公共紀念物。故截稱洪水以前爲無史時代。洪水以後爲有史時代。亦不爲過。雖然洪水之起原。及其經過之年代。雖以今世地質學家。考據極周密。然猶紛紛莫衷一是。故以洪水平息後始可爲真正之有史時代。中國自古稱諸夏。稱華夏。夏者以夏禹之朝代而得名者也。中國民族之整然成一社會。成一國家。實自大禹以後。若其以前。則誠有如列子所謂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者。其確實與否。萬難信也。故中國史若起筆於夏。禹最爲徵信。雖然中國爲全世界文明五種源之一。其所積固自深遠。而黃帝爲我四萬萬同胞之初祖。唐虞夏商周秦之君統。皆其裔派。頗有信據。計自黃帝至夏。禹。其間亦不過數百年。然則黃帝時去洪水之年。亦已不遠。司馬遷作

史記託始黃帝。可謂特識。故今竊取之。定黃帝以後爲有史時代。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以來。歐洲考古學會。專派人發掘地中遺物。於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學。遂成爲一學派。近所訂定而公認者。有所謂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二銅刀期。其三鐵刀期。而石刀期中。又分爲新舊二期。此進化之一定階級也。雖其各期之長短久暫。諸地不同。然其次第則一定也。據此種學者之推度。則地球生物之起原。在一萬萬年以前。而人類之遺跡。亦在一萬年乃至十萬年以前云。中國雖學術未盛。在下之層石。未經發見。然物質上之公例。無論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學說爲比例。以考中國史前之史。決不爲過。據此種學者所稱。舊新兩石刀期。其所經年代。最爲綿遠。其時無家畜。無陶器。無農產業。中國當黃帝以前。神農已作耒耜。蚩尤已爲弓矢。其已經過石器時代。交入銅器時代之證據甚多。然則人類之起。遐哉邈乎。遠在洪水時代以前。有斷然也。

又以人羣學之公例言之。凡各人羣。必須經過三種之一定時期。然後能成一龐大固結之團體。第一爲各人獨立。有事則舉酋長之時期。第二爲豪族執政。上則選置君主。下則指揮人民之時。斯第三爲中央集權。漸漸鞏固。君主一人專裁庶政之時期。斯賓塞爾羣學有云。『譬有一未成規律之羣族於此。一旦或因國遷。或因國危。湧出一公共之問題。則其商量處置之情形如何。必集其民衆於一大會場。而會場之中。自然分爲二派。其甲派。則老成者。有

督力者。閱歷深而有智謀者。爲一領袖團體以任調查事實討議問題之事。其乙派則年少者。老羸者。智勇平凡者。爲隨屬一團體占全種族之大部分。其權利義務。不過旁聽甲派之議論。爲隨聲附和之可否而已。又於領袖團體之中。必有一二人有超羣拔萃之威德。如老成之狩獵家。或狡獪之妖術家。專在會場決策而任行之。即被舉爲臨事之首領云云。「然則一羣之中。自割然分爲三種之人物。即其一最多數之隨屬團體。即將來變成人民之胚胎也。其二則少數之領袖團體。即將來變成豪族之胚胎也。其三則最少數之執行事務委員。即將來變成君主之胚胎也。凡此三種人物。當其在太古野蠻時代。常相集合距離不甚遠。又至今日文明時代。亦相結合距離不甚遠。惟中間所經過之趨勢。則三者常日漸分離。其政權由多數而浸歸於少數。由少數而浸歸於最少數。蓋其初時。人人在本羣。爲自由之競爭。非遇有外敵。則領袖團體。殆爲無用。其後因外敵數見。於是臨時首領。漸變而爲常任首領。而領袖團體之權力日以大焉。又其後此領袖團體中之有力者。各劃分權力範圍。成封建割據之形。而兼并力征之勢日盛。久乃變成中央集權之君主政體。此歷代萬國之公例也。我中國當黃帝堯舜之時。純然爲豪族執政之時期。（論詳下卷）而且中央集權君主專裁之制。亦已萌芽發達。亦可見我中國有史以前。既經絕遠之年代。而文明發達之早。誠

足以自豪於世界也。

第八節 時代之區分

敘述數千年之陳跡。汗漫邈散。而無一綱領以貫之。此著者讀者之所苦也。故時代之區分起焉。中國二十四史。以一朝爲一史。即如通鑑。號稱通史。然其區分時代。以周紀。秦紀。漢紀等名。是由中國前輩之腦識。只見有君主。不見有國民也。西人之著世界史。當分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雖然。時代相續者也。歷史者無間斷者也。人間社會之事變。必有終始因果之關係。故於其間若欲劃然分一界線。如兩國之定界約焉。此實理勢之所不許也。故史家惟以權宜之法。就其事變之著大而有影響於社會者。各以己意約舉而分之。以便讀者。雖曰武斷。亦不得已也。

第一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是爲中國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競爭自團結之時代也。其最主要者。在戰勝土著之蠻族。而有力者及其功臣子弟分據各要地。由酋長而變爲封建。復次第兼并。力征無已。時卒乃由夏禹塗山之萬國。變爲周初孟津之八百諸侯。又變而爲春秋初年之五十餘國。又變而爲戰國時代之七雄。卒至於一統。此實漢族自經營其內部之事。當時所交涉者。惟苗種諸族類而已。

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統後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爲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

族交涉繁賾競爭最烈之時代也。又中央集權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專制政體全盛之時代也。其內部之主要者。由蒙族之帝政。變爲崛起之帝政。其外部之主要者。則匈奴種西藏種蒙古種。通古斯種次第錯雜。與漢種競爭。而自形質上觀之。漢種常失敗。自精神上觀之。漢種常制勝。及此時代之末年。亞洲各種族。漸向於合一之勢。爲全體一致之運動。以對於外部大別之種族。

或問曰。此中世史之時代。凡亘二千年。不太長乎。曰。中國以地太大。民族太大之故。故其運動進步。常甚遲緩。二千年來。未嘗受亞洲以外大別種族之刺激。故歷久而無大異動也。惟因此時代太長之故。令讀者不便。故於其中復分爲三小時代焉。俟本篇乃詳析之。今不先及。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爲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又君主專制政體漸就湮滅。而數千年未經發達之國民立憲政體。將嬗代興起之時代也。此時代今初萌芽。雖閱時甚短。而其內外之變動。實皆爲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別爲一時代。實則近世史者。不過將來史之楔子而已。

說動力

趙振

諸天不動則無世界。地球不動則無晝夜。無世界則乾坤毀。無晝夜則人類息。動力者。其萬

不可缺之性質乎。作動力說。

一 中國舊無動力

中國有動力乎。無有也。中國自大草大木大鳥大獸而獼猴而猩猩而人類而土番而部落而封建而一統。雖世運遞嬗。力征兼併。固不能免。然其究也。不過一小世界之中。自經營其內部。其主持者亦不過二三酋長封建之魁桀而已。無文明之思想。無政治之交涉。旋起旋滅。如泡如影。無所謂大動力也。始皇突起。掃蕩羣雄。其尊無外。其極無等。復出其愚黔首之毒策。以鎮定其民。而黃老之術。復繼而播之。九皇六十四民之裔。四百餘州貴胄之民。積習相沿。遂成爲永靜之性質。其間雖不無易姓震蕩摧鋤之事。而獨夫民賊。既據而爲己。有復踵其前代鎮定之策。以相循。沈沈二千餘年。黯黯二十四姓。相繼相續。其永靜之性質。遂如鐵案而不可移。亞洲大陸之上。奄奄然高臥一昏昏長睡之病夫。病夫之謂不自中外交通始也。自蟠伏於專制政體之下之日。即爲我受病之原。其始也。羣病夫而一室之面面相覷。視爲固然。而不自知其爲病夫也。燈燭無光。鷓且。不鳴。羣居闕寂。但聞鼾聲。動力乎。無震之者。無撼之者。無激之者。無搏之者。何自而起乎。

二 動力之遠因

動力者。羣雄並處相磨相蕩而生者也。十九世紀之世界。風潮突起於歐。美。增宏澎湃。波詭

雲。譎。相。激。刺。衝。蕩。而。靡。窮。如。鯤。鵬。之。圖。南。九。萬。里。而。一。息。如。火。山。之。爆。裂。煙。飛。焰。突。砂。石。騰。空。於。是。有。大。音。聲。起。萬。籟。盡。從。而。響。應。之。播。夷。震。折。地。撼。不。寧。或。角。或。逐。或。飛。或。騰。舉。數。百。年。數。千。年。之。舊。國。一。舉。而。簸。蕩。翻。覆。之。一。夫。起。於。前。萬。夫。應。於。後。強。者。倡。焉。弱。者。隨。焉。智。者。唱。焉。愚。焉。和。焉。互。起。互。伏。互。勝。互。敗。互。追。互。逐。互。繼。互。續。如。機。器。之。發。軔。也。節。節。相。銜。如。大。川。之。赴。壑。也。波。波。相。逐。若。法。蘭。西。若。德。意。志。若。意。大。利。若。瑞。士。若。美。利。堅。若。英。吉。利。若。匈。牙。利。若。門。的。內。哥。塞。爾。維。亞。希。臘。等。望。風。而。起。聞。聲。而。應。級。級。相。踵。躡。層。層。相。吸。引。如。神。龍。之。夭。矯。如。猛。獅。之。慄。悍。如。求。亡。子。如。追。亡。羊。無。一。息。而。寧。焉。無。一。刻。而。寧。焉。無。一。時。而。寧。焉。無。一。日。而。寧。焉。十。九。世。紀。之。中。歐。美。之。動。力。其。發。軔。也。然。而。瀛。海。茫。茫。煙。雲。蒼。蒼。波。濤。洋。洋。彼。轟。轟。烈。烈。奔。馳。角。逐。席。不。遑。煖。食。不。甘。味。而。我。亞。洲。聲。音。渺。不。相。聞。也。利。害。渺。不。相。涉。也。休。戚。渺。不。相。關。也。痛。癢。渺。不。相。問。也。彼。方。營。營。而。我。昏。昏。彼。方。皇。皇。而。我。痒。痒。彼。方。隆。隆。而。我。夢。夢。如。鄰。鄉。之。鬥。也。閉。戶。高。枕。而。自。安。局。外。之。例。如。隔。岸。之。火。也。酣。嬉。自。若。而。作。袖。手。之。觀。然。而。動。機。一。發。機。軸。相。連。但。有。遲。速。無。有。遠。近。膨。脹。之。力。豈。遂。止。於。歐。美。乎。未。必。然。也。

三 動力之近因

星。星。之。勢。將。燎。原。也。岷。山。之。流。不。過。濫。觴。而。汪。洋。汎。濫。直。達。於。尾。閫。焉。十。九。世。紀。之。末。二十。世。紀。之。初。動。力。之。來。將。自。歐。美。而。渡。於。吾。亞。日。本。先。受。其。動。力。者。也。東。山。天。皇。之。時。代。印。度。

及澳西利亞來航於彼國。後奈良天皇天文年中。葡萄牙商船泊於大隅種子島。耶穌之教。因之而來。大友義禎等信之。然不遑如利瑪竇南懷仁等之來我國。傳教一二端之外。未能輸入文明于我國。但德川家康之世。耶穌教徒紛然不靜。肥前原島。相聚四萬餘人。互相煽動。則動力之始萌者。泊平美艦渡來。民情大動。攘夷聲震。鎖港開港。尊王之議論。紛擾沸騰。與國若狂。日無寧晷。志士憤激。裂眦努目。長門薩摩之橫。吾亞洲諸國所僅見者。而古賀侗菴等具先覺之特識。闢謬見之大非。自是而後。大局岌岌。黨派紛紛。相與頡頏。抗拒者數十載。流血之烈。刑獄之慘。吾亞洲自有黨禍以來。亦所僅見者。動機既發。而動力之膨脹。亦與之並進而不已。近在吾鄰。風氣日逼。雖我國昏然長睡。不見不聞。守此醉生夢死之乾坤。將貿貿焉長此終老。然而陽氣所激。金石爲穿。動力之來。已遍歐美而達扶桑矣。風氣之推遷。若有攝力。雖夸父韻伯不能爭。我不迎之。寧能禁之。動力乎。已及日本。而獨令我國向隅乎。

四 動力之起點

我中國之穴靜性久矣。根深蒂固。萬牛不能拔而起之。知自守。黑知雄守雌之性質。奉爲金科玉律。而不敢違。中國之動力。若何而後能發達也。然造物之巧。因物而付焉。鑿而不舍。鑽石無以保其堅。况二千餘年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之老大帝國乎。且且而撼之。朝朝而搖之。

雖欲不動。烏可得耶。道光二年。沙角之役。是爲我中國與歐洲兵戎相見之始。爭戰二年。波及三省。卒俯首帖耳。而與之言和。自是而後。凡有兵端。無役不敗。庚申之役。京都破。乘輿走。官闕焚。動力之機。雖微末。如累黍。如阿屯。然其起點。雖微。原質已伏。動力之暗輸入。實始於此。

五 動力之萌芽

甲午一役。其入門之一喝耶。其當頭之一棒耶。未戰之先。我中國夜郎自大。惟我獨尊之氣。傲若何也。滅此朝食。將不介馬而馳。大河前橫。何難投鞭而斷。而一敗塗地。幾乎不國。於是驕悍之夫。昏醉之倫。嗒然茫然。不知其所以。我中國先覺之魁。奔走叫號。開強學會於京師。開時務報於上海。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羣傑繼起。聲氣相應。而我中國之動力。於是始萌芽焉。膠州之事。接踵而來。而以暴激之舉動。以激刺我國民之腦氣。筋。舉國震駭。汲汲焉。皇皇焉。相與震懼。于破屋漏舟之內。此我中國一線之生機也。於斯時也。聖主勵精于上。臣工惕厲於下。鷄聲喔喔。東方漸明。攬衣起坐。徘徊中庭。悲夫。而孰意戊戌八月當頭之一壓乎。新莢初茁。而突折之源泉初發。而忽塞之道高一尺。斃高一丈。動力乎。其將萌芽一折。永無生機乎。如妙手空空兒。一擊不中。翩然遠逝耶。抑或再接再厲。如曹劌之三戰。三北而不怯耶。動力乎。其機既發。而誰收之乎。

六 動力自內之暴裂者

六烈士之流血也。動力之基礎由此固矣。頑固盈廷。專施壓力。壓之愈極。而膨脹之力。抵持抗拒而愈堅。彼欲挫之。而實揚之。彼欲抑之。而實張之。戊戌以來。朝廷之蔽固。自開海禁以來。所未有者。其昏謬頑悍。已達其極點。然而戊戌以後。我國開新之機。亦自開海禁以來。所未有者。庚子漢口之事。唐烈士攘臂一呼。應者雲集。東南半壁。無不仰首伸眉。趨踴從事。櫻網羅。膏磔斧。悍然而不辭。日本尊王覆幕之偉業。庶幾望其後塵也。萌蘗初生。基礎未固。而暴風慘雨。再從而摧折焉。嗚呼。一波再波。問溯洄其安止。三摛四摛。抱瓜蔓而長。歸民氣幾何。士氣幾何。摧鋤壓抑。能經幾何耶。中國之動力。其由此而蛻伏耶。將復上古中古近古之水靜性質耶。吾所大懼。其由此而愈激耶。一洗上古中古近古之永靜性質。而振作之。而較前此者而加勵。吾所馨香而禱祝之。則吾中國神明之胃冠帶之倫。庶幾猶未絕望也。

七 動力之自外輸助者

庚子漢口之事。敗我國民之一大挫也。頑固政府之壓制。將從此而愈嚴。防範將從此而愈密。我中國將漫漫長夜。永無待旦之時矣。而孰知天心大巧。豈蚩蚩者所及料乎。內之動力將窮。而自外之動力。又從而輸入。八國之師。長驅直入。京師再破。乘輿再走。王公大臣。誅戮走死者以數十計。動力雖挫於漢陽。而震動於全國。部例焚矣。胥吏裁矣。八股廢矣。武科停矣。

捐納止矣。吾中國之動力。吾知自此愈膨脹。愈發達。而決不能遏止者矣。孰管鑰。是孰弛張。是孰綱維。是冥冥中殆真有主宰者乎。

八 希望將來之動力

由是而談。我中國將來之動力。將若之。何。將希望英吉利法蘭西美利堅德意志奧大利亞意大利日本之強國乎。其次將荷蘭比利時日斯巴尼亞葡萄牙瑞典丹麥希臘之足以自立乎。毋土耳其。若。毋印度。若。毋阿比西尼亞摩洛哥塞內岡比諸國。若。我中國之動力。稅駕何所乎。來日方長。競爭未已。登高邱而四顧。企予望之。

九 總結

嗟夫。石刀銅刀鐵刀之異。鐵輪銅輪銀輪金輪之殊。吉利大人對大人把拉人蛤利之綿。暖。據亂升平太平之聖制。皆以一動力轉環其間。非然者。則自開闢以來。將長此睚眦吁吁之。世。歷千萬劫而不移。又安有此二十世紀新世界之幸福乎。動力乎。其渡衆生之寶筏。其阿僧祇無量之功力。由此而修慧修福。以度於無量極樂世界者。此動力也。豈徒一國一洲一種之興衰成敗之事哉。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

梁啓超

思想者事實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實。必先養成何等之思想。

世界之有完全國家也。自近世始也。前者曷爲無完全國家。以其國家思想不完全也。今泰西人所稱述之國家思想。果爲完全否乎。吾不敢知。雖然。以視前者。則其進化之跡。粲然矣。其得此思想也。非一朝一夕所驟致。非一手一足所幸成。或自外界刺激之。或自內界啓牖之。雖曰天演日進之公理。不得不然。然所以講求發明而提倡之者。又豈可緩耶。故今略述其變遷異同之大體。使吾國民比較而自省焉。苟思想之普及。則吾國家之成立。殆將不遠矣。

德國大政治學者伯倫知理。所著國家學。將歐洲中世與近世國家思想之變遷。舉其特異之點。凡若干條。茲譯錄如下。

甲 中世

一 國家者。其生命與權利。受於上帝。國家之組織。皆由天意。受天命。

二 國家二字之理想。全自教門之學說而來。王者代上帝君臨國家。王國即神國也。天

乙 近世

一 國家者。本於人性。成於人爲。其所組織。乃共同生活之體。生民自構成之。生民自處理之。

二 以哲學及史學。定國家之原理。故近世之政治學。全自國家與吾人之相關如何著

主教主持教令與國家之兩大權。謂教界之權。與俗世之權。皆上帝之所付。其一歸於教皇。其一歸於羅馬帝。即耶蘇新教。雖知教令干預政權之不可。然其論國家權。仍帶宗教上之思想。

三 中世國家之理想。雖非如東洋古國

指埃及猶

太直接之神權政體。而尙不免爲間接之神權政體。蓋君主者神之副代理也。

四 國家由教徒之團體而成。故以教派之統一爲最要。凡異教無教之徒。不許有政權。且虐待之。

五 耶蘇教國。以教令爲形而上者。故視之也。

想。或曰國家者。由人人各求其安。齊求其自由。相議合意而結成者也。或曰國家者。同一之國民。自然發生之團體也。要之近世國家之理想。非全滯於宗教。亦非全離於宗教。至政治學之所務。則不在求合於天則。而在求合於人事。

三 神權政體。與近世政治思想。不相容。近世之國家。乃生民以憲法而構造之。其統治之權。以公法節制之。其行政也。循人生之道理。因人爲之方法。以圖國民之幸福。

四 宗教無特權。無論公法私法。皆與教派不相涉。國家有保護「信教自由」之責任。無論何種教令。不得禁止凌害之。

五 國家自有精神（國民之元氣）有形體（憲

尊。以國家爲形而下者。故視之也卑。教主之位。在國王之上。教士之位。在平民之上。常享特權。免常務。

六教育少年之事。皆由教會管之。各專門學。亦歸宗教勢力範圍。

七無公法私法之別。於屬地所行之主權。殆如私管業之財產。君權者。一家族之權也。八因封建制度之故。國權破碎分離。自神而王。自王而侯伯。自侯伯而士。自士而市府。逐漸推移。法律之組織極散漫。

制而成一法人。(法人者謂自法律上視之與一箇人同例)對於教令而有獨立之地位。且能以權力臨教會。其施行法律也。一切階級皆平等。教士不能有特優之權。

六國家所委於教會者。僅宗教教育耳。若學校則國家之學校也。一切專門學。皆脫宗教之羈絆。國家保護其自由。

七公法與私法之區別。極分明。公權與公務相倚。

八國家者。自國民而成者也。但中央統制之權。仍存於國家。國家因國民的基礎。其範圍日趨廣大。法律亦以國家統一之精神。施平等於全體。

九代議選舉之權。由身分而異。貴族及教士占非常之勢力。法律亦因階級爲區別。

十諸侯自保其國家。故盛行保護政略。國家主權。偏於一方細民。不能享自由。

十一國家無意志。無精神。祇由於天性與趨勢而決行爲。如天然之生物然。其法律以習俗爲根柢。

吾今者略仿其例。推而衍之。舉歐洲舊思想與中國舊思想與歐洲新思想。試一比較。列表如下。

甲 歐洲舊思想

一國家及君主人民。皆爲神而立者也。故神爲國家之主體。

乙 中國舊思想

一國家及人民。皆爲君主而立者也。故君主爲國家之主體。

丙 歐洲新思想

一國家爲人民而立者也。君主爲國家之一支體。其爲人民而立。更不俟論。故人

九選舉之權。達于人民全體。其根柢即民政是也。法律通全國而爲一。

十全體之人民。各伸其共有之自由。又各服其自集之權力。

十一國家自有知覺。循至善之理。而行其法律。以公議別擇爲根柢。

一人民之一部分。與國家有關係。國家者半公私之物也。可以據為己有。而不能一人獨有。

三治人者為一級。被治於人者為一級。其地位生而定。永不得相混。

一國家與人民。全然分離。國家者。死物也。私物也。可以一人獨有之。其得之也。以強權以優先權。故人民之盛衰。與國家之盛衰無關。

三治人者為一級。治於人者為一級。其級非永定者。人人皆可以為治人者。人人皆可以為治于人者。但既

民為國家之主體。十九世紀下半紀之國家主義。亦頗言人民為國家而立。然與舊思想有絕異之點。詳下篇。

二國家與人民一體。國家者活物也。(以人民非死物故)公物也。(以人民非私物故)故無一人能據有之者。人民之盛衰。與國家之盛衰。如影隨形。

三有治人者。有治于人者。而無其級。全國民皆為治人者。亦皆為治于人者。一人之身。同時為治人者。亦同

四帝王代天臨民。帝王之權
即神權。幾與神爲一體。

五政治爲宗教之附屬物。

六公衆教育。權在教會。

七立法權在少數之人。（君
主及貴族）其法以神意

爲治人者。即失治於人之
地位。既爲治于人者。即失
治人者之地位。

四帝王非天之代理者。而天
之所委任者。故帝王對於
天而負責任。

五宗教爲政治之附屬物。

六無公衆教育。

七立法權在一人。（君主）其
法以古昔爲標準。（或据

時即爲治於人者。

四帝王及其他統治權。非天
之代理。而民之代理。非天
之所委任。而民之所委任。
故統治者對於民而負責
任。

五政治與宗教。各有其獨立
之位置。兩不相屬。

六公衆教育。權在國家。

七立法之權在衆人。（合國
民）其法以民間公利公

爲標準。

八（與中國舊思想略同）

九全國人皆受治於法律。惟法律有種種階級。各人因其身分而有特異之法律。十政權分散。或在王。或在諸侯。或在豪族。或在市府。無所統一。

先哲之言。或沿前朝之制。

或任舊社會之習慣。

八無公法私法之別。國家對於人民。有權利而無義務。人民對於國家。有義務而無權利。

九惟君主一人立於法律之外。其餘皆受治於法律。一切平等。

十政權外觀似統一。而國中實分無量數之小團體。或以地分。或以血統分。或以職業分。中央政權。謂之弱

益爲標準。九十

八公法私法。界限極明。國家對於人民。人民對於國家。人民對於人民。皆各有其相當之權利義務。

九全國人皆受治於法律。一切平等。雖君主亦不能違公定之國憲。

十政權統一。中央政府與團體自治。各有權限。不相侵越。

十一列國並立。政治之區域頗狹。且有貴族階級。故人民常不得自由。

小也不可。謂之強大也亦不可。

十一一歷大一統。政治之區域寥濶。且無貴族階級。故政府雖非能予民以自由。而因其統治力之薄弱。人民常意外得無限之自由。亦意外得無限之不自由。

十一政府爲人民所自造。人民各尊其自由。又委託其公自由於政府。故政府統治之權甚大。而人民得有限之自由。

今考歐洲國家思想過去現在未來變遷之跡。舉其榮榮大者如下。

國家思想

過去

一 家族主義時代

二 酋長主義時代

三 帝國主義時代

甲神權帝國
乙非神權帝國

現在

四 民族主義時代

五 民族帝國主義時代

未來 六 萬國大同主義時代

過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能復然。未來者未來。如說食之不能獲飽。今暫置勿論。但取現在通行有力者而論之。

今日之歐美。則民族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相嬗之時代也。今日之亞洲。則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相嬗之時代也。專就歐洲而論之。則民族主義全盛於十九世紀。而其萌達也在十八世紀之下半。民族帝國主義全盛於二十世紀。而其萌達也在十九世紀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實不外此兩大主義活劇之舞臺也。

於現今學界。有割據稱雄之二大學派。凡百理論皆由茲出焉。而國家思想其一端也。一曰平權派。盧梭之徒爲民約論者代表之。二曰強權派。斯賓塞之徒爲進化論者代表之。平權派之言曰。人權者。出於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權。人人皆平等。國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結契約而成立者也。故人民當有無限之權。而政府不可不順從民意。是即民族主義之原動力也。其爲效也。能增箇人強立之氣。以助人羣之進步。及其弊也。陷於無政府黨。以壞國家之秩序。強權派之言曰。天下無天授之權利。惟有強者之權利而已。故衆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權。當以血汗而獲得之。國家者。由競爭淘汰不得已而合羣以對外敵者也。故政府當有無限之權。而人民不可不服從其義務。是即新帝國主義之原動力也。其爲效也。能確立法治以法治國之主格。以保團體之利益。及其弊也。陷於侵略主義。蹂躪世界之和。

本。

十八十九兩世紀之交。民族主義飛躍之時代也。法國大革命。開前古以來未有之偉業。其一人權宣言書曰。凡以己意欲棲息於同一法律之下之國民。不得由外國人管轄之。又其國之全體。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於外國。蓋國民者獨立而不可解者也。云云。此一大主義。以萬丈之氣。磅礴衝激於全世界人人之腦中。順之者興。逆之者亡。以拿破侖曠世之才。氣吞地球。八九於其胸。而曾不芥蒂。卒乃一蹶再蹶。身爲囚虜。十年壯圖。泡滅如夢。亦惟反抗此主義之故。拿破侖之既敗也。此主義亦如皎日之被翳。風雷雖歇。殘雲未盡。於時比利時合併於荷蘭。荷爾士達因_{日耳曼族之一都府也}被領於丹麥。意大利之大部被軛於奧國。匈牙利及波希米亞亦皆被略於奧國。波蘭爲俄普奧所分。巴幹半島諸國。見掩於土耳其。一時國民獨立之原理。若將中絕焉。曾幾何時。而希臘抗土以獨立矣。比利時自荷蘭而分離矣。荷爾士達因復還於德國矣。數百年憔悴於教政帝政下之德意志意大利。皆新建國稱雄於地球矣。匈牙利亦得特別自治之憲法矣。羅馬尼亞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皆仰首伸眉矣。愛爾蘭自治之案通過矣。至千九百年頃。其風潮直馳捲騰溢於歐洲以外之天地。以區區荒島之非律賓。一度與百年軛縛之西班牙。抗而脫其羈絆。再度與富源莫敵之美國。抗雖暫挫。跌而其氣未衰焉。以崎嶇山谷之杜蘭斯哇兒。其人口曾不及倫敦負郭之一小區。

致勞堂堂大英三十餘萬之雄兵。至今猶患苦之。凡百年來種種之壯劇。豈有他哉。亦由民族主義磅礴衝激於人人之胸中。寧粉骨碎身。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於異種人壓制之下。英雄哉。當如是也。國民哉。當如是也。今日歐洲之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義之賜。讀十九世紀史。而知發明此思想者。功不在禹下也。

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於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於世界也。國之獨立。使能率由此主義。各明其界限。以及於未來永劫。豈非天地間一大快事。雖然。正理與時勢。亦常有不並容者。自有天演以來。即有競爭。有競爭則有優劣。有優劣則有勝敗。於是強權之義。雖非公理。而不得不成爲公理。民族主義發達之既極。其所以求增進本族之幸福者。無有厭足。內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於外。故曰兩平等者相遇。無所謂權力。道理即權力也。兩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即道理也。由前之說。民族主義之所以行也。歐洲諸國之相交則然也。由後之說。帝國主義之所以行也。歐洲諸國與歐外諸國之相交則然也。於是乎厚集國力。擴張屬地之政策。不知不覺。遂蔓延於十九世紀之下半。雖然。其所以自解也。則亦有詞矣。彼之言曰。世界之大部分。被掌握於無智無能之民族。此等民族。不能發達其天然力。如曠地山林等。以供人類之用。徒令其廢棄。而他處文明民族。人口日稠。供用缺乏。無從挹注。故勢不可不使此

劣等民族。受優等民族之指揮監督。務令適宜之政治。普遍於全世界。然後可以隨地投資。本以圖事業之發達。以增天下之公益。此其口實之大端也。不甯惟是。彼等敢明目張胆。謂世界者。有力人種世襲之財產也。有力之民族。攘斥微力之民族。而據有其地。實天授之權利也。不甯惟是。彼等謂優等國民。以強力而開化劣等國民。爲當盡之義務。苟不爾。則爲放棄責任也。此等主義。既盛行。於是種種無道之外交手段。隨之而起。故德國以殺兩教士之故而。掠口岸於支那。英國以旅民權利之故而。興大兵於波亞。其餘互相猜忌。互相欺蔽之事。往來於列強外交家之頭腦者。蓋日多一日也。其究也。如美國向守們羅主義。超然立於別世界者。亦遂狡焉變其方針。一舉而墟夏威夷。再舉而刈非律賓。蓋新帝國主義。如疾風如迅雷。颯然訇然。震撼於全球。如此其速也。

新帝國主義之既行。不惟對外之方略一變而已。即對內之思想。亦隨之而大變。蓋民族主義者。謂國家恃人民而存立者也。故甯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人民。帝國主義者。言人民恃國家而存立者也。故甯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國家。強幹而弱枝。重團體而輕箇人。於是前者以政府爲調人。爲贅疣者。一反響間。而政府萬能之語。遂徧於大地。甚者如俄羅斯之專制政體。反得以機敏活潑。爲萬國之所欽羨。而人權民約之舊論。幾於蕭條門巷無人問矣。迴黃轉綠。循環無端。其現狀之奇。有如此者。今試演孟子之言。以證明國家思想之變遷如

十八世紀以前

君爲貴

社稷次之

民爲輕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

民爲貴

社稷次之

君爲輕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

社稷爲貴

民次之

君爲輕

雖然十九世紀之帝國主義與十八世紀前之帝國主義其外形雖混似其實質則大殊。何也。昔之政府以一君主爲主體。故其帝國者獨夫帝國也。今之政府以全國民爲主體。故其帝國者民族帝國也。凡國而未經過民族主義之階級者不得謂之爲國。譬諸人然。民族主義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義而變爲民族帝國主義則成人以後謀生建業所當有事也。今歐美列強皆挾其方剛之膂力以與我競爭。而吾國於所謂民族主義者猶未胚胎焉。頑鋼者澆墨守十八世紀以前之思想以欲與公理相抗衡。卵石之勢不足道矣。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謂政治學者耳。食新說不審地位。貿然以十九世紀末之思想爲措治之極。則謂歐洲各國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萬能之說移殖於中國。則吾國將永無成國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國民所當汲汲者也。

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

梁 啓 超

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大哉言乎。野蠻時代所謂道德者。其旨趣甚簡單而常不相容。文明時代所謂道德者。其性質甚繁雜而各呈其用。而吾人所最當研究而受用者。則凡百之道德。皆有一種妙相。即自形質上觀之。割然立於反對之兩端。自精神上觀之。純然出於同體之一貫者。譬之數學。有正必有負。譬之電學。有陰必有陽。譬之冷熱兩暗潮。互衝而互調。譬之輕重兩空氣。相薄而相劑。譬學道者。能備其繁雜之性質而利用之。如佛說華嚴宗所謂相是無礙。相入無礙。苟有得於是。則以之獨善其身。而一身善。以之兼善天下。而天下善。

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凡我輩有志於自治。有志於覺天下者。不可不重念此言也。天下固有絕好之義理。絕好之名目。而提倡之者不得其法。遂以成絕大之流弊者。流弊猶可言也。而因此流弊之故。遂使流俗人口實之。以此義理此名目爲詬病。即熱誠達識之士。亦或疑其害多利少。而不敢復道。則其於公理之流行。反生阻力。而文明進化之機。爲之大窒。莊子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巨。可不懼乎。可不慎乎。故我輩討論公理。必當平其心。公其量。不可徇俗以自畫。不可驚世以自喜。是謂奴性。驚世以自喜。是謂客氣。

吾今者以讀書思索之所得。覺有十種德性。其形質相反。其精神相成。而凡爲人類所當具。

有。缺一不可者。今試分別論之。

其一 獨立與合羣

獨立者何。不倚賴他力。而常昂然獨往。獨來於世界者也。中庸所謂中立而不倚。是其義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此。文明人所以異於野蠻者。以此。吾中國所以不成爲獨立國者。以國民乏獨立之德而已。言學問則倚賴古人。言政術則倚賴外國。官吏倚賴君主。君主倚賴官吏。百姓倚賴政府。政府倚賴百姓。乃至一國之人。各各放棄其責任。而惟倚賴之是務。究其極也。實則無一人之可倚賴者。譬猶羣盲偕行。甲扶乙肩。乙牽丙袂。究其極也。實不過盲者倚賴盲者。一國腐敗。皆根於是。故今日救治之策。惟有提倡獨立。人人各斷絕倚賴。如孤軍陷重圍。以人自爲戰之心。作背城借一之舉。庶可以掃拔已往數千年奴性之壁壘。可以脫離此後四百兆奴種之沈淪。今世之言獨立者。或曰拒列強之干涉而獨立。或曰脫滿洲之羈輓而獨立。吾以爲不忠中國不爲獨立之國。特忠中國今無獨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獨立。當先言簡人之獨立。乃能言全體之獨立。先言道德上之獨立。乃能言形勢上之獨立。危哉。微哉。獨立之在我國乎。

合羣云者。合多數之獨而成羣也。以物競天擇之公理衡之。則其合羣之力愈堅而大者。愈能占優勝權於世界上。此稍學哲理者所能知也。吾中國謂之爲無羣乎。彼固屹然四百兆

人經數千年聚族而居者也。不寧惟是。其地方自治之發達頗早。各省中所含小羣無數也。同業聯盟之組織頗密。四民中所含小羣無數也。然終不免一盤散沙之謂者。則以無合羣之德故也。合羣之德者。以一身對於一羣。常肯縮身而就羣。以小羣對於大羣。常肯縮小羣而就大羣。夫然後能合內部固有之羣。以敵外部來侵之羣。乃我中國之現狀。則有異於是矣。彼不識羣義者。不必論。即有號稱求新之士。日日以合羣呼號於天下。而甲地設一會。乙徒立一黨。始也互相輕。繼也互相妒。終也互相殘。其力薄者旋起旋滅。等於無有。其力強者且將釀成內訌。爲世道憂。此其故亦非盡出於各人之私心焉。蓋國民未有合羣之德。欲集無數之不能羣者。強命爲羣。有其形質。無其精神也。故今日吾輩所最當講求者。在養羣德之一事。

獨與羣對待之名詞也。人人斷絕依賴。是倚羣毋乃可恥。常縮身而就羣。是主獨無乃可羞。以此間隙。遂有誤解者。與託名者之二派出焉。其老朽腐敗者。以和光同塵爲合羣之不二法門。馴致盡棄其獨立。闖然以媚於世。其年少氣銳者。避奴隸之徽號。乃專以盡排儕輩。惟我獨尊爲主義。由前之說。是合羣爲獨立之賊。由後之說。是獨立爲合羣之賊。若是乎兩者之終不能並存也。今我輩所亟當說明者。有二語。曰獨立之反面。依賴也。非合羣也。合羣之反面。營私也。非獨立也。雖人自爲戰。而軍令自聯絡而整齊。不過以獨而扶其羣云爾。雖全

機運動。而輪軸自分勞而赴節。不過以群而扶其獨云。爾苟明此義。則無所容其託。亦不必用其避。譬之物質。然合無數阿屯而成一體。合群之義也。每一阿屯中皆具有本體所含原質之全分。獨立之義也。若是者謂之合群之獨立。

其二 自由與制裁

自由者。權利之表證也。凡人所以爲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權利。二者缺一。時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文明國民每不惜擲多少形質界之生命。以易此精神界之生命。爲其重也。我中國謂其無自由乎。則交通之自由。官吏不禁也。住居行動之自由。官吏不禁也。置管產業之自由。官吏不禁也。信教之自由。官吏不禁也。書信秘密之自由。官吏不禁也。集會言論之自由。官吏不禁也。近雖禁其一部分然比之前世紀之法普奧等國相去遠甚凡各國憲法所定形式上之自由。幾皆有之。雖然。吾不敢謂之爲自由者何也。有自由之俗。而無自由之德也。自由之德者。非他人所能予。奪。乃我自得之而自享之者也。故文明國之得享用自由也。其權非操諸官吏。而常採諸國民。中國則不然。今所以幸得此習俗之自由者。恃官吏之不禁耳。一旦有禁之者。則其自由可以忽消滅。而無復蹤影。而官吏之所以不禁者。亦非尊重人權而不敢禁也。不過其政術拙劣。其事務廢弛。無暇及此云耳。官吏無日不可以禁。自由無日不可以亡。若是者謂之奴隸之自由。若夫思想自由。爲凡百自由之母者。則政府不禁之。而社

會自禁之。以故吾中國四萬萬人。無一可稱完人者。以其僅有形質界之生命。而無精神界之生命也。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國。舍自由美德外。其道無由。

制裁云者。自由之對待也。有制裁之主體。則必有服從之客體。既曰服從。尙得爲有自由乎。顧吾嘗觀萬國之成例。凡最尊自由權之民族。恒卽爲最富於制裁力之民族。其故何哉。自由之公例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爲界。制裁者制此界也。服從者服此界也。故眞自由之國民。其常要服從之點有三。一曰服從公理。二曰服從本群所自定之法律。三曰服從多數之決議。是故文明人最自由。野蠻人亦最自由。自由等也。而文野之別。全在其有制裁力與否。無制裁之自由。群之賊也。有制裁之自由。群之寶也。童子未及年。不許享有自由權者。爲其不能自治也。無制裁也。國民亦然。苟欲享有完全之自由權。不可不先組織鞏固之自治制。而文明程度愈高者。其法律常愈繁密。而其服從法律之義務亦常愈嚴整。幾於見有制裁。不見有自由。而不知其一群之中。無一能侵他人自由之人。即無一被人侵我自出之人。是乃所謂眞自由也。不然者。妄竊一二口頭禪語。暴戾恣睢。不服公律。不顧公益。而漫然號於衆曰。吾自由也。則自由之禍。將烈於洪水猛獸矣。昔美國一度建設共和政體。其基礎遂確乎不拔。日益發達。繼長增高。以迄今日。法國則自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後。君民兩黨互起互仆。垂半世紀餘。而至今民權之盛。猶不及英美者。則法蘭西民族之制裁力。遠

出英吉利民族之下故也。然則自治之德不
利之反以害之也。故自由與制裁二者不惟
由主義者不可不於此三致意也。

其三 自信與虛心

自信力者。成就大業之原也。西哲有言曰。凡
矣。欲爲奴隸。則奴隸矣。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
不可與有爲也。天下人固有識想與議論。過
信力不足者。也有初時持一宗旨。任一事業。及
能達其目的地者。必其自信力不足者也。居今
學理內之不可不鑿戰四百兆羣盲之習俗。外
絡之方策。非有絕大之氣魄。絕大之胆量。豈能
民於新世界者乎。伊尹曰。余天民之先覺者也。
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
自信則然耳。故我國民而自以爲國權不能保。
鄰孰得而侮之。國民而自以爲民權不能興。斯耳。

孰得而壓之。而欲求國民全體之自信力。必先自志士各人之自信力始。

或問曰。吾見有頑錮之輩。抱持中國一二經典古義。謂可以攘斥外國凌轢全球者。若是者。非其自信力乎。吾見有少年學子。據拾一二新理新說。遂自以爲足。廢學高談。目空一切者。若是者。非其自信力乎。由前之說。則中國人中富於自信力者。莫如端王剛毅。由後之說。則如格蘭斯頓之耄而向學。奈端之自視。微然。非其自信力之有不足乎。曰。惡。是何言歟。自信與虛心。相反而相成者也。人之能有自信力者。必其氣象濶大。其胆識雄遠。既注定一目的地。則必求貫達之而後已。而當其始之求此目的地也。必校羣長以擇之。其繼之行此目的地也。必集群力以圖之。故愈自重者。愈不敢輕薄天下。人愈堅忍者。愈不敢易視天下。事海納百川。經重致遠。殆其勢所必然也。彼故見自封一得自喜者。是表明其器小易盈之跡於天下。如河伯之見海。若終必望洋而氣沮。如遼豕之到河東。卒乃懷慙而不前。未見其自信力之能全始全終者也。故自信與驕傲異。自信者常沈着。而驕傲者常浮揚。自信者在主權。而驕傲者在客氣。故豪傑之士。其取於人者。常以三人行必有我師爲心。其立於己者。常以百世俟聖而不惑爲鵠。夫是之謂虛心之自信。

其四 利己與愛他

爲我也。利己也。私也。中國古義以爲惡德者也。是果惡德乎。曰。惡。是何言。天下之道德法律。

未有不自利已而立者也。對於禽獸而倡自貴知類之義。則利已而已。而人類之所以能主宰世界者。賴是焉。對於他族而倡愛國保種之義。則利已而已。而國民之所以能進步繁榮者。賴是焉。故人而無利已之思想者。則必放棄其權利。弛擲其責任。而終至於無以自立。彼芸芸萬類。平等競存於天演界中。其能利已者必優而勝。其不能利已者必劣而敗。此實有生之公例矣。西語曰。天助自助者。故生人之大患。莫甚於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不自利而欲人之利我。夫既謂之人矣。則安有肯助我而利我者乎。又安有能助我而利我者乎。國不自強。而望列國之爲我保全。民不自治。而望君相之爲我興革。若是者。皆缺利已之德而已。昔中國楊朱以爲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惡其言。及觀英德諸國哲學大家之書。其所標名義。與楊朱殆合者。不一而足。而其理論之完備。實有足以助人羣之發達。進國民之文明者。蓋西國政治之基礎。在於民權。而民權之鞏固。由于國民競爭權利。寸步不肯稍讓。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觀于此。然後知中國人號稱利己心重者。實則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剝奪己之權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讓之。曾不以爲意也。故今日不獨發明墨翟之學。足以救中國。即發明楊朱之學。亦足以救中國。

問者曰。然則愛他之義。可以吐棄乎。曰。是不然。利己心與愛他心。一而非二者也。近世哲學

家謂人類皆有兩種愛己心。一本來之愛己心。二變相之愛己心。變相之愛己心者。即愛他心是也。凡人不能以一身而獨立于世界也。於是乎有羣。其處於一羣之中。而與僑侶共營生存也。勢不能獨享利益。而不顧僑侶之有害與否。苟或爾爾。則己之利未見。而害先覩矣。故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羣。而後己之利亦從而進焉。以一家論。則我之家興。我必蒙其福。我之家替。我必受其禍。以一國論。則國之強也。生長於其國者。固不強。國之亡也。生長于其國者。固不亡。故真能愛己者。不得不推此心以愛家。愛國。不得不推此心以愛家人。愛國人。於是乎愛他之義生焉。凡所以愛他者。亦爲我而已。故苟深明二者之異名同源。固不必侈談兼愛以爲名高。亦不必諱言爲我以自欺蔽。但使舉利己之實。自然成爲愛他之行。充愛他之量。自然能收利己之效。

其五 破壞與成立

破壞亦可謂之德乎。破壞猶藥也。藥所以治病。無病而藥。則藥之害莫大。有病而藥。則藥之功莫大。故論藥者。不能泛然論其性之良否。而必以其病之有無與病藥二者相應與否。提而並論。然後藥性可得而言焉。破壞本非德也。而無如往古來今之世界。其蒙垢積污之時常多。非時時摧陷廓清之。則不足以進步。於是而破壞之效力顯焉。今日之中國。又積數千年之沈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盤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則一切調攝滋補榮衛之。

也。雖然，天下事成難於登天，而敗易於下海。故苟不案定目的，而惟以破壞爲快心之具，爲出氣之端，恐不免爲無成立之破壞。譬之藥不治病，而徒以速死，將使天下人以藥爲詬，而此後諱疾忌醫之風將益熾。是亦有志之士不可不戒者也。

結論

嗚呼，老朽者不足道矣。今日以天下自任而爲天下人所屬望者，實惟中國之少年。我少年既以其所研究之新理新說公諸天下，將以一洗數千年之舊毒，甘心爲四萬萬人安坐以待亡國者之公敵，則必毋以新毒代舊毒，毋使敵我者得所口實，毋使旁觀者轉生大惑，毋使後來同志者反因我而生阻。力然則其道何由？亦曰知有合群之獨立，則獨立而不軋轢，知有制裁之自由，則自由而不亂暴，知有虛心之自信，則自信而不驕盈，知有愛他之利己，則利己而不偏私，知有成立之破壞，則破壞而不危險。所以治身之道在是，所以救國之道亦在是。天下大矣，前途遠矣，行百里者半九十，是在少年，是在吾黨。

堯舜爲中國中央君權濫觴考

梁啓超

堯舜禪讓爲中國史上第一盛事，非特尋常舊學所同推贊而已。即近世言民權言大同者，亦莫不稱道堯舜，以證明中國古有民主制度。其意不可謂不善。吾以爲民主制度，天下之公理，凡公理所在，不必以古人曾行與否爲輕重也。故堯舜禪讓之事，實與今日之新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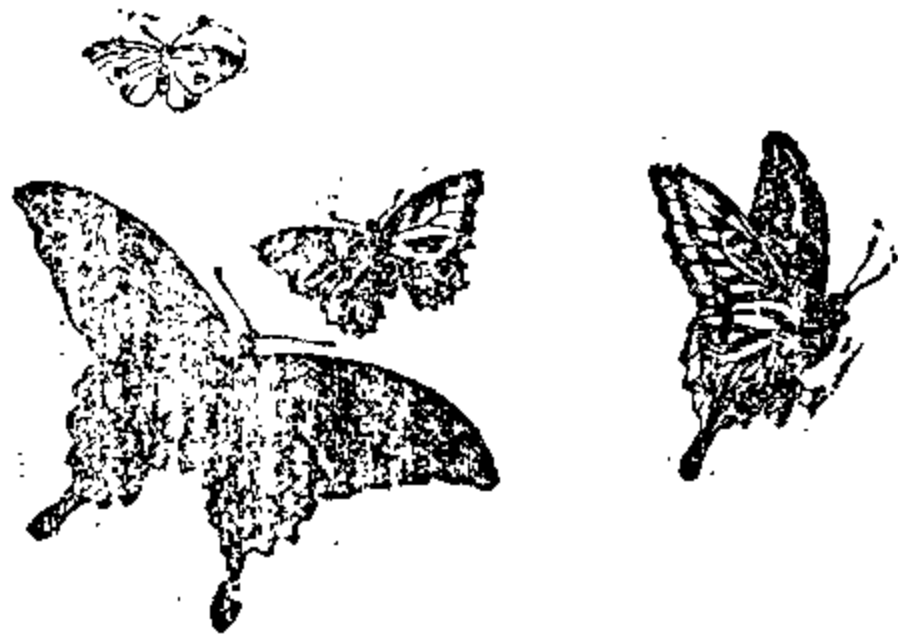
無甚影響。即使堯舜果有禪讓。則其事亦與今日民主政體絕異。何則。民主國者。其主權在國民。其舉某人爲民主。由於全國人之同意。絕非君主所得而禪讓也。禪讓者。私相授受之意也。凡人必其己所自有之物。然後能舉以授人。國家者。豈君主所有物乎。以國家爲君主所有物。是正沈惑於專制政體之謬想耳。故孟子云。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言禪讓者。非天子權限內所得有之事也。孟子此言。可謂有國家思想者也。雖然。此又不過就尋常傳述者而論之耳。若考其實事。則又與尋常所想像。不能無異。若非詳細辨論之。則於中國上古之國體。不得其真相。而進化之理。不能明。歷史之義務。不能盡。故吾今者。不得不一言中國上古之國體。蓋有力之諸侯及豪族。選立帝王。而委以政權。已亦從而參與之也。至其被選之資格。則亦略有限制。故按黃帝以來之譜系。其帝王皆出自黃帝之血族。大抵於同宗族之中。擇其最賢明有實望者而立之。其系統之遠近親疏。固所不計也。如帝舜以黃帝八代孫。起自民間。代堯即位。大禹亦以黃帝數代之孫。而繼舜。伯益亦以顓頊數世之孫。而爲禹所薦。推而上之。則少昊以黃帝次妃方雷氏所生之子。何以能凌元妃之子。玄囂昌意而繼立。少昊既立。何以不能傳位於其子。而昌意之子顓頊嗣其位。顓頊既立。又何以不能傳位於其子。而玄囂之孫帝嚳嗣其位。其中選立之權。必有主之者。不可不察也。其尤著明者。則帝嚳之長子帝摯既立。僅九年。而諸侯廢之以立帝堯。夫廢君之事。

自後世史家觀之。鮮不以爲大逆不道。而當時若甚平平無奇者。蓋貴族帝政時代之常習也。然則舜以族孫而繼堯。禹以族弟（或族叔）族姪而繼舜。以視顓頊帝嚳之以姪繼叔。帝堯之以弟繼兄。其事亦相去不遠耳。要而論之。則中國之政體。自黃帝以前。君主無世襲權。大禹以後。君主有世襲權。而自黃帝至大禹之間。則世襲權定而不定之過渡時代也。子賢則傳子。不賢則擇他之賢者而立之。是可謂無世襲權。雖然其所選之賢者。必在同族中。是可謂稍有世襲權。此過渡時代。前後實亘四百餘年。至禹而始定。若是者謂之豪族帝政。此種政體。在他邦亦往往有之。現今阿非利加洲之阿比斯尼亞國。其王位由一族世襲。而其人則由選立也。（布拉士尼羅河源紀行）是實與我國古時之政體相同。當十二世紀前。西班牙亦嘗行選舉君主之制度。蓋有貴族的小國。立選舉權。當王位有闕。則共選立之。哈藍氏
中世史又德國當紀元九百十一年後。帝統中絕。國中大族。相會同而舉佛郎哥尼亞公登帝位。自此德國變爲選立主義之帝國。有所謂司選侯者。實握一國之大權。此等事實。可爲中國上古政體之左證。就此以觀。可知黃帝堯舜時之君權。絕非如後世帝者之強盛。其主權大半在豪族之手。若帝者之意見與豪族相衝突時。決不能行其志。或並其位而不能保。亦未可知。苟不明此原因。則讀當時之史。有令人大不可解者。即如鯀者四凶之一也。當堯時其惡德既顯。堯咨治水于四嶽。四嶽舉鯀。堯既斥其方命圯族而不能不屈意以用之。以

至九載無功。若使堯果有全權。則以如許重大之事。委於明知其不可之人。堯豈不重負天下乎。又如所謂八元八愷者。皆堯之親族。其中如稷如契。則堯之異母兄弟也。堯豈不知之。而不能舉。蓋皆由豪族之阻撓而已。故後此堯欲讓舜。而必先讓於四岳。俟四岳舉舜。然後試之以示不專。舜欲授禹等九官。亦必詢于四岳。任其推薦。可想見當時天子與四岳之關係矣。白虎通云。四岳者總四岳諸侯之事也。然則四岳之官。實全國諸侯之代表。其名義與美國上議院議員代表各州者略同。而其權力恰如德國前者之司選侯。下之黜陟官吏。上之廢置君主。皆其職權所行之事。是實可以參觀而得之者也。故舜受堯禪。後必讓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受舜禪。後必避舜之子於陽城。待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皆歸。然後踐天子位。亦視當時豪族爲趨向也。堯在位七十二年。舜在位六十一年。此百三十三年中。中央政府漸加整頓。權力日盛。能漸收豪族之權於帝室。而禹之大功。又足以震懾天下。故堯不能去四凶。舜不能服有苗。而禹則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直取而戮之。蓋主權之雄強。迥非昔比矣。此所以世襲之權。至是而確定也。而當夏后之世。四岳之官。亦已不見。然則四岳之與德國司選侯相類。尤可信矣。由此觀之。則傳賢傳子之變遷。實山政體之進化使然。非至於禹而德衰。實至於禹而力盛也。然堯舜之能擇人而推薦之。則其功德固自不可誣耳。

權。名爲文明自由時代。此數種時代。無論何國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則而遞進者也。但此四時代之起伏久暫。則恒因乎兼併競爭之或劇或不劇以爲差。競爭愈烈。則領袖團體之勢力愈大。而最初之人民自由權。不得不消滅。兼併愈行。則中央政府之主權愈盛。而少數之領袖團體的權利。亦不得不摧壞。此自然之數也。阿利揚人種之自由制度。所以能綿延不斷。逐漸發達。以放大光明于今日者。皆由英國以海外孤島保存其一線耳。若在歐洲大陸。則自百年以前。此種自由之光影。幾蹈匿而不可復覩。其故何歟。蓋由英國以彈丸之地。僻在海隅。兼并之禍不烈。而所謂英吉利撒遜人種之初入英國也。即有所謂撒遜七王國者。相峙並立。均勢以保和平。故於自由主義。所存獨多焉。猶古代希臘半島。小國林立。而於自由之發達。保存大有力也。由此觀之。則凡在大陸之地者。其競爭必愈烈。其兼併必愈盛。兼併盛則小國不能自存。而必成一大帝國。既爲一大帝國。則必厚集中央政府之權力。而原初之自由權。遂至絕跡。而無遺類。此歐洲大陸之自由發達。所以不如英國。而亞洲大陸之自由發達。所以不如歐洲也。然則自由制度。必非阿利揚人所專。有不過幸得合宜之地。藉以保其固有之殘喘。而吾中國則全然中斷云爾。此實關於地理上之天演。非人力所能爲也。而以吾中國史觀之。則自黃帝以前。爲第一級野蠻自由時代。自黃帝至秦始皇。爲第二級貴族帝政時代。自秦始皇至乾隆。爲第三級君權極盛時代。而自今以往。則將交入第四

級文明自由時代者也。中國舊學家之論堯舜。或以君權極盛時代擬之。新學家之論堯舜。又或以文明自由時代擬之。不知堯舜當時實貴族帝政初發達之時代。亦即最初自由制度消滅適蠶之時代。而堯舜之所以爲堯舜者。其功德不在能開闢民政。而在能確立帝政也。故世之稱堯舜以爲民主之濫觴者。雖其意甚盛。然不可不謂之厚誣古人也。或曰。如子所言。堯舜爲君權專制之發軔。則堯舜千古罪人矣。何功德之可云。曰。是不然。凡國家必經過此四級時代而後完全成立。缺一不可焉。欲使國內無數之小羣。泯其界限。以成一強固完整之大羣。非專制不爲功也。堯舜之大有造於中國。即在此焉耳。



第壹集

本館論說專論七

本館論說專論下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社輯印

清議報全編卷三

第一集下之上

本館論說三

專論上

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

梁啓超

自大地初有生物。以至於今日。凡數萬年。相爭相奪。相搏相噬。遞爲強弱。遞爲起滅。一言以蔽之曰。爭種族而已。始焉物與物爭。繼焉人與物爭。終焉人與人爭。始焉蠻野之人與蠻野之人爭。繼焉文明之人與蠻野之人爭。終焉文明之人與文明之人爭。茫茫後顧。未始有極。嗚呼。此生存相競之公例。雖聖人無如之何者也。由是觀之。一世界中。其種族之差別愈多。則其爭亂愈甚。而文明之進愈難。其種族之差別愈少。則其爭亂愈息。而文明之進愈速。全世界且然。況劃而名之曰一國。內含數箇小異之種。而外與數箇大異之種相遇者乎。夫世界之初起。其種族之差別。多至不可紀極。而其後日以減少者。此何故乎。憑優勝劣敗之公理。劣種之人。必爲優種者所吞噬所剝削。日侵月蝕。日漸月滅。以至於盡。而世界中遂無復此種族。蓋地球自有人類以來。其蹈此覆轍者。不知幾何姓矣。雖然。追原有生之始。同是劣種而已。而其後乃能獨有所謂優種。以別異於羣劣種。而戰勝於他種者何也。數種相

合。而種之改良起焉。所合愈廣。則其改良愈盛。而優劣遂不可同年而語矣。夫世界種族之差別。必日趨於減少。此自然之勢也。而所以減少差別之法。不外乎漸滅與合並之二者。非優則劣。非勝則敗。苟不改其。必致滅亡。無中立之理焉。有統治種族之權者。當何擇也。今且勿論他洲。勿論他國。先以支那論之。在昔春秋之間。秦楚吳越。皆謂之夷狄。而巴蜀滇桂南越。至秦漢間。猶謂之羌。謂之西南夷。夫夷狄之稱。何自起乎。蔑視異種人之名耳。今夫秦今之陝西。楚今之湖南。吳今之江南。越今之浙江也。巴蜀今之四川。滇今之雲南。桂今之廣西。南越今之廣東也。當時皆與中原之人異種。互相猜而不相通。無以異於今之滿漢也。自漢以後。支那之所以漸進於文明。成爲優種人者。則以諸種之相合也。惟其相合。故能並存。就今日觀之。誰能於支那四百兆人中。而別其孰爲秦之戎。孰爲楚之蠻也。孰爲巴之羌。滇之夷也。反之。則春秋以前。雜居於內地者。有所謂潞戎。徐戎。萊戎。淮夷。陸渾之戎。有所謂赤狄。白狄。長狄。其種別之繁。不可數計。今無一存焉。則以劣種戰敗。而漸滅。以至於盡也。今猶有苗種。獍種。獠種等。與優種人錯居而不相合。然其殘喘。殆亦不可以久矣。何也。不合則必爭。爭而必有一敗。而勝敗之數。恒視其優劣以爲憑。故也。今夫滿人與漢人。孰爲優種。孰爲劣種。不待知者而決矣。然則吾所謂不滿漢之界者。爲漢人計乎。爲滿人計耳。或曰。如子之言。則自五胡北魏遼金元以來。游牧之種。狎主中夏。而蒙古之兵力。東轄高麗。

北統俄羅斯。西侵歐洲。南吞緬甸越南。迫印度阿刺伯。回回之種。撫有希臘羅馬西班牙印度之地。峨特狄打牲之種。亦曾蹂躪半歐。然則優勝劣敗之說未可憑。而子所憂者特過慮耳。答之曰。不然。夫種戰者非決於一時而已。其最後之勝敗。往往戰於數百年以前。而決於數百年以後。彼洪水前之時。主持世界者爲巨鳥大獸。人生其間。其勢固不足與之敵。徒受其殘暴而已。而其最後之戰。人卒能勝禽獸者。則用智與用力之異也。故世界之進化愈盛。則恃力者愈弱。而恃智者愈強。俄之能逐蒙古。西班牙之能逐回部。希臘之能反土耳其。皆其證也。故即使以數百年前。滿洲强悍之人種生於今日。猶不能安然獨立於競智諸強國間也。況如今之滿人者。强悍之氣已失。蒙昧之性未改。而欲免肢削漸滅之禍。其可得乎。夫以黃色種人與白色種人相較。其爲優爲劣。在今日固有間矣。至其末後之戰。勝敗如何。則未能懸定也。雖然。欲種戰之勝。必自進種改良始。而支那之人數。實居黃種十之七八焉。然則支那之存亡。係於黃種之勝敗。而宰治支那者。寧忍置全種數百兆人於死地。聽其永永沈淪。永永糜爛。而不以易其一日之歡娛富貴。徒認漢人爲異種。爲不利於己。而不知更有異種之大不利者。過此萬萬也。是則旁觀所代爲惕息。而局中人所宜痛哭流涕者也。今試言滿人他日之後患。抑壓之政。行之既久。激力所發。遂生大動。全國志士。必將有美利堅獨立之事。有法蘭西西班牙革命之舉。彼時滿人噬臍無及。固無論矣。即不然。守今日頑

固之政體。不及數年。必受分割。分割之際。會匪乘起。暴徒橫行。政府之威力。既不能行於地方。則民皆將任意報其所仇。憤。其他吾不敢知。而各省駐防之滿人。其無噍類也必矣。分割以後。則漢人滿人雖同爲奴隸。然漢人人數太多。才智不少。尙可謀聯合以爲恢復獨立之事。滿人則既寡且愚且弱。雖不遭報復于漢人。亦長爲白種之牛馬而已。且漢人之農者工者。其操作最勤。其價值甚廉。他日全地球力作之業。尙藉漢人爲一轉輸之紐。而南美非洲太平洋未闢之地。皆賴漢人以墾之以實之。故漢土雖分割。而漢人仍可以有權力於世界上。即受鈐制。而終能以自存。若滿人則數百年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其全部五百萬人。不能爲士。不能爲農。不能爲工。不能爲商。一旦分割。政權財權兵權三者。既歸白種人之手。彼時欲求一飯之飽。一椽之安。可復得乎。然則滿人所自以爲得計者。正其自取滅亡之道。眞所謂醫渴而飲鴆者也。

聖哉我 皇上也。康南海之奏對。其政策之大宗旨。曰滿漢不分。君民同治。斯言也。滿洲全部人所最不樂聞者也。而我 皇上深嘉納之。將實見諸施行焉。雖被掣肘。未能有成。然合體之義。實起點於茲矣。滿人之仇視 皇上也。謂 皇上有私愛於漢人。有偏憎於滿人。皇上最惡內務府官吏。凡內務府官吏。幾無一人不帶處分者。故內務府之人。仇視皇上。尤其母曰使皇上。得志吾等無厭。飯處矣。故前者外廷傳播皇上許多失德之事。今年傳言皇上久病難痊。皆內務府之言也。夫 皇上豈惟無私愛無偏憎而已哉。其所以爲漢人計者。不過十之四。其所以爲滿人計者。乃十之六也。今滿洲某大臣之言曰。變法者漢人之利也。而滿人之害也。滿人之阻撓變法。惑於斯

言也。吾今請舉利害之事而質言之。譬之十人同附一舟。中流遇風。將就覆溺。於是附舟者呼號協力以助舵機之役。則於操舟之主人爲有利乎。爲有害乎。譬之十人同旅一室。中夜遇火。將就燬燼。於是旅居者呼號協力以謀泝澗之勞。則於居室之主人爲有利乎。爲有害乎。夫當此危急存亡之際。而舟之獲濟也。而室之獲全也。彼附舟與旅居者所得之利。則在能保生命也。而舟室主人所得之利。則既獲生命。又不失其舟。不失其室。焉。是附者旅者之利一。而主人之利二也。反是則同舟而敵國。同室而操戈。未有不速其覆亡同歸於盡者也。惟國亦然。彼漢人之日日呼號協力以求變法者。懼國之亡。而四百兆同胞之生命將不保也。若滿人能變法以圖存。則非惟生命可保。而宰治支那之光榮。猶可以不失。焉。故曰漢人之利害。惟一。而滿人之利害。則二也。夫以公天下之大義言之。則凡屬國民。皆當有愛國憂國之職分。焉。不容有滿漢君民之界也。即以家天下之理勢言之。則如孿體之人。利害相共。尤不能有滿漢君民之界也。

今我國之志士。有憤嫉滿人之深。閉固拒。思倡爲滿漢分治之論。倡爲革命之論者。雖然。其必有益於支那乎。則非吾之所敢言也。何也。凡所謂志士者。以保全本國爲主義也。今我國民智未開。明自由之真理者甚少。若倡革命。則必不能如美國之成就。而其糜爛將有甚於法蘭西西班牙者。且二十行省之大。四百餘州之多。四百兆民之衆。家揭竿而戶竊號。互攻

互爭互殺。將爲百十國而未有定也。而何能變法之。言即不爾。而羣雄乘勢剖而食之。事亦成而國已裂矣。故革命者最險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也。至於分治之說。則尤爲不達事理焉。匈牙利之與奧大利也。蘇格蘭之與英倫也。名爲合國分治。而其中窒礙之情形。固已甚多矣。況我國民之智慧。遠下於奧匈英蘇數等地方自治之體段。尙未胚胎。而何能分治乎。且以大同之義言之。凡在未合之國。未合之種。尙且當設法以合之。豈於已合者而更分之哉。況如彼之說。將置我聖天子於何地也。夫當我支那至危極險。山窮水盡之時。而忽有我英明仁厚。剛斷通達之皇上。以臨之。以滿洲頑陋閉塞偏狹之種人。而忽有我不分畛域大公無我之皇上。以御之。殆非偶然焉。殆天未欲絕我滿漢兩種之人。而思有以拯之也。此吾所以殷然有合體之望。而亟欲爲兩種人告也。

夫滿漢之界。至今日而極矣。雖然。此界之起。起自漢人乎。起自滿人耳。天下一家。三百年矣。支那民氣素靜。相安相習。固已甚久。乃無端忽焉畫鴻溝以限之。曰。某事者漢人之私利也。某事者漢人之陰謀也。雖有外患。置之不顧。而惟以防家賊爲言。夫國家旣以賊視其民。則民之以賊自居。固其所也。昔英法之民。變先後並起。英人達於大勢。急弛其閑。平民之權。故英之皇統。至今無恙。安富尊榮。冠萬國焉。法人從而壓制之。箝之。刀俎之。而路易之祚。自茲遂絕。當法亂沸騰之頃。法皇及其貴族。乃至求爲一平民而不可得。合兩國之前事以觀。

之孰爲智孰爲愚不可不審也。彼日本德川氏之持國柄垂三百年。太平之澤沐浴人心。百國諸侯皆其指臂。而其末葉之敗亡。若摧枯拉朽者。豈非以自生界限。拂國民之性。而逆大局之勢乎。吾一不解今日之滿洲政。府何以勇於求禍。若是雖不爲滿漢兩種之民計。獨不爲一己之身家計乎。

夫以理論之。既如彼矣。以勢論之。則如此矣。然則平滿漢之界。誠支那自強之第一階梯也。今請言平之之條理。一曰散籍。貫向例。凡漢人皆稱某府某縣人。凡滿人皆稱某旗人。某旗云者。兵籍之表記也。當國初之際。滿洲人盡爲兵。且在塞外爲游牧之國。無有定居。故以旗別焉。今則情形大殊。昔之行國。易爲居國矣。昔之專爲兵者。今則不盡然矣。何必更留此名。以獨異於齊民哉。故宜各因其所居之地。注其民籍。與漢人一律。則畛域之見自化矣。二曰通婚。當順治元年。攝政睿親王入關之始。即下詔命滿漢通婚姻。此誠合種之遠謀。經國之特識也。使當時能實行之。則至今三百年。久已天下一家。無所謂滿。無所謂漢矣。而國初疑忌尙多。此議卒廢。界限日積日深。遂有今日。今欲決其藩籬。非此不可。且滿漢所以難通婚姻者。則漢人婦女纏足。不無窒礙焉。今各省戒纏足之會紛紛並起。若朝廷因勢而利導之。乘此機會。定滿漢互婚之例。既掃積弊。又得大益矣。三曰并官缺。國初定制。每部之官缺。必滿漢各半。故國朝之官。多倍於前朝焉。夫以漢人之數。百倍於滿人。而得官之數。僅與相

其勝敗愈有關係。善爲戰者。知非合種不能與他種敵。故事務溝而通之。詩所謂兄弟鬩於墻外。禦其侮也。不善戰者。不知大異種之可畏。而惟小異種之相仇。傳所謂鷸蚌相持。漁人獲其利也。今全世界大異之種。泰西人區其別爲五焉。彼三種者。不足論矣。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實黃種人與白種人玄黃血戰之時也。然則吾之所願望者。又豈惟平滿漢之界面而已。直當凡我黃種人之界面。而悉平之。而支那界。而日本界。而高麗界。而蒙古界。而暹羅界。以迄亞洲諸國之界面。太平洋諸島之界面。而悉平之。以與白色種人相馳驅於九萬里周徑之戰場。是則二十世紀之所當有事也。雖然。黃種之人。支那居其七八焉。故言合種必自支那始。

論戊戌八月之變乃廢立而非訓政

梁啓超

或問曰。今次之政變。不過垂簾訓政而已。廢立之說。雖道路紛傳。然未見諸實事。今子乃指之爲廢立。得無失實乎。答之曰。君之所以爲君者。何在。在乎爲其有君天下之權耳。既篡君權。豈得復謂之有君。夫歷代史傳載母后亂政之事。垂以爲誡者。既不一而是矣。然歷代母后之垂簾。皆因嗣君之幼冲。暫時臨攝。若夫已有長君。而猶復專政者。則惟唐之武后而已。卒乃易唐爲周。幾覆宗社。今日之事。正其類也。皇上即位。既二十四年。聖齡已二十九歲矣。臨御宇內。未聞有失德。勤于政事。早朝晏罷。數月以來。乾斷睿照。綱舉目張。豈同襁褓之子。猶有童心者。而忽然有待於訓政。何哉。且彼逆后賊臣之設計。固甚巧矣。廢立之顯而驟者。天

下之人皆得誅其罪。廢立之隱而漸者。天下之人皆將受其愚。今夫瀛臺屏居。內豎監守。撤出入之板橋。減御膳之品物。起居飲食。不能自由。如此則與囚虜何異。既已囚虜矣。而猶告天下曰。吾非廢立也。天下之人亦從而信之。嗚呼。何天下之人之易愚弄也。皇上所親愛之妃嬪。則撤其簪珥。施以杖刑。不許進見。皇上所舊用之內監。斷殺夷戮。無一存者。欲食雞絲而不得。欲食米粥而不得。人非木石。受此怨毒。豈能久存。環顧廷臣。無一心腹。幽囚別殿。無復生人之趣。昔雖無病。今亦當命在旦夕矣。况復下硝粉於食品。行無形之醜毒乎。倘他日或有大故。則逆后賊臣。且將以久病升遐。告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亦將信之乎。嗚呼。是亦全無人心而已。吾以爲海內臣子。如有念君父之仇者。則宜於今日而興討賊之師也。海外各國。如有恤友邦之難者。則宜於今日而爲問罪之舉也。使今日而不討賊。不問罪。則雖他日皇上被弑。吾知其亦必無問罪討賊之人也。何也。今之不討賊。不問罪者。因信逆賊之言。以爲非廢立也。然則他日亦必聽逆賊之言。以爲非弑君也。嗚呼。痛哉。痛哉。何我皇上之冤慘至於如此其極也。何天下之人之全無人心。至于如此其極也。

或又問曰。子言誠哀矣。然讀八月初六日上諭。則西后之垂簾。實皇上所懇請。天下之人。雖欲討賊。問罪。而無辭也。答之曰。子不讀漢獻帝禪位曹丕之詔乎。獻帝屢禪。曹丕屢讓。若有大不得已者。然自此以往。歷代篡弑者。皆循茲軌。然則可謂曹丕之踐阼。實由漢獻之懇請。

乎。嗚呼。爲此說者。非大愚即大悖耳。

或又問曰。皇上之賢。逆后之罪。旣已聞命矣。然中國之立君。無有憲法。惟意所欲而已。今西后雖篡位矣。而討賊問罪。猶爲無辭也。答之曰。中國之政。向來奉聖經爲準衡。故六經卽爲中國之憲法也。書言牝雞無晨。牝雞司晨。惟家之索。禮言夫死從子。又言婦人不與外事。春秋因文。姜之淫。而不與莊公之念。母然則母后臨朝。爲經義所不容。有明證矣。論語。君薨聽於冢宰。尋常幼帝之立。母后臨朝。猶爲六經所不取。況今日之實爲篡逆乎。且支那人向來所信奉。常引爲政治之準的者。六經之外。則朱子之書。朱子綱目。於北魏胡后之事。則大書胡太后弑其君。於唐武后之事。則大書帝在房州。皆與今日之事。若合符節者也。

論變法後安置守舊大臣之法

梁啓超

政變後數日。日本中央報載有支那細人鄒某之言曰。此次政變。非一國之公事。乃康黨之私事耳。又曰。康黨並非變法之人。皇太后與榮祿。乃眞變法之人也。今康黨旣去。中國革新之事。將大成矣。又曰。榮祿嘗詢康以變法之方。康曰。變法不難。三日足矣。榮問其故。康曰。但將二品以上官。盡行殺了。可矣。榮惡其言。故欲去之云云。其言尙多不具引當時局外之人。頗惑其言。乃未及數日。而黨獄大起。逮捕徧於各省。又未數日。而入股復。元員復。弓刀石復。學校廢。特科廢。農工商局廢。報館有禁。學會有禁。士民上書有禁。新政盡翻。於是稍有識者。知鄒某之

言之謬。不待辨矣。然猶或疑康南海與榮某果有是言。以爲此次之蹉跌。實由新黨急激。有以自招之者。余故記疇昔所聞於南海者。而演繹之。以告天下。俾並世無惑。而後之變法者。亦有所采擇焉。

變法之事。布新固急。而除舊尤急。譬猶病痞者。不去其痞。而餌以參苓。則參苓之功用。皆納受於痞之中。痞益增而死益速矣。雖然變法之事。布新固難。而除舊尤難。譬猶患附骨之疽。欲療疽則骨不完。欲護骨則疽不治。故善醫舊國者。必有運斤成風。聖去而鼻不傷之手段。其庶幾矣。今守舊黨之阻撓變法也。非實有見於新法之害於國病於民也。吾所挾以得科第者曰八股。今一變而務實學。則吾進身之階將絕也。吾所恃以致高位者曰資格。今一變而任才能。則吾驕人之具將窮也。吾所藉以充私囊者曰舞弊。今一變而覈名實。則吾子孫之謀將斷也。然猶不止此。吾今日所以得內位卿貳。外擁封疆者。不知經若干年之資俸。經若干輩之奔競。而始能獲也。今者循常習故。不辦一事。從容富貴。窮樂極欲。己可以生得大拜。死諡文端。家財溢百萬之金。兒孫皆一品之縉。若一旦變法。則凡任官者皆須辦事。吾將奉命而辦事耶。則既無學問。又無才幹。並無精力。何以能辦。將不辦耶。則安肯舍吾數十年資俸。奔競千辛萬苦所得之高官。決然引退。以避賢者之路哉。故反覆計較。莫如出死力以阻撓之。蓋全國千萬數之守舊黨人。不謀而同心。異喙而同辭。他事不顧。而惟阻撓新法之

知語日衆口鑠金。聚蚊成雷。不有以安頓之。則其爲變法之阻力。未可艾也。今求安頓之之法。蓋有數焉。

一曰如其爵位。日本維新以前。公卿以數十計。藩侯以數百計。皆席數百年之業。根深蒂固。其去之之難。視我國數倍焉。乃維新之始。設五等之爵以容之。置華族以寵之。及其後立憲政治既行。則選華族之秀者。爲上議院議員焉。是以羣貴帖然相安無事。今宜仿其意。滿人則自親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鎮國將軍奉恩將軍。漢人則自公侯伯子男輕車都尉騎都尉雲騎尉等。各因其今有之品級授之。大率大學士軍機大臣授公爵。尙書總督授侯爵。侍郎巡撫授伯爵。三四品京堂藩臬授子男爵。其下諸官。各以原品相比而授襲職焉。一切皆奉朝請。有慶典。尊恩。皆得受賞賜。京官自四品以上。外官自三品以上。皆列爲貴族。他日得充上議員之任。如是則富貴不失。恩榮依然。其有才者。仍可預國事。其不肖者。亦可以支門楣。謠詠必消。阻礙自小。此一法也。

二曰免其辦事。宋之官制。有爵。有階。有勳。有官。有職。有差。今日本亦大略仿之。有爵。有階。有勳。有官。凡此諸制。驟視之。似覺其無謂。然實新舊交代之際。無可如何之法也。夫爵階勳官職差等名號之差別。起於何也。凡立一種之官制。其初必行之而有效。所設之官。必求可以任所治之事。及行之既久。而疲玩生焉。舊班之官。不足以任事。於是乎欲設新班以易之。然

舊班之人。又不能一掃而去也。於是不得不別設一名焉。以爲位置。使舊班者雖無其權。而仍有其名焉。使新班者雖無其名。而可有其權焉。於是乎新舊之間。可以相安。自古以來。官制之變遷。未有不由此者也。今試以宰相一職論之。漢初爲相國。後更名爲大司徒。與大司馬大司空同謂之三公。東漢以後。則宰相之權。移而至尙書令錄尙書事。而三公之官。猶可以不廢也。魏晉漸移。而至中書令中書監。而三公及尙書令之官。仍可以不廢也。降至唐初。爲內史令。爲中書令。爲侍中。中葉更爲左右僕射。爲同中書門下三品。而中書令侍中之官。猶可以不廢也。至於本朝。國初宰相之職。爲大學士。至雍正間。其權移而至南書房。然大學士之官。猶可以不廢也。乾隆以後。更移而至軍機處。然大學士南書房之官。猶可以不廢也。凡此皆以權任新官。而以名籠舊官。皆不得已之良法也。同治中興之役。胡曾左諸公。以封疆吏任練兵籌餉之事。因本省之屬員。才不足用。必須調用平日親信之人。而實缺各官。又不能舉而易之也。於是乎廣設諸局。以善後釐金等局。代藩司之事。以保甲等局。代臬司之事。其餘各事。莫不設專局以辦之。下至各府州縣。皆有分局。故當軍興之時。全省之脈絡。係于各局。實缺官則聳諾坐嘯而已。蓋彼實缺官者。去之則有失望之虞。用之則有僨事之患。故爲兩全之策。莫如官自官。差自差。名之所在。與權之所在。分而爲二焉。此因時制宜之極則也。故變法之後。官制既必當變矣。則惟宜添新衙門。而勿裁舊衙門。留此尙書侍郎主事。

然則冗官竟不裁乎。曰是不然。自變法之年以前起算。聽其如常遷轉。缺者則不復補。不及十年而舊官殆將盡矣。凡其中之有才而能任事者。仍可授以新衙門之差遣。則新班之數日增而舊班之數日減。此亦自然淘汰之公理也。古人之言汰冗兵者。則既如是矣。夫此法豈徒用之於裁官裁兵而已。化莠民爲良民。變學究爲志士。其道固不由。是知此者可稱醫舊國之國手矣。

論 皇上舍位忘身而變法

梁啓超

皇上以變法被廢。仁至義盡。其委曲苦衷。罕有知之者。乙未年。上欲變法。旋爲后所忌。杖二妃。逐侍郎長麟。汪鳴鑾。及妃見侍郎志銳。視學士文廷式。永不叙用。皆以諸臣請收攬大權之故。太監寇良材請歸政。則殺之。于是。上幾廢。以養晦僅免。乃能延至今歲。長麟者。素充直。恭親王倚用之人也。及革長麟。奉僞懿旨時。上連旨。恭邸跪哭問何故。上揮手曰。不必問。君臣相向對哭。恭邸哭至不能起。上令太監扶之去。文廷式請。上收大權。上搖手囑勿言。上知一攬政權。后必見忌也久矣。及旅大繼割。上曰。我不能爲亡國之君。若不假我權。我寧遜位。蓋明知僞臨朝之忌。而至是亦不能避也。惟有致命遂志。冀補救而已。四月廿三日。甫下國是之詔。而廿七日后。即逐師傅翁同龢。命榮祿。山督直隸。總統董。聶。袁。三軍。下詔閱兵。令二品以上大臣遞摺召見。于是訓政廢立之局定矣。夫翁同龢爲上。二十餘

年師傅。上之親臣。只此一人。既逐矣。僞臨朝親見大臣。令其明遞摺矣。散督辦處。令其私人統諸軍矣。訓政幽廢之事。皇上豈不知之。蓋以坐聽僞臨朝之淫肆守舊地。必盡割而國必偕亡。與其亡國而爲帙道之降煤山之續。既喪國辱身。貽謗千古。不如姑冒險而變法。幸則猶可望收政權而保國土。不幸亦可大開民智而待之將來。中國或可存一綫焉。當是時也。皇上以社稷爲重。而君位爲輕。以民爲貴。而身爲賤。無人與謀。獨斷聖心。決然冒險犯難而行之。如項羽之破釜沈舟。如賓須無之背城借一。其濟則祖宗之靈也。其不濟則聽其廢聽其幽。聽其毒。聽其弑。以死殉社稷。以死告祖宗。以死對四萬萬臣民。誓甘爲唐中宗。魏顯宗之廢。弑于淫妾。以白其志于天下。而不忍爲劉禪之歸命。徽欽之青衣。以一身任亡國之耻辱。蓋自歸政十年。隱忍躊躇。盤桓待時。一恨于失安南。再恨于割遼台。三恨于割膠旅。與其餘割土。司割鐵路。輪船。礦產。商務。兵權之種種。懷憤蒙耻。抱恨含怒。鬱積沈詳。深思熟權。不得已而後以身殉天下。于此。皇上誓不爲天津閱兵之行。蓋亦留以有待矣。不幸爲權奸變而早發。將帥畏葸不忠。遂至幽廢。然八股既廢。學堂學會報館。雲滂波湧。數千萬人士。騰奮踊躍。競共講求。即使復廢。而開數千萬人士之智。成效既覩。不能復抑中國一綫之。不亡。或賴于此。維新愛民之詔書。朝發暮下。薄海內外。讀詔書者。爲之流涕。人人咸有中國自強之望。及聞幽廢。咸哭泣失聲。涕不可仰。

我橫濱商人大同學
校學生則已然矣

咸哀失我 聖主如喪

慈母。且慮中國從此亡。盛德遺愛如此。嗚呼。我皇上之捨位忘身以救天下。自古之至仁大慈。豈有過此哉。寧幽廢篡弑于妾母。而不忍舍垢蒙羞于亡國。其權衡至當。大義明決。豈有過此哉。而說者或疑爲急激。或譏不能堅忍。夫忍之十年。淫肆聽之。土木聽之。縱宦寺開貨賄聽之。任權奸用昏謬聽之。盡亡屬國聽之。喪師辱國聽之。徧割邊地聽之。盡輸寶藏盡失利權聽之。日日熟視。年年晝押。以一身任祖宗之統。人民之寄。坐受天下萬世之責。敵國外人之侮。若是者十年。日甚一日。年甚一年。自視其國將爲土崩。將爲瓦解。將爲豆剖。將爲瓜分。將爲魚爛。將爲波蘭。將爲印度。將爲安南。將爲緬甸。祖宗大業從此隕墜。神州民庶從此陸沈。宗廟社稷將不血食。鐘篋將罔頓衣冠。將塗炭。宮闕將禾黍。若是者無所知。識酣寢薪火。則已。令稍有知識。每一念及。發憤汗出。怒髮上指。目眦欲裂。不可一旦忍。况聖明如我皇上者。觀萬國若觀火。念萬民在塗炭。旣仁且智。又安能忍。然而沈幾待變。忍辱負重。含垢忍尤。于今十年。至待之無可待。忍之無可忍。而後出。此藉不然。則安坐以待之。從容以忍之。一切再聽后之所爲。則九月天津閱兵。幽廢如故。而聖明英武不著。盛德不暴于天下。遺愛不留于百姓。更附益以謗言。則眞爲昌邑之續耳。况加以有割地削權之辱。則謬爲得罪于祖宗。得罪于天下。亦何能見白于天下後世哉。固以爲廢之爲宜耳。即幸而不廢。再坐聽那拉之肆淫。樂侈土木。縱宦寺任權奸用昏耄。但保頤和咫尺之園。而日

日割地失權。坐亡萬里。祖宗之天下而不顧。則終之亦爲子嬰之輿。觀懷愍之行。酒幸亦僅爲安南之虛名。不幸則爲緬甸之被虜。其知者責以敵筭不能制大魚。比于魯莊不能防文姜。六極之弱。失天下不能無罪。其不知者。則傳會文致。盡以魏胡靈后行事之醜歸之于明。莊烈帝責以無道亡國。亦復誰能辨者。豈若今即幽廢而激天下之怒。則朱虛平勃東之敬業。猶有望焉。以保國祚。嗚呼。我皇上處至難之境。難白之地。而卒以七智垂功德于天下。捨身輕萬乘。而思以保國救民。自非至聖仁人。孰能若此者乎。

政變原因答客難

梁啓超

語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大丈夫以身許國。不能行其志。乃至一敗塗地。漂流他鄉。則惟當緘口結舌。一任世人之戮辱之嬉笑之唾罵之。斯亦已矣。而猶復嘵嘵焉欲以自白。是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雖然。事有關於君父之生命。關於全國之國論者。是固不可以默默也。論者曰。中國之當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無操之過蹙。失於急激。以自貽蹉跌之憂乎。辨曰。中國之言改革。三十年於茲矣。然而不見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者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舊與布新兩者之用力相等。然後可有效也。苟不務除舊而言布新。其勢必將舊政之積弊。悉移而納於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如病者然。其積痞方橫塞於胸腹之間。必一面進以瀉利之劑。以去其積塊。一面進以溫補之劑。以培其元氣。庶幾能奏功也。若

不攻其病。而日餌之以參苓。則參苓即可爲增病之媒。而其人之死當益速矣。我中國自同治後。所謂變法者。若練兵也。開礦也。通商也。交涉之有總署使館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館。及各中西學堂也。皆疇昔之人所謂改革者也。夫以練兵論之。將帥不由學校而出。能知兵乎。選兵無度。任意招募。半屬流丐。體之羸壯所不知。識字與否所不計。能用命乎。將俸極薄。兵餉極微。武階極賤。士人以從軍爲耻。而無賴者乃承其乏。能潔已效死乎。圖學不興。阨塞不知。能制勝乎。船械不能自製。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軍不游弋他國。將帥不習風濤。一旦臨敵。能有功乎。警察不設。戶籍無稽。所練之兵。日有逃亡。能爲用乎。如是則練兵如不練。且也用洋將統帶訓練者。則授權于洋人。國家歲費巨帑。爲他人養兵。以自贖。其用土將者。則如董福祥之類。藉衆鬧事。損辱國體。動招邊釁。否則騷擾閭閻而已。不能防國。但能累民。又購船置械於外國。則官商之經手者。請以中飽自肥。費重金而得蠶物。如是則練兵反不如不練。以開礦論之。礦務學堂不興。礦師乏絕。重金延聘西人。尙不可信。能盡地利乎。機器不備。化分不精。能無棄材乎。道路不通。從礦地運至海口。其運費視原價或至數倍。能有利乎。如是則開礦如不開。且也西人承攬。各國要挾。地利盡失。畀之他人。否則奸商胡鬧。貪官串弊。各省礦局。只爲候補人員領乾修之用。中國舊例官紳之不辦事而借空名以領俸者謂之乾修。凡各省之某某局總辦某某局提調者無不皆是也。徒糜國帑。如是則開礦反不如不開。以通商論之。計學即日本所稱經濟財政諸學不講。罕明商政之理。能保

富乎。工藝不興。製造不講。土貨銷場。寥寥無幾。能爭利乎。道路梗塞。運費笨重。能廣銷乎。釐卡滿地。抑勒逗留。股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勸商乎。領事不察外國商務。國家不護僑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則通商如不通。且也外品日輸入。內幣日輸出。池枯魚竭。民無噍類。如是則通商反不如不通。以交涉論之。總理衙門老翁十數人。日坐堂皇。並外國之名。且不知。無論國際。並已國條約。且未寓目。無論公法。各國公使領事等官。皆由奔競而得。一無學識。公使除呈遞國書之外。無他事。領事隨員等。除游觀飲食之外。無他業。可取於此輩之坐食乎。如是則有外交官如無外交官。且使館等人在外國者。或狎邪無賴。或鄙吝無耻。自執賤業。污穢難堪。貽笑外人。損辱國體。其領事等。非惟不能保護己商。且從而凌壓之。如是則有外交官反不如無外交官。以教育論之。但教方言。以供繙譯。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學藝之術。能養人材乎。科舉不變。榮途不出。士夫之家。聰穎子弟。皆以入學爲耻。能得高材乎。如是則有學堂如無學堂。且也學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講愛國。故堂中生徒。但染歐西下等人之惡風。不復知有本國。賢者則爲洋備。以求衣食。不肖者且爲漢奸。以傾國基。如是則有學堂反不如無學堂。凡此之類。隨舉數端。其有弊無效。固已如是。曰餘各端。亦莫不如是。然則前此之所謂改革者。所謂溫和主義者。其成效。固已可觀矣。夫此講事者。則三十年來名臣。曾國藩。文祥。沈葆楨。李鴻章。張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然其效乃若此。然則不變其本。不易

其俗不定其規模。不籌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節節以變之。則雖使各省得許多督撫。皆若李鴻章張之洞之才之識。又假以十年無事。聽之使若李鴻章張之洞之所爲。則於中國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蓋國家之所賴以成立者。其質甚繁。故政治之體段亦甚複雜。枝節之中有根幹。焉。根幹之中又有總根幹。焉。互爲原因。互爲結果。故言變法者。將欲變甲。必先變乙。及其變乙。又當先變丙。如是相引。以至無窮。而要之。非全體並舉。合力齊作。則必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譬之有千歲老屋。瓦墁毀壞。椽棟崩折。將就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臥。漠然無所聞見。或則補苴罅漏。彌縫蟻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雖不同。要之風雨一至。則屋必傾。而人必同歸死亡。一也。夫酣嬉鼾臥者。則滿洲黨人是也。補苴罅漏者。則李鴻章張之洞之流是也。諺所謂室漏而補之。愈補則愈漏。衣敝而結之。愈結則愈破。其勢固非別構新厦。別紉新製。烏乎可哉。若如世之所謂溫和改革者。宜莫如李張矣。不見李鴻章訓練海軍之洋操所設之水師學堂醫學堂乎。不見張之洞所設之實學館自強學堂鐵政局自強軍乎。李以三十年之所變者若此。張以十五年所變者若此。然則再假以十五年。使如李張者出其溫和之手段。以從容布置。到光緒四十年。亦不過多得此等學堂洋操數箇而已。一旦有事。則亦不過如甲午之役。望風而潰。於國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則與不改革何以異乎。夫以李張之才如彼。李張之望如彼。李張之見

信任負大權如彼。李張之遇無事之時。從容十餘年之布置如彼。其所謂改革者。乃僅如此。況於中朝守舊庸蠹盈廷。以資格任大官。以賄賂得美差。大臣之中。安所多得如李張之才者。而外患之迫。刀異而歲不同。又安所更得十餘年之從容歲月者。然則舍束手待亡之外。無他計也。不知所謂溫和主義者。何以待之。抑世之所謂急激者。豈不以疑懼交乘。怨謗雲起。爲改革黨人所自致乎。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又曰。凡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從古已然。況今日中國之官之士之民。智識未開。瞽然不知有天下之事。其見改革而驚訝。固所當然也。彼李鴻章前者所辦之事。乃西人皮毛之皮毛而已。猶且以此負天下之重謗。況官位遠在李鴻章之下。而所欲改革之事。其重大又過於李鴻章所辦者數倍乎。夫不除弊而不能布新。前既言之矣。而除舊弊之一事。最易犯衆忌而觸衆怒。故全軀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爲之。今日勿論他事。即如八股取士。錮塞人才之弊。李鴻章張之洞何嘗不知之。何嘗不痛心疾首而惡之。張之洞且常與余言。言廢八股爲變法第一事矣。而不聞其上疏請廢之者。蓋恐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忌。懼其合力以謗已而排擠已也。今夫所謂愛國之士。苟其事有利於已者。則雖敗已之身。裂已之名。猶當爲之。今既自謂愛國矣。又復愛身焉。及至三者不可得。兼則舍國而愛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將舍名而愛身。吾見世之所謂溫和者。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吉田松陰曰。觀

望持重。號稱正義者。比比皆然。最爲最大下策。何如輕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後除闢古地布石之爲愈乎。嗚呼。世之所謂溫和者。其不見絕于松陰先生者希耳。即以日本論之。幕末藩士。何一非急激之徒。松陰南洲。尤急激之巨魁也。試問非有此急激者。而日本能維新乎。當積弊疲玩之既久。不有雷霆萬鈞霹靂手段。何能喚起而振救之。日本且然。況今日我中國之積弊更深于日本。幕末之際。而外患內憂之亟。視日本尤劇百倍乎。今之所謂溫和主義者。猶欲以維新之業。望之於井伊安藤諸閣老也。故康先生之上皇帝書曰。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又曰。變事而不變法。變法而不變人。則與不變同耳。故先生所條陳章奏。統籌全局者。凡六七上。其大端在請誓太廟以戒羣臣。開制度局以定規模。設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其他如遷都興學。更稅法。裁釐金。改律例。重俸祿。遣游歷。派游學。設警察。練鄉兵。選將帥。設參謀部。大營海軍。經營西藏。新疆等事。皆主齊力並舉。不能支支節節而爲之。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徒以無權不能遽行。故屢將先生之摺。交軍機總署會議。嚴責其無得空言掛號。蓋以見制西后。故欲借群臣之議以定之也。無如下有老耄守舊之大臣。屢經詔責而不恤。上有攬權猜忌之西后。一切請命而不行。故皇上與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使不然者。則此三月之中。舊弊當已盡。革新政當已盡。行制度局之規模當已大。備十二局之條理當已畢。詳律例當已。

改。巨餉當已籌。警察當已設。民兵當已練。南。部。當已遷。都。參謀部當已立。端緒略舉。而天下肅然向風矣。今以無權之故。一切所行。非其本意。皇上與康先生方且日日自疚其溫和之已甚。而世人乃以急激責之。何其相反乎。嗟乎。局中人曲折困難之苦衷。非局外人所能知也。久矣。以譚嗣同之忠勇明達。當其初被徵入都。語以皇上無權之事。猶不深信。及七月廿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譚查歷朝聖訓之成案。將據以請於西后。至是譚乃恍然於皇上之苦衷。而知數月以來。改革之事。未足以滿皇上之願也。譚嗣同且如此。況於其他哉。夫以皇上與康先生處至難之境。而苦衷不爲天下所共諒。庸何傷焉。而特恐此後我國民。不審大局。徒論成敗。而曰是急激之咎也。是急激之鑒也。因相率以爲戒。相率於一事不辦。束手待亡。而自以爲溫和焉。其上者則相率於補漏窒結。鷄衣枝枝節節。畏首畏尾。而自以爲溫和焉。而我國終無振起之時。而我四萬萬同胞之爲奴隸。終莫可救矣。是乃所大憂也。故不可以不辯也。

論中國宜講求法律之學

梁啓超

法者。何所以治其羣也。大地之中。凡有血氣者。莫不有羣。即莫不有其羣之條教。部勒。大抵其羣之智愈開。力愈大者。即其條教部勒愈繁。虎豹天下之至不仁者也。而不問自噬其同类。必其一羣之中。公立此號令。而不許或犯者也。何也。以爲苟如是。則於吾之羣有大不利。

也。此其理至簡至淺。而天下萬世之治法學。者不外是矣。其條教部勒。析之愈分明。守之愈堅定者。則其族愈強。而種之權愈遠。人之所以戰勝禽獸。文明之國所以戰勝野番。皆視此也。古之號稱神聖教主。明君賢相。劬勞於突席。咨嗟於原廟者。其最大事業。則爲民定律法而已。孔子聖之神也。而後世頌其莫大功德。在作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有治據亂世之律法。有治升平世之律法。有治太平世之律法。所以示法之當變。變而日進也。秦漢以來。此學中絕。於是種族日繁。而法律日簡。不足資約束。事理日變。而法律一成不易。守之無可守。因相率視法律如無物。於是所謂條教部勒者。蕩然矣。泰西自希臘羅馬間。治法家之學者。繼軌並作。厯續不衰。百年以來。斯義益暢。乃至以布衣主持天下之是非。使數十百暴主戡戡受繩。聖不敢恣所欲。而舉國臣民上下。權限割然。部寺省署。議事辦事章程。日講日密。使世界漸進於文明大同之域。斯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春秋之記號也。有禮義者謂之中國。無禮義者謂之夷狄。禮者何。公理而已。以理釋禮乃漢儒訓詁本朝之焦里堂凌次仲大闢此說義者何。權限而已。今吾中國聚四萬萬。不明公理。不講權限之人。以與西國相處。即使高城深池。堅革多粟。亦不過如猛虎之遇獵人。猶無幸焉矣。乃以如此之國勢。如此之政體。如此之人心風俗。猶鬻鬻然自居於中國。而夷狄人無怪乎西人以我爲三等野番之國。謂天地間不容有此等人也。故今日非發明法律之學。不足以自存矣。抑又聞之。世界之進。無窮極也。以今日之中國視泰

西。中國固爲野蠻矣。以今日之中國視苗黎犛獍。及非洲之黑奴。墨洲之紅人。巫來由之樸色人。則中國固文明也。以苗黎諸種人視禽獸。則彼諸種人固亦文明也。然則文明野番之界無定者也。以比較而成耳。今泰西國之自命爲文明者。庸詎知數百年後。不見爲野番之尤哉。然而文明野番之界雖無定。其所以爲文明之根原則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備而愈公者。則愈文明。愈簡陋而愈私者。則愈野番而已。今泰西諸國。非不知公之爲美也。其仁人君子。非不竭盡心力以求大公也。而於國與國家與家人與人各私其私之根原。不知所以去之。是以揆諸吾聖人大同之世。所謂至繁至公之法律。終莫得而幾也。故吾願發明西人法律之學。以文明我中國。又願發明吾聖人法律之學。以文明我地球。文明之界無盡。吾之願亦無盡也。

尊 皇論

梁啓超

自甲午以前。吾國民不自知國之危也。不知國危。則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臥。故於時無所謂保全之說。自甲午以後。情見勢絀。東三省之鐵路繼之。廣西之士司繼之。膠州灣繼之。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繼之。各省鐵路礦務繼之。長江左右不讓與他國。山東雲貴兩廣福建不讓與他國之約紛紛繼之。於是瓜分之形遂成。而保全中國之議亦不得不起。丙申丁酉間。憂國之士。汗且喘走天下。議論其事。而講求其法者。雜遝然矣。然未得其下手

之方。疾呼狂號。東西馳步。而莫知所湊泊。當時四萬萬人。未有知皇上之聖者也。自戊戌四月二十三日。而保全中國之事。始有所著。海內喁喁。想望維新矣。僅及三月。大變遽起。聖君被幽。新政悉廢。於是保全之望幾絕。誠微之士。扼腕而嗟。虎狼之鄰。眈目而視。僉曰。是固不可復保全矣。梁啓超曰。吁。有是言哉。有是言哉。

吾聞之議論家之言。爲今日之中國謀保全者。蓋有三說。

甲說曰。望西后榮祿剛毅等。他日或能變法。則中國可保全也。

乙說曰。望各省督撫有能變法之人。或此輩入政府。則中國可保全也。

丙說曰。望民間有革命之軍起。效美法之國體。以獨立。則中國可保全也。

然而吾謂爲此談者。皆闕於中國之內情者也。今得一一取而辨之。

甲說之意。謂西后與榮祿等。今雖守舊。而他日受友邦之忠告。或更值艱難。必當翻然變計也。辨之曰。夫龜之不能有毛。兔之不能生角。雄雞之不能育子。枯樹之不能生花。以無其本性也。故必有憂國之心。然後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危亡。然後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弱由於守舊。然後可以言變法。必深信變法之可以致強。然後可以言變法。今西后之所知者。娛樂耳榮祿等之所知者。權勢耳。豈嘗一毫以國事爲念哉。語以國之將危亡。彼則曰。此危言聳聽也。此莠言亂政也。雖外受外侮。內生內亂。而彼等曾不以爲守舊之所致。反歸咎於維

新之人。謂其長敵人之志氣。散內國之民心。聞友邦忠告之言。則疑爲新黨所嗾使而已。彼其愚迷。至死不悟。雖土地盡割。宗社立隕。豈復有變計之時哉。故欲以變法自強望之於今政府。譬猶望法之路易十四以興民權。望日本幕府諸臣以成維新也。且彼方倚強俄以自固。得爲小朝廷以終其身。於願已足。遑顧其他。此其心人人共知之。然則爲甲說者。殆非本心之論。否則至愚之人耳。殆不足辨。

乙說之意。謂政府諸臣雖不足道。而各省督撫中如某某者。號稱通時務。素主變法。他日保全之機。或賴于此。辨之曰。此耳食之言也。如某某者。任封疆已數十年。其所辦之事。豈曾有一成效。彼其於各國政體。毫無所知。于富強本原。瞠乎未察。胸中全是八股家習氣。而又不欲失新黨之聲譽。于是摭拾皮毛。補苴罅漏。而自號于衆曰。吾通西學。夫變法不變本原而變枝葉。不變全體而變一端。非徒無效。祇增弊耳。彼某某者。何足以知之。即使知之。而又恐失舊黨之聲譽。豈肯任之。夫人必真有愛國心。然後可任大事。如某某者。吾非敢謂其不愛國也。然愛國之心。究不如其愛名之心。愛名之心。又不如其愛爵之心。故苟其事於國與名與爵俱利者。則某某必爲之。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國。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名。今夫任國事者。衆謗所歸。衆怨所集。名爵俱損。智者不爲也。馮道大聖。胡廣中庸。明哲之才。開世一出。太平潤色。正賴此輩。惜哉。生非其時。遭此危局。欲望其補救。

甯束手待亡耳。此外餘子碌碌。更不足道。凡國民之有識者皆知之。亦不待辨。丙說之意。以爲政府腐敗。不復可救。惟當從民間倡自主獨立之說。更造新國。庶幾有瘳。辨之曰。此殷憂憤激者之言。此事雖履行于歐美。而不切于我中國今日之事勢也。西國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開。民力既厚也。人人有自主之權。雖屬公義。然當孩提之時。則不能不藉父母之保護。今中國尙孩提也。孩提而強使自主。時曰助長。非徒無益。將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于中國。徒取亂耳。民皆蚩蚩。伏莽徧地。一方有事。家揭竿而戶竊號。莫能統一。徒魚肉吾民。而外國借戲亂爲名。因以掠地。是促瓜分之局也。是欲保全之。而反以滅裂之也。

故今日議保全中國。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變。爲數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聖。亦爲數千年之所未有。聖德之記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同胞。獲此慈父。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今雖幽廢。猶幸生存。天之未絕中國。歟。凡我同胞。各厲乃志。各竭乃力。急君父之難。待他日之用。扶國家之敝。杜強敵之謀。勿謂一簣小。積之將成邱陵。勿謂涓滴微。合之將成江海。人人此心。日日事此。中國將賴之。四萬萬同胞將賴之。

明義篇上

歐榘甲

自戊戌八月之變。

聖主幽廢。志士斷首。內亂訶作。外患益深。邇越四月。教案崛起。國象

屢隙。髮卵之憂。有逾于在昔。剖瓜之議。更甚于當年。嗚呼。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予昔者誦詩。烏知詩言之悲哉。于今而身親之。三百餘年。祖宗之天下。四百餘州。神靈之疆土。乃斷送于一婦人之手。而靡有子遺。詩人之言。其殆爲今哉。其殆爲今哉。抑何使予之遭斯時也。大義所在。不能默然。乃作明義篇以演之。

無涯生曰。莊生云。哀莫大于心死。以今觀之。豈不然哉。八股復。學堂廢。凡可以存中國之策。靡不去。凡可以亡中國之具。靡不興。而邦人晏然若無事焉。彼其心固曰。壓塞已久。不知有國矣。亦將曰。君臣之義。曹然無所識耶。抑有所待而後發耶。夫今日能變法救我四萬萬人者。惟皇上一人而已。皇上爲賊后篡臣所忌。而被幽囚。則誰救我四萬萬人者。乎。數月以來。聲義無敬業之文。復漢無平勃之略。山陽哀痛。眞不知命在何時矣。而西后與其頑固黨者。則日日將祖宗之疆土。國家之利權。分割貽贈。以結外人之歡。以求固其位。而縱其淫樂。苟勿仗義執言。損其頤和園咫尺之地。甯爲今日割一省。明日割一省。卽至爲波蘭緬甸。印度亦所弗恤。其視我四萬萬同胞之民。二萬里膏腴之壤。蓋猶奴婢也。猶敝屣也。豈有顧哉。我支那人。士坐以待亡。歟。其有所冀歟。是予之所欲問也。

日本報載藻洲之言曰。氣節之衰。吾于滿清乎觀之也。明光宗崩。選侍李氏。欲嗣皇。奉已。垂簾聽政。與腹心閹魏進忠謀。居乾清宮。挾皇長子自重。廷臣箋奏。令先進乾清。然後進慈慶。

御史左光斗上疏。選侍已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謂何。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于今。將有不忍言者。選侍得疏大怒。將召光斗罪之。光斗叱使者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爲者。選侍不能奪而止。清西后之初聽政也。侍郎長麟上書請帝親政。曰。太后于穆宗則爲生母。于陛下則爲先帝之遺妾。嗚呼。是何與光斗所稱已非嫡母。又非生母相似也。然是時太后攝政多年。羽翼已成。而長麟區區一書。欲矯匡之。難矣。又曰。西后之託帝有疾。而再聽政也。舉朝百官。不惟屏息不救。爭排帝親信。甚則誣帝有異圖。以爲不孝。蓋當時宰相曾無一韓琦。而諫官又無一楊漣邪。宋英宗疾瘳。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簾。簾已落。猶于御屏後見后衣也。明熹宗已用左光斗議。移李選侍于臧鱗宮。時群閣結朝臣。多謂選侍于上爲庶母。不可逼逐。首輔方從哲等惑之。又有蜚語。選侍投環。御史周繼春信之。上疏論閣臣陷上不孝。至揭內閣稱選侍爲未亡人。御史楊漣素稱忠鯁不阿。恐其說遂滋。亦抗疏爭論。極斥繼春無識。其言剴切。群議稍熄。嗚呼。立人之本。朝而行其道者。不當如是耶。

無涯生讀之。而太息曰。嗟呼。彼日人而能知大義。尙氣節如此。吾支那人。士偷生苟活于呂

武之朝俯首屏足于褒閹之禍。進忠從哲何其多耶。我皇上以聖德被廢。上自公卿。下至庶人。幾無一人敢言其非。敢鳴其罪者。而日人乃代言之。代鳴之。我支那人。士甯不愧耶。夫西后所挾以愚天下。掩其篡廢之迹者。豈不曰訓政非廢立也。母得廢子也。已得立之。亦得廢之也。而天下之無識者。亦從而和之曰。訓政非廢立也。母得廢子也。已得立之。亦得廢之也。而西后乃敢悍然不顧。以臣廢君。以宮妾而廢天子矣。庸豈知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其罪猶淺。託訓政之名。而行篡廢之實。其罪不可道乎。吾得一言以斷之曰。皇上非西后所得廢。本之經義。衡之歷史。述乎祖訓。參以外國之公義。以判此案焉。

一曰。訓政悖經義。傳曰。婦人無外事。又曰。婦人無專行之義。必有從也。又曰。婦人有三從之道。然則雖穆宗毅皇帝。尙在西后之不宜訓政可知也。或謂主少國疑。社稷多難。不可無攝政之人。以靖內安外。不知君薨聽于冢宰。保傅任于三公。武姜雖聖。負宸託之周公。鈞弋賜環。顧命委之博陸。則母后預政。大乖經訓。古人所深戒懼也。昔漢鄧后。徽音母儀。幾與明德馬后並。而久執朝權。親任宦寺。論者謂漢室之亾。實基于此。蓋識見不出房閹之間。議論不過近侍之類。經國遠謨。斷非所及其持之而不舍者。非爲宗廟計。但爲外戚貴盛與縱一己之樂計耳。自漢以來。婦人臨朝。未有不毒流國家。禍被蒼生者也。大之則呂氏召產祿之變。王氏成新莽之謀。郭氏斬曹魏之嗣。胡氏啓周齊之業。武氏覆李唐之室。小之則爲貴戚

之操兵柄。椒房之啄皇孫。謝氏之簽降表。禍水滔天。亾國相屬。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誠哀之也。誠戒之也。然則訓政之事。施之于嗣王。冲子。尙且不可。况我皇上聰明天。夏春秋鼎盛。臨御億兆二十餘年者乎。施之于國家無事。尙且不可。况四鄰交迫。岌岌不可終日之時乎。施之于提携幼王。震攝內外。尙且不可。况夫借訓政之僞號。以爲廢立之地乎。馬達加斯加女后執政而國滅。西班牙母后攝政而地削。西后託訓政而大清之祀將斬。此又觀于萬國之故。可爲惻惻而悲者也。

二曰。皇上爲君。西后不得以臣廢之。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聖人之爲天下。後世防患至深切哉。國之內有民。民之上。有君。君之下。皆臣。旣立爲君矣。則天下莫敢不以君事之。定於一尊。以嚴天澤。此古今萬國之通義也。漢高祖創業之主。而太上皇自稱爲臣。後人譏之。而試問高祖旣爲君。君固不可以二矣。則太上皇非臣而何。孟子謂天下養尊親之至。蓋謂其情耳。豈謂其可忘君臣之義。而爲二天子哉。漢昭后策定宣帝。即退深宮。蓋國有長君。宜就臣列。皆行吾聖經之義也。夫太上皇則漢高之親父也。昭后則宣帝之嫡母也。其情親位貴。過于西后遠矣。而皆不敢以尊而忘貴。視天子爲臣子之常。誠深明大義。知國體所在。不敢越也。今皇上承宗朝社稷之重。而嗣祖宗之位。託于萬民之上。西后即爲生母。亦當在人臣之例。果爲嫡母。亦宜行歸政之禮。况其爲先朝之宮妾。耶。以情則不親。以位則

不。貴。直。一。臣。而。已。而。乃。竊。據。名。號。穢。亂。朝。政。篡。君。奸。位。視。若。固。然。且。僞。詔。號。於。天。下。曰。吾。母。子。也。誣。忠。臣。志。士。曰。彼。離。間。吾。母。子。也。夫。紊。君。臣。之。名。而。執。母。子。之。稱。彼。固。謂。廢。立。之。策。無。過。于。加。之。不。孝。者。處。心。積。慮。于。皇。上。冲。齡。即。結。布。黨。羽。使。務。爲。尊。已。以。壓。制。之。及。皇。上。大。婚。禮。成。猶。諷。羣。下。請。已。仍。執。大。政。若。謂。疆。土。可。盡。割。主。權。可。掃。地。人。民。可。盡。棄。而。懿。旨。必。不。可。拂。一。旦。拂。我。我。即。有。辭。以。廢。之。蓋。其。假。母。子。之。名。以。圖。姦。天。位。者。匪。一。日。矣。夫。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春。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絕。其。氏。以。誅。其。弑。君。之。罪。不。得。從。母。子。之。辭。然。則。君。臣。之。義。重。于。母。子。以。母。而。殺。子。尙。加。以。弑。况。其。本。非。母。子。遽。行。廢。立。豈。非。以。臣。篡。君。哉。迂。儒。小。夫。昧。于。經。義。動。執。閭。閻。之。倫。理。以。律。國。家。之。大。事。何。其。謬。歟。然。即。以。鄉。里。論。之。有。母。而。縱。淫。棄。產。外。侮。無。已。辱。舊。德。蕩。門。風。其。子。爲。祖。宗。計。亦。將。有。不。忍。言。者。矧。宗。社。之。重。而。下。同。匹。夫。之。義。哉。惠。后。聽。叔。帶。之。讒。天。王。至。于。出。狩。晉。鄭。相。依。起。義。勤。王。以。復。周。室。春。秋。美。之。書。以。爲。天。下。勸。若。如。迂。儒。言。則。將。以。不。孝。逆。母。責。以。大。逆。矣。光。武。追。尊。呂。雉。五。王。明。正。武。壘。蓋。非。深。知。君。臣。之。義。不。能。行。此。非。常。之。舉。也。朱。子。綱。目。于。北。魏。胡。靈。后。直。書。之。曰。胡。后。弑。其。君。夫。朱。子。大。儒。豈。不。識。母。子。之。倫。而。乃。以。君。臣。之。律。誅。之。其。有。春。秋。之。意。乎。其。有。春。秋。之。意。乎。觀。于。此。而。西。后。欲。辭。一。篡。字。豈。可。得。哉。

三曰。皇上之位受之。祖宗。非西后可私與私奪。今之持說最謬者。莫如以。皇上爲西

后所立。西后得而廢之。夫古之稱神器者。莫不歸之于天。曰天位。曰天職。曰天祿。曰天工。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又曰。天與之。蓋天命所在。而神器乃歸。有非如漢哀帝所云。我欲效堯禪舜。可與私相餽贈者。西后一婦人耳。烏所得大位而與人哉。我朝擇賢而立。無建儲之制。毅宗升遐。聖嗣未立。當是時。王子年長者不知幾何矣。而皇上纔五齡耳。莫致而至。竟膺寶籙。豈非天哉。豈非列祖列宗在天之靈所憑依哉。即位之日。郊天祀地。告之于太廟。明此位受之于天。受之于祖宗。非受西后一人之私恩也。是以皇上日夜所憂。懼宵旰所勤勞者。惟以不得盡職負祖宗重託爲念。不能自強。負社稷人民爲慮。乃大發奮振厲。于戊戌五月之末。一掃千載之弊而去之。欲以揚耿光。奠重躋。登民生于安樂。垂休美于無窮。雖知禍將起于蕭牆。變將淪于昌邑。而七月二十五日。猶大布新詔。以鼓舞天下之氣。激揚天下之智。使天下知愛國保種之義。皇上之意。蓋自以受祖宗之位。盡其職以告無愧于祖宗而已。其他非所計也。豈以西后之立已。而依違順意。使九廟之靈。陷于徽欽之辱哉。皇上之位。受于祖宗。西后焉得攘祖宗之位。爲己所有。而私立之。又焉得以不從己之欲而私廢之。若如迂儒言。己立之則得廢之。則自三代以來之天子。由大臣定策擁戴者。不知幾何矣。則亦將曰。彼位固我所立。我固可以廢之也。置君如奕棋。門生作天子。夫豈可算哉。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于魏文帝爲馮后服喪三年。則大誅之曰。馮后

雖爲祖母。而實弑君父之賊。孝文私其立己。爲之服喪。可謂無人心矣。大哉。王言。足以垂天下後世矣。夫私其立己之恩。而不顧祖宗之仇。祖訓之所誅。絕。况西后挾祖宗之神器。而視爲私與私奪之具。其心直操莽耳。是列祖列宗之罪人也。是乃我中國億兆之罪人也。

明義篇中

歐桀甲

今天下之懷忠抱義者。心冲冲爲。皇上憂不測。海外列國。電路交馳。日候。皇上之安否。其關心于東方之局者。莫不以。皇上之復位與否。爲中國存亡之關係。覺羅氏興滅之方針。東亞動靜之機軸。登于新報。騰于論說。徧于婦孺走卒之口。印于中外士夫之心。皆曰。西后使榮祿統京師內外軍。將五月大閱而行事。皇上可危。西后使榮祿兼握南北洋兵權。蓋屯重兵以備非常也。皇上可危。西后徧布滿人于各行省。力制漢族。察其稍爲名高疑其傾心于。皇上者。皆羅織而禁錮之。皇上可危。西后使人劾去漢大臣中老成有威望。握重兵而稍持公義者。使無人敢心念。皇上。皇上可危。是說也。昔昔聞之。旦旦聞之。幾于衆口一喙。衆耳同聽矣。予則曰。惡。皇上何危之有哉。至危者乃西后耳。皇上冲齡登極。不知富貴之榮。榮獨無依。未識生人之樂。日長跪而背汗。聞擊鑼而心戰。跼天躋地。與死爲鄰。蓋少時已經無量劫矣。及東師一敗。旅大繼割。特念祖宗社稷之重。億兆人民之苦。封

疆。蹙。迫。之。辱。乃。發。憤。革。新。圖。存。國。命。誓。以。身。殉。以。洗。二。十。年。喪。師。失。地。之。恥。不。恤。西。后。之。忌。不。顧。大。位。之。危。及。八。股。已。廢。民。智。大。開。新。政。詔。書。山。澤。感。泣。風。聲。所。被。萬。彙。昭。蘇。皇。上。愛。國。愛。民。之。志。至。是。始。得。紆。發。而。賊。臣。造。殃。遂。至。幽。廢。此。真。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者。即。使。慘。遭。毒。手。永。隕。虞。淵。揆。之。皇。上。初。衷。實。爲。無。憾。况。聖。學。素。深。文。明。蒙。難。方。且。餽。鴿。自。樂。何。危。之。有。若。西。后。者。則。禍。近。于。眉。睫。患。隱。于。蕭。牆。懸。命。須。臾。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其。由。多。矣。請。言。數。端。使。自。問。焉。

一 榮祿不可恃

二 俄不可恃

三 宗室不可恃

四 新黨之熱心 皇上

五 舉國臣民歸心 皇上

六 地球各國傾心 皇上

七 政變後外交多事

八 政變後內亂紛起

西后所恃者。非榮祿也哉。然榮祿以慄悍無賴之姿。陰蓄野心。妄竊神器。練兵待時。歷有年

所深結內監李聯英。以媚西后。遂躡重任。日夜招聚亡命豪傑。辟曉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因以圖功。其意以爲非操兵柄。不能舉大事。舉大事不能無假藉。西后者穢德彰聞。天下所切齒。而最惡忌。皇上者也。假之以廢。皇上則大權在握矣。大權在握。徐而掃除西后。自即大位。天下惡西后之所爲。必不汝瑕疵矣。名助西后。實欲以天下之惡歸西后。已因而代之。此實卓莽操懿之故智也。邇者羽翼覬覦于宮闈。腹心盤結于內外。而又全國之兵。聽其掌握。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銜鏹駟。駕則乘者不保。刀俎在人。寄生而已。元父爾朱之禍。且夕可爲寒心。此西后之危一也。

俄者西后與滿洲黨所借以壓制漢人者也。然而距俄最近者。莫如滿洲。若有變動。滿洲必先受其害。金洲旅大。已剪滿洲之南。東省鐵路。直掛滿洲之北。密約難恃。有明徵矣。且關外之軍。盡調入京。西后榮祿之意。蓋欲環兵畿輔而行廢立也。然北邊千里。空虛無備。一旦京師釀變。俄人必率可薩克遠征隊。席卷而南。長驅而至。一舉而覆滿洲之庭穴。再舉而入燕都。乘機而傾滿洲之根本。斯時退不能歸。長白之墟。進不能越。淮河之土。天女之種。不爲波蘭高加索之續者。有幾哉。昔者波蘭內亂。借俄兵以鎮之。俄即因之以滅其國。王公貴人。轉萃荒野。養虎自衛。卒遭反噬。殷鑒不遠。在于波蘭。此西后之危二也。

西后之待宗室。刻薄寡恩。疑忌猜嫌。無所不至。慶邸福晉入宮。尙須搜檢。親王大臣。終日曲

跪陪侍西后之聽戲。不惟奴隸。實若狗馬。誠古今之異聞也。夫呂雉移祚。朱虛有安漢之功。桑條造妖。元宗奮盛唐之烈。懿親與國同體。當此天子幽囚。厲階爲梗。遠想祖宗締造之艱。近念城中誰家之感。必有哭泣誓死。以報九廟者。五步踐血。三矢告靈。其機甚急。若火燎原。此西后之危三也。

新黨以改革政治。爲強國富民之本。與皇上若合符節。西后所最目爲反對者也。篡廢之初。窮捕志士。緹騎徧地。株累無辜。苦雨腥風。今猶未息。然而開明之氣。已波蕩于亞東。進化之機。直風靡于震旦。人人腦中。皆籠有變法維新模式。不復皇上不再維新。則誓不休也。此自頑固無良。僅保風燭。二三賊臣以外。其有是心者。蓋徧于國中。爲西后計。能盡索國中之士而戮之。則可。若其不能。荆卿之劍。東海之椎。時可接于轂下。此西后之危四也。中國承秦之弊。君民隔絕。休戚存亡。上下不相聞問。故君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君。狼胥虎吏。從而噬其間。民困甚矣。變政以來。皇上親下明詔。歷念民瘼。以山林不聞新政。小民不被其澤。引爲時予之辜。又令天下士民。皆得上書。直達天聽。于是天下始知有君。戴皇上若堯舜。依皇上若父母。忠君愛國之念。勃然而生。慷慨悲歌之士。讀新詔而感激零涕。扶杖垂白之老。望新政而須臾忍死。蓋二千年來。無此好君也。八月之變。薄海內外。痛哭失聲。欲爲五王者。駢足而立。然以文王尙羈羑里。帝子猶在房州。西后之爲。不過一時迷罔耳。苟

翻然一悟。開殷商之明。醒鸚鵡之夢。昨非今是。還我舊君。固不必勞師動衆。以傷皇上之心也。乃綿擾數月。復辟無期。帝星明滅。白日將墜。天下心戴皇上者。猶能復忍乎。義師一舉。四方響應。雖欲求爲平日頤和之樂。而不可得矣。此西后之危五也。

一隅之國。廢君立君。權傾中外者。往往任意爲之。以無外人之訥訥也。今則列強環顧。公法嚴明。雖無干涉內政之條。而有禁止內亂之理。苟其紊亂朝政。病國殃民。列邦必爲之公憤。善隣必爲之不平。况我皇上聖德。昭于四海者乎。變政三月。歐美迭聽。海不揚波。沿邊無事。及驟遭大難。環球變色。各遣公使。候問聖安。蓋皆傾心于皇上也。夫皇上能變法自強。則亞洲有主。無所爭奪。各國東方兵備。均可從減。亞東已保和平之局。歐美亦享協同之福。戰務日輕。民生安樂。五洲萬國。惟事通商務。紓文德而已。若其不然。一髮之牽。貽及全局。鹿爭龍戰。即在斯須。是皇上一身之安危。亞東由之而安危。即環球亦由之安危也。夫外人屬望皇上如此。而西后敢以干列國之怒。久假不歸。一則速瓜分之禍。二則動秦人之師。西后之危六也。

戊戌以前。天下不知皇上無權。遼臺陷。膠大失。皆以爲皇上咎。加以西后滿洲之黨。藉爲廢立地。日日以失祖宗疆土責皇上。政變以後。天下乃曉然于國勢弱亡。元氣凋喪。皆西后擅權之罪。皇上不預也。而芸芸已失望矣。乃自僞旨訓政。浙江索于慈。河南丁英。

沂州取于德。廈門要于美。俄法日求權力所至之域。奧大利比利時那威丁抹葡萄牙。亦俱思分杯羹。此外數十國。又將接踵而至。宇內囂囂。何其多事哉。夫前之以失地責皇上者。而今乃身自割棄之。獨不見新政九十日。無一要挾之案乎。不變祖宗之法。而盡割祖宗之地。西后何顏以對天下乎。是使人心愈思皇上而大亂將作也。西后之危七也。

飢寒迫身。難顧廉恥。聖主不能撫慈母。不能子。上失民散。聖賢所爲歎也。中國自道光時。人數已四萬萬。而至今日滅。蓋水旱饑饉盜賊疫癘之災。無歲不見。無省不然。其死于此數者。蓋每歲不知幾何矣。而國家從無善政以經理之。理財農業衛生警察全不加意。及其時也。或沈沒數十州縣。或流亡至數百萬。或赤地至千里。或兵燹徧數省。尸骸枕藉于道路。家室轉徙于溟中。而爲上者。猶復醉曼歌于湖上。臭酒食于朱門。于是窮無所之。禍亂遂起。去歲至今。蓋數十見。若廣西之亂。瀟陽之亂。廣濟之亂。蘭山之亂。永州之亂。大都飢餓欲死。老壯相食。無有恤者。乃迫爲之。及爲官軍擄獲。則皆哀求速斬。以了人世惡緣。哀哀生民之苦。未有若我中國者也。皇上憫之。故新政特設農工商總局。以惠黎元。西后竊政。遂廢斯舉。嗚呼。西后者。祇知取歡笑于宦寺。賞妙音于梨園。惡知四海困窮。死喪無日哉。然衆生疾苦。流爲盜賊。涓涓不息。將爲江河。各省蠢起。必成明季張李之轍。吾恐覆明者。又以覆我大清也。西后之危八也。

明義篇下

歐榘甲

夫西后之危如此。稍有知識。皆洞若觀火矣。即西后自問。亦深知其危無疑矣。然而日知其危。而不能籌一安全之法。或者以爲大愚。然余嘗揣其心。而爲之設身處地。亦有難言之隱者。蓋西后安全之策。無過于復。皇上之位。而復。皇上之位。又最爲西后之所難。今擬其意于左。

一曰。吾已廢立矣。一旦復位。皇上必將以吾之所以待彼者。處置我。不如徐壽之以速其死。無有後患。此騎虎難下之說也。

二曰。吾枉戮新黨。爲翦。皇上羽翼。一旦復位。必用新黨。新黨用。必以我之所以施彼者。聲討我。不如除其根。以絕其萌。禍乃不延。此挽弓當強之說也。

三曰。我之罪名。已暴著於天下矣。若復。皇上。天下亦未必能寬假我。遺臭萬年。夫復何惜。此不做不休之說也。

四曰。吾雖知其不可。然嫌惡既宿。不如擇所愛者而立之。少主無知。我所爲。乃得操縱自如。不至如長君之有不便我。此又歷代婦人預政之秘傳也。

余請即其意而條商之。夫西后所以夙夜惴懼。而不敢大心者。豈非有疑于。皇上之不能容哉。然吾觀。皇上即位。二十有餘年矣。西后之欲無不給。西后之志無敢違。摧折唾叱。泥

首宮門。草野聞之。且爲隕涕者。而皇上處之晏然。不改其素。未嘗一語及于西后之身。一言及于西后之過。自非聖量如天。曷克臻此。夫前此之皇上。既能容如此矣。及其復位。安有復記小嫌者。此天下之人。所能共保也。且皇上之意。以爲但得與己以權。可以大行新政。固祖宗之彊土。謀民生之福利。進國勢于文明。於願足矣。西后縱窮奢極欲。口綦天下之味。目綦天下之色。耳綦天下之聲。鼻綦天上之臭。心綦天下之樂。體綦天下之輕煖。皇上富有四境。夫何所吝。而不以供者。八月之初。政變已作。皇上自明與西后相失之原因。不過變法圖存一事。然則苟不阻皇上之變法圖存。西后之意。蓋無所不從矣。夫變法圖存。何不利于西后之有。甯必置銅駝于荆棘。委鐘虜于塵沙。而後快心耶。西后奚自苦乎。而竟惑溺于賊臣之議。而身陷惡名。受制于賊臣之手。而無能爲役。夫何爲乎。原西后悍然不顧。直行其意者。無他。欲取樂耳。然而身陷惡名。受制賊臣。二者乃古今無倫之奇慘。今竟遭之而不能解脫。非妄行訓政之故。何以至此。然能復皇上則舉無慮矣。融融洩洩。其樂如初。此一者之說。不必慮也。

既復皇上。而皇上仁孝素著。既已隆待西后。新黨善體皇上之志。必不忍以誤聽賊臣之故。而積憾于其躬。維新六君子。褒封立廟。以勵天下之義士。陷害愛國之士者。則真之重典。以謝內外。則新黨之感激流涕。以報國家者。將未有已也。何念舊之云。此二者之說。不

必慮也。

夫公理之在人心也。視其所行。當其爲堯則堯之。當其爲桀則桀之。當其叛堯而就桀。則亦桀之。及其舍桀而就堯。則亦堯之。春秋書趙盾弑君許止弑父。其辭嚴矣。然特以爲人不知惡。而妄行不備者戒。而盾止有其事。而無其心。故又爲之變其辭。復見書葬以昭雪之。惡人沐浴。可見上帝大易貞吉。在于悔過。西后爲榮祿剛毅所誤。矯行訓政。得罪社稷。誠無辭矣。然苟能悔罪自新。恐懼退位。躬奉大寶。還之皇上。則前之所爲。不過日月之食。風雲之變耳。早暎一雨。而土膏潤。霖雨一時。而萬物蘇。何足損其毫末哉。誠如是。西后之令名。將與天壤無窮。天下將戴德揚休之不暇。誰復論其往者乎。此三者之說。不必慮也。

若夫擇愛之舉。則今日行之。而明日天下之兵動矣。此萬不宜出者也。猶憶戊戌秋之事。否乎。是時密電各省督撫將軍提鎮。議廢立之可否。而各省臣民心戴皇上。凜然于大義之不可犯。國本之不可搖。卒無應者。劉峴帥一言爲代表。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于是天下轟于名義。西后亦震懼而收回成命。蓋天命所歸。人望所屬。惟一皇上。若立其他。惟有速亂耳。夫前之欲廢皇上。而莫敢顯示天下也。不得已焉。乃託之以病。亦既班藥方于中外。曰。聖躬安矣。則政權宜復還于皇上矣。久據胡爲者。乃瀛臺之囚如故。復政之期渺然。中外之耳目固不可欺。其義憤之勃。尤爲不可遏。況重以他人子。顯移天位乎。西

后所欲。不過操縱自如而已。皇上復位。以天下之大。豈不能安一人。何必鹵莽取戾。踵呂氏之轍哉。此四者之說。不必慮也。夫以西后極慮極危之事。而一轉移間。平夷坦蕩。無有險峭。安全之法。孰逾乎。此若猶遲疑不斷。甘陷危機。韋庶人之殲于宮中。胡靈后之沉于渭水。其龜鑑矣。至是而始自悔。也不亦晚哉。不亦晚哉。

且夫西后者。身歷三朝。貴盛無匹。前極椒房之寵。後崇國母之尊。徽號之隆。伊古未有。而且洞房清宮。朝歌夜絃。歡樂未央。以燕以食。顧和園之日月。方長。萬壽山之岡陵。永護。享人間之極樂。娛暮景于桑榆。何其樂也。而必躬總萬機。時親庶績。廢娛老之良辰。就巨憂于卒歲。內有奄寺藏刀。宮人掘礮之防。外有讒士勤王。強隣削地之懼。當世有篡逆之名。青史列呂武之傳。以日以時。若項之沒。淵身之寢。火頸之就。刃耳不聞。樂日不甘。味目不娛。色寢不安。席何其悲。耶。西后其自思焉。即使能再延歲月。亦不過多數寒暑。何必以貪此數寒暑大位之榮。而貽無窮之唾罵乎。矧前山後冰。未必其能榮也。余請言。皇上復位之利于西后。有數端之確證焉。

一。中外想望新政。賊臣以此爲廢。皇上之有詞。不知適爲中外之傾慕。後西后榮祿僞旨。亦頗參以新法。冀以蒙蓋天下。然中外皆知西后與頑固黨。無真行新法之意。非能行新法之人。故爾怨望沸騰。若以皇上復位。一意維新。則中外皆將以手加額曰。皇上新政。西

后與有力也。豈惟蓋前愆。且得美譽焉。西后之利一也。

一西后春秋高矣。斷無不立君之理。然所立者。果能保其終始相善。不失西后之意乎。吾知西后必不敢自信也。夫立他人而不能信其終始。是去害而復生害。何如復皇上。皇上與西后相處二十餘載。自新政以外。無一牴牾者。仁孝可謂至矣。西后亦深知之矣。西后之利二也。

一老者宜取樂。壯者宜任事。以老者而任壯者之事。自非窮而無告之下民。手足凋零。親故斐謝。必不樂爲。蓋崦嵫日薄。能有幾何。陶情暢叙。以送餘年。尙恐蒼蒼者。天有不我。待乃與兒輩爭區區乎。況其有莫大之憂也。西后能復皇上。則可以隨意逍遙。捐棄百慮。雖百歲後猶有歸依。無山陵崩爲人魚肉之患焉。西后之利三也。

一京畿各省。三品以上之老臣。皆嘗與西后共艱難者。政變所由。出于若輩之意。未嘗非本于西后體念老臣之情。皇上知之最深。故于耄期竊位。阻撓新政者。僅止革職。然亦初政如此。若其久之。其有自陳衰朽。不能推行新政者。皇上必予之優禮。給之全俸。以養終身。則凡滿漢年高之重臣。皆有爵祿。可以優游林泉。榮耀梓里。不必西后之遠慮。立山懷塔布之流。夫亦無庸過計矣。西后之利四也。

夫復皇上。而西后之安全如此。不復皇上。而西后之危亡如彼。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孰

利孰害。何去何從。必有能擇之者。亦可以無俟煩言矣。然而吾猶恐西后之心。不釋然也。彼其恐。皇上復位。出爾反爾。雖千萬語不能解其結。而又有左右讒慝之臣。恐復辟之有不利于己。從而蠱之。是以難也。吾請一言以安之。曰。家室不和。而求鄰人排解之。此鄉閭所以安也。今與我鄰者。不有各國乎。各國莫不有駐京公使焉。即我之鄰老也。西后誠恐復政後之有他故。何不布告各國。曰。敝國不幸。國家多難。以二三讒言之故。遂至母子不和。新政中廢夙夜思之。深自慚悔。今皇上政躬無恙。老婦宜退深宮。前嫌盡釋。新樂復敦。凡皇上所有之權利。老婦不干預之。老婦所有之權利。亦願皇上不減省之。然異宮間隔。恐有小入者。更織斐斐。致生他變。故敢敬告貴國。證以一言。後有乖離。幸惟調協。如有各國爲之公保。皇上雖欲不然。甯不顧隣人之責義乎。皇上更爲之布告各國。曰。朕不幸眇躬。違和致。太后臨政數月。竊動宵吁。朕實不安。幸喜占勿藥。得理天工。而太后即欲駕歸。願和園以養元娛神。朕惟非盡天下之大養。不足以隆其恩。謹定歲以所入巨萬。以供願和園之用。慈意所樂。朕不過問焉。惟朕承宗廟之重。行政之權。不敢不兢兢業業。凡國權所統。亦不敢以勞太后。太后既許大權歸予。後有侵國權者。即以犯國律論。惟我友邦。其共鑒之。如是則西后不侵。皇上之權。皇上亦不侵西后之權。兩保其權利。大清之祚。永永無極矣。此天下萬國所日夜翹首而望者也。

嗚呼。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斯言也。小民其知之矣。兄弟內鬪。牆而外禦侮。伯叔釋乾餼而詠烹羊。芣苢芣苢。妻不棄夫。棘薪棘薪。子不離母。況有國家者哉。徧觀萬國。縱覽歷史。其毀生骨肉者。莫不自盡根株。大之宮闈。蹀血爲異姓之驅。除小之怨毒。傷心致同枝之剪伐。亡家破國。職此之由。虎狼睨。賜自戕以速亡。覺羅氏之宗。危乎危乎。于皇上何。尤嗚呼。西后其悟哉。嗚呼。西后其悟哉。

義士亂黨辨

歐榘甲

嗚呼。天下之禍。固莫哀于亡國。哉。而追原其始。則皆由于誣義士爲亂黨。斥逐誅夷。凋傷元氣。如老樹壞。空厲風過。則爲虛纍纍。亡國致足悲也。觀乎支那四千年之史。臨乎歐美十九世紀之場。其間興亡存滅。蔚若牛毛。輾轉于此覆轍者。不知幾何姓矣。當其始也。義士痛心國事。疾政府之專橫。憂外族之逼處。思有以伸人民天賦自由之權。人治進化之義。以壯國基。以圖自保。不得不謀所以改革之也。而其改革之機關。或開新聞。揭激昂之論。以醒國民之精神。或開大會。演說國恥家仇。以刺國民之紀念。或開學堂。輸進萬國文明。以開國民之智慧。或集圖書報告。指示治內治外之失權。疆土日蹙。地圖轉變。以冀在上之一悟。同胞之奮興。然而有國者視民若犬馬。奴隸然。數十世于茲矣。天潢世族。固以摧挫戮辱爲其分所固宜。故談時事有禁。議朝政有禁。著書有禁。立會有禁。方且愚之弱之散之。使天下戢戢受

治以固帝王萬世之業。一旦而夙昔所視爲牛馬奴隸者。忽倡言改革國家主義。去其愚。起其弱。合其散。予人民以自由之權。開化之路。彼早已驚走駭汗。而于天潢貴族壓制專橫之素。尤大有所不便。且敵人而要我土地也。割民之土地與之。于我宴樂無損也。外人而索賠款也。括民之膏血與之。于我富貴無恙也。即敵人焚燒民舍。屠戮無辜。淫掠士女。佔據田廬。亦不過民受其害。于我小朝廷仍如故也。彼倡言改革者。徒莠言亂政耳。于是加之以亂黨之名。污之以大逆無道。身戮名敗。家室流離。不甯惟是。推天潢世族奴視其民之私。誓甘心亡國。而爲狗馬之幸。存決不願國家改革。使國民有見天日之一時。外患愈棘。而內壓益甚。國無人兮。其何以支其繼也。政治日衰頹。外侮日憑陵。向之頑固不知改革者。今亦不得已而稍事粉飾。然本不明國家之義。又烏知改革之術。惟有盡授其權于人而已。遂乃稅關之權不保。鐵道之權不保。礦產之權不保。川人之權不保。行政之權不保。練兵之權不保。航業之權不保。工商之權不保。而土地遂至四分五裂。或爲他人勢力所至之區域。或爲他人訂永不割讓之約。或永借或占領。吁。國亡矣。而若此者。又祇授受于一二人之手。而國民不知也。外人知其國家之棄民如遺。乃爾暴兵闖進。大蹂大躪。其在支那者。若德之占膠州。而突據沂州安東。俄之占旅大。而突據金州。英之占九龍。而突據深圳。法之占廣州灣。而突據高雷。傍近之地。建築礮臺。強奪民屋。塗毒慘狀。天地爲昏。其慘狀登于報章者。若俄之于吉林。

六道荒。無端槍斃土某及趙明海等一家。與村民張文江一家。于黑龍江外耶窩堡。槍傷郭某家十一人。綑縛農夫三十餘人。其他旅大被俄兵慘斃百餘人。我公使訴之而俄不理。德之猝建烽火堡于即墨楊村。鎗斃多人。又擊死華人三名。其赴沂州也。勒捕土著。妄殺無辜。百姓被害者。不可勝計。紛紛逃避。砲轟沂州各村落。進據日照縣城。於其東面七十里之村鎮。焚燒殆盡。土人受戮甚酷。又擄紳士五人。歸於青島。法之越界強踞海頭砲臺。毀廬舍。殘人命。入村捉人。肆行騷擾。無端砲斃六十餘人。及吳那立等八人。砲傷男女三十餘人。焚草屋四百餘。炸瓦屋三百餘。斃老民老婦三名。于碭州霸佔民居。捉民作工。種種虐苦。英之于九龍。自大埔多山錦田八鄉。以迄平山元朗諸村。皆用大砲轟擊。村民血肉狼藉。鄉里爲墟。死于烽火。死于無家可歸者。蓋數百人。二百里間。皆被硝煙彈雨焉。嗟乎。我中夏我華人。我罪伊何。何辜于天。而爲白人之砲鞘鎗叢哉。且夫國者合無數民而成也。合衆民居室田廬婦子而成國。土民者國土之主也。而上特爲其客。耳物之與人與否。惟主人之是問。非客之所能私贈之于人。而欲有之者。亦不能不商之于主。入而私受之于客。此古今萬國之通例也。即國有不幸。亦宜胥告于衆。曰。敵人要我土地。我不敢擅許。吾民其自爲計。如是則民之從。違。民自能定之。鬻奴婢者。猶告于所歸之主。詢其意之如何。不願。主亦不能強之。蓋自由權之在人也。雖父母不能奪之。况于數十世歸依之赤子。一日而棄之。渺不知其何故。哀哀

萬民。瑩瑩無依。忍心背理。如是。獨不慮民之魚爛而亡。耶。而據人之土地者。亦不示其所以。風馬牛。涉此之由。聽民之去就。而後取之。苟焉以入人爲志。猝而進人之門。戶。猝而登人之堂。猝而入人之室。猝而廬人之居。猝而據人之妻。猝而奴人之子。猝而奪人之田宅。猝而墟人之鄉里。譬如大盜。踊至。縛其主人。盡據所有。而又縱淫掠。肆焚燬。逞干戈焉。彼含生負義之倫。心非木石。大義所激。烏能坐以待斃哉。波蘭之哥士孤。埃及之亞刺飛。意大利之馬志尼。皆憤國家之難。傳檄四方。恢復故土。率千百孤軍。與地球莫強之國。爭獨立之氣。自由之光。於鐵火爆聲。血裂肉飛之際。後之述其往事。惡弔其遺墟。孰不曰義士也。義士也。而在當時。滅人之國者。挾鐵血之威。臨寡弱之卒。欲掩其殘酷無禮之迹。以欺天下之耳目。誣之惡名。不曰土匪。盜起。則曰暴徒。竊發。不曰亂黨。猖獗。則曰叛黨。抗拒。若以爲滅此朝食。而後可者。嗚呼。誰匪乎。誰暴乎。誰亂乎。誰叛乎。夫違于理之謂匪。悖于義之謂暴。賊人自由之謂叛。阻人獨立之謂亂。今日日以分割人之土地。扼奪人之財產。奴隸人之種類。以自擴張其領土。開拓其富源。此其背于理。悖于義。賊人自由。阻人獨立。爲何如也。孟子曰。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己非其有而取。則拒之者。義也。然而拒之者。聲明大義。民氣強毅。勢力雄厚。或至不得飽其虎狼之欲。不若以惡名加之。拒者而暴屠之。使彼聞風膽落。不敢繼起。則拒之者。勢孤力薄。不足以相抵禦。雖有慷慨忠憤。誓雪國恥之士。束手

無可如何。雖有救災恤隣之國。亦拘牽名義。觀望而不敢救。夫如是。國乃盡滅。此非律賓之義軍。求自立于民政之美國。反蒙叛黨之號。而無人援手也。嗟乎。斯二者。一則誣其國之義士爲亂黨。以自亡其國。一則誣他國之義士爲亂黨。以亡他人之國。義士義士。生斯時也。前有百鬼之猙獰。後有雄狐之吞噬。而又負天下之惡名。得無意冷心灰。委心任運者乎。歐榘甲曰。毋然也。

歐榘甲曰。天下是非有定乎哉。無定乎哉。曰。惟義之所在。當世以爲君子者。後世或以爲小人矣。當世以爲亂民者。後世或以爲賢士矣。彼夫孔光楊雄馬融胡廣王祥馮道之儔。或以經術顯。或以孝行稱。或自撰忠經。或見重中庸。或推爲大聖。海內震其虛譽。奉之爲朝廷柱石。學者山斗。而其卒也。乃至爲劇秦美新之莽大夫。妨賢害能之僞君子。司馬移祚而委蛇勸進。數君覆國。而優游長樂。所負經術者。不知經義爲何物。所謂忠經者。不知效忠於何主。所謂中庸大聖者。亦以頌篡賊廢聖君戮志士。爲保富貴之善策。昔日所自詡爲尊君教忠。正人心風俗之害者。一切反之。而人盡可君。人不必忠。而惟身之是保。視君如奕棋。處身若妾婦。嗚呼。以鄙夫患得患失之故。遂至爲亂臣賊子之鷹犬。以釀篡君亡國之禍。而不惜子孫羞以爲祖。故書恥稱其名。史氏恐污其筆。百年有限。大辱無窮。斯人也。雖能竊一時之盛名。而唾罵千載。遺臭萬年。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若夫仁人志士。以殺身成仁。破家救國爲志。

者。往往冒天下之大小。魁受天下之資。遂誅鋤而不能達其意。孔子思撥亂致太平。而見逐于春秋。耶氏倡萬民爲平等。而見殺于猶太。梭格拉底創男女平權之理論。而受戮于希臘。歐洲學者。昌言國家如社會。任民人自由。至于流血相踵。佛蘭西英倫之民。爲爭國會議院。駢首遺街者。不計其數。而日本浮浪之徒。衣脫藩之誇。握復仇之刀。憤國難。攻內奸。囂然培覆之論。傾慕府廢藩。閔以尊王室。至于屠腹刎頸而不悔。當是時也。莫不指爲大逆無道。叛黨莠民暴徒匪人者也。而此數聖賢與諸君子。身負天下之惡名。力伸天下之公義。以匹夫草澤微末之勢。與雷霆萬鈞崇高千仞之政府爲衝突。以著書傳教口舌之威。與殺人如草碎城如糜之器械爲對待。不畏強禦。確乎不拔。而其卒也。暴君亂相不能不屈於公理。順乎人心。翻然變計。於是藉宗教改革國家改革社會改革之力。人民得享自由之福利。平等之安全。合羣進化。以有十九世紀之文明。而向所指爲大逆無道者。至是尊之爲配天之大聖。開明之巨功。維新之魁傑。懸像立石。萬人瞻拜。以誌其德於不忘。嗟乎。當其爲萬姓犧牲。斷脰絕脛。飲刃泣血。人世以爲至悲者。而聖賢則以爲至樂。蓋此後國家之發達。世界之光明。皆由捨此一身致之。何爲乎。何不爲乎。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曾子曰。仁爲己任。死而後已。孟子曰。舍生取義。任仁取義。生尙可舍。何有于區區亂黨之名哉。吾願支那義士相率而起也。吾願支那義士相率而起也。

且夫亂黨之名。烏乎來哉。人相均而不偏。則無亂。相平而不壓。則無亂。相通而不隔。則無亂。相安而不傾。則無亂。亂之所生也。皆起于不均。不平。不通。不安。而此不均。不平。不通。不安。又皆起于在上者。愚民之虐政。開國之初。以兵力得天下。故老遺黎。竄伏畎畝。岩穴之間。尙多不忘故國而思舊君者。非有以極重罪名。著于爰書。則其民不可得而治。野蠻國處叛逆之刑皆極重文明國以爲公罪輕之蓋公理漸出矣。乃無論民之疾苦呼號。苟朝令之所施。有敢致議者。則處以謗訕。叛亂大逆無道。大不敬之罪。加以夷族滅宗之酷刑。使國民屏息懾伏。莫敢抗我。其在支那。則秦始皇之異議者坑。偶語者棄市。在歐洲。則法王路易十四。以國家爲君主之私產。民人不得自由。歷代君主。奉爲球圖。蓋全球之民。羈絆于獨夫暴政之下者。隨其國開闢之早暮。爲其國民受苦長短之期。而此不均。不平。不安。不通之政。曾不肯改革之。以俾平民享一日生人之樂。不均則爭。不平則鳴。不通則悖。不安則傾。如怒潮之激動。如火山之迸發。佛蘭西乃起而改革。美利堅乃起而自立。比利時乃起而絕荷。蘭希臘乃起而絕土耳。其古巴飛律賓乃起而絕西班牙。列國雖興師動衆。以責其叛亂之罪。而平日旣無德以洽之。不可挽回。彼民智已開。人心已固。能知自立。惟有聽之而已。向使于此不均。不平。不安。不通之政。決然行大改革。與民更始。如英國觀法人革命之後。翼然大悟。凡民間所欲。如議院憲法者。皆從之。學堂報館農工商業。皆以金獎勵之。使益大其業。則民之愛國如其家。何至有易姓屨社之憂哉。嗚呼。上不

自亂而下未有能亂者。下之亂自上生也。然而止亂之道。仍自上操焉。知此者其惟我至仁大聖愛民愛國之皇上乎。

論救中國當以救皇上爲本

歐集甲

我支那義士。瀰滿于山海內外。居常鬱鬱不得志。仰視天而俯畫地。私心喁喁。想望聖君。崛起翹首而觀朝廷新政者。多歷年所矣。虎狼之吏。聾瞶之官。闔于民隱。壅于上聞。旣不能廣開賢路。開張天網。搜羅草澤之彥。鴻鵠之英。轉移其桀驁強悍之氣。操縱其通達勇敢之才。使立功名。共持危急。而又周內以土匪漢奸之目。以鋤其志。以廢其才。以消其氣。以死其心。使之無地自容。于是此義士者。乃沉淪于荒野。漂泊于重洋。然而其希望朝廷改行新政之心。猶未已也。故其講求外國專門之學。以備國家他日之用者。或通法律。或通政治。或通格致。或通統計。或通商學。或精製造。或通農務。或通海陸軍法。或通礦鐵工程。有若居于香港。澳門。天津。上海。及各省通商口岸之地。與夫旅于日本。新嘉坡。檀香山。暹羅。緬甸。安南。金山。加拿大。紅海。非洲。統南東西洋太平洋州島以萬數。凡華人足跡所至。莫不有聰穎絕出者。冠乎其曹焉。皆欲回首而內爲中國異日維新之傑也。若其遊于歐美之學堂者。又西人所嘖嘖黃種聰明不讓白種者也。至其處于中原者。則內之有廿四朝之英雄豪傑。龍戰虎爭之事蹟。以激動其胸中。外之又有華盛頓。拿破崙。列邦殺人流血。以圖人民自立。變政立憲。

之歷史。跳蕩于觀感。而又加以貪苗貪黍之碩鼠。磨牙吮血。充斥于二十行省。政治腐敗。民不聊生。以觸傷其耳目。國家不能保護土地人民。棄民如犬馬奴隸。轉鬻他人。爲死生之大辱。以擊刺其忠憤。于是此義士者。心奮血熱。髮指眦裂。舍身棄家。誓除國賊。如水滔天。如火烈澤。故雖呻吟楚蜀。顧盼江湘。啼聲閩粵。潛遊河朔。悲歌燕趙之地。絃誦齊魯之邦。其欲待時機。以行改革之運命者。徧中土而皆有也。夫出洋者。受外侮之懣陵。居中原者。憂他族之迫處。生靈之塗炭。可謂極矣。而皆由于國家無政。而欲國家之有政。非大行改革。斷斷乎其不可。若是乎會黨之嗚嗚將起。殆有由也。而皇天降鑒。竟生一至仁大聖愛國愛民之皇。上以副萬民之望。以符會黨之心焉。何其幸歟。何其幸歟。

皇上洞念民艱。不侮鰥寡。准天下山澤士民上書言所疾苦。爲之除其患。而同其欲。山林海外。有奇材異能。不見用者。責大臣速舉。以聞。詔令各行省以及海外。徧設學堂。以舉可造之才。農工商礦。次第興舉。以惠黎元。士民著有新書。及創行新法。製成新器。堪資實用者。懸賞以爲之勸。量其材能。試以實職。錫之章服。表以殊榮。能創建學堂。開闢地利。興造槍炮。有裨于經國遠猷。殖民大計者。給予特賞。以昭激勵。又恐天下義士。猶未盡知也。乃下詔曰。山谷扶杖之民。有不獲聞新政者。朕實爲歎恨。今將變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圖新政。以強中國。皇上又欲開議院。大學士孫家鼐諫曰。方今

外患殷迫。誠宜變法。然變法後。恐君權從此替矣。上曰。吾變法。但欲救民耳。苟能救民。君權之替否。何計焉。嗚呼。我義士日望新政之行。而皇上則使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圖強中國。我義士懷其法律政治格致製造統計武備農工商礦之才。而憂不遇者。皇上則惟恐野有遺賢。勸之以賞。恐不肖官吏。阻不上達。特令士民上書言事。直達天聽。至如議院何事乎。乃歐美列國君民相爭。至于殺人數萬。綿綏數世。而後決者。而我皇上乃自己舉行。不必民間之呈請。數千年愚民之錮習。一朝而去之。其自視如父兄。其視民若子弟。惓惓爲之開智慧。謀安利。纖悉無遺。過於我民自圖其身家。并不計君權之替否焉。我同胞義士。宜如何感激誓死以圖報乎。且夫專制之國。其民往往結黨聚徒。慕合衆共和之治。以脫政府束縛爲志。故屢抗拒其上。蓋惡其恃權以虐民也。至于不惟不恃其權以虐民。而且內外無所迫。不私其身。不私其子孫。盡公其權與臣民共之。殆堯舜以來未之有也。聖哉我皇上乎。以救四萬萬民爲心。以新造中國爲志。變法數月。內外奇才異能之士。皆望風懷德。而氣以平。而列國亦額手相慶。支那已爲新國。東方之禍熄矣。孰意皇上口以吾民不安不樂爲憂。而忘身捨位。變法以安之樂之。遂至以此之故。爲西后榮祿剛毅所忌。囚困瀛臺。父母忽陷于仇讐。主君忽幽于逆賊。我同胞義士。其如何爲計耶。向也我同胞義士。爲姦胥猾吏所虐。不得稍伸其氣。而我皇上救之。不待以奴婢。而待以赤子。今也我皇上爲

救我同胞義士而遭幽廢之危。山陽哀痛死無幾時。甯晏然坐視而不之救耶。夫西后榮祿剛毅所以廢皇上者。以其不守私天下愚民之故。智而改行新法。以救四萬萬之民。又與天下士民同心。以強中國。恐自此新法大行。則天下智慧將大開。而滿洲所以壓制漢人之權。刀將不可復用。故先爲從高處下手之舉。一廢皇上。則全國士民皆失所恃。失所恃。則聽其魚肉刀俎。牛馬庖厨。無不如意矣。故廢皇上者。所以斷絕我四萬萬同胞義士之生機也。夫斷絕人類之生機。以自縱其欲。於古謂之獨夫民賊。於今謂之野蠻無知。摧陷而廓清之。是天地之公義也。是人之正理也。況其爲廢我四萬萬同胞所恃。皇上之賊黨乎。己之仇不報。不可以爲人。君之仇不報。更不可以爲生。況皇上一日而在也。我四萬萬同胞。猶獲一日之安全。皇上而不諱也。則我四萬萬同胞。直不如草木之無知矣。其故何也。吾請爲同胞詳言之。

一曰滿人之仇。視滿人以漢人爲家賊也。恭親王奕訢明言之矣。是滿洲數十世仇視漢人之隱衷。一語而破之。逆賊剛毅。尤以惡漢人得名者也。常曰。變法者漢人之利。而滿人之害。吾竊輸國于外人。而不使奴隸指漢人分潤。是二語者。足以見滿人之處心積慮矣。是以漢人強滿人亡。漢人肥滿人疲之三字訣。滿人奉爲寶誡。懸座書紳。近且徧植其族于各行省。盤踞要衝。每一缺出。必用滿黨。以監察漢人之動靜。其心蓋非蹴踏漢人。使無噍類不止。而逆

賊剛毅。日勸僞后之行逆。其罪惡比六族四凶爲尤甚。乃託巡視長江之名。奪東南數省之兵權。與榮祿南北相應。收漢人之有威望者。置之閒散之地。則漢人既無能爲。而篡弒之謀。乃無所顧忌。蓋削漢族以去。皇上去。皇上即以制漢族也。

二曰強隣之蠶食。維新九十月。未聞交涉之案也。自聖主被廢。僞后剛毅榮祿。專以誅新黨爲事。割地棄民賠款。日有所告。其意以爲此奴隸之人。奴隸之地。奴隸之財。棄之何惜。惟我種族得庇強俄宇下。不失富貴足矣。奴隸受害于我。何與。故外人殺我無辜。淫我士女。毀我家室。焚我鄉落。誣我市鎮。捕我紳士。佔我田產。逐我商賈。苛我征稅。驅我人民。訟之于僞政府而不能理也。既不能理。吾民不堪其虐。自起而伸義憤。亦理之當然。僞政府又夾而鋤。我以媚敵。金州旅順大連灣沂州安東日照廣州灣九龍之慘狀。幾于耳不忍聞。目不忍見。而後此各省爲旅大廣龍之續者。又不知凡幾也。原外人敢如此者。以僞政府之棄民。僞政府之棄民。又由于廢我愛民之。皇上耳。夫內之有滿人之仇。視外之有強隣之蠶食。我四萬萬同胞義士。不欲存于天地間則已。若其猶欲存也。殆非救。皇上不能。皇上者一出。而復辟也。一以消滿漢之界。二以平內外之交。然則我同胞忠君憂國之義士。其可以拔劍而起矣。其可以投袂而興矣。

今夫鄉里過從。一杯酒之歡。一推解之勞。曾不足比數者也。及夫友朋。陷于縲紲。瀕于危死。

感其舊情。未嘗不思設法引手救。以爲彼有恩于我。我當酬之。詩曰無德不報。蓋謂此也。矧皇上爲救我四萬萬民而變法。至于舍身忘位。至于幽囚困苦。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岌岌堯臺之慘。搖搖昌邑之危。人生之苦。無逾此者。而被恩戴德者。顧安寢甘食。從容燕樂。無所動心。此直禽獸之行。而四萬萬忠臣義士。所以切齒扼腕。慷慨泣血。念君父之仇。誓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以救之。而斷不甘爲僞政府之狗彘也。夫救人之急。出人之困。扼我中國俠學。雖微。而內地以及海外。會黨間義烈之士。尙多有之。矧乎爲四萬萬人之故而救。皇上功在萬姓。功在萬世乎。大義所在。勇士不忘喪其元。其尙未發者。特有待耳。然豈可久待哉。彼夫僞后賊臣。所以愚天下者。曰。聖躬有病。若天下勤王之師不起。則彼將以爲天下固可盡愚。浸假而行。梁冀對漢質帝之策。而以病崩告天下。而易其私人。斯時方欲救之。而皇上已不保。土地亦隨裂。而國亡矣。且夫欲救四萬萬民。而必先救皇上者。豈有所私于皇上哉。誠以皇上復辟。則內外人心。咸爲改視易聽。新法之行。更速不逾年。而可收大效。十年而可定立憲之制。中國之強。可翹足而待。則民權未嘗不可大伸也。若異軍特起。而倡革命之說。則名義不足以動中外。而吾民尙未成獨立之性質。亦覺難從。其有益與否。尙在不可知之數。否則蹈李立亭牛世修余燮子之覆轍耳。之數人者。憤于不肖官吏殘暴。欲刺刃于其腹。未敢謂其無是心也。然而驟起驟敗者。則以有至仁大聖愛國愛民之皇上。蒙

難艱貞。不能聲大義于天下。舉雄師而北。指戮叛君忘國之賊。臣以救君父之難。而徒苦吾民。死于烽火故也。或者曰。西報有言。皇上升遐久矣。救之何補。曰。事未敢知也。即或其然。春秋臣不討賊。以爲無臣子也。亦安有君父死于逆賊之手。而不聲罪致討者。況彼去。皇上以制漢族。助外人以鋤漢族。不獨皇上之仇。實吾四萬萬之仇乎。我四萬萬同胞。其思春秋復仇之義哉。其思春秋復仇之義哉。

論政變爲中國不亡之關係

歐桀甲

歐桀甲曰。中國之亡也久矣。若其復存也。實自政變始。聖主幽囚一週年。乃爲吾國民開獨立之基礎也。維新六君子流血。乃爲吾國民蘇建國之思想也。有獨立之基礎。有建國之思想。雖強隣入此室。處日施其潛移默化之術。欲使之就其範圍。而不可得也。雖僞政府徧布羅網。力加以漢奸土匪之名。欲使之仍其羈輓。而不可得也。嗚呼。戊戌政變。抱杞憂者。輒拊膺太息曰。中國亡矣。中國亡矣。而孰知未政變以前。中國若不亡。乃真亡。既政變以後。中國若既亡。實萬無可亡之理乎。請舉其一二爲同胞告焉。一曰政變後之民心。一曰政變後之民智。

政變後之民心如何

一曰人知危亡。不肯安于守舊。自八股之廢也。繙譯書籍出版者。人人爭購。市爲之空。家家

言時務。人人談西學。有力者則自請舌人譯之。而快新睹。斯時智慧驟開。如萬流澎湃。不可遏抑也。及政變而入股復矣。然不獨聰明英銳之士。不屑再腐心焦腦。以問津于此亡國之物。即于高頭講章。舌耕口穡數十年。號爲時藝正宗者。亦謂誦之無味。不如多閱報之爲愈矣。是以士人應試。其數大減于常年。大抵一縣常年四千人應試者。今則減至二千餘。常年三千人應試者。今則減至一千餘。夫前此科目之心何其熱。而後此科目之心又何其冷。則以漸通中外之故。即知不能不變。甯留此歲月以講求有用之學。不願再從事于蟬螿之仕宦也。政變後民心之明。此其一也。

二曰人慕歐風。多講求于西學。中國甲午以後。始稍稍言外事。然於外國情事。茫如捕風。渺如逐影。虛如書空。妄如捫籥。況其學派萬千。未有不臨流探源。而能知其毫末乎。於是壯志之士。知非遊學各國。不可贏糧厚者。或翱翔于英俄之都。取材美者。或聯翩于德美之府。樂德隣者。或星聚于扶桑之島。而海外各埠之有力者。并踴躍創建學堂。聘列國通政。治經濟法律海陸軍法之士。以教育其埠中剛猛俠烈之子弟。以爲異日與萬國人才相見之地。蓋經政變後之波濤翻變。而國民輸入歐美文明之志。乃益急。政變後民心之明。此其二也。

三曰人恥文弱。多想慕于武俠。外國教育。必有體操。所以強其體魄。壯其膽氣。養成不畏強禦。不懼雷霆之志。然後內之以靖國。難外之以拒強敵。馳驅于礲光爆裂肉震血飛之際。而

不懼。蓋體魄者精神之表。體魄衰落。則精神亦從之頹。敗。志雖有百。而所行不逮其一。一人之精神頹敗。則一國之精神亦從之頹。敗。故體操者強體魄實強精神也。中國自秦以來。武功未有出于域外者。固由其武器之不精。亦由學者埋首束身于章句之學。辭藻之末。所以衰其肌體。弱其腦筋。而無經略九洲橫絕四海之念也。流弊至今。遂至所謂學者皆軟弱如婦人女子。畏人如虎。自怯如鼠。有志之士。乃彙集同志。聘請豪勇軍師。以研究體育之學。其能備資者。或入外國海陸軍學堂。政變後民心之明。此其三也。

政變後之民智如何

一曰知愛國。中國之民。不自知有國也。匪伊朝夕矣。其原因有二。一由歷代環中國者皆小蠻夷。無大國之相比較。遂自尊其國爲天下。朝野奏章文集言論。罕有自稱其國名者。或自詡爲天朝。通商以來。此風未改。蓋一統之制。誤之。此無愛國心之原因一也。二由歷代獨夫民賊。不欲民之有參議政治之權。離國家而爲二。別上下之崇卑。禁言朝政。禁談國事。以塗其耳目。以怠其心思。以使之易治。而民之受此壓塞者。亦自傷卑賤。無裨于時。往往謂我輩之家。朝廷且不能保護。途人之國。我輩亦何必干預。既忘國爲公共之稱。復嚴庶人不議之禁。此無愛國心之原因二也。自有此原因。而國之其存其亡。其盛其衰。其強其弱。其治其亂。皆顛倒出沒於一二獨夫民賊之手。而萬姓無人敢過問者。蓋視國爲私家囊中物矣。政變

以後。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等地。相繼一朝割畀于人。士民曾不聞知。而其民之爲所割棄者。受他人之淫暴劫掠。種種無人理。曾不能如狗馬之愛惜得全生命。於是乃大悟曰。國者我四百兆人之產業。非僞政府之所得私也。外人之敢于欺侮。侵奪我者。由國之弱也。國之弱由于人民無愛國之心。不圖革新其國。不圖維持其國。一諉在上者之濁亂專橫。若謂此爲在上者之私物。于在下無關也者。在上者遂得視爲自己之私物。可以輒自專擅。私相授受矣。若人民各有愛國之心。共商所以保此四百兆人之產業。不使盡墮于一二人之掌握。上與政府爭。外與外人爭。碧眼兒雖悍。豈能據大陸而有之哉。夫國與民者。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如之何弗愛。政變後此論大起。民智之開。此其一。

二曰知自主。生天地之間者。自非犬馬奴隸。皆有自主之權。此義在西國雖童子皆能識之。而在中國。則罕有知之者。其原因亦有二焉。一由呻吟于歷代專制政體之下。獨夫民賊。務爲嚴刑峻法。以收天下之權歸于己。使其下戢戢受治。奉令惟謹。無敢異已者。苟其挺然獨立。獨行其志。往往不爲朝廷鄉里所容。若列國之興民權。刎頸者數十萬人而後得之。而在中國。則以民權爲大逆無道之事。此政治上滅自主之權者。一由于深中陋儒之毒。桎梏于綱常名教之虛文。謬創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說。以爲上可虐下。下不得違上。而臣子之含冤負屈。草菅于暴君頑父之前者。踵相接。以是毀家亡國。

者。不可勝數也。而不知君君臣臣父子子夫夫婦婦。君得自主。臣亦得自主。父得自主。子亦得自主。夫得自主。婦亦得自主。非君尊而臣卑。父尊而子卑。夫尊而婦卑。可以奪人天賦自由之權也。不意今猶拾賤儒之說。作正權之篇。以亂天下者。此學術上滅自主之權者二。夫以中國之政治學。術抑人自主之權如此。倘無政變之事。以覺醒其大夢。則四萬萬人長此終古。至于滅種而不難。何也。彼不自知有自主之權。甘爲犬馬奴隸。瓜分之後。外人亦將以犬馬而烹殺之。奴隸而箠辱之。永無再見天日。種賤必弱。種困必亡。紅黑人種之將絕。其前轍矣。乃自政變以後。練兵籌餉。日以防家賊漢奸爲事。而國民乃大悟曰。吾民納租稅。盡忠義。以事其上。不敢有二心。今乃以吾爲賊爲奸。將何所託庇乎。且即託庇焉。亦不足恃也。彼旅大廣龍之民。曷嘗不翹首北向曰。庶其救我。然而僞政府則鬻之敵矣。且夾輔之以淫擄婦女。緜斃士民。佔奪家室。橫戮無辜。焚燒村鎮。以爲靖定亂民。以媚敵矣。國民其奈之何。此真所謂與民爲仇讎也。然而人人有自主之權。各伸其自主之權。以自保。未有不能保者。各盡其自主之權。以自救。未有不可救者。何必強希望于不能保我不能救我者。而求爲之保我救我乎。且即不能自保自救。但得稍伸其自主之權而死。猶勝于爲犬馬奴隸而生萬萬也。僞政府之伎倆。可無庸爲所愚矣。政變後此論大起。民智之開。此其二。

三曰知忠君。西人謂中國無忠君愛國之心。其民雖多不足畏。其國雖大不足憂。誠哉言乎。

然其原因則有數者。一則上無恩澤于民。上所求于民者。完稅納糧。不爲盜而已。無所謂政。治。無所謂教育。上下相親者少。二則民富自治之力。民所求于上者。食租衣稅。無騷擾而已。無進步之思。無參議之志。上下相通者少。三則秦漢以來。君驕臣諂。有立功名取富貴之念。者。乃始折節用世。至于民則君門萬里。有舉世不見君王之面者。四則秦漢以後。凡據有中夏者。皆因循苟活。無大略遠志。祇圖國內無事。百姓馴擾。爲子孫之謀。五則自以八股取士。上以牢籠人才爲主。下以躡取爵祿爲志。上下各圖其私。曾無至誠之相結。其所謂君臣者。空文耳。虛名耳。夫以此五者之故。君不知有臣。民不知有君。如以無情無緒之人。演爲一部有情有緒之活劇於舞臺之上。安所知忠君之義哉。仁矣哉。我皇上也。爲救四萬萬人而行新政。爲行新政而受幽囚。如父母爲顧復赤子而受風霜。朋友爲報知己而捨身命。深仁厚澤。曠古無倫。讀戊戌四月以至八月力行新政之詔。凡在士民。無不感激流涕。誓粉身碎骨以報我皇上者也。是以今年萬壽聖節。乃遠而至數萬里外流寓之華人。若南洋日本美洲數十埠。莫不舉行慶典。北首叩安。並電達總理衙門。恭賀聖壽。又請皇上親政。以慰兆民之望。以安中外之心。東西人士。觀于其埠者。莫不拍手懽躍。恭致頌詞。助我華人之祝。皇上且驚歎吾華人愛君之忱。何前數十年不見。而今日乃如是之悱惻也。嗚呼。孰知我華人之有君。始于今之皇上乎。中國之知忠君者。始于今之華人乎。皇上文明。

蒙難。羸里同符。然而我國民誓所以維持之。復推行其變法自強之意者。將大有所在。政變後此論大起。民智之開此其三。

歐。集。甲。曰。凡。國。之。將。強。也。必。先。有。仁。人。君。子。爲。國。家。犧。牲。者。焉。猶。嚴。冬。大。雪。萬。物。皆。白。而。後。春。陽。溫。溫。草。木。勾。萌。發。達。也。苦。雨。淒。風。連。月。不。開。而。後。日。光。融。融。山。川。列。錦。錯。繡。也。當。歐。洲。百。餘。年。前。革。命。之。慘。至。于。血。河。頭。山。然。而。其。文。明。之。度。即。以。此。而。大。增。日。本。浮。浪。之。起。殉。難。者。無。數。然。而。變。法。三。十。年。其。文。明。進。步。即。可。與。歐。美。並。列。然。則。我。中。國。之。戊。戌。政。變。謂。文。明。之。運。將。至。亞。洲。大。陸。而。先。爲。嚴。冬。苦。雨。焉。可。也。同。胞。君。子。其。勉。爲。國。家。犧。牲。以。造。後。來。春。陽。溫。溫。日。光。融。融。之。世。界。焉。可。也。

論建嗣即爲廢立

麥孟華

甚矣哉。天下之易欺也。去冬立嗣事起。海內之士庶。外洋之商民。皆知其即行廢立。莫不忠義奮發。聯名電爭者。數千萬計。民氣之壯。愛國之切。實爲中國二千年所未有。及舉行萬壽之詔下。遂以爲廢立之事不果行。則百晏然如故。不復爲慮。事既逾月。而海內之臣子。未聞有一人念君父之危。叩闕以死爭之者。更不聞一人急君父之仇。發憤而勤王討賊者。豈忠義之熱心。不逾月而頓冷哉。無亦以爲今止立嗣於事無害。姑徐俟之。虛而與之委蛇邪。嗚呼。此正僞政府之所逆料。知天下之必受其愚者也。

僞政府之決志廢立也久矣。九月天津閱兵。定謀篡弒。迫不及待。八月政變。遂乃幽囚。皇上然尙有畏憚。不敢徑行廢立也。託詞於懇請以箝天下之口。藉名曰訓政以嘗天下之心。行之十有餘月。天下臣民寂不一動。彼知天下之可欺而易與。雖篡廢而莫敢誰何也。於是決計廢立。棄春秋方富之聖主。而忽爲前帝立嗣。改元即位。固在指顧間矣。幸而士民電爭。忽出彼意料之外。彼懼動天下之兵。暫戢逆謀以圖後舉。然固已行廢立之實。而暫避廢立之名耳。嗚呼。聖主幽囚。國儲建立。萬壽方舉。典禮均停。而猶敢號於天下曰。是建嗣。非廢立。而天下亦從而信之曰。是建嗣。非廢立。天下固有同此事實。而一易其名。可令天下之人易怒爲喜。易憂憤爲欣慰者。是猶中國爲西人所瓜分。土地爲西人所割據。而美其名曰租地。曰劃界也。故可一言以決之曰。建嗣卽爲廢立。不分二事。請揭逆蹟之顯證。以爲天下告焉。

國朝家法。不立太子。列祖列宗之聖訓。諄諄懸以爲戒。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自雍乾以來。立嗣之制。皆由皇上密簡賢良。書名臚置於正大光明殿額。俟顧命時。始令親信大臣啓視。一正儲君。卽登大寶。此歷聖相傳之定制也。今皇上聖壽三十。春秋鼎盛。帝堯之九男。文王之百子。皇嗣衆多。正未有艾。若非廢立。何至以方壯之年。遽敢決其他日之無嗣乎。且國朝立嗣。皆於大漸之際。然後明定國儲。皇上聖體康強。中外臣工所共見。

今無端而忽爲此舉。皇上雖存彼固視之若亡矣。夫我朝定法。天下臣民敢言立嗣者。斬。乾隆六十年。將冊立皇太子。和珅私進如意。仁宗即位。聲其大逆。明正典刑。其立法至爲嚴重。乃利國便民之新政。則謂非祖法而反之。於亂賊篡逆之奸謀。則顯悖祖制而行之。且無祖法。可有於皇上哉。且彼非不知祖法者也。特自皇上幽囚以來。逆賊之廢視。皇上也久矣。今日之舉。彼固謂非背祖而立嗣。實無主而立君耳。自此以後。一切皆取辦於大阿哥。故天下皆曰立嗣。而賊黨則固以爲立新君也。其言雖曰立嗣。其心則直以爲立新君也。無論篡廢之必不能緩。即使皇上永擁虛位。而舉朝之臣。心目中皆無此君。則不廢之廢。固不止視若贅旒矣。故止謂其敢悖祖制。猶不盡知其心蹟者也。此建嗣之即爲廢立一也。

我皇上之入承大統也。實西后之所自擇。固利其少主而可以臨朝也。當時諸臣有請爲穆宗立嗣者。皆斥以祖制不得立嗣。今無故而忽爲此舉。豈昔則祖制不可背者。今則祖制固可背邪。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皇上既承穆宗之統。固即可爲穆宗之後。然縱不遵此義。亦宜以他日之嗣皇帝爲兼祧。且穆宗奉安山陵之時。固有他日皇帝生子。爲今皇帝之嫡子。即爲穆宗之嗣子之諭矣。乃盡反前言。置皇上於不議。不論而突爲穆宗立嗣。是直以皇上爲官場之署理。尸祝之代庖。文章之過脉。也是

皇上之御宇二十餘年。不過以穆宗無嗣。暫爲攝理。今既立嗣。則大統爲穆宗嗣子之大統。天下爲穆宗嗣子之天下。皆即當舉以還之。而皇上本一無所有也。即使賊黨果不篡廢。而皇上一無所有。不廢而甚於廢矣。且視爲暫攝。是不特廢其見在之位。且并廢其以前二十五年之天子。而不得列爲天子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上之。三古外之五洲。皆未嘗覩此奇變。而猶號於天下曰。是建嗣非廢立。是沒人之慮。舍籍人之財產。舉而盡付之他人。而曰我非奪之也。是決人未殊。而曰我非殺人也。建嗣之即爲廢立二也。且立一人於朝廷。而天下咸奉爲君者。非謂其徒擁虛名。固謂其能有君之權能行君之職也。政變以來。皇上用人行政之權。已盡奪於賊黨之手矣。至君職之大者。則曰奉祭祀也。御臣下也。今奉先殿大高殿之祭祀。皇上幽閉不與。而大阿哥恭代行禮矣。皇極殿之行禮。皇上幽閉不與。而大阿哥親率王公大臣矣。彼行天子之實職。皇上僅縻天子之虛名。盡奪其權力職分。以授人。而仍加之以囚禁。是豈待策收璽綬。移避外邸。然後始爲廢立哉。且立嗣之僞論。明言大統之所歸。是已驅諸臣之精神。奔走移而奉於所立之嗣矣。況大統既有所歸。則大統必有所去。彼雖欲掩耳盜鈴。固已自吐其實矣。此建嗣之即爲廢立三也。

要而論之。皇上之廢與非廢。但問其親政與否耳。皇上而不親政。則擁萬乘之尊。曾無

匹夫之權力。居至尊之位。不及布衣之自由。蓋自政變以來。行無形之廢立也久矣。今凶燄益張。悍然行有形之廢立。此而可忍。則他日房州之置。砒鳩之毒。又孰從而阻之。孰從而討之。嗚呼。一國不能有二君。有所立必有所廢。顯置一人以著代。彼固無地以位我。皇上矣。廬陵既廢。武后即易唐爲周。孺嬰雖置。王莽即以新篡漢。以古例今。事出一轍。其期要當不遠矣。

廢立之迹。既如是之彰明較著矣。而天下之人。猶晏然不相發憤者。何也。曰彼所以眩惑天下之耳目。箝塞天下之言論者。謂立嗣出於皇上之懇請也。皇上自幽禁以後。用人行政。絕不與聞。一切上諭。皆出於僞政府賊黨之手。故凡不利於皇上之事。必假皇上之名。以宣告天下。一若皇上意所自欲。而彼實不預聞者。且若彼實有大不得已者。此固歷朝篡奪之故智。而僞政府屢用之以愚天下者也。夫謂皇上爲懇請訓政。而天下信之。謂皇上爲懇請立嗣。而天下亦信之。將逼近禪位。謂爲皇上所懇請。天下亦將信之乎。至有臣子所不忍言之事。謂爲皇上所懇請。天下亦將信之乎。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斯固不待辨而天下可共見者也。

然則皇上其遂廢矣乎。曰。是在我臣民而已。君所與立者民也。民所歸往。匹夫可躡帝位。民所離畔。帝王亦爲獨夫。況乎君臣之位久定。順逆之勢顯殊者哉。故呂氏非不強縱也。而

民皆祖。劉產祿卒以夷殄。武氏非不强盛也。而民思唐室。中宗卒以復興。烏有四萬萬人所共愛戴之君。而區區二三賊臣。足以奪而廢之者哉。衛人立晉。春秋與之。以其爲衆之所立也。無位者且可擁戴。况二十五年服事之聖主。豈遂不可救以復辟者哉。夫日本國勢與我中國最同者也。明治以前。大將軍專權跋扈。擅政數十世。非止如榮剛諸賊也。天皇守府。無異今日之皇上也。止以千百義士。激發忠憤。勤王討幕。前仆後興。卒使幕府歸政。天皇復權。遂蔚成維新之業。今中國事勢。不難於日本。士民之衆。且百倍之。吾以爲無忠義之心。則已耳。果其有之。則以順摧逆。勢如拉朽。雖百榮祿剛毅。何足畏哉。且夫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母困迫。爲人子者。無不奮力併命。以復其仇。而急其難。皇上忘身捨位。變法救民。我四萬萬人之慈父也。有四萬萬人之子。而不能脫慈父之厄。是皇上之廢。不廢於榮剛。不廢於西后。而直我四萬萬人廢之也。白人每詆我支那人愛國心少。今民氣方張。誠增助其愛力。即可成安劉興唐之業。我同胞其有念慈父之危者乎。豈以四萬萬人。而見屈於二三賊臣乎。其勿忠義後於日本。而終爲白人所醜詆也。

論義和團事中國與列強之關係

麥孟華

山東義和團起。蔓延直隸。於是德法諸國。大集兵艦於天津。要北京政府以二月平復。否則須以兵自平之。而中外各報。亦皆譁然。謂北京政府。實陰袒義和團。以與西人爲難。此難實

未易平也。麥孟華曰。有是哉。中國自治之主權。將由是而盡失。外人干預吾內政。將由是而愈甚。中國之亡。其在此乎。夫國土無大小。國勢無強弱。既爲獨立之國。即有自主之權。故吾國有害於他國者。則當竭力以除之。加意以衛之。而不令彼之稍受其禍。若他國有害於吾國者。亦可正言以斥之。嚴詞以拒之。而不容彼之橫溢其權。蓋衛彼者所以盡外交之道。而拒彼者所以完自治之權也。今以堂堂大國。有盜不能自治。雖無侵治失權。已爲大恥奇辱。况乎行詭秘之醜謀。託奸宄以自保。外招強鄰之侵侮。內損應享之利權。而主之者方自欣然以爲得計。不知彼將有異謀。因而用之以爲利耶。抑止求自保其歌舞之湖山。咫尺之園林。而國權之得失。國民之利害。固非所計耶。誠不知其是何居心。而必出此恥辱無聊之下策也。

悍矣哉。西人之侮我中國也。國於大地之上。號稱爲國。而不畏他人之凌脅者。以其行政施令一切可以自由也。人失天賦之人權。斯不可以爲人。國失自由之國權。斯不可以爲國。故公法國中自主之內政。非他國所得預聞。若可預聞。即非自主之國。西人之不以自主之國待我也久矣。嬰鐵道。索鑛產。則侵我財政之權也。租港口。張勢力圈。則握我土地之權也。阻我加稅。則奪我稅則之權也。勒我革官。則干我用人之權也。一切行事。皆已夷我如其藩屬。今又涉我內政。其所以凌肆而侵柄之者。方驟進而未有艾也。然彼非理之事。必飾以至美。

之名。今之此舉。彼固謂若之內地有亂。於我商務有礙也。於我教民有損也。若不自平。我不
得已代爲平之。然我止代平賊。非有他也。然此而可預。孰不可預。賊不能徒平。必將代吾練
兵。且必將代吾籌餉。代吾執政。而猶曰實不得已。吾非有他。此猶七十年前土耳其內亂。英
法俄三國犯公法而預其事。而卒遂分其地而柄其政也。嗚呼。行則桀也。而言則堯言。實則
蹠也。而名則惡名。此其術固置中國於股掌之上。而任意玩弄之。凌侮之。而吾國民猶多茫
然不以爲怪者也。

然狡焉思啓。何國蔑有。此固有國之恆情。且我有亂而彼受其害。我不護之。而彼乃自求護。
此固不能責之外人也。物先自腐。而後蟲得而敗之。木先自朽。而後蠹得而生之。誰生厲階。
固不能不痛恨於僞政府之至愚極妄也。夫國勢之弱。誰不憤之。然必任賢才。行新政。赫然
奮發。然後國體可興。外侮可禦。我皇上奮然變法。百日之內。未嘗一聞外人要挾之事。此
其明效大驗矣。乃幽廢聖主。誅捕忠賢。反弛新法。規復弊政。而徒袒庇於姦宄。倚任其邪
術。聞義和團有符咒、能咒槍砲使不燃、又能使處子鍊術、可
持燈行空中、僞政府極信之、以爲足禦西人、至爲可笑是以積弱爲不足。而欲速其亡也。自古
無此治體。亦自古無此政策。雖昏駭童豎。且猶知其不可。而顧安然倚之。此固其愚之不可
及者矣。天下無孤立之人。天下亦即無孤立之國。故立於列邦之間。無不有交際交涉之事。
欲求自立。亦惟自強。從未有絕人而可以自立者。且海禁之開。數十年矣。通聘之使。冠蓋相

望。已通者不能復塞。已閉者不能復開。天地自然之理也。日本明治之前。大倡尊攘之說。既知王可尊而夷不可攘也。故幕府既傾。即易鎖港爲開港。而維新之治遂成。今中國止可言尊王。而不可言攘夷明矣。乃以內政不修。致人迫辱。不反修其政治。而忽欲以五十年前閉關之策。施之今日之外人。夫外人之耿耿於中國也。磨牙張爪。環伺其旁。雖無瑕隙。猶且無端而要求。無端而恫喝。無端而割地。今之橫挑其釁。故激其怒。顯授以問。是患其要求之少。而招之來。慮其割地之緩。而導之速也。諺曰。開門揖盜。此匪直開門揖之。且攬袂以邀。取貨以納也。以此謀國。豈不異哉。此又其愚之不可及者也。

雖然。彼固非不知其害。而全費於事勢者也。竊嘗窺其深意。察其用心。其用意蓋有二端焉。一曰。仇視漢人而遂并及西人也。大清之入主中國。二百餘年矣。雖不能盡泯滿漢之界。而漢人久已渾然忘之。固未嘗外視滿人也。乃數年以來。彼忽更自生分別。自劃界限。自起疑忌。明目張膽。大號於天下。而斥漢人曰家賊。曰漢奸。而漢人者其種至昌。其數至繁。彼所倚以爲國者也。殺之不可勝。殺。驅之不可盡。逐。乃思絕其生路。近言新法者皆漢人。彼遂以爲新法者。漢人之利。滿人之害。誠絕新法。即可絕漢人之生路。而漢人之所行新法。所言新學。又皆輸自西歐。彼不達外情。遂又以爲西人者。固與漢人同其流派種類者也。於是本夷雍漢人之心。并爲惡絕西人之事。且皇上幽廢西人。每請覲之。新黨捕逐西人。每保持之。則

更觸彼之大忌。故前此之喪師。未或以爲痛也。前此之失地。未或以爲恨也。前此城下之要盟。治外之法。權未或以爲恥辱也。獨至此而惡絕之心。無以自己。非不知惡絕之可爲害也。然以爲其害要求而已。割地而已。吾國甚大。多割數地。何足輕重。但使滿人不至震動。園林不至驚擾。則人民之爲其牛馬。爲其奴隸。則亦漢人受其苦辱。滿人安然無與也。彼固棄其土地於他人。棄其人民爲牛馬奴隸。而無所顧惜。又何有於國權之維。國體之辱哉。又何所愛惜而不與西人爲難哉。故曰。其原因在仇視漢人也。

一曰專倚俄人而遂輕視諸國也。甲午之役。俄人俟日本索取遼東之後。起而取之。舉而還之中國。於是中國味時之士。以爲諸國之親我愛我者。莫俄人若。而俄人復餽以甘言。誘以親好。而政府遂倚爲輿。援旅大之割。忻然授之。無難色。爲時未幾。而遼東亦入其掌中。彼僞政府亦稍燭其奸矣。然方仇漢人。以滿人必不足敵之也。思聯強俄以爲助。而俄方耽視北方。欲乘機以肆其攫噬。乃亦迎合其意。曲與和親。而營口至京之鐵路。俄人不動聲色而得之矣。夫俄人虎狼。何所愛於滿洲。彼豈不知之哉。特滿漢之界方。嚴甯利他人不利家。賊甯亡國於俄人之手。必不令漢人之得伸。故前日之聯俄。誤信之而誤受其害也。今日之聯俄。明知其害而故倚之也。與俄既合。以爲他國皆不足相抗。雖有列強不足復慮。故其行事愈橫。肆其外交愈墮。敗。馴至有今日四國之事。然哀的美敦書。雖日馳於朝。而彼且媿然視之。

以爲俄人必爲我助也。然既有利益均沾之約。諸國豈能坐視俄人之獨得其利。譬猶割肉飼虎。而羣虎環伺。一虎得肉。羣虎必不能帖然。肉之不盡。勢必不止。故遂任諸國之侵我政權。而莫可如何。夫漢人固猶是其民也。乃以夷壓其民之故。甘割土地於人。甘授政權於敵。寧兩失之。而決不使其民稍丐恩澤。賊臣賣國。其狠心辣手。乃一至於如是之慘酷耶。乃一至於如是之決絕耶。

夫彼既有此二端之用意。則此事固不能籌辦。而他日交涉糾擾尤多。彼既存輕慢之心。外人將尤爲要喝之舉。禍患相尋。正未有已。彼之割地棄民。漠不關意。誠亦無所顧惜矣。而吾民之受轄外人。爲牛馬爲奴隸。則固身受其害者也。彼忍棄其民爲牛馬奴隸。吾民寧忍身受其害。而瞑目坐受。不思設法以自救耶。且夫國家者國民之積。國權者人權之積也。國家之衰弱。由於國民之無權。吾民前此之蚩蚩。舉保衛身家之事權。皆奉而致之於上。今莠民作亂。不能爲我弭安。外國侵凌。亦不能爲我禦侮。既無人以事其事。其權棄而莫舉。若不收而復之。權不能虛懸而無薄。其勢必歸於外人。與其授權於外人。何若收權以自保。人權既保。則國權可因之而張。國家亦因之而盛。上之聖主可以復辟。下之生民可以安業。亦何慮奸賊之仇壓。與外人之迫脅哉。夫人之慘痛曰軛。制民之窮苦曰無歸。外將見軛於人。內則見棄於上。牛馬之慘事在目前。牛馬者吾民之痛。奸賊之膜視宜也。而吾四萬萬人獨能

聽之耶。嗚呼。其將何以自擇矣。

續論義和團事

麥孟華

義和團起於山東。延及直隸。勢日猖獗。遂焚毀京津之鐵路。轟然暴動。而通商諸國。遂紛紛調兵至北京。麥孟華曰。有是哉。中國之危殆也。夫義和團之闖然擾亂。仇殺西人。其爲莠民召亂。無足道矣。雖然。吾不能不深痛我民之愚。而貿然以此亡我國也。義和團之舉事也。以扶消滅洋爲主義。豈不謂外人之割我土地。奪我利權。干我內政。陵迫侮辱。使我國勢蹙蹙。而不能自立。人民窮屈。而不能自伸。故積怒發憤。遂出此下策。以求一洩其恨哉。然而外有見侮之事者。實山內有可乘之隙。書不云乎。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我必弱。昧乃招外人之兼。攻我必滅。亡乃致外人之取。侮物先自。腐然後蟲生。日痛外人之陵侮。而不思賣此土地。鬻此利權。棄此內政。召此外侮者。其罪魁首。惡固在於權奸亂賊。不除其害。則雖外人不來。而禍亂正未有艾也。且彼日云扶清矣。然亦思今之握大寶。臨天下者。其爲太祖太宗之子孫乎。今日之柄大政。執國權者。其爲愛新覺羅氏之統胄乎。女后擅權。奸臣竊國。而傳祖位承國統之。皇上乃受幽閉於瀛臺鐵屋之中。則雖盡絕外人。盡拒諸國。要不過敵精神。以安奸賊之身。出死力以張奸賊之饑。於扶清固無與也。且前年。皇上變法。外人歛手。三月不聞要索之事。政變而後。奸賊篡國。於是鬻權賣地。日有所聞。由斯而譚。則外人固不足

以危亡我中國。而奸賊則真能覆我宗祀。而奴我種族者也。不此之憤。顧彼之仇。則是憤其干預者。復自取其干預。適足速列強之瓜分。而自取覆亡之慘。其於國事。究何益矣。此吾所以不能不深痛吾民之愚。而知閔亂之無裨於事者也。

且夫古之所謂英雄者。其主義不一。端其成敗不一。轍而要必以君國爲心。其業成志遂者。無論矣。即其事敗身喪。而所謂破壞主義者。亦必有裨於君國。有益於國民者也。秦嬴殘虐。民不聊生。而威力積壓。無人能脫其軛。縛於是勝。廣突起。首發難。以嬰其鋒。王莽篡逆。傾覆漢室。而威力積壓。無人敢犯其凶。燄於是起。翟義憤首舉義。以挫其威。武氏擅縱。將移唐祚。而威力積壓。無人敢逆其雄。威於是散。業勃興。首勤王。以討其罪。之數人者。志業不遂。旋即敗滅。後之論者。遂笑其草澤擾攘。適爲真主之驅除。譴其建議稱兵。實由失職之怨。望然當民氣既敝。人心盡死之時。而獨以一人奮起於積威之下。不惜以此身爲國家之犧牲。提倡大義。振國民之精神。奮臂大呼。導蒙傑之先路。卒之豪俊繼起。遂以光復國祚。殄除凶奸。雖其功業不終。而其舉義之心。固欲有裨於君國。有益於民生。而非欲徒爲擾亂者也。今中國事變急矣。權臣僭竊。不後王莽。聖主幽廢。有甚虜陵。而莽莽二千萬里。芸芸四萬萬人。類皆偷忍相安。熟視無睹。曾不聞一人一士。奮發忠義。爲翟義敬業之英。謀而惟此暴徒竊發。莠民煽動。相率而爲黃巾赤眉盜賊之事。依附奸賊。庇逆黨之餘威。仇視外人。爲野蠻之舉。動徒

以招外人之笑。罵速列強之瓜分。中國雖大。寧得尙謂有人耶。此吾之所不能不深痛吾民之愚。而知閔亂至無裨於事者也。

故要而言之。中國之禍在外。侮而其禍本則在內。患除中國之禍在禦外。侮而除其禍本則在先平內。患夫中國自古之亂於外人者。固未有甚於晉之五胡者也。然亦由永康之間。南風肆虐。賈充竊政。內治秕紊。故五胡得乘隙以肆其凶鋒。然五胡野俗。犬羊奔突。猶可以兵力制之。今日諸國之以文明相競。以政治相逼。絕非五胡之比。無論我無兵力以制之也。且通商互市。地球公例。自非野蠻土番。必無閉關獨立之事。既不能絕其交涉。又豈能禁其窺伺。故我國民自求振拔。欲禦外侮而杜敵謀。必先除內患。以興政治。譬之人也。心腹腐敗。而毒癘發見。遂至手足潰爛。外邪交侵。爲之醫者。必亟治其心腹之病。然後加以培養。固其元氣。則手足外邪。不待藥而自愈。若但敷治其手足。攻伐其外邪。則下藥未終。而生命已絕矣。今之中國。勢亦類是。外國之侵。割手足之潰爛也。奸賊之縱橫。心腹之腐敗也。若不鋤權奸。以去國蠹。扶皇上以復新政。則元氣凋瘵。雖日傳千金之藥。必無救於死亡。况塗以砒毒。激而速其潰爛哉。且獨不見日本之維新乎。慶應之間。諸國劫盟。吶喝。脅國勢屈辱。於是民心憤湧。仇視外人。日焚夷館。日言鎖港。既乃知夷之終不可攘。而謀國之本。又不在於攘夷也。於是藉攘夷以尊王。藉尊王以覆幕。府舉國之士。皆以覆幕爲專圖。迨乎錦旗東指。幕

臣乞降大政。既歸而敵患亦息。內患既除。外侮自靖。是固其明效大驗矣。我國民誠憤國勢之屈辱。奈何舍日本維新之大業而不爲。而徒如黃巾赤眉。爲此野蠻之舉。動而自速其亡滅也。

故日憤外人之干預。而外人且議派兵平亂矣。日憤外人之陵逼。而外人固且調兵入京矣。倘有損失。更索賠償。而彼奸賊者。仍惟是鬻我利權。賣我土地。以求息事。而取媚於外人。夫奸賊惟知篡竊國權。以恣其欲。仇壓漢人以絕其患。雖盡神州淪爲異域。於我國家無所顧惜也。於我人民無所顧惜也。彼視我民本如草芥。於我國本如秦越。其賣國鬻民。亦何足貴。獨彼西后者。國家本其自有。利害亦所身受。使其退老頤和。歸政皇上。則百政具舉。國勢日強。外無侵陵。內無擾亂。其安富尊榮。固自百倍於今日。而必委任權奸。幽廢皇上。事變日起。危殆日甚。岌岌不可以終日。乃至託暴徒爲黨。援結莠民爲羽翼。愚亦甚矣。以此之故。且至強鄰責言。敵人詰脅。遂倉皇狼狽。始下禁散之諭。而究無以自解於隣敵。彼縱無惜於我國民。有憾於我皇上。其自謀無亦太左耶。然吾民方憂外國之逼迫。乃反開釁以導之。來方憤奸賊之制。壓乃反聯結而扇爲亂。則吾民之愚爲更不可及也。於西后又何責焉。於奸賊更何責焉。

論非 皇上復政則國亂不能平定

麥孟華

義和團勢既鴟張。擾亂於津沽東直之間。斷電線。焚鐵路。縱橫肆擾。北京大震。且又仇視外人。焚毀教堂。肆其擾害。且有戕害日本公使館書記官之事。於是各國顧駭。紛紛調兵遣艦。外兵之集於北京者。且將萬人。夫義和團一跳梁小丑耳。方其初起。命一幹吏足以平之。即今日勢已橫悍而亂民烏合。遣一將調一軍。亦即足以平之。而西后溺於奸賊。守舊之大臣之奸謀。稱爲忠義之民。極其庇護之力。倚之爲黨。援資之爲羽翼。自起事以迄今日。初未聞有調將派兵之事。甚至黨庇匪徒。反與外人爲敵。盡力抵拒。致外兵砲擊大沽砲臺。以庇一匪徒之故。遂不惜絕十數之邦交。以決其私。且夫西后之與奸賊。其所以力庇團匪者。固欲假借其力。張滿人之勢。而可鋤我漢人也。且以其能言扶清滅洋。合彼愚謬守舊之見。以爲即足以抗敵外人也。而其尤處心積慮。陰謀奸險者。則藉其勢力。爲已聲援。以遂其屢試而不敢逞之篡奪弑逆之謀。今將一舉達之。而謂人將莫敢抗也。以此數端。遂悍然不顧。出此下策。援十餘省之民心。絕十數國之交。好中國之勢。危於累卵。而西后與賊臣。反侈然自以爲得計。嗚呼。其愚惑狂謬。自取滅亡。曾何足惜。而獨不能不切齒痛恨於彼。以篡逆之奸謀。而竟亡我二帝三王千數百年所遺傳之中國也。

夫義和團一暴徒耳。曾無知識。惟知擾害。焚殺縱掠。無所不至。內之則數省之民。生受其荼毒。外之則各國之人。士懼其危害。及今不平。燎原將熾。內國固身被其害。外人亦即不能安。

而西后與賊臣。方倚爲黨援。資爲羽翼。徒言定將痛勦。徒遣賊臣招撫。以杜塞外人之口。塗飾士民之耳目。而究未嘗命一將。派一兵。出以勦除之實。力於此而望之平匪。此必不可得之事也。今外人日言自平。調兵已將及萬矣。然匪徒竊發起滅無常。一遇重兵。必將竄伏。匿跡潛踪。鄉僻遼遠。勢固無從搜捕。若留重兵以防之。則萬里運兵。萬里轉餉。所費旣極不貲。若事定而撤兵。則竄伏者又將竊發。備不勝備。防不勝防。可暫遏其凶。倏必不能盡絕其根株。且義和團即可撲滅矣。而外兵旣張。人心必激。防民之弊。甚於防川。脫萬一或有莠民。因其憤心。潛爲扇惑。則何地不可以生亂。何時不可以生變。使有暴徒攘臂。仍爲義和團之續。則禍勢難防。實恐非外人之利。故以外兵而平內亂。此亦未可行之勢也。然則今日之大勢。可觀矣。欲中外之相安。莫如匪亂之速平。欲匪亂之速平。莫如請我皇上之親政。蓋皇上之親政。固必能靖亂黨而陸隣國。安人心而絕亂萌。而其效有可立觀者也。政府之腐敗極矣。不能自平其內亂。乃至外人之要逼。乃至外人之調艦派兵。自棄內政。已爲恥辱。猶復倚於奸匪。恃爲黨援。此固古今中外未嘗聞此政策者也。且通商方睦。忽爲鎖國之謀。玉帛方新。忽倡攘夷之說。此尤生番野蠻之舉。動外人謂我國已無政府。殆非過也。故今日欲治中國。不能不立新政府以主其事。我皇上聖明英武。知人善任。神武之略。實能戡定艱難。特以久受幽廢。不能親攬大權。故坐視禍亂。而卒無可如何。若一旦復政。親總

萬幾除凶暴之賊。臣定指揮於廟。算命將出師。決計征勦。則烏合之暴衆。豈能當焯燁之天師。且下之從上。如草偃風。西后與賊。臣素有厭惡。外人之心。故匪徒從風。乘機而肆其侵害。我皇上經國行政。首注意於睦隣。前年之招待德亨利親藩。優禮賜坐。館之別殿。其見法。國使臣也。且佩其國之寶星。其交接外人。無不竭誠加禮。於外人之教堂。各國之商務。亦靡不殷殷保護。唯恐有傷。若使復位。則下民觀感。必無膜視外人之心。且國法既嚴。犯者必罰。則小民畏憚。尤不敢妄有毀傷。蓋以危爲安。以亂爲治。一舉而效可立覩者也。夫西后與賊。臣惟知愛護咫尺之園林。爭固一身之權寵耳。國家本非其所有。則本無關係之心。權位皆從篡奪而來。則惟謀盤據之固。雖神州陸沈。中原糜爛。彼亦苟且偷安。以肆其豎幕數年之樂。豈肯勞神力以安我民命。更豈肯謀政策以護及外人。若我皇上則天下固其自有承祖。宗親傳之統緒。爲億兆赤子之父母。謀之惟恐不善。保之惟恐不力。豈待外人之要逼。然後謀平亂之方哉。故曰。皇上復政。則可以靖亂黨而睦隣國也。

且我國民之愛戴我皇上也。愛若慈母。畏若嚴師。凡在舍生。莫不謂吾君之可恃。故行新政者九十日。而天下想望太平。當其時。外無要脅之事。內無反側之謀。及夫戊戌政變。皇上被廢。舉國震駭。如失母之嬰兒。焦慮旁皇。抑鬱無計。其豪傑之士。忠義憤發。咸謀勤王之舉。各懷復辟之思。而其下之桀桀者。亦無以爲生。遂不能鬱鬱久居。奔走而流爲盜賊。蓋

皇上在位。民氣皆蘇。類皆爭自濯磨。以待皇上之輯用。及皇上見幽。新政盡反。困窘憂鬱。生機已絕。於是強有力者。遂以爲爲盜與饑死等死耳。而爲盜尙可以除死。則皆沈吟草澤。率其不馴之性。滋其爲亂之心。故無論西后與賊臣之黨匪徒而不討也。即使命將出師。奮然勦擊。然人心思亂。雲蒸霧合。一夫攘臂。百室從風。亂機四發。無從征討。羣盜滿山。賊甯可盡。雖有智者。莫善其後。蓋古人所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者也。若皇上臨朝。復操大柄。則上有新政之施。下有復生之望。有罪者有自新之心。有才者有自見之路。則得各奮其精神才力。爭自磨勵。以待用。甯復有遺力餘暇。以謀爲亂之事哉。上有聖主。則下無亂民。故曰。皇上復政。則可以安人心而絕亂萌也。

然而今日之事。雖亟。顧和之園林無恙也。奸人之權寵如故也。西后與賊臣。其能輟篡弑之陰謀。而以大政歸我皇上乎。曰。我國民惟求之各國。合各國之兵力。以迎我皇上復位而已。夫戊戌之變。各國人士。非不惜我新政之中途而忽廢也。非不痛我皇上之聖明而見幽也。然以爲此我之內政。故各國顧視。莫肯過而干預其事。今則害及其身矣。豈復能晏然坐視。夫各國之遣兵派艦。紛然不絕於途者。固將以保其使署人民商務也。若能救我皇上復政。則不費一兵。不出一餉。而各國之使署人民商務。必能保全。各國私計。豈無大利。且西后前年之臨朝。固謂國事多艱。故復出而訓政也。今訓政三年。國事反更多艱。且荼毒

中於生民禍害及於與國。即日訓政而訓之有損則復之。皇上理固當然。各國倘起而責言。出而仗義。則義舉公言。實爲我國民所深感。且日之於高麗也。扶其自立。背犯公法。至於用兵。英之於土耳其也。保其土地。至死士二萬餘。糜餉七十萬。夫用兵與糜餉。謀國者所至畏也。而英日猶不顧惜。必以干預高土之事。豈不謂其於已有關係耶。然今日中國之關係。其重大乃過於高土。而扶助之力。則又不死一士。不費一餉。而又可上收仗義之美名。下得私計之大利。夫亦何憚而不爲哉。且今日之事。固我國之大害。然亦地球全局之所關也。皇上不出。則事變必猶未已。事變未已。則各國之商務。必將有所損傷。且脫有不測。或欲行其分割之私。則譬如投肉於地。羣虎並爭。強者必欲多取。弱者必無少讓。機牙錯立。相逼而來。則和平之局。勢必易爲爭奪。亞東之大陸。遂爲干戈之場。兩敗俱傷。勢所必至。且權勢少偏。得失立見。爭奪之下。必無兩全。而我國人心積憤。潰裂四起。我國既糜爛矣。兵戈之下。諸國亦何利哉。故今日之策。莫如復我皇上。既可靖亂民而睦鄰交。且可保和平而擴商務。計固莫善於此者也。然皇上欲出。倘仍北京。則西后掣肘於上。賊臣逼脅於下。雖有復位之虛名。必無行政之實效。惟移駐南方。立新政府。則發政施令。皇上既得總大權。平亂睦鄰。我國可即得安治。此惟各國所利圖。抑我國民所感禱者也。若夫我國臣民痛國種之淪亡。念君父之危。陷奮發忠義。敵愾同仇。則義旗所指。天日重光。小醜么麼。寧能抵拒。權操於

我而不必假手於人。燕雲十六州。豈果無此豪傑忠憤之士耶。其有能起而倡我國民之氣者耶。嗚呼。此實不止包胥存國之功。五王復辟之烈也已。

論今日疆臣之責任

麥孟華

團匪肆亂。北方糜爛。東西諸報。喧言南方疆吏。組合聯邦。以保固南方。麥孟華曰。是誠疆臣之責任哉。是誠疆臣之責任哉。夫權奸賊臣之庇助團匪。以仇敵外人也。其喪心病狂。至愚極矣。以爲果足以斥絕外人也。然以一國而抗數邦。雖愚者亦知其不敵。況以中國之積弱。當東西之列強。奸賊中竊無點者。豈知必不足以取勝哉。然持漢人疲滿人肥之主義。以爲他日失敗。賠償者漢人之膏血也。割棄者漢人之土地也。奴隸者漢人之人民也。洋人與漢人二者皆吾所痛嫉。今驅漢人與洋人而鬥之。勝則滿人蒙其福。敗則漢人受其禍。兩敗俱傷。我滿人尤爲得計。於是不惜以二帝三王。列祖。列宗。數千年相傳之天下。一擲以快其私。於是明號大令。號於天下。以排外之宗旨。聳動天下之亂民。擾亂既極。禍害必中於南方。外則召列國之瓜分。內則被團匪之滋蔓。二者皆事勢所必至。疆臣受命守土。分地治民。其瞑目塞耳。以坐待國家之傾覆耶。其歛袖拱手。待外人之來而奉以地耶。其任匪黨之蔓延。俾大江以南。拚命而受其塗炭耶。抑有所不忍而謀所以補救之耶。積薪之厝火已。然大廈之傾壓已及。誠不知其何以待之也。且國事艱危。大局險迫。北方潰敗。惟南方奮立。則

中國尚可保全。故雖以草茅愚賤。莫不北向發憤。其豪傑有志之士。且將仗大義。捐身家。以赴國家之急。而身受國恩。手握兵柄。坐擁兼圻之疆。吏乃反局外觀望。坐視敗亡。則是今日之中國。不亡於義和團。不亡於慶端榮。剛諸奸賊。而直亡於南方數疆吏之手也。其將何以對我皇上。且將何以對我四萬萬之國民哉。且以私計言之。戊戌以來。所以馴伏而不敢動者。固以奸賊挾朝命以號令我。倚大力以制抑我。一動即身受其禍也。今日偽政府傾矣。奸賊諸人。倉皇救死。首領且自不保。豈有餘力以及人。且諸省督撫。既顯拒權。奸排外之令。擅訂保護外人之約。主義既成。反對形勢。且將衝突。既顯與權。奸絕矣。即使無事。彼奸賊豈復能相容。脫令奸賊猝遣奸黨。取受兵符。其將取皇上命守之土地。南方人民之生命。付之奸賊之手。使并南方而糜爛之耶。進則爲天下所不容。退則爲奸賊所棄。辱狼狽周章。進退失據。其將何以處之。故今日疆吏而不自肩其責任。自盡其義務。固未能有術足以自全者也。

責任奈何。則勦匪勤王其急也。夫賊臣之仇敵外人。固其頑固野蠻昏謬之見矣。然外人之凌辱。未嘗及其身也。奸賊之與外人。亦非不共戴天之仇也。蓋彼久蓄篡弒之謀。屢行悖逆之事。一試再試而不得逞。且恐一旦有事。天下起而討賊也。鄰國聞而責言也。乃出此愚狂之下策。聯合匪徒。資爲死黨。藉其勢力。以爲天下討賊。外人問罪。吾亦足以抗禦之也。於是

父之仇也。若非自保身家。自保富貴。則又何嫌何疑。而觀望不動哉。故今日疆臣之責任。以勦團匪而救皇上爲第一義。

若夫疆臣固以守土爲職分者也。然今日之守土。與他日異。他日之守土。鞏衛其邊防。輯睦其人民而已。今日團勢方張。縱橫馳驟。如火燎原。烈燄四延。如河決隄。潰溢橫出。其亂日深。其黨日盛。積勢浸厚。將不株守於北方。外人之在北者。既深受其毒害矣。通商之口。南方尤多。脫一日匪黨生心。渡江南向。燄烈之勢。在在可虞。則匪踪所及。外兵亦與之相隨。是京津糜爛之局。又移而置之南方也。且風聲鶴唳。人情搖動。民心思亂。更有他虞。北方之亂。一日不平。南方之局。一日不定。故不遣兵平匪。則土不可守。皇上幽廢。失政久矣。凡諸賊臣。皆爲團匪之魁。皆與外人爲敵。外人之謂我國無政府也。故一切交涉。無所與議。彼此逕行其意。則行事必更專橫。使其破毀京都。事勢既定。則外人之注意。必非在於北方。且我國之無禮於人也甚矣。燬其使館。戕其參贊。甚且害及公使。野蠻之舉。聞所未聞。外人蓄恨之既深。必得一洩其憤也。故今日必當南北分治。與賊臣劃然爲界。使外人之怒北者。不能遷之於南。定自立之規模。以與外人商議各事。固南方之形勢。使外人知我猶有國家。安其人民。保其商務。加意和睦。使外人有安我之意。而無恨我之心。及此籌之。或可免瓜分之慘。故今日不自立睦鄰。則土不可守。大廈之覆。必非一木之能支。大勢之既危。必當合衆以自保。今北

方雖已潰爛。南方尙安全無缺也。合大江以南以自保。同心協力。中國猶足圖存。數省腴壤。猶未失爲東亞之雄邦也。圖存之機。惟在此時。及今不圖。他日并求此而不可得。故今日非聯合諸省。則土不可守。夫至土不可守。則守土者之職。荒而南方萬數里之膏腴。亦將與北方同其糜爛。而守土者雖欲求爲小朝廷之臣而不可得。則噬臍之悔。何及矣。故今日疆臣之責任。以保南方而存中國爲第二義。

行第一義。上策也。行第二義。中策也。舍此他圖。更無下策。則曰無策而已矣。然責疆臣以上策。則曰力有不逮。責以中策。又必旁皇而顧慮。上策無論矣。即以中策而言之。亦固其勢至順。其名至正。其功至大者也。

何謂勢順。西人視我中國之無政府也久矣。在朝廷賊之臣。類皆與之爲仇。一切交涉之事。竟莫得主議之人。彼苦於賊臣之頑固野蠻。我能奮然自立。而能爲彼勸匪安。彼人民保彼商務。彼遇事既得其主議。且必喜我之平。易樂與我交涉。而助我中國之興起。以保東方之太平。且今日豪傑有志之士。憂國家之危。陸痛種族之淪亡。忘身捨命。捐室棄家。奔走經營。糾合義衆。扼腕發憤。蹶然興起。其志不可得而屈。其勢不可得而摧。如埃及之亞刺飛。非律賓之阿圭拿。度其人正自不少。雖無人爲之提倡。亦必將義旗四舉。若疆臣之首倡此義。則彼豪傑者。喜其志之得伸。知中國之有救。必將奔走相赴。効力程能。從而聯合收羅之。固

可得其大用。由此觀之。因外人之想。望順於外者。則如彼。從人心之大。順於內者。又如此。加以藉萬數千里之幅員。合七八行省之勢力。以此而保南方。以存中國。猶破竹於數節。而後。建瓴於高屋之上也。故曰勢順。

何謂名正。戊戌政變以來。政之不出於皇上久矣。一切發政施令。無不出於賊臣之手。遂以鬻我鐵道。賣我礦產。割我土地。失我利權。今乃至獎團匪爲義民。今乃至令督撫招團爲兵。令督撫與外爲仇。其言之非出於皇上也。雖婦人駮豎而知之矣。然賊臣皆一一託之上。諭使人不得不從。此固莽卓操懿之故智。而亂賊之所以傾覆國家者也。夫疆臣奉皇上之命而守此土。此固列祖列宗二百餘年相傳之天下。二帝三王四千餘年相傳之中國也。夫從逆賊之僞諭而亡二帝三王之中國。列祖列宗之天下。與抗逆賊之僞諭而保之。其孰順孰逆。不待智者而後知矣。且賊臣日行篡弒之謀。顯爲團匪之首。固天下所共謂亂逆者也。從亂逆以助匪者。曰亂黨。則拒亂逆以討匪者。必爲義師。夫疆臣之所以躊躇而卻顧者。豈不謂北京猶全。皇上猶在哉。不能救皇上之復辟。而但從託名皇。上之僞諭。不求保全疆土。以効實忠於皇上。寧可破碎中國。以博恭順之虛名。是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之類也。且使北京既破。賊臣挾皇上以西走。而仍託皇上名以號令天下。而仍令督撫助鬻以敵外。則亦將從之乎。從固萬有不能。不從仍有不敢。徘徊中立。而國

己亡矣。事變迫急。間不容髮。保南方以存中國。討賊匪以救皇上。聖人復起。不能不許爲忠義者也。故曰名正。

何謂功大。天之不亡中國也。上之逆賊之奸凶。下之匪徒之肆亂。二者相合。窮凶極惡。而其糜爛乃止於京津之間。大江以南。晏然安堵。是固與中國以立中興之基。假中國以竟維新之業者也。天之不亡中國。乃使二三疆臣。適立其際。適乘其機。不費兵力。不勞血戰。而可以保存中國。安息生民。他日論功。雖與德之俾士馬克。建意之馮志尼。無以過之。此固千載一遇之時機也。天與不取。必受其咎。不爲興國之偉人。而甘爲亡國之罪臣。自計無亦太左矣。天之不亡中國。在上不爲。在下亦必有起而成此偉業者。乘此時。藉此力。而乃以此莫大之偉業授人哉。二千餘年之古國。冀此一線。百千萬億之生靈。在此掌握起而爲之。非僅溫太真之存晉。郭子儀之興唐也。故曰功大。

顧炎武之言曰。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今中國內憂魚爛。外懼瓜分。此固天下興亡之時。我四萬萬人。皆當身任其事。固無一人能免其責者也。然疆臣則負責較重。爲力較易。語不云乎。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今亦事半功倍之時也。嗚呼。彼素負時望之疆臣。其勿放棄責任。以坐待他人之成此偉業也。然我四萬萬同胞。其亦勿放棄責任。以坐待疆臣之成此偉業也。

論義民與亂民之異

麥孟華

甚矣中國之無是非也。義和團竊發山東。擾攘畿輔。縱橫馳驟。焚殺劫掠。惟以生亂爲宗旨。惟以殺奪爲義務。甚且焚燒租界。攻燬教堂。殺害外人。甚且燒外國之使館。害外國之參贊。其尤甚者。乃至戕及外國之公使。備極野蠻。生番之舉。動然猶曰僅仇外人也。甚乃焚壞鐵路。毀斷電線。豕突狼奔。震驚輦轂。是直仇及國家。固所謂亂民之尤者矣。然而權奸賊臣。祖之庇之。爲其首領。引爲腹心。資其軍火。助其聲援。且惟恐己力不足。盡庇之也。乃令諸行省之督撫。團爲兵籍。編之行伍。明詔大令。號於天下。從而旌之曰義民。若夫草茅忠憤之士。豪傑有志之徒。上痛君父之幽囚。下憤國家之危殆。不惜糜一身之項踵。以爲國民之犧牲。忘家棄身。同心并力。莫不懷忠義之血誠。抱文明之思想。冒不測之艱危。以赴國民之急難。則雖埃及之亞刺飛。波蘭之哥士孤。意大利之尼瑪留。不昉過也。而彼權奸賊臣。則摧之壓之。禁其會。封其報。捕繫其室家。明詔大令。號於天下。從而鋤之曰亂民。彼之顛倒黑白。固欲以一手掩盡天下目也。中國人士。愚者怨其召亂。智者恫其抑制。義心愈奮。民氣愈張。而彼外人者。於賊臣之所謂義民。亦既知其爲匪。爲亂。而勦之擊之矣。而懲於北方亂徒之故。遂於義民之忘身棄家急赴國難者。亦或混而視之爲亂黨。逆其目之爲暴徒。彼亞刺飛哥士孤。尼瑪留諸人。固非外人所詡爲英雄。推爲志士。最敬服而最愛重之者哉。何獨於我中國

之義。民則反貿然或混之於不美之名也。麥孟華曰。是惟是非之未明也。然天下之是非。自爲公論。固未有終於不明者也。吾請言義民之宗旨。以釋外人之疑。吾請言義民之義務。以作我國民之氣。

是非烏乎定。定於大義而已矣。大義烏乎在。在於君國而已矣。效忠於君者。中國二千年之古義也。效忠於國者。東西數十國之公義也。故言義民之宗旨。一曰忠君。一曰忠國。

謀我民之衣食。開我民之智慧。保我四萬萬之赤子。而爲之父母者。何人乎。承列祖列

宗之嫡傳心統。主大清之宗廟社稷者。何人乎。此非我英明神武正位二十五年愛民憂國

之皇上乎。戊戌政變。無端忽廢而奪之。上加一人以代其政。下備一人以承其位。而權奸

賊臣。日謀篡逆。招集逆匪。倚其羽翼之資。以行其篡弑之計。內有篡逆賊臣。伏於肘腋。下有

助亂匪徒。震於輦轂。皇上之危。危於累卵。而所謂世受國恩。手握筆坼。日言忠孝之疆吏。

類皆熟視無覩。下者反顏易節。黨附奸賊。上者置身事外。噤若寒蟬。舉國之受主知食國

祿之官吏。無一人稍急其事。於是忠義之民。乃發憤興起。呼號奔走。思欲碎身粉骨。以一正

中國君臣之義。以一酬皇上愛民如子之恩。且又知賊臣之與團匪。相爲表裏。同以排外

爲主義。同以滅洋爲目的。同惡相濟。彼團匪必非賊臣所欲平也。又知賊臣與團匪。仇殺外

人。悖害公法。傷我中國之隣交。害我東方之太平。非皇上之英明神武。注意外交者。則不

足以靖亂而睦鄰也。於是熱血愈湧。義心愈奮。南自嶺。嶠北至河。朔中遍江湖。莫不應聲蹕。厲奮身赴義。必欲聯外交以平內亂。復皇上以睦鄰邦。故義和團之起也。內地外埠之義民。其上書各國之當路。致電各國之政府。求其扶我皇上復位。以平團匪而親邦交者。其人殆以數千萬計。彼其忠義之心。如潮之湧。如火之熾。涌沸騰烈而不可遏制者也。曰義和團固非言扶清者乎。烏在其爲不義也。曰大清之天下。皇上之天下也。奸賊廢篡。皇上而彼爲之羽翼。是扶賊非扶清也。列國並立。首重邦交。鄰之不睦。國何能安。今彼仇殺外人。橫挑列強之釁。是將危清。非扶清也。彼義民者。固專以忠君爲宗旨。實行睦隣之良策。而非若亂民之藉言扶清以排外也。此外人之可無疑慮者也。國之興也。國民自興之。非外人所能興也。國之亡也。國民自亡之。非外人所能亡也。甲午以來。我國民無不憤國勢之不振矣。然而臺灣之割。非日本割之。我國民自割之也。旅大之割。非俄人割之。國民自割之也。膠州之割。非德人割之。國民自割之也。廣州灣之割。非法人割之。國民自割之也。故愚者不知國政之腐敗。而惟憤外人之逼迫。知者則不憤外人之逼迫。而惟媿國政之不修。惟憤外人之逼迫也。故貿然排外。肆其野蠻之舉。若義民則媿國政之不修者也。故以爲欲強國勢。必謀富強。欲謀富強。必行新法。欲行新法。必採外長。採行外國之政。仿效外國之工藝。延請外國之人士。輸入外國之文明。不以外人爲仇。而反以外人

爲師。且明治以前。日本亦一守舊國也。許國劫盟。破其蔽塞。守舊之習。導其發憤。維新之基。易鎖港爲互。尚易攘夷爲通。好而維新之業。遂成。義民者。知多難。所以興邦。競爭所以進化。故不以外人爲怨。而以外人爲德。且深知今日之勢。不通商則國不富。不聯交則國不强。不放開門戶。則不能與列強並立。不遵守公法。不足與萬國同風。故豪傑有志之士。日夜奔走。圖謀百計。竭盡材力。務求立國之道。經營自立之謀。惟求除頑固之首惡。以行改革之治。平野蠻之亂匪。以息仇外之風。且知外交固與內政並重者也。莫不親睦外人。敦厚交誼。故團匪有排外之舉。動南方之人。士即皆大倡聯外之說。日謀剿匪之計。極其力以保護外人。雖以旅外之商人。亦皆電達南方之疆吏。請其力保外人。慎固邦交。蓋義民者。專以忠國爲宗旨。旣思忠國。必先睦鄰。固非若亂民之藉言扶清以排外也。此又外人之可無疑慮者也。要而言之。亂民者。不以君國爲意。專言排外以敗壞君國之事者也。義民者。以君國爲主義。務睦隣交好。以實行其忠君忠國之事者也。其心可見。其事可信。豈權奸賊臣之一言所能顛倒是非者哉。我國民亦惟自盡其義務而已。

國民之義務何在。則亦睦鄰交好。以實行其忠君忠國之事而已。忠君如何。先除奸賊。夫盡反新政。絕我四萬萬人之生命者。奸賊也。使我愛民如子之慈父。陷於瀛臺鐵屋之危險困苦者。奸賊也。傳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凡有血氣。同此義憤。彼醜顏無恥之官吏。或藉其

餘勢。或乞其援手。則亦容忍之耳。吾民何所藉其勢。微而願能安生順受。忍此不共戴天之
大仇奇痛耶。且奸賊亡我土地。傾我國家。今惟恐傾亡之不速。乃招黨匪徒。挑動外。費務使
傾亡立至。盡驅我四萬萬人爲亡國之民。我四萬萬人將無豪傑而坐聽此野蠻頑固之奸
賊。驅我爲奴隸爲牛馬。以快彼之心耶。縱不自計。獨不爲慈父計耶。故忠君宜除奸賊。忠國
如何。先平團亂。團匪之亂。固非獨國家之害。實我四萬萬人切膚之災者也。夫彼之毀人租
界。殺人人民。戕人公使。誠快彼排外之野心矣。然使外人日罵我爲野蠻。日辱我爲獷種。我
四萬萬人遂無顏復對外人。且外人之損失既深。他日之賠償必重。若有償款。仍絞我國民
之膏血也。若有割地。仍蕩我國民之室家也。禍亂日深。馴至不國。是直奴隸我國民之大衆
也。國民既受彼之公害。彼實即爲國民之公敵。夫產業爲盜賊所劫略。尙思捕獲以洩憤。況
二千萬里之大業。四萬萬人之公產。而任彼無賴野蠻之破壞哉。且彼起於山東。俄而天津
矣。俄而京師矣。脫彼逞其野心。渡河南下。蔓延滋擾。或召外兵。則南方全盛之區。又將供其
糜爛蹂躪之慘。即在目前。國土有幾。寧能堪此哉。故忠國宜平團匪。至於睦鄰。先嚴保護我
國之無禮於人。吾民之恥辱也。北方已矣。南方尙在安全。務當竭力盡心安其人。民使無風
鶴之警。衛其財產。使無蕩析之憂。優其禮待。使無侵害之慮。急之如已國之事。親之如已國
之人。爲之警衛以安其意。爲之討匪以雪其仇。是固文明之國所宜。然抑亦義民之責任也。

或謂奸賊權重。團匪勢大。未易平也。然天下事。患無人耳。有精衛則海可填。有愚公則山可移。況我有四萬萬人之同胞。豈彼一二人能壓制我。我四萬萬人反不能除之。彼萬數千人能蹂躪我。我四萬萬人反不能摧之哉。且奸賊不去。時日無君。團匪不平。必至無國。無君無國之人。何以自立於天地哉。義民者其亦盡此義務。以自白於外人而已。

論今日中國存亡其責專在於國民

麥孟華

以四萬萬聰穎秀慧之貴種。休養生息。安樂全盛。不數月間。遂至有死喪亂亡之慘。有牛馬奴隸之戚。我國民其可危矣乎。以一二奸賊之肆虐。以一二莠民之召亂。遂使我四萬萬人。皆至爲亡國之民。皆至陷於死喪覆亡牛馬奴隸之困苦。我國民其可痛矣乎。我國民既懼其危。復悲其痛。而尙無術以自拔也。莫不形神倉皇。斂手重足。傾耳注目。以觀聽中國之存亡。麥孟華曰。是在國民。我國民曰。中國存則中國存矣。我國民曰。中國亡則中國亡矣。固未聞以四萬萬大而待他人之存亡者也。徒危徒痛。徒懼徒悲。於事奚補。我國民其自擇於存亡之途。以決定其存亡之策。急乘此存亡之機而已。

天下雖至愚極不肖。固未有樂爲亡國之人者也。然與言存亡之大計。則曰肉食者謀之。非吾職也。否則曰。茲事體大。非吾力所能及也。否則曰。吾有是志。恐衆人之不與我同也。推原其實。則皆推諉其在己者。而專冀望於他人。以此之故。其心遂靡。其血遂冷。其職遂荒。其責

任遂放棄。而其國亦隨之而亡。故非悍賊之能覆我。非剛匪之能亂我。非外國之能瓜分我。而我國民自覆之自亂之自瓜分之。而甘心樂爲亡國之人也。則且請言其冀望之非計。以絕我國民冀望之癡心。

一望外人之保全

一望藩鎮之保全

外人瓜分之議。且十年於茲矣。鷹瞵虎視。眈逐其旁。而我乃橫挑其衅。顯招其來。其機一動。勢將不可復遏。日本英美諸國。屢倡保全之論。或深念輔車之親。或防慮商務之損。或素無勢力範圍之地。利害相切。素無利我土地之心。且深恐我民難轄。分割必出於擾亂羣雄角立。爭地必至於衝突。不如謀其保全。可避其害而保其利。故釁雖已發。猶不渝其和平回復之心。然列強並立。互相猜忌。一國提議。不能禁他國之出而阻撓。列國深畏戰禍。憚於用兵。其果能徑行其意。冒諸國之衝突。而爲我謀保全乎。且埃及託庇於列國。而埃及衰亡。土耳其受保於衆強。而土耳其不國。諸國即能同心協力。實謀保護。我能保彼之不握我利權。我之能自守權力。而不適埃及土耳其後軌乎。不甯惟是痺痿之人。雖有扶掖。不能使癱瘓者良於行。引蔓之草。雖有扶植。不能使披靡者立其幹。天下之無自力者。他力必不能助其成。我國民若仍此頹靡。仍此疲弱。不自奮起。毫無自立之心。則諸國雖竭心愛助。極力扶植。然

醫藥雖良。豈能起既死之人。復生。灌溉雖善。豈能使無種之物萌茁哉。齊桓公遷邢而邢仍亡。存衛而衛仍敗。是固前車之明鑒也。故望外人之保全者。不爲埃土。必爲邢衛。

團匪之亂。數月矣。北方糜爛。國將不國。於是南方藩鎮。喧然有聯邦之義。矯然有自立之謀。此非獨我四萬萬人之所翹足企望。抑亦地球萬國所側耳屬目。以觀聽其舉動者也。夫以彼之坐擁衆圻。手握兵柄。財賦咸在其掌握。人才奔走其幕府。登高而爲順風之呼。高屋而爲建瓴之勢。一舉手而可延我二千餘年之國脉。可保我四萬萬人之生命者也。然而今日事變急於星火。積藥之機。將燦燦燎原之勢。即成披髮纓冠。猶恐不及。彼藩鎮瞻前顧後。徘徊觀望。既不自奮其獨立之氣。惟恐見訾於一孔之儒。果能必其奮發忠義。激厲奮迅。念我二千餘年之國脉。四萬萬人之生命。諒不反顧。決然而赴此義舉乎。或謂彼憚名分。若北京既破。政府一倒。則當可有爲。然今日皇上無權。奸賊徒挾之以號令天下。脫北京既破。奸賊仍挾之他走。則藩鎮之徘徊觀望。仍猶曩者。而南方已并被糜爛矣。故今日而不能保南方以圖存者。則他日亦必不能保南方以圖存者也。且獨不見臺灣乎。我之割臺灣也。非無一二有志之人。奮然興起。發憤獨立。然民心不奮。民力不張。倉卒舉事。卒至潰敗。他日藩鎮。即能奮起。其果何所憑藉。而能必其有以異於臺灣乎。故望藩鎮之保全者。必爲臺灣。二者皆不足恃。冀望絕矣。依賴失矣。我國民其將歎手瞑目。坐待土地之潰裂。國家之傾覆。

以自亡其種族。以自斃其身家乎。抑將不忍其痛。而蹶然興起。同心并力。一援手以自救其死亡乎。夫火發於室。延燒棟瓦。室中之人。若坦然視之。坐待隣室之撲救。徐聽室老之指揮。則烈燄轟騰。瞬息之間。必同歸於灰燼。若一室齊力。取器灌水。則火雖已熾。可取撲滅之功。今日事變。急於烈火。我國民若猶有不忍。則無視爲他人之事。而知他人之無能爲力。則惟激發其愛國之心。振奮其獨立之氣。而毅然各盡其責任而已。

美之輓於英也。困其嚴政。隸其藩屬。不自立矣。然蹶起抗英。八年血戰。卒以立國。是豈徒華盛頓一人之力。國民之能盡其責任也。意大利制於奧國。困於教皇。不自立矣。然突起建國。遂成雄邦。是豈徒瑪尼留諸人之力。國民之能盡責任也。日本壓於幕府。劫於列強。不自立矣。然發憤振拔。遂以維新。是豈徒三條大久保諸人之力。國民之能盡責任也。我國民素無國家之思想。素自放棄其責任。故國至衰弱。而民至困窮。今事變日逼。火及眉睫。我國民既知禍福皆由自取。利害皆所身受。其責任爲我之責任矣。又知上無可恃。外無相助。其責任既非他人之所能代矣。其身既爲國民中之一人。其力即當任國民中之一事。智運其謀。勇奮其力。萃四萬萬人之思想以謀之。合四萬萬人之材力以赴之。安在今日之衰亡。不可爲美日之強盛哉。天下萬國之進化。無不先經黑暗。然後突進於文明。我今日內訌外患。黑暗極矣。我國民痛此黑暗。則并力奮起。立至開明。若猶甘此黑暗。則沈沈長夜。永無天日。吾民

其求進於開明之域耶。其酣然於此長夜耶。生惟自生。死惟自死。其自救此切膚之痛。無徒呼號於痛癢不關之他人。而怨其亦莫我聞也。

論今日各國待中國之善法

梁啓超

今日我中國之時局。如繫千鈞於一髮。其危險真有不可思議者。但其危機。非獨屬於中國。中國危機一動。天下萬國之危機皆動。吾今者爲我國憂慮。更爲萬國憂慮。故不得不述其意見以告外國人焉。

現在辦理中國北方事務之權。歸於各國之手。各國之佔手此事也。非有所貪圖也。乃出於不得已耳。各國如辦理此事得法。非徒各國人在中國者得享安寧而已。且能代我中國人造無量之福。若不得法。恐自今以後。二十年間。中國全國之地。成爲一大流血場。而黃色人與白色人之血。將混而爲一。以染紅此二萬萬方里之地。此誠第一可怖之事也。世有仁人君子。不忍人血之狼藉者。請俯聽吾之一言。

辦事者如醫病。先知其病根之所在。而以藥攻去之。病根去而元氣復矣。若所下之劑過於狠毒。溢出於病根之外。則藥又爲生病之媒焉。今日中國之病根何在。即西后黨之府政是也。我輩同志。與西后政府爲仇敵。非有所私怨也。因西后政府爲我中國人之公共仇敵。又爲萬國之公共仇敵。故我輩迫於公義。誓不與之兩立。蓋必將此病根拔去。然後我國得安。

萬國得安也。我輩昔日言此。外國人或不信。今觀北京政府與拳匪交涉之事。則西后黨爲萬國公敵之實據已見。而外國人昔日不知中國病根何在者。今亦可以了然矣。

吾觀中國之病不一。然有一總源頭。源頭維何。即守舊自大。憎惡外人之心是也。因有此心。故種種安民良法。不肯做效。以至不能自治其國。使亂機滿地。民不聊生。因有此心。與外國人通商。不過迫於無可奈何。其實彼之心。日日欲殺逐外國人。然後快。我中國數十年來。政府之主義。皆在於此。是明與世界之公理相拗背。其積而成今日之大禍。有識者所早料也。中國人之犯此病者。不獨政府。即人民亦多有之。但人民所以如此者。實由政府爲之倡導。故政府實爲罪魁也。數十年握政府之權者爲誰。即西后與其黨人是也。

今欲醫中國之病。惟有將此惡政府除去。而別立一好政府。則萬事俱安矣。而或者疑我中國人不能自造成好政府。此未知中國內情也。我皇上深知地球大勢。久慕泰西政教。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時時以維新變法爲心。乃至欲棄其君位。以興民權。惜爲西后黨所壓。不能行其志。前年曾稍得微權。以行維新之事者三月。雖其心中所欲辦者。未能推行十一。然亦可以知其大概矣。故使我皇上若有全權。必能造成一好政府無疑。而我中國人民之性質。最喜服從政府。得此好政府。則不及十年。而中國之人心國勢。皆必煥然改觀。此最順而最易做之事也。頃閱各西報。知英美日等國。有欲協力扶助。皇帝登位變法之事。此誠

仗義扶危。大公無我。而又合於時勢者也。今日處置中國之法。莫善於此。我輩同志。日日所奔走圖謀。皆爲此事。今得局外文明公道之國起而代辦之。此我輩所極深感謝者也。吾願此文明公道之國。堅持此義。百折不回。然後徐議其條理。講善後之法。則中國之大亂必立解矣。皇上復位。欲行新政。勢不能不借用外國人。得各國之賢才以相贊助。必能百廢具舉。國政修明。大開門戶。推廣商務。其利一也。主權有屬。不至各國相爭。擾亂世界太平之局。其利二也。王室安甯。亂民不作。商務不至損失。其利三也。故爲中國計。爲萬國計。皆莫如此法之爲妙也。

若舍此法之外。更有何法乎。吾爲各國計之。其法有二。一曰。英法待埃及之法。二曰。俄普奧待波蘭之法是矣。由前之法。則代掌其政權。由後之法。則瓜分其土地。吾今試取此二法之利害論之。

夫代掌政權者。一國能獨掌之乎。抑各國人共掌之乎。此事非一國人所得專。不待言矣。今地球各國之中。有尙民權自由者。亦有尙君權壓制者。有專主開商務者。亦有希圖侵略土地者。其切己之利害。各各不同。其行政之手段。自各各互異。今既共來執中國之政權。欲使甲國讓乙國。而甲國未必肯也。欲使乙國讓甲國。而乙國亦未必能也。吾不知各國將何以處之。

將如美國上議院之例。每國各派一二人來主持其事乎。吾未見有合許多利害不同手段互異之人。而能成一政府者也。昔南北花旗。因地勢人情。各有所私利。而卒至分裂。同爲一國。且有此患。而況今日之以客代主。而互相猜忌乎。然則萬國共掌政權之事。萬不可行者也。

至於瓜分土地之爲害。更不待言。吾信英美日諸國。絕無此心。並永不欲有此事。即有之。亦爲他國所逼。出於不得已耳。但吾爲諸國計之。若必出此下策。則分疆畫界之時。此多彼寡。論長說短。豈能無爭。將取數十年來所養之兵。所造之械。以之相見於亞洲大陸之間。演從古以來未有之慘劇。而此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交界過渡人人歡喜之年。將變爲硝烟彈雨神號鬼哭之世界。試問文明教化之人。體上天好生之心者。固當如是耶。且不止此也。列國之爭。雖息。而戡定中國。亦豈易事哉。中國人雖懦弱。然亦爲四千年有史誌之國。其人民頗有堅忍固守。不爲人奪之氣概。他種之人。來臨御之。固非易易。歷代以來。每轉一朝。易一姓。必經數十年。死亡千數百萬人。然後僮乃底定。今以西國兵力之強。器械之精。雖或終非我邦人所能敵。然非十年以後。難望其盡服。此則吾所敢斷言也。試觀菲律賓一小島。耗美國之兵力幾何。杜蘭斯哇一彈丸。耗英國之兵力幾何。中國政府雖弱。民氣猶強。吾恐未必讓菲律賓與杜蘭斯哇也。試思由歐美運一兵來東方。每月所需若干乎。而各國欲戡定中國。

需若干兵乎。需若干年乎。而此多年中商務之損失。更不在此數。苟念及此。能無寒心。夫各國人之所以注目於中國者。豈有他哉。爲商務耳。爲全球人類公共之利益耳。今利益未來。而經此大劫。苟稍有遠慮者。當不爲此下愚之計也。

然則代掌政權之不可行也如彼。瓜分土地之有大害也如此。各國當何擇焉。吾觀美國政府所頒發各國之公文。謂美國願開通中國門戶。願保全中國土地及自主之權。此誠光明正大。濟困扶危。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今日若能扶我 皇帝。禁他國之侵奪。即所以踐此公文之言也。美國向守前總統們羅之誓言。不與聞美洲以外之事。近乃鋤強扶弱。救民水火。遂援古巴之艱危。收夏威夷爲郡縣。仁義之聲。天下欽仰。與我中國通商以來。未曾佔我寸土。尤爲中國人所深信重。今日高扯頭旗。救我四萬萬人於深淵者。舍美國何屬哉。而況乎英國爲世界文明先進第一之國。日本爲我東方兄弟唇齒相依之交。其待中國之心。亦與美國略同。美國肯力任其難。英日必聯袂而起。彼眈眈虎視者。亦豈能逆我正道之救世軍哉。此則我所深望於此邦之賢士大夫者也。

或者曰。聞近日電報。謂 光緒皇有被害之噩耗。果若此。則如之何。曰。嗚呼。此非吾之所忍言。雖然。吾今固不信其有此事。果有此事。則吾亦將別有所論。然終不離吾此論之本意。但今不必多及也。

論救亡當立新國

麥孟華

嗚呼。中國舊矣。積千數百年蔽塞之舊習。聚百千萬億愚謬之舊人。日以昏蔽。日以頑固。積重不返。遂以成今日之一大結果。彼東西人士之所謂老大帝國。今乃至於腐敗。至於潰爛。都城破陷。奄奄待亡。而我邦人士。上自督撫。下至民庶。惟斂手翹足。望和議之速就。奉列強之保全。以冀幸舊物之不失。且夕之苟安。麥孟華曰。舊物必不足以圖存。苟安必不足以立國。譬之人也。蒙汚穢。垢膩重疊。若不除去舊服。盪滌磨刮。而惟襲以一重之垢衣。則毛孔閉塞。其人必至死亡。譬之屋也。千瘡百孔。梁朽壁裂。若不另築堂基。創造新構。而惟塗以一重之粉飾。則棟宇動搖。其屋必至於崩圯。故今日欲存中國。則惟有組立新中國而已。新國不立。則不和固亡。和成亦亡。瓜分固亡。保全亦亡。

北京方破。海內震動。中國之人。無不願和議之速成矣。然而今日議和。必有賠款。必有割地。中國弱削。將十倍於曩日。而亂雖暫息。義和團之匿伏潛布。其根株固未盡拔也。且賊臣奸黨。盤踞深固。觀其近日之舉動。盡戮外交之臣。盡改洋操之式。而亂賊之剛毅。且聞授爲武衛軍統領。則其仇視西人之恨。積而愈深。而排外之野心。固未嘗少息也。雖今日和議幸成。政府復立。而握大權者。仍此亂賊之臣。總大政者。仍此頑固之黨。皇上必不能復政。新法必不能舉行。外人稍退。事變少定。則仍大肆其野蠻之惡性。狂施其壓制之毒手。聚其凶惡。

之黨羽。括我下民之資財。以行其頑惡悖謬仇漢排外之私心。以洩其今日鬱抑之仇恨而已。彼賊臣今日種此惡因。而我四萬萬人受此賠款割地之惡果。惡果結矣。惡因又將復生。因果循環。窮凶極惡。膏血有幾。豈堪屢絞。土地有幾。豈堪屢割。勢不至使我四萬萬之人爲囚虜爲奴隸。二萬萬里之地爲藩屬爲邱墟。則其禍不止。其心不快也。或曰。今日首惡者賊臣也。外人議和。必去賊臣。曰。皇上之失權久矣。賊臣握政柄。執兵權。縱橫跋扈。西后亦不能制之。彼與外人議和。寧肯自戮以謝外人。彼不自戮。誰得戮之。且和議不就。則彼多割數省之地耳。多償億兆之款耳。款固吾民之膏血。地固吾民之土地。於彼無與也。多棄款地。賊臣亦復何惜。多得款地。外人亦復何求。故和議雖成。賊臣未必能去。賊臣不去。中國之禍未有艾也。吾故曰。不和固亡。和成亦亡。

西人之亡人國也。必無一舉而滅之之理。先爲割裂。徐爲嘗試。一舉再舉。然後分其地而墟其都。波蘭土耳其。成例具在矣。今外國之倡言恢復和平。非有愛於中國也。彼憚於列強之衝突。畏其商務之損失。故各求利益。可以暫止。且見我國政之腐敗。人心之靡弱。逆決積弊之不能復興。積弱之不能再振。雖有衆民廣土。皆爲其掌中之物。故觀釁而動。徐以圖之。未晚耳。且和議雖成。而彼干我之權。預我之事。利權既失。精血潛竭。雖曰保全。與亡無異。况賊臣盤踞於上。亂民潛伏於下。野蠻之性未改。排外之意不衰。如水逼堤。如藥引線。一旦決爆。

必又挑彼之釁。嬰彼之怒。如今日無禮之事。彼雖愛我。豈能實行其保全。且所以立國者。政治也。賊臣當國。顛倒錯繆。秕政弊法。決裂百出。人不亡我。我亦自亡。烏見有無政治之國。曾足立於列強之間者哉。故吾曰。瓜分固亡。保全亦亡。

由是言之。外國雖有損傷。而割地取款。得足以償所失也。賊臣雖受挫辱。而和成事定。權勢猶昔。更未嘗有絲毫之害也。惟我國民受此驚恐。遭此災變。且將絞其營血。蕩其室家。陷於流離。淪於異族。無事則被奸賊之鈐壓。有事則受奸賊之惡果。千辛百苦。卒至爲亡國之民。是義和團變亂之事。其害不中於賊臣。不及於外國。而我民獨身集其禍也。哀我下民。何辜于天。其何仇何怨於頑固之賊臣。而必驅我四萬萬人。盡爲亡國之奴虜也。

然則吾國果不國。而吾民遂爲亡國之民乎。曰。國者民之所積而成立者也。凡國之興立。衰亡。皆必視其民之向背。故民既承認其爲國家。然後可立爲政府。民既承認其爲政府。然後可行其政令。苟既無民。何以爲國。民散而去。春秋之所以書梁亡也。彼賊臣者。竊踞政府。威脅小民。犯萬國之公法。觸國民之公怒。此固各國之公敵。亦即我國民之公敵也。夫既爲敵矣。我民既無所愛於彼。豈能復受其轄治。彼亦無所愛於民。豈能復聽其蹂躪。且彼肆其凶暴。自取敗亡。及於傾覆。政府倒矣。號令不出於京畿。藩鎮不奉其命令。今且敗走逃遁。窮無所之。自顧不暇。奚能治人哉。故今日之變。當廢舊政府。而立新國於南方。脫叢積之垢膩。而

振新衣。平朽蠹之梁棟而構新址。創立國政。制定規模。百度維新。廢者畢舉。彼賊臣者無民無國。失所憑藉。無權勢矣。何所用其阻撓。無威力矣。何所用其壓抑。萬衆一心。同趨新政。民氣既奮。國勢必張。盪滌舊污。即足以克復舊物。蓋存亡之大計。固未有急且大於此者也。新國之道奈何。一曰迎復。皇上之仁厚愛民。固吾民之所愛戴者也。皇上之親睦鄰交。亦各國之所聞知者也。戊戌以來。皇上幽閉。人心皇皇。成此大亂。若使皇上親政。則中外可以輯睦。禍亂可以弭平。今北京既破。賊臣挾皇上以西行矣。然各國議和之舉。謂必請皇上返駕入京。然後可以提議。觀各國之舉動。固欲得我皇上復政也。然使仍居北方。則賊臣盤結於朝。端奸熾布伏於肘腋。大則篡逆。小則挾制。皇上雖有愛民之心。不能善其內政。雖有睦隣之意。不能見之外交。皇上無權。猶之戊戌以後。則國政府敗。亦猶之戊戌以後耳。惟建立新國。請皇上遷都正位。然後商議和平之事。經畫政治之方。則吾民固可得康樂。國際亦可得和平。或曰。賊臣挾皇上以西行。固將要以為質。迎復之事。未易行也。曰。賊臣覆敗窮蹙。救死不贍。其力竭矣。各國有迎皇上復位之心。豈有不能迎。皇上遷都之事。且吾民而人心盡死。忘負皇上之慈愛斯已耳。若愛戴未忘。敵王所憚。則并力齊心。踴躍從事。彼賊臣憑藉已失。一匹夫耳。豈同仇同澤之兆。衆不能敵。無權無力之匹夫哉。夫皇上既以張我民權爲事。吾民亦以復我皇位爲心。然不建新國。則

皇上猶擁虛位。美政猶難實行也。故新國當立者一。

一日舉行新政。東西諸國之相逼而來也。非徒以兵精器利。其政治之修明。實足以屈我之國力。而制我之死命。故今日政治。燕廢之國。必不足立於競爭劇烈之場也。戊戌之秋。赫然變政。皇上奮發於上。兆民踊躍於下。列強斂手。萬國竦聽。莫不謂國政既修。國勢必奮。百年之睡獅已醒。秦東之病夫將愈。我四萬萬之國民。將可振袂廻旋於二十世紀之舞臺矣。然而頑固昏謬。奸譎險狠之賊臣。恐新政一行。則祿位將見斥奪。子孫將難進身。吏治清將不能繼營。積例去將不能舞弊。且以爲漢人強則滿人將亡也。於是千喙百手。阻撓傾陷。而新政遂蹶於半途。嗚呼。於守舊窟宅之中。而忽倡此維新之事。是振章逢於裸壤。固知其必見攙裂而摧逐也。今日北京破矣。政府倒矣。守舊者既已失據。維新者必可代興。然頑舊徒黨。廓清未盡。固無論外人之瓜分也。即使和議果成。政府可復。而彼北方者。實舊人之所盤踞。舊毒之所充鬱。其源流甚遠。其根株甚深。今雖播盪。而水上浮萍。風定復合。則踞朝右。執政柄。發號令者。仍此頑固昏謬。奸譎險狠之賊臣。其阻撓如故也。其傾陷如故也。新政必無舉行之日。中國即無自立之機。惟當此摧陷廓清之後。速自爲改絃更張之謀。棄彼荊榛。別開國土。脫老大之軀殼。表少年之英姿。除層累之縛壓。振獨立之精神。凡百舉動。煥然一新。從民心之大同。採諸國之美政。新立制度。彼必不能成例縛束我也。廣立學校。彼必不能八

股輓擊我也。更定官制。彼必不能資格壓抑我也。擴張軍備。彼必不能舊操勒制我也。凡百庶政。均可自由。彼之舊者自舊。而我之新者自新。彼賊臣雖挾壓制之手段。抱雷霆之威令。豈能施之於不相統屬之國民哉。舍此不圖。甘受制於賊臣。望革新於舊黨。則過此以往之中國。固仍戊戌以後之中國。恐舊國卒不可保。亦終必亡而已矣。故新國之當立者一。一曰聯固邦交。立於人羣之中。內無戚屬。外無友朋。塊然孤生。若是者。命曰獨夫。國於大地之上。近無善鄰。遠無與援。孑然危立。若是者。命曰孤國。獨夫之不能抗衆力。孤國之不能抵列強。此固理勢之必然者也。義和團之事起。賊臣倚彼暴徒。肆其凶箠。唱攘夷之謬論。行野蠻之暴舉。拒外人。攻使館。殺參贊。戕公使。悖犯公法。遂以召外國之兵。遂使我中國至於孤立。遂使我都城破毀。乘輿播遷。今則黔驢之技窮矣。而排外之思想。則仍未嘗少艾也。夫彼挾皇上以爲質。踞陝西以爲隅。命剛毅以統五軍。挾董軍以用回部。既阻險以自固。思乘間之奮擊。彼外人能與我議和乎。即外人與我議和矣。而賊臣憤前此之挫辱。恨狂噬之未伸。仍必奮其野心。肆其狡計。收焚餘之燼。扇已死之灰。勢將一逞其凶。以求報復。務必破東方太平之局。而使我國卒至於瓜分。我國民今將絞膏血。蕩室家。以代賊臣受其禍矣。一波未平。寧能再誤。惟當及陰雨之未至。建新國以圖存。與外人議和息兵。講信修睦。使賊臣之狡計不得再伸。排外之凶鋒不得再逞。然後大開門戶。許外人遍地通商。輸入文明。與外

人交換智識。採其法。制聘其名師。習其學術。學其工藝。我既去其猜忌。彼亦樂於和親。外交既固。和平可保。如是則東隅之失。庶能取救於桑榆。然而賊臣一日不去。則邦交一日不可聯。新國一日不立。則賊臣一日不可去也。故新國之當立者一。

一曰收集人才。賊臣之鋤我人才也。甚矣。戮之辱之。摧之刈之。禁錮之。驅逐之。此我國之所以至於衰敗者也。夫國家之盛衰。無不視夫人才之消長。越之敗也。有種蠶諸人而可復興。意之衰也。有瑪留諸傑而可建國。古今中外。靡不同之。今外患日逼。國事日艱。非有豪傑明達之才。必不足以濟時艱而行新政。彼賊臣以爲新政者。不利於滿人者也。人才之能行新政者。亦即不利於滿人者也。故臣柄政。以誅鋤人才爲第一宗旨。竭力芟夷。不與兩立。雖敵圍逼迫。都城垂陷。而如許景澄袁昶之稍知外事者。亦必顯加誅戮。以快其狼險之私。竊推其心。固謂二百餘年之宗社可覆。四百餘州之疆土可亡。四萬萬人之黃種可爲奴隸。而所謂豪傑明達之才者。則必不可一日涉足於朝廷。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如此雖外人不割我一尺之地。不索我一錢之資。不加一矢。不發一鏃。而我國亦未有不亡者也。我人士而不忍於國之亡也。則合衆力以建新國。即合衆智以謀之。合衆才以治之。上之播棄之遺。老下之草澤之英雄。外之流寓外洋之英俊。雜沓鱗萃。戮力同心。既無摧壓之憂。各竭股肱之力。國雖危乎。未有不可以復興者也。若臣復權於北方。仇讎必倍於往日。人才盡

矣。國有不隨之而亡者哉。故新國之當立者一。

凡此數者。皆立國之首圖。救亡之要道。而決不能行之於舊國。萬不能望之於舊人者也。或者曰。外人大唱瓜分之議。雖素主保全者。今日亦皆搖動。其議固將日月而即決矣。而子固猶言立新國乎。曰。中國者。非外人所能瓜分者也。瓜分與否。仍問之我國民而已。夫外人之瓜分我國。固一利不敵其數害者也。夫投一羊與數虎。攫啖之際。必至於搏擊咆哮。列強之對中國。固猶衆虎之爭一羊矣。諸國之移兵中國。力頗匹敵。機牙相錯。耽逐相視。若果實行分割。則揣肥量瘠。絜短較長。勢必不免於紛爭。勢即不免於戰禍。今日兵器日利。各國皆憚開戰端。若戰端一開。則伏若干之屍。糜若干之餉。兵懸禍結。未知了息於何時。則流彼白人之血。絞彼白人之營。以購我黃人之地。得固未必果償所失。此必非外人所甚利也。且列強角立。最講均勢平權之法。若果分割中國。則多取者必驟增其強。少取者必漸失於弱。強弱既異。凌軋必生。且地之腴瘠各殊。國之遠近互異。勢必不均。權必不平。不平不均。斷難持久。是戰端不啓於今日。戰禍必伏於他時。此亦非外人所甚利也。我中國誠衰弱矣。然民心猶甚固結。民氣尤日見加強。故區區天津一隅之地。義利兩發難於其間。外人集數國精銳之師。費數月戰攻之力。乃僅足以破之。且外人性質。每不肯同化於他人。撫而服之。誠非易易。使有豪傑之徒。堅忍之士。如非律賓之抗美。杜蘭士哇之拒英。雖精兵利器。不足爲外人之

敵。然以數萬萬人而奮其抵抗之力。非費十數年之時。日固未易鎮而撫之。而十數年之間。軍費之轉運。既不貲。商務之損失。尤不少。此更非外人所甚利也。夫受此數害。孰與大開門戶。遍地通商。既得中國商務之利。復保列強和平之禍。此固外人之所甚利者也。而分割之議。主今日而大倡者。何哉。彼固謂我非有利中國土地之心。然中國上下無主。固自不有其土地。則他日終棄之他國。何若今日先握之掌中。信如斯言。則吾國民奮然興起。立國自主。則彼非利我土地之諸國。知固必拱手旁視。而未必遽干預我民之事也。

曰。今日以下民而立新國。其事不少難矣乎。曰。古今中外之立國。自篡弒以外。無不興於在下者也。古今中外之立國。自篡弒以外。亦未有得之安坐者也。西士之言曰。競爭者權利之所從出。今日英美之國民。皆有自主之權。國皆享富強之利。而其創建之始。則無不競爭劇烈。艱難困苦。流十萬人之血以購之者也。夫細人謀一衣食。無不流汗而得之。小民創一家業。無不勞力而立之。況此莫大之家業。無窮之衣食。而顧能逸豫得之哉。且夫國者民之所積實。必待民立之。而他人不能代謀者也。盧騷之言曰。一國之衆民。必當出而自當其主權。若一國之人。衆不以政事爲主要之職務。人人相避而不當。則其國必瀕於滅亡。以是真能自主之國。其民皆不待他人之助。自盡職守。欲戰則不僱用兵士。議政必不請用他人。蓋主權既不能移給於他人。則必不能使他人代辦者也。辨端之言曰。主權者。當合一國之人民。

善保持之。必各盡其職務。專謀一國衆民之最大福祉。嗚呼。今日中國之最大福祉。孰有過於立國自主者哉。我國民主之職務。亦孰有重於立國自主者哉。事變急矣。國勢迫矣。不興則亡。不生則死。不榮則辱。我國民共偷此一息之安逸。自取滅亡。以永爲他人之奴隸。耶。抑將奮力競爭。以求此權利而謀此福祉也。傳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一申包胥可以存楚。一范蠡可以興越。一尼碼留可以建意。一華盛頓可以立美。嗚呼。我國民可以興起矣。我國民可無自餒矣。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1 4 1) 清议报全编 (一)

作者 = 新民社辑

页数 = 3 5 8

S S 号 = 1 0 4 8 4 5 0 5

出版日期 =

前言
目录
正文

清議報全編卷四

第一集下之下

本館論說四

專論下

論中國民氣之可用

麥孟華

天下無無氣之人也。無氣之人罔不死。天下亦無無民氣之國也。無民氣之國罔不亡。印度之見墟於英人。土耳其之受制於列強。其地非不廣也。其民非不衆也。其文化武備亦非盡腐窳也。然而民氣靡苶。柔懦無骨。見國之衰弱而不以爲憤。受人之凌虐而不以爲辱。任政治之蕪敗而不以爲已責。覩然苟生。嗣焉偷息。故聽他人之分裂。輒轄而莫敢誰何。若夫美之自立。其力必不足以抗英也。然而民氣既奮。堅忍不屈。八年血戰。卒拒英而成獨立之邦。日之傾慕。其力必不足以抗慕也。而民氣既奮。堅忍不屈。浪士奮湧。卒傾慕而成立憲之治。邇者非律賓。杜蘭士。哇兒。則尤彈丸之國耳。然有勁悍不撓之民氣。雖英、美、雄邦。率全國之兵力。費數年之時日。卒未有以屈其力而抑其心。彼印土之與日。非其勢力之相去。豈不懸殊哉。然而興者如此。敗者如彼。是以文明之國。知民氣之有益於國也。順而導之。扶而植之。引而伸之。務使奮起發舒。踔厲無前。故民氣既昌。而國勢亦盛。野蠻之國。妄意民氣之有損。

於已也。則摧之鋤之。芟之僇之。籠之如鳥。檻之如獸。務使屈伏如牛馬。馴謹如奴隸。及其究。竟則小者身受戮辱。大之國主滅亡。上之三古。外之萬國。國之興亡。不絕於目。而其興亡之根原。則固未有與此理或爽者也。

曰。野蠻之國。務鋤民氣。然則民氣果可鋤乎。曰。是適足以自取覆亡。而民氣固無可壓抑之理者也。且夫民氣之興也。固非血氣用事。樂爲一閔。蓋必其深知人心頹萎。則國勢必不可振。國勢不振。則吾民必無一日之安也。又深知國家興衰。固皆國民之責任也。既積政治之思想。復苦壓抑之困難。辭之已久。發奮求伸。於是突然興起。不可遏抑。譬之水然。奔濤激湍。順流直下。壅以隄防。則潰決必將愈橫。譬之火然。火種遍布。藥線已燃。閉以屋瓦。則轟爆必將愈烈。天下雖有莫大之力。固未見能障東去之水。使西流。抑上炎之火。使下走者也。是故秦始皇民賊之雄也。焚書坑儒。務愚黔首。誹謗者族。偶語棄市。而民氣既奮。秦族遂以覆亡。路易十四專制之傑也。權力莫大。百端壓抑。而民氣既奮。法國卒以革命。美之隸於英也。重稅苛斂。困難不堪。而民氣既奮。卒脫其軛而自主。意之制於奧也。失其自主。困以教皇。而民氣既奮。卒除其縛而建國。日本大將軍之專政也。擅累世之威福。殺千百之浪士。而民氣既奮。卒倒幕府而維新。彼數人者。寧非挾雷霆萬鈞之力。操專制鈐抑之權者哉。然一與民角。其術遂窮。蓋鋤國民之氣。卽爲國民之敵。以一人而爲國民之公敵。烏在其不敗且斃也。故

夫國無民氣斯已耳。若有之也。則固無物得而阻之。無人得而壓之。無力得而禦之。

我中國之無民氣也久矣。馴伏於二千餘年專制之下。名雖爲人。實未嘗有一分之人。權名雖國民。實未嘗任一分之國事。有奴隸之性質。無國家之思想。是以視朝廷如秦越。視國事如陌路。皆以爲分不當爲我本無此責任。雖外敵之逼迫。賊臣之亂政。顛覆危亡在於旦夕。亦皆視爲他人之事。漠然無所動於中。故用兵敗劫。漠然不動如故也。宮園被燬。漠然不動如故也。土地屢割。漠然不動如故也。利權見奪。漠然不動如故也。外人遂皆唾我人爲無氣。詆我人爲無愛國心。皇上變政。首與庶民言事之權。始憬然於國家之事。我國民皆當與聞也。於是人知有國。而民氣始張。洎乎戊戌政變。天地反覆。六君子慷慨蹈義。糜身殉之。人心一激。民氣漸厲。且外患日逼。國政日敝。目覩困難。固皆一己切身之事也。憂國之士接踵並起。至於義和肇釁。北方糜爛。而坐擁兼圻。雅負時望之大吏。甘食安眠。熟眠無覩。雖乎都城破陷。乘輿播遷。而尙苟保祿位。偷安旦夕。曾不聞挺一身以濟時艱。謀一事以紓國難。諸烈士乃痛心疾首。泣血呼號。奔走經營。謀救國之良圖。籌勤王之義舉。夫彼諸烈士者。寧不知各國之變政立國。無不得之流血哉。又寧不知中國官吏之野蠻頑暴。必至危身而賈禍哉。特以爲中國之亡。亡在朝夕。不爲波蘭之分裂。即爲埃及之失權。國者民之所附。國之亡矣。民將何依。是將驅我四萬萬人爲奴隸也。與爲奴隸而生。無寧爲豪傑而死。況皇上捨

位忘身。復我民權。今在多難。竟無一人急其事。是狗彘之不若也。與爲狗彘而生。無寧爲丈夫而死。且國家之事。固國民之公事也。以我四萬萬人之公事。而盡奉之於必不能辦之二三人。不自盡其責任。而徒以責任望之他人。是中國止有此二三人。而我四萬萬人皆虛生也。與其虛生。無寧義死。於是奮不顧身。計不旋踵。出萬死不顧一生。以殉國家之急。遂皆蹈此湯火。羅此毒害。嗚呼。雖其志業未遂。其激昂忠義之壯氣。固足以雪我國民之恥。而增我國民之重者也。然後知我中國之人種。其熱心血烈。固足以救亡保國。必不在日本維新志士之後者也。又孰得謂爲無氣耶。又孰得謂爲無愛國心耶。

或曰。諸烈士氣誠壯矣。義誠烈矣。然中國民氣未厚。前者既仆。恐後者或因是而沮餒也。曰。人權之發達。既進步則不能退化者也。人心之奮厲。既發揚則不可遏抑者也。日本維新之初。志士之流血者。肩背相望。然而先者授命。後者繼起。激而彌厲。卒底於成。彼固黃種。我亦黃種也。豈彼能之。而我獨無其人哉。且戊戌政變。六君子之流血。彼賊臣之心。固謂可以奪我國民之氣矣。然而鐵血未乾。諸烈士已接踵奮起。我中國人心未死。豈遂無愛國忘身。忠憤奮發。如諸烈士者耶。且我國民曩者之苟安隱忍。特以未知國家之責任。未知國民之責任。故忠義之氣。鬱而不發耳。今而知國家之危亡。固我國民之責也。又知國家之興敗。固我國民生死存亡之所係也。譬猶火發於室。延及棟宇。雖前者已焦頭爛額。後者亦必不拱手。

以待焚。今日中國如火始熾。萬衆齊手。猶可撲滅。中人忠義。豈後日本。知必有豪傑奮起。不自諉其責任。以竟諸烈士之志業者。雖有秦始皇路易十四。亦未易壓其義憤。況此區區之阻力哉。嗚呼。彼忘君誤國。苟且偷息之人。其欲與民權爲仇讎。甘爲國民之公敵。亦何足責。然挾一人專制之私。抑萬衆救國之志。欲以是而阻人權之進化。遏民氣之奮發。其謀可謂至愚。其自計無亦太左矣。

或又曰。義和團之起事也。其氣亦不可謂不盛。然橫挑外釁。適足以速召瓜分。蓋民氣固未必有益於人國也。曰。無文明之思想者。則舉動皆若野蠻。勇悍適以敗國。而爲天下之亂民。有文明之思想者。則舉動皆循公法。堅勁足以立國。而爲天下之義民。義和團之召亂。其害在於不審外情。謬倡排外。而非在其氣之盛也。南方志士。皆深知今日之勢。必不可閉關獨立。洞見中外之事勢。詳審各國之情形。知邦交之必當先固也。則求力聯外交。知拒外之悖於公法也。則務力保外人。其議論播傳。皆與義和團相反。對故東西之報章。海外之人。士莫不交口稱道。譽其文明。及其事變。東西之報章。亦莫不交口悼惜。痛其冤酷。此其堅勁之氣之所以有裨於國者也。日本維新之始。即先倡言攘夷。鷲悍英銳。舉國若狂。然其所以攘夷者。徒以幕府聯外。故反對以排之。故其攘夷。究非攘夷。實所以尊王也。亦實所以傾慕也。迨錦旗東指。幕臣歸政。而通商開港。出洋遣使。仍遠過於幕府之時。今日中國之時勢。其交涉

之繁多。更非日本之比。烏有倡言革新而行守舊之謬說。徒恃匹夫之勇氣。而悖文明之公理者哉。又安能以義和團之召亂。而謬謂民氣之不可用也。嗚呼。中國之命懸於呼吸。爲土印之衰亡乎。爲意日之中興乎。我國民忠義既奮。士氣方昌。英雄去人。正自不遠。知必有尼瑪留三條岩倉其人者。春雷已震。萬蟄齊蘇。嗚呼。其勿謂秦無人也。

論議和

麥孟華

天下之大恥奇辱。其有過於城下之盟者乎。天下之巨創深痛。其有過於劫脅之約者乎。我中國以天下莫強之國。數半地球之衆。乃至歛手屈膝。委命於他人。而聽其死生。豈靦顏。忍以求此大恥奇辱。巨創深痛之事。而且不可必得。而彼外人者。屏我於公法而踐踏之。夷我爲野蠻而蹂躪之。刀俎魚肉。而我無復分毫自主之權。以此言和不成。則爲波蘭之分裂。成亦止爲埃及之虛存。嗚呼。泰東病夫。命將垂盡。其爲氣厥而暴斃。與爲枯槁而瘦死。死必不免。要不過有早暮之異。而我國人士。猶惴惴然懼和議之不就。于于然冀和議之幸成。是猶魚遊沸鼎。祈命旦夕。寧有冀耶。寧有幸耶。雖然。吾聞一旅之中興。不聞千里之畏人。命猶未盡。事尙可爲。我邦人其勿聽他人之死生。我而速自謀其死生而已。吾且揣中外之大勢。以決和議之成否。蓋和議有必不易成之理。而有不能不成之勢。何謂必不易成也。一日我國主權之莫屬。中國民素無權。不能預議國家之事也。則其權在

於皇上。然皇上幽囚拘禁。久不與聞國政矣。則其權在於西后。然西后惑溺權奸。漸成尾大。且今播遷奔走。恐不免脅制於權奸也。則其權仍在端榮剛趙諸賊臣。諸賊臣者。爭權競勢。權力未必出一也。分黨營私。意見不能同致也。既恐一黨之專權。復不肯一人而任過。不利則互相推諉。有利則互相鏢軋。分以謀一己之私。必不能合以赴國家之急。慶王李鴻章既受媾和大臣之命。然許景澄袁昶以討幽和。外一言而遽被夷僇矣。李鴻章鑒於覆轍。豈能無戒懼於中。況自甲午以來。權已他奪。名雖重臣。幾同疏逖。豈能不待中制。毅然而操賠款割地之權。而彼慶王者。則又於端榮剛趙之外。別立而自爲一黨者也。黨既不同。勢必不能偏重。則在內者必有以掣其肘。而不使在外者得以伸其權。至於加命劉張。更屬無足輕重。多門之政。無所適從。端榮剛趙營擾於中。慶李劉張旁皇於外。烏有不一之主權。足以決國家之大議者哉。不甯惟是。端榮諸人懼外國之必懲首惡也。乃挾皇上以西。遷蹠陝西。以負隅。藉董軍爲羽翼。進可爲團匪圖死。灰復然之謀。退可使外人有鞭長莫及之勢。彼方跳梁負固。豈肯遽就範圍。今雖加以貶責矣。然空言罪譴。其權力依然如故。也有所憑藉以藏身。有所挾持以觀變。今日之勢。已成騎虎。寧肯自就黜僇。以謝外人而利國家哉。此和議之必不易成者一。

一曰外人意見之不同。俄人提議撤兵。列國反抗之矣。德人提議究懲首罪。美人辭謝之矣。

談判未開。齟齬已見。夫以六七強國。各自謀其利益。而力有多寡。費有輕重。勢有強弱。地有遠近。其情勢既不能豎一。則賠償之利益。自不能無輕重於其間。而耽耽相視。又不肯取其輕。而讓人以重。且機牙相錯。日言平權。一有偏畸。優絀立見。故此索一利。則懼其權之不均也。彼割一地。則慮其勢之不敌也。得甲失乙。顧此遺彼。築室道旁。卒無成議。乃者。幸倡意既不同。各開談判之議。蓋投一骨於衆虎。勢不能讓而不爭。神聖同盟之軍。維納會議之約。是其已然之往事矣。且列強外言公義。內實各競私謀。俄人方議撤兵。而奉天已報攻陷矣。況山海關之軍報。保定府之羽書。旁午紛紜。交馳於道。蓋俄人窺伺北方。已有年歲。事會方來。可償夙願。於是運外交之狡術。逞略地之陰謀。斷不徒索一欸。徒割一地。遂自抑其囊括亞東之志。以失此千載一遇之機。德人亞洲。勢尤鷙悍。經營山東。不遺餘力。務求北方之利。足以頡頏於俄人。以此之故。羣致牽動。是以槃敦登壇。干戈壓境。爲利爲戰。宗旨不明。嗚呼。豈有未宣休戰之書。可遽締通和之約者哉。此和議之必不易成者一。

何謂和議之不能不成也。一曰我無反抗抵拒之力。與敵相持。惟戰與守。今言戰乎。則團匪敗而無可恃之黨矣。武衛潰而無可用之兵矣。今言守乎。則津沽失而藩籬盡撤矣。京師陷而心腹受害矣。將言理乎。則釁自我開。固我曲而彼直。將言勢乎。則精銳略盡。又我竭而彼盈。彼賊臣者。雖積怨發憤。痛心切齒於外人。而勢窮力絀。終不能不忍辱含垢。下心低首以

行。成。且。議。和。之。所。謂。損。害。者。償。款。割。地。而。已。歟。固。取。之。於。民。地。亦。取。之。於。國。國。民。誠。受。其。災。而。賊。臣。固。無。分。毫。之。損。失。且。敵。兵。既。退。仍。可。永。保。其。富。貴。大。張。其。威。權。况。相。持。不。下。一。氣。日。倍。我。能。往。者。寇。亦。能。往。尤。賊。臣。所。却。顧。而。憂。慮。者。乎。此。不。能。不。和。者。一。

一。曰。今。尙。非。其。行。分。割。之。期。瓜。分。之。圖。騰。布。海。內。者。垂。十。年。矣。今。乃。聚。歐。洲。有。名。之。邦。入。其。國。破。其。都。握。其。國。權。制。其。死。命。嚮。之。空。言。勢。力。範。圍。者。今。宜。可。取。之。掌。握。矣。然。竊。揣。列。強。之。計。以。爲。中。國。者。天。下。之。腴。壤。萬。國。心。目。之。所。集。注。者。也。我。所。欲。得。之。地。他。人。亦。竊。睨。其。旁。宰。肉。不。均。不。能。不。出。於。衝。突。而。用。兵。者。天。下。最。危。險。之。事。謀。國。者。所。大。忌。也。如。此。則。莫。若。取。其。實。而。捨。其。名。各。握。其。土。地。之。主。權。而。使。之。爲。我。守。其。土。且。中。國。之。民。性。慧。氣。強。不。肯。同。化。於。外。人。而。其。數。又。至。衆。非。威。力。所。能。盡。夷。俾。者。也。今。若。突。倡。分。割。則。義。和。之。事。可。爲。前。車。積。忿。所。激。紛。然。并。起。而。我。老。帥。已。久。糜。餉。尤。多。如。此。則。莫。若。求。其。利。而。避。其。害。利。用。其。人。民。之。所。主。而。使。之。爲。我。監。其。民。而。所。謂。關。疆。拓。地。之。謀。則。少。遼。緩。之。以。徐。俟。之。他。日。若。出。於。急。激。行。以。強。硬。摘。果。未。熟。非。但。不。適。於。口。而。已。也。商。務。之。損。耗。不。貲。羣。雄。之。爭。軋。尤。烈。蓋。列。強。之。涎。中。國。也。至。急。而。慮。之。熟。則。反。不。能。不。出。於。緩。者。也。此。不。能。不。和。者。一。

由。是。觀。之。和。議。殆。不。患。其。不。成。而。中。國。尙。可。冀。保。全。乎。曰。是。不。然。瓜。分。者。強。硬。之。瓜。分。而。保。全。者。和。平。之。瓜。分。也。和。議。成。矣。而。彼。廣。索。利。源。遍。踞。要。口。其。害。無。以。異。於。瓜。分。且。彼。握。我。政。

權。吸我精液。使我屈伏而不能奮。枯瘠而不自覺。則其害尤甚於瓜分。自茲以往。我中國無復完全自立之權矣。然則中國遂不國乎。曰是又不然。越之敗於吳也。棲於會稽。楚之夷於吳也。亡其鄢郢。然而越卒沼吳。楚亦興國。都城雖破。未足爲我病也。法之敗於德也。償其億萬之贖。割其兩省之地。然而法卒崛起。不失爲歐洲之雄邦。欸地雖割。未足爲我病也。普之敗於法也。限其兵額。美之轄於英也。困以重賦。然而普卒蹶法。而中興。美終脫英。而自立。雖干我內權。定議輒制。猶未足爲我之大病也。夫我中國之大病。不在外患。而在內憂。不在手足而在心腹。所謂心腹內憂者。豈非亡我都城。棄我欸地。失我內權。召亂致亡之賊臣哉。乃者外人議加懲治矣。然賊臣植根深固。非空言所能懲。非降譴所能治也。況其羽翼布結。盤踞內外。利議一就。彼必將復握國政。復秉大權。且彼見外人之易與。一款一地。即足以了之。而瓜分之非必實有其事也。則更大肆其淫威。橫施其暴行。昏謬凶悍。必無以異於戊戌以後之所爲。加以湖山已毀。將重複之以歌舞太平。家室已傾。得封殖之以胞育孫子。而其排外之思想。所鬱積而未能得志於外人者。亦將舉而一洩之國中。舉凡學堂武備。船政鐵路。工廠藝學。政治之稍涉外國者。將芟薙而使之盡。邦人士庶。稍能通達外情者。將夷僇而使無遺。新政必無一日之可行。國勢必無一日之可振。則雖外人不遣一兵。不加一銖。而國內魚爛人心瓦解。固自腐敗潰決而底於亡矣。我國民其勿幸此和議之成。而先慮此心腹之

病矣。曰。利議既成。外人必爲我謀復新政也。曰。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國人當自謀之。我自有國。我自有入。而必待他人之革新。而必待他人之行政。中國尙忍言乎。哉。埃及土耳其其明效大驗。亦既可觀。此固志士之痛心疾首而不忍言者也。

曰。然則今日之遷都爲是乎。爲非乎。曰。以中國之往事推之。平王東遷。周室凌夷。元帝東渡。晉室偏安。高宗南遷。宋業中墜。則遷都未有能中興者也。以外國之往事推之。彼得遷都於聖彼得堡。而創定紉基。日本遷都於東京。而稱雄東亞。則遷都未有不奮起者也。蓋國弱之主。避地以圖存。英武之君。擇地以創業。宗旨不同。事功之所以大異矣。是以野蠻之世。當建都於險阻四塞之地。以有險可守。而山川足資屏蔽也。文明之世。當建都於水陸交通之地。以舟車便利。而號令足便控制也。今誠宅中圖治。發憤維新。固宜擇文物最盛之區。建中央集權之所。則文明易於輸入。政治便於指揮。烏有崎嶇山谷之中。偏隅僻遠之地。足以控中原而通萬國者哉。若夫阻險以避敵。僻處以偷安。則固賊臣迫挾之奸謀。頑固偷息之下策。而又烏足論耶。而又烏足論耶。

論列強對中國之政策及中國之前途

麥孟華

日本某政客之言曰。從茲以往。披東亞之地圖。不復見有支那矣。余痛其言。而深信其言之不謬也。夫列強之亡我中國也久矣。索鐵路。取礦產。據要口。干內政。橫行中國。夷若無人。今

更挾七八國之勢力。張十餘萬之兵威。入其國。盪其兵。躡其民。覆其都。而中國者力絀而不足與爭。理屈而不能與辨。吞聲低首。舉四百餘州之地。而任其取捨。合四萬萬餘之人。而聽其死生。縱橫肆恣。惟其所欲。俄取東三省。蒙古直隸。英取川藏沿江諸省。法取雲貴兩廣。德取山東。日取福建。其餘甌脫之地。待之意與諸邦。二千萬方里之幅員。旬日之間。可以立盡。而列強乃躊躇觀望。反求我主權之人。商我和平之事。若有所徘徊而顧慮者。彼寧有所愛於中國哉。亦豈有所憚而不敢發難哉。譬之食也。其物已在齒舌之間。勢必不能他遁。若不。多其嚼齧之功。求其消化之易。驟然吞之。不鯁於喉。必病於胃。今我中國固在彼齒舌而不能他遁之物也。東西諸國。議論沸騰。却顧審慎。千論萬策。則無非謀其嚼齧之功。求其消化之方者也。

今地球諸國。無不反覆論議於中國之問題矣。要其論議。約有數端。甲之言曰。中國宜分割者也。中國習慣。每以首都爲國土。以政府爲國家。故首都一破。政府一倒。則其人即自認爲國亡。且其南北二部。人種本殊。言語不通。風俗各異。觀其二千年之歷史。多至有四分五裂之時。若南北朝之時代。若季唐之時代。若宋金之時代。皆分裂割據。各君其土。各治其民。今首都破而政府倒。固至割裂之時代矣。則其時可分。中國者地球之天府。地球當公享其利益。非愚劣之人。種所得專而據之。况彼逞野蠻之舉動。無端啓釁。自取滅亡哉。則其理宜分。

支那人種。不知愛國。而又特有服從性質者也。故苟有臨乎其上。彼即奉以爲君。今滿洲政。非其所喜。官吏貪酷。尤所積恨。誠能代滿洲而去貪吏。中人必樂爲壺漿箠食之迎。則其機易分。且中國者。必不能免於分割者也。若不區劃疆域。分定擔任。探因循苟且之下策。用扶植頑固之愚謀。則膨脹之八種。必終爲歐洲之妨害。則其勢不得不分。甲之言也。一唱百和。歐洲大陸。舉國若狂者也。嗚呼。此固持黃人禍害 *Port-Jarring* 之主義。而使我中國無苟延之殘喘。中人無立錫之餘地者也。

乙之言曰。中國宜放任者也。天下抵抗之力。每與壓力爲反比例。列強之壓抑中國也。至矣。肆其凌侮。極其要求。五十年來。開二十五之港口。以非理之挾制。行治外之法。權條約則利益均沾矣。土地則約勿讓與矣。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五年而來。日割臺灣。德割膠州灣。俄割旅大。英割威海衛。法割廣州灣。英割九龍。意割沙門灣。租借之條約。日出而不窮。勢力之範圍。任意以推擴。且津鎮蘆漢滇粵山東山西東三省之鐵道。稅關釐金銀行礦產內河輪船之利。無不奪之歸於掌握。於是中人不平憤激之氣。與列強利益膨脹之力。同達於最高之度。今日排外之擾亂。非出於中人之本心。實列強台而賈之也。夫以四萬萬之人衆。習二千年之同化。種本秀慧。性耐勤苦。浴世界最古之文化。抱強壯不撓之志氣。其人寧可輕侮者哉。特以久伏於專制政禮之下。不能自振其精神。今愛國之心。浸生獨立之氣。浸盛。若誤

視以非洲之黑種。而猶重加以壓制。則嚮所目爲和平服從之人。必至生爆烈奮激之變。三十年前之日。本一壓而突起雄立。是黃人之前車矣。乙之說也。歐人所不樂道。而布洛孤大倡之於巴黎者。此固持亞細亞之事。亞細亞人自處。L'Asie aux asiaticques 之主義。而世界至正之公言。足保東亞太平之局者也。

丙之言曰。中國者宜聯合監督其財政。今日之兵費。必有億萬之賠償。中國羅掘已窮。其費必驟無所出。則莫若列強協議。而握其財權。舉凡諸省關釐租稅鹽課一切財務之政事。及中央政府之財政。以至細微纖悉之事。無不立官吏而監督之。俾以極大之權。且中國之官吏。以貪黷爲通義。以中飽爲宗旨。若使徵收必加倍課。民不堪命。將積怨蓄忿。起而洩恨於宵吏。且并致毒於外人。是排外之波未熄。而革命之旗又張也。則宜并官吏之制度而監督之。如是則中國不能有奮動之餘地。而可保外國之文化與外人之安全。丙之說也。雖不明言其用心。而握其財源。制其死命。是英人用之以制埃及者也。

丁之言曰。監督之議誠善矣。然列強之意見錯異。則區域之界劃難。中國之民數繁衆。則權力之轄治難。以中國之人。分隸歐洲之四國。則一國當有一萬萬人。歐洲列國之中。誰能負此重大之責任哉。既不能負此重任。則莫如以此重任而仍歸之主人。扶其皇帝而復辟。組其政府而建治。使親王輔佐之。使大臣左右之。令老朽巨體之帝國。復其強壯之精神。寧

非策之上哉。雖然鷲鳥戢翼。不能不防其搏擊。死灰暫息。不可不慮其復燃。根株未絕。來日大難。中國既復其責任。即不可不任其保證。保證之道。厥有數端。一則分屯重兵於要隘。以防前孽之滋生。而資兵之資。中國任其供億。一則毀要隘之守備。使之失所憑依。一則禁軍器之輸入。使之無所措手。如是則既復中國之故步。且可永列國之和平。此數者。法人既有提議。各國未聞異辭。而德人提議之三事。固亦隱有此意者也。下之說也。最爲中人所樂聞。而其言至順。其術至巧。其名至美。其心至險。而法人用之以縛安南者也。

東西八之干論自峨。安不出此四端。而甲之說則列強未能見之實行。乙之說則列強未必有此公義。惟丙丁之說。則固所謂嚼齧之功。消化之易。列強所躊躇審擇而尙未決定者也是。故今日之事。非與我中國議和也。實爲列國之自議。其和議亦非在於分割不分割也。而在於中國政府之去留。

列強之衝突猜忌。而復憚於用兵也。故無事不出於和平。即無事不出於協商。三國不協商。則不能墟埃及之宗。六國不協商。則不能執土耳其之政。五國不協商。則不能分波蘭之土。昔英某大臣之宣言。議院曰。亞洲之事。歐人互相猜忌。螞蚱相持。故曠日久而獲利寡。今歐人當合同運動。同謀其利。然後亞洲可入吾掌握。歐人近用此術。故英德已出於協商。此議一出。意人贊同之矣。奧人復贊同之矣。其餘法美諸邦。亦將必歸於聯合。中國雖無埃及之

滅裂。始無以免。土耳其覆轍矣。然列國之離合。必視其利害之異同。俄人利害之關係。劃然殊別於諸國也。故對此地議。其報章即譁然詆諷之。而開放白河以北諸港口之議。且宣言而反抗之。豈英德果愛惜中國。而俄人獨有所矚哉。諸國之利害在商務。故假和平而謀奪利權。俄國之利害在土地。故肆侵略以期達目的。兩者齟齬。故百端皆異其舉動。政界遂生其曲折。外交亦陷於困。難此所以遷延而不能遽合也。不然。土地利權。皆彼囊中之物。予取予携。而寧必仰此無主權者之鼻息。待此擁虛位者之賢諾哉。故曰非與中國議和也。實爲列國之自議。

無形瓜分之實行於中國也久矣。自立不許讓與之約。而土地皆爲彼代守也。自定勢力範圍之界。而政令皆爲彼代治也。極耕穫之勞。悉供他人之食。而我實一無所與。彼爲主而我反爲客。彼爲主而我實爲傭。四百餘州之地。豈徒非愛親覺羅氏之生業。抑豈復我二千年來黃帝子孫之舊物哉。乃者地主畢集。彼客與傭者宜可謝事而去矣。然列強以爲不習其俗。不同其化。中國人未易治也。彼既習於故主。馴於專制。則莫若因用其舊。使客與傭者仍爲我奴。代治代守之勞。且亡人國者。大下最慘之事。至足怵人之目。痛人之心。夫使四萬萬人而皆怵目痛心於國之亡。且發憤并命而謀報復於亡吾之國者。則必非外人之所甚利也。莫若亡其實而存其名。使彼中人者。夷然相安。濡煦偷息。仍爲太平之歌舞。而令腐朽之

政府。君其上而掣其羈。無事則政府督之。可代我監其民而守其土。有事則政府平之。可代我任其怨而受其兵。而我但握其財權政權。遙爲控制。則彼雖有豪傑之士。亦無從稅兩重之羈。奮起而發難於其間。此以間接之妙術。行亡國之新法。屢用之而屢效者也。故曰其和議不在分割不分割也。而在政府之去留。

嗚呼。吾中國寧有政府。傀儡而已矣。奴隸而已矣。吾中國寧有國民。重囚而已矣。輿僮而已矣。夫至爲傀儡爲奴隸爲重囚爲輿僮。而猶翫然自慶曰。吾國不亡。吾國不亡。吾不知所謂國者何物。而國之者何人也。夫彼政府者。寧不知外人之傀儡而奴隸之哉。然以爲雖爲傀儡。仍有可動之手足。雖爲奴隸。仍有可壓之重僮。屈於外者。仍可凶於內。但使權位一日未去於手。富貴苟可能終其身。則且極其頑暴。縱其驕樂。而他日之神州陸沈。黃種息滅。皆爲他人之事。嗚呼。彼偷息苟活。朝不謀夕之無恥凶人。亦何足責。獨我國民。股膏絞血。致死效命。而乃購此重囚輿僮之美職。延頸待命。來日方長。正不知其何以待之也。

然吾聞印度之入於英也。印人皆頌英政。樂其德而不念印度。有責以亡國者。則自謂爲世界人。而非印度人。嗚呼。此印之所以終古爲奴也。美之轄於英也。人本與英同種。然希望自由。力求自立。務求脫母國而成立之邦。嗚呼。此美之所以稱雄地球也。我今日縛束雖甚於印度。而優種不下於美人。况分制者上地。而人種則必不能分割。壓抑者舉動。而心力則

必無從壓。抑爲榮爲辱。爲存爲亡。爲死爲生。爲印爲美。非外人與政府所能主張。而悉聽國民之自擇。嗚呼。重囚嬰。僮必非人心之所欲。我四萬萬聰秀有爲之同胞。豈遂無力以瀕此辱而脫此軌也。抑暝暝以及此淪胥。甘心爲埃及安南之續也。嗚呼。此則我國民有自主之權者矣。

論保證和平必當 皇上親政

麥孟華

北京既破。媾和斯始。中外人士。罔不翹首企足。以冀和平之回復矣。然列國卻顧躊躇。深慮和平之不能永續也。乃皇皇謀保證之策。曰屯重兵於京師。曰設官吏之顧問。曰毀險要之守備。曰禁兵器之輸入。若是數者。列強固未嘗無他意於其間。而其人士所昌言。議論所騰布。則固曰止欲防變亂之復發。期和平之永續也。夫列強之他意。固非吾所忍言矣。若謂防變亂之復發。期和平之永續。則吾竊嘆其防之於末而不正其本。持之於流而不清其源也。夫欲保和平之源。本固莫若扶四萬萬人愛戴之人。謀四萬萬人公同之事。以平四萬萬人憤激之心。列強之於此事。固亦提議及之矣。然持之不堅。斷之不速。故事尙未見於實行。揣其用心。似有所疑惑而不決。然此固地球至義之舉。天下至公之言。即言利益。亦所以保東亞之太平。而列強有無窮之利者也。兵興以來。將半載矣。士卒苦於兵役。小民艱於謀生。影響所及。地球之商務。亦將受其虧損。

故中外民庶無不望和議之速成。然命行成之使已踰兩月之久。而李鴻章雖曰全權。實無寸柄。提一議商一約。無不遙遙萬里之外。西向而請命於西后。西后又不能獨斷。更就議於榮董端莊。築室道旁。阻撓牽制。且慶王爲舊黨之魁。足以監其權而掣其肘。其勢力遠在李鴻章之上。李鴻章必仰其意而待其謀。一國三公。徒增掇揄。此所以議和二月而尙未得其端緒也。惟請皇上速回蹕於京師。使主權有所專屬。皇上奮其乾斷。便於指揮。內不慮權臣之挾制。外自可實行其全權。如是則談判一開。條約必能速就。否則宕延歲月。權奸各顧其私。竊望負隅之虎。獵人未去。而又肆搏噬。殆亦非列強之利也。故皇上親政。則主權一而和議可以速成。

賊臣團首之歛兵遠遁也。固非知公法之不可犯。閉關之不可行。邦交之不可絕。翻然有悔禍之心也。徒勢絀力竭。不能不抑心俯首。戢陰謀以暫避其鋒。今日雖加懲罰矣。然賞罰本在其手。則責譴亦徒有其名。況其黨羽至多。援引至易。西后倘一復政。柄權奸必漸握重權。積恨旣深。方如夫差之報越。安望其悉泯猜嫌。易讎爲好哉。惟皇上素重隣交。深明大勢。慕西國之政治。樂輸入其文明。一旦復握國權。固必重敦睦誼。此非獨中人所深信。抑亦外國所共知者也。且天下莫強外交最狡之國。與滿洲爲隣境。爲西后所素親。倘頑固之政府復立。則扇惑之狡計。將生。讎上飢鷹。脫絛緼而突出。此寧獨亞東一國之禍害哉。故皇上

親政則外交固而狡鄰無所生心。

中國今日之大問題二。一曰北方之議和。一曰南方之變動。二者事雖不同。而固有密接之關係者也。戊戌政變。人心皇皇。含識之倫。咸懷義憤。是以歸政之電。縱橫於海外。勤王之檄。交錯於道路。乃者天下洶洶。其機將不可復遏矣。夫猶是中國之民。寧必有私愛於皇上。而有私怨於西后哉。皇上謀吾民之事。而與之以生。西后窮吾民之途。而與之以死。喜生而惡死者人情也。亦安能強天下之人樂死而忘生。夫奪慈母之哺乳。雖申商不能禁。嬰兒之啼號。禁賢師之教育。雖周來不能止。弟子之叫詈。皇上者四萬萬人之慈母。賢師也。慈母賢師之見奪。雖羸政路。易豈能制四萬萬人不平之心。故今日而惡啼號叫詈也。誠莫如復其哺乳教育矣。然豈無倡言革命者乎。曰。民之所求者人權也。故西諺有之。曰。與我自由乎。否則與我以死乎。謂民之可以以死易自由也。我皇上變法之始。即許庶民之上書。除報館之忌諱。不俟民之要索。即與以千餘年欲而未得之人權。皇上一旦復辟。必將更張民氣。所欲求者既得之矣。則彼之捨身冒死。夫固又將何求。觀日本維新之初。浪士騰湧。而六事誓衆之後。則皆致命效力以佐中興。固期效之可觀也矣。列強誠能秉公仗義。復我皇權。則和議既成。變動亦息。此固非獨中人蒙其利益。即外國亦享其和平之福者也。若謂人心已動。不可復靜。則烏見日本之人。背其天皇。英倫之士。棄其君后哉。故皇上親政。則

內變息而人心可以復靜。

義和團之事變。其蹂躪可謂慘矣。而原其禍始。其原因厥有數端。一曰由朝廷之授意。一賞團匪而公使見殺矣。一詔募團而數省開教矣。上一萌排外之私意。下即肆焚戮之實行。一曰由見聞之蔽塞。戊戌之秋。禁絕新法。西法之政盡反。西學之校悉裁。耳目既所不經。猜忌即因而紛起。一曰由官吏之不肖。抑揚於民教之間。蓄釀其不平之氣。故一朝暴裂如水潰。陸警之殺人。義和團者殺人之刃也。西后賊臣者殺人之人也。若皇上復握大權。重行新政。睦鄰修好之誼。既昭煥於人心。且採西學以擴其智識。仿西政以聳其見聞。而大小官吏。慄慄奉法。民教交涉。理勢皆平。如是則小民皆濡浴於文化之中。潛消其猜憤之氣。咸知閉關鎖港之非許。則齟齬必無自而生。夫三十年前之日。本其仇教排外。豈與我有異哉。然政治之化。既興。攘夷之論。自息。况列強既復我聖君。吾民咸感其見義。方圖報之不暇。寧至反目相仇哉。故皇上親政。則新政行而民庶必不排。外民教可以相安。

誠如是也。列強雖不成一兵。不禁一械。而亞東之大局。必無決裂之虞。夫上可期和平之永續。下可振義聲於地球。宜列強之決議而無異詞者也。雖然。復辟者徒有親政之名。必復權乃有親政之實。

復權奈何。首宜使西后撤簾移宮。皇上大婚以來。天下咸云歸政矣。然皇上僅擁守府

之虛位。西后乃有行政之實權。惟變法三月。皇上乃得自行其意耳。然大柄方握於手。幽禁即及其身。西后訓政而後。知其事不嫌於人心也。故無事不專於西后。即無事不託之皇上。是以訓政則假之上諭矣。徵賢則假之上諭矣。立嗣則假之上諭矣。乃至募團獎匪。亦無不假之上諭。而皇上則固瀛臺幽閉。未嘗一聞其事也。若使空言復辟。則皇上仍爲所挾制。而不克獨奮其威權。今西后遠在陝西。必不肯遽作回京之舉。列強誠堅請。皇上之回蹕。專認爲議和之主權。凡百庶政。西后皆不得干涉其間。則皇上獨斷獨裁。絕無掣肘。必外可敦鄰邦之親。好內可安搖動之人心。而西后者。旣在耄年。當安頤養。則爲之樂長安之離宮。避西鄰之責言。豐其歲用之費。盛其園林之樂。湖山之歌舞。無異於頤和。終老之菟裘。別營於南內。則西后可保宴遊之樂。皇上亦無制挾之憂。士民旣遂謳歌之歸。東亞亦保太平之局。一舉而四善備。列強之義舉。誠未有過於此者也。否則國事再誤。捲土重來。二十世紀之東洋。豈不慮其演彈雨硝煙之慘劇哉。

次則令賊臣按罪定罰。賊臣之橫悍無忌也。外則慘暴而橫戮外人。內則悖逆而劫竊大柄。窮凶極惡。天下痛心。今剛毅李秉衡諸人雖去。而榮慶端莊董趙諸凶豎。猶復柄政於中。慶父不去。魯難未已。三思猶在。唐患方長。賊臣盤結於中。中國固未能高枕而臥也。夫西后以二十餘年臨朝之母。后擁四百餘州錦繡之河山。無端破家毀室。萬里蒙塵。盪瓊林大庫之。

儲陷棧道淋鈴之苦。寤不恨奸臣誤國。幡然而自悔首禍哉。然授柄權。奸積漸成。勢諸奸緣傳於肘腋。幾如附骨之疽。若今日不悉數盪除。他日仍將刳制。皇上是故戊戌反新政廢皇上之。人即今日倡團匪仇外人之。人即他日必不可立朝廷預政事之。人也。持此以釐汰賊黨。賊黨必無所藏身。皇上乃得握用入行政之權。外人乃得保永久和平之利。否則外拒媾和而內實主議。名雖加證而實且當國。皇上雖能復辟。其何以異於戊戌之皇上哉。

曰。此我內政。寧外人所宜干預耶。曰。切齒賊臣。繫心皇上。中人之同心也。救難恤鄰。外人之義舉也。因人心之大。順行恤鄰之義。舉我四萬萬之所欣喜而無異詞也。外人之干我內政也亦多矣。他之奪我權者。泱然安之。此之復我權者。獨郵然疑之。是猶我室被焚。忍於隣人之乘機刳掠。而不忍於隣人赴急救火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論中國國民創生於今日

麥孟華

天下人數之多。則未有如我中國者也。天下國民之少。則又未有如我中國者也。中國以人衆聞於天下。其一國之數。可敵歐洲之全土。他國之人。莫不驚其人種膨脹之力。而吾邦人士。且總總焉日憂其人滿。稽其三十年前之數。則已號稱四萬萬人。夫挾此四萬萬人之力。宜可以馳騁歐美。橫絕地球。而乃瞑目束手。任他人之牛馬而鞭笞之。如羣羊之見驅於牧。

豎。踐。耳。聽。命。惟。所。生。死。雖。地。球。民。數。至。少。之。國。皆。得。握。其。權。而。制。其。命。橫。行。其。境。夷。若。無。人。若。是。乎。國。人。之。衆。寡。無。關。於。國。勢。之。盛。衰。也。麥。孟。華。曰。國。者。民。之。所。積。有。民。即。可。以。立。國。故。英。之。民。數。不。及。我。十。分。之。一。也。而。區。區。三。島。控。制。五。洲。美。之。民。數。不。及。我。百。分。之。一。也。而。脫。英。立。國。首。稱。富。強。日。本。民。數。僅。及。我。十。分。之。一。也。而。稱。雄。東。亞。頡。頡。列。強。非。律。賓。杜。蘭。斯。哇。兒。則。民。數。尤。少。殆。不。過。我。千。分。之。二。三。耳。而。抵。抗。英。美。數。年。不。屈。誠。有。民。也。國。固。不。強。烏。有。以。四。萬。萬。之。族。民。而。族。昇。奴。有。四。萬。萬。之。國。民。而。國。見。墟。者。哉。然。則。中。國。之。號。稱。四。萬。萬。人。者。要。不。過。衣。中。國。之。衣。食。中。國。之。食。家。中。國。之。家。籍。中。國。之。籍。偶。寄。生。此。四。百。餘。州。之。地。而。備。此。四。萬。萬。中。一。人。之。數。已。耳。其。思。想。有。中。國。之。關。係。其。行。事。負。中。國。之。責。任。翹。然。而。可。謂。國。民。者。蓋。千。萬。人。而。恐。無。一。二。也。

然。而。歐。美。國。民。之。名。震。動。而。轟。其。耳。日。東。西。國。民。之。事。浸。淫。而。入。其。腦。筋。乃。憬。然。於。爲。其。國。土。之。人。即。有。其。國。民。之。事。徒。衣。中。國。之。衣。食。中。國。之。食。家。中。國。之。家。籍。中。國。之。籍。于。于。然。不。足。名。爲。中。國。之。國。民。也。於。是。歐。美。國。民。之。風。潮。簸。盪。而。及。我。中。土。中。土。國。民。之。出。現。今。日。爲。其。時。期。矣。則。且。爲。正。國。民。之。名。爲。釋。國。民。之。義。博。博。大。地。之。中。界。其。國。土。釐。其。風。俗。異。其。語。言。萃。民。人。共。同。之。團。體。劃。然。而。自。建。爲。國。其。國。體。雖。有。共。和。立。君。之。異。其。等。族。雖。有。貴。族。平。民。之。殊。其。執。業。雖。有。士。農。工。商。之。別。其。族。民。聚。

合。雖有人種宗教之不同。而凡衣食生殖於其國土之中者。即無不有國民之公。權。即無不有國家之義。務總而名之曰國民。故羅馬人之言國家也。以全國人民合一之義。而名之曰列波埔律。(Republic)蓋國家者成於國民之公同心。而國家者即爲國民之公同體。也是以歐美政治家之公言。無政權之人民。不能與以國民之稱。而謂之曰無國民者。無國家。(No nation no state)而國民之情感。與國家無關係者。亦不能與以國民之稱。而謂之曰無國家者。無國民。(No state no nation)國民者與國家本爲一物。異名同實。要不能離而爲二者也。

由是言之。國家者域民之界。而國民者對外之名也。故歐美諸國之法。國民之公。權。惟內國臣民所享有。而外國之臣民。必不能與享其權利。雖本爲其國之民。而移居於他國。數年不返。不任國家之責者。則亦除其國民之名。籍斷其國家之關係。奪其公民之利。權。而國民者。亦知我與國家有密切之關係。而責任者權利所從出也。則莫不奮公同之思想。謀公同之利益。協力分勞。不肯放棄其責任。乃至忘家赴國。以一身爲國家之犧牲。蓋國民之權利如是其公且廣。而國民之責任如是其重且大。豈有衣其衣。食其食。家其家。籍其籍。而即可自附於國民之數者哉。

執是義以繩之。中國不幾無國民矣乎。曰。中國之無國民。二千年於茲矣。中國開國至早。文

化最先。三代以前。以民爲國。詢謀及於庶人。芻蕘縱其論議。國民旣盛。國家亦昌。秦嬴暴興。以愚民之政。爲民賊之祖。焚詩書。以錮其智慧。祭誹謗。以褫其自由。盡取國民之事權。奪而歸之。掌握專制之橫。國民奪氣。繼起者。惟思爭其君權。而亦不利國民之有權力也。則竊其國家。爲私有。而不許國民之預其事。而睨其旁。心法相傳。變本加厲。若宋若元。若明。其所謂英主令辟。莫不以竊國之巧。愚民之術。爲其英武闇弱之殿。最當時之國民。始未嘗不起而爭之也。爭之。不得不受其壓制。壓制旣久。才智且不足以自治矣。則更偷安苟息。樂舉其責任事業。委之一人之代。謀馴伏不已。且倚賴之。遂以國家爲一家之產。業。國事爲一人之私事。吾儕小人。與國無關。惟當供其使役。而不必措意於其間。即有一二魁秀。起而謀復實任。亦且羣起而詆其僭越。罪以悖逆。如是。則不復知其國爲何物。不自知其身爲何人。嗚呼。國民者。國家之主也。一變而爲客。再變而爲傭。三變而爲奴隸。旣奴隸矣。而國民遂絕跡於大壤之間。此西人所以謂專制政體之下。止有服從君主之人民。而必無服從國家之國民也。夫旣已無民。安能立國。然一統之世。閉關獨立。其爭亂攘奪者。要不出此國土之中。故雖有移祚易姓之事。而其國終不至移於他國之手。今乃海禁大啓。忽出而遇他國之國民。一人必非國民之敵。則一敗再敗。勢驟衰而國頓危。蓋今日者。君權之程度。旣達於極高之點。而物極必反。不能不假國民以濟其窮者也。我皇上大公遠見。因時制宜。許庶民之議。

政。縱言論之自由。我國民內獲二千年失奪之人權。外觀數十國之平民政。治窮則必變。窮而必發。國民之種播於戊戌。而今日不得不萌芽者也。

盛矣。歐美之國民也。而溯其發生之時代。遠者大都不過百年。而近者乃不及二紀。而其發生之遲速。每視其播種之力以爲差。徵之各國之例。英人之播種也。至早。故浸淫漸漬。其發生爲最先。美人之播種也。至烈。故勃然興起。其發生也爲最驟。日人之播種也。爲至順。故因勢利導。其發生也爲最易。我中國民之起。點其情勢頗與日同。而人種之繁滋。民性之聰慧。自治之才質。無僧侶武門之壓抑。無貴族平民之等級。而全體之國民。復皆出於同一之種族。其共同之精神性質。言語習慣。皆非諸國之所及。故團結之勢力。膨脹之速率。發達之驟。必有突比於英美者。且國家者有組織之體。其生活與個人同。幼壯衰老之既。殊則體力長成亦各異。大抵幼穉長成之力。每倍速於少壯之時。歐美國民之發生。雖早而漸近。少壯長成之力。亦將定矣。中民方下幼穉之年。如花初胎。如人方孩。體力鬱勃。日新月異。旭日東出。異光熊。熊。春草勾。萌。怒芽茁。茁。雖復未成形體。而氣象之盛。固可一躍而突進文明也。彼白種之國民。又烏能以開化傲我。誣黃種爲惡劣。詆支那爲老大。而猶例我以二千年馴伏專制之人民哉。

曰。中國國民。經二千年之壓抑。力已弱矣。骨已脆矣。今發生方始。而阻力叢集。一受戊戌之

鋤夷。再受漢口之摧擄。三受外人之逼制。恐生力之不任。而生機之將絕也。曰。內力之發生。恆與外力之阻抗爲反比例。故天下進化之理。皆紆迴曲折以達其冀望。而必無直線徑達之事。法人不經數次之革命。則不能行庶民之政體。美人不經八年之血戰。則不能建自由之新邦。英人不經十數年之爭鬪。則不能獲議政之權。競爭之劇愈烈。文明之程度愈高。國民之權力愈厚。此西士之恆言。所以謂權力爲不斷之競爭也。細民謀衣食。逐什一。尙冒險以賭其性命。角鬥以競其腕力。況由千餘年之奴隸。脫羈輓而驟列於國民。爲生人莫大之幸福。而可安坐得之哉。按以各國之成例。則如此。驗之天下之公理。又如彼。霜雪彌厚。則松柏之滋長更茂。熱度愈高。則瀛機之漲力更大。今日之鋤夷摧擄逼制。寧非國民之霜雪熱度哉。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而又安足懼耶。

嬰而言之。今日之中國。非老大之時代。而幼稚之時代也。今日之國民。非垂死之國民。而方生之國民也。老大垂死。則亦曰無藥可治。無術可救耳。若夫幼稚之赤子。方生之嬰兒。而曰不可救治。何其言之悖且謬也。然而國民之生也。成於人而不誕於天。故養育長成之責任。不在天而在人。我亦爲國民之一也。則養育長成之責任。不在人而在已。斯賓塞不云乎。我自保護其利益。較他人之代我保護。情倍切而事倍善。况我中國國勢將傾。聖主見廢。上無可託庇之人。下無可推諉之責。我不自保。更孰從而代保之。長成國民之生體也。惟我哉。

絕國民之生機也。惟我自非至愚極忍，寧肯袖手旁視，戕絕四萬萬之生命，并以自絕其生命哉。若猶憚責任之重大，而諍之以老，大絕嬰兒之哺乳，而視之爲垂死，則是自屏於中國之外，與國家斷絕其關係，而非復我國之國民也。人既非我國國民，則固甘爲外國人矣。於外國人又何責焉。於外國人又何責焉。

論議和後之中國

麥孟華

痛夫龔子定菴之言也。曰：未雨之烏，賊於飄搖；將萎之花，慘於槁木；痿癢之疾，痛於癰疽。我中國毛羽摧毀，根株憔悴，數十年於茲矣。至今日而瘵疾已成，勢將不起。讀議和十二款之條約，不能不爲之輟食推枕，痛哭憂憤而不自勝也。夫十二款之條約，未嘗索我一二之要港，未嘗割我尺寸之土地，凡所要素，非爲正當之賠償，即防將來之禍患。且自我致戎，曲不在彼，我則自侮。於人何尤。是以我國人士，莫不幸和議之速成，冀和平可以回復。謂中國無大損失，喁喁翹首，如慶更生。嗚呼！以十國之協商，半歲之詳議，審慎周詳，算無遺策，豈忽有愛於我，頓抑其狡焉思啓之雄心，以存我二千餘年之古國哉。昔俄皇尼哥拉士之謀併土耳其，其以出地中海也，日與英國協商，嘗語英使奢摩路曰：今吾等捧持病夫於掌上，若不善爲協議，一旦病夫突起而脫吾掌握，則後悔必將無及。今泰西病夫，既受彼六國之輓縛，固無能脫彼掌握矣。移其術以處我秦東病夫，亦將用其故技。今日議和之條款，固不必駭中

人之耳目。而即足制其國之生命。玩之於股掌之間者也。

中國自通商以來。外人之與我交涉者。凡三易其政策矣。甲午以前。皆用利緩主義。天咸同而降。吾國力日弱。國威亦已日替。然外人叩關之始。怵於龐然大國之外勢。憚於政事腐敗之內情。惟垂涎其商務。更恐失其歡心。故英將撲鼎查之肆擊。閩廣江蘇。連兵二載。許五口通商。而即可了結矣。索還伊犁之案。俄人橫悍。一使臣理論。而即可轉圜矣。甲申之役。英法合縱以破京師。然和議即成。償款亦寡。且假洋兵以代平內亂。遣將官以代練水師。雖訂利益均沾之約。攫治外法權之利。類皆乘我不知。善言欺給。其或虛言啗喝。一對以強硬之手段。亦旋即降心相從。甲午而後。吾國竊敗之情狀。纖悉盡見。於是和柔之政策。一變而爲強硬。柔緩之手段。一變而爲急激。朝鮮失矣。臺灣割矣。然可曰割地乃成也。無端而俄奪旅順大連灣矣。無端而德奪膠州矣。無端而法奪廣州矣。然猶曰酬勞報德也。無端而英索威海衛矣。無端而英索九龍矣。無端而意索三門灣矣。然猶曰抵制列強也。無端而英訂揚子江一帶勿讓他人矣。無端而法訂兩廣雲貴勿讓他人矣。無端而日本訂福建勿讓他人矣。其餘鐵路礦產內河小輪釐金收稅一切權利。無不豪奪強取。不必問地主之甘心與否。不必問物主之允許與否。予取予携。千手突集。爭先恐後。日不暇給。蓋深知中國之無復拒力土地。雖大急取強奪。則可以立盡也。北方事起。東西列強。兵力畢集。宜可以遂其突飛進取之

主義而實行瓜分之事矣。然懲其外之強悍。懼欲速之不達。以爲殺人以及將有格鬪。不若飲以醜而自斃也。生摘之。果不適用於口。不若待其熟而自落也。於是外交之術又一變。去年以來。沸騰於歐人之報。叫囂於歐人之口者。不曰黃人禍。害。即曰支那侵略。病。夫曰黃人禍。害。則固謂其袖英。秀。非若印度之甘爲奴隸。今日不制其死命。則他日必貽後患也。夫曰支那侵略。病。則固謂其人強。智。非若非洲之任我宰割。割其嚙肉而使彼驚悟。不若蠻其手足而使就羈。輓也。二說相因。遂生妙策。故媾和之始。歐人首畫三策。一曰分割土地。二曰更易皇統。三曰扶植清廷。日夜講求。既知前二策之難行。遂決計而用此後策。至是而急烈之政。策。又將易以利。緩。蓋經十餘國外交家之熟思。沉慮。而昔日英相巴麻斯頓之所謂左手撲之。右手撫之。亡人國而人不自知之妙術也。

故夫今日之相議。雖不割要港。不失土地。而其所以限制我主權者。固其侵略之潛勢力者也。夫國家之立。在於土。權。用人行政。一切皆可以自由。外人不得而干預。即外人不得而阻撓。此自主之國之所以異於藩屬也。外人之干我內政也亦多矣。然威劫勢脅。猶得據理以拒謝之也。今官吏之陟黜。衙署之創廢。科舉之停舉。覲見之禮節。無不待他人之命。令受他人之指揮。載之盟章。立爲成約。名雖帝國。實則藩邦。若是則失自主權。若夫設險以守國。修武以置防。此天下有國之所同。而當兵事社會之世。則尤恃以自立而競爭者也。今兵器則

禁輸入矣。砲臺則令毀拆矣。首都則置守兵矣。萬國角立。寧能永保無事。一旦有警。其將何
 以自存。譬之人也。手足以捍其心。腹譬之家也。門藩以蔽其堂。與今截其手足。而復據其心
 腹。撤其門。藩。而復盤其堂。與如此。而尚得曰完人。尚得稱全家哉。若是則失自衛權。二權者
 固自主國最尊最重之權。雖在彈丸。無不具備。二權失矣。俯仰異勢。操縱由人。雖有土地。雖
 有人。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寧必待社之屋。姓之易。土地之分裂。然後命之為亡國哉。
 然曰保證和平。懲罰兇罪。固事勢所必至。且猶得求促其期限。以紓其禍。求定他約。以濟其
 窮。如禁軍器輸入。則已無防禦之具。可求外。窮人與定於此期限內。而向中國開戰等約也。然制一國之命。而生死之者。即曰財權。夫今補十國之
 兵費。出八億萬之償金。中國所入。歲不敷出。無事之時。司農亦且仰屋羅掘俱盡。可謂窮矣。
 今欲知其財政之難。且先核其國債之數。

借債之年

借債之數

借債之息

借債之期

光緒十三年	一、二五〇、〇〇〇磅	五釐半	西歷一千九百零二年
光緒二十年	一、六三〇、〇〇〇磅	七釐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
光緒廿一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磅	六釐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
光緒廿一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磅	六釐	西歷一千九百十五年
光緒廿一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磅	四釐	西歷一千九百三十二年

光緒廿二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磅	五釐	西歷一千九百三十三年
光緒廿四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磅	四釐半	西歷一千九百四十三年
光緒廿五年	二、六〇〇、〇〇〇磅	五釐	西歷一千九百二十三年
光緒廿五年	二、三〇〇、〇〇〇磅	五釐	西歷一千九百四十五年
借債總數			利息總數

五千八百七十八萬磅(即五億八千七百八十萬圓)

三千二百萬圓

以中國四百餘州之大。地借五億餘萬之公債。其數非必至。鉅然爲內債則雖數倍而不爲多。爲外債則止此數而已可慮。況中國財政困窮。倉皇支絀。昔之公債。以海關抵借而得之者。二十二年而後。海關已略盡矣。二十四年之債。抵以鹽稅釐金。二十五年之債。抵以蘆漢遼瀋鐵路。今方困絀束手。告貸無人。乃忽增八億萬之償。欸將借之民間乎。而中國民不信上矣。將借求加洋稅乎。則外人早已拒絕矣。將自加內稅乎。則恐激民亂。外人將出而干阻矣。將借之外人。則無物抵質。而他人且不信用矣。列強知其必無以應也。則進以保證公債之策。而改革財政。不得外人之指。遣外人不負此責任也。則又進以監督財政之策。嗚呼。財政者一國之血脉。財權者一國之主腦。而政治威力之所根荄者也。昔償日本兵費之時。藉俄人之保證。借一千六百萬於巴黎。而俄人北方之勢力。遂驟增其數倍。此固列強日夜垂

涎而熱望。今得乘時機而藉償希望者也。夫埃及借國債於歐洲。財政愈增混紊。英法遂派員監督。始則監其歲入。者繼乃監其歲出。終且踞其大藏工部二省。而埃及國政遂盡入英法之手。埃及遂無復主權。至十五年前之公債。更由六大國爲之保證。而埃及更以不國。今列強直以埃及之道處。我公論昌言而不少諱者也。我國民徒驚於巨款難籌。蹙額相告。而不知他人之用心。固非徒絞我膏血。且得以此伏我而監其腦。制我命之生死。不數年間。將與埃及土耳其同遊亡國之軌。五十年之償期。雖緩固已索我於枯魚之肆矣。而尙何國之可云哉。嗚呼。和局將成。金甌無缺。可以得過且過矣。然痼疾日深。僅存軀殼。殘喘奄奄。生亦何樂。大君子邦人諸友。倘一熟思深念。不知何以待之也。

財權握於異人。政權移於他族。雖有土地。國非吾國矣。然爲一國之主人而存亡之者曰國。民爲國民之精神而生死之者曰民氣。故夫昔之亡人國者。亡以兵力。今之亡人國者。亡以政策。昔之亡人國者。亡其土地。今之亡人國者。亡其主權。以兵力亡人之土地者。強凌弱。衆暴寡。行以無道。暴戾恣睢。凡有強力。宜若無求不得。然其民不屈。則其國仍不可亡。越俟會稽而沼吳。楚雖三戶而亡秦。此其明效大驗也。若夫以政策亡人之主權者。則尤非可豪奪強劫而遽得之也。必待其民之心死氣靡。不復自有其權。然後抵瑕伺隙。撥而取之。故必兢兢然嘗其民氣之剛柔堅脆。以定其吐茹進退之方針。歐西諸國所以夷埃及墟。印度扼土

耳。其屢用屢效之政策。嘗之日本而播。沮嘗之南非非律賓而亦至困難矣。中國今雖危弊。然二千萬里之地。不能移之他洲。四萬萬餘之民。不能盡加難刈。氣苟不餒。則中國者仍中國人之中國。雖有大力。寧遽能負之而趨哉。英人之昌殖民主義也。曰其地有一英人。即爲英國之所在。其心至銳。其氣至盛。故五洲之內。英人之播種遍焉。夫彼以素不相習之人。略本非素有之地。而膨脹之力。尙能溢及全球。况我以四萬萬餘土著之國民。保二千餘年世守之故土。顧謂彼能進取以獲所本。無我竟不能保守以全其固。有縱曰黃白種本不相及。何遂懸絕若是之甚也。然而國日以削。權日以奪者。何也。曰中國民氣之衰也久矣。二十餘朝之暴君酷吏。日以至嚴極峻之法。鈐轄其舉動。二千餘年之腐儒謬種。日以束身安靜之論。囚梏其思想。積威所劫。受毒日深。遂使四萬萬人如轅駒如牢豕。如閨女如病夫。低首瞑目。聽人左右。外人見其有瑕可抵。乃萃力以蹂躪之。我中人氣馴而不敢復抗。心死而不知當爭也。則亦以順爲正。移頃之所事者以事他人。誰國有我之地。則吾奉誰國以爲之主。誰國爲吾之主。則吾爲誰國之民。今受此大創。其氣愈下。故國都見陷。乃有具德政牌萬民傘。以頌敵人者矣。國家尙在。且有以六萬人而電求改籍。請他人之保護者矣。但了一身之事。但求一息之安。遂盡棄其人權國體幸福名譽。凡國民最所貴重之物。而不復顧惜。誰無血性。誰無羞惡。獨奈何賤辱無恥之至於斯極也。日本某人著一論於朝日報。題其著者之名。

曰。羈。韃。生。述。吾。國。之。內。情。如。禹。鼎。之。象。物。欲。使。其。政。府。知。此。以。定。對。我。之。政。策。因。擇。錄。一。二。以。供。我。同。胞。之。鑒。戒。而。猛。省。焉。

支那人者。以服從強者爲主義。深知服從之術。而復善用服從之手段者也。聯合軍之入北京。居民無所逃避。乃相率而出。西華門外。列坐叩首。備冷水果餌。以迎日軍。自稱附順。求與保護。日之兵官。以布書日本順民與之爲據。逾日而居民之戶。遍懸日本順民之旗。吾於此嘆支那人最巧於降伏。誠如孟子之所謂箠食壺漿以迎王師也。然今日迎王師之人。即曩者迎義和團之人。亦即他日迎他軍隊之人。彼之去從向背。惟視勢力之大小。利害之多寡。寧復有善惡義不義之差別哉。夫支那人日言忠義廉恥。彼亦猶盜賊之言廉介。娼妓之言貞節耳。彼日對人言貞烈。然未常効君辱臣死之節也。彼對人言忠愛。然未嘗蹈爲國犧牲之義也。甚者乃營私利而爲外人間諜矣。甚者乃棄母國而爲敵人順民矣。黠者乃至邀外人之顧盼。暴國惡以獻媚。服外兵之賤役。假餘燄以發人。外人鄙賤不齒。乃反詡詡自鳴得意。此寡廉鮮恥無行誼之尤者也。彼支那人之畏怖強者。以爲不盡服從之義務。則不能保身家之康樂。不藉強者之威力。則不能滿自利之私心。此所以背國事。仇行若狗彘而不辭也。然國家之破滅。皇室之存亡。猶曰非彼切身。不復介意矣。若其室家之財產。妻女之貞節。則固所愛惜而寶貴者也。然外人掠其財產。污其婦女。彼

猶不敢對暴虐無道之外兵爲抗敵。且歛抑怨恨。卑屈恭順。搖尾而乞憐。外人蓋彼固能忍他人不能忍之慘痛。必不肯爲無用之抵抗。以更重其禍。無論何人。其奉爲主義者。皆一身一家之康平安樂。所謂忠孝節義者。皆康平安樂內之忠孝節義。苟有害其安樂之時。則以服從爲當然之事。其社會無公德。其國家無元氣。雖驟加激刺。烏能望其奮起哉。由此言之。支那人者。缺於愛國性。而富於自利心。無忠義強烈之性情。而多身家康樂之思想。故京都破陷。國家危急。雖戰勝之敵人。猶爲悲憤痛心。而支那人乃怡然安之。熟視無覩。蓋彼等依二千年之歷史。守一不可移動之古訓。以達其身家康樂之思想而已。遑暇關心於國家之盛衰。同胞之榮辱哉。其所謂古訓何也。曰強者可服從。不可抵抗。故義和團之起。四方響應。以爲天下之至強也。則服從之。北京旣破。外兵深入。則又以聯合軍爲天下之至強。則服從之。故用兵以來。絕無抗戰之勇。降伏以外。無復他事。嚮方賤爲夷狄。憤爲仇敵者。轉瞬即甘爲其奴隸。是以北京雖大。一擊即破。蓋與支那人戰。未有不始困難而後便易者也。非猶戰時而已。他時亦莫不然。故今日入北京之地。見有嬉愉於敵人之保護。以相慰樂之市民。見有幸乘敵兵之肆掠。以獲餘利之商民。見有於西太后皇上安危未測之時。求敵人之保護。以免奪掠之公卿。見有於國家危亡旦夕殆迫之時。求外人之挽留。推薦。以保高位之疆臣。而所謂係心君國。慷慨奮起者。無一人焉。故對之之

策。保其身家之安。全則其人民必謳歌來歸。與以自身之利益。則其政府必肯爲我利用。仍其習慣之舊俗。則政事惟我左右。而其上下必無一人之關心。因其屈服而與以縛制。是猶投餌於方飢之魚。加輓於就檻之獸也。

要其大旨。其視我中人也。非曰個人主義。則曰奴隸性質。其詆我也。雖可謂至酷。而內觀自省。固無一言不洞中病源也。故某西人之言曰。對支那人之政策。必先以凶橫之兵力。盡力摧夷。使其人無不懼伏。然後施以小惠。假以私恩。則彼必畏威懷德。帖耳搖尾。而就我之羈勒。蓋有兵力則懼。有損於箇人。有小惠則樂。得爲其奴隸。外人視我如見肺肝。今兵力之摧夷。亦不爲不力矣。我國民力既不支。固已從風而靡。他日回復和平。握我政柄。爲我略除數弊。略興數利。則今日之畏爲強敵者。他日即戴爲賢主。今日之憤爲仇讐者。他日即戀爲父母。觀於北人之依日。兵則我四萬萬人。固已在外人股掌之間矣。且不觀威海衛之事乎。招吾土人。練以爲兵。夫各國之募兵也。必不使外人隸其兵籍。蓋以他國之人。各愛其國。匪特不能爲我盡力。且將爲我之害。惟英人之在印度。法人之在越南。則訓土兵以禦土人。蓋深信印越之人。不復自知其國。必不足爲我之害也。今他人以待印越者待我。固視我四萬萬人。直無一人。必無一有氣者之足以抵角矣。而我人果利其金錢。乃至賣緣以求入其兵籍。充個人奴隸之義。乃至不惜自翦其種。自戕其國。以自利。嗚呼。國所與立者民也。民既盡力。

於他國矣。和議雖成。土地雖在。吾不知爲之主者何種。有其地者何人也。且夫我民之忍恥忘痛而出此。寧必有仇已國而樂助外人哉。固謂得此安樂。苟以自保。故西人之議我也。謂支那人爲最愛和平之人。嗚呼。和平者人孰不愛。然政治家之言曰。國家以保其人民之和平爲目的。然有時事不得已。則雖冒犯危險。不能不破壞其和平。以保國體而爭主權。雖因此而其人盡死。其國遂失。不能不謂爲能盡國家之義務。若徒保和平。而他國不之顧。則其國必至爲藩屬。其民必至爲奴隸。今日之和平。非復甲申乙未之時矣。昔日之和平。雖曰忍隱苟活。然粉飾敷衍。尙可少蘇殘喘。少息驚魂。今則行成之終。實爲憂患之始。敦槃未撤。麤輓已加。噫。閣漫漫之長夜。今日方將就。嗚呼。異日賤辱困縛之苦。必有倍於今日之硝烟彈雨。血肉狼藉之時者。我國民不計和平果爲誰人之和平。而但曰和平和平。則將其心愈安。其氣愈下。不計釜之將沸。而姑喁喁以爲安。不計牢之將迫。而姑戢戢以爲便。嗚呼。醫者雖不鳩我。然安見無氣之人之能復甦而奮起也。

然歐人之議論也。則又曰。中國方昏昏酣睡。外人忽驟加猛擊。適與以驚醒之資。中人非印度土耳其之比。他日必將爲白人之禍害。夫詆我者其言如彼。畏我者其言又如此。蓋今日之中國。病方昏瞶。而忽投以猛劇烈藥。其爲奄然而殭厥。其爲霍然而蘇甦。雖有盧扁。固未易決定其問題者也。嗚呼。以埃及土耳其爲比例。則病之不起者十之八九。以美與日本爲

比。例。則。病。之。必。愈。者。亦。十。之。八。九。生。死。之。間。懸。於。呼。吸。雖。有。至。愛。莫。從。援。手。惟。病。者。之。奮。發。精。神。蓄。養。元。氣。不。暝。暝。以。自。就。淪。胥。耳。然。而。樂。生。而。惡。死。者。人。情。乎。我。國。民。其。一。瀕。此。奴。隸。之。重。病。藉。此。瞑。眩。之。藥。而。厥。疾。以。瘳。乎。

論中國今日當以競爭求和平

麥孟華

支。那。人。者。天。下。最。愛。和。平。之。人。民。斯。言。也。東。西。人。士。議。我。之。恒。言。而。我。國。民。亦。以。其。言。爲。不。謬。者。也。麥。孟。華。曰。和。平。者。脆。人。之。骨。柔。人。之。氣。沮。抑。人。民。之。思。想。阻。礙。世。界。之。進。步。亡。人。家。國。弱。人。種。族。爲。天。下。最。不。祥。之。物。我。國。民。惟。此。是。愛。宜。我。國。今。日。之。衰。且。危。也。外。人。之。詆。我。也。曰。無。愛。國。心。曰。奴。隸。性。質。曰。服。從。強。者。曰。止。自。私。利。一。若。號。爲。中。國。人。即。不。能。發。憤。而。任。事。者。一。若。四。萬。萬。人。必。無。一。人。足。以。奮。起。而。與。之。競。爭。者。夫。我。國。民。人。種。之。秀。開。化。之。早。豈。不。知。奴。隸。牛。馬。之。慘。豈。不。識。民。權。自。由。之。樂。亦。豈。無。振。奮。自。立。之。力。而。必。下。心。低。首。甘。受。人。之。軛。縛。凌。辱。以。爲。快。哉。然。以。二。千。餘。年。之。貴。種。華。胄。乃。卒。至。下。心。低。首。若。甘。受。人。之。束。縛。凌。辱。者。推。其。病。源。之。所。在。則。千。弊。百。害。無。不。植。根。於。愛。和。平。之。一。心。夫。中。國。開。國。以。來。家。族。之。制。最。爲。完。備。故。室。家。之。安。甲。於。地。球。諸。國。而。愛。戀。之。情。亦。甲。於。地。球。諸。國。愛。戀。既。重。則。必。不。肯。輕。舉。妄。動。以。害。其。家。室。之。和。平。且。習。於。閉。關。之。世。濡。沫。於。一。統。之。下。無。他。物。之。激。動。足。以。摩。擦。其。熱。力。無。他。人。之。比。較。足。以。激。其。好。勝。之。心。智。識。既。不。擴。張。思。想。自。無。發。達。衣。食。男。女。

而外。無他希望。守老死不相往來之宗旨。無尚武任俠之習慣。備備焉。惟以失其衣食爲懼。以不見兵革爲幸。習之既久。其筋已弛。其氣已柔矣。豎儒謬種。恐其柔弛之未甚也。本其自了之秘傳。倡其妾婦之私論。導人退讓。則曰犯而不校。教人隱忍。則曰唾面自乾。務率天下而盡爲妾婦。務率天下而盡至無恥。其有氣稍盛志稍壯。寧爲玉碎而不肯瓦全者。則羣起而唾之。不識爲喪心病狂。即嘖爲少年好事。天下之人。習聞其說而不察也。則遂奉以爲寶訓。明見其事之憤激不平。而恐抗拒之有損和平也。則曰勿與人事。明見其事之有傷國體。而懼爭抵之有損和平也。則曰得過且過。日言安靜。日戒激烈。但使身家能保一日之安。雖盡棄其權利名譽。而所不計。心性留遺。其種遠傳於孫子。則其毒愈深。其習愈固。其心愈懦。其氣愈偷。由和平而安靜。由安靜而馴伏。馴伏矣。則奴隸牛馬之任。不招其自至。人爭我讓。人進我退。人出令而我受命。人刀俎而我魚肉。乃化其人而成爲不痛不癢之世。乃胥其國而盡爲偷息苟活之人。至是而和平必不可保。而大愚不悟。猶不息其希望之癡心。故夫英法之役。國都見陷。禍已酷矣。而和議既就。則謂和平可保也。日本之役。土地被割。禍尤慘矣。而和議既成。則又曰和平可保也。今則國權盡失。利源盡奪。命在朝夕。無復和平之可言矣。而聞外人之日言回復和平也。則亦從而冀幸之曰。和平和平。嗚呼。振旅凱旋。罷兵不用。列強則誠保和平。若我則防守被撤。要隘見握。外兵留戍。禍患方始。自茲以往。無復鬻歲。烏在

其爲和平也。四百餘州之地。盡爲他人之勢力範圍。四萬萬餘之人。胥爲異族之輿僮。卑隸。永在羈輓縛困之中。寧有安枕高臥之日。况乎彼割一地。此援成例。朝下一令。夕可瓜分。又烏在其爲和平也。傳曰。晏安酖毒。以和平爲和平。且是亡人國家。弱人種族。况以非和平爲和平。其酖毒安有不立斃者哉。

然而舉國鼎沸。萬衆蠢湧。儼然不可終日。必非人情所甚欲也。人情莫不貪生畏死。惡危而樂安。歐洲之人。朝娛夕嬉。濡浴太平。其樂和平之心。固無異於我而殆有甚焉。然歐美愛和平而國強種昌。中國愛和平而國危種弱。若是者何也。曰。以和平求和平者。其和平爲殺人。之具。以不和平致和平者。其和平爲進化之期。故箇人對於社會之義務。必當捨箇人之幸福。以保社會之安全。國家當必不得已之時。亦必捨一時之安全。以保永久之幸福。故伊威陵之言。競爭權利也。曰。世人莫不曰。權利權利。然權利之起原。在於抗爭。實猶財富之起原。在於勤勞。權利者。必當奮腕力以防守。而斷不能默容他人之侵奪。一人然。一國亦固不然。故夫兩國並立。一里不毛之地。突爲他國所踞奪。被害者。其隱忍而默許乎。抑將決裂而搏戰乎。夫搏戰者。破壞和平之局。枯萬人之骨。糜億兆之財。甚者。乃致其國之危殆。較之一里。礮礮之地。其輕重誠不可同日語矣。然遭無理之屈辱。猶默然而容忍。則今日可奪我一里之地者。浸可奪我百里之地。浸可奪我千里之地。其侵害無已時。其和平亦終不可保。馴而

全土可入於他人之手。而國隨以亡。故決裂而搏戰。非爲一里而戰也。爲國民自體而戰。爲爭其榮譽而戰。爲保其獨立而戰。實則謀其和平而戰。是以權利之目的在和平。而所以達其目的之方法。則反在戰鬪。蓋和平之誕生。必不能免分媿之痛苦。彼歐美入之朝娛夕嬉。滯浴太平者。固無不自破壞和平。冒死喋血而爭獲之者也。而獨不見十九世紀之歐洲乎。十九世紀之初。拿破崙之霸業。旣熾。維也納之會議。旣成。神聖同盟之國。無不壹志協力。擁護君主正統之權力。保持獨裁專制之政體。歐洲風靡萬衆。屏息其外觀。似安保和平。而內治已日見沉滯。法國者革命產出之地。以輕躁剽悍聞於天下。而所謂最不愛和平之國民者也。一千八百三十年之間。猝然突起。倒查路十世之政府。而開議院政體之先端。風聲所簸。歐洲大擾。比利時則憤起獨立。脫荷蘭之羈絆。而創立議院政體之王國矣。瑞士則變亂大起。覆保守黨之政權。而開民主政體之基矣。意大利則紛爭不絕。人民日與政府激爭。以亢張其人權矣。歐西諸國。政治日進。然十年之間。政界旋即於沈靜。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法人復奮起改革。風潮震湧。歐洲之中東諸部。亦遂變亂迭興。荷蘭則自立憲政體。而成議院政體矣。丹麥則由專制政體。而進立憲政體矣。英國則由貴族議院政體。漸移而爲民主議院政體矣。普魯士則制定憲法。張國民選舉之權矣。巴爾幹半島諸國。亦皆脫土耳其之羈。輒獨立而大行改革矣。他洲之國。若美若日。或以八年血戰。而倡獨立。或以攘夷覆幕。而興

維新。當諸國之變亂。驟生。干戈擾攘。內抗強暴之擊。壓。外敵強鄰之侵害。野無寧室。民無安。居。彼其時之國民。寧無愛戀和平。痛擾亂之損我身家者哉。又寧不知和平之可愛。而必紛。擾。以破壞之哉。然猶必出生入死。去甘就苦者。固深信戀愛和平之足以亡人國家。弱人種。族。故不辭分挽之痛苦。以求和平之誕生也。我國民引領西望。日嘆羨歐人之權利。日想慕。西國之和平。烏知今日之歐洲。固自最不愛和平之國民之競爭而創造之者也。然則中國人而果愛和平。則亦競爭而已矣。競爭有二。一曰對內之競爭。戊戌維新。皇上復我國民之人權矣。賊臣不道。悍然奪之於吾民之掌中。夫人權者。寧可奪取之物。然吾民願惜目前之安樂。苟保一日之無事。乃遂任他人之取携。乃遂至今日之困辱。過此以往。其禍患未知所終。嗚呼。競爭者。國民生存之至要。既無競爭之力。即絕生存之機。生機絕矣。而猶總總顧慮曰。和平。和平。是猶人被震擊。脉斷氣絕。但皮髮無傷。面貌未腐。而遂持以自慰。曰。其人未死。天下自欺之事。未有若是之愚者也。一曰對外競爭。印度之爲英所滅。其生聚教育。未必不愈於印度之昔日也。其民之安居樂業。亦未必不過於印度之曩時也。而天下之人。必從而鄙之曰。藩屬之地。必從而賤之曰。奴隸之民者。豈不以其國不能獨立。其不能自主。必不足齒於天下之公國公民哉。今列強之待我。久已等之印度矣。然以印度待我者。其權在彼。甘爲印度。與不甘爲印度者。其權在我。夫印度人寧獨樂爲藩屬奴隸。但以愛。

惜和平之故。遂爲天下不齒之人。故我國民而但愛和平也。則不患無爲印度人之一日。若
聽印度人而不肯爲也。則今日之和平。乃砥鳩。乃鞭勒。乃大火盜賊。乃殺人白刃。火燃眉而
不撲。刃加頸而不格。乃曰恐敗和平。其人尙能得一日之生存乎哉。昔希臘有正義之神。一
手持衡。一手持劍。衡者示權權利之輕重。劍者示實行其權利。二者相待。不能偏廢。中國之
利害。不待權衡而已決矣。今日之用。惟劍是賴。若置劍不用。而惟俟和平之至。吾恐他人與
我之和平。未必我國民所願望之和平也。

曰。籠中之鳥。檻內之獸。寧必以此爲樂。勢之所逼。姑視爲安。中國之勢。何以異此。今日雖有
競爭之心。恐未易敵其壓逼之力也。曰。維也納會議而後。歐人皆屏息於壓力之下者也。外
則神聖同盟之君主。戮力以保其專制。內則貴族僧侶之舊人。聯合以據其政權。內外同盟。
其勢力可謂莫大矣。然草澤崛起。奮臂而抗其內外同盟莫大勢力者。則惟都會之商人。新
聞之記者。城邑之學生。與夫務脫外國之絆勒以求獨立之國民黨。其人至寡。其數至微。且
人皆微賤。絕無政治。張空拳而奮呼。以觚角雷霆萬鈞之力。彼寧能自必其成功哉。然知苟
安之必難自立。乃冒險突進。不惜擲和平以爲權利之犧牲。屈而求伸。仆而屢起。卒能使歐
洲全土。靡然革專制之政。藩屬小國。奮然除強敵之羈。夫競爭之力。猶機輪也。置而不動。則
百年如故。久且鏽蝕。將盡失其轉動之力。若振其機軸。則旋轉震動。雖烏獲不能掣其行。四

萬萬人之機輪亦大矣。苟不以和平鏽蝕之。其奮動豈外物之能阻。法人之改革也。奮起數四。二十年間。曾無寧歲。然而政體卒改。國勢卒興。我中人之安靜。其和平豈不過法人哉。然而苟活偷安。止延殘喘。嗚呼。法人者國民之有永動力者也。中人者國民之有永靜力者也。動則熱。熱則發。發則靜。靜則冷。冷則腐。腐則熱而發。發則冷而腐。腐則死。死則求和平而乃得死。道我國民。其亦悚然自警。師法人之生氣。以振其動機乎。若夫明知和平之有害。而姑安是以求息。則是張目以飲。酖聯袂以赴。阱厝火積薪而臥以爲安也。嗚呼。是則非所敢知矣。

對俄策

馮邦幹

今回滿洲問題。實全國生死問題也。滿洲問題之決定。即全國之運命之結果。其事之利害。直逼吾人之膚骨。其責任於吾人之上。不能有一毫之旁貸。且此事之成否。即判於旦夕。其迫切豈啻於燃眉哉。今吾國之人。無知者則視此事於膜外。如秦越之不相聞。此醉生夢死之徒。吾不具論。而所稱爲愛國之士。識時之彥。唯知徬徨奔走。相對慷慨。會長息痛哭之外。無所謂救國之策。此孱弱書生之見也。以淚止火。於事何補。更有所謂疆吏重臣。坐擁兼圻。力足以抵一大強國。何爲而不可。而猶相坐觀望。怖縮一隅。斂手以爲無策。嗚呼。孺子悞國。可不痛歎。

又有所謂超於前論之一等者。其志士之救時之策。以聚衆演說爲下手。以打電於西安政。

府或打電於外國。求反對俄國條約爲目的。其聚衆演說。使衆咸知利害。並講求救國之法。以此爲下手。本至矣也。但其所謂救國者無他。祇以電爭一事而已。其目的如此。其開會演說之故。亦不過因捐集電費。如是。則以爲目的已達。至政府之聽不聽。事之成否。皆任之於天。自以爲國民之責任已盡矣。又試叩之強臣。亦以舍打電無上策。以冀於萬一。遂爲盡職。此即彼輩所謂對俄之一定方針也。天下之事。以電即可以求太平。則世界列國不必多講求別事。祇專力於建設電報局足矣。天下事有若是之易耶。可乎。不可。故吾人不可不亟求着實之手段。

一宜破除一切倚望之心

彼輩打電之策。全由其倚望之心所生。其意在望外國之助及西安政府之聽。夫外國豈可恃耶。外國何親於我。何怨於俄。因我之故而與俄爲仇。因得一頹弱不振之老朽國之歡心。而增強大國之怨念。世界必無此外交。其謂列國肯爲耶。列強今日之稍有反對俄國之條約者。非欲以死力抵俄。使不敢侵滿洲半步。如英德之舉。動顯然可見矣。余更有論列國對滿洲之態及容後刊出故茲不詳然其所以略爲反對之意。查以其條約之有不利於己。苟俄人不盡絕列國之利。則滿洲無論歸何人之手。列國必不問也。是故今回列國之抗議者。非爲我國。實自爲己國之利益。非爲滿洲爭主人。實爲己國衡權利之多寡。若俄人於滿洲不大傷列國之權利。列國即默

聽俄人取滿洲。而各自割據神州一隅。以均權勢。是列國對俄之終始一貫之政策也。此列國之不可專倚者也。

西安政府全然腐敗無力。祇知仰望外國之鼻息。甚於婢妾。爲畏俄而不敢拒絕條約。爲畏列國而敢居然調印。無一毫之自主力。列國與俄議定利益之後。卽政府與從之日也。故政府又更不可恃者也。

二人民與疆臣之地位

外國既利害異而不能專倚。政府則惟任數愚弱老耄之大臣。而不能濟事。故今日全國存亡之機。一髮之生命。繫盡於人民與疆臣之手。其處理之得宜也。則禹域猶可以不致分裂。四萬萬生民不致塗炭。其處理之不得宜也。東亞之風雲從此釀起。全國之生命從此終絕。此重大責任。舍人民與疆臣其誰與歸。吾更與言人民與疆臣之責任。

人民爲國家之主人。有關於國家之事。自當以人民之輿論爲定。歸。若夫所謂普天之下莫非土。土此乃古代之蠢言。斷不能容之。十九世紀以後。今日列國之相爭。競實全國民與全國民之競爭。非數人與數人競爭也。衆勝寡。敗。世界上之常例也。以數人與全國民相爭。而望其勝。是猶以一當萬而幸其克也。能乎不能。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政策。可行之於古代閉關之時。斷不能行之於今日列國對峙之世界。吾國之所以致於衰弱頹敗者。職

是故也。今日國家之危殆正迫。興衰存亡立分在即。其甘苦利害皆吾人民所身受。必不能倚望諸外人。亦斷不能委諸二三老耄之手。故今日救亡之策。唯有合全國之主人。排理國家之紛亂。若有頑固之奴力欺主人。不使主持其事。則衆主人當合力以斥逐之。今痛已切。膚。吾輩人民之責任。當實行之在。即其勿逡巡姑待。以貽日後噬臍之悔。吾國民乎。吾國民乎。盍興乎來。

今日吾國人民之智慧尙稚。其力尙弱。故一旦有急變。必賴疆臣之助力。疆臣坐擁兼圻。持大國之資。獨以其力亦足以與強國並爭。若各疆臣一心一德和衷以將事。其勢足抵同盟各國。今諸疆臣擁厚勢有爲之資。不起而實行匡國。而猶相坐觀望。其將誰俟耶。如劉坤一、張之洞、陶模等。彼非不知滿洲之失。即全國分裂隨之。彼亦非不知抗議相爭。但首尾患失之心。勝身家之利害。過明以有可爲之實。而効小人哀懇之爲。祇知電致外國以乞憐助。與求西安政府暫延畫押。苟且因循觀望。効婢妾倚望他人之志。豈不羞哉。故爲今日之疆臣者。祇宜協力一致。見有侵損於國者。共起而爭之。以理爭之不得。則出死力與相抵抗。此非疆臣應有之分歟。

(甲) 人民與疆吏聯合

人民與疆吏之責既如是之重。則不可不聯合一致。以互相提携。成爲同仇敵愾。蓋人民得

疆臣之助。其勢益張。疆臣得人民之與。其力益厚。進則可相左右。退則可爲後盾。策之美者也。

(乙) 人民單獨運動

甲策本最美者也。然而或有不能行者。何則。蓋現時之疆臣。盡是暮氣既深。所行不過苟且之政策。且懼外之病太深。自主之力絕少。如義和團之一亂。諸疆臣已現出其無能爲之真相。今回密約之事。雖聞劉、張、陶諸督以電請抗。然試問其電之不濟於事。其將奈何。想諸督必無以答。夫諸督之電。不過因有列國之反對。故藉勢以稍緩俄約。而幸外援。與楚子之請俟熊蹯。同出一策耳。苟列國肯默許俄人之所爲。而諸督反對之聲。未必不同日而絕。夫如是。若人民與之互爲聲勢。則反爲所累。或卒使人民之氣。從此銷沉。從來人民與官合事。常爲所累。幾成慣例也。故人民尙具有獨立之性。與堅忍之力。見有不可相聯之勢。寧自單獨運動。以得保其始終。而事尙不致全歸敗失也。

三宜全拒絕俄約

聞政府今尙拒畫押。蓋以有列國反對而不敢即畫押者。然列國之所以反對者。以條約上所言之利益盡歸於俄。而列國絕不得染指。故所以抗之者。欲其條約上之利益使列國均沾也。願列國反對俄國條約之宗旨。不必在全拒絕其約。不過使其略爲改換。俾與己國稍

有利者。則其目的已達。而反對之聲遂止。夫列國非不欲盡拒絕其約。但勢有不能者。何則。兩國之私約。本非異國可能干涉。然其中稍可以藉口干涉者。謂其條件中有傷於己國利益。若彼稍爲刪改。則列國之藉口遂失。若過求則必反受俄國之直斥。且於己國可過而不過。好生事而故挑釁於大國。自招傷民勞財之慘禍。天下必無是蠢國。況列國專注意於持盈保泰。休養生息。以與世界爭於平和之中。非有不得已必不肯以干戈相見。而謂彼肯妄出此耶。此列國之可以令俄稍改其條件。而必不能盡拒其約者也。然則我國之稍改其約。於吾國有利乎無利乎。欲推定之。試即今回已修改之條件研究之。便明矣。

第四條

若中國鐵道未開通之間。

即指滿洲鐵道

不能駐兵于滿洲。他日若駐兵時。其兵數多

寡。須與俄國協定。且禁止輸入兵器于滿洲。

其此條改爲中國雖得置兵于滿洲。兵數之多寡。須與俄國協議。若俄國協定多寡之數。中國必不得反對。至輸入兵器于滿洲之事。仍舊不許。

其未修改條件之意。謂俄國未於滿洲開通鐵道時。中國不得駐兵於其地。至他日俄國已開通此鐵道之後。然後中國得在此駐兵。其得駐兵多少。須聽俄國指揮。而兵器則不准輸入滿洲。其已改之條約之意云。俄國雖未于滿洲開通鐵道之時。亦准中國駐兵于此地。但

其兵數之多寡。則聽俄國之命令。若俄國命定多寡。中國不得不遵。中國得許於滿洲所駐之兵有名無實可知而

兵器輸入于滿洲。仍然不許。此二條之意。以淺近之事譬之。上條則如二人相約。我於某地未置鐵閘。不准汝使人至其地。俟既置之後。方許。但汝之人數之多寡。須聽吾之命。後改之曰。雖未置鐵閘。亦准汝使人至其地。但人數則聽吾許。准其名雖改。其實未異也。是即莊子所謂狙公賦狙之策也。昔狙公賦狙。謂其狙曰。吾朝賦汝三。而暮賦汝四。若何。狙怒。改語曰。吾朝賦汝四。而暮賦汝三。若何。狙於是大悅。今此約正似于是。

第八條 滿洲蒙古新疆伊犁等處之鐵道鑛山及其他各種利益。未經俄國之許可。不能讓與外人。並清國亦不得自爲之。牛莊以外之地。無論何處。皆不許租借與外國人。此條改爲欲在滿洲地方開鑛山或修鐵道。及經營其他各種利益。中國非與俄國協商議准。則不許將此等利益擅許他國人爲之。

此條原約之意。謂滿洲蒙古新疆伊犁等處。即全中國北境之鑛山鐵道及其他所有各種利益。不得俄國之允許。不能讓與他國或他國人。俄國及俄人在於論外又非得俄國之允許。中國不得自修鐵道。又中國之北境。除牛莊以外。其土地不得租與他國人。俄人不在此例其改修之日。祇滿洲一地之鐵道鑛山及各利益。准中國與俄國商議。得俄國之准可。然後可以許他國人爲之。至若

中國全北境之地。除滿洲之外。中國絕不能與俄人商議。並求乞俄人之准許。一切行爲舉動。皆聽俄人之意。其地永與中國無涉。此其改修條約所含之意也。

此經改修與未經改修之二條。質而言之。皆是以中國全北境盡歸俄國權。下蒐入俄國版圖之內。絕與中國無涉也。至若其改修之條云。滿洲地內之鐵道鑛山及各利益等。許中國得與俄人商議。使許別國人經營之。不知者猶以爲中國於滿洲尙少有主權。實不然也。蓋俄國之修改條約者。以列國抗抵之故。列國之所以抗抵者。爲己國爭滿洲之利益也。俄國欲緩列國之抗抵。故美其名曰。於滿洲之利益。許中國有代外人乞情於俄之權。此俄人紹列國以不絕其利益之策。於中國又奚補焉。

此外數條。或有刪者。然其刪之無關輕重。或有加減者。其加減毫不失原意。如下所列者是也。

第六條 滿洲蒙古之陸海軍。不可聘外國人爲之訓練。此言外國人者指除俄國以外之他國人也。

第七條 中國宜將在旅順口之北金州之自主權。可拋棄之。換言則中國宜將旅順口之北金州之自主權讓與俄國。

此二條皆刪去。

第六條之刪去。孰不知於中國之利害無關。至第七條之刪去。吾人驟閱之。未免不稍有喜色。然細思之。方知此條之有。與無實相等矣。何則。按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五月九日。追

加租借旅順大連之條約。其第四款有云。「俄國政府將金州城之行政及警察。仍令中國爲之。至若屯駐其地之兵隊。則宜將中國之兵撤退。以俄國之兵代之。」彼時金州名雖屬中國。而實則俄也。此第七條之意。令往日城內行政及警察之事。概改歸俄人之手。則名實俱無。令即刪去之。使仍舊亦實之不存。名將何益。且依今回之條約。則全滿洲及蒙古新疆伊犁一帶。盡爲俄有。況金州爲滿洲內之一小部乎。故曰雖刪去此條。於中國無裨補也。

第十條 若滿洲鐵道公司有何損害。則中國政府須與該公司議定。指議定賠款多少

此條追加此乃駐紮北京各國公使之協議。而爲各國所採用之方法云云等字。加入此條中。

此條加入之意。與原文相同。

第十二條 中國許俄國由滿洲設一支線。延長至北京。

此條改爲中國許俄國由滿洲鐵道之支路。修一鐵道。達至滿洲與直隸疆界之長城而止亦可。

按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八月廿七日。中國與華俄銀行。結有東三省鐵道條約。即世上所稱爲喀希呢密約者是也。查喀希呢條約之第一條曰。「俄國西伯利亞鐵道將落成。中國許俄國之鐵道。由海參威至瑯春。由瑯春至吉林省之首府。又由西伯利亞之某都府至

黑龍江省愛琿、齊齊哈爾、伯都訥、吉林府。得延長其線路。」又該條約第一條「吉林省並黑龍江省所建造之俄國鐵道。總由俄國擔負。其建造方法及規則等。宜準據俄國法式。與中國政府毫無關涉云云。」彼時全滿洲之鐵道權。已盡委於俄人之手。今回此約。欲由彼在滿洲敷設之鐵道。達一線路於北京。以爲南下之基礎。設使改爲達至長城。與北京相距亦不過數十華里。即所謂百步與五十步之差耳。

由是觀之。俄之修改條約。純是用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之法。名雖改而實不易。吾人之喜怒。遂爲之所使。不亦愚乎。右所改諸約。雖未協定。將來或再有多少修改。然而欲知遠者。取譬於近。欲知來者。考之既往。如將來更修之條約。不可以今回之既修改者推而知耶。且吾人觀於一事。更足以確知將來改修條約之不足望。

俄國自十七世紀末年。彼得大帝即位以後。於是遂將淹沒於世界之俄羅斯。一躍而爲地球上之雄國。瑞典王查理斯第十二時。在波羅的海一大省之地。被其所奪。其後屢戰皆獲成功。其土地達至波羅的海。於是遂生其席捲天下之野心。其後更西南滅波蘭。國界直令與普奧毗連。南至黑海。又南蠶食土耳其。以拓其版圖。至于高加索。彼時雖常東進掠西伯利亞。然數千里皆是沙漠大陸。天氣苦寒。艱於開闢。故其初圖西之心甚熱。而圖東之心尙淡。蓋彼已得歐洲之半。北有芬蘭灣底之古浪士達及彼得堡二港。南有黑海岸之柯地沙。

沙巴斯拖頗路。巴士巖。三軍港。以爲足以握海上之權。而縱橫於波羅的海及地中海。面雄鞭歐洲列國。在於指顧之間矣。不料北出波羅的海。則有德國強大軍艦。連於威林運河之南。又入北海。則有堅牢無雙之英國海峽艦隊。至若南出地中海。則有打打尼路海峽。握其咽喉。俄遂不能得西進一步。於是窺覷伺隙。見土耳其之內政不修。有機可乘。當俄皇尼加拉第一世時。於西曆千八百五十三年。藉口保護希臘教徒。橫挑土耳其。欲奪其首都君士坦丁。爲出地中海西侵之根据地。英法等國合縱拒之。遂釀成古里美亞之戰。是役也。若英法敗。則地中海及大西洋沿岸各國。莫不被俄人之蹂躪。幸而俄鋒大挫。將其數世經營之功。盡墜於地。使其永不敢干涉土廷。並睥睨歐洲諸國。俄人西進之途。遂從此裹足矣。於是俄人遂改弦易轍。整戈以圖中亞東亞。中亞則由巴密爾。亞富汗之北境。席捲英領印度而。出大洋。然印度爲英國性命之要地。故防之嚴而拒之峻。此非容易之企圖也。而東方則更有難者。威海之軍港。儼然西伯利亞之鐵路。蜿蜒數千里。直貫歐亞二洲。其東端縱有駐車之地。而每年有五箇月。爲厚冰所閉。一天然之鎖港也。浸假用碎冰船以奏其功。雖周年鐵道。連貫船舶。可自由出入。而有事之日。日本堅守對馬津輕二海峽。而俄人終不能揚首一日。至若北方。則是長年冰結之北洋海。與列國角逐競爭之場。天涯遼闊。風馬牛絕不相及。故俄實四面壅塞之國也。若俄苟欲免日本之拊背扼腕於二十世紀世界大舞臺之上。雄

飛東亞則不可不求一根據地於對馬之南。故俄人之經營遼東半島者。實有年也。藉甲午之次年。俄人以不傷一兵。不折一矢得之。其數十年之功。已可半副。於是遂謀吞朝鮮及滿洲。苟得之。則可長馳席捲而下。天下莫能禦之矣。然朝鮮雖弱。日本已盡占其勢力。俄人未易逞其志。惟支那老大帝國。其積弱甚於五十年前之土耳其。義和團之肇亂。大於土耳其之教禍。俄之蓄意數十年者。不過欲有今日之機也。彼豈容易放過耶。且俄人之謀滿洲也。舍經營西伯利亞鐵道及掠奪遼東半島而外。更有重要之數事。吾人所得知者。如俄人乘洪秀全之亂。直侵略黑龍江。在東部西伯利亞置沿海州。黑龍江下流之地歸入其版圖。西曆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咸豐八年遂爲愛琿之約。以黑龍江爲兩國之疆界。由烏蘇里江至海之地。亦爲兩國共有。此年俄人遂置黑龍江省。又越二年。英法同盟軍破北京。俄人遂乘機周旋其間。以爲索償之地。步於是更爲北京條約。是約也。以烏蘇里江、興海湖、白稜河、瑚布圖河、琿春河、圖們江以東之地悉爲俄有。又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光緒二十二年有希加尼之密約。是約也。乃俄國駐北京公使喀希尼伯以賄賂而得者也。並以重利賄李鴻章。遂於賀俄皇加冕時。締結於聖彼得堡。其約將愛琿至吉林及吉林至浦鹽斯德之鐵道敷設權。悉與俄國。至此滿洲已落俄人之手。今日者俄人實視爲結果之日。而謂彼肯將數十年之慘淡經營。外交家之絞盡腦髓。政府之糜盡財帛。於數語反對之間。即將條約盡改。棄滿洲而不取。能

之亂。列國合致力於南。俄獨致力於北。彼時南方之責。唯列國是任。而滿洲一帶之安全。唯俄一國是肩。彼爲是約。可以直假維持永久平和之名。而爲強要之地步。故列國不容易干涉。而吾國未可輕拒之也。猶豫之外交。固不可。而雍容弭禍。未嘗不美。而子專持急激之手段。特採決裂之態度。如其不善也。不唯不足以濟事。反足以肇亂。無乃不可乎。夫改約之不足望。雖既得聞命。然而以時勢而論。則事或有轉移。今六國同聲抗拒。縱令雖如子所云。彼等不肯因我之故而與俄爲仇。唯是彼等於滿洲。豈無直接與間接之關係。關係重則其附與自厚。彼等雖於我無親於俄無怨。然各爲己國利害所迫。則勢不能不助我拒俄。徵之五十年前土耳其之已事可知矣。今我處此艱難之地位。不取自避直接衝突之策。而好自冒難爲戎首。不亦愚乎。若子所言。乃少年書生之語耳。余應之曰。子之慮極周矣。而子之見尙未也。外交之術。雖貴和而婉。然不可不寬猛相濟。試觀吾國近世之所謂外交家。全是老弱衰頹。猶豫畏縮。苟且搆塞目前。其胡混可招外人之怒。其畏怯可招外人之恫喝。外交之事。一纏其身。如老牛弱馬之受羈絆。祇知唯鞭策虛喝是恐。外人深知之。遂慣以此例待我國之外交家。若是者。固不能謂其有猛之手段。而寬之一字。亦斷不能以許之也。且今回之事。豈輕易之事乎。吾國全國之命脈。實全關係於此。苟事果可雍容弭禍。固吾人之所幸望。而今日之事。轉移非易。既如上所言。安可再取支離之手段。以惹恫喝耶。且因循之與雍容本

大。異。雍容則尙冀事之有成。因循則必致憤事。雍容者特有一確見之主義。如肥牛之步行。之。不。迫。而。其。終。無。不。至。因。循。者。臨。事。無。定。見。自。持。無。主。力。遂。循。歧。路。進。退。不。決。徒。以。推。搯。徼。幸。萬。一。今。日。之。事。不。敢。直。拒。絕。之。而。又。不。甘。心。畫。押。唯。宛。轉。於。列。國。與。俄。之。脅。下。以。冀。幸。萬。一。之。改。良。此。非。因。循。之。害。乎。然。此。吾。猶。不。怪。謂。猶。有。可。幸。望。也。今。以。余。前。所。言。則。並。無。幸。望。矣。而。猶。取。此。態。度。非。盲。眼。外。交。而。何。若。謂。俄。國。今。回。之。約。有。所。藉。口。於。保。持。滿。洲。永。久。平。和。此。事。實。不。難。拒。之。也。何。則。彼。若。以。此。言。來。吾。得。應。之。曰。俄。前。日。雖。獨。在。滿。洲。行。動。然。與。列。國。亦。有。互。相。聯。絡。之。關。係。今。此。約。豈。獨。俄。可。自。專。耶。且。與。一。國。爲。特。許。讓。權。利。之。約。則。勢。力。偏。重。不。特。不。能。保。持。永。久。平。和。且。旦。夕。之。間。即。攪。亂。世。界。之。平。和。耳。若。夫。謂。酬。償。俄。國。今。回。變。亂。之。損。害。則。列。國。公。衆。之。間。自。有。平。和。條。約。吾。國。敢。與。俄。爲。例。外。之。私。約。以。生。枝。節。外。之。事。耶。俄。其。又。將。何。辭。以。對。子。又。舉。土。耳。其。之。故。事。而。謂。利。害。有。相。關。係。之。國。必。與。俄。爭。子。此。言。則。誠。有。見。矣。然。子。知。之。乎。人。代。已。爭。者。則。權。利。自。然。歸。人。蓋。已。反。居。客。位。而。讓。他。人。爲。主。也。國。而。倚。他。國。之。保。護。是。爲。他。國。之。藩。屬。人。而。倚。他。人。之。保。護。是。爲。他。人。之。奴。隸。此。近。世。之。通。語。也。子。知。列。國。之。助。土。耳。其。拒。俄。而。不。知。苦。里。美。亞。之。戰。於。土。耳。其。無。補。子。知。日。本。之。助。朝。鮮。與。吾。國。啓。釁。而。不。知。牙。山。山。海。關。苦。戰。與。朝。鮮。無。益。子。又。不。觀。之。中。國。昔。日。之。歷。史。乎。晉。楚。之。爭。鄭。依。然。是。奴。隸。之。國。楚。漢。之。戰。秦。國。之。鹿。仍。不。免。於。亡。吾。人。立。國。於。世。界。之。中。不。能。

利益爲約束。是即分割領土之漸也。其名義雖有一時與永久之差。而其實則無別。若清國先以許俄列國從而効之。清國之土地遂成四分五裂。此其不可者一也。以俄國皇帝之宣言。則獨立行動。全非俄國政府之所企幸。自後之行動。全與列國相聯合云。然滿洲問題。結單獨之盟約。破列國之調協。顯然是獨立行動明矣。此其不可者二也。俄國以其單獨行動排斥他國。樹權勢於清國領土。其結果將至殺盡列國之利益。有不待論而知矣。今清國正與列國交涉善後之處置。而俄清先結特約。其結果於直接間不免與列國之進路有礙。此其不可者三也云云。

然亦不見有效。至畫押之期日（西曆三月廿六日）日本告於彼得堡政府曰。即假令列國不同伴。而日本亦決將獨自向俄抗議。先正其辭。將俄清密約提出列國會議。俄國遂返答之曰。一俄清兩國間協議之事。不好與第三國彼此有議論。俄清特約。實爲協定滿洲撤兵之事。不過暫時者也。其不傷于清國主權固無論。而於列國之利益亦無害。此條約若成。定通知列國政府。其條項必使列國政府無憾。若日本政府以爲不足滿意。更以友誼妥協。由是俄國更改限我國畫押之期。延至西曆四月一日爲限。自後數日。外交上日就困難。英自避直接抗議之衝。轉促日本用強硬手段。於是至西曆四月一日。而吾國尙未許諾畫押之事。俄國政府遂於西曆四月三日發告於列國曰。

特定滿洲之約。本俄國維持支那之好意。今不惟無以自明其意於天下。而反被疑陷隣國支那於難局。誠如是。俄國今後再不爲如右之協定。並關於滿洲之事亦不交涉矣。惟徐待事態之開展。與固執爾來屢次公言之政策而已。

西曆四月八日。衣斯哇兒士其公使傳告於日本外務大臣。其辭亦相同。大畧之意如左。俄清兩國間所爲之協商者。實本於俄國曩日聲明之意。以滿洲付還清國。欲速達此目的故也。故當與清國合議。以豫決定其條件焉。不料俄國近來徵諸各報。皆以爲此協商於清國大不利。不但無以彰俄國之好意。反以爲陷清國於困難。因此俄國自後不主持此協商。並關於滿洲之事亦不干涉。俄國政府唯欲確守其經數次聲明前日之方針。以靜待時機之進行而已。

又俄國五日之官報。載有政府通報。敘述俄國之措置。其結文如左。

對清國之列國共同關係之問題。將近解決。帝國政府講求維持鄰土清國諸省之方法。自認今其維時。因本於此目的。遂以關於地方行政復舊之暫定協商。先由俄國軍務官憲與統轄滿洲三省清國將軍之間。締結此約。而後帝國政府商酌平定滿洲擾亂之事。情。並戡定之法。且爲豫防於一時之措置。於是遂與清國結特別之協約焉。不幸世界之新聞紙公刊爲俄清協商之曖昧條文。懷挾惡意。唯虛謠傳不實之報告於天下。良可惜。

也。夫此滿洲協商者。俄國欲實行返還滿洲於清國之意。於下手之第一着手段也。今該協商之締結。被加重之阻礙。因此撤退滿洲之手段。亦至今不能速於實行。

滿洲地方之復舊者。使清國之物情全然復其常態。及有獨立且威力足以防豫擾亂再發之政府。使此政府復建以清國之首都。此其目的也。今帝國政府爲保護已國沿境之秩序。於滿繼續現行之制度。且確守俄國政府當初之政綱。以靜待今後時局之變遷。此所願也。

商會議

梁啓超

商會者何。欲採泰西地方自治之政體。以行於海外各埠也。西人論國之政體有二端。一曰中央集權。二曰地方自治。中央集權者。一國之有政府。綜攬國之大事。整齊而畫一之是也。地方自治者。每府每州每縣每鄉每埠。各合其力以辦其本府本州本縣本鄉本埠所應辦之事是也。西人亦目之爲國內小國。集權與自治二者。相依相輔。相維相繫。然後一國之體乃完。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就天下萬國比較之。大抵其地方自治之力愈厚者。則其國基愈鞏固。而國民愈文明。何以故。蓋國也者。積民而成者也。積府州縣鄉埠而成者也。如人身合五官百骸而成。官骸各盡其職效其力。則膚革充盈。人道乃備。有一痺廢若失職者。則體必不立。惟國亦然。欲國之強。必自全國之民各合其力以辦其所當辦之事始。

地方自治者。民生自然之理也。不獨西國有之。即中國亦固有之。今日勿論他省。即以廣東言之。每一鄉必有鄉社。有事集紳耆而議之。一地方之議會也。議定則交里長而行之。一地方自置之行政官也。鄉間有訟獄。非大事則不入公堂。惟控訴於紳耆而決之。一地方之裁判也。鄉中應辦之事。需財力者。則集鄉人而共科課之。一地方之租稅也。有警則各鄉自辦團練。一地方之兵制也。其市集之地。每一街有一街之坊約焉。即一街之自治也。每一行有一行之會館焉。即一行之自治也。然則吾中國於地方自治之制。實已與西國暗合。具體而微。行之不知。習矣不察。故吾所謂設商會以行自治者。非創舉也。不過因所固有而更圖擴充云爾。雖然。所以不可不擴充者。其原因有三端焉。

一曰。世界之文明日進。則民生所應辦之事日增。不可不擴充其條理也。

二曰。各地雖能自治。而散處遼遠。不相聞問。不相友助。不可不擴充其聯絡之法也。

三曰。中國之積弱日益甚。而外國之逼迫日益急。非合羣力。不能自保。不可不擴充其力量也。

此三者無論內地與海外之民。皆不可不致意焉。今日先就海外之事一一論之。所謂擴充其力量者何也。今中國之弱。外患之亟。夫人而知之矣。苟及今不能自強。則瓜分之事。無可倖免。夫吾民之所以能立於海外各埠者。何以其爲有國之民也。國家之職務。在

保護國民權利。往者我國政府。於保民之事。既失其職。故我國民在海外者。其所得權利。已遠遜於他國之人矣。然尙賴有國之虛名。以維持之也。一旦瓜分。則進之既無所立。退之復無所歸。斥之逐之。圍之僕之。刀之刃之。魚之肉之。將一任人之所爲。冤慘誰訴。呼號誰問。切身之禍已來。噬臍之悔何及。不見猶太之人乎。其富商之多。甲於諸國。然無國可歸。其人在歐洲中原者。中原諸國逐之。在俄維斯者。俄人逐之。流蕩奔波。幾不能自存於天。壞我海外之民。一念及此。當如何痛心疾首。日夜奮發。以求一自保之策乎。夫所謂自保之策者。何曰合羣而已。牛馬駝象。雖龐大。人能役之。以其不能羣也。蜂蟻雖眇小。人有時畏之。以其能羣也。一絲易斷也。合千萬縷。以成巨綆。無有能斷之者。一矢易折。束百十矢。千將之鋒。爲頓焉。今我海外之民。以數百萬計。苟能聯爲一氣。合力以辦其所應辦之事。雖一小國。不是過也。西人以通商爲主義。其事之有藉於我中國人者。亦不一而足。彼見我可侮。則侮之耳。若見其不可侮。甯不稍降心以相從哉。至於可侮不可侮之分。則全視乎能羣與不能羣。苟能聯爲商會。有應爭之權利。則合全會之力以爭之。有受侮之事。則合全會之力以禦之。未有不

能爭不能禦者也。誠能如是。則他朝廷苟能自強。進之可以助國家之外政。不幸而竟被分割。退之亦可保身家之安全。此擴充力量之說也。

所謂擴充聯絡之法者何也。地方自治之制。吾中國本所固有。前既言之矣。然其所異於西

國者。西人各鄉各埠之自治。其規制皆畫一有定。常能與他鄉他埠聯爲一氣。脈絡貫注。散之則爲百體。合之則爲全身。中國則不然。規制各不相謀。利害各不相共。故其勢分。其情渙。其力薄。以此而謀自保。則其費力甚多。而其收效甚少。譬之尋常人家。欲警衛己宅。不得不備一擊柝者。其所備之費。每月最少亦需六七金以上。有百家於此。使其不相聯絡。而每家各備一人。則一月之總費。共需六七百金。而每家僅有擊柝者一人耳。使其聯絡。則提其總費十分之一。足以備十人。每家各有擊柝者十人矣。而更可移其所餘十分之九。以辦他事。此雖最淺之理。而政體之所以成立者。不外是矣。夫擊柝者之警衛一宅。與軍隊兵船之警衛一國。大小雖懸殊。而其爲自保則一耳。無擊柝者。一旦宅被盜。將失其財產生命。無軍隊兵船。一旦國被滅。亦將失其財產生命。其利害之切近於吾身等也。以此言之。則每一人當各自置軍隊若干兵船若干。然後僅僅足以自保。試問一人之力能辦此乎。既萬不能辦。則自保之法。豈不萬無完足之時乎。而民之受治于國政下者。每歲不過納租稅數銖。而即有若干之軍隊兵船以爲保我生命財產之用。知聯絡之爲力大也。以海外商務論之。假如有。一商店於香港。見侮于港之官吏。使據商律以訴之於英廷。必可得直。於是此商主者。航倫敦。聘律師。必往返數月。費金數千矣。若有商會。則吾店所納於會者。不過區區數金。而遇此等事。會中必爲吾經理之。其所享之利益。不啻以數銖之租稅而獲若干之軍隊兵艦也。夫

所以自保之法。千端萬緒。其事既繁。則其費亦鉅。而所需任事之人亦多。以一人一店之力。固不足以舉之。即以一埠數埠之力。仍不足以舉之。其勢固非盡聯各埠之人。不能盡辦。應辦之事。所聯之人愈多。則其所辦之事愈多。而所以自保者愈完備。此擴充聯絡之說也。所謂擴充其條理者何也。凡人之生於世間也。所需之事不一而足。貧也而富之。愚也而教之。散也而聚之。塞也而通之。利益也而保之。患難也而救之。皆盡人所當有事焉。雖然。此等諸事。非合衆人之力不足以見大效。古者專制之世。惟獨夫民賊有合衆之權力。故此等之事。必待命於國家。今歐洲諸國。民權大伸。故此等之事。民間自合衆而自舉之。西國治化之進。蓋以此也。今我政府於民政失職。既久矣。內地且然。況海外各埠。鞭長莫及。爲朝廷教養之所不逮。不及今自合衆而自舉之。將待之何時。待之何人。哉。故苟能聯合商會。則其條理之可以擴充者。蓋有數端焉。

一曰廣興教學。中國大患在於乏才。夫人而知之矣。去年皇上變法之際。曾詔海外普興學校。顧政變以來。內地學堂悉就廢棄。奚論海外。故今日我國不欲自立則已。苟欲自立。其勢非令國民增長智慧不可。內地教學之事。既廢。則此事殆爲海外之專任。而責無旁貸矣。且教學者。又非但爲救天下扶大局計所必需而已。即以商務論之。我華人經商於外者。勤儉明察。爲萬國所推。然商務不能與人爭勝者。學不足也。西人之教商也。先

授之以普通諸學。而後進之以商業之專門。故有商業理學。商業史學。商業地學。商業法學。其大者網羅貫通。盈虛消息。以察商界之轉變。其小者纖悉周密。委曲詳盡。以求商情之入微。故西人以商務控制五洲。誠有由也。今且勿論大局。即爲一身一家之計。亦當以教育子弟爲最急之務。以我華民之聰明才力。而加之學。則海外之商權。未必讓白種之獨步也。或曰海外各埠。多有外國人所設之學校。苟子弟之有志者。皆可就近從學。何必汲汲於自立。是不然。凡教育之事。必以本國人教本國子弟。然後能發其愛國之心。而生其聯合之力。專指倡立學校之宗旨非指教師也彼西人之設學以教我者。其宗旨不過欲便己之用耳。故其所教之功課。僅求足供彼用而止。不能成特達之才也。故爲今日計。宜海外各埠。各因人之多少。設普通學校若干所。而總會別設高等學校。擇東西適中文明之都會而建之。子弟之秀者。以次而升。期于大成。更廣譯諸書。廣興諸報。諸埠一氣。脈絡貫注。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二曰革除惡俗。我華民所至各國。動見驅逐。不以平等之人類相待。雖各國私意苛政。深可憤恨。然亦我民有以自取焉。彼其言曰。支那人貪鄙齷齪。風俗敗壞。倘來者日多。則其惡俗將如傳染之病。徧於國中。悉成穢土。彼之厄我。蓋有詞矣。故我民欲自立於各國。必革除陋習。人人自愛。使彼無所藉口。而後可。故戒鴉片之會。不可不設。賭博之業。不可不

禁械鬥之風。不可不息。娼妓出洋之路。不可不杜絕。然欲行此等之事。必須每埠有中央集權之所有。任事提倡之人。有檢查杜絕之法。有安插游民之方。然後可以有效。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三曰恤救患難。冒危險。凌苦辛。別鄉井。適異域。其志固可敬。其情時亦可憐。或疾病死喪。或失業窮餓。天涯慘戚。有甚於尋常數倍者。然此猶屬少數之患難。非多數之患難也。若夫鬻身炎域。傭奴荒陬。入豚笠以長辭。哀鳥鳴其誰訴。山芋幾片。苦葬一盞。恒飢之色。淒涼。戴星刈草。帶月墾萊。血肉之軀。能幾。猶復鞭箠交加。販賣展轉。寄身世於地獄。永無出期。等生命于草菅。未知死所。嗚呼。人生慘酷之境。豈有過此者乎。其經商之家。難免此慘。然以愛力不堅。國力不及。往往受他人凌侮。而致歇閉虧累。牽動多人之事。又如各國或有兵事。而我之公使領事。不能自護其民。有若前年去年。古巴檀香山之役。則吾人受累。不知凡幾。故爲今之計。當有檢查豬仔之局。設法杜絕新販。收贖舊傭。又當互相聯絡。互相扶掖。以防倒閉。又當自養國兵。遇他國有戰事。則前往彼埠保護吾民。凡此諸端。皆爲恤救患難之要著。雖然。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四曰利便交通。吾民族海外者。以數百萬計。每年舟車往返。貨物運載。銀兩匯兌。所費無慮萬萬。若能自通之而自運之。則皆我之利權也。然此之爲利。人人能知之。而莫或行之。

者何也。蓋此等之事。與西人爭利。西人挾其大力以壓我。我非有相等之大力。則不能以抵拒之。誠能聯各埠爲一氣。合萬衆爲一心。則可以自興輪船公司。自立銀行。我海外數百萬。人人皆股東。人人皆貨客。交易既增。便易。利益復不外流。則不待數年。而西人所得之利權。奪回八九矣。夫彼之得以制我者。以我之散而無力耳。潮州稱者。商人之最能團結者也。西人畏之特甚。故潮州之商務亦最大。一潮州猶且畏之。况吾聯合各埠。悉如潮稱。而更加團結乎。以此相競。而不能自存。未之聞也。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要而論之。一埠有一埠之會館。商會者。即合各埠之大會館也。一行有一行之行規。商會者。即合各行之大行規也。一稱有一稱之公所。商會者。即合各稱之大公所也。苟能行之。則其利益之可見者。蓋有三大端焉。一曰每埠人人自得之利益也。二曰各埠公同均霑之利益也。三曰協助內地保全宗國之利益也。我數百萬同胞之國民。不可不深察也。

或者曰。商會之舉。善則善矣。然得無侵國家之權。非我輩分內事乎。答之曰。是不然。凡人生於天壤。皆各有所應得之權利。與所應盡之職分。權利者何。人人自保其安全是也。職分者何。人人自謀其安全是也。夫推原國家之所以立。亦不外爲人民保安。謀安全耳。其意蓋謂一人之力不能自保者。則國家爲保之。一人之智不能自謀者。則國家爲謀之。此國家之義務也。國家不爲民保。不爲民謀。是之謂失國家之義務。國民不自保。不自謀。而必待命於

國家是之謂失國民之義務。譬諸人。然當其孩提也。起居飲食衣服。皆仰賴於父母及其長也。則當自立。若一切惟父母是仰以終其身。非惟不孝。抑亦不人矣。且使一旦遠離父母。將若之何。更使一旦父母大故。又將若之何。今我海外之民。離宗國數千萬里。朝廷雖或愛之。而政令有所不能及。此所謂遠離膝下之時也。而外患之迫。不可終日。然眉之禍。有目共見。父母之邦。殆如風燭。一旦大故。甯可爲諱。及今猶瞻徇顧忌。以不侵國權爲辭。此何異天涯游子。待顧復而始行。強仕壯年。仰乳哺而後食哉。且慈親之愛子也。未有不望其自成自立者。子能自成自立。則父母賴以養。民能自謀自保。則國家賴以強。反是。則家必落。國必亡矣。爲人子爲國民者。當何擇焉。

昔英人之得志于印度也。以七萬鎊金之商會。十數年間。規撫全印。指揮若定。籌餉練兵。設官開港。皆商會任之。國家一切不過問。凡數十年。治定功成。乃舉而還諸其國。至今英王帝五印焉。廣州之役。一切兵事。皆十三行商會主持之。卒乃割香港。開五口。使英人之權擴張于東方。香港所鑄銅像。目眈眈視廣州者。即商會首領義律其人。今英旗所翻。徧大地之海岸。威權炎炎。炙手可熱。游於海外者。莫不艷之。豈知其所以致今日者。商會之功。十居八九。哉。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人子之職也。盡瘁於海外。以張國權。此國民之職也。我數百萬之同胞。何多讓焉。何多讓焉。

論學日本文之益

梁啓超

予既旅日本數月。肄日本之文。讀日本之書。疇昔所未經見之籍。紛觸於目。疇昔所未嘗窮之理。騰躍於腦。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聲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國人之有志新學者。盍亦學日本文哉。日本自維新三十年來。廣求智識於寰宇。其所譯所著有用之書。不下數千種。而尤詳於政治學、資生學、即理財學日本智學、日本謂羣學、日本謂之社會學等。皆開民智強國基之急務也。吾中國之治西學者固微矣。其譯出各書。偏重於兵學、藝學。而政治資生等本原之學。幾無一書焉。夫兵學、藝學等專門之學。非舍棄百學而習之。不能名家。即學成矣。而於國民之全部。無甚大益。故習之者希。而風氣難開焉。使多有政治學等類之書。盡人而能讀之。以中國人之聰明才力。其所成就。豈可量哉。今者余日汲汲將譯之以餉我同人。然待譯而讀之。緩而少。不若學文而讀之。速而多也。此余所以普勸我國人之學日本文也。或問曰。日本之學從歐洲來耳。而歐學之最近而最精者。多未能流入日本。且既經重譯。失真亦多。與其學日本文。孰若學英文矣。答之曰。子之言固我所知也。雖然。學英文者。經五六年而始成。其初學成也。尙多窒礙。猶未必能讀其政治學、資生學、智學、羣學等之書也。而學日本文者。數日而小成。數月而大成。日本之學。已盡爲我有矣。天下之事。孰有快於此者。夫日本於最新最精之學。雖不無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中國人而得此。則

其智慧固可以驟增。而人才固可以驟出。如久鑿糟糠之人。享以雞豚。亦已足果腹矣。豈必太牢然後爲禮哉。且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先通日本。以讀日本所有之書。而更肄英文。以讀歐洲之書。不亦可乎。吾之爲此言。非勸人以不必學英文也。特於學英文之前。不可不先通日本文云爾。或又問曰。子言學日本文如此其易也。然吾見有學之數年。而未能成者。甚矣。吾子之好誑也。答之曰。有學日本文之法。有作日本文之法。有學日本文之法。三者當分別言之。學日本文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學日本文者。數日小成。數月大成。余之所謂言者。學日本文以讀日本書也。日本文漢學。居十之七八。其專用假名。不用漢字者。惟脈絡詞及語助詞等耳。其文法。常以實字在句首。虛字在句末。通其例。而顛倒讀之。將其脈絡詞語助詞之通行者。標而出之。習視之。而熟記之。則已可讀書。而無窒闕矣。余輯有利文漢讀法一書。學者讀之。直不費俄頃之腦力。而所得已無量矣。此非欺人之言。吾同人多有經驗之者。然此爲已通漢文之人言之耳。若未通漢文。而學和文。其勢必至顛倒錯雜。昏亂而兩無所成。今吾子所言。學數年而不通者。殆出洋學生之未通漢文者也。問曰。然則日本語可不學歟。曰。是何言歟。日本與我唇齒兄弟之國。必互泯畛域。協同提攜。然後可以保黃種之獨立。杜歐勢之東漸。他日支那日本兩國。殆將成合邦之局。而言語之互通。實爲聯合第一義焉。故日本之志士。當以學漢文漢語爲第一義。支那之志士。亦當以學和文和語爲第

哀時客隱几而臥。隣室有甲乙丙丁四人者。咄咄爲動物談。客傾耳而聽之。甲曰。吾昔游日本之北海道。與捕鯨者爲伍。鯨之體不知其若干里也。其背之凸者。暴露於海面。面積且方三里。捕鯨者刳其背以爲居。食於斯。寢於斯。日割其肉以爲膳。夜然其油以爲燭。如是者殆五六家焉。此外魚蝦鼈蠃貝蛤。緣之者。又不下千計。而彼鯨者冥然不自知。以游以泳。儼然自以爲海王也。余語漁者是惟大。故故且且伐之。而曾無所於損。是將與北海比壽哉。漁者語余。是惟無腦氣筋。故故且且伐之。而曾無所於覺。是不及五日。將陳於吾肆矣。乙曰。吾昔游意大利。意大利之歷啤多山。有巨壑。歛名曰兀子壑。黑暗不通天。日有積水方十數里。其中有盲魚。孳乳充斥。生物學大儒達爾文氏解之曰。此魚之種。非生而盲者。蓋其壑之地。本與外湖相連。後因火山迸裂。坼而爲壑。溝絕而不通。其湖魚之生于壑中者。因黑暗之故。目力無所用。其性質傳於子孫。日積日遠。其目遂廢。自十數年前。以開礦故。湖壑之界忽通。盲魚與不盲者復相雜處。生存競爭之力。不足以相敵。盲種殆將絕矣。丙曰。吾昔游於巴黎之市。有屠羊爲業者。其屠羊也。不以刀俎。不以笠縛。置電機。以電氣吸羣羊。羊一一自入於機之此端。少頃自彼端出。則已伐毛洗髓。批竅析理。頭胃皮肉骨角。分類而列於機矣。旁

觀者無不爲羣羊。憐而彼羊者。前追後逐。雍容雅步。以入於機。意甚自得。不知其死期之已至也。丁曰。吾昔游倫敦博物院。有人製之怪物焉。狀若獅子。然偃臥無生動氣。或語余曰。子無輕視此物。其內有機焉。一撥捩之。則張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敵也。余詢其名。其人曰。英語謂之佛蘭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紀澤譯其名謂之睡獅。又謂之先睡後醒之巨物。余試撥其機。則動力未發。而機忽坼。螫吾手焉。蓋其機廢置已久。既就銹蝕。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機。則此佛蘭金仙者。將長睡不醒矣。惜哉。哀時客歷歷備聞其言。默然以思。愀然以悲。瞿然以興。曰。嗚呼。是可以爲我四萬萬人告矣。

紀年公理上

梁啓超

紀年者何義也。時也者。過而不留者也。立乎今日以指往日。謂之去年。謂之前年。亦謂之前三年前十年。再推而上之。則詞窮矣。言者既凌亂而難爲之名。聽者亦瞶而莫知所指矣。然人生在世。則已閱數十寒暑。其此年與彼年交涉比較之事。不一而足。而人之愈文明者。其腦筋所容之事物愈多。恆喜取數百年數千年以前之事。而記誦之。討論之。然而年也者。過而不留者也。至無定而無可指者也。無定而無可指。則其所願記之事。皆無所附麗。故不得不爲之立一代數之記號。化無定爲有定。然後得以從而指名之。凡天地間事物之名號。其根源莫不由此。而紀年其一端也。春秋曰。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然後改元。此其義何。

凡設記號者。皆將使人腦筋省力也。故記號恆欲其簡。不欲其繁。當各國之未相通也。各自紀年。蓋記號必不能暗同。無可如何也。及諸國既已相通。交涉之事日多。而所指之年。其代數記號。各參差不相符。則于人之腦筋甚勞。而于事甚不便。故孔子作春秋。首立此義。所以齊萬而爲一。夫繁而就簡。蓋有精義存焉。問者曰。孔子以前。紀年不一乎。曰。以左氏春秋國語戰國策史記各世家各年表推之。知當時諸國。各自紀年也。西漢諸侯王。亦各自改元。觀泮池刻石云。五鳳二年。魯三十四年。知其仍沿舊制也。東漢以後。孔子精意暗合。蓋由諸國各自改元。千餘年前。猶沿此制。後乃定于一。以耶穌降生爲紀。與孔子精意暗合。蓋由繁而簡。乃自然之理。人心所必至者也。

紀年公理下

梁啓超

一地之中。而並時有數種紀年。固爲不便。百年之內。而紀年之號屢易。則其不便亦相等。一者橫繁。一者豎繁也。是以去繁就簡者。必務合橫豎而一之。故最初爲無立號紀元之世。漢以前是也。次爲紀元極繁之世。如西漢一帝改元動以十數。如此則幾與無紀元等矣。又次爲紀元稍簡之世。如明至本朝。皆一帝一改元是也。更進則爲一紀元之世矣。紀元不一。則于論古者仍大不便。如中國人欲治史學。必耗其腦氣筋無量之力。以記歷朝之年號。否則不能讀史。如啓超者。于年號不熟。則罣礙極多矣。是其證也。□□□曰。王莽以始建國爲紀

年。與秦之始皇二世同一氣象。○能持論爲王莽仲冤其證據極多是亦不可以人廢者也。問者曰。然則今日

欲取中國數千年之紀元而一之。以求爲衆人之腦筋省力。其道何由。曰。太史公於老子列傳。大書孔子卒後二百七十五年。爲萬世之紀元之定法矣。南海先生倡強學會。即用史公之例。大書孔子卒後二千四百七十三年。會中一二俗士聞之。則舌橋汗下色變。懼禍將及已。汲汲請除名。曰。是不奉今王之正朔也。是學耶蘇也。嗚呼。吾之所謂公理。所謂記號繁簡之例。苟持以語此輩。猶隔數十重雲霧。其曷從語之。要之中國之種。使從此滅絕。爲奴不自立則已耳。苟猶自立。則紀元必歸于一。一者何必一於教主也。彼俗士聞孔子紀年而駭怒者。然則其將一于耶蘇乎。非蛙夏虫亦無足責焉耳。□□曰。法其生不法其死。以孔子卒紀。不如以孔子生紀也。□□曰。孔子治天下之道。具于春秋。莫如以春秋紀便。斯二義也。皆無大同異者也。然孔子卒後。則太史公用之。吾信而有徵也。□□曰。尙書獨載堯以來。以堯舜紀年可也。此說也。吾甚取之。孔子託古。以堯舜爲極。則紀堯舜無異紀孔子。一善也。堯舜爲公天下之祖。紀以爲法。二善也。孔子以前之事尙多。如西國例稱耶蘇前幾年。則不大順。不如自堯舜以來紀之。三善也。有此三善。然則以堯舜紀年亦可也。後有作者。必于數者焉擇而用之矣。抑地球之中。萬國旣已交通矣。而五大洲猶各自爲紀年。以孔子之例治之。此亦宜歸于一者也。各尊其國。各尊其教。然則當一于誰氏乎。則非吾所能言也。吾度他

日必有地球萬國立一大會會議紀年之事。其會議也。苟相持而不能下。則莫如以會議之年定爲元年。

□□□曰。以甲子乙丑紀年。每六十年乃一周。而不稱爲第幾甲子。僅足供百年內之人之用。而不足爲千年數千年後之人之用。以堯舜紀年。可直算爲四千餘年。而堯起甲辰。亦有干支可据。亦可不廢舊日之干支紀年亦一便也。

論商業會議所之益

闕名

商業會議所之設。起於英國。自西歷一千七百七十三年。在俄拉士俄埠始行設立。未及三十年。遂徧全國。其後歐洲諸國繼之。不及百年。徧於全洲。日本自維新以來。倣效西法。擴充商務。首採此制。著爲律令。創自東京。而大坂橫濱等相繼應之。至今全國共有五十餘所。於明治三十二年九月。以勅書頒行商業會議所章程二十三則。勸導國民。使興斯舉。然則會議所一事。東西各國。皆重視之如此。此其故何歟。凡人生欲自保其權利。自增其幸福。天性然也。然權利與幸福。非可僥倖而得也。彼夫三家之村。十室之市。資本有限。交通甚微。則雖孤立獨行。未嘗不可以自守。若夫大埠巨鎮。商業稍廣。則必有同行之會館。有街坊之公所。相爲約束。共圖公利。蓋將有所爭競於外。必先有所聯結於內。此亦事理之自然。而不可易也。其爭競之界愈廣。則其團結之力必當愈大。後然可以應之。結力既大。而商之學識增焉。

商之方法熟焉。商之交通廣焉。商之成立固焉。百餘年來。歐洲諸邦。競其工商業以壟斷全地球之權利。皆賴此也。我中國工商業之位置。冠絕全球。我商民之善於經營。亦爲西人所推服。雖然。閱歷有餘。學識不足。計畫甚巧。而團結稍輸。因此之故。遂不能與歐洲各國相競於世界之大市場。而日腴月削。他日之變遷。恐更有不可問者矣。語曰。人苦不自知。既知己之所長。又知己之所短。用其長而補其短。天下之道術盡於是矣。今擬採東西各國之法。開設商業會議所。先從日本橫濱神戶辦起。以爲各埠之先聲。今先將會議所必當設立之理由。撮其大端。以告我同胞焉。

一曰。日本商學商法之書。不可不研究也。日本商法。採自泰西。集諸邦之長。定一成之律。誠保商之中。胃抑亦經商之圭臬也。自今年西八月新條約實施以後。一切外國人。皆受治於日本法律之下。人國間禁理所當然。苟不諳其法。制連商法民法皆在內動多觸犯。以小故而生虧累。殊屬不值。故歐洲人居此地者。當數年以前。即各設研究會。預備雜居以後各事。將日本商法民法譯成西文。加以解說。合衆人以講求之。我商民既居是邦。而於此等事。未嘗留意。他日遇事動生窒礙。既已自失權利。亦復爲人所輕。豈可不慮耶。豈可不慮耶。抑又有進於此者。日本商法。爲保護獎勵本國之商民而設也。其利益於商民之處。滋多。條約實施以後。外國與本國人一律看待。則其商法中之利益。日本人所能享者。外國人亦多能享之。我若不知

之。則坐失應享之利益者多多矣。然則商法之必當研究如此其急也。若夫商學商術等書。日本所著譯者。不下數百種。學理方法。粲然具備。其所論述。多有我中國人所未曾問津者。若從而討論之。研究之。增廣見聞。教誨子弟。以爲擴充商務。與歐人競爭自立之地。皆今日之急務也。非商業會議所。孰能與於斯。

二曰。居留商民。不可不自相約束也。我中國人所至各地。如美洲、澳洲。動見驅逐。固由國勢之不振。與彼族之驕橫。雖然。我民亦不能辭其咎也。彼之驅逐我也。每日支那人風氣最壞。或賭博。吸鴉片。械鬪。乃至拐帶偷竊。時有所聞。非驅逐之。其惡風將連累我國云云。此雖彼族強飾之詞。然使我民果人人自愛。不授彼以口實。則據理以爭。猶復易易。而無如我民不能人人如是也。今者內地雜居一事。亦据此以爲詞。致生阻力。然則我同胞欲自立於海外。不可不掃除積弊。而使人有隙可乘。故相爲約束。設法勸懲。大之顧一國之聲名。小之保一埠之權利。非商業會議所。孰能與於斯。

三曰。和衷共濟。擴充商業。謀公共之利益也。合羣之爲要務。與商業之當擴充。人人能言之矣。夫商業之大勢。不進則退。萬無中立之理。今者日本內地雜居以後。情形與前大殊。西人捷足先登。爭踞要路。日人亦冒險勇進。欲向我華商收回利權。我輩若稍不自持。被他人蹴踏過來。真有一落千丈之懼。他人以一國之力。以與我爭。我輩非合衆力。固不足以敵之。內

之則各泯意見。勿爭小利。外之則考查全國商務大勢。因此察彼。推往知來。必合衆人之才力。聰明。定議事之章程。定辦事之權限。則意見自消。成事自易。乃可以有裨全局。全局進則人人受其益。全局壞則人人受其害。故和衷共商。勿授人以罅漏之可乘。合力前進。使各事借衆擎而易舉。非商業會議所。孰能與於斯。

四曰。與日本通人志士聯絡。以保東方大局也。日本人知東方之危。故與中國提攜之心甚盛。朝野上下。多持此論。而於商務尤拳拳留意焉。我輩若與彼等開心見誠。來往浹洽。一則可以訪問事情。增廣識見。二則可以益相親密。悉泯猜嫌。三則可以有事交涉。互相應援。四則可以水乳交融。共興實業。其為利益種種難盡。然昔者苦無會集之地。故欲交通而不能。若設會議所。既聘日本通人為顧問。員以資商榷。復可與京外鉅公名士。豪商時時合集。情意日親。於東亞大局。所補不少。非商業會議所。其孰能與於斯。

西方天演家之言曰。世界以競爭而進化。競爭之極。優者必勝。劣者必敗。久而久之。其所謂優者。遂盡占世界之利權。其所謂劣者。遂不能自存於天壤。此天下之公例也。雖然。優之與劣。果何自分乎。智而強者。常趨而進於優。愚而弱者。常退而即於劣。故自存者。必以求智求強為第一義。等是人也。何以此智而彼愚。此強而彼弱。合衆人之識見。以為識見則必智。反是則愚。合衆人之力量。以為力量則必強。反是則弱。故合羣者。戰勝之左券也。兵戰有之。商

戰亦然。在昔交通未廣。競爭之區域尙狹。其不能合羣者。與能合小羣者爭。則小羣必勝矣。厥後交通愈繁。其僅合小羣者。與能合大羣者爭。則小羣恒敗矣。譬之一族於此。甲房與乙房相爭。甲房之人心一。乙房之人心不一。則甲勝而乙敗。有固然矣。苟一旦而移與他族相爭。而兩房之人。猶復互相嫉妒。各顧私利。其勢必至爲他族所剪滅。而甲乙同歸於盡。故當是時也。必和其小羣。乃能成大羣。必棄其小爭。乃能敵大爭。惟商亦然。昔之商務。其交通僅在一國之內。故各徇各埠各行。自謀其利害。而恒可以自立。而今也不然。東西各國。皆合其一國之力。以與我相競。我亦必合一國之力。然後足以抵制之。大局昌。則人人受其利。大局損。則人人受其害。苟不察時變。猶守其前此小羣小爭之故。技務各營其私利。卒之其所謂利者。不過同國之人。自相戕賊。此伐彼之毛。彼噬此之血。所得者至微。至細。而一髮牽則全身動。一葉落則天下秋。乘隙而摧陷之。大局既壞。無一能自立者。於是向者所得至微至細之私利。亦消歸於無何有矣。嗚呼。前車覆。後車戒。履薄霜。知堅冰。吾每取中國十年以來之商務。比較前後而觀之。未嘗不驚心動魄。而不知後此之伊於胡底也。考東西各國。其每埠必有一商業會議所。合同人之聰明才力。以講求抵制外人保護公益之法。本國有可爭之利。則合同人之力量以擴充之。外人有相侵之事。則合同人之力量以抗拒之。雖一家蒙其小害。不顧也。雖一家可營私利不爲也。一經衆議。萬戶一心。不與同胞兄弟競錙銖。而於地球市

場決勝負。惟有高掌遠蹠之氣識。故有席捲囊括之效能。此其商之所以強。而其國之所以興也。今我商民處於羣雄之間。勢無中立之理。不進則退。不立則仆。于此而不亟思自聯。亟思自保。他日曠臆其能及乎。是用會集同人。效彼良法。創設商業會議所。以聯聲氣。以一衆心。以保利權。以抵外力。一埠雖小。實力行之。各埠應之。他日全國總會。議所之設立。必當不遠。以中國之聰明才力。加以團結。合爲大羣。又豈惟商務而已。二萬萬里之地。四萬萬之民。皆將賴之。

論菲律賓羣島自立

歐架甲

南洋諸島處大海中。位屬熱帶。悉巫來由人種。中國自古勤遠畧者。悉以化外目之。故兵力之施。僅及西北。而南荒則罕聞焉。蓋西北邊土地與中國昆連。雖沙漠數千里。時有遊牧部落。鏡覲塞下。異族相遇。膺懲斯起。雖以漢武成吉思汗之經營荒遠。開拓萬里。雄風震于西歐。而南方則至交趾瓊崖而止。海外諸島。無有問津者。蓋我中國四千年歷史。祇有陸上爭權之事。而無海上爭權之事。兵威未有能出亞洲者也。自輪船起而天下之大勢移于海。謀設險保國之術。亦在于海。海島所在。遂爲其國之鎖鑰焉。明世吾國粵人飄流南洋者。開墾無人之島。招聚流寓之民。共立條教。部勒以相約束。幾有羈佗南面之略。而國家毫無遠志。不加保護。外患侵入。遂爲所敗。于是南洋全土。或歸荷蘭。或歸葡萄牙。或歸西班牙。而英吉

利後起。尤握海上商權之要。然其蠶食之初。非國家有殖民之政策也。濱海之國多海盜。海盜出沒海上。不能聚棲居之所。而新地之發見。即賴其冒險之功。發獎勵之金。大航海之業。因海盜而練海軍。因海軍而成殖民。各島既闢。而國家乃收之以爲己用。此歐人占領屬地之大略也。南洋當中西之孔道。爲歐亞之通衢。列國尤汲汲焉。注目熱心。并而取之。以爲進圖亞洲大陸之根據。如美之奪菲律賓。德之購西班牙各島。爲近世第一大風潮也。亞洲之門戶。外人既徧駐足焉。則入此室處者。不崇朝而至矣。嗚呼。中國之危局。尙堪設想歟。尙堪設想歟。

今之爲中國危者。曰波蘭也。印度也。地大無人。見滅異族。中國將爲之續矣。吾謂以此警中國人。適使之意冷心灰而已。何也。彼頑然無知之質。若痴童然。嬉戲于壞屋崩墻之下。狎嬉于驚濤駭浪之中。而不自覺也。及其畏蕙之情一生。則又若騃夫然。溺至而不知遷居。火至而不知設救。惟仰首呼天。遂以爲畢乃事也。中國甲午以前。不通外事。以爲西人夷狄耳。不足爲憂。稍有言時事者。則痛斥之以爲媚夷。甚至謂所記西國政治風俗。皆屬捏造。不足爲據。至于君臣男女。平等平權。人人有自主之權。人人有當盡之責。尤西人立國之本。則更斥之以爲野蠻之遺風。非中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垂訓也。及夫中日戰爭以後。全軍盡沒。所如輒敗。自大之氣。愕然盡喪。上自縉紳。下至士庶。與之言國之安危。輒曰必亡必亡。問其

如何救也。則曰西國之運強。中國之運衰。無可奈何。聽天而已矣。夫以如此畏。憊。如此惴。恐。猶與之言波蘭印度衰亡之故事。彼將委之曰。波蘭印度。尙不能與歐人敵。則吾中國豈復有可望哉。益足寒其膽而死其心矣。蓋彼止知強足以欺弱。大足以欺小。衆足以虐寡。而不知強弱無定形。大小無定勢。衆寡無定理。自立則弱。可轉強。自強則小。可抗大。合羣則寡。可敵衆。如菲律賓土人以小島卒抗天下莫強之美國是也。夫以小島而抗大國。輾轉周歲而大國卒無如何。而終聽其自主。況我中國土地之大人數之衆。萬萬於菲律賓者乎。菲律賓尙可自立。安有中國不可自立之理哉。請與之論菲律賓。

非律賓者。西班牙屬地也。西人治其地。凡三百年。政治社會宗教。多爲密網以壓制之。并無善政。非島之民。欲脫羈輓也久矣。西廷知之。愈加防抑。而有志之士。潛思俟其時而發矣。先是時。西班牙遣使各洲。檢探新地。領土所及。徧于美洲南洋。然而所治諸州。橫加暴政。民不聊生。加之美人抗英立國。而後自由之光。照耀于大地。獨立之氣。蒸涌于五洲。自非冥頑不靈之族。大惑不解之倫。野蠻無知之俗。莫不被其流風。鼓其熱望。以自由爲天賦之權。獨立爲生人之本。人人皆當保護安全之。不可受人壓抑。非如草木禽獸。橫生倒生。寄生不能自由。獨立受命于人。此理印于人人腦中。故于在上。有損其自由。制其獨立者。必起而抗之。于是列國革命之事起。此非民之敢於抗上也。爲其扼人自由。制人獨立。害天理。損人爲不得。

不深惡。曰。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西人之言曰。地球上最大罪者。莫如抑人自由。若抑人自由。雖有豐功碩德。不足以贖其罪。大哉言乎。夫自由類于仁。自由而不侵他人之自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斯謂忠恕。獨立而不抑他人之自由。匹夫不可奪志。勇士不忘喪元。斯謂節義。斯二者。國家之所以成。政治之所以起。社會之所以興。人民德行之所以重。若其否也。則國家息散。政治腐敗。社會懦弱。德行廢壞。國危于上。民盜于下。非有革故鼎新之事。以震醒國民之耳目。他人將視我爲野蠻無自立之氣。急而圖我。人種不可得而保。此大易所爲有取于革。而志士所以起也。古巴已起而脫西班牙虐政。西人征之。三年不克。美人嘉吉民能知自由獨立。百折不撓。而西之無道也。勸之聽其自主。西廷不聽。美西兩國。遂起戰端。適非律賓土人。亦憤西政無狀。急圖自主。建立共和政府。引美人爲外援。以逐西吏。美人許之。非美聯攻西地盡沒。島人方以爲美人已脫英人之羈絆者。其必許我以脫西人之羈絆也。而孰知大功旣成。而美人即背前語也。島人乃大憤而自立。曰。美國欲以我群島爲殖民地。島民若甘之。豈有今日哉。早安于西班牙政府矣。率衆與之爭。當是時。論者莫不爲島民危也。然而島民志氣不奪。慷慨激勵。誓死與美人決戰。必得自主而後已。美人藉收布哇古巴之故智。思取非律賓群島。以觀遠東之門戶。方謂此區區者。曾何足道。然而動衆經年。興師萬里。以地球至強之國。而不能使叢爾之地。滅此朝夕。且

立媾和條約者。其故何哉。嗚呼。可以知歐人之技矣。

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今固無道之世哉。然昔之小役于大者。今則大役于小矣。此亦古今中外所未聞也。統地球人數計之。如英俄德法無論已。即如比利時。人口不過五百萬。葡萄牙人口不過四百五十萬。瑞典和蘭。皆不過四百餘萬。瑞士人口僅二百八十萬。屹然獨立于列強之間。以數國者論之。不過吾中國之一二縣耳。以中國全部計之。其數實多百倍。然則諸國之來侵也。以我之千敵彼之一。豈有不能勝彼者。且主客之形。勞逸不同。風土之宜。順逆有異。西人恆言曰。調兵十萬以攻遠東之國。雖歐洲強國不能。吾謂即能調兵十萬而十萬之兵。果能保其所向無前乎。即或所向無前而遂能持久不敗乎。苟或兩軍鏖戰。殫其數千。則後繼即屬甚難。蓋西國愛惜人命。在其國者人均得享安全之樂。今以國家貪人土地之故。無端而擲數百無辜之命以餌之。苟一致思。實爲悖理。彼議院鑒于戰禍無已。必將持議罷戰矣。夫以意大利之強而敗于阿皮西亞。以和蘭之富而三十年不能服亞齊。以英之無敵而不敢與南非自由國爲難。以美之大國而致爲菲律賓小島所困。讀近世歐人侵略之史。而往往不能達其意者。我中國其亦何必自餒也乎。原歐人所以得施蠶食之技者。一則因吾民之懦弱。二則因吾民之闇昧。民氣懦弱則專用威迫政略。稍有抗拒。即炮轟肉飛。爆裂血薄。以震恐之。使彼不敢再動。民智闇昧則拘文牽義。不能倡自由之權。奮

獨立之氣。與彼決命爭首。而彼反得藉政府之命。轉而鋤我。斯二術者。其嘗試于我中國。已匪伊朝夕矣。四國效尤。速成瓜分之勢。然而猶不遽以兵力行之者。恐民不服而戰爭烈。則民氣男民智開也。此無形之瓜分。更甚于有形之瓜分也。日人之言曰。中國苟能自強。可以獨力抵抗歐洲。中國地人人衆。又負大陸。國民若有團結之力。政治國家之思想。則震耀地球。上非難也。嗚呼。我國外交。以不本有能與外人決一大戰者。繼開戰。毀即已媾和。雖曰武備不修。則不足。未可言戰。而國令不畏。上下畏。意養成一畏外人如虎之習。遂至任彼嬰索。上地安索鐵路。安索鑛產。橫斃人民。淫掠婦女。而莫敢倡議拒之者。噫嘻。其視菲律賓之士。人甯不愧死耶。甯不奮起耶。

嗚呼。觀此非律賓。中國人可以自處矣。昔請設爲鑑觀之法。一曰非律賓彈丸之島。能倡獨立。即可拒美中國。且入倡獨立之說。使人人有獨立不羈之氣。不怕死。生不畏強禦。平日無懼外之心。臨時自無怯敵之志。一曰非律賓。眇小之衆。能倡自由。即可敵美。中國宜大倡自由之說。使人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刺激其建國之心。扶植國家改革政治。人人有國家政治之思想。則亡可以圖存。技可以奮興。三曰非律賓。統領阿圭拿度。少軍法。抱負遠大。剛勇不屈。故能振勵衆志。率孤軍當百戰之餘。中國民氣巽懦。宜多習武勇。養成俠烈之性質。變去柔弱之姿格。使夫人人有爲國流血之壯志。平定大亂之武略。則外可以敵儼。內仇。

可以除殘去虐。四曰統領宣言曰。昔美國總統謂亞美利加者。亞美利加人之亞美利加也。今我亦云非律賓者。非律賓人之非律賓也。我中國四萬萬人。亦宜曰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人人視中國如其私家私產。不令他人入此室處。奪其所有。念念在茲。不少挫折。若有侮吾國。欺吾國。侵吾國。削吾國者。必同心協力。切齒扼腕。思所以報此大辱。與侮吾家欺吾家。侵吾家。毀吾家者。必思所以報此家仇一例。中國既爲四萬萬人之國。有利四萬萬人公享之。有害四萬萬人公去之。夫然後國家之義成。而不致一國之大。各視爲身外不切之物。無可統屬。他人得以遺金棄菓取之。若大中國以大畏小。非律賓以小禦大。國民精神志氣。有大壞之別。則我中國士民。又宜夙夜疚心。而奮袂以從乎。管子曰。國之亾也。鄰國有焉。國之興也。鄰國有焉。善治國者。其在觀隣乎。中國有志君子。其樂聞斯言也乎。

西人口。自蘇彝士河開後。而歐洲通安之路。不啻咫尺。地球大勢一變。中國以尙未知。吾謂豈特此哉。今日列強紛紛經營各島。其爲對中國問題。先置足于此。而後闖入無疑也。而吾中國知此者。猶寂寂焉。以爲此列強之鯨吞小島。特偶然耳。而不知美之奪非律賓。屯煤于是。駐兵于是。他日中國有事。盈盈一水。葦航可至。將一舉而蹴踏大陸。與法之由安南廣州灣。英之由香港威海。德之由膠州南洋島。俄之由旅大西伯利亞。駢騎並進。中國其無幸焉。乎。預決也。然則將知之何。曰亞洲未有能倡自主者。有之始于非律賓。非律賓之海。與吾相

接。非律賓羣島。吾中國人之寓其地者。不下數十萬焉。其聞自由獨立之義。被自由獨立之風。念其故國。而怦怦然不平以起者多矣。尙懷愛國之心。而大非律賓之氣。以共體此危局。以爭海權哉。

論美菲英杜之戰事關係於中國

梁啓超

百年以前。法國之革命。美國之獨立。爲全地球千古未有之大事。而我中國人茫乎杳焉。無一人知其影響者。三十年以前。普法之戰。俄土之戰。亦爲歐洲非常之舉。而我中國人號稱先覺者。僅聞其名。若有若無。此無怪其然也。其關係實淺鮮也。三家村田舍翁。戶以內即其小天下。雖中原逐鹿。劉興項仆。蚬塘羹沸。而彼一無所聞焉。無關係也。病麻木者。熱其手。螫其足。恬然無所痛苦焉。無關係也。夫人苟能與他人永無關係。則一身以外之事。不聞可也。國苟能與他國永無關係。則一國以外之事。不聞可也。

人類肇生之始。人之與人。國之與國。皆無關係者也。然爲生存競爭之力所驅。迫有使之不得不關係者。我不關係。人人將關係。我絕之無可絕。壅之無可壅。而關係起焉。競爭之力愈盛。則關係之界愈廣。此理與勢之無可逃者也。嗚呼。自輪船鐵路電綫既通。而地球之面積日縮。日小。而人類關係之綫。亦日織日密。以今日美國與菲立賓之戰。英國與杜蘭斯哇兒之戰。以與前者法國革命之役。美國獨立之役。普法之役。俄土之役。相比較。其事之孰大孰

小。不待智者而辨矣。雖然。前事之關係於我中國者。若毫釐之微。今事之關係於我中國者。若邱山之重。試一言之。

美非之關係。中國以其勝敗為關係。美之播難於非立賓也。實美人經略亞洲之第一著也。

美國自開國以來。守閉關獨立主義。不與聞他洲之事。近歲以來。為生存競爭之力所迫。不

能不伸其遠蹠於西半球之外。於是一舉而干預古巴。再舉而合併檀島。三舉而經營非立

賓。此者瓜分中國與歐人均需利益之議。且明見諸公文矣。今茲之役。使美進而勝。則太平

洋東西岸西岸本廣東岸非立賓與中央檀香之海。權皆歸於美國之手。美人用非立賓以經略中國東

南海岸諸省。其力不讓於歐洲列。雄而我臥榻之側。又增一虎矣。故美國而勝。可以速中國

瓜分之局。此其關係者一。

非立賓之逐。西面抗爭也。實我亞洲倡獨立之先鋒。我黃種興民權之初祖也。非立賓而勝。

可以為黃種人吐氣。而使白種人落膽。且非之統領。與中國有關係。阿圭拿度之外祖其將帥

日多支那產焉。非而獨立。使中國人有所觀感。其影響自及於大陸。當有不期然而然者。非

而獨立。則太平洋東岸有新興之國。其一日本其二非立賓與我中國相提携而為之屏蔽。中國有豪

傑。起整頓國勢。此二國者。皆我援矣。合力以抵禦歐勢之東。漸歐人雖強。其能無畏。故非立

賓而勝。可以助中國獨立之勢。此其關係者又一。

英杜之關係中國。不以其勝敗爲關係。俄人之經畧中國也。以西伯利亞鐵路爲最大關鍵。然其工程浩大。俄人之財力不能成之。故假之於法。法人之力猶不足以給之。故近者與英協商。又欲假之於英。英之力固足以應俄人之求者也。夫一旦有戰事。今豫算戰費已三十六百萬磅。有奇。其結局或尙不止此。英之國力既困於此。則二三年內未必能有其餘。以假諸俄人。如此則西伯利亞之鐵路不能成就。此點觀之。則是役也。可以緩中國瓜分之局。此其關係者一。

雖然。俄德法之眈眈逐逐。垂涎於中國也久矣。所以不敢先發者。恐英國之議其後耳。今英有戰事。而俄法遂得乘間而猝發。俄人之於高麗之馬山浦也。於阿富汗之鐵道也。皆乘英杜之戰之影響而起者也。而法國遂亦猝然有廣州灣之事。此事之結局。雖未知如何。然據我追員。奪我兵船。勒令黜革兩廣總督。此皆據十月十九十六日時事新報所載北京特電之言。未知確否。其雲頭之獍惡。似比於

德人膠州之役。猶過之。頃法國爲此事特開臨時議會。或者因英人有事於非洲。不暇東顧。而乘機以圖捷。亦未可料也。如法人有異謀。俄必緣之而起。英人救護不及。從而保有其勢力範圍。而已如此。則中國之危險。有不可思議者。就此點觀之。則是役也。可以速中國瓜分之局。此其關係者又一。

此兩事者。地球現時之最大問題也。各國報紙。無日不記載之。討論之。然我中國人關心之。

者蓋少矣。其不關心也。謂其與我無關係也。而不知其關係如此其重大也。嗟乎。群雄紛紜。全局浪浪。牽者一髮。動者一身。猛虎在門。仇敵比隣。我其昏昏。人其欣欣。夫菲立賓與杜蘭斯。哇兒猶其小焉者也。憂國之君子。或將有感于斯文。

論剛毅籌款事

梁啓超

逆賊剛毅南下。從事搜括。既閱數月。直道在人。公論難掩。滬港各報。或聲罪致討。或冷嘲熱諷。既已不一而足。而清議報猶闕然。閱報諸君子。以大我相責者。蓋紛紛焉。曰此而不論。清議之謂何矣。是以一論之論曰。

剛毅者何如人也。因我。聖土。彼實爲獄卒。戮我六賢。彼實爲劍手。新政行而復廢。彼實爲炸彈之藥。中國存而遂亡。彼實爲催命之符。若而八者。不知其與我四萬萬同胞有何仇敵。而芟之刈之。斃之割之。橫殺之。活埋之。其忍心害理。至於如此其極也。舉國懷忠抱義之士。皆思得其肉以爲食。曾不自戕。猶復悍然狼顧而虎眈。以朕我脂。削我膏。剝我膚。吸我血。以供滿洲逆黨之驕侈淫泆。用我民力以制我民之死命。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剛毅之籌款何爲乎。曰今年戶部開銷。出入相抵。尙不足二千二百萬有奇。故以西后之命。搜取之於民間也。此二千二百萬之缺乏。何自生乎。曰國債與兵餉二者爲其大宗也。是以不語及此。則已。苟語及此。而猶不怒目切齒者。必非人類者也。夫中國何以有國債。以敗

於日本之役也。以中國之大而何以敗于日本。豈非西后與滿洲逆黨實執其咎哉。糜海軍巨萬之款以築願利園。一旦軍興。有國不顧。有民不謀。擅以我同胞公共產業之土地。割與他人。擅取我同胞辛勤血汗之資財。獻與他國。不惜擲四萬萬人之生命財產。以易其願利咫尺之地。其剝民財之法也。於第一次云。息借商款。非惟無息。而本錢亦皆爲黃鶴。乃給一臭腐不值一文之虛銜封典以了事。於其第二次也。使各省攤派借款。大省數百萬。小省亦數十萬。曾不一語言謝於其第三次也。設昭信股票。婪索橫掠。詢其所用。則以千萬修天津行宮。號爲開兵。以謀廢立。今者逆賊剛毅之舉。乃其第四次矣。而今次之最大目的。尤在兵餉一事。夫兵者國之大政也。有國不可無兵。有兵不可無餉。夫孰得而非之。雖然。亦視其所以練兵之意何在耳。凡國之有兵也。所以禦敵也。非所以制民也。故泰西言政治學者。謂凡屬國民人。人皆有當兵之義務。人人皆有出資財爲國養兵之義務。凡以兵也者。所以保國民之生命財產者也。人人出其力。用其財。以保一國之生命財產。實不啻自出其財。以自保生命財產也。若今日滿洲逆黨之意。則何如其練兵也。非以敵外寇也。乃以壓內亂也。故彼等常言曰。防家賊。又曰。吾之兵力。拒外國不足。勦土匪有餘矣。嗚呼。此何等心。此何等言也。侵括吾民之生命財產。以爲己有。懼民不服。又使民出其力。出其財。以助凶餓。而自束縛自壓。制其用心亦云險。而用術亦云巧矣。而况榮祿之練兵。對萬。又實爲操莽逆謀。

之地步也。嗚呼。國家歲入所以不足二千二百萬者。以此之故。逆賊剛毅所以南下者。以此之故。我同胞之國民。其知之否耶。其知之否耶。

逆賊之在江南也。法僉得二百餘萬。其在廣東也。初云二百餘萬。今聞又將倍之。且歲供焉。若此。自昔絞我同胞之膏血而得之者也。雖然。其文飾之則有詞矣。曰我朝深仁厚澤。自康熙以來。守水不加賦之諭。至今不渝。今所取者。官吏之官囊也。商賈之贏利也。非取之於民也。梁啓超曰。此地耳盜鈴之旨也。而我民信之。抑何我民易欺之甚也。夫官吏之視差缺也。以爲中耳。人卜豈有目備其斧而來做官之人哉。竹府取諸官吏。官吏不取諸民。將何取之。此縣使爲盜。自分其賊。而曰我非盜也。狙公飼狙。朝三暮四。其伎倆何以異是。若夫取諸商者。尤直接而剝小民之血汗者也。余西資生學家言。於入口稅。猶不當重抽之。謂其所抽之重。稅仍出我民之貨物者。日出之也。如彼逆毅之在廣東也。合七十二行會商使之報。效不知者。謂其所取僅在各行之富商也。曾不思我全省小民。日用飲食起居百物。豈有一件不仰給於七十二行者。設七十二行每年報效此巨款。不取償于買物之人。於何取之。是不啻回找全省數千萬。八一一一。一珍其目而奪其食也。不見乎數年以來。百物騰踊而謀生度日之難。過於前此數倍乎。是首出彼滿洲逆黨第一第二第三次之搜括使然也。而我民猶夢夢然不知其來由。是可歎也。今者洋銀一圓。糶米不滿三斗矣。白斤之柴。值銀四錢矣。自

今。以。往。我。省。每。年。更。出。四。五。百。萬。金。以。供。逆。黨。之。浪。費。吁。嗟。乎。傷。哉。其。何。以。聊。生。而。况。彼。窮。壑。之。慾。永。無。滿。期。後。此。之。加。索。正。未。有。艾。也。我。同。胞。之。國。民。其。知。之。否。耶。其。知。之。否。耶。吁。嗟。乎。傷。哉。彼。逆。黨。者。豺。狼。之。性。狐。狸。之。行。以。食。肉。吸。血。爲。本。業。吾。無。責。焉。獨。怪。我。同。胞。國。民。何。故。甘。心。以。其。自。竭。才。力。自。揮。血。汗。千。辛。萬。苦。所。得。之。資。財。必。盡。獻。之。於。豺。狼。狐。狸。之。手。然。後。爲。快。也。鄉。間。土。財。主。數。十。年。爲。守。財。虜。視。一。文。如。命。一。旦。涉。訟。不。惜。傾。家。以。奉。有。司。焉。代。其。子。弟。買。案。首。買。十。名。內。買。關。節。買。薦。卷。擲。數。千。不。惜。焉。捐。官。捐。銜。捐。翎。捐。頂。捐。封。典。二。擲。數。萬。不。惜。焉。其。高。者。認。地。方。州。縣。候。補。官。爲。恩。師。其。下。者。與。門。士。跟。班。三。小。子。拜。爺。兄。弟。幣。已。所。蓄。任。其。取。携。不。惜。焉。即。遊。商。於。海。外。者。其。通。達。時。務。發。憤。國。事。之。人。雖。所。在。多。有。然。亦。有。所。謂。頑。固。者。流。視。公。使。如。天。視。領。事。如。神。視。翰。林。進。士。秋。風。客。如。菩。薩。平。日。一。毛。不。拔。惟。此。天。也。神。也。菩。薩。也。勒。措。之。誑。騙。之。則。摩。頂。放。踵。以。事。天。神。菩。薩。不。惜。焉。嗟。乎。入。一。名。學。中。一。名。舉。領。一。箇。虛。銜。受。一。軸。誥。封。得。地。方。官。吏。之。一。盼。受。秋。風。客。之。一。聯。一。硃。卷。見。所。謂。中。堂。大。人。者。一。面。請。一。安。唱。一。喏。究。竟。於。自。己。有。何。益。處。乃。不。惜。割。棄。其。生。平。所。最。疼。最。愛。之。心。肝。兒。肉。兒。以。易。之。欲。不。謂。其。無。自。立。性。焉。不。可。得。也。試。觀。外。國。之。民。何。如。我。國。之。民。何。如。外。國。之。商。何。如。我。國。之。商。何。如。然。則。逆。賊。剛。毅。之。流。不。過。因。我。民。之。有。此。奴。隸。性。而。善。用。之。耳。於。彼。乎。何。尤。

使以彼輩巴結官場巴結奴才孝敬外江佬滿洲逆黨之資財。而以之譯報。則民智之開。指日而待也。以之開學堂。則人才之多。不可勝用也。以之興工藝機器。則商務之盛。甲於地球也。以之設警察。則路不拾遺也。以之辦民兵。則國勢之強。雖合歐洲諸國之力。莫敢予侮也。移而用之他事。亦莫不皆然矣。夫所謂政治者。不外以地方人民之財。辦地方人民之事而已。是即人民以己之財。辦己之事也。以己之財。辦己之事。雖傾家破產而不爲。過若以己之財。而獻諸行路之人。仇敵之人。雖一毫一釐。而亦有所不可。夫彼外江佬之假然稱爲官者。皆以行路人視我民者也。彼滿洲逆黨之費盡心力以防家賊者。皆以仇敵視我民者也。我竭吾財。以供奉之。而彼豺狼狐狸。豈嘗有一言之感謝。反以我爲亞更。以我爲羊。殺謂此。蚩蚩者照例應替人作馬牛。出其滿身臭汗。獻此臭銅錢。以供吾輩大人們老爺們之揮霍。乃其天職也云爾。而我民之蚩蚩者。亦果自認此爲己之天職。樂獻其財于豺狼狐狸。以爲榮。以爲快。是實可謂亞更之魁。而羊殺之傑也。人苟甘心爲亞更之魁。羊殺之傑。夫復何言。獨惜我東南錦繡一奧區。人民土地財產。皆可以敵歐洲之一國。而我民涉重洋。冒萬險。一縷一血一粒一汗。所得之區區。曾不足以填賊黨之豁壑於萬一也。我國民而猶不悟也。則吾於豺狼狐狸之逆殺。又何責焉。又何責焉。

公非處士。問於公。是先生曰。兩湖總督張之洞者。豈非中國大名者哉。豈非最言忠節者哉。受 皇上厚恩。由編修一年。超拔巡撫。位極封疆。豈非二十年窮富極貴者哉。學問深博。能知西事。豈非一國之通才。而爲新黨之領袖者哉。戊戌八月。皇上被廢。榮剛用事。那拉后深畏疆臣之擁兵有望者。電問張之洞。上宜廢否。又使鹿傳霖奎俊過長江。而問張之洞。以 上可廢弑否。劉坤一欲抗逆議。乃問張之洞。以聯名。張之洞不允聯名。而敬奉逆命。於是 上竟廢矣。僞嗣立矣。當戊戌廢 上時。張之洞自以己爲新黨魁也。恐懼震懾。懼及黨禍。乃電請殺六烈士。以自免。於是六烈士皆與張之洞有交。御史楊深秀者。學行素高。張之洞撫山西。開令德堂以教士。特請爲山長者也。譚嗣同者。其同僚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張之洞世姪。而頗見者也。林旭者。沈文肅公之孫婿。向在江南。張之洞所激賞之士也。若楊銳者。則其第一親信入室弟子。歲以千金養之。託以京師事者也。劉光第者。亦其深知。與楊銳二人。託於陳寶箴奏薦者也。惟康廣仁。乃其未識。亦其親敬之。康有爲之弟也。乃榮剛未殺。而張之洞猶忍心請殺之。天下以爲何如哉。及僞嗣之立。巡撫于蔭霖怫然不悅。布政使岑春煊欲以官力爭。屬官五十餘人。部民千數。詣轅泣請力爭。張皆阻之。天下以爲何如哉。意者 皇上之有仇於張之洞耶。則授爲二十年督撫矣。意者榮祿剛殺與張之洞親交耶。則善惡之薰蕕不同。新舊之意見迥異。向來不睦。天下固知之。然而張之洞手握重

兵。身負碩望。何以低首歛心。親事榮剛。負心絕義。顯仇。皇上乃至仇及。皇上所用彼親愛之人。相反若此。是真不可解者也。鄙人常服膺張之洞學問之博。議論之正。氣節之高。仰之如山斗焉。乃今者其舉若此。蒙竊惑焉。公是先生憮然曰。張之洞者鄙夫也。是佞人也。是巧宦也。是逆黨也。是賊臣也。何難知哉。其事迹君既詳知矣。夫從古詔佞之臣。鄉愿之士。大儒負盛名。若張禹之經義。胡廣之中庸。王祥之孝子。馮道之聖人。豈非一代偉人哉。當承平無事。雍容揄揚。高議雲臺。著書幽室。或治民循理。或操守清節。豈非清望絕倫者哉。而一臨大節。蒙大難。當君臣之際。攫權奸之。蝕則屈節俯首。釀成逆蝕。至於君國俱亡。天下塗炭。此其初。豈不談忠義。講氣節者乎。而誅伏於清議。唾罵於千秋。迄今論之。乃不能比於人數何哉。不過爲保身家。戀富貴之一念耳。此念既起。則是非極明。而不敢言。是逆順極辨。而甘於從逆。譬如三角法之點線。稍差其端。失於毫厘。其末相反。已不可思議。算數。孔子所謂苟患失無所不至。則以華歆之盛名者。儒身縛伏。后王經之爲儒林丈人。躬背帝髻。若張之洞之文學氣節。儒望豈能過於數子哉。其縛伏后而背帝髻。亦其固也。且張之洞惟其素領袖新黨。素惡榮。剛其爲普類也。彰彰故其得大名也。鼎鼎然後其懼禍也。惛惛故其奉僞命也。唯唯。其今日背逆忍心之由。乃其昔日高節重望之所至也。子何惑焉。嗟夫。張之洞者。其始不過鄙夫耳。其後曲媚榮剛爲逆黨。顯仇。皇上爲賊臣。眞所謂苟患失之無不至者矣。君其

未信孔子之言乎。公非處士曰。先生之論。可謂扶經心執聖權矣。頃京邑蹂躪。廟社震驚。那拉出奔。榮祿無蹤。載漪出亡。賊黨流離。萬國公議。皆言救上。不認那拉。張之洞於此何去。何從。公是先生曰。張之洞之心。巧宦也。無所不可。去無所不可。從但欲安其身。保其富貴而已。至於今者。張之洞之心。必悔悟從賊黨矣。必欲附從帝黨矣。然張之洞自政變以來。其所。以輕背皇上者。已著矣。其所以攻禁擒拿帝黨者。無不至矣。已處背水之陣。欲歸未敢。跋前疐後。狼狽無依。欲仍附賊黨。而大勢已敗。欲復歸帝黨。而仇怨已深。欲起兵自立。而魄力。不敢徘徊躊躇。震動恐懼。進退維谷。去從無所。此張之洞今日之心事也。嗟乎。丈夫立世。大臣處國。安有中立取巧而能保者乎。終亦必敗而已。張之洞非不見及此。而起點既差。末路自難。此亦張之洞之所無可如何者也。公非處士曰。然則張之洞今日何爲乎。曰。吾既言之。彼與帝黨仇怨既深。歸恐難保。倒行逆施。其將忠於逆黨。永爲賊臣乎。然普天之怨恨逆黨。莫不入骨懷思。聖主同於望歲。成敗之效。既覩。則歸附之心。全翻。恐張之洞雖欲附逆黨。而其屬未必從之也。其屬官幕府。多通才志士。能審時勢。通外事。本已有合同新黨之心。與新黨沆瀣既同。歸親尤甚。若張之洞欲攻新黨。不獨大失天下之心。而令屬官攻新黨。亦不啻以新黨攻新黨也。必有前途倒戈之禍。或有變生肘腋之憂。呂布起於蕭牆。思明生于左右。張之洞一身不能自保。寢食不能自安。而況欲攻人乎。徒見其愚惑而已。公非處士曰。然

則張之洞者宜如何。公是先生曰。張之洞本新黨之親。交。徒以附於逆黨而即決裂耳。今那拉得罪於宗廟社稷。得罪於兆民。得罪於萬國。其必不能存。愚者皆知之矣。晉夷吾之返國。已辱先君。唐明皇之幸蜀。推立靈武。舉國之擁戴者。既在。皇上。萬國之議救者。亦在。皇上矣。以爲義則如此。以爲勢則如彼。張之洞即不論義理。若識時審勢。亦當扶救。聖主。然後引合新黨。改易新政。則唐之五王。周之晉。鄭。功德巍巍。豈有過之。張之洞既悔禍立功。皇上必加非常之待。新黨志在救。上。無他意見。亦忘嫌復舊。相與同心。而張之洞身家既保。功蓋天下矣。且張之洞即欲保西后。亦非保。皇上。不可親有保。皇上之功。然後可爲調停兩宮之計。此乃深爲西后者也。若循承平之空文。仍行巧媚之曲。說徒曰兩宮慈愛。天下其誰信之。皇上豈能聽之。張之洞既不能自保。亦不能保西后也。終於兩盡矣。試問民心如何。國事如何。而尙可以空言舊勢。敷衍塞責乎。天下非癡非弊。民心已動。難離。區區挾鄂督之力。遂欲逆天理。絕人心而行。亦見其不知量也。然而張之洞身經喪亂。神魂交。喪舉動乖謬。幾與端榮等矣。瓦注者巧。金注者昏。夫兩湖總督其爲金注也重矣。能勿昏乎。昏者豈可與料事。患得患失。難進難退。疑死疑生。徘徊不決。搖惑倉皇。若此者尙可與論大事哉。其究也身名俱喪而已。張之洞其不免此乎。

頃京師傾覆。史民塗炭。乘輿播遷。岌岌乎中國垂亡矣。誰生厲階。滔天起禍。豈非那拉后通拳匪戕外人之所致耶。所以致然。豈非前歲因戮新黨廢君篡位之所致耶。天下怨怒。喑喑側目。夫以那拉之淫虐。賊臣之蠢橫。其釀亂傾邦如彼。當戊戌之變。法百日新政。天下想望萬國。拭目于中國之強待華人歛手而加敬也。夫以皇上之聖武。新黨之明達。捨身救國如此。此天下之公論也。假使皇上復位。新黨輔政。中國可必保全。人民可必樂利。此可以戊戌百日之效而推之也。假令那拉再行訓政。諸賊再復弄權。萬里之中國必亡。四萬萬之人民必絕。此可以訓政兩年之效推之也。以萬國公法論。則結拳匪戮外人戕德。使必不爲外國所容。以春秋經義論。則毋淫當絕。書文姜是也。廢君當絕。書哀姜是也。失信當絕。書晉夷吾是也。魚爛其民當絕。書樂亡是也。以一淫婦弄權。至于君廢國亡。九廟不食。列祖列宗之靈其容之乎。皇天后土其享之乎。如萬里之中國淪亡。四萬萬之種族同絕。三帝三王之神明。歷代賢豪之精爽。其許之乎。吾四萬萬同胞爲其所賣。其甘之乎。故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詩人所爲痛傷。大爲詈罵。乃所以爲溫柔敦厚之至也。夫柔於民。厚于國。乃義之至也。若厚於暴于民。豈以爲義也。昔者晉夷吾之復反。已辱先君。唐明皇之出奔。則推靈武。周勃以安劉爲忠。東之以復唐爲正。此乃古今經義之正。士論之公也。武后有篡廢之罪。而未嘗亡國毒民。褒姒能亡其國。而未嘗廢君篡位。若那拉后者。兼武墨褒姒而一之。真古今

所未有。不特列祖列宗之罪人。實中國四萬萬人之罪人也。試問吾四萬萬之同胞。復願戴那拉乎。抑願戴皇上乎。不待京師之亡。觀去歲廢立之事。薄海電爭者百數。今十二國公議咸欲救。上人心之戴可知也。人心之所戴。天命之所存可知也。人心如此。天命如此。經義如此。公法如此。皆以救皇上存中國之故。新黨之所爲無他。不過戮力以救皇上。以存中國而已。兩湖總督張之洞者。學問深博。非不知經義史事者也。豈以爲皇上可廢。弒那拉宜淫篡。豈不知京師傾覆。祖宗不食。由于那拉哉。豈不知那拉臨朝。羣小弄權。中國不保。豈不知新黨之爲忠於皇上。而別無他心哉。豈不知人心咸怨那拉而戴皇上。哉。張之洞清夜捫心。豈不知之。乃其粉飾之言。告各國領事。則曰。兩宮慈愛。苟如是。則戊戌廢君。已亥立嗣。郊壇不祀。皆皇上自爲之。耶。苟如是。則通拳匪。戕外人。戮德使。亡京師。毒生民。絕宗社。皆皇上爲之。耶。若如張之洞言。則皇上其可廢矣。萬國豈復肯擁立之。天下豈復同戴之。哉。雖然。皇上之聖明。那拉之罪惡。張之洞豈能以隻手遮之。哉。豈能以一人賣天下萬國。哉。乃者聞其在漢口戮新黨三十人。又派員于上海捕新黨。是黨禍之興。那拉不舉。而張之洞必欲行之也。那拉未爲武后。張之洞先迎合而爲周興來俊臣。那拉未爲靈帝。張之洞先爲曹節仇覽魏忠賢。異哉。張之洞之暴新黨也。何其媚那拉而仇皇上之甚。哉。昔歲榮祿統重兵。張之洞畏不敢動。其以爲保身家之計可也。今則那拉走矣。

武衛散矣。張之洞負重望。擁重兵。欲救上則一呼可成矣。尙冀其一綫之良。敢于爲調停兩宮之計。又冀其一隙之明。思爲保存中國之謀。此或亦張之洞讀書有年。良心所不盡喪者乎。若欲存中國。不爲周勃安劉。東之復唐。元禮擁中。敬業興兵。豈復有他策耶。許袁一言。而以離間腰斬。此豈狄仁傑之所能濟乎。張之洞昔既畏勢而徇賊。今尙從賊而按兵。已苟保富貴而不爲。尙惡天下有救皇上之人。既誅既鋤。乃捕乃羅。惟恐忠臣義士有一人之不盡。而慮皇上有生機一線之復存也。愚中國之不速亡。而四萬萬之人種不絕也。嗚呼。張之洞倒行逆施如此。于是天良俱絕矣。不徒忍於弑皇上。實忍于絕中國矣。何以言之。試問議和之後。那拉再立幼主。重行臨朝。能捨棄榮祿。剛毅諸人。而舉國以聽張之洞乎。果其能舉國以聽張之洞。自負明達新學。自負經營八表。自謂能救中國。尙未可知。然識者觀之。張之洞尙未信各國民兵之制。銀行之事。此西政之最淺末者。張之洞尙未知之。而況泰西立國政治之體也。張之洞之學之才。以之爲政。不能救中國。勿論就論如所自負。然觀從古變法之舉。皆出于大有爲之君。有湯武而後有伊周。有桓公而後有管仲。有勾踐而後有范蠡。有孝公而後有商鞅。有先主而後有諸葛。有符堅而後有王猛。有宇文周而後有蘇綽。有神宗而後有王安石。未見無英武神聖之君。而能成變法立治之規模者也。今自那拉訓政兩年。所行爲何政。則皆守舊弊法。摧翻新政也。所用爲何人。則李連英。載漪。奕劻。榮祿。剛

殺。下及趙舒翹。啓秀立山懷塔布之流。非貪冒驕暴之人。則冥頑蠢悞之士。舉朝無一正人。執政無一通才。兩年無一讜言。言路結舌。羣僚低首。天下怨嗟。若其宿昔所爲。日爲荒戲之事。窮極土木之功。乃至提鐵艦之三千萬。鐵路之三千萬。以築頤和園。提萬萬以祝壽。日以至失琉球。亡緬甸。失安南。割臺灣。膠旅。廣州灣之地。除其淫僞。闔弒顯后。殺殺后。尙出傳聞外。但自光緒八年。顯后升遐之後。其行政之效。又可觀矣。年垂七十矣。腦筋生定矣。耳本不知古今。目更不知中外。身寄衆閹寺之中。面蔽於衆邪諸愚佞之人。告之以西學。則驚河漢而掩耳。改圖於新政。則皆害已而不便。以此而欲輔佐變法。以救中國。是猶欲雄鷄生卵。緣木求魚也。無胎生子。必不可得。凝冰作柱。必不能成。無其質矣。將安所施。此雖堯舜在前。周公在後。卑士麥克千。百亦無能爲矣。英日各國。尙不知其詳。故不知救。皇上而認那拉。今至大戮其民。而後大悔之。若張之洞。而不忍中國之亡。豈不念此乎。必捨聖明變法之。皇上而扶一淫昏亡國之女后。以立童昏之幼主。中國必亡。而張之。亦何利乎。若謂中國必不全亡。猶冀爲小朝廷大臣。則方今萬國之怒。如彼。中國民心之變。如此。張之。洞能保必爲小朝乎。且立于亂人之朝。豈復可言。昔之崔浩。張華。蒙被慘戮。且不遠引。即近者許景澄。袁昶。以一言而被戮。其他立山。徐用儀。雖小人之尤。亦復死于無辜。如聶士成。李秉衡。張春發。陳澤霖。以戰死。則幾于死事矣。然不爲。皇上盡節而爲助拳匪。以拒友邦。天下尙惜其死。

非其所也。即令和議幸結。那拉無恙。而宵小可以搆。民怒可以生。患衆怒難犯。違天不祥。長之滿。既悖天怒。民廢君從。賊獨不慮肘腋之生變乎。若以怙權恃勢。可以無道橫行。則那拉榮祿之勢。昔者滔天。可肆殺戮。今已流離奔走矣。尙無莽卓之才。而敢行逆天之事。曾幾何時。千刀刺而三家分矣。凶人作逆。千古何能有成。况當萬國環伺之時。人心憤怒之際乎。區區鄂督。權力幾何。比于榮祿。蓋已遠矣。而敢於倚勢作威。肆行黨禍。以絕皇上之生機。以犯天下之大怒。是未鑒榮祿覆亡之轍。而急于步其後塵也。張之洞本知變法。親于新黨。徒以戊戌之秋。曲媚那拉。思免黨禍。故敢背皇上。敢殺六士。一綫之差。方針遂反。至於今也。騎於虎背。敢爲逆賊而不顧。自興黨禍而不辭。名臣其始。賊臣其終。以一念保身家富貴之漸。遂以日造弑君上亡中國之藥。嗚呼。他人不足責矣。張之洞之志。學固向榮祿。燕蔣相反者。其明發指心。仰天自問。對之天下。垂之後世。不審以爲如何也。雖然。以乖欲之名。儒大臣而忍于手縛。伏后彼利令智昏。天良絕滅久矣。鐘鳴漏盡。游魂搖搖。倒行逆施。挺而走險。豈復有月計算。顧忌哉。吾讀史而駭華歆。今知之矣。雖然。時勢如此。人心若彼。而舊黨大臣尙不知悔禍。甘心從逆。滔滔皆是。豈以爲是可恃哉。豈眞忠於那拉哉。善亂運所鍾。死期將至。治病者不盡去其惡毒。則新肌難生。爲國者不盡勸其舊積。則新政難成。書曰。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天將欲新中國也。故俾諸舊者咸與掃除。不有廢也。其何以興。若今諸老舊大官。

橫于上。中國豈能救乎。故張之。之甘于從逆。是天之大汎掃諸舊而大新中國也。天之愛中國甚矣。哉。諸新黨其益可奮乎。

論死生

闕名

嗚呼。人之所以陷於不義者。吾知之矣。人之所以勇於義者。吾亦知之矣。陷於何。在。陷於畏。死。勇於何。在。勇於不畏死。夫以藐然七尺之躬。終有渺然歸虛之日。則亦何必畏哉。其畏也。則以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也。雖然死而可惡。天下豈有長生不死之道乎。以必不能免之事。而常存倖免之心。夫是以由惡而畏。由畏而愚而弱而忍而悖而適得死。不然天下畏死者衆矣。其能免者誰哉。豈獨不能免。速死之人。大抵畏死之情中之也。其能幸免者。則所謂罔之生也而已矣。然使其罔然長生。則罔亦何害。而無如其終有一死也。豈獨有一死。且恐後之爲禍更烈也。雖然。吾今執不知死生之理之人。而告以不畏死之說。是何異執弊者而語宮徵。執弊者而語黑白乎。請論死以明之。

萬物莫不生。而不知其由死而生也。萬物莫不死。而不知其死而復生也。天地之氣。有出必有入。有聚必有散。有分必有合。有來必有往。十圍之木。鬱鬱葱葱。人謂其生氣勃然也。而不知其將受斧斤也。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人謂其生息不已也。而不知其將被烹剝也。物之由生而少。由少而壯。由壯而老。由老而死。乃物之常。何足異哉。所異者其死而即死。與死

而不死耳。薪焚於火。其已死者也。然而烟塵灰燼。未即死也。冰釋於水。其已死者也。然而水即爲冰。猶不死也。彼至粗至淺有形象者且然。而謂人之精靈杳然無形。寂然無聲。乃由生而定。由死而罄者乎。季路問事鬼神。而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又曰未知生。焉知死。此豈夫子拒季路之問哉。無亦以人鬼一源。生死無二。因以直告之耳。孝經緯曰。陰陽終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游魂爲變者。死而復生。變化也。世人不知死生之故。猥以爲生也。自無而之。有而不勝欣幸。死也。自有而之。無而不勝恐怖。故見義不爲。知死不救。卒養成一麻木不仁之世界。惡知夫死而不亡者哉。

然而死而不亡。理雖如是。而不畏死者。猶不暇論也。縱使死而即亡。彼仁義之士。豈遂畏之哉。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若彼人者。豈真惡生樂死。與世人異其性。曾乎。又豈預計夫死而不亡。乃始不惜身命乎。仁義所在。死生以之。蹈道自然。順受其正。固無所舍圖。無所計較者也。子路侍側。而子以爲不得其死。孔慳之難。又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此豈夫子之能逆料哉。亦以子路之精神意氣。死生不渝。故知其必死節耳。子畏於匡。顏淵後。而子疑其死。亦豈夫子之故爲測度哉。觀顏淵之對。以爲子在。回何敢死。則子若被害。顏淵死之必矣。仁義

之士。視死如歸。其審計及於死而不亡乎。故死而不亡者。理之常也。而雖亡猶死者。烈士之心也。彼畏死之人。明知夫義所當死。又知夫死而不亡。而猶以畏死情勝。卒至進退失據。終歸於死。且而不合於義者。其亦可以興矣。

雖然。吾論是非。遇論利害者則沮矣。吾談義理。遇談禍福者則迂矣。吾請不論理而論事。不言古而言今。今夫康梁天下之至不畏死者也。無地不可以死。無時不可以死。無人不可以死。而乃搜捕不死。追殺不死。協拿不死。行刺不者。放火不死。今夫逆黨天下之至畏死者也。畏死而不敢違后旨。畏死而不敢救。皇上且畏死而不敢言維新。而乃外於拳匪。死於西兵。死於矯詔。死於自殺。是何禍福利害之相反也哉。子夏曰。死生有命。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雖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蓋天命所在。我雖畏死。死不因畏而止。我雖不畏死。死不因不畏而至。張蔭桓之不死於戊戌政變之際。而死於新疆。張蔭桓之不幸也。向使偕六君子而死。則且並六而爲七矣。何至虛延兩載。死於無名耶。許景澄袁昶之不死於諫廢立。而死於諫開戰。許袁之不幸也。向使繼楊漪川而請撤簾。則漪川何以止之。而乃久立牝朝。稍露直言。遽遭慘戮。是可哀矣。聶士成之列。不可謂不忠也。然而死非其所。君子不貴也。使士成手提勁旅。翼戴王室。則無論事之成敗。卽兵敗身死。妻子被擄。士成爲不朽矣。何至爲權奸掣肘。兵匪通謀。身死家破。而猶受斥責哉。使張許袁聶。早知有此。

死則雖至愚蠢亦必能力救。聖主雖死而不顧也。即其今日之死亦必自恨其往者之不死也。乃不死於前而死於後。不死於彼而死於此。名義不立。防檢空裂。不亦悔之已晚哉。此尙就其不盡從逆者言之。若如立山徐川儀之流。則明明后嗣矣。出入宮禁。恩眷優渥。又非如李秉衡等之親自督戰。宜其可以無恙也。何忽然亦被慘死耶。其餘京津之間。浮沈官宦。袖手旁觀者。不知其幾矣。而今安在哉。是知死生有命。且又有義。不畏死者未必死。而雖死猶生。畏死者未必生。而生不如死。彼畏死者又何益焉。

嗚呼。譚瀏陽其知之矣。當政變之初起也。有某國人勸以出走者。而瀏陽曰。各國變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國未有流血。請自譚嗣同始。迄今誦其遺言。仰其高節。猶令人有怦怦欲死之心。故吾輩謂六君子之中。譚復生可稱爲待死。楊漪川可稱爲尋死。漪川豈必不免於死者哉。使不上疏。則亦一宋伯魯耳。乃奏請撤籬。自尋死節。可不謂之人傑矣乎。唐拔貢之被逮也。曰事既漏洩。有死而已。無庸網縛。同爾前往。三十餘人。羣呼速殺。延頸就戮。無一懼者。嗚呼。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如彼人者。得不謂之從容就義哉。無論其毅魄英靈。長此終古。即使死而即死。滅盡無餘。其所成者固已大矣。尙何敗事之可言耶。中國自戊戌以前。無所謂流血變法者也。六君子之後。而流血之宗旨定矣。及唐繼起。三十志士同日死。義流風所被。遍於國中。人人有捨身救國之心。獨立不懼之概。事之成就。雖有遲速。而其所以激厲民心。

提振士氣者。固足以易天下矣。康梁之屢瀕於死而不死也。同黨者慮其危。反對者利其死。吾則謂其不必慮。亦無可利。無論康梁之死與不死。固有天在。即死矣。而康梁之事亦成矣。耶蘇被殺。其弟子又十九傳。皆被禍。宜其教之絕滅矣。何若是之盛大耶。墨子曰。臣雖死。而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皆猶夫臣者也。故康梁不死。其事固成。康梁即死。其事亦成。事之成敗。固無與於人之生死也久矣。張睢陽雖被難。李郭賴以中興。彼畏死者又何怖焉。甚哉。世人之大惑不解也。彼冥然以生。而不知其所以生。茫然而死。而不知其所以死。徒營營役役於目前之禍福利害。以爲貪生長死計。故數十年中。惴惴然自憂其死。之不暇。何暇以普渡衆生。更何敢以輕入地獄。是故委瑣齷齪。拘文牽俗。不敢發一言。不敢行一事。見親友之患難。則下石而不動心。見君國之阽危。不援救而反從逆。以至種亡國破。禍敗立見。而猶復粉飾諛頌。聊以自娛。是其爲人。豈特必不得其死。即使幸保首領。而其心死之禍。已大可哀矣。又安知夫生亦我死亦我。我生我死。而我無所損益於其間哉。嗚呼。死而即盡。夷齊何苦以窮餓爭名。死如可逃。政徹何事。以帝皇不免。畏死者尙念之哉。

新黨黨派述略

趙振

朱紫雜。陳雅鄭。迭奏萬。蝸鼎沸。百喙岳。鳴師曠。淆其聰。離朱失其鑒。不有靈犀。疇分涇渭。非懸神鏡。曷別妍媸。任公先生有維新圖說。演其意而申論之。作新黨黨派述略。

新黨之名。助於丁戊之間。中國屢敗之。餘其虛憍自大。自視如帝如天。而日外人以爲夷狄禽獸之習。漸悟其非。震於泰西之文明。其腦筋爲之一變。恍然其政治學術技藝無一不勝於我。於是遠識之士。洞幽燭微。冥心孤往。以窮其所以然。復出其所得而大號於衆。聞其風者。羣起而和之。應之。苟非鐵牛土狗石象木鳶無血氣沒腦筋昏愚澀謬冥頑陋固一事不知一理不聞之陳死人。莫不哆哆然喋喋然爭譚時務。自命爲識時之俊。傑而驕於庠塾里黨之間。並其服飾飲食玩好之微。亦無一不爲泰西是倣。嗚呼。中國之新黨。何其盛也。洎夫今上皇帝收攬大權。有特科歲舉之舉。利祿所在。科舉所重。颯颯電擊。波譎雲詭。則不獨吾向者之所謂新黨爲新黨。即吾向者之所謂鐵牛土狗石象木鳶無血氣沒腦筋昏愚澀謬冥頑陋固一事不知一理不聞之陳死人。亦爲風潮所激蕩。亦莫不剽竊報章之剩語。勦襲坊間時務策論之陳言。取其壓力漲力激力動力阻力吸力愛力起點進步團體氣質改良自由組織種子野蠻文明平權平等以及華盛頓拿破命亞力山大成吉思林肯明治維廉維多利亞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加利生得賓錫盧騷孟的斯鳩卑思麥沙士勃雷伊藤大隈之名。號歐羅巴阿非利加阿美利加澳大利亞亞細亞英俄德法日美等之字樣。西學大成格致課藝之所錄。瀛環誌略萬國史記之所載。塗抹於文字。叫號於肆應酬酢之間。一人十人百人千人萬人億兆人。耳爲之聒。目爲之眩。地球文明之各國。其所謂新黨者。有如是

之盛乎。地球文明之各國。其所謂新黨者。其果若是乎。吾爲之悄悄然。悲悄悄然。憂慄慄然。懼地球文明之各國。其所謂新黨者。斷不若此也。

不觀夫戊戌八月之後乎。天傾地覆。鬼怒神恫。日月無光。風雲失色。河東獅子。伏地一吼。而狐嗥狼哮。猩噉猿啣。爲之寂然。萬籟無聲。億喙戢響。而向之自以新黨之黨魁。自命而四萬萬人。亦以新黨黨魁。矚之者。且電催殺六士。以自保其祿位矣。未幾且躬爲捕黨之魁。屠戮志士矣。又有朝聞政變。痛哭流涕。慷慨而論列是非。一聞不株連之僞詔。則反戈相向。著論而媚其所譽者。若夫進勸善之歌。獻符命之頌。著翼教之編。而帶銅具顏甲士。重斯人也。其長樂老之遺派歟。其楊三變之嫡嗣歟。是非戊戌八月以前之所謂新黨者歟。新黨乎。新黨乎。我中國之新黨。其若是乎。

庚子之季。國匪肇禍。京師破。宗社毀。宮闕焚。乘輿出。國之危亡。如累卵。如浮漚。如朽索之馭六馬。岌岌乎殆哉。西后榮祿。鑑端剛之覆轍。懼瀾綱之餘生。繼以外人逼迫。內論囂然。自慄慄然。目懼其位祿之不保。於是取戊戌之新政。略試其數端。以爲解釋罪戾。要結人心之秘策。而可以告謝於列強。而舉國望治之殷。如饑如渴。莫不額手相慶。而曰維新維新。而風氣又爲之一轉。未幾而部例焚矣。胥吏裁矣。捐納停矣。冗官廢矣。八股去矣。武試止矣。而舉特科。而保人才。而開學堂。而設警察。而復洋操。戊戌新政之形式。幾幾具體而微矣。其精神何

如。則。吾。不。得。而。知。然。而。上。行。下。效。足。徵。風。行。草。偃。之。休。八。股。家。聲。調。鏗。鏘。之。絕。妙。文。章。實。我。支。那。四。千。年。奴。隸。性。質。服。從。主。義。之。絕。妙。寫。真。影。相。悲。夫。悲。夫。試。觀。辛。丑。以。來。吾。支。那。之。含。齒。戴。髮。圓。顛。方。足。者。之。變。相。何。妨。戲。取。留。聲。之。器。攝。影。之。鏡。而。寫。之。照。之。其。口。嘵。嘵。其。音。囂。囂。其。氣。陶。陶。或。百。或。千。或。萬。或。億。蜂。屯。蟻。聚。而。切。切。嘈。嘈。聆。其。言。語。新。政。新。學。也。讀。其。議。論。新。政。新。學。也。聞。其。運。動。新。政。新。學。也。樞。機。之。條。議。封。疆。之。奏。牘。士。夫。之。論。述。無。一。不。新。政。新。學。也。非。但。政。學。已。也。尋。常。日。用。之。事。有。中。西。合。璧。之。新。法。方。言。焉。有。中。西。合。璧。之。新。法。服。飾。焉。譽。以。維。新。志。士。則。喜。譽。以。老。成。典。型。則。怒。新。黨。乎。新。黨。乎。視。戊。戌。猶。有。進。焉。者。乎。非。但。吾。向。之。所。謂。鐵。牛。土。狗。石。象。木。鸚。無。血。氣。沒。腦。筋。昏。愚。澀。謬。冥。頑。陋。固。一。事。不。知。一。理。不。聞。之。陳。死。人。詡。詡。然。起。死。回。生。化。朽。腐。而。爲。神。奇。以。新。黨。自。鳴。於。世。而。祖。匪。之。魁。漏。網。之。餘。孽。亦。墮。廉。喪。耻。覩。顏。澀。面。低。首。下。心。日。日。以。媚。外。爲。主。義。汲。汲。焉。講。求。泰。西。之。武。備。泰。西。之。警。察。以。求。壓。制。防。範。我。漢。人。悲。夫。悲。夫。若。是。之。新。黨。何。其。多。也。然。而。吾。懼。其。多。也。新。黨。盛。矣。黨。派。繁。矣。黃。茅。白。草。彌。望。皆。是。咕。嗶。之。士。數。誦。之。儒。纓。衿。之。士。夫。持。籌。握。算。不。能。紀。其。數。斗。量。車。載。不。能。盡。其。名。二。十。二。行。省。之。大。幅。員。之。廣。自。其。表。面。而。觀。之。亦。若。萬。象。維。新。之。氣。象。儼。濯。濯。然。一。新。國。矣。然。而。詔。下。期。年。矣。疆。臣。之。覆。奏。亦。幾。半。年。矣。咋。於。國。闕。於。塾。鬻。於。里。巷。而。其。實。效。所。在。者。何。如。而。其。實。力。舉。行。者。何。如。而。其。著。實。有。益。於。國。者。何。如。視。戊。

戊。百。日。之。新。政。平。心。而。論。之。又。何。如。拾。戊。戌。之。條。棄。其。精。取。其。麤。避。其。名。襲。其。迹。撫。拾。其。皮。屑。而。張。皇。之。剝。取。其。輪。廓。而。矜。持。之。棄。金。而。取。餅。買。楨。而。還。珠。誅。鄧。析。而。用。竹。刑。鬱。烏。號。而。射。后。羿。而。營。其。私。而。罔。其。利。而。覩。然。號。乎。人。曰。新。黨。也。新。黨。也。吾。為。之。舉。其。大。畧。白。其。心。迹。約。分。數。派。而。表。之。

民賊派 取泰西之新法可以壓制防範吾民者。

利祿派 借新政新學以博取功名富貴者。

名譽派 但博維新之美名不必求實際者。

製造派 專言製造者中國言算學者尤衆可以製造括之。

科舉派 科舉既變不得不轉移者。

風氣派 隨風氣轉移者。

無恥派 專以媚外爲主義者。

所列數端條其大畧風雲萬變波瀾千折禹鼎不能鑄秦鏡不能照吳道子地獄之變相不能圖敵於都都若是也睨於省省若是也睨於郡郡若是也胸于邑邑若是也睨於里里若是也舉國之人無一非新黨舉國之人無一非以上所列之新黨有是新黨而國何與焉無是新黨而國何與焉以此言新新何足貴以此言黨黨何足尊

悲夫。悲夫。以吾中國四千年神明之。宵神聖之。教冠帶之。倫溫帶靈秀之所。鍾其所謂新黨。竟若此而盡乎。毋亦妄自菲薄也。山誓誓。罵灌夫。使酒仰視天。俯盡地。抹殺一切之惡習。毋乃不可。橫覽神州。苦思冥索。椎心泣血。呼籲于皇天后土。以求其人。露白菽蒼。山高水長。渺渺予懷。引領相望。悲夫。悲夫。黯黯支那。沈沈震且。詎無萬死萬生。歷劫不改。誅戮禁錮。所不能抑其熱志者。或蜷伏于內地。或蓬飄于海島。豈絕其人。縱或宗旨各殊。門戶互異。而掬心可示。肝膽照人。天荆地棘。行如坦途。夫豈壓制防範。利祿名譽。製造科舉風氣。所能移易者。又豈屑效無恥之輩。借新政新學。而以媚外爲事者。昧昧我思之。略舉其派。條列於左。

甲 審時度勢。尋等按級。深知民智猶稚。不足以自治。必先保王權。以通民隱。以勤王爲宗旨者。

乙 民權日盛。公理日昌。風潮所趨。勢不能遏。希望之心切。欲一蹴而躋其巔。以革命爲宗旨者。

丙 無黨派。無門戶。無論君主民主。勤王革命。但以愛國救民爲宗旨。必期達其目的。而後已者。

若是者。各樹一幟。各闢一門。吾亦不暇論列其是非。要而論之。與吾向之所論之所謂新黨者。則大迥異。而此之所謂新黨者。其數幾何。向之所謂新黨者。其數幾何。悲夫。試爲比例之。

吾所大懼。吾所大恐。而僅只此數之中。已有歧焉。而一派之中。又有歧焉。分之又分。其微已甚。吾願馨香禱祝此之所謂新黨者。同德同心。羣策羣力。以固結其團體。吾又馨香禱祝向之所謂新黨者。共矢血誠。捐其故技。善自擇術焉。

嗚呼噫嘻。衆生之根器不齊。腦質之智識各異。孔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佛說或見國土爲虛空。或見海水爲地獄。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見如是見。聞如是聞。新黨乎。新黨乎。其譬於自擇乎。明角墮毋炫其光。線馬鑽骨毋滂其聲。浪慎之慎之。其始也殊途。其終也同歸。吾願舉我南瞻部洲之大衆。一入涅槃而度滅之。

中國各報存佚表

報章之利益。近世士夫類能言之。沈沈震且。報章闕如。攷古之士。潛思冥索。以免古者太史所陳。輟軒所採。百工朦瞽所箴誦。已爲報章之權輿。不過以其通上下之情。陳列國政治風俗之得失利病。與報館之職頗相類。爰比附之。自張其軍。然究不得謂之爲報也。耶抄既興。略爲相近。然所紀者。諭旨奏牘之外。屏焉不錄。但爲椎輪體未備也。近世以來。斯道漸盛。林文忠公命譯外國近事。名爲西國近事彙編。月出一冊。是吾國報章之最早者。是爲月報之始。五口通商。風潮漸播。上海一隅。尤爲中西人士會萃之所。申報繼出。是爲日報之始。丁戊之間。吾國迭受大創。乃講求中外之政學。是時魁人傑士。創時務報於上海。風靡一時。吾國

始有旬報。是歲也。廣仁報亦創於桂林。七日一冊。名雖不著。絕鮮知者。然溯星期報之始。首屈一指焉。報章體制。幾乎備矣。繼軌並興。斯道大暢。知新報屹立於澳門。湘學報屹立於湖湘。與時務報鼎足分峙。彪炳一時。他若國聞彙編以及各旬報中。頗多佳構。日報則以國聞報。湘報爲巨擘焉。月報寥寥。僅萬國公報孤鳴於世。星期報則尤闕如也。聖主幽囚。新政驟墮。內地報館。封禁無存。天津上海澳門。爲權奸勢力所不能及。歸然存者。僅二三焉。大南新報突起於星架坡。頗爲敢言。不溺其職。苟能始終如一。亦何嘗非報館之偉著也。漢報以日本人之力。大聲疾呼於漢口。新聞報於政變之始。亦屬敢言。惜乎不能強立而不返。論者恡焉。日報之卓卓者。盡於此矣。香港各報章。能不媚權貴者。亦不乏其人。他若亞東時報。五洲時事彙報。中外大事報。皆出於政變之後。卓然名論。砥柱狂瀾。吾國旬報之不易得者。然綿力微薄。不能久遠。悲夫。後之興者。蘇報中外日報同文滬報。皆日報矯矯者。屹立於驚濤駭浪。狂飆毒霧之中。難矣。誠可貴矣。歲在辛丑。新政再振。俊傑之士。多所建立。後之來者。蒸蒸日上。進步未知其所底止。今不具論。祝之禱之。若夫國民報開智錄等。皆叢報之後來居上者也。申報開設最早。前之主持者。雖未能如近日各報之良。然頗能以開風氣爲宗旨。近則以無恥小人。妄主筆政。顛倒是非。媚奸嗜利。吾恐自世界有報以來。所未有者。異矣。本報主持清議。議論撰述。千秋萬世自有評定者。不敢自譽。今探吾國自有報以來。列爲一表。亦報

界之歷史所不可闕者。約分二類。一曰日報。星期報附之二曰叢報。旬報月報附之

日報

叢報

宮門鈔	北京	存	京報	北京	存
官書局報	同	佚	諭摺彙存	同	同
京話報	同	存	官書局彙報	同	佚
燕京時報	同	同			
新聞彙報	同	同			
津報	天津	未詳	國聞彙編	天津	佚
直報	同	存			
國聞報	同	佚			
天津時報	同	未詳			
天津日日新聞	同	存			
申報	上海	存	時務報	上海	佚

新聞報	同	同	集成報	同	同
時務日報	同	改爲中外日報	昌言報	同	佚
中外日報	同	存	農學報	同	同
宇林滬報	同	改爲同文滬報	蒙學報	同	續出
同文滬報	同	存	算學報	同	佚
蘇報	同	同	實學報	同	同
指南報	同	佚	萃報	同	同
博聞報	同	同	衛生報	同	未詳
商務日報	同	存	謀新報	同	未詳
遊戲報	同	同	益智報	同	未詳
采風報	同	同	亞東時報	同	佚
消閒報	同	同文滬報附張	五洲時事彙報	同	同
笑林報	同	存	中外大事報	同	同
寓言報	同	同	格致新報	同	未詳

華洋報

上海

同

教育世界報

上海

存

奇新報

同

存

叢報

同

同

世界繁華報

同

同

益聞報

同

未詳

博聞報

同

佚

選報

同

存

覺民報

同

存

外交報

同

同

匯報

同

同

中西教會報

同

同

廣報

廣東

佚

萬國公報

同

存

中西報

同

改為越嶠紀聞

格致彙編

同

佚

越嶠紀聞

同

存

博聞報

同

改為安雅書局世說編

安雅書局世說編

同

存

嶺南報

同

佚

嶺海報	同	同	同
寰球報	同	同	同
商務報	同	同	存
紀南報	同	同	佚
廣智報	同	同	同
湘報	湖南	佚	同
電抄	同	同	同
京電錄	同	同	同
杭報	浙江	佚	同
白話報	同	同	同
無錫白話報	江蘇	存	存
漢報	湖北	存	存

湘學報	湖南	佚
經濟報	同	同
譯林	浙江	存
經世報	同	佚
羣學社編	同	存
醫學報	同	佚
勵學譯編	江蘇	存
商務報	湖北	存

博聞報 廣仁報 渝報 閩報 膠州報 華字日報 中國日報 中外新報 循環日報 維新日報 香港新報 通報 椰報 澳報

江西 廣西 四川 福州 山東 香港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澳門

未詳 未詳 佚 佚 詳 存 存 存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佚 佚

中國旬報

香港

佚

知新報

澳門

佚

天南新報	星架坡	存
日新報	同	同
叻報	同	同
檳城新報	檳榔嶼	存
東華新報	雪梨	存
廣益華報	同	同
岷報	馬尼刺	存
文興日報	舊金山	存
華洋報	同	同
翰香報	同	同
寶文報	同	同
中西報	同	同
華美報	同	同
萬球報	同	同

新中國報

檀香山

存

隆記報

同

同

華夏報

同

同

麗記報

同

同

東亞報

神戶

佚

國民報

東京

佚

譯書彙編

東京

存

大同學錄

橫濱

佚

開智錄

同

同

清議報

同

存

右表所列。俱得八九。闕漏謬誤。自知不免。深自慙焉。自報章典。吾國之文體。為之一變。注洋恣肆。暢所欲言。所謂宗派家法。無復聞者。夫宗派家法。固不足言。然籌備國法。而無雜鄙俗之弊。亦因之而起。覺世之文。與傳世之文。固異。不能執此以繩。為後生來學。亦不可不知也。又或嬉笑怒罵。不無已甚。君子病焉。至如法言莊論。指斥是非。而纖佻譁浪之語。雜乎其間。而不覺。浮薄之習。賢哲所呵。吾自犯之。且為尤甚。矢志滄海。來者可追。並願普告我同文者。

清議報全編卷四終

清議報全編卷四

第一集下之下本館論說四

第貳集名家著述

譚瀏陽仁學
儒術真論
飲冰室自由書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主社輯印

清議報全編第二集目錄

卷五 名家著述第一第二

仁學自二至十四、自四十四至四十六、一百

譚嗣同

儒術真論自二十三至三十四

章炳麟

卷六 名家著述第三

飲冰室自由書自二十五至三十九、自九十三至一百

梁啟超

成敗 俾士麥與格蘭斯頓 文明普及之法 最初之自由民 地球第一守舊黨 文野三界之別 英雄與時勢 近因遠因之說 草茅危言 養心語錄 理想與氣力 自助論 偉人訥耳遜執事 放棄自由之罪 國權與民權 破壞主義 自信力 善變之豪傑 加布兒與諸葛孔明 論強權 豪傑之公腦 藥的斯鳩之學說 譚瀏陽遺墨 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 祈戰死 中國魂安在乎 荅客難 愛國與愛國 保全支那 惟心 慧觀 無名之英雄 志士箴言 天下無無價之物 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 世界最小之民主國 維新圖說 俄人之自由思想 二十世紀之新鬼 難乎爲民上者 烟士披里純 無欲與多欲 說悔 機埃的格言 富國強兵 世界外之世界

卷七 名家著述第四至第九

中國近十年史論七十七至八十四

滅國新法論八十五至八十九

瓜分危言十五至二十三

亡羊錄(一名丙申以來外交史)二十四至二十七

國聞短評二十七、八十五

汗漫錄三十六至三十八

卷八 名家著述第十至第十四

學界雜纂六至十八

讀春秋界說

讀孟子界說

闕關篇

未濟篇

梁啓超

梁啓超

梁啓超

梁啓超

闕名

梁啓超

梁啓超

梁啓超

康有爲

康有爲

理學篇

康有爲

愛惡篇

康有爲

性學篇

康有爲

覺識篇

康有爲

康南海傳一百

梁啓超

學校課卷二十七至三十二

瀛海縱談六十四至七十三

蔡奮

偉人佳話五十二、三

闕名



清議報全編卷五

第二集甲

名家著述第一第二

仁學 第一

校刻瀏陽譚氏仁學序

嗚呼此中國爲國流血第一烈士亡友瀏陽譚君之遺著也。烈士之烈。人人知之。烈士之學。則罕有知之者。亦有自謂知之。而其實未能知者。余之識烈士。雖僅三年。然此三年之中。學問言論行事。無所不與共。其於學也。無所不言。無所不契。每共居。則促膝對坐。一榻中。往復上下。窮天人之奧。或徹數日夜廢寢食。論不休。每十日不相見。則論事論學之書盈一篋。嗚呼。烈士之可以千古。尙有出乎烈之外者。余今不言。來者曷述焉。乃敍曰。仁學何爲而作也。將以會通世界聖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衆生也。南海之教學者曰。以求仁爲宗旨。以大同爲條理。以救中國爲下手。以殺身破家爲究竟。仁學者即發揮此語之書也。而烈士者即實行此語之人也。今夫衆生之大蔽。莫甚乎有我之見存。有我之見存。則因私利而生計較。因計較而生罣礙。因罣礙而生恐怖。馴至一事不敢辦。一言不敢發。充其極也。乃至見孺子入井而不怵惕。聞鄰榻呻吟而不动心。視同胞國民之糜爛而不加憐。任同體衆生之痛癢。

而不知覺。於是乎大不仁之事起焉。故孔子絕四。終以無我。佛說曰。無我相。今夫世界乃至恆河沙數之星界。如此其廣大。我之一身。如此其藐小。自地球初有人類。初有生物。乃至前此無量劫。後此無量劫。如此其長。我之一身。數十寒暑。如此其短。世界物質如此其複雜。我之一身。分合七十三原質中之各質組織而成。如此其虛幻。然則我之一身。何可私之有。何可愛之有。既無可私。既無可愛。則毋甯舍其身以爲衆生之犧牲。以行吾心之所安。蓋大仁之極。而大勇生焉。願婆羅門及其他舊教。往往有以身飼蛇虎。或斷食。或臥車轍下求死。而孔佛不爾者。則以吾固有不忍人之心。既曰不忍矣。而潔其身而不思救之。是亦忍也。故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古之神聖哲人。無不現身於五濁惡世。經歷千辛萬苦者。此又佛所謂乘本願而出世。孔子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也。烈士發爲衆生流血之大願也久矣。雖然。或爲救全世界之人而流血焉。或爲救一種之人而流血焉。或爲救一國之人而流血焉。乃至或爲救一人而流血焉。其大小之界至不同也。然自仁者視之。無不同也。何也。仁者平等也。無差別相也。無揀擇法也。故無大小之可言也。此烈士所以先衆人而流血也。況有仁學一書。以公於天下。爲法之燈。爲衆生之眼。則烈士亦可以無嫌於全世界也夫。亦可以無嫌於全世界也夫。烈士流血後九十日。同學梁啓超敘。

仁从二从人。相偶之義也。元从二从儿。儿古人字。是亦仁也。无。無說通元爲无。是无亦从二从人。亦仁也。故言仁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極於元。能爲仁之元而神於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而孔與耶仁同而所以仁不同。能調變聯融於孔與耶之間。則曰墨。周秦學者必曰孔墨。孔墨誠仁之一宗也。惟其尙儉非樂。似未足進於大同。然既標兼愛之旨。則其病亦自足相消。蓋兼愛則人我如一。初非世之專以尙儉非樂苦人也。故墨之尙儉非樂。自足與其兼愛相消。猶天元代數之以正負相消。無所於愛焉。墨有兩派。一曰任俠。吾所謂仁也。在漢有黨錮。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體。一曰格致。吾所謂學也。在秦有呂覽。在漢有淮南。各識其偏端。仁而學。學而仁。今之士其勿爲高遠哉。蓋即墨之兩派以近合孔耶。遠探佛法。亦云汰矣。吾自少至壯。徧遭緼倫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瀕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輕其生命。以爲塊然軀殼。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二三豪俊。亦時切亡教之憂。吾則竊不謂然。何者。教無可亡也。教而亡。必其教之本不足存。亡亦何恨。教之至者。極其量不過亡其名耳。其實固莫能亡矣。名非聖人之所爭。聖人亦名也。聖人之名若性皆名也。即吾之言仁言學皆名也。名則無與於存亡。呼馬馬應之可也。呼牛牛應之可也。道在屎溺。佛法是乾屎橛。無不可也。何者。皆名也。其實固莫能亡矣。惟有其實而不克傳其實。使人反瞽於名實之爲苦。以吾之遭。置之婆娑世界中。猶海之一涓滴。

耳。其苦何可勝道。竊揣歷劫之下。度盡諸苦厄。或更語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貧之一切苦。將笑爲誑語而不復信。則何可不于一述之。爲流涕哀號。強聒不舍。以速其衝決網羅。留作券劑耶。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攷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決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教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然其能衝決。亦自無網羅。眞無網羅。乃可言衝決。故衝決網羅者。即是未嘗衝決網羅。循環無端。道通爲一。凡誦吾書。皆可於斯二語領之矣。所懼智悲未圓。語多有漏。每思一義。理奧例曠。岔涌奔騰。際筆來會。急不暇擇。修詞易刺。止期直達所見。文詞亦自不欲求工。况少有神悟。又決非此世間之語言文字所能曲肖。乃至非此世間之腦氣心思所能徑至。古之達人。悼夫詞害意。意害志。所以終默爾也。莊不云乎。千世而一遇大聖人。知其解者。猶旦暮也。夫旣已著爲篇章。即墮粗跡。而知解不易。猶至如此。何哉。良以一切格致新理。悉未萌芽。益復無由悟入。是以若彼其難焉。今則新學競興。民智漸闢。吾知地球之運。自苦向甘。吾慚吾書未鑿觀聽則有之。若夫知解爲誰某。爲幾何。非所敢患也矣。書凡五十篇。分爲二卷。首界說二十七條。華相衆生自叙於蟲蟲蟲天之微大弘孤精舍。

仁學

瀏陽譚嗣同遺著

仁學界說二十七界

仁以通爲第一義。以太也。電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一

以太也。電也。粗淺之具也。借其名以質心力。二

通之義。以道通爲一爲最渾括。三

通有四義。中外通。多取其義於春秋。以太平世遠近大小若一故也。上下通。男女內外通。多取其義於易。以陽下陰。吉陰下陽。吝泰否之類故也。人我通。多取其義於佛經。以無人相無我相故也。四

仁亦名也。然不可以名名也。惡名名者故惡名。知惡名幾無仁學。五

不識仁故爲名亂。亂於名故不通。六

通之象爲平等。七

通則必尊靈魂。平等則體魄可爲靈魂。八

靈魂智慧之屬也。體魄業識之屬也。九

智慧生於仁。十

仁爲天地萬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識。十一

仁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十二

不生不滅。仁之體。十三

不生與不滅平等。則生與滅平等。生滅與不生不滅亦平等。十四

生近於新。滅近於逝。新與逝平等。故過去與未來平等。十五

有過去。有未來。無現在。過去未來皆現在。十六

仁一而已。凡對待之詞皆當破之。十七

破對待當參伍錯綜其對待。十八

參伍錯綜其對待。故迷而不知平等。十九

參伍錯綜其對待。然後平等。二十

無對待然後平等。二十一

無無然後平等。二十二

平等生萬化。代數之方程式是也。其爲物不貳。故生物不測。不貳則無對待。不測則參伍錯綜其對待。代數如權衡然。參伍錯綜之不已。必平等。則無無。二十三

試依第十四條。不生與不滅平等。則生與滅平等。生滅與不生滅亦平等之理。用代數演之。命生爲甲。命滅爲乙。不字爲乘數。列式如左。

甲——乙

不×甲|不×乙——不×乙|不×甲

不×甲——不×乙|不×甲

不×乙——不×甲|不×乙

不×甲|甲——不×乙|乙

不×甲——不×乙|乙甲

甲——不×乙|乙|不×甲

乙——不×甲|甲|不×乙

甲|乙——不×甲|不×乙

甲——生

乙——滅

乘——不

不×甲——不×乙

乙——不×乙
不

甲|乙——不×乙|不×甲
不|不

甲——不×乙|乙|不×甲 不×(甲|乙)——不×乙|不×甲

乙——不×甲|甲|不×乙 不×(甲|乙)——不×(乙|甲)

甲|乙——乙|甲

甲——乙|甲

乙——甲|乙

平等者致一之謂也。一則通矣。通則仁矣。二十四

凡爲仁學者。於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之書。二十五

算學即不深。而不可不習。幾何學。蓋論事辦事之條段在是矣。二十六

格致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輿全體心靈四學。蓋羣學羣教之門徑在是矣。二十七

仁學一

徧法界。虛空界。衆生界。有至大至精微。無所不膠粘。不貫洽。不筦絡。而充滿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聲。口鼻不得而臭味。無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顯於用也。孔謂之仁。謂之元。謂之性。墨謂之兼愛。佛謂之性海。謂之慈悲。耶謂之靈魂。謂之愛人如己。視敵如友。格致家謂之愛力吸力。咸是物也。法界由是生。虛空由是立。衆生由是出。夫人之至切近者莫如身。身之骨二百有奇。其他筋肉血脉臟腑。又若干有奇。所以成是而粘砌。是不使散去者。曰惟以太。由一身而有夫婦。有父子。有兄弟。有君臣朋友。由一身而有家。有國。有天下。而相維繫不散去者。曰惟以太。身之分爲眼耳鼻舌身。眼何以能視。耳何以能聞。鼻何以能嗅。舌何以能嘗。身何以能觸。曰惟以太。與身至相切近。莫如地。地則衆質點粘砌而成。何以能粘砌。

日惟以太。任割某質點一小分。以至於無。察其爲何物所凝結。曰惟以太。至與地近厥惟月。月與地互相吸引。不散去也。地統月與金水火木土天王海王爲八行星。又有無數小行星。無數彗星。互相吸引不散去也。金水諸行星。又各有所繞之月。互相吸引不散去也。合八行星與所繞之月。與小行星。與彗星。繞日而疾旋。互相吸引不散去。是爲一世界。此一世界之日。統行星與月。繞日星而疾旋。凡得恆河沙數成天河之星團。互相吸引不散去。是爲一大千世界。此一大千世界之昂星。統日與行星與月。以至於天河之星團。又別有所繞而疾旋。凡得恆河沙數各星團。星林星雲星氣。互相吸引不散去。是爲一世界海。恆河沙數世界海。爲一世界性。恆河沙數世界性。爲一世界種。恆河沙數世界種。爲一華藏世界。華藏世界以上。始足爲一元。而元之數。則算所不能稽。而終無有已時。而皆互相吸引不散去。曰惟以太。其間之聲光熱電風雨雲露霜雪之所以然。曰惟以太。更小之於二葉。至于目所不能辨之一塵。其中莫不有山河動植。如吾所履之地。爲一小地球。至於一滴水。其中莫不有微生物。千萬而未已。更小之又小。至於無。其中莫不有微生物。浮寄於空氣之中。曰惟以太。學者第一當認明以太之體與用。始可與言仁。

以太之用之。主靈而可徵者。於人身爲腦。其別有六。曰大腦。曰小腦。曰腦蒂。曰腦橋。曰脊髓。其分布於四支及周身之皮膚。曰腦氣筋。於虛空則爲電。而電不止寄於虛空。蓋無物不彌。

綸貫徹。腦其一端。電之有形質者也。腦爲有形質之電。是電必爲無形質之腦。人知腦氣筋通
五官百骸爲一身。即當知電氣通天地萬物。人我爲一身也。是故發一念。誠不誠。十手十目
嚴之。出一言。善不善。千里之外。應之。莫顯乎微。容色可徵。意旨莫見乎隱。幽獨即是大廷。我
之心力。能感人。使與我同念。故自觀念之所由始。即知所對者。品詣之高卑。彼已本來不隔。
肺肝所以如見。學者又當認明電氣即腦。無往非電。即無往非我。妄有彼我之辨。時乃不仁。
雖然。電與腦猶以太之表著於一端者也。至於以太。尤不容有差別。而電與腦之名亦不立。
若夫仁。試卽以太中提出一身而驗之。有物驟而與吾身相切。吾知爲觸。重焉。吾知爲癢。爲
痛。孰知之。腦知之。所切固手足之末。非腦也。腦何由知之。夫固言腦即電矣。則腦氣筋之周
布。卽電線之四達。大腦小腦之盤結。卽電線之總匯。一有所切。電線卽傳信於腦。而知爲觸。
爲癢。爲痛。其机極靈。其行極速。惟病麻木痿痺。則不知之。由電線已摧壞。不復能傳信至腦。
雖一身如異域。然故醫家謂麻木痿痺爲不仁。不仁則一身如異域。是仁必異域如一身。異
域如一身。猶不敢必。卽盡仁之量。况本爲一身哉。一身如異域。此至奇不恒有。人莫不怪之。
獨至無形之腦氣筋。如以太者。通天地萬物。人我爲一身。而妄分彼此。妄見畛域。但求利己。
不恤其他。疾痛生死。忽不加喜戚於心。反從而忌之。蝕之。齟齬之。屠殺之。而人不以爲怪。不
更怪乎。反而觀之。可識仁體。

是故仁不仁之辨。於其通與塞。通塞之本。惟其仁不仁。通者如電線四達。無遠弗屆。異域如一身也。故易首言元。即繼言亨。元仁也。亨通也。苟仁自無不通。亦惟通而仁之量乃可完。由是自利利他。而永以貞固。彼鄙夫駸豎。得一美衣食。則色然喜。喜其得於我也。其時乍見有我之力量。遂止於此。而不能通之於人。爭奪之患起。雖父子兄弟。乾餼以愆矣。少賢於此。則能通於一家。而不能通於鄉里。寔假而一鄉一縣。又不能通於一國。寔假而一國。而語及全球。即又僂焉不欲任受。夫是以仁者希也。抑豈不以全球爲遠於一身一家乎哉。然而全球者一身一家之積也。近身者家。家非遠也。近家者隣。隣非遠也。近此鄰者彼鄰。彼鄰又非遠也。我以爲遠。在鄰視之。乃其鄰也。此隣以爲遠。在彼鄰視之。亦其鄰也。啣接爲鄰。鄰鄰不斷。推之以至無垠。周則復始。斯全球之勢成矣。且下掘地球而通之。華之鄰即美也。非有隔也。更廣運精神而通之。地球之鄰。可盡虛空界也。非有隔也。安見夫全球之果大。而一身一家之果小也。數十年來。學士大夫。覃思典籍。極深研幾。固不自謂求仁矣。及語以中外之故。輒曰閉關絕市。曰重申海禁。抑何不仁之多乎。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萬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星辰之遠。鬼神之冥。漠然將以仁通之。况同生此地球。而同爲人。豈二人私意所能塞之。亦自塞其仁而已。彼治於我。我將師之。彼忽於我。我將拯之。可以通學。可以通政。可以通教。又況於通商之常常者乎。譬如一身然。必妄立一法曰。左手毋得至乎右。右手毋得至乎左。三焦

百脈。毋得相貫注。又有是理乎。而猥曰閉之絕之禁之。不通矣。夫惟不仁故。

天地間亦仁而已矣。佛說百千萬億恒河沙數世界。有小衆生起一念。我則知之。雖微至雨一滴。能知其數。豈有他神奇哉。仁之至自無不知也。牽一髮而全身爲動。生人知之。死人不
知也。傷一指而終日不適。血脈貫通者知之。痿痺麻木者不知也。吾不能通天地萬物。人我
爲一身。即莫測能通者之所知。而詫以爲奇。其實言通至於一身。無有不知者。至無奇也。知
不知之辨。於其仁不仁。故曰天地間仁而已矣。無智之可言也。孔曰仁者必有勇。手足之捍
頭目。子弟之衛父兄。其事急。其情切。豈有猶豫顧慮。而莫敢前者。勇不勇之辨。於其仁不仁。
故曰天地間仁而已矣。無勇之可言也。義之爲宜。出於固然。無可言也。吾知手必不能爲足
之所爲。足必不能爲手之所爲也。苟其能而無害。又莫非宜也。信之爲誠。亦出於固然。無可
言也。知痛癢。知捍衛。吾知其非外假也。非待設心而然也。非有欲於外之人也。禮者即其既
行之跡。從而名之。至於禮抑末矣。其辨皆於仁不仁。故曰天地間亦仁而已矣。

吾悲夫世之妄生分別也。犁然不可以緝合。寐者遠遠。乍見一我對待者皆爲人。其機始于一
人我。究於所見。無不人我者。見愈小者。見我亦愈切。愚夫愚婦。於家庭所親。則肆其咆哮
之威。愈親則愈甚。見外人反畏之而忘之。以切我者。與不切于我也。切于我者。易於愛。易於
愛者亦易於不愛。愛之所不及。亦不愛之所不及。同一人我。而人我之量。斯其小者。大於此

者。其人我亦大。湘人士不幸處于未通商之地。不識何者爲中外。方自以爲巍巍然尊。任我以非體施設。而莫余敢止。雖同里之人。曾疑忌讖誹之不已。於是乎好謠言。於是乎好攻擊。及出而遊歷。始驚天地之大。初不若吾向者之所私度。直疑不勝疑。忌不勝忌。攻擊不勝攻擊。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不能自解向者之何以爲也。莊曰。室無空虛。婦姑勃谿。以所處者小也。漢儒訓仁爲相人偶。於人不相偶。尙安有世界。不相人偶。見我切也。不仁矣。亦以不人。雖然。此之分別。由於人我而我之也。甚至一身而有人我。何則。仁而已矣。而忽有智勇之名。而忽有義信禮之名。而忽有忠孝廉節之名。仁亦名矣。不可立。猶可立者也。傅之智勇義信禮云云。胡爲者。故凡教主如佛如孔如耶。則專言仁。間有旁及。第就世俗所已立之名。藉以顯仁之用。使衆易曉耳。夫豈更有與仁並者。學人不察。妄生分別。就彼則失此。此得又彼喪。徘徊首鼠。卒以一無成而兩俱敗。祇見其拘牽文義。嫌疑罣礙。分崩離析。無復片段。猶一身而自斷其元首。剝其肺腸。車裂支解其四體。磔膊齧割其肌肉。而相率以疊斃於分別之下。彼人我之人我。車裂之刑也。此一身之人我。寸磔之刑也。不其悲夫。不其悲夫。仁之亂也。則于其名。名忽彼而忽此。視權勢之所積。名時重而時輕。視習俗之所尙。甲亦一名也。乙亦一名也。則相持。名名也。不名亦名也。則相詭。名本無實體。故易亂。名亂焉而仁從之。是非名罪也。主張名者之罪也。俗學陋儒。動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國憲而不

敢議。嗟乎。以名爲教。則其教已爲實之賓。而決非實也。又況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來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輓民。父以名壓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挾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尙有少存焉者得乎。然而仁之亂于名也。亦勢之自然也。中國積以威刑。箝制天下。則不得不廣立名爲箝制之器。如曰仁。則其名也。君父以責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于箝制之術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節一切分別等衰之名。乃得以責臣子。曰爾胡不忠。爾胡不孝。是當放逐也。是當誅戮也。忠孝既爲臣子之專名。則終必不能以此反之。雖或他有所據。意欲詰訴。而終不敢忠孝之名。爲名教之所上。反更益其罪。曰。怨望曰。欣望曰。怏怏曰。腹誅曰。訕謗曰。亡等曰。大逆不道。是則以爲當放逐。放逐之而已矣。當誅戮。誅戮之而已矣。曾不若孤豚之被繫縛。屠殺也。猶奮盪呼號。以聲其痛楚。而人不之責也。施者固泰然居之而不疑。天下亦從而相之曰。得罪名教。法宜至此。而逢比屈原伯奇申生之流逐。銜冤飲恨于萬古之長夜。無由別白。□□□□更不逮逢比諸人之遭。則轉復被之以惡名。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此其黑暗豈非名教之爲之耶。然名教也者。名猶依倚乎教也。降而彌甚。變本加厲。乃亡其教而虛牽于名。抑憚乎名。而竟不敢言教。一若西人乃有教。吾一言教。即陷于夷狄異端也者。凡從耶教。則謂教民。煌煌然見于諭旨。見于奏牘。見于檄移文告。是耶教有民。孔教無民矣。又遇中外交涉事。則曰

民教相安。或曰反教爲民。煌煌然見于諭旨。見于奏牘。見于檄移文告。是憚無教之名。而其以教專讓于人。而甘自居爲無教之民矣。嗟乎。因循教而立名。不謂名之弊。乃累教如此也。仁亂而以太亡乎。曰無亡也。匪惟以太也。仁固無亡。無能亡之者也。亦無能亡也。亂亡者。即其既有條理。而不循其條理之謂。孰能於其既有也。而強無之哉。夫是故亦不能強無而有。不能強有者。雖仁至如天。仁乎何增。不能強無。雖仁不至如禽獸。仁乎何減。不增惟不生。故不滅惟不滅。故知乎不生不滅。乃今可與談性。生之謂性。性也。形色天性。性也。性善。性也。性無亦性也。無性何以善。無善所以善也。有無善而後有無性。有無性斯可謂之善也。善則性之名固可以立。就性名之已立而論之。性一以太之用。以太有相成相愛之能力。故曰性善也。性善何以情。有惡曰情。豈有惡哉。從而爲之名耳。所謂惡。至於淫殺而止矣。淫固惡。而僅行於夫婦。淫亦善也。殺固惡。而僅行殺殺人者。殺亦善也。禮起於飲食。而以之沈湎而饜饕者。即此飲食也。不聞懲此而廢飲食。則飲食無不善也。民生於貨財。而以之貪黷而劫奪者。即此貨財也。不聞戒此而去貨財。則貨財無不善也。妄喜妄怒。謂之不善。然七情不能無喜怒。特不當其可耳。非喜怒惡也。忽寒忽暑。謂之不善。然四時不能無寒暑。特不順其序耳。非寒暑惡也。皆既有條理。而不循其條理之謂也。故曰天地間仁而已矣。無所謂惡也。惡者即其不循善之條。埋而名之用。善者之過也。而豈善外別有所謂惡哉。若第觀其用。而可名之曰惡。則

用自何出。用爲誰用。豈惟情可言惡。性亦何不可言惡。言性善。斯情亦善。生與形色。又何莫非善。故曰皆性也。世俗小儒。以天理爲善。以人欲爲惡。不知無人欲尙安得有天理。吾故悲夫世之妄生分別也。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王船山有言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無人欲則天理亦無從發見。適合乎佛說。佛即衆生。無明即眞如矣。且更即用徵之。用固有惡之名矣。然名名也。非實也。用亦名也。非實也。名於何起。用於何始。人名名。而人名用。則皆人之爲也。猶名中之名也。何以言之。男女構精。名之曰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來沿習既久。名之不改。故皆習謂淫爲惡耳。向使生民之初。即相習以淫爲朝聘宴饗之鉅典。行之於朝廟。行之於都市。行之於棚人廣衆。如中國之長揖拜跪。西國之抱腰接吻。沿習至今。亦孰知其惡者。乍名爲惡。即從而惡之矣。或謂男女之體。生於幽獨。人不恒見。非如世之行禮者。光明昭著。爲人易聞易觀。故易謂淫爲惡耳。是禮與淫。但有幽顯之辨。果無惡善之辨矣。向使生民之初。天不生其具於幽隱。而生於面額之上。舉目即見。將以淫爲相見禮矣。又何由知爲惡哉。戕害生命。名之曰殺。此殺名也。然殺爲惡。則凡殺皆當爲惡。人不當殺。則凡虎狼牛馬雞豚之屬。又何當殺者。何以不並名惡也。或曰人與人同類耳。然則虎狼於人不同類也。虎狼殺人。則名虎狼爲惡。人殺虎狼。何以不名人爲惡也。天亦嘗殺人矣。何以不名天爲惡也。是殺名亦生民以來沿習既久。第名殺人爲惡。不名殺物爲惡耳。以言其實。人不當殺。物亦不

常殺。殺殺之者。非殺惡也。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沿於習而後有惡之名。惡既爲名。名又生於習。可知斷斷乎無有惡矣。假使誠有惡也。有惡之時。善即當滅。善滅之時。惡又當生。不生不滅之以太。乃如此哉。或曰。不生不滅矣。何以有善。善善則仍有生滅。曰。生滅者。彼此之辭耳。善而有惡。則有彼此。彼滅則此生。獨善而已。復何生滅。或曰。有善矣。何以言性無。性無。則善亦無。曰。有無亦彼此之辭也。善而有惡。則有彼此。彼無則此有。獨善而已。復何有無。雖然。世間無淫。亦無能淫者。無殺。亦無能殺者。有善故無惡。無惡故善之名可以不立。佛說自無始來。顛倒迷誤。執妄爲真。當夫生民之初。不聞何一人出而偏執一義。習之數千年。遂確然定爲善惡之名。甚矣衆生之顛倒也。反謂不顛倒者顛倒。顛倒生分別。分別生名顛倒。故分別亦顛倒。謂不顛倒者顛倒。故名亦顛倒。顛倒習也。非性也。

斷殺者何。斷不愛根故。斷淫者何。斷愛根故。不愛斷而愛亦斷者何。有所愛必有所不愛故。譬諸吸力焉。必上下四方。齊力並舉。敵引適均。無所偏倚。然則日星于中運。大地于中舉。萬類于中生。向使一面吸力獨重。則將兩面切附而畢棄其餘。畢棄其餘。則吸力不周。而既兩相切附。則膠固爲一吸力。亦且無由以顯而亡于無。夫吸力即愛力之異名也。善用愛者。所以貴兼愛矣。有所愛必有所大不愛也。無所愛將留其愛以無不愛也。是故斷殺必先斷淫。不斷淫亦必不能斷殺。淫而殺。殺而淫。其情相反。其事相因。殺即淫。淫即殺。其勢相成。其理

相一。陷桁楊。膏蕭斧。罪獄多起于淫。恣虜掠。沓奸嫖。橫決皆肆于殺。此其易明者也。若乃其機則猶不始此。殺人者將以快己之私。而洩己之欲。是殺念即淫念也。淫人者將以人之宛轉痛楚奇癢殊顛。而爲己之至樂。是淫念即殺念也。同一女色。而髻齡室女。尤流俗所垂涎。非欲創之至流血哀啼而後快耶。殺機一也。穿耳以爲飾。殺機又一也。又其甚者。遂殘毀其支體。爲躄足之酷毒。尤殺機之暴著也。躄足不知何昉據。其見于詩詞吟咏。要以趙宋爲始。盛嗚呼悲哉。彼北狄之紀綱。何足與華人比並者。顧自趙宋以後。奇渥溫愛親覺羅之族。迭主華人之中國。彼其不躄足一事。已足承天畀佑。而非天之誤有偏私也。又况西人治化之美。萬萬過于北狄者乎。華人若猶不自省其亡國之由。以畏懼而亟變躄足之大惡。則愈淫愈殺。永無底止。將不惟亡其國。又以亡其種類。不得歸怨于天之不仁矣。且又不惟中國。非洲之壓首。歐洲之束腰。皆殺機也。斷殺以斷淫。不能不一切剷除之也。若夫世之防淫。抑又過矣。而適以召人于淫。曰立淫律也。曰禁淫書也。曰恥淫語也。雖文明如歐美。猶諱言牀第。深以淫爲羞辱。信乎達者之難觀也。夫男女之異。非有他在。在牝牡數寸間耳。猶夫人之類也。今錮之嚴之。隔絕之。若鬼物。若仇讎。是重視此數寸之牝牡。勉之以示人。使知可貴可愛。以艷羨乎淫。然則特偶不相見耳。一旦瞥見。其心必大動不可止。一若苞芳之居喪。見而心亂。直以淫具待人。其自待亦一淫具矣。復何爲不淫哉。故重男輕女者。率暴亂無禮之法也。

男則姬妾羅侍。放縱無忌。女一淫即罪至死。馴至積重流爲濁女之習。乃忍爲蜂蟻豺虎之所不爲。中國雖亡。而罪當有餘矣。夫何說乎。佛書雖有女轉男身之說。惟小乘法爾。若夫華嚴維摩詰諸大經。女身自女身。無取乎轉。自絕無重男輕女之意也。苟明男女同爲天地之菁英。同有無量之盛德大業。平等相均。初非爲淫而始生于世。所謂色者粉黛已耳。服飾已耳。去其粉黛服飾。血肉聚成。與我何異。又無色之可好焉。則將導之使相見。縱之使相習。油然相得。澹然相忘。猶朋友之相與往還。不覺有男女之異。復何有于淫。淫然後及。今可止也。藏物于篋。懼使人見。而欲見始愈切。坦坦然剖以相示。則且曰。熱視而若無覩矣。夫淫亦非有他。機器之關。振冲盪已耳。冲盪又非能自主。有火化之鑪。鑪鼓之童。而精少。老而閉房。鳥獸方春而交。輪軸緣滾而動。平澹無奇。發于自然。無所謂不樂。自無所謂樂也。今懸爲厲禁。引爲深恥。沿爲忌諱。是明誨人此中之有至甘焉。故爲吝之秘之。使不可即得。而迫以誘之。瘞金壁者曰。皆不得發焉。是使人盜也。陳漿醕者曰。皆不得飲焉。是使人渴也。戒淫者曰。勿淫。是淫之心由是而啓也。不惟人以其爲禁。爲恥爲諱。又自禁之。自恥之。自諱之。豈不以此中有至甘焉。深耽篤嗜。惟恐人之譏責而早爲之地耶。迂儒乃曰。以此防民。民猶有踰者。奈何去之。是果以防爲足。斷淫耶。淫者自淫。防豈能斷耶。不淫自不淫。抑豈防之之力耶。且逆水而防愈厚。水力亦愈猛。終必一潰決。氾濫之患。遂不可收拾矣。水患防所激成。淫禍亦禁

與恥與諱所激成也。俗間婦女。昧于理道。奉腐儒古老之謬說。爲天經地義。偶一失足。或涉疑似之交。即使人劫持。箝其舌。使有死不敢言。至于爲人玩弄。爲人鬻販。或忍爲婢媵。或流爲娼妓。或羞憤斷吭以死。而不知男女構精。特兩機之動。毫無可羞醜。而至與人間隙也。中國醫家。男有三至。女有五至之說。最爲精美。凡人皆不可不知之。若更得西醫之精化學者。詳攷交媾時。筋絡肌肉。如何動法。涎液質點。如何情狀。繪圖列說。畢盡無餘。兼范蠟肖人形體。可拆卸諦辨。多開考察淫學之館。廣布闡明淫理之書。使人人皆悉其所以然。徒費一生嗜好。其事乃不過如此。如此機器焉已耳。而其動又有所待。其待又有待。初無所謂淫也。更何論于斷不斷。則未有不廢然返者。遇斷淫之因緣。則徑斷之。無其因緣。蓋亦奉行天地之化機。而我無所增損于其間。佛說視橫陳時。味同嚼蠟。雖不斷猶斷也。西人男女相親。了不忌避。其接生。至以男醫爲之。故淫俗率少于中國。遏之適以流之。通之適以塞之。凡事蓋莫不然。况木所無有而強致之。以苦惱一切衆生哉。遇斷殺之因緣。亦徑斷之可也。即不斷。要不可不斷于心也。關佛者動曰。斷淫即人類幾絕。斷殺則禽獸充塞。此何其愚而厚也。人一不生不滅者。有何可絕耶。禽獸亦一不生不滅者。將欲殺而滅之乎。野處之禽獸。得食甚難。孳衍稍多。則無以供。雖不殺之。自不能充塞。其或害人。乃人之殺機所召。不關充塞不充塞也。家畜之禽獸。尤賴人之勤于牧養。芻豢偶缺。立形衰耗。明明人將殺之。而故蕃

之豈自能充塞乎。以論未開化之游牧部落或可耳。奈何既已成國。既艱食而粒我。猶爲口腹殘物命。愈殺以愈生。顧反謂殺之始不充塞乎。故曰世間無淫。亦無能淫者。世間無殺。亦無能殺者。以性所本無故。性所本無。以無性故。

或難曰。草木金石至冥也。而寒熱之性異。鳥獸魚鼈至愚也。而水陸之性異。謂人無性。毋乃不可乎。曰就其本原言之。固然其無性明矣。彼動植之異性。爲自性爾乎。抑質點之位置與分劑有不同耳。質點不出乎七十三種之原質。某原質與某原質化合。則成一某物之性。析而與他原質化合。或增某原質。減某原質。則又成一某物之性。即同數原質化合。而多寡主佐之少殊。又別成一某物之性。紛紜蕃變。不可紀極。雖聚千萬人之畢生精力治化學。不能竟其緒而宣其蘊。然而原質則初無增損於故也。香之與臭。似判然各有性矣。及考其成此香臭之所以然。亦質點布列。微有差池。致觸動人鼻中之腦氣筋。有順逆迎拒之異。故覺爲香爲臭。苟以法改其質點之聚。香臭可互易也。此化學家之淺者。皆優爲之。鳥觀所謂一成不改之性耶。庖人之治庖也。同一魚肉。同一蔬筍。調和烹煮之法。又同。宜同一味矣。而或方正切之。或斜切之。或藿葉切之。或瓣之。或糜之。或巨如塊。或細如絲。其奏刀異。其味亦因之而不同。此豈性也哉。由大小斜正之間。其質點不無改變。及與舌遇。遂改變舌上腦氣筋之動法。覺味有異耳。故論其原質。必不容有寒熱云云。諸性明矣。然原質猶有七十三之異。至

於原質之原則一以太而已矣。一故不生不滅。不生故不得言有。不滅故不得言無。謂以太即性可也。無性可言也。

不生不滅有徵乎。曰。彌望皆是也。如向所言化學諸理。窮其學之所至。不過析數原質而使之分。與併數原質而使之合。用其已然而固然者。時其好惡。劑其盈虛。而以號曰某物某物。如是而已。豈能竟消磨一原質。與別創造一原質哉。礦學之取金類也。不能取於非金類之礦。醫學之禦疢癘也。不能使疢癘絕於天壤之間。木爲不生不滅。烏從生之滅之。譬於水。加熱則漸涸。非水滅也。化爲輕氣。養氣也。使收其輕氣。養氣。重與原水等。且熱去而仍化爲水。無少減也。譬如燭。久熱則盡。非燭滅也。化爲氣質。流質定質也。使收其所發之炭氣。所流之蠟淚。所餘之蠟煤。重與原燭等。且諸質散而滋育他物。無少棄也。譬如陶埴。失手而碎之。其爲器也毀矣。然陶埴。土所爲也。方其爲陶埴也。在陶埴曰成。在土則毀。及其碎也。遂歸乎土。在陶埴曰毀。在土又以成。但有回環。都無成毀。譬如餅餌。入胃而化之。其爲食也。亡矣。然餅餌。穀所爲也。方其爲餅餌也。在餅餌曰存。在穀曰亡。及其化也。還糞乎穀。在餅餌曰亡。在穀又以存。但有變易。復何存亡。譬於風。朝南而暮北。昨颯而今颯。山質點動。靜往來疾徐之互殊。而此風即彼風。非此生而彼滅也。譬於雨。東雲霖而西雲颺。秋患旱而春患潦。由地氣寒熱燥濕舒澀之所致。而土之深虛。即下之淵泉。川之泛溢。即陸之蒸潤。非於霄生而於壤滅。

也。鑿於陵谷。滄桑之變。地球之生。不知經幾千萬變矣。洲渚之壅。知崖岸之將有傾頽。草木金石之質。日出於地。知空穴之終就淪陷。赤道以旋速而隆起。即南北極之所翕斂也。火期之炎。冰期之沍。即一氣之所舒卷也。故地球體積之重率。必無軒輊於昔時有之。則畸重而去日遠。畸輕而去日近。其軌道且歲不同矣。譬於流星隕石之變。恒星有古無而今有。有古有而今無。彗孛有循楮圓線而往可復返。有循拋物線而一往不返。往返者遠近也。非生滅也。有無者聚散也。非生滅也。木星本統四月。近忽多一月。知近度之所吸取。火木之間。依比例當更有一星。今惟小行星武女等百餘。知女星之所剖裂。即此地球亦終有隕散之時。然地球之所隕散。他星又將用其質點以成新星矣。王船山之說易。謂一卦有十二爻。半隱半見。故大易不言有無。隱見而已。孔子之論禮。謂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故禮有不得與民變革損益而已。凡此諸徵。雖一一佛有阿僧祇身。一一身有阿僧祇口。說亦不能盡。好生而惡死也。可謂大惑不解者矣。蓋於不生不滅。曹焉。曹而惑。故明知是義。特不勝其死亡之懼。縮腠而不敢爲。方更於人禍所不及。益以縱肆於惡。而顧景汲汲。而四方蹙蹙。惟取自快慰焉已爾。天下豈復有可治也。今夫目力所得而諦觀審視者。不出尋丈。顧謂此尋丈。遂足以極天下之所至。無復能有餘。而一切因以自畫。則鮮不謂之大愚。何獨於其生也。乃謂止此卒卒數十年而已。於是心光之所注射。雖萬變百遷。終不出乎飲食男女貨利名位。

之外。則彼蒼之生人。徒以供玩弄。而旋即毀之矣乎。嗚呼。悲矣。孔曰。未知生。焉知死。欲明乎死。試與論生。生何自。而生能記憶前生者。往往有之。借曰。生無自也。則無往而不生矣。知不生。亦當知不滅。匪直其精靈然也。即體魄之至粗。爲筋骨血肉之屬。兼化學之醫學家。則知凡得鐵若干。餘金類若干。木類若干。炭若干。小粉若干。糖若干。鹽若干。水若干。餘雜質若干。氣質若干。皆用天地固有之質點。結合而成人。及其既敝而散。仍各還其質點之故。復他有所結合而成新人新物。生固非生。滅亦非滅。又况體魄中之精靈。固無從覩其生滅者乎。莊曰。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此言最爲學道入聖之始基。由是張橫渠有太和之說。王船山有一聖人死。其氣分爲衆賢人之說。其在耶則曰。靈魂曰永生。在佛則曰。輪迴曰死。此生彼。或疑孔子教無此。夫繫易固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何爲不言乎。英士韋廉臣。著古教彙參。雜陳東西古今之教。至爲殺贖。有精微者。亦有荒誕不可究詰者。然不論如何精微荒誕。皆有相同之公理二。曰慈悲。曰靈魂。不言慈悲。靈魂。不得有教。第言慈悲。不言靈魂。教而不足以行。言靈魂。不極荒誕。又不足行於愚冥頑梗之域。且荒誕云者。自世俗名之云爾。佛眼觀之。何荒誕之非精微也。鄙儒老生。一聞靈魂。咋舌驚爲荒誕。烏知不生不滅者。固然其素矣。今使靈魂之說明。雖至闇者。猶知死後有莫大之事。及無窮之苦樂。必不於生前之漸苦漸樂。而生貪著厭離之想。知天堂地獄。森列於

心目。必不敢欺飾放縱。將日遷善以自兢惕。知身爲不死之物。雖殺之亦不死。則成仁取義。必無怛怖于衷。且此生未及竟者。來生固可以補之。復何所憚而不盡。此以殺爲不死。然已又斷殺者。非哀其死也。哀其具有成佛之性。強天閻之使死而又生也。是故學者當知身爲不死之物。然後好生惡死之惑可祛也。□□□曰。西人雖曰爲槍礮殺人之具。而其心實別有所注。初不在此數十年之夢幻。所謂顧諟天之明命。衆惑盡祛而事業乃以勃興焉。或曰。來生復不記憶。今生猶今生之不知前生。雖有來生。竟是別爲一人。善報惡報。與今生之我何與。則告之曰。達此又可與忘人我矣。今生來生本爲一我。而以爲別一人。以其不相知也。則我於世之人。皆不相知。皆以爲別一人。即安知皆非我耶。况佛說無始劫之事。耶曰。末日審判。又未必終無記憶而知之日也。若夫道力不足。任世之險阻。爲一時憤怒所激。妄欲早自引決。孱弱詭避。轉若惡生好死者。豈不以死即可以倖免矣。不知業力所纏。愈死且愈生。強脫此生之苦。而彼生忽然又加甚焉。雖百死復何濟。禮於畏壓溺謂之三不弔。孟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此修身俟命之學。所以不可不講。而輪迴因果報應諸說。所以窮古今無可詘焉。

雖然。西人言靈魂亦有不盡然也。同一大圓性海。各得一小分。稟之以爲人。爲動物。爲植物。爲金石。爲沙礫。水土。爲屎溺。乃謂惟人有靈魂。物皆無之。此固不然矣。佛說人化爲羊。羊化

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也。謂人有性。物固有性矣。謂物無性。人亦無性矣。然則即推物無知。謂人亦無知。無不可也。今既有知之謂矣。知則出於以太。不生不滅。同焉。靈魂者。即其不生不滅之知也。而謂物無靈魂。是物無以太矣。可乎哉。西人論心靈。進窮艷麗之所本。因謂齒角羽毛。華葉凋零。雲譎波詭。霞綺星明。凡物皆能自出其光采以悅人。然則其中莫不有至精靈者焉。何復自背其說。謂物無靈魂。故知此必不然矣。抑彼更有大謬不然者。既知靈魂之後。果爲天堂地獄。或永苦。或永樂。獨不明靈魂之前。因爲何求之不得。乃強爲之說曰。人皆有罪似矣。罪於何起。則又強爲之說曰。始祖亞當夏娃。及歷代祖宗所遺之罪。夫前人之罪。前人實承之。於後人何與。罪人不孥。人法猶爾。豈天之仁愛。乃不逮人乎。且彼所重者靈魂。而原罪於前人。是又專重體魄矣。體魄爲前人所遺。豈靈魂亦前人所遺乎。然則前人之靈魂。又何往。若謂轉爲後人之靈魂。是一性自爲輪迴。與其教之宗旨不合。與永樂永苦尤不合也。審是。則靈魂亦自有罪而自受之。自無始來。死生流轉。曾無休息。復於生體魄。不生靈魂之前。人何與也。易雖有餘慶餘殃之說。殆以觀型起化言之。所謂餘者。慶不一慶。殃不一殃之謂。必非餘而遺諸後人矣。乃中國之談因果。亦輒推本前人。皆泥於體魄。轉使靈魂之義晦昧而不彰。過矣。蓋與西人同也。

泥於體魄。而中國一切誣妄惑溺。始由是起矣。事鬼神者。心事之也。即自事其心也。即自事

其靈魂也。而偏妄擬鬼神之體魄。至以土木肖之。土木盛而靈魂愚矣。靈魂愚而體魄之說橫矣。風水也。星命也。五行也。玉遁也。雜占雜忌也。凡爲禍福富貴利益而爲之者。皆見及於體魄而止。不謂儒之末流。則亦專主體魄以爲教。其言曰。吾所以異於異端者。法度文爲。皆自親而及疏也。彼墨子之兼愛。亂親疏之言也。嗚呼。墨子何嘗亂親疏哉。親疏者體魄乃有之。從而右之。則從而亂之。若夫不生不滅之以太。通天地萬物人我爲一身。復何親疏之有。親疏且無。何況於亂。不達乎此。反詆墨學。彼烏知惟兼愛一語。爲能超出於體魄之上。而獨任靈魂。墨學中之最合以太者也。不能超體魄而分親疏。親疏生分別。分別親疏。則有禮之名。自禮名親疏。而親疏於是乎乃大亂。心所不樂而強之。身所不便而縛之。縛則升降拜跪之文繁。強則至誠惻怛之意泯。親者反緣此而疏。疏者亦可冒此而親。日糜其有用之精力。有限之光陰。以從事無謂之虛禮。即彼自命爲守禮。亦豈不知其無謂。特以爲習俗所尙。聊僞以將之云耳。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禮依仁而著。仁則自然有禮。不待別爲標識而刻繩之。亦猶倫常親疏。自然而有。不必嚴立等威而苛持之也。禮與倫常皆原於仁。而其究也。可以至於大不仁。則泥於體魄之爲害大矣哉。

不生不滅烏乎出。日出於微生滅。此非佛說菩薩地位之微生滅也。乃以太中自有之微生滅也。不生不滅至於佛入涅槃。蔑以加矣。然佛固曰。不離師子座。現身一切處。一切入一。

入一切。則又時時從兜率天宮下。時時投胎。時時住胎。時時出世。時時出家。時時成道。時時降魔。時時轉法輪。時時般涅槃。一刹那頃。已有無量佛生滅。已有無量衆生生滅。已有無量世界法界生滅。求之過去。生滅無始。求之未來。生滅無終。求之現在。生滅息息。過乎前而未嘗或住。是故輪迴者。不於生死而始有也。彼特大輪迴耳。無時不生死。即無時非輪迴。自一出。一處。一行。一止。一語。一默。一思。一寂。一聽。一視。一飲。一食。一夢。一醒。一氣。一縷。一血。輪。彼去而此來。此進而彼斷。去者死。來者又生。連者生。斷者又死。何所爲而生。何所爲而死。乃終無能出於生死輪迴之外。可哀矣哉。由念念相續而造之使成也。例乎此。則大輪迴亦必念念所造成。佛故說三界爲心。又說一切惟心所造。人之能出大輪迴與否。則於細輪迴而知之矣。細輪迴不已。則生死終不得息。以太之微生滅亦不得息。莊曰。藏舟於壑。自謂已固。有力者夜半負之而走。吾謂將並壑而負之走也。又曰。鴻鵠已翔於萬仞。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吾謂並藪澤亦一已翔者也。又曰。日夜相代乎前。吾謂代則無日夜也。又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吾謂方則無生死也。王船山曰。已生之天地。今日是也。未生之天地。今日是也。吾謂今日者。即無今日也。皆自其生滅不息言之也。不息故久。久而不息。則暫者驟之永。短者引之長。渙者統之萃。絕者續之亘。有數者渾之而無數。有跡者溝之而無跡。有間者強之而無間。有等級者通之而無等級。人是故皆爲所瞞。而自以爲有生矣。孔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

舍晝夜。晝夜即川之理。川即晝夜之形。前者逝而後者不舍。乍以爲前。又以居乎後。卒不能割而斷之。曰。孰前孰後也。逝者往而不舍者復繼。乍以爲繼。適以成乎往。卒不能執而私之。曰。孰往孰繼也。可攝川於涓滴。涓滴所以匯而爲川。可縮晝夜於瞬息。瞬息所以衍而爲晝夜。亦逝而已矣。亦不舍而已矣。非一非二。非斷非常。旋生旋滅。即滅即生。生與滅相授之際。微之又微。至於無可微。密之又密。至於無可密。夫是以融化爲一。而成乎不生不滅。成乎不生不滅。而所以成之之微生滅。固不容掩焉矣。

今夫我何以知有今日也。比於過去未來而知之。然而去者則已去。來者又未來。又何以知有今日。迨乎我知有今日。則固已逝之今日也。過去獨無今日乎。乃謂之曰。過去。未來獨無今日乎。乃謂之曰。未來。今日宜爲今日矣。乃閱明日。則不謂今日爲今日。閱又明日。又不謂明日爲今日。日析爲時。時析爲刻。刻析爲分。分析爲秒。忽。秒忽隨生而隨滅。確指某秒某忽爲今日。某秒某忽爲今日之秒忽。不能也。昨日之天地。物我據之以爲生。今日則皆滅。今日之天地。物我據之以爲生。明日則又滅。不得據今日爲生。即不得據今日爲滅。故曰。生滅即不生不滅也。抑嘗有悟於夢矣。一夕而已。而夢中所閱歷者。或數日。或數月。或數年。或十數年。夫一夕而已。何以能容此。此而能容。當不復醒矣。及其既醒。而數日數月數年數十年者。即又何往。庸詎知千萬年前之今日。非今日之今日。庸詎知千萬年後之今日。非今日之今

日。佛故名之曰。三世一時。三世一時。則無可知也。自以爲知。有今日逝者而已矣。今夫我又何以知有我。也。比於非我而知之。然而非我。既已非我矣。又何以知有我。迨乎我知有我。則固已逝之我也。一身而有四體五官之分。四體五官而有筋骨血肉之分。筋骨血肉又各有無數之分。每分之質點。又各有無數之分。窮其數可山一而萬萬也。今試言某者是我。謂有一是我。餘皆非我。則我當分裂。謂皆是我。則有萬萬我。而我又當分裂。由胚胎以至老死。由氣質流質以成定質。由膚寸之形以抵七尺之幹。又由體魄以終於潰爛朽化。轉輾變爲他物。其數亦由一而萬萬也。試言某者是我。謂有一是我。餘皆非我。則我當分裂。謂皆是我。則有萬萬我。而我又當分裂。我之往來奔走也。昨日南而今日北。謂我在北。則昨南之我何往。謂我去南。則今北之我又非終於不去。確指南者是我。北者是我。不能也。我之飲食呼吸也。將取乎精英以補我之氣與血。然養氣也。旋化而爲炭氣。紅血也。旋變而爲紫血。或由九竅而出之爲氣。爲唾涕。爲泗。洩爲矢溺。爲凝結之物。或由毛孔而出之爲熱氣。爲濕氣。爲汗。爲油。爲垢膩。或爲鬚髮之脫。或爲爪甲之斷落。方氣血之爲用也。曾不容秒忽而旋即謝去。確指某氣縷之出入爲我。某血輪之流動爲我。不能也。以生爲我。而我倏滅。以滅爲我。而我固生。可云我在生中。亦可云我在滅中。故曰。不生不滅。即生滅也。抑嘗有悟於思矣。謂思在腦。腦之形有量而思無量。或一世界。或數世界。或恆河沙數世界。莫不朗懸目前。了了可辨。夫

以無量入有量。有量何往。及所思既倦。而無量又何往。一切衆生併而爲我。我不加大。我偏而爲一切衆生。我不減小。故名之曰。一多相容。一多相容。則無可知也。自以爲知有我逝者而已矣。王船山亦有言。以爲德之已得。功之已成。皆其逝焉者也。夫目能視色。迨色之至乎目。而色既逝矣。耳能聽聲。迨聲之至乎耳。而聲既逝矣。惟鼻舌身亦復如是。體貌顏色。日日代變。晨起而觀人。無一日同也。骨肉之親。聚處數十年。不覺其異。然回憶數十年前之情景。宛若兩人也。則日日生者。實日日死也。天曰生生。性曰存存。繼繼承承。運以不停。孰不欲攀援而從之哉。而勢終處于不反。世人妄逐既逝之榮辱得喪。執之以爲哀樂。過駒不留。而墮甑猶顧。前者未忘。而後者沓至。終至于接應不暇。而卒於無一能應。不亦悲矣。

一多相容也。三世一時也。此下士所大笑不信也。烏知爲天地萬物自然而固然之真理乎。真理之不知。反緣歷劫之業力。障翳深厚。執妄爲真。認賊爲子。自擾自亂。自愚自惑。遂爲對待所瞞耳。對待生於彼此。彼此生於有我。我爲一對我者爲人。則生二人。我之交。則生三。參之伍之。錯之綜之。朝三而暮四。朝四而暮三。名實未虧。而喜怒因之。由是大小多寡。長短久暫。一切對待之名。一切對待之分別。毅然闕然。其瞞也。其自瞞也。不可以解矣。然而有瞞之不盡者。偶露端倪。所以示學人以路也。一夢而數十年月也。一思而無量世界也。尺寸之鏡。無形不納焉。銖兩之腦。無物不志焉。西域之技。吐火而吞刃。眞人之行。火不熱而水不濡。水

爲流質。則相浮游泳。若處於空地爲圓體。則倒豎橫斜。皆可以立。同一空氣。忽傳聲。忽傳光。而不殺也。同一電浪。或傳熱。或傳力。而不舛也。虛空有無量之星日。星日有無量之虛空。可謂大矣。非彼大也。以我小也。有人不能見之微生物。有微生物不能見之微生物。可謂小矣。非彼小也。以我大也。何以有大。比例於我小而得之。何以有小。比例於我大而得之。然則但有我見。世間果無大小矣。多寡長短久暫。亦復如是。疑以爲幻。雖我亦幻也。何幻非真。何真非幻。真幻亦對待之詞。不足疑對待也。驚以爲奇。而我之能言能動能食能思。不更奇乎。何奇非庸。何庸非奇。庸奇又對待之詞。不足驚對待也。凡此皆瞞之不盡者。而尤以西人格致之學。爲能畢發其覆。漲也縮之。微也顯之。亡也存之。盡也衍之。聲光虛也。可貯而實之。形質阻也。可鑿而洞之。聲光化電氣重之說。盛對待或幾幾乎破矣。欲破對待。必先明格致。欲明格致。又必先辨對待。有此則有彼。無獨有偶焉。不待問而知之。辨對待之說也。無彼復無此。此即彼。彼即此焉。不必知。亦無可知。破對待之說也。辨對待者。西人所謂辨學也。公孫龍惠施之徒。時術之。堅白異同之辯。曲達之學者之始基也。由辨學而算學。算學實辨學之演於形者也。由算學而格致。格致實辨學算學同致於用者也。學者之中成也。格致明而對待破。學者之極詣也。孔曰。下學而上達。未有可以躐等而躡幾。亦何可以中止而自畫也。故嘗謂西學皆源於佛學。亦惟有西學。而佛學乃復明於世。彼其大笑而不信。仰又何據而然乎。豈

不以眼耳鼻舌身所不及接也。此其愚惑也。滋甚。眼耳鼻舌身所及接者。曰色聲香味觸五者而已。以法界虛空界衆生界之無量無邊。其間所有。必不止五也。明矣。僅憑我所有之五。以妄度無量無邊。而臆斷其有無。奚可哉。是故同爲眼也。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有佛眼。肉眼見爲國土爲虛空。天眼或見爲海水爲地獄。無所見而不異焉。慧眼以上。又各有異。奈何以肉眼所見爲可據也。耳鼻舌身亦復如是。即以肉眼肉耳論。有遠鏡顯微鏡所見。而眼不及見者焉。又有遠鏡顯微鏡亦不及見者焉。有電筒德律風所聞。而耳不及聞者焉。又有電筒德律風亦不及聞者焉。且眼耳所見聞。又非眞能見聞也。眼有簾焉。形入而繪其影。由簾達腦而覺爲見。則見者見眼簾之影耳。其眞形實萬古不能見也。豈惟形不得見。影既緣繪而有是。必點點綫綫而綴之。枝枝節節而累之。惟其甚速。所以不覺其勞倦。迨成爲影。彼其形之逝也。亦已久矣。影又待腦而知。則影一已逝之影。並眞影不得而見也。故至遠之恆星。有毀已千萬年。而光始達於地者。推光行之速率。至於密邇。亦何莫不然。耳有鼓焉。聲入而肖其響。由鼓傳腦而覺爲聞。則聞者聞耳鼓之響耳。其眞聲實萬古不能聞也。豈惟聲不得聞。響既緣肖而有是。必彼之旣終。而此方以爲始。惟其甚捷。所以不覺其斷續。迨成爲響。彼其聲之逝也。亦已久矣。響又待腦而知。則響一已逝之響。並眞響不得而聞也。故雷礮之遠發。山谷之徐應。有踰時而聲始往返者。推聲浪之速率。至於切近。亦何莫不然。懸貳久

視大如車輪。床下蟻動。有如牛鬪。眼耳之果足恃耶。舌依味之逝。身依觸之逝。其不足恃均也。恃五以接五。猶不足以盡五。况無量無邊之不止五。彼其大笑而不信。乃欲恃五以接不止五乎。恃五則五寡矣。然恃五又多此五矣。苟不以眼見。不以耳聞。不以鼻嗅。不以舌嘗。不以身觸。乃至不以心思。轉業識而成智慧。然後一多相容。三世一時之真理。乃日見乎前。任逝者之逝。而我不逝。任我之逝。而逝者卒未嘗逝。真理出斯。對待不破。以自破。

反乎逝而觀。則名之曰日新。孔子革去故。鼎取新。又曰日新之謂盛德。夫善至於日新而止矣。夫惡亦至於不日新而止矣。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運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時不新。何以寒燠發斂之迭更。草木不新。豐縵者歇矣。血氣不新。經絡者絕矣。以太不新。三界萬法皆滅矣。孔子改過。佛曰懺悔。耶曰認罪。新之謂也。孔子不已。佛曰精進。耶曰上帝國近爾矣。新而又新之謂也。則新也者。夫亦羣教之公理已。德之宜新也。世容知之。獨何以居今之世。猶有守舊之鄙生。斷斷然曰不當變法何哉。是將挾其爾敝惰怯之私。而望天之生。而扼地之運行。而蔽日月之光明。而亂四時之迭更。而一獮百產萬靈之芸芸。不恤亡學亡政亡教。以拗戾乎不生不滅者也。雖然。彼之力又何足以云爾哉。毋亦自斷其方生之化機。而與於不仁之甚。則終成爲極舊極敝一殘朽不靈之廢物而已矣。乃彼方詡於人曰好古。

是又大惑也已。古而可好。又何必爲今之人哉。所貴乎讀書者。在得其精意以充其所未達焉耳。苟以其跡而已。則不問理之是非。而但援事之有無。梟獍四凶。何代蔑有。殆將一一則之效之乎。鄭玄箋詩言從之邁。謂當自殺以從古人。則嘗笑其愚。今之自矜好古者。奚不自殺以從古人。而漫鼓其輔頰舌以爭乎今也。夫孔子則不然。刪書則斷自唐虞。存詩則止乎三百。然猶早歲從周之制作也。晚而道不行。掩涕於獲麟。默知非變法不可。於是發憤作春秋。悉廢古學而改今制。復何嘗有好古之云云也。口口口曰。論語第七篇。當是默而第七。劉歆私改默爲述。竄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十四字。以申其古學篇名。遂號述而矣。我非生而知之者。敏以求之者也。生知與敏求相反。相對文義自足。無俟旁助。而忽中梗好古二字。語意都不渾貫。是亦歆竄矣。世豈甘爲莽歆之奴隸也乎。則好古亦其宜也。口口口曰。於文從古。皆非佳義。從艸則苦。從木則枯。從門則苦。從辛則辜。從支則故。從口則固。從歹則姑。從疒則疴。從監則盥。從牛則牯。從疒口則痼。從水口則澗。且從人則估。估客非上流也。從水爲沾。孔子所不食也。從女爲姑。姑息之謂細人。吾不知好古者何去何從也。歐美二洲。以好新而興。日本效之。至變其衣食嗜好。亞非澳三洲。以好古而亡。中國輒動援古制。死亡之在眉睫。猶悽心於榛狉未化之世。若於今熟視無覩也者。莊曰。莫悲於心死。而身死次之。諡曰至愚。可不謂入哀。

日新烏乎本。曰以太之動機而已矣。獨不見夫雷乎。虛空洞杳。都無一物。忽有雲雨相值。貯合兩電。兩則有正有負。正負則有異有同。異則相攻。同則相取。而奔崩轟礮發焉。宇宙爲之掀鼓。山川爲之戰撼。居者愕眙。行者道仆。懦夫孺子。掩耳而良久不怡。夫亦可謂暴矣。然而繼之以甘雨。扇之以和風。霧豁天醒。蘄斂氣蘇。霄宇軒昭。大地激滌。三辰晶英於上。百城孚甲振奮於下。蜩飛蠕動。雍容任運而自得。因之而時和。因之而年豐。因之而品彙亨通。以生以成。夫孰非以太之一動。而絳絳以無極也。斯可謂仁之端也已。王船山達於易。於有雷之卦。說必加精明而益微。至屯之所以滿盈也。豫之所以奮也。大壯之所以壯也。无妄之所以无妄也。復之所以見天心也。震之所以不喪七鬯而再則泥也。罔不由於動。天行健。自動也。天鼓萬物。鼓其動也。輔相裁成。奉天動也。君子之學。恆其動也。吉凶悔吝。貞夫動也。謂地不動。昧於歷算者也。易抑陰而扶陽。則柔靜之與剛動異也。夫善治天下者。亦豈不由斯道矣。夫鼎之革之。先之勞之。作之興之。廢者舉之。敝者易之。飽食煖衣而逸居。則懼其淪於禽獸。烏知乎有李耳者出。言靜而戒動。言柔而毀剛。鄉曲之士。給饘粥。察雞豚。而長養子孫。以之自遁而苟視息焉。固亦術之工者矣。烏知乎學子術焉。士大夫術焉。諸侯王術焉。浸淫而天子亦術焉。卒使數千年來。成乎似忠信以廉潔。一無刺無非之鄉愿。大下言學術則曰寧靜。言治術則曰安靜。處事不計是非。而首禁更張。躁妄喜事之名立。百端由是廢弛矣。用人不

問賢不肖。而多方遏抑。少年意氣之論起。柄權則頹暮矣。陳言者則命之曰希望恩澤。程功者則命之曰露才揚己。既爲糊名以取之。而復隘其途。既爲年資以用之。而復嚴其等。財則憚關利源。兵則不貴朝氣。統政府臺諫六部九卿督撫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過力制四萬萬人之動。繫其手足。塗塞其耳目。盡驅以入契乎一定不移之鄉愿格式。夫羣四萬萬鄉愿以爲國。教安得不亡。種類安得而可保也。嗚呼。吾且爲西人悲矣。西人以喜動而窮五大洲。馴至文士亦尙體操。婦女亦侈遊歷。此其崛興爲何如矣。顧哀中國之亡於靜。輒曰此不痛不癢頑鈍而無恥者也。爲危詞以怵之。爲巽語以誘之。爲大聲疾呼以警之。爲通商以招之。爲傳教以聒之。爲報館爲譯書以誨之。爲學堂爲醫院以拯之。至不得已而爲兵戈槍礮水雷鐵艦以大創之。然而中國則冥然而罔覺。悍然而不顧。自初至終未嘗一動也。夫掘冢中枯骨與數百年之陳死人而強之使動。烏可得乎哉。西入方拳拳焉不以自阻。可謂愚矣。故是爲悲也。西人之喜動。其堅忍不撓。以救世爲心之耶教使然也。又豈惟耶教。孔教固然矣。佛教尤甚。曰威力。曰奮迅。曰勇猛。曰大無畏。曰大雄。括此數義。至取象於獅子。言密必濟之以顯。修止必借之以觀。以太之動機。以成乎日新之變化。夫固未有能遏之者也。論者闇於佛老之辨。混而同之。以謂山林習靜而已。此正佛所詆爲頑空。爲斷滅。爲九十六種外道。而佛豈其然哉。乃若佛之靜也。則將以善其動。而徧度一切衆生。更精而言之。動即

靜。靜即動。尤不必有此對待之名。故夫善學佛者。未有不震動奮厲而雄強剛猛者也。

李耳之術之亂中國也。柔靜其易知矣。若夫力足以殺盡地球含生之類。胥天地鬼神以淪陷于不仁。而卒無一人能少知其非者。則曰儉。儉從人僉聲。凡儉皆僉人也。且夫儉之與奢也。吾又不知果何所據而得其比較。差其等第。以定厥名。曰某爲奢。某爲儉也。今使日用千金。俗所謂奢矣。然而有倍蓰者焉。有什伯千萬者焉。奢至於極。莫如佛。金剛以爲地。摩尼以爲坐。種種纓絡。帝網。種種寶幢寶蓋。種種香花衣雲。種種飲食勝味。以視世人。誰能奢者。則奢之名不得而定也。今使日用百錢。俗所謂儉矣。然而流氓乞丐。有日用數錢者焉。有掘草根屑樹皮。苟食以待盡。而不名一錢者焉。儉至於極。莫如禽獸。穴土棲木以爲居。而無宮室。毛羽蒙茸以爲煖。而無衣裳。恃爪牙以求食。而無耕作販運之勞。以視世人。誰能儉者。則儉之名不得而定也。本無所謂奢儉。而妄生分別以爲之名。又爲之教。曰黜奢崇儉。雖唐虞三代之盛。不能辨去此惑。是何異搏虛空以爲質。捫飄風而不釋者矣。雖然。無能限多寡以定奢儉。則試量出入以定奢儉。俗以日用千金爲奢。使入萬金焉。則固不名之奢。而名之儉。以其尙儲九千於無用之地也。俗以日用百錢爲儉。使入不逮百錢。則不名之儉。而名之奢。以其聰明才力僅足以及此也。溢則傾之。歉而納焉。是儉自有天然之度。無待崇也。且所謂崇儉。抑又矛盾之說也。衣布泉足矣。而遣使勸蠶桑。胡爲者。豈非導之奢乎。則蠶桑宜禁矣。通

有無足矣。而開井取金銀胡爲者。豈非示之汰乎。則金銀宜禁矣。此雖日膠離朱之目。攬工
倕之指。猶患不給。凡開物成務。利用前民。勸材獎能。通商惠工。一切制度。文爲經營。區畫皆
當廢絕。嗟乎金玉貨幣。與夫六府百產之饒。誠何足攫豪傑之心胸。然而歷代聖君賢相。貴
之重之何哉。以其爲生民之大命也。持籌握算。銖積寸累。力遏生民之大命。而不使之流通。
今日節一食。天下必有受其飢者。明日縮一衣。天下必有受其寒者。家累巨萬。無異窮人。坐
視羸瘠盈溝壑。餓殍蔽道路。一無所動於中。而獨室家子孫之爲計。天下且翕然歸之曰。儉
者美德也。是以計狃桀黠之資。憑藉高位。尊齒重望。陰行豪強兼井之術。以之欺世盜名焉。
此鄉愿之所以賊德而尤爲僉人之尤矣。向以爲米鹽凌雜。雞豚詬誶。特老嫗寵婢之所用
心。及泛覽於今之士大夫。乃莫不然。甯使粟紅貫朽。珍異腐敗。終不以分於人。一聞興作工
役。罔不動色相戒懼。以爲家之索也。其教誡子弟。必以儉爲莫大之寶訓。而子弟卒以狂蕩
破家間。抑嘗觀於鄉矣。千家之聚。必有所謂富室焉。左右比鄰。以及附近之困頓不自聊者。
所仰而以爲生也。乃其刻斲瑣蓄。彌甚於人。自苦其身。以剝削貧民爲務。放債則子巨於母。
而先取質。難繼則陰伺其急而厚取利。扼之持之。使不得出。及其錯絡久之。胥一鄉皆爲所併。
吞遂不得不供其奴役。而人租稅於一家。周禮有保富之文。富而若此。豈堪更保之耶。居無
何。羸里日益貧。則流而爲盜賊。伺覷劫奪焚殺。富室乃隨之投燼。即幸而不至此。愈儉則愈

陋。民智不興。物產凋竄。所與皆蠻人也。已亦不能更有所取。且暗受其銷鑠。一傳而後。產析而薄。食指加繁。又將轉而被他人之剝削併吞。與所加乎人者無或異也。轉輾相苦。轉輾相累。馴至人人儉而人人貧。天下大勢。遂乃不可以支。葛樹園桃之刺。詩人有遺憂焉。蓋坐此寂寂然一鄉。而一縣而一省而逋尋於四海。而二萬里之地。而四萬萬之人。而二十六萬種之物。遂成爲至貧極窘之中國。不惟中國。彼非洲澳洲。及中亞之回族。美洲之土番。印度巫來由之雜色人。越南緬甸高麗琉球之藩邦。其敗亡之由。咸此而已矣。言靜者惰歸之暮氣。鬼道也。言儉者齷齪之昏心。禽道也。率天下而爲鬼爲禽。且猶美之曰靜德儉德。夫果何取也。

夫豈不知奢之爲害烈也。然害止於一身家而利十百矣。錦繡珠玉棟宇車馬歌舞宴會之所集。是固農工商賈從而取贏。而轉移執事者所奔走而趨附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孔子猶嘆其小。刈著而遺簪。田婦方且不惜。奈何思壟斷天下之財。忍不一散。以沾潤於國之人也。即使流弊所極。利不勝害。不猶愈於堅握生民之大命。死之於鄙吝猥陋之小夫哉。然欲求百利而無一害。抑豈無道以處此。必令於富者曰。而瘁而形。而劬而力。而以而有之。積蓄而悉以散諸貧無貲者。則爲人情所大難。夫亦孰爲必使之散之哉。且將大聚之在流注灌輸之間焉耳。有礦焉。建學興機器以開之。凡關山通道溶川鑿險咸視此。有田焉。建學興機

器以耕之。凡材木水利畜牧蠶織咸視此。有工焉。建學興機器以代之。凡攻金攻木造紙造糖咸視此。大富則爲大廠。中富附焉。或別爲分廠。富而能設機器廠。窮民賴以食。物產賴以盈。錢幣賴以流通。己之富亦賴以擴充而愈厚。不惟無所用儉也。亦無所用其施濟。第就天地自有之利。假吾力焉以發其覆。遂至充溢溥徧而收博施濟衆之功。故理財者慎毋言節流也。開源而已。源日開而日亨。流日節而日困。始之以困人。終必困乎己。猶大旱之歲。土山焦。金石流。惟畫守蹶涔之涓涓。謂可私於己。果可私於己乎。則孰若浚清渠。激洪波。引稽天之澤。蘇渺莽之原。人皆蒙惠而已。固在其中乎。然而味者聞之。又將反其實曰。機器奪民之利。曠何不觀於歐美諸洲。而一繩其得失也。今且詰之曰。民之貧也。貧于物產之饒乎。抑貧於物產之絀乎。求富民者。將豐其物產以富之乎。抑耗其物產以富之乎。彼必曰。饒富而耗貧。又詰之曰。百人耗而養一人。與一人耕而養百人。孰爲饒。孰爲耗。彼必曰。耕一養百者耗。耕百養一者饒。然則機器果不容緩矣。用貨之生齒。遠繁於昔。而田費之疆土。無闕於今。其差數無異百之於一也。假而有貨焉。百人爲之不足。用機器則一人爲之有餘。是貨百饒於人也。一人百用爲之不足。用機器則一人一日爲之有餘。是貨百饒於日也。日愈益省。貨愈益饒。民愈益富。饒十則富十倍。饒百則富百倍。雖不識九九之人。不待布算之勞。可定其比例矣。人特患不能多造貨物。以廣民利耳。或造矣。而力未逮。或逮矣。而時不給。今用機器則

舉無慮焉。其爲功於民何如哉。稱天之德。不過曰造物而已。而曰奪民利。何耶。且所省之人工。日工。又將他有所興造。利源必推行日廣。豈有失業坐廢之虞。譬之一家焉。伯製器。仲販運。叔耕以供養。季織以供衣。若用機器助力。伯所製器必加多。用機器運物。仲又舍其販運而增製器。機器無衣食之費。叔季初不加其供億。益將委耕織於機器。而增製器以視向者所獲。不既多乎。難者又曰。機器興。物產饒。物價宜廉矣。而歐美反貴者。何也。曰。此機器之所以利民也。小民窮歲月之力。拮据辛勞。以成一物。豈不欲器多得值哉。而價止於此。此其可哀甚矣。蓋物價之貴賤。隱視民命之重輕。以爲衡。治化隆美之世。民皆豐樂充裕。愛惜生命。不肯多用人力。人亦從而愛惜之焉。故創造一物。即因其力之可貴而貴之。苟或不貴。固不急於求售。亦將不復造。且民皆富矣。雖多出值。復何吝。然非機器。又何由皆富厚若此。機器興而物價貴。又以見機器固非奪民利矣。中國之民。至鬻其身以爲奴隸。驅使若犬羊。繫役類重囚。然尙爲美國南洋所迫逐。而不違得食。身且如此。更何論所造之物。此所以雖賤極猶莫能售也。乃今之策士。又曰。中國醇俗龐風。爲不可及也。工價之廉。用度之儉。足以制勝於歐美。轉若重爲歐美憂者。嗟乎。此何足異。中國守此不變。不數十年。其醇其龐。其廉其儉。將有食糲壤。飲黃泉。人皆餓殍。而人類滅亡之一日。何則。生計絕。則勢必至於此也。惟靜故惰。惰則愚。惟儉故陋。陋又愚。兼此兩愚。固將殺盡含生之類。而無不足。故靜與儉。皆愚黔首之

慘術而擠之於死也。夫以歐美治化之隆。猶有均貧富之黨。輕身命以與富室爲難。毋亦坐擁厚貲者。時有褊之心以召之歟。則儉之爲禍。視靜彌酷矣。

假貲於人而歲責子金百之一。世必謂之薄息矣。易以月則厚。易以日則厚。是猶一與十二與三百六十之比也。執藝於肆。歲成一器。雖獲利百之十。世猶謂之賤工矣。易歲以日。富莫大焉。猶十與三百六十之比也。稗販於千里之外。歲一往還。雖獲利十之二。世猶謂之窳賈矣。歲百往還。則倚頓莫尙焉。猶二與百之比也。故夫貨財之生。生於時也。時糜貨財。歟。時濫貨財。豐。其事相反。適以相成。機器之製與運也。豈有他哉。惜時而已。惜時與不惜時。其利害相去。或百倍。或千倍。此又機器之不容緩者也。時積而成物。物積而值必落。於是變去舊法。別創新物。以新而救積。童子入市。知所決擇焉。而值自上。又有新者。值又上。人巧奮地力盡。程度謹於國。苦窳絕於市。游惰知所警。精良徧於用。西人售物於中國。則以其脆敝者。云中國喜賤值也。喜賤值。由於國貧。國貧。由於不得惜時之道。不得惜時之道。由於無機器。然則機器興而物價貴。斯乃治平之一效矣。治平進而不已。物價亦進而不已。衰國之民。饔飧不給。短褐不完。雖有精物。無能承受。而不解事之腐儒。乃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強抑天下之人。使拂性之木然。而相率出於儉。物價自不能違其儉。而孤以騰踴。其初以人謀之不臧。而倭過於天。其繼空天生之富有。而以制人。自儉之名立。然後君權日以尊。而貨棄於地。亦相

因之勢然也。一旦銜勒去。民權興。得以從容謀議。各遂其生。各均其利。枵軸繁而懸鶉之衣。絕。工作盛而仰屋之嘆消。升禁弛。誰不輕其金錢。旅行速。誰不樂乎遊覽。復何有儉之可言哉。且驗之幣政。又有然矣。上古之時。以有易無。無所謂幣也。風化漸開。始有用貝代幣者。今美洲土番。猶有螺殼錢。即中國古時之貝。可爲風化初開之證。久之。民智愈啓。始易以銅。又久之。易以銀。今西國又進而用金。使風化更開。必將舍金而益進於上。夫治平至於人人入皆可奢。則人之性盡。物物皆可貴。則物之性亦盡。然治平至於人人可奢。物物可貴。則無所用其欲。羨。昨。援。相。與。兩。忘。而。感。歸。於。淡。泊。不。惟。奢。無。所。眩。耀。而。奢。亦。儉。不。待。勉。強。而。儉。豈。必。過。之。塞。之。積。疲。苦。之。極。反。使。人。欲。橫。流。一。發。不。可。止。終。釀。爲。盜。賊。凶。叛。攘。奪。篡。弑。之。禍。哉。故。私。天下者尙儉。其財偏以壅。壅故亂。公天下者尙奢。其財均以流。流故平。夫財均矣。有外國焉。不互相均。不足言均也。通商之義。緣斯起焉。西人初亦未達此故。以謂通商足以墟人之國。恐刮取其膏血以去。則柴立而斃也。於是有所謂保護稅者。重稅外入之貨。以陰拒其來。鄰國不睦。或故苛其稅。藉以相苦。因謂稅務亦足以亡人國也。而其實皆非也。一父有數子。數傳之後。將成巨族。西人詳稽夫家之豐耗。每一歲中。生死相抵。百人可多一人。使無水旱沴癘兵戈及諸災眚。不數十年。本國之物產。必不能支。將他闢新土。而勢處於無可關。則幸而有外國之貨物輸入而彌縫之。不啻爲吾之外府。而歲效其土貢。且又

無闢地之勞費。自然之大利。無便於此者。故利也。商人商於中國。以其貨物仁我。亦欲購去。然輒持去者。誰令我之工藝不興。商賈不工藝。無商賈。無貨物。又未嘗不益蒙通商之一其利矣。彼所得者金銀而已。我所得者干食。而寒不可衣。以無用之金銀。易有用之貨。爲金銀即貨物。金銀竭。貨物亦亡。是無礦之肘。攬其指。不使其民採之。取之。而僅恃已。通商致貧。蓄怨毒於外國。不自振奮。而偏無以仁彼。既足愧焉。曾不之愧。而轉欲絕之。不仁於我矣。絕之不得。又欲重稅以絕之。稅稅麥入矣。卒以大困。旋去其稅。惟重稅其不之舊學也。彼亡國者。別有致亡之道。即非商之政哉。閱歷久而利害審。今且悉變其說焉。其吳楚古之蠻夷也。自河南山東視之。儼然一

飲食各取於其地。毋一往來焉。能乎不能乎。况輪船鐵路電線德律風之屬。幾縮千里程於咫尺。玩地球若股掌。梯山航海如履戶闕。初無所謂中外之限。若古之夷夏。更烏從而絕之乎。爲今之策。上焉者獎工藝。惠商賈。速製造。蕃貨物。而尤扼重於開井。庶彼仁我而我亦有以仁彼。能仁人。斯財均而已。亦不困矣。次之力不足仁彼。而先求自仁。亦省彼之仁。我不甘受人仁者。始能仁人。既省彼之仁。我以舒彼仁。我之力。而以舒之者。仁之矣。不然。日受人之仁。安坐不一報。游惰困窮。至於爲人翦滅屠割。揆之上天報施之理。亦有宜然焉耳。夫仁者通人。我之謂也。通商僥通之一端。其得失已較然明白。若此。故莫仁於通。莫不仁於不通。惜時之義大矣哉。禹惜寸陰。陶侃惜分陰。自天子之萬機。以至於庶人之一技。自聖賢之功用。以至於庸衆之衣食。咸自惜時而有也。自西人機器之學出。以製以運。而惜時之具乃備。今第即運言之。執途人而語之曰。輪船鐵道。可以延年永命。無則短祚促齡。鮮不笑其妄矣。而非妄也。有萬里之程焉。輪船十日可達。鐵道則三四日。苟無二者。動需累月經年。猶不可必至。此累月經年之中。仕宦廢其政。工商滯其貨。殖學子荒其藝。文傭走墮其生計。勞人傷於行役。思婦嘆於室庭。緬山川之履綦。邈音書而飛越。寒暑異候。盜發不時。此父母兄弟骨肉朋友之親。死生契濶。離別憂悲之什。所由作焉。坐此僕僕。無所事事之氣體。雖生而無所裨生人之業。則生不異於死。是此經年累月之命短焉矣。由此類推。無往而非玩時愒日。

即幸而得至百年。無形中已耗其強半。又况軍務之不可遲而遲。賑務之不容緩而緩。豪傑散處。而無以萃其羣。百產棄置。而無以發其采。固明明有殺人殺物之患。害者乎。有輪船鐵路。則舉無慮此。一日可兼十數日之程。則一年可辦十數年之事。加以電線郵政機器製造。工作之簡易。文字之便捷。合而計之。一世所成就。可抵數十世。一生之歲月。恍閱數十年。志氣發舒。才智奮起。境界寬衍。相樂充暢。謂之延年永命。豈爲謬乎。故西國之治。一日軼三代而上之。非有他術。惜時而時無不給。猶一人併數十人之力耳。記曰。爲之者疾。惟執器足以當之。天惜時之效若此。不惜時之害若彼。語曰。化世之日。舒以長。亂世之日。促以短。有具以惜之。與無具以惜之。治亂之大閑。閑於此也。若夫微生滅之條。過乎前。與不生不滅。相緯而成世界。因而有時之名。於此而不惜。乾坤或幾乎息矣。今不惟不惜。反從而促之。取士則累其科目。用人則困以年資。任官則拘於輪委。治事則繁爲簿書。關吏則故多留難。黜綱則抑使輪銷。皆使天下惟恐時之不疾馳以去也。嗟乎。時去則豈惟亡其國。將並其種而亡之。抑豈惟存亡爲然哉。宣尼大智。至七十而從心。善財凡夫。乃一生而證果。然則惜時之義。極之成佛成聖。而莫能外。

微生滅。烏乎始。曰。是難言也。無明起處。惟佛能知。毛道不定。曷克語此。雖然。吾試言天地萬物之始。泐然杳然。恍兮忽兮。其內無物。亦無內外。知其爲無。則有無矣。知其有無。是亦有矣。

俄而有動機焉。譬之於雲。兩兩相遇。陰極陽極。是生兩電。兩有異同。異同攻取。有聲有光。厥名曰雷。振微明玄。參伍錯綜。而有有矣。有有之生也。其惟異同攻取乎。其成也。其惟參伍錯綜乎。天地萬物之始。一泡焉耳。泡分萬泡。如鎔金汁。因風旋轉。卒成圓體。日又再分。遂得此土。遇冷而縮。由縮而乾。縮不齊度。凸凹其狀。棗暴臬膜。或乃有紋。紋亦有理。如山如河。縮疾乾遲。溢爲洪水。乾更加縮。水始歸墟。沮洳鬱蒸。草蕃虫蝟。蟻他利亞。微植微生。螺蛤蛇龜。漸具禽形。禽至獯獫。得人七八。人之聰秀。後亦勝前。恩怨分結。方生方滅。息息生滅。實未嘗生滅。見生滅者。適成唯識。即彼藏識。亦無生滅。佛與衆生。同其不斷。忽被七識所執。轉爲我相。執生意識。所見成相。眼耳鼻舌身。又各有見。一一成相。相實無枉。受薰習。此生所造。還入藏識。爲來生因。因又成果。顛倒循環。無始淪淪。淪淪不已。乃灼然謂天地萬物矣。天地乎。萬物乎。夫孰知其在外乎。雖然。亦可反言之曰。心在外而不在內。是何故乎。心之生也。必有緣。必有所緣。緣與所緣。相續不斷。強不令緣。亦必緣空。但有彼此迭代。竟無脫然兩釋。或緣真。或緣妄。或緣過去。或緣未來。非皆依於真。天地萬物乎。妄。天地萬物乎。過去之天地萬物乎。未來之天地萬物乎。世則旣名爲外矣。故心亦在外。非在內也。將以眼識爲在內乎。眼識幻而色。故好色之心。非在內也。心棲泊於外。流轉不停。寢至無所棲泊。執爲大苦。偶於色而一駐焉。方以得所棲泊爲樂。其令棲泊偶久者。詫以爲美。亦愈以爲樂。然而旣名之棲泊矣。無

能終久也。棲泊既厭。又轉而爲之他。凡好色若子女玉帛。若書畫。若山水。及一切有形。皆未有焉。好其一面。念念不息者。以皆非本心也。代之心也。何以知爲代。以心所本無也。推之耳。鼻舌身。亦復如是。吾大腦之所在。藏識之所在也。其前有圓窪焉。吾意以爲鏡。天地萬物。畢現影於中焉。繼又以天地萬物爲鏡。吾現影於中焉。兩鏡相涵。互爲容納。光影重重。非內非外。

其謂有始者。乃即此器。世間一日一地球云爾。若乃日地未生之前。必仍爲日地。無始也。日地既滅之後。必仍爲日地。無終也。以太固無始終也。以太者。亦唯識之相分。謂無以太可也。既託言以太矣。謂以太有始終不可也。然則識亦無終乎。曰識者無始也。有終也。業識轉爲智慧。是識之終矣。吾聞□□之講大學。大學蓋唯識之宗也。唯識之前五識。無能獨也。必先轉第八識。第八識無能自轉也。必先轉第七識。第七識無能遽轉也。必先轉第六識。第六識轉而爲妙觀察智。大學所謂致知而致至也。佛之所謂知意識轉。然後執識可轉。故曰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藉乎格物。致知者萬事之母。孔子下學而上達也。朱紫陽補格致傳。實用華嚴之五教。華嚴小教小學也。非大學所用。其四教者。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始教也。以求至乎其極。終教也。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頓教也。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圓教也。無

論何事。要必自格致始。此之謂。妙觀察智。第七識轉而爲平等性智。大學所謂誠意而意誠也。佛之所謂執。孔之所謂意。執識轉然後藏識可轉。故曰欲正其心。必先誠其意。執者執以爲我也。意之所以不誠。亦以有我。惟平等然後無我。無我然後無所執。而名爲誠。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以我欺我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當其好惡之誠。不知有我。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不惟有我。且有二我也。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灼然見其有我也。欲其無我。必修止觀。君子必慎其獨。孔門之止也。曾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孔門之觀也。十手十目。佛所謂之千手千眼。千之與十。又何別焉。又以見人十能之已千之也。此之謂平等性智。第八識轉而爲大圓鏡智。大學所謂正心而心正也。佛之所謂藏。孔之所謂心。藏識轉然後前五識不待轉而自轉。故曰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心一有所。即不得其正。亦即有不在焉。藏識所以爲無覆無記。心正者無心。亦無心所。無在而無不在。此之謂大圓鏡智。前五識轉而爲成所作智。大學所謂修身而身修也。佛之所謂眼耳鼻舌身。孔皆謂之身。孔告顏以四勿。第就視聽言動言之。其直截了當如是。可知顏之藏識已轉也。藏識轉始足以爲仁。三月不違。不違大圓鏡智也。曰三月者。孔自計觀顏之時。至於三月之久也。觀之三月之久。不見其違。可信其終不違也。其餘日月至焉。第七識之我執猶未斷也。至若前五識皆轉。無所徃而非仁。齊家治國平天下。不足言也。故豈

是皆以修身爲本。此之謂成所作智。夫孔子大聖。所謂初發心時。即成正果。本無功夫次第之可言。若乃現身說法。自述歷歷。亦誠有不可誣者。十五志學也者。亦自意誠入手也。三十而立。意已一而不紛矣。然猶未斷也。四十不惑。意誠轉爲妙觀察智矣。五十知天命。我執斷矣。然猶有天命之見在。法執猶未斷也。六十耳順。法執亦斷。爲平等性智矣。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藏識轉爲大圓鏡智矣。轉識成智。蓋聖凡之所同也。智慧者。孔謂之道心。業識者。孔謂之人心。人心外無道心。即無業識。亦無由轉成智慧。王船山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無人欲則天理亦無從發見。最與大學之功夫次第合。非如紫陽人欲淨盡之誤於離。姚江滿街聖人之誤于混也。且夫大學又與四法界合也。格物。事法界也。致知。理法界也。誠意。正心修身。理事無礙法界也。齊家治國平天下。事事無礙法界也。夫惟好學深思。六經未有不與佛經合者。也。即未有能外佛經者也。□□□曰。三教其猶行星之軌道乎。佛生最先。孔次之。耶又次之。乃今耶教則既昌明矣。孔教亦將引厥緒焉。而佛教仍晦盲如故。先生之教主。教反後行。後生之教主。教反先行。此何故歟。豈不以軌道有大小。程途有遠近。即運行有久暫。而出見有遲速哉。佛教大矣。孔次大。耶爲小。小者先行。次宜及孔。卒乃及佛。此其序矣。□□□曰。佛其大哉。列天于六道。而層累于其上。孔其大哉。立元以統天。耶自命爲天已耳。小之其自爲也。雖然其差如此。而其變不平等。教爲平等則同。三教殆皆源於婆羅門乎。以同一言。

天。而同受歷於天也。天與人本不平等。斯人與人愈不平等。中國自絕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祭天。天子既挾一天以歷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儼然一天。雖胥天下而殘賊之。猶以爲天之所命。不敢不受。民至此乃愚入膏肓。至不平等矣。孔出而變之。刪詩書。訂禮樂。考文字。改制度。而一寓其權於春秋。春秋惡君之專也。稱天以治之。故天子諸侯。皆得施其褒貶。而自立爲素王。又惡天之專也。稱元以治之。故易春秋皆以元統天。春秋授之公羊。故公羊傳多微旨。然旨微。猶或弗彰也。至于佛。胥公山之召而欲往。孔子之心見矣。後儒狃于君主暴亂之法。幾疑孔爲從逆。而輟遺經大義而不講。彼烏知君者公位也。莊子曰。時爲帝。又曰。遞相爲君臣。人人可以居之。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初無所謂叛逆也。叛逆者。君主創之以恫喝天下之名。不然。彼君主未有不背叛來者也。不爲君主。即誓以叛逆。偶爲君主。又詔以帝天。中國人猶自以忠義相誇示。眞不知世間有羞恥事矣。夫佛胥公山之召而欲往。猶民主之義之僅存者也。此孔之變教也。泰西自摩西造律。所謂十誡者。偏倚於等威名分。言天則私之曰以色列之上帝。而若屏環球於不足道。至不平等矣。耶出而變之。大聲疾呼。使人皆爲天父之子。使人人皆爲天之一小分。使人人皆有自主之權。破有國有家者之私。而糾合同志以別立天國。此耶之變教也。印度自喀私德之名立。分人爲四等。上等者世爲君卿大夫士。下等者世爲賤庶奴虜。至不平等矣。佛出而變之。世法則曰平等。出世法竟愈出

天之土矣。此佛之變教也。三教不同。同於變。變不同。同於平等。

由前之說。佛其至矣。由後之說。孔佛皆至矣。然而舉不足。以定其等級也。何也。凡教主之生也。要皆際其時。因其勢。量衆生之根器。而爲之現身說法。故教主之不同。非教主之有等級也。衆生所見者。教主之化身也。其法身寔一矣。今試斷章取義。則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強名言分漢三。可爲三教之判語。乃夫本一而卒不一。則衆生之爲之。而教主亦會有不幸也。以公羊傳三世之說衡之。孔最爲不幸。孔之時。君主之法度。既已甚密。而且繁。所謂倫常禮義。一切束縛箝制之名。既已澆灌於人人之心。而猝不可與革。既已爲據亂之世。孔無如之何也。其於微言大義。僅得託諸隱晦之辭。而宛曲虛渺。以著其旨。其見於雜言。仍不能不牽率於君主之舊制。亦止據亂之世之法已耳。據亂之世。君統也。後之學者。不啻求其指歸。則辨上下。陳高卑。懷天澤。定名位。祇見其爲獨夫民賊之資焉矣。耶次不幸。彼其時亦君主橫恣之時也。然而禮儀等差之相去。無若中國之懸絕。有昇平之象焉。故耶得伸其天治之說於昇平之世。而爲天統也。然亦爲其舊教所囿。無能更出于天之上者也。由今觀之。其稱阿羅訶天主。則成唯識論執一大自在。天之法執也。稱靈魂永生。又近外道之神教也。惟佛獨幸。其國土本無所稱。歷代神聖之主。及摩西約翰。禹湯文武周公之屬。琢其天真。漓其本樸。而佛又自爲世外出家之人。於世間無所避就。故得舉伸其大同之說於太平之世。而爲元統也。夫大同之治。不獨父其

父不獨子其子。父子平等。更何有于君臣。舉凡獨夫民賊所爲一相箝制束縛之名。皆無得而加諸。而佛遂以獨高於群教之上。時然也。勢不得不然也。要非可以揣測教主之法身也。教主之法身。一而已矣。□□□曰。三教教主一也。吾拜其一。則皆拜之矣。斯言也。吾取之。孔之不幸。又不寧惟是。孔雖當據亂之世。而黜古學。改今制。託詞審義于昇平太平。未嘗不三致意焉。今第觀其據亂之雅言。既不足以盡孔教矣。況其學數傳而絕。乃並至粗極賤者。亦爲荀學。攪雜而變本加厲。晉失其眞乎。孔學衍爲兩大支。一爲曾子傳子思而至孟子。孟故暢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傳田子方而至莊子。莊故頡詡若主。自堯舜以下。莫或免焉。不幸此兩支者皆絕不傳。荀乃乘間冒孔之名。以欺孔之道。曰法後王。尊君統。以傾孔學也。曰有治人。無治法。陰防後人之變其法也。又喜言禮樂政刑之屬。惟恐箝制束縛之具之不繁也。一傳而爲李斯。而其爲禍亦暴著于世矣。然而其爲學也。在下者術之。又疾遂其苟富貴取容悅之心。公然爲卑譎側媚。奴顏婢膝。而無傷於臣節。反以其助紂爲虐者。名之曰忠義。在上者術之。尤利取以尊君卑臣。愚黔首。自放縱橫暴而塗錮天下之人心。故秦亡而漢高帝術之於上。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君主之潛施其術也。叔孫通術之於下。今而後知皇帝之貴。綿叢之導君于愚也。漢衰而王莽術之於上。竟以經學行篡弒矣。劉歆術之於下。又竄易古經以煽之矣。新讖而漢光武術之於上。吾以柔道治天下。蓋漸冷其馴擾。

而已得長踞之焉。桓榮術之於下。車服稽古之力也。挾尙書以爲稗販。無所用恥焉。如是者四百年。安得不召三國虎爭五胡湯沸南北分割之亂哉。至唐一小康矣。而太宗術之於上。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矣。此其猜忌爲何如邪。韓愈術之於下。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竟不達何所爲而立君。顯背民賞君輕之理。而諂一人以犬馬土芥乎天下。至於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乃敢倡邪說以誣在聖。逞一時之誤說。而壞萬世之心術。罪尤不可道矣。至宋又一小康。而太宗術之於上。修太平御覽之書。以消磨當世之豪傑。孫復術之於下。造春秋尊王發微。以割絕上下之分。嚴立中外之防。慘鷙刻覈。盡窒生民之靈思。使不可復動。遂開兩宋南北諸大儒之學派。而諸大儒亦卒莫能脫此牢籠。且彌酷而加厲焉。嗚呼。自生民以來。迄宋而中國乃真亡矣。天乎人乎。獨不可以深思而得其故乎。至明而益不堪聞。等諸自郅以下可也。類皆轉相授受。自成統緒。無能稍出宋儒之胯下。而一覩孔教之大者。其在上者。亦莫不極崇宋儒。號爲洙泗之正傳。意豈不曰宋儒有私德。大利于己乎。悲夫悲夫。民生之厄。寧有已時耶。故常以爲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二者相交相資。而罔不託之於孔。執託者之大盜。鄉愿。可責所託之孔。又烏能知孔哉。

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學。改今制。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爲平等。亦汲汲然勤矣。豈謂爲荀學者。乃盡亡其精意。而泥其粗迹。反授君主以莫大無限之權。使得挾持一孔教以制天下。彼荀學者。必以倫常二字。謾爲孔教之精詣。不悟其爲據亂世之法也。且即以據亂之世而論。言倫常而不臨之以天。已爲偏而不全。其積重之弊。將不可計矣。况又妄益之以三綱。明創不平等之法。軒輊鑿柄。以苦父天母地之人。無惑乎西人輒譏中國君權太重。父權太重。而亟勸其稱天以挽救之。至曰孔教爲偏畸不行之教也。由是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爲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矣。夫彼君主猶是耳目手足。非有兩鼻四目。而智力出于人也。亦果何所恃以虐四萬萬之衆哉。則賴乎早有三綱五倫字樣。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如莊子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田子成竊齊國。舉仁義聖智之法而並竊之也。竊之而同爲中國之人。同爲孔教之人。不可言而猶可言也。奈何使素不知中國素不識孔教之奇渥溫愛親覺羅諸賤類異種。亦得憑陵乎蠻野凶殺之性氣。以竊中國。及既竊之。即以所從竊之法。還制其主人。亦得從容覩顏挾持所素不識之孔教。以壓制所素不知之中國矣。而中國猶奉之如天。而不知其罪。焚詩書。以愚黔首。不如即以詩書愚黔首。嬴政猶鈍漢矣乎。彼爲荀學而授君主以權。以愚黔首。雖萬被戮。豈能贖其竄孔之罪哉。孔爲所竄。在天之靈。宜如何太息痛恨。凡爲孔徒者。又宜如何太息痛恨。而竟不一掃蕩廓清之耶。且耶。

教之初亦猶是也。其立天國。其予人以自主之權。變去諸不平等者。以歸於平等。猶孔之稱天而治也。教未及行。不意羅馬教皇者出。即藉耶之說。而私天於己。以制其人。雖國王之尊。任其廢立。至舐手吮足以媚之。因教而興兵者數百。戰死數千百萬人。猶孔以後君主之禍也。迄路德之黨盛。而教皇始蹶。人始覩耶教之真矣。故耶教之亡。教皇亡之也。其復之也。路德之力也。孔教之亡。君主及言君統之僞學亡之也。復之者尙無其人也。吾甚祝孔教之有路德也。

仁學二

君統盛而唐虞後無可觀之政矣。孔教亡而三代下無可讀之書矣。乃若區玉檢於塵編。拾火齊於瓦礫。以冀萬一有當于孔教者。則黃梨州明夷待訪錄。其庶幾乎。其次爲王船山之遺書。皆於君民之際。有隱恫焉。黃出于陸王。陸王將繼莊之彷彿。王出于周張。周張亦緣孟之墜遺。輒有一二聞於孔之徒。非偶然也。若夫與黃王齊稱。而名實相反。得失背馳者。則爲顧炎武。顧出于程朱。程朱則苟學之雲祲也。君統而已。豈足罵哉。夫君統有何幽邃之義。而可深耽熟玩。至變易降衷之恆性。變易隆古之學術。至殺其身家。殺其種類。以宛轉攀戀於數千年之久而不思脫其軛耶。嗚呼。盍亦反其本矣。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爲君。夫曰共舉之。則非君擇民。而民擇君也。夫曰共舉

之。則其分際又非甚遠於民。而不下儕於民也。夫曰共舉之。則因有民而後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無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豈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君也者。爲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爲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觀夫鄉社賽會。必擇舉一長。使治會事。用人理財之權威隸焉。長不足以長。則易之。雖愿農愚婦。猶知其然矣。何獨于君而不然。豈謂舉之戴之。乃以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盤樂怠傲。靡奢而淫殺乎。供一身之不足。又濫縱其百官。又欲傳之世世萬代子孫。一切酷毒不可思議之法。由此其繁興矣。民之俯首帖耳。恬然坐受其鼎鑊刀鋸。不以爲怪。固已大可怪矣。而君之亡。猶願爲之死節。故夫死節之說。未有如是之大悖者矣。君亦一民也。且較之尋常之民。而更爲末也。民之於民。無相爲死之理。本之與末。更無相爲死之理。然則古之死節者。乃皆不然乎。請爲一大言斷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決無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宮妾之爲愛。匹夫匹婦之爲諒也。人之甘爲宦官宮妾。而不免於匹夫匹婦。又何誅焉。夫曰共舉之。猶得曰吾死吾所共舉。非死君也。獨何以解于後世之君。皆以兵強馬大力。征經營而奪取之。本非自然共戴者乎。況又有滿漢種類之見。奴役天下者乎。夫彼奴役天下者。固甚樂民之爲其死節矣。

一姓之興亡。渺渺乎小哉。民何與焉。乃爲死節者。或數萬而未已也。本末倒置。寧有加於此。

者。伯夷叔齊之死。非死紂也。固自言以暴易暴矣。則亦不忍復覩君主之禍。遂一瞑而萬世不視耳。且夫彼之爲前主死也。固後主之所深惡也。而事甫定。則又禱之祠之。俎豆之。尸祝之。豈不亦欲後之人之爲我死。猶古之娶妻者。取其爲我譽人也。若夫山林幽貞之士。固猶在室之處女也。而必脅之出仕。不出仕則誅。是挾兵刃。搜處女而亂之也。旣亂之。又詬其不貞。暴其失節。至爲貳臣。傳以辱之。是豈惟辱其人哉。實際以嚇天下後世。使不敢背去夫以不貞而失節於人也。淫凶無賴子之於娼妓。則有然矣。始則強姦之。繼又防其姦於八世。而幽錮之。終知姦之不勝防。則標著其不當從己之罪。以威其餘。夫在弱女子。亦誠無如之何。而不能不任其所爲耳。奈何四萬萬智勇材力之人。彼乃娼妓畜之。不第不敢微不平於心。益且諂諂然曰。忠臣忠臣。古之所謂忠。乃爾愚乎。古之所謂忠。以實之謂忠也。下之事上。當以實。上之待下。乃不當以實乎。則忠者共辭也。交盡之道也。豈又專責之臣下乎。孔子曰。君君臣臣。又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教主未有不平等者。古之所謂忠。中心之謂忠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應物平施。心無偏袒。可謂中矣。亦可謂忠矣。君爲獨夫民賊。而猶以忠事之。是輔桀也。是助紂也。其心中乎。不中乎。嗚呼。三代以下之忠臣。其不爲輔桀助紂者。幾希。况又爲之掎克聚斂。竭澤而漁。自命爲理財爲報國。如今之言節流者。至分爲國爲民爲二事乎。國與民已分爲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國果何有。無惑乎君主視天下爲其囊橐中。

之私產。而犬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民既擯斥于國外。又安得少有愛國之忱。何也。於我無與也。繼自今。即微吾說。吾知其必無死節者矣。

天下爲君主囊橐中私產。不始今日。固數千年以來矣。然而有知遼金元之罪。浮於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則穢壤也。其人則羶種也。其心則禽心也。其俗則蟲俗也。一旦逞其凶殘。淫殺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王帛。勦獍獠之巨齒。效盜跖之肝人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錄及擬華人。華人靡矣。乃猶以爲未饜。峻死灰復燃之防。爲盜憎主人之計。鋼其耳目。極其手足。壓制其心思。絕其利源。窘其生計。塞蔽其智術。繁拜跪之儀。以挫其氣節。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書之禁。以緘其口說。而文字之禍烈矣。且即挾此上所崇之孔教。爲緣飾史傳。以愚其人。而爲藏身之固。悲夫。悲夫。王道聖教典章文物之亡也。此而已矣。與彼愈切近者。受禍亦愈烈。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稱天府膏腴。入相出將。衣冠文物之藪澤。詩書藻翰之津塗也。而今北五省何如哉。夫古之暴君。以天下爲其私產。止矣。彼起于游牧部落。直以中國爲其牧場耳。苟見水草肥美。將盡驅其禽畜。橫來吞噬。所謂駐防。所謂名糧。所謂釐捐。及一切誅求之無厭。刑獄之酷濫。其明驗矣。且其授官也。明明托人以事。而轉使爲之謝恩。又薄其祿入焉。何謝乎。豈非剝蝕小民以爲利乎。雖然。成吉思之亂也。西國猶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鄭所南心史紀之。有茹痛數百年。不敢言不敢紀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

順受。今之人或可不較。無如外患深矣。海軍燔矣。要害扼矣。堂奧入矣。利權奪矣。財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懸矣。國與教與種將偕亡矣。惟變法可以救之。而卒堅持不變。豈不以方將愚民。變法則民智。方將貧民。變法則民富。方將弱民。變法則民強。方將死民。變法則民生。方將私其智。其富。其強。其生于一己。而以愚貧弱死歸諸民。變法即與己爭智。爭富。爭強。爭生。故堅持不變也。究之智與富與強與死。決非獨夫之所任爲。彼豈不知之。則又以華人比牧場之水草。糞與之同爲糞粉。而貽其利于人。終不令我所咀嚼者。還抗乎我。此非深刻之言也。試徵之數百年之行事。與近今政治及交涉。若禁強學會。若訂俄國密約。皆毅然行之不疑。其跡已若雪中之飛鴻。泥中之鬪獸。較然不可以掩。况東事亟時。決不肯假民以自爲戰守之權。且曰寧爲懷慙微飲。而決不令漢人得志。固明明宣之語言。華人寧不聞之而知之耶。乃猶道路以目。相顧而莫敢先發。曰畏禍也。彼其文字之冤獄。凡數十起。死數千百人。違礙干禁書目。凡數千百種。并前數代若宋明之書。亦在禁列。文網可謂密矣。而今則莫敢誰何。故天命去則虐焰自衰。無可畏也。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武王周公之呼吸。直通帝座矣。易明言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蘇軾猶曰孔子不稱湯武。真誣說也。至謂武未盡善者。自指家天下者言之。非謂其不當誅獨夫也。以時考之。華人固可以奮矣。且舉一事。而必其事之有大利。非能利其事者也。故華人慎毋言華盛頓拿破侖矣。志士仁人求爲陳涉。

揚文感。以供隼人之驅除。死無憾焉。若其機無可乘。則莫若爲任俠。亦足以伸民氣。倡勇敢之風。是亦撥亂之具也。西漢民情易上達。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數犯邊。而終驅之於漠北。內和外威。號稱一治。彼吏士之顧忌者。誰歟。未必非游俠之力也。與中國至近而亟當效法者。莫如日本。其變法自強之效。亦由其俗好帶劍行游。悲歌叱咤。挾其殺人報仇之氣概。出而鼓更化之機也。儒者輕譏游俠。比之匪人。烏知困于君權之世。非此益無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竄敗。言治者不可不察也。

幸而中國之兵不强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褐色人焉。將爲准噶爾。欲尙存噍類焉得乎。故東西各國之壓制中國。天實使之。所以曲用其仁愛。至于極致也。中國不知感。乃欲以挾忿尋仇爲務。多見其不量。而自察其生矣。又令如策者之意見。竟驅彼于海外。絕不往來。前此本未嘗相通。仍守中國之舊政。佛佛倪倪。爲大盜鄉愿。吞剝愚弄。縣延長夜。豐蔀萬劫。不聞一新理。不覩一新法。則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士番野蠻者。再二千年將由今日士番野蠻。降而猿狖而犬豕而蛙蚌。而生理殄絕。惟餘荒荒大陸。若未始生人生物之沙漠而已。夫焉得不感天之仁愛。陰使中外和會。救黃人將亡之種。以脫獨夫民賊之鞅輓乎。遠者吾弗具論。湘軍之平定東南。此宛宛猶在耳目者矣。洪楊之徒。苦于君官。挺而走險。其情良足觀。

爲在西國刑律。無非死刑。獨于謀反。雖其已成。亦僅輕繫數月而已。非故縱之也。彼其律意。若曰。謀反公罪也。非一人數人所能爲也。事不出于一人數人。故名公罪。公罪則必有不得己之故。不可任國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且民而謀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爲之君者。尤當自反。藉曰重刑之。則請自君始。此其爲罪。直公之上下耳。奈何湘軍乃戮民爲義耶。雖洪楊所至。頗縱殺。然于既據之城邑。亦未嘗盡戮之也。乃一經湘軍之所謂克復。借搜緝逋匪爲名。無良莠皆膏之于鋒刃。乘勢淫擄焚掠。無所不至。捲東南數省之精髓。悉數入于湘軍。或至踰三四十年。無能恢復其元氣。若金陵其尤凋慘者也。中興諸公。正孟子所謂服上刑者。乃不以爲罪。反以爲功。湘人既挾以自驕。各省遂爭慕之。以爲可長恃以無敗。苟非牛莊一潰。中國之昏夢。將終天地無少蘇。夫西人之人中國。前此三百年矣。三百年不駭詫以爲奇。獨湘軍旣興。天下始從而痛絕之。故湘人守舊不化。中外讎視交涉。愈益棘手。動召奇禍。又法令久不變。至今爲梗。亦湘軍之由也。善夫東方商埠述要之言曰。英人助中國蕩平洪楊。而有識之士。僉謂當日不若縱其大亂。或有人出而整頓政紀。中國猶可煥然一新。不至如今日之因循不振。蓋我西國維新之政。無不從民變而起云云。是則湘軍助紂爲虐之罪。英人且分任之矣。奈何今之政治家。猶囂然侈言兵事。豈其庸革堅厚。乃踰二尺之鋼甲。雖日本以全力創之。曾不少覺辛痛耶。若夫日本之勝。則以善倣效西國仁義之師。恪遵公法。與

君爲仇。非與民爲敵。故無取乎殺。敵軍被傷者。爲紅十字會以醫之。其被虜者。待和議成而歸之。遼東大饑。中國不之恤。而彼反糜巨金。汎粟以賑之。且也摧敗中國之軍。從不窮追。追亦不過鳴空礮。懾之而已。是尤有精義焉。蓋追奔逐北。能斃敵之十五六。爲至衆矣。而其未死者。必鑒于奔敗之不免于死。再遇戰事。將憤而苦鬥以求生。是敗卒皆化爲精兵。不啻代敵操練矣。惟敗之而不殺。使知走與禽。皆求生之道。由是戰者。知不戰不死。戰必不勇。守者。知不守不死。守必不堅。民知非與己爲敵。必無固志。且日希彼之惠澤。當日本去遼東時。民皆號泣從之。其明徵也。嗟乎仁義之師。所以無敵于天下者。夫何恃。恃我之不殺而已矣。易曰。神武不殺。不殺即其所以神武也。佳兵不祥。蓋圖之哉。

中國之兵。固不足以禦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則有餘。自屠割其民。而方受大爵。膺大賞。享大名。喇然驕居。自以爲大功。此吾所以至恥惡。湘軍不須臾忘也。雖然。彼爲兵者。亦可謂大愚矣。月得餉銀三兩餘。營官又從而減蝕之。所餘無幾。內不足以贍其室家。外僅足以殖其生命。而且飢疲勞辱。無所不至。寒凝北征。往往凍斃于道。莫或收恤。其無所賴于爲兵如此也。然而一遇寇警。則驅使就死。養之如彼其薄。責之如此其厚。自非喪心病狂。生而大愚者。孰肯願爲兵矣。迨聞牛莊一役。不戰而潰。爲之奇喜。以爲吾民之智。此其猛進乎。至于所謂制兵。養雖愈薄。然本不足以備戰守。又不足論。且其召募。皆集于臨事。非素教之也。敵旣壓境。始

起而奪其農民之耒耜。強易以未嘗聞之後膛槍砲。使執以禦敵。不聚殲其兵而饋械于敵。夫將焉往。及其死綏也。則委之而去。視爲罪所應得。旌卹之典。盡屬虛文。妻子哀望。莫之過問。即或幸而不死。且嘗立功矣。而兵難稍解。遽遣歸農。扶傷裹創。生計之絕。或散于數千里外。欲歸不得。淪爲乞丐。而殺游勇之令。又特嚴酷。吾初以爲游勇者。必其兵勇之逃亡爲盜賊者。然不得爲盜賊之證也。既乃知不然。即其遣散不得歸者也。今制獲游民。先問其曾充營勇否。曾充營勇。即就地正法。而報上官曰。殺游勇若干人。上官即據以爲功。所謂游勇。此而已矣。嗚呼。吾今乃知曾充營勇。爲入于死罪之名。上既召之。乃即以其應召者爲入于死罪之名。是上以死罪召之也。設陷罪以誘民。從而扼之殺之。以遇禽獸。或尙不忍矣。奈何虐吾華民。果決乃爾乎。殺游勇之不足。又擠之以殺會匪。原會匪之興。亦兵勇互相聯絡。互相扶助。以同患難耳。此上所當嘉予贊歎者。且會也者。生人之公理。不可無也。今則不許其公。不許其公。則必出于私。亦公理也。遂乃橫被以匪之名。株連搜殺。死者歲以萬計。往年梅生李洪同謀反之案。梅生照西律監禁七月。期滿仍逍遙上海。而中國長江一帶。則血流殆遍。徒自虐民。不平孰甚。况官吏貪于高擢。綫勇涎于厚賞。于是誣陷良民。枉殺不辜。蔑所不有矣。凡此皆所謂罪也。彼其治天下也。于差役亦斯類也。既召而役使之矣。復賤辱之。蹴踏之。三代不得爲良民。著于令甲。且又不惟兵與役之爲罪也。其所以待官待士待農待王待商。

者繁其條例。降其等差。多爲之網罟。故侵其利權。使其前狼後狼。牽擊萬狀。力倦筋疲。末由自振。卒老死於奔走艱蹇而生人之氣。索然俱盡。然後彼君主者。始坦然高枕曰。莫予毒也已。此其罪天下之故。莊所謂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今也不中者誰歟。君主之禍。所以烈矣。

君臣之禍。而父子夫婦之倫。遂各以名勢相制爲當然矣。此皆三綱之名之爲害也。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錮其心。使不敢涉想。愚黔首之術。故莫以繁其名爲尙焉。君臣之名。或尙以人合而被之。至以父子之名。則真以爲天之所合。卷舌而不敢議。不知天合者。泥于體魄之言也。不見靈魂也。子爲天之子。父亦爲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襲取者也。平等也。且天又以元統之人。亦非天所得而凌壓也。平等也。莊曰。相忘爲上。孝爲次焉。相忘則平等矣。詹詹小儒。烏足以語此哉。雖然。又非謂相忘者。遂不有孝也。法尙當控。何況非法。孝且不可。何況不孝哉。夫彼之言天合者。于父子固有體魄之可據矣。若夫姑之于婦。顯爲體魄之說。所不得行。抑何相待之暴也。古者舅姑饗婦。行一獻之禮。送爵薦脯。直用主賓相酬酢者處之。誠以付托之重。莫敢不敬也。今則虜役之而已矣。鞭笞之而已矣。主計無復之。輒自引決。村女里婦。見戕于姑惡。何可勝道。父母兄弟。終身茹痛。無術以援之。而卒不聞有人焉。攘臂而出。昌言以正其義。又况後母之于前子。主人之于奴婢。其於體魄皆無關。而黑暗

或有過此者乎。三綱之攝人。足以破其膽而殺其靈魂。有如此矣。記曰。婚姻之禮廢。夫婦之道苦。本非兩情相願。而強合。渺不相聞之人。繫之終身。以爲夫婦。夫果何恃以伸其偏權。而相苦哉。實亦三綱之說苦之也。夫既自命爲綱。則所以遇其婦者。將不以人類齒。於古有下堂求去者。尙不失自主之權也。自秦垂暴法于會稽刻石。宋儒煬之。妄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警說。直于室家施中韓。閹齒爲岸獄。是何不幸而爲婦人。乃爲人申韓之岸獄之。此在常人。或猶有所忌而不能肆。彼君主者。獨兼三綱而據其上。父子夫婦之間。視爲錐刃地耳。青史所記。更僕難終。今制伯叔父從祖祖父。雖朝夕燕見。不能無拜跪。甚至本生父母。臣之妾之。而無答禮。中國動以倫常自矜。異而疾視外人。而爲之君者。乃真無復倫常。天下轉相習。不知怪。獨何歟。尤可憤者。已則瀆亂夫婦之倫。妃御多至不可計。而偏喜絕人之夫婦。如所謂割勢之閹守。幽閉之宮人。其殘暴無人理。雖禽獸不逮焉。而工於獻媚者。又曲爲廣嗣續之說。以文其惡。然則閹守宮人之嗣續。固當殄絕之耶。且廣嗣續之說。施于常人。且猶不可矣。中國百務不講。無以養。無以教。獨于嗣續。自長老以至弱幼。自都邑以至村僻。莫不視爲絕重大之事。急急焉圖之。何其惑也。徒泥于體魄。而不知有靈魂。其惑而惑。勢必至此。向使伊古以來。人人皆有嗣續。地球上早無容人之地矣。而何以爲存耶。又况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徒廣獨夫民賊之嗣續。復奚爲也。獨夫民賊固甚樂三綱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

此爲率。取便已故也。

七十

五倫中于人生最無弊而有益。無纖毫之苦。有淡水之樂。其惟朋友乎。顧擇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節宜。惟意。總括其義曰。不失自主之權而已矣。兄弟于朋友之道。差近。可爲其次。餘皆爲三綱所蒙蔽。如地獄矣。上觀天文。下察地理。遠觀諸物。近取之身。能自主者。與不能者。敗。公理昭然。罔不率此。倫有五。而全具自主之權者。一。夫安得不矜重之乎。凡夫朋友者。固統住世。世所不得廢也。自孔耶以來。先儒牧師。所以爲學。莫不倡學會。聯大羣。動輒合數千萬人。以爲朋友。蓋匪是。即不有教。不有學。亦即不有國。不有入。凡吾所謂仁。要不能不恃乎此。爲孔者知之。故背其井里。捐棄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而從孔遊。其或干祿爲宰。離羣索居。孔必斥之。甚至罪爲賊夫人之子。而稱吾與。點也。以誘之。及至終不留。暌迷四出。猶咨歎曰。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其晚而惋惜也如此。爲耶者知之。故背其非里。捐棄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而從耶遊。甚至稅吏漁師。皆舍其素業。而同嬉于天國。雖親死歸葬。耶猶不許曰。聽其死人葬死人。其固結也。又如此。然此猶住世法也。若夫釋迦文佛。誠超出矣。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皆空諸所有。棄之如無。而獨于朋友。則出定入定。無須臾離。說法必與幾萬千人俱。必有十方諸佛諸菩薩來會。而已亦不離獅子座。現身一切處。徧往無量無邊恆河沙數世界。與諸佛諸菩薩會。往來酬答。曾無休息。甚

至如華嚴經所說。雖習住胎中。而往來聚會說法如故。此其于朋友何如矣。世俗泥于體魄。妄生分別。爲親疎遠邇之名。而未視朋友。夫朋友豈真貴于餘四倫而已。將爲四倫。圭臬而四倫咸以朋友之道貫之。是四倫可廢也。此非譎言也。其在孔教。臣哉隣哉。與國人交。君臣朋友也。不獨父其父。不獨子其子。父子朋友也。夫婦者嗣爲兄弟。可合可離。故孔氏不諱出妻。夫婦朋友也。至兄弟之爲友于。更無論矣。其在耶教。明標其旨曰。視敵如友。故民主者天國之義也。君臣朋友也。父子異宮異財。父子朋友也。夫婦擇偶判誼。皆由兩情相願。而成婚于教堂。夫婦朋友也。至于兄弟。更無論矣。其在佛教。則盡率其君若臣。與夫父母妻子兄弟眷屬天親。一一出家受戒。會于法會。是又普化彼四倫者。同爲朋友矣。無所謂國。如一國。無所謂家。如一家。無所謂身。如一身。夫惟朋友之倫獨尊。然後彼四倫不廢自廢。亦惟明四倫之當廢。然後朋友之權力始大。今中外皆侈談變法。而五倫不變。則舉至理要道。悉無從起點。又況于三綱哉。

西人憫中國之愚於三綱也。亟勸中國稱天而治。以天綱人。世法平等。則人人不失自主之權。可掃除三綱畸重畸輕之弊矣。因秘天爲耶教所獨有。轉譏孔教之不免有闕漏。不知皆孔教之所已有。大易之義。天下地泰。反之否。火下水。既濟。反之未濟。凡陽下陰。男下女。吉。反之凶且吝。是早矯其不平等之弊矣。且易曰。統天曰先天。而天弗違。殆與佛同乎。是又出于

耶教之上。特此土衆生根器太劣。不皆聞大同之教。今所流布者。言小康十居七八。猶佛之有小乘。有權教。而又竄亂淆奪于鄉愿之學派。是以動爲彼所持也。今將籠衆教而合之。則爲孔教者。鄙外教之不純。爲外教者。即笑孔教之不廣。二者必無相從之勢也。二者不相從。斯教之大權。必終授諸佛教。佛教純者極純。廣者極廣。不可爲典要。惟教所適。極地球上所有羣教羣經諸子百家。虛如名理。實如格致。以及希夷。不可聞見。爲人思力所僅能到。乃至思力所必不能到。無不異量而兼容。殊條而共貫。佛教雖創于印度。而爲婆羅門及回教所厄。卒未得徧行。故印度之亡。佛無與焉。據佛書。釋迦文佛嘗娶三妻。諸大菩薩亦多有妻者。出家乃其一法耳。何嘗盡似今日之僧流乎。英士韋廉臣著古教彙參。徧詆羣教。獨于佛教則歎曰。佛真聖人也。美士阿爾格特嘗糾同志創佛學會于印度。不數年。歐美各國。遂皆立分會。凡得四十餘處。法國信者尤衆。且翕然稱之曰。地球上最興盛之教。無若耶者。他日耶教衰歇。足以代興者。其佛乎。英士李提摩太嘗繙譯大乘起信論。傳于其國。其爲各教折服如此。日本素以佛教名于亞東。幾無不通其說者。近日南條文雄諸人。至分詣絕域。徧搜梵文古經。成梵文會。以治佛學。故日本變法之易。亦因佛教隱爲助力。使變動不居。以無膠固執著之見存也。總之佛教能治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之日球。星球。靈虛空界。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之微塵世界。靈虛空界。何況此區區之一地球。故言佛教。則地球之教。可合。

而爲一。由合一之說推之。西人深贊中國井田之法。爲能禦天災。盡地利。安土著。平道路。限戎馬。均貧富。其治河爲縱橫方罫之隄。實隱用之而收奇效。故盡改民主以行井田。則地球之政。可合而爲一。又其不易合一之故。由語言文字。萬有不齊。越國即不相通。愚賤尤難徧曉。更若中國之象形字。尤爲之梗也。故盡改象形字爲諧聲。各用土語。互譯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則地球之學。可合而爲一。

孔教何嘗不可徧治地球哉。然教則是。而所以行其教者則非也。無論何等教。無不嚴事其教主。俾定于一尊。而半籠萬有。故求智者往焉。求財者往焉。求壽者往焉。求醫者往焉。由日用飲食之身。而成家人父子之天下。寤寐寢興。靡纖靡巨。人人懸一教主于心目之前。而不敢紛馳于無定。道德所以一。風俗所以同也。中國則不然。府廳州縣。雖立孔子廟。惟官中學中人乃得祀之。至不堪。亦必納數十金鬻一國子監生。始賴以駿奔執事于其間。農夫野老。徘徊觀望于門牆之外。既不親禮樂之聲容。復不識何所爲而祭之。而已獨不得一與其盛。其心豈不曰孔子廟一勢利場而已矣。如此又安望其教之行哉。且西人之尊耶蘇也。不問何種學問。必歸功于聖蘇。甚至療一病。贏一錢。亦必報謝曰。此耶蘇之賜也。附會歸美。故耶蘇龐然而日大。彼西人乃爾愚哉。事教主之道。固應如此也。中國之謂儒。不過孔教中之一端而已。司馬遷論六家要指。其微意可知也。而爲儒者乃始以儒蔽孔教。遂專

酒亦能隱爲窮民節不急之費。故不論其教如何。皆能有益于民生。總愈于中國攘棄愚賤于教外。乃至全無教也。原夫世間所以有教。與教之所以得行。皆緣民生自有動即必舒倦而思息之性。然後始得迎其機而利導之。人即至野悍。迫于前塵之既謝。往跡之就涇。循所遭遇。未嘗不戀戀拳拳。相彼禽族。猶有啣喙之頃者。此也。此而無教以慰藉而啓悟之。則可哀孰甚焉。傳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豈爲政爲然哉。生無教之時。民苦無所系屬。任取誰何一妄人所談。至僻陋之教。皆將匍匐往從。不尤可哀乎。雖然。又豈惟愚賤之不教乎。談者至不一矣。約而言之。凡三端。曰學。曰政。曰教。學不一。精格致乃爲實際。政不一。與民權乃爲實際。至于教。則最難言。中外各有所困。莫能折衷。殆非佛無能統一之矣。言進學之次第。則格致爲下學之始基。次及政務。次始可窺見教務之精微。以言其衰也。則教不行而政敝。政敝而學亡。故言政言學。苟不言教。則等于無用。其政術學術。亦或反爲殺人之具。而求保國之急效。又莫捷于學矣。法之敗于普也。師燬君禽。已無存理。普之力非不能徑滅之。然卒與言和者。畢士馬克稔知德民之學。遠不逮法。各有疆域。猶可拒守。若滅之。則渾爲一國。形見勢絀。莫可遁逃。普其終爲法奴役。若安以一女子復其國。夫固法之已事矣。故破其國而不敢有。法人之學爲之也。故曰保國莫捷于學也。萬國公法。兩國開戰之時。于學堂學會書院藏書樓博物院天文臺醫院等。皆視同局外。爲礮彈槍子所不至。且應妥爲保護。然則

其朝廷即不興學。民間亦當自爲之。所以自保也。且朝廷無論如何橫暴。終不能禁民使不學。中國之民。惟此權尙能自主。則由此充之。凡已失之權。無不可因此而胥復也。鋼水于鍋爐。勿謂水弱也。烈火燔其下。雖緘鐵百重。而鍋爐必爲滾裂。漲力之謂也。豫章之木。勾萌于石罅。勿慮其無所容也。日以長大。將漸據石所據之地。石且爲之崩離。擠力之謂也。惟學亦具此二力。才智日聰。謀慮日宏。聲氣日通。生計日豐。進無求于人。退無困于己。上而在朝。下而在野。濟濟盈廷。穆穆布列。皆同于學。即皆爲學之所攝。發政施令。直舉而措之可也。某某所謂變亦變。不變亦變。某某所謂通亦通。不通亦通。猶意大利之取羅馬城也。初不煩兵刃。直置教堂于不聞不覩。任其自生自死焉耳。閔焉則存。否則去之。無不在我。彼何能爲哉。漲力以除舊。擠力以布新。猗歟休哉。而有學也。是以揖讓爲征。誅揭竿斬木爲受籙。磨圖也。而唱哨思逞。期一洩怨毒于其上者。復何爲乎。且民而有學。國雖亡亦可也。無論易何人爲之。君必不敢虐之。直君亡耳。祝君亡猶易臧獲于民。甯有害焉。故泰西諸國。有此國偶乏其君。乃聘請彼國。渺不相涉之人以爲之君。或競併數國爲一國。如古之英倫三島。瑞典之於挪威。以及所謂聯邦皆是也。春秋之義。天下一家。有分土。無分民。同生地球上。本無所謂國。誰復能此疆爾界。糜軀命以保國之私產。而國遂以無權。國無權。權奚屬。學也者。權之尾閭而歸墟也。

以言乎大一統之義。天地間不當有國也。更何所于保。然此非可以一蹴幾也。世亂不極。亦未由撥而反之正。故審其國之終不治也。則莫若速使其亂。猶冀萬一有能治之者也。且其間亦有劫運焉。雖獨夫民賊之罪。要由衆生無量生中之業力所感召而糾結。吾觀中國。知大劫行至矣。不然。何人心之多機械也。西人以在外之機械。製造貨物。中國以在內之機械。製造劫運。今之人莫不尙機心。其根皆由于疑忌。乍見一人。其目灼灼然。其口緘默。其舌矯矯欲鼓。其體能卑屈。而其股肱將欲翔而攫搏。伺人之瑕隙而踏焉。吁。可畏也。談人之惡。則大樂聞人之善。則厭而怒。以謾罵爲高節。爲奇士。其始漸失其好惡。終則胥天下而無是非。故今人之論人。鮮不失真焉。京朝士官。益以攻擊爲事。初尙分君子小人之黨。旋并君子小人而兩歧之。黨之中又有黨。黨之中又自相攻。一人而前後歧出。一時而毀譽矛盾。如釜中蝦蟹。鬪然以鬪。火益烈。水益熱。而鬪益甚。故知大劫不遠矣。且觀于中國人之體貌。亦有劫象焉。試以擬諸西人。則見其委靡。見其猥鄙。見其纖俗。見其野悍。或瘠而黃。或肥而弛。或萎而僵。其光明秀偉。有威儀者。千萬不得一二。或曰。中人愁困勞苦。喧隘不潔。易生暗疾。向之所見。蓋無無病者也。固也。然使旣以遭遇攻其外。不更以疑忌巧詐自蠹其中。彼外來之患害。猶可祛也。豈非機心之益其疾耶。無術以救之。亦惟以心救之。緣劫運旣由心造。自可

夫心力最大者無不可爲。惟其大也。又適以召阻險。格致盛而愈多難窮之理。化電盛而愈多難分之質。醫學盛而愈多難治之症。算學盛而愈多難取之題。治理盛而愈多難防之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愈進愈阻。永無止息。然反而觀之。向使不進。乃并此阻而不可得。是阻者進之險。弊者治之效也。同消同長。道通爲一。惟在不以此自阻焉耳。苟畏難而偷安。防害而不敢興利。動援西國民黨之不靖。而謂不當學西法。不知正其治化日進之憑據也。即有小亂。當統千萬年之全局觀之。徒童顧于一孔。謂頭病當醫頭。腹痛當醫腹。遂并置全局于不顧。此其心力誠不足道矣。然而知心力之大可恃。不審心力之所由發。直情徑遂。壯趾橫行。則將以平機心之心力。轉而化爲機心。以機愈機。軸輪雙轉。助劫而已。焉能挽劫哉。然則如之何。曰。盡于一人試之。見一用機之人。先去夫自己機心。重發一慈悲之念。自能不覺人之有機。人之機爲我忘。亦必能自忘。無召之者。自不來也。此可試之一二人而立效。使心力驟增萬萬。天下之機心不難泯也。心力驟增。則莫若開一講求心之學派。專治佛家所謂願力。英士烏特享立所謂治心免病。合衆人之心力爲之。亦勿慮學派之難開也。各教教主。皆自匹夫一意孤行而創之者也。蓋心力之實體。莫大于慈悲。慈悲則我視人平等。而我以無畏。人視我平等。而人亦以無畏。無畏則無所用機矣。佛一名大無畏。其度人也。曰施無畏。無畏有五。曰無死畏。無惡名畏。無不活畏。無惡道畏。乃至無大衆威德畏。而非慈悲則無以度。

之。故慈悲爲心力之實體。今夫向人涕泣陳訴。惻怛沈痛。則莫不暫釋其機心而哀憐之。故僅悲而不慈矣。足感人若此。又况天地民物爲無量之大慈悲乎。

以心挽劫者。不惟發願救本國。并彼極強盛之西國。與夫舍生之類。一切皆度之。心不公則道力不進也。故凡教主教徒。不可自言爲某國人。當如耶穌之立天國。平視萬國皆其國。皆其民。質言之曰。無國可也。立一法。不惟利於本國。必無損于各國。使皆有利。創一教。不惟可行于本國。必合萬國之公理。使智愚皆可授法。以此心爲始。可言仁言恕言誠言絜矩言參天地贊化育。以感一二人而一二化。則以感天下而劫運可挽也。今夫西國豈非所謂極盛強者哉。然以衡諸地球萬萬年之全運。爲人言思擬議所不能及之盛。則猶堆積盈野之藪。特徵引其緒耳。烏足爲極。且致衰之道。亦不一矣。中國土耳其阿富汗波斯朝鮮海內所號爲病夫者也。英美德法諸國。不併力強革其弊政。以療其病。則其病將傳染于無病之人。而俄羅斯則故曲猶其守舊之意。虛爲保護之貌。惟恐他國革其弊政。所以陰弱之。又以自固其君主國之勢。使守舊者感其惠。而守舊之國。亦竟深相倚寄。中國則訂密約矣。朝鮮寄居其使館。且授兵柄矣。乘渴而飲。以鴆酒。乘飢而飽。以漏脯。愚公之愚。固折人于俄而不足惜。彼旁觀者。獨不慮孫策坐大乎。中國官吏虐殺回教人。西甯有已降老弱婦孺萬餘人。鎮將鄧增。一夕盡殺之。而以克復三國關張皇入告。回教切齒。思歸俄國。土耳其又弱殺希臘教

人。革雷得島亞米尼亞人。兵連禍結。數年不息。希臘教人切齒。思還俄國。嗚呼。吾將見可薩克之馬兵蹂躪歐亞兩洲。而各國甯能無恙耶。即彼兩國亦甯能無物極必反。俱傷而兩敗耶。地球戰禍。殆于不可紀極矣。顧此猶其顯而易見者也。若其各國致衰之由。則不甯惟是。吾敢斷之曰。各國欺陵遠近。東病夫之道。即其所以致衰之道。何也。國于天地。必有與立。則信與義。其內治外交之膠粘物也。各國之強盛。罔不由于信義。天下既共聞而共見之矣。不幸獨遇所謂病夫者。以信義待之。彼反冥然罔覺。悍然不顧。于是不得已而脅之以威。詐之以術。又不幸脅與詐而果得所欲。且踰其初志焉。將以爲是果外交之妙用也已。相習成風。轉視信義爲迂緩。則以之待病夫者。旋不覺以施諸無病之人。無病之人。不能忍受。別求所以相報。由是相詭相遁。外交之信義亡矣。又相習愈深。以待與國者。旋不覺以施諸國中之人。上下同列。相詭相遁。內治之信義又亡矣。信義不立。其不同爲病者與有幾。故夫人與己本非二致。而人心者。又不可揆者也。揆之以信義。在有道者觀之。猶以爲其效極于不信不義。况揆之以不信不義。其禍胡可言哉。今將挽救之。而病夫者非是。則莫肯率從。甚矣病夫之累人。而各國遭遇之苦。誠有不幸也。然爲各國計。莫若明日張膽。代其革政。廢其所謂君主。而擇其國之賢明者爲之民主。如墨子所謂選天下之賢者立爲天子。俾人人自主。有以圖存。斯信義可復也。若慮俄國之擾也。則先修歐亞兩洲東西大鐵路。東起朝鮮。貫中國阿

富汗波斯東土耳其君士但丁峽達西土耳其。作爲萬國公路。皆不得侵犯之。按諸地圖。此諸病夫者。同在北緯三十度至四十度之間。天若豫爲位置。令其土壤成一直綫。苟因天之巧。濟以人力。以三萬餘里之鋼軌穿爲一貫。如牛鼻之有錐。魚腮之有柳。諸病夫戢戢相依。托餘生于鐵路。不致爲大力者負之而走。其病亦自向蘇。而各國所獲鐵路之利。抑孔厚矣。俄國西伯利亞鐵路成。則東西洋之商旅。皆將出于其途。俄之厚。鄰之薄也。今修此路。則彼爲其弧。此爲其弦。遠之于近。其利一。彼路長則成功勞。此路短則成效速。難之于易。其利二。彼路長則行李稍淹。此路短則計日加捷。遲之于速。其利三。彼越烏拉嶺之南北幹山。與鐵路正交。此循葱嶺之東西幹山。與鐵路平行。險之于夷。其利四。彼近寒帶。天時凜冽。此在溫帶。天時和煦。寒之于暖。其利五。彼荒寒枯瘠。物產蕭寥。此農礦膏腴。物產充牣。歉之于盈。其利六。彼工藝製造。寂然無聞。此商貨灌輸。日不暇給。僻之于繁。其利七。彼人民野悍。駕馭難周。此人民柔順。驅使易效。梗之于馴。其利八。彼人少工價昂。此人多工價廉。散之于聚。其利九。彼一國孤幟。此衆擎共舉。重之于輕。其利十。彼專利于一方。此溥利于萬國。私之于公。其利十一。彼以危人之安。此以安人之危。利之于義。其利十二。彼路爲衆心共疾。此路爲羣情爭向。惡之于好。其利十三。彼路成適以召天下之兵。此路成足以定天下之亂。失之于得。其利十四。總此十四利。則彼之借款難。此之招股易。背之于向。其利十五。總此十

五利。則彼之償息多。此之償息少。疑之于信。其利十六。總此十六利。則彼之成本重。此之成本輕。耗之于省。其利十七。總此十七利。則彼之獲利微。此之獲利鉅。齎之于豐。其利十八。總此十八利。則彼之鐵路十年積慮。盡擲黃金于虛牝。此之鐵路一旦出爭。立致青雲于頃刻。廢之于興。其利十九。總此十九利。則彼不能以鐵路侵人國土。此轉欲以鐵路致其死命。敗之于功。其利二十。且夫弭將發之兵端。保五洲之太平。仁政也。拯垂亡之弱國。植極困之遺黎。義舉也。籠總匯之商務。收溢散之利源。智謀也。爭棋劫之先着。杜橫流之後患。勇功也。以言乎其實。則詳于二十。以言乎其名。則畧舉有四。此蓋蓋天絕地之勳德。夫何憚而久不爲也。英法德意奧和比日葡瑞挪丹日本。皆以商爲國。即皆宜肩此責。而英之商務尤宜倡首。英見美修萬餘里之大鐵路。遂于坎拿大效其所爲。修路以與之平行。夫坎拿大不及美之土地富厚。猶欲與之爭馳。有反乎此者。乃熟視而澹忘之歟。美國固素守局外。然此于商務有關。亦何可甘居人後。且華盛頓創民主于前。林肯釋黑奴于後。義聞宣昭。炳耀寰宇。乘此時機。臂而出。先烈可繼。鼎足成三。不必爲弭兵之費。抑無俟于公斷之約。神武睿智。其有取諸日本國民雜誌。稱由中部亞洲而出。揚子江畔。爲第一好路。不獨中國之利。天下亦將享受其便。英倫泰晤士報稱俄路既通之後。當通第二條華路。中國一切商務。可由波斯土耳其而達歐洲。與俄路並行。亦各粗著其效端。惜乎未究厥旨。衆生業力將消。中外必多同心。

者矣。

然則中國謀自強。蓋不容緩矣。名之曰自強。則其責在己而不在人。故慎毋爲復仇雪恥之說。以自亂其本國也。任彼之輕賤我。欺陵我。我當視爲乘弱攻昧。取亂侮亡。彼分內可應爲。我不變法。即不應不受。反躬自責。發憤爲雄。事在人爲。怨尤胥泯。然後乃得一意督責。合併其心力。專求自強于一己。則詆毀我者金玉我也。干戈我者藥石我也。無事不可借鑒。即隨地皆可見功。耶曰視敵如友。亦誠有友之益也。管子之術。人棄我取。因禍爲福。轉敗爲功。斯亦天下之至巧者矣。蓋心力之川。以專以一。佛教密宗。宏于咒力。咒非他。用心專耳。故梵咒不通繙譯。恐一求其義。即紛而不專。然而必尙傳授者。恐自我創造。又疑而不專。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孔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殆謂此也。自強者強自而已矣。知其爲自。覺多此一知。况欲以加乎人哉。今夫自強之策。其爲世俗常談者。吾弗暇論。論其至要。亦惟求諸己而已矣。行之則王。否則亡。不俟著蔡。毅然可決。則曰變衣冠。文化之消長。每與日用起居之繁簡。得同式之比例。人惟竄情。不欲興事。則必無意于求簡。而聽其繁。苟民智大開。方將經天緯地。酌酢萬物之不暇。豈暇事此繁縟之衣冠。繁必滯。簡必靈。惟簡而後能馭繁。故繁于物者。必先簡于己。一定之理。無可移易。吾聞西人之論方言矣。教化極盛之國。其言者必簡而輕。靈出于唇齒者爲多。舌次之。牙又次之。喉爲寡。深喉則幾絕焉。發音甚便利。而成言也不勞。

所操甚約。而錯綜可至于無極。教化之深淺。咸率是以爲差。此亦繁簡之辨也。又聞之法律家矣。頭等教化之國。國律時時更改。以趨于便。而變通盡利。斯法爲人用。人不至反爲法用。其次則有一定之律矣。教化之深淺。咸率是以爲差。此又靈滯之辨也。夫于衣冠。又何獨不然。既非上衣下裳。而偏爲長裾博袖。既非席地屈坐。而偏爲跪拜頓首。事之顛倒失理。寧有過此。以士大夫而爲此。則猶可言矣。顧農夫之于畎畝。工役之于機器。兵卒之于戰陣。傭隸之于趨走。于今之衣冠禮節。有大不便者。而亦不聞異其制何邪。嗚呼。君主之弱天下也。必爲甚繁重之禮與俗。使竭畢生之精力。僅足以勝其繁重。而保身以不戾于時。則天下必無暇分其精力。思與君主抗。積之既久。忘其本始。遂以爲理之當然。而事之固然。不恤役志于繁重。以自塞錮其聰明。雖禍患在眉睫。亦將不及顧。或語以簡便。則反詫爲詭異。故中國士民之不欲變法。良以繁重之習。漸漬于骨髓。不變其至切近之衣冠。終無由聳其聽聞。決其志慮。而成與新也。日本之強。則變白衣冠始。可謂知所先務矣。乃若中國。尤有不可不亟變者。雍髮而垂髮辮是也。姑無論其出于北狄鄙倍之制。爲生人之大不便。吾試舉古今中外所以處髮之道。聽人之自擇焉。處髮之道。凡四。曰全髮。中國之古制是也。髮受于天。必有所以用之。蓋保護腦氣筋者也。全而不偏。此其所以長也。而其病則有重隨之累。曰全雍。僧制是也。潔清無累。此其所長也。而其病則無以護腦。曰半剪。西制是也。既足以護腦。而又輕其

緊。是得兩利。曰半羅。蒙古韃靼之制是也。羅處適當大臍。既無以蔽護于前。而長髮垂髯。又適以重累于後。是得兩害。孰得孰失。奚去奚從。明者自能辨之。無俟煩言而解矣。

心力可見否。曰人之所賴以辦事者是也。吾無以狀之。以力學家凹凸力之狀狀之。愈能辦事者。其凹凸力愈大。無是力。卽不能辦事。凹凸力一奮動。有挽強持滿不得不發之勢。雖千萬人未或能遏之。而改其方向者也。今略舉之。約十有八。曰永力。性久不變。如張弓然。曰反力。忽然全變。如弛弓然。曰攝力。挽之使近。如右手控弦然。曰拒力。推之使遠。如左手持弓然。曰總力。能任羣重。如楨杵之倚點然。曰折力。能分條段。如尖劈之斜面然。曰轉力。互易不窮。如滑車然。曰銳力。曲而能入。如螺絲然。曰速力。往來飛疾。如鼓槩而弦顛然。曰動力。阻制馳散。如遊絲之節動然。曰擲力。兩矯相逮。如絞網而成繩然。曰超力。一瞬即過。如屈鋼條而使躍然。曰鈎力。逆探至隱。如弭釣魚。時禽時縱然。曰激力。雖異爭起。如風鼓浪。乍生乍滅然。曰彈力。驟起擊壓。無堅不摧。如弩括突矢。突矢貫札然。曰決力。臨機立斷。自殘不恤。如劔鋒直陷。劔身亦折然。曰偏力。不低即昂。不令相平。所以居已于重也。如碓杵然。曰平力。不低不昂。適劑其平。所以息物之爭也。如懸衡然。此諸力者。皆能挽刦乎。不能也。此佛所謂生滅心也。不定聚也。自擾擾人。奇幻萬變。流行無窮。愈以造刦。吾哀夫世之所以有機械也。無一不緣此諸力而起。天賦人以美質。人假之以相鬥。故才智愈大者。爭亦愈大。此凹凸力之爲害也。然

無是力。則又不能辦事。宜如之何。曰。何莫併凹凸力而用之于仁。仁之爲道也。凡四。曰。上下通。天地交泰。不交否。損上益下。益反之損。是也。曰。中外通。子欲居九夷。春秋大黃池之會。是也。曰。男女內外通。子見南子是也。終括其義。曰。人我通。此三教之公理。仁之所以爲仁也。原夫人我所以不通之故。腦氣之動法各異也。吾每于靜中自觀。見腦氣之動。其色純白。其光燦爛。其微如絲。其體紆曲繚繞。其動法長短多寡有無。屢變不定。而疾速不可名言。如雲中電。無幾微之不肖。信乎腦即電也。吾初意以爲無法之動。繼乃知不然。其萬念澄澈。靜伏而不可見。偶萌一念。電象即呈。念念不息。其動不止。易爲他念。動亦大異。愈念愈異。積之至繁。卽又淆濁。不復成象矣。于其異念則異動。因知動法皆摹擬乎念。某念卽某式。某念變某式。必爲有法之動。且有一定之比例。惜其理至賾。牽涉萬端。爲時太暫。不容一瞬。雖欲詳攷其道。無由。昔天文家誤以天王海王二星爲無法之動。久始察知其外攝力甚雜。運行易致參差。然統計衆軌道之全體。仍可馭之入算。列之成圖。非無法也。腦氣之動。殆正類此。其動在意識也。大腦之用也。爲大腦之體者。藏識也。其使有法之動者。執識也。小腦之體也。爲小腦之用者。前五識也。惟睡夢瘋顛。輒爲無法之動。意識未斷。而執識先斷也。執識亦非斷盡。我執未斷。而法執先斷也。大腦明而小腦半昧也。唯識所謂昏沈掉舉第七識。暫斷者也。夫斷識本有實序。先意識而後執識。先我執而後法執。今全倒其序。是以成爲無法之動也。睡夢

者。乃其平日前五識所受之染。深積其體質品狀于大腦之藏識。而小腦司其啓閉。使布列井井。條理燦備。法執苟斷。是斷其小腦之半。故夢中未嘗不知有我。以我質猶在也。意識漸從藏識中發露。一一復呈所染于前五識。恍猶前五識重與之接。因而成夢。其實前五識爲小腦之用。小腦既斷。則是前五識已斷矣。然輒迷離謬悠。湊泊無理。幾能別自創一世界。則以無次第整齊之之法執也。是以孩提無夢。意識未盛也。愚人無夢。藏識不靈也。至人亦無夢。前五識不染也。此睡夢之腦氣動法也。推之瘋顛。亦應如是。惟前五識未斷耳。夫腦氣動法。既萬有不齊。意識乘之。紛紜而起。人與地。地與地。時與時。事與事。無所往而不異。則人我安得有相通之理。凹凸力之爲害。即意識之爲害也。今求通之。必斷意識。欲斷意識。必自改其腦氣之動法。外絕牽引。內歸易簡。簡之又簡。以至于無。斯意識斷矣。意識斷則我相除。我相除則異同泯。異同泯則平等出。至于平等。則洞徹彼此。一塵不隔。爲通人我之極致矣。佛氏之言云。何是山河大地。孔氏之言曰。何思何慮。此其斷意識之妙術。腦氣所由不妄動。而心力所由顯。仁矣夫。

天下皆善。其心力也。治化之盛。當至何等地步。曰此未易一二言。吾試言其粗淺。則地球之治。必視農學爲進退。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夫治而有亂。其必有大不得已之故。而保治之道未善也。大不得已之故。無過人滿地球之面積。無可展拓。而人類之蕃衍。代必

倍增。所產不敷所用。此固必亂之道也。今幸輪船鐵路。中外盡通。有餘不足。互相酌劑。總計荒地正多。即丁口再加百十倍。猶易生活。吾觀西國闢地通商。汲汲爲殖民政策。而歎其志慮宏遠矣。王船山嘗恨兩漢史官。昧于政體。時承大亂之後。受降動至百萬數十萬人。其用兵之數。當不止此。皆不農不耒。無業游民也。一旦歸休。如何安置。如何勞來。還定安集之。又操何術。使有執業。足自給而不爲亂。當時至大至難之事。甯有過于此者。而史官一字不及。真可謂無識焉耳。于古既無所徵。後世遂百思不得其故。曾國藩深慨遣散兵卒之難。甚于募練。至于無法以善其後。散勇之潰叛。降人之反覆。不一而足。至今爲戒。試爲思處置之法。則無若遷耕曠土之爲得也。是以俄遷波蘭人于西伯利亞。英遷罪徒于澳洲。各國或遷于非洲。美釋黑奴而封之于曲蘭斯佛耳爲民主國。皆以農政爲消納人口之計。而尤以美封黑奴。構震古鏢。今之仁政焉。故人滿之患。必生于他日之土滿。非真滿也。土滿之患。必生于居處之不均。墾闢之不講。亦未能定爲真滿也。苟統五大洲人口兩均。而猶患人滿。斯真滿矣。斯農之所以貴有學也。地學審形勢。水學禦旱潦。動植學辨物性。化學察品質。蒸機學濟人力。光學論光色。電學助光熱。有學之農。穫數十倍于無學之農。然竭盡地球之力。則尤不止于此數。使地球之力。竭盡無餘。而猶不足供人之食用。則必別爲他法。攷食用之物。爲某原質配成。將用各原質化合爲物。而不全恃乎農。使原質又不耗以供。必將取于空氣。配成

質料而不全恃乎物。且將精其醫學。詳攷人之臟腑支體。所以必需食用之故。而漸改其性。求與空氣合宜。如道家辟穀服氣之法。直可不用世間之物。而無不給矣。又使人滿至於極。盡即不用一物。而地球上駢肩重足。猶不足以容。又必進思一法。如今之電學。能無綫傳力。傳熱。能照見筋骨肝肺。又能測驗腦氣體用。久必能去其重質。留其輕質。損其體魄。益其靈魂。兼講進種之學。使一代勝於一代。萬代而不已。必別生種人。純用智。不用力。純有靈魂。不有體魄。猶太古初生。先有蠢物。後爲靈物。物既日趨於靈。然後集衆靈物之靈。而爲人。今人靈於古人。人既日趨于靈。亦必集衆靈人之靈。而化爲純用智。純用靈魂之人。可以住水。可以住火。可以住風。可以住空。可以飛行往來於諸星諸日。雖地球全毀。一無所損害。復何不能容之有。惟是衆生之業力難消。地球之變局日甚。地球由熱而冷。由漲而縮。由鬆而緊。由軟而堅。由圓而扁。歲差數十秒。七十餘年而差一度。二萬餘年而復其始。復其始又不能眞復其原點。則積無量二萬年。而地球之南北極與天空之南北極。兩相易位。其間之水火海陸。不知凡幾。經大變。而地球亦有終毀之時。他日之治亂興衰。誠非人之私意所能逆料。然而極之彌勒下生。維摩病起。人民豐樂。山河如鏡。眞性如如。充滿法界。一切衆生。普徧成佛。其未成佛者。舍此世界地球極治之時。必即在地球將毀之時矣。何者衆生之業力消。地球之業力亦消。衆生之體魄去。地球之體魄亦去。夫地球亦衆生也。亦一度衆生者也。地球之不

得即毀。衆生累之也。

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無國也。莊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治者有國之義也。在宥者無國之義也。□□□曰。在宥蓋自由之轉音。旨哉言乎。人之皆能自由。是必爲無國之民。無國則畛域化。戰爭息。猜忌絕。權謀棄。彼我亡。平等出。且雖有天下。若無天下矣。君主廢則貴賤泯。公理明則貧富均。千里萬里。一家一人。視其家。逆族也。視其人。同胞也。父無所用其慈。子無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婦忘其唱隨。若西書中百年一覺者。殆彷彿禮運大同之象焉。而國治如此。而家始可言齊矣。然則大學言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非歟。曰非也。□□□曰。彼所言者封建世之言也。封建世君臣上下。一以宗法統之。天子大宗也。諸侯卿大夫皆世及。復各爲其宗。民受田於其上。而上之制祿。亦以農夫所入爲差。此龔定戶所以有農夫之作也。宗法行而天下如一家。故必先齊其家。而後能治國平天下。自秦以來。封建久滯。宗法蕩盡。國與家渺不相涉。家雖至齊。而國仍不治。家雖不齊。而國未嘗不可治。而國之不治。則反能牽制其家。使不得齊。於是言治國者。轉欲先平天下。言齊家者。亦必先治國矣。大抵經傳所有。皆封建世之制。與今日事勢。往往相反。明者決知其必不可行。而迂陋之僻儒。輒喜引經據典。僞談古制。妄欲見諸施行。而不悟其不合。良足悼焉。或曰天下至平者無天下。國至治者無國。家至齊者無家。無他。輕減體魄之事。使人不困于倫常而已矣。然

世有娼妓者。非倫常。非非倫常。亦能困人。禁之歟。抑聽之歟。曰。體魄之事。盡則自無娼妓。不待禁也。苟其不盡。雖禁不止。子不見西國乎。治化不爲不盛。而娼妓日多。卒無術禁止。遂成爲五大洲通行之風俗。然而既不能禁。即不能終聽之矣。凡官之於民。如家人父子然。見有不善。力能禁。禁之固善。力不能禁。即當引爲己任。而與之同其利害。非可閉塞耳目。置諸不理。以不聞不問。苟焉爲自潔也。娼妓亦其一事焉。明知萬不能絕。則胡不專設一官。經理其事。限定地段。毋與良民雜處。限定名額。寧溢毋隱。潔清其居。毋使致疾。整齊其法。毋使虐待。抽取費用。如保險之利。爲在事諸人之薪俸。規條燦然。莫能欺遁。而陷溺者亦自有止境。豈非仁政之大者哉。雖然。以論于中國民事。有更大於此者。尙且隔膜坐視。不加喜戚于心。又况娼妓之區區者耶。

難者曰。子陳義高矣。既已不能行。而滔滔然爲空言。復奚益乎。曰。吾貴知。不貴行也。知者靈魂之事也。行者體魄之事也。孔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知亦知。不知亦知。是行有限而無無限。行有窮而知無窮也。且行之不能及知。又無可如何之勢也。手足之所接。必不及耳目之遠。記性之所含。必不及悟性之廣。權尺之所量。必不及測量之確。實事之所麗。必不及空理之精。夫孰能強易之哉。僻儒所患。能知而不能行者。非真知也。真知則無不能行矣。教也者。求知之方也。故凡教主教徒。皆以空言垂世。而不克及身行之。且爲當世詬訾戮

辱而不顧也。耶殺身。其弟子十二人皆不得其死。孔僅免於殺身。其弟子七十人。達者蓋寡。佛與弟子皆飢困乞食。以苦行終。此其亡軀命。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豈暇問其行不行哉。惟摩西穆罕默德。以權力行其教。君主而已矣。何足爲教主。然則知之與行。孰爲貴而孰爲賤也。今之談者。輒曰。吾專言學。是以學教也。否則曰。吾專言政。是以政教也。或竟明言曰。吾不言教。是自成爲不言教之教也。不言教之教。禪宗所謂不立文字。又謂運水搬柴。盡是神通妙用。是也。蓋教能包政學。而政學不能包教。教能包無教。而無教不能包教。彼詆教者。不知教之大。爲天下所不能逃。而刻意欲居於教外。實深墮乎教中。則何其不知量之甚也。故佛說有云。謗佛者即是信。以其既已知有佛矣。不能以謗而自滅其知也。明乎此復何疑於吾言。且吾言地球之變。非吾之言。而易之言也。易冒天下之道。故至賤而不可惡。吾嘗聞□□之論乾卦矣。於春秋三世之說。有合也。易兼三才而兩之。故有兩三世。內卦逆而外卦順。初九潛龍勿用。太平世也。元統也。無教主亦無君主。於時爲洪荒太古。氓之蚩蚩。互爲酋長已耳。於人爲初生。勿用者無所可用者也。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升平世也。天統也。時則漸有教主君主矣。然去民尙未遠也。故曰在田。於時爲三皇五帝。於人爲童穉。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據亂世也。君統也。君主始橫肆。教主乃不得不出而劑其平。故詞多憂慮。於時爲三代。於人爲冠婚。此內卦之逆三世也。九四或躍在淵。无咎。據亂世

也。君杖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或者試詞也。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孔子也。於時則自孔子之時至於今日皆是也。於人則爲壯年以往。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升平世也。天統也。地球羣教將同奉一教主。地球羣國將同奉一君主。於時爲大一統。於人爲知天命。上九亢龍有悔。太平世也。元統也。合地球而一教主。一君主。勢又孤矣。孤故亢。亢故悔。悔則人人可有教主之德而教主廢。人人可有君主之權而君主廢。於時徧地爲民主。於人爲功夫純熟。可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矣。此外卦之順三世也。然而猶有迹象也。至於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天德不可爲首也。又曰天下治也。則一切衆生。普遍成佛。不惟無教主。乃至無君主。乃至無民主。不惟渾一地球。乃至無地球。不惟統天。乃至無天。夫然後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嗚乎。尊教主者。寧教主之願也哉。有惡劣之衆生。而後有神聖之教主。不願衆生之終於惡劣。故亦不願教主長爲神聖。此推窮治理。必以無教爲極致矣。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教主之出現。誠不幸而遇於不得已焉耳。悲夫。悲夫。教人之外無事功。即度衆生之外無佛法。然度人不先度己。則己之智慧不堪敷用。而度人之術終窮。及求度己。又易遺棄衆生。顯與本旨相違。若佛所謂證於實際。墜落二乘矣。然則先度人乎。先度己乎。曰此皆人已太分之過。諦聽諦聽。當如是。知人外無己。己外無人。度人即是度己。度己即是度人。譬諸一身。先度頭乎。先度手乎。頭亦身之頭。手亦身之手。度即并

度。無所先後也。若因世俗。強分彼此。則可反言之曰。度已非度已也。乃度人也。度人非度人也。乃度已也。何以言之。今夫空山修證。潔治心源。此世俗所謂度已者也。然心源非已之源也。一切衆生之源也。無邊海印。萬象森羅。心源一潔。衆生皆潔。度人孰有大於此者。况四萬八千戶蟲在己身。已有無數衆生。安見己身果已身有耶。故曰度已非度已也。乃度人也。今夫方便施捨。廣行善事。此世俗所謂度人者。僅能益衆生之體魄。聊爲小補。衆生迷誤。則如故也。雖法施廣大。宏願薰習。不難資以他力。要視衆生之自力何如。非可人人強之也。由是以談。度人未能度到究竟。而已之功德。則已不可量矣。故曰度人非度人也。乃度已也。嘗以此說質之□□。則曰子前之說是也。後之說謂度人未能度到究竟。亦尙有未盡。今試予人一錢。扶人一步。其爲度也微矣。然而由此充之。饒而不舍。極於無量數。終必度到究竟。以度到究竟之因緣。自此而結。度人者勿以善小而勿爲矣。

衆生度得盡否。當在何時度盡。日時時度盡。時時度不盡。自有衆生以來。即各各自有世界。各各之意識所造不同。即各各之五識所見不同。小而言之。同一期日皓月。緒風暗雨。同一名山大川。長林幽谷。或把酒吟嘯。觸境皆虛。或懷遠傷離。成形即慘。所見無一同者。大而言之。同一文字語言。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同一天下國家。而治者自治。亂者自亂。智慧深。則山河大地。立成金色。罪孽重。則食到口邊。都化猛火。所見更無一同者。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世界

因衆生而異。衆生非因世界而異。然則衆生度盡。度不盡。亦隨衆生所見何如耳。且即其實而言之。佛與衆生。同一不增不減之量。謂衆生度不盡。則衆生將日增。謂衆生度盡。則佛將日增。有所增亦必有所減。二者皆非理也。其實佛外無衆生。衆生外無佛。雖真性不動。依然隨處現身。雖流轉世間。依然遍滿法界。往而未嘗生。生而未嘗往。一身無量。一心無量。一切入一。一入一切。尚何盡不盡之可言哉。是故佛既說有一小衆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又說卒無有一衆生得滅度者。亦盡亦不盡也。易言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不言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者。殊則不復同。而不害其爲同。固不得強爲同之矣。百則不復一。而不害其爲一。固不得強爲一之矣。噫嘻。天下之勢。其猶川之決乎。一逝而萬古不合。此易之所以始乾而終未濟也。



昔韓非顯學。臚列八儒。而傳者獨有孟荀。其他種別。未易尋也。西京賈傳。爲荀子再傳。而董劉諸公。已不能以一家名。且弘湯之法盛行。而儒襍刁筆。參以災祥鬼神。而儒襍墨術。自東京以來。蓋相率如是。荀子儒效云。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是俗儒者也。然則七國之季。已有襍糅無師法者。後此何足論。今以墨子公孟篇公孟子。程子與墨子相問難者。記其大略。此足以得儒術之真。其于八儒。雖無可專屬。要之微言故訓。有上通于內聖外王之道。與夫混殺失真者。固大有殊矣。由斯推衍。其說可以盧牟六合。經緯馮生。蓋聖道之大。無能出其範者。抑括囊無辯。謂之腐儒。今既摭拾諸子。苟采遠西。用相研究。以明微旨。其諸君子。亦有樂乎此歟。

惠定宇謂公孟子即公明子。爲孔子之徒。近人孫詒讓仲容則云。潛夫論志氏姓篇。衛公族有公孟氏。左傳定十二年。疏謂公孟繫之後。以字爲氏。則自有公孟氏。非公明氏也。說苑脩文篇有公孟子高見。顛孫子莫及曾子。此公孟子疑即子高。蓋七十子之弟子也。以上孫說余謂子莫告公孟子高之言曰。去爾外屬。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今公孟子謂墨子曰。君子共已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又曰。實爲善。人孰不知。今子徧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即本子莫去外屬之意。則公孟子即公孟子高明甚。然即此愈知公

孟即公明。孟子萬章篇有長息問公明高。即爲公孟子高。且孟子言舜之怨慕而舉公明高之言以爲證。又言人少則慕父母。五十而慕者。獨有大舜。今公孟子則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墨子駁之則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是公孟子之言。與孟子所述慕父母義。若合鑲印。則知公孟子公孟子高。公明高。爲一人。明甚。公孟公明雖異族。然同聲相借。亦有施之姓氏者。今夫司徒申屠勝屠本一語也。而因其字異。遂爲三族。苟與孫。號與郭。本異族也。而因其聲同。遂相假借。今公孟公明亦猶荀孫。號郭。雖種冒有殊。而文字相質。亦無不可。然既嚴事曾子。其不得爲孔子之徒明矣。惠說亦未合也。今觀其立說。亦醇疵互見。而宣尼微旨。於此可觀。拮據祕逸。灼然如晦之見明者。凡數大端。嗚呼。可不謂卓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

按玄聖素王。本見莊子。今觀此義。則知始元終麟。實以自王。而河圖不出。文王既喪。其言皆以共主自任。非圖讖妄言也。門人爲臣。孔子以爲行詐。諸侯卿尹之尊。非所以處上聖。進退失據。故斥言其欺。不然。子弓南面。任爲天子。見說苑。修文篇。尙無所諱。而辭此區區乎。知此

者獨有梅子真爾。

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以天爲不明。舊脫天字。果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

按仲尼所以凌駕千聖。邁堯舜。轢公且者。獨在以天爲不明及無鬼神二事。荀子曰。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篇此儒者窮高極遠。測深厚之義。若夫天體。余嘗謂蒼蒼之天。非有形質。亦非有大圓之氣。蓋日與恆星。皆有地球。其阿屯以太。上薄無際。其間空氣復厚。而人視之。蒼然皆衆日之餘氣。固非有天也。王育說。天訕西北爲无。其說稍誕。蓋天本無物。故无字。從天訕之以指事。因下民所見。不得無所指斥。故強以顛義引申之。而曰天。六經言天言帝。有周公以前之書。而仲尼刪述。未或革更。若曰道曰自然而已矣。郊祭大報天而主日。萬物之生。皆賴日之光熱。而非有賴乎天。故假言曰帝。其真即日。或以北極爲耀魄寶。北極又大於日九十三倍。故亦尊之。此則恆星萬數。上帝亦可云萬數。六帝之說。不徧不賅。要非虛增。然恆星各帝。其地球而已。於此地球何與。明堂宗祀。蓋自外至者也。且太微五星。固玄遠矣。即至暈之日。雖昭昭大明。而非有恩威生殺之志。因上帝而有福善禍淫之說。其害猶細。其識已愚。因是以及鬼神。則誣妄

日出。而人倫殆廢。蓋太古民俗。無不尊嚴鬼神。五洲一也。感生帝之說。中國之義農。日本之諸冊二神。印度之日朝月朝。猶太之耶穌。無不相類。以此致無人倫者。中外亦復不異。惟其感生。故有炎黃異德。兄弟婚媾之說。蓋曰各出一帝。雖爲夫婦。不爲顯也。堯之釐降。不避近屬。實嘗于是。其後以爲成俗。則夏商以來。六世而通婚姻。皆感生之說撼之矣。周道始隆。百世遠別。此公且所以什伯于堯舜湯武。然依違兩可。攻其支流。而未堙其源窟。生民之詩。猶曰履敏。則獷俗雖革。而精意未宣。小家珍說。反得以攻其闕。惟仲尼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知天爲不明。知鬼神爲無。遂以此爲拔木塞原之義。而萬物之情狀大著。由是感生帝之說。詘而禽獸行絕矣。此所以冠生民橫大陸也。何以知無鬼神。曰斫丹木。磔羊羸。未聞其有鬼神。彼人固不得獨有也。人所以有知者。分于父母。精蟲胚珠是也。二者又攝引各點。以爲我有。使成官骸。而七情益擴。故成此知識。出于兩精相搏。以生神明也。斯如兩水相觸。即便生浪。水猶精。浪猶神。而兩水之所以相觸者。亦先有其浪。則父母交感之神也。兩味相和。乃生雋永。及精氣相離而死。則神亦無存。譬之水既淤堙。浪即無有。兩味化分。尋索雋永。了不可得。故精離則死。死則無知。其流定各質。久則合于他物。或入草木。或入胎卵。未有不化者。化之可見者。茅蒐是已。萇弘之血爲碧。鄭緩之精爲秋柏之實。然已與他物合。則其質既禱。自有柏與碧之知。

而非弘緩之知矣。此精氣爲物也。氣弗聚者散而從於空氣。渙然飄泊。此游魂爲變也。夫焉有精化既離。而神識能獨立者乎。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淡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寶積經云。此身生時。與其父母。四大種性。一類歌羅邏身。若唯地大。無水界者。譬如有人。握乾麩灰。終不利合。若唯水界。無地界者。譬如油水。無有堅實。即便流散。若唯地水。無火界者。譬如夏月。陰處肉團。無日光照。即便爛壞。若唯地水火。無風界者。即不增長。庵提遮女了義經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畢竟未曾自得。有所和合。以爲生義。若知地水火風畢竟不自得。有所散。是爲死義。是佛家亦以各質相磨而生。各質相離而死。而必言即合即離。生死一致。則黃馬驪牛之遁辭矣。然死後六道。不盡爲鬼。則亦與精氣爲物之義相近。其終不決言無鬼者。蓋旣言眞者離身。而有如來藏。則不得不言妄者離身。而有鬼。然又言俄鬼有胎生化生。則所謂鬼者。亦物魅之類。而與人死者有殊。然則釋家蓋能識此旨。而故爲不了。以自圓其說也。難曰。若以知識爲分於父母。則父母安始。追溯無盡。非如來藏而何。然如來藏者。彼豈能道其有始耶。於如來藏亦言無始。而必責萬物以有始。亦惑矣。難曰。知識果分于父母。則瞽舜鯀禹。曷爲相反。曰。夫豈獨神識然。形亦然矣。張蒼之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

及孫類長六尺餘。

漢書張若傳

可得云形體非分于父母耶。要之形之短長。知之頑聖。此高下

之分。非相反也。以神識言。又豈獨父子然。雖一身亦有善惡是非。先後相質者。顏涿聚。梁

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阻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

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並爲名士顯人。

呂氏春秋尊師篇

如是

者多矣。或有諷政慮事。一念之間。而籌畫頓異。至于疚心自訟者。子夏投杖。漢高銷印。斯

類亦衆。夫豈得謂有兩身與兩心耶。父母與子。何以異是。原夫二氣初凝。非親莫效。及脂

膏既就。即有染習。賈生胎教。明箴其義。是時材性高下。又由其親一時之行迹而成。斯則

得于其親者。與初凝又少殊矣。及夫免乳以後。則見聞之習。師友之導。情狀萬端。豈非殊

族。其異於親也。固宜。荀子有言。塗之人可以爲禹。

性惡篇

此則君師牧民。由斯以作。然具此

可以爲禹之材。非父母授之乎。大抵形體智識。一成不移。而形之肥瘠。識之優劣。則外感

相因。可入鎔冶。不移者。由于胚珠。可移者。由于所染。夫魯雞之伏鵠卵。其雛猶鵠。而桑枝

之續桃木。則其實非桑。非物之形性。一可變更。一不可變更也。卵中之胚。是鵠非雞。故鵠

不以雞伏而易。

士蠶而嫗桑蟲之併說。蟲學家曾辨其誤。

樹本之胚。是桃非桑。故桃能以桑體爲己。此胚珠不移

之說也。齧蹠在轡。馴良從御。駃騠無牧。泛駕不習。此因染致移之說也。乃若時代逾久。則

物之形體。亦有因智識優劣而漸變者。要之改良則分割增多。退化則分割減少。上古之

顧木。逐屠之枯魚。皆吾郊宗石室。惟其未明。趨化以有。吾儕之今日。昊天罔極。如何可爾。抑親親之殺。既具斯形。則知愛類而已。難曰。人見厲魃。經籍多有。近世民俗。亦有傳言。寧得自守單辭。謂鬼神爲誣惑。以佛家言。六道之中。餓鬼居一。一在地下五百由旬。一在人天之間。是則畛域區處。與人隔絕。人未嘗有至餓鬼處者。而餓鬼獨能至人處乎。且以阿修羅之強悍。諸天之智力。不至人處。而餓鬼以羸劣之質。獨能至人處乎。是豈得以所見證其必有也。然則見者云何。曰。耳目有愆。齊囊之見彭生是也。心惑若寐。狐突之遇共君是也。二者皆一時假相。非有真形。乃其真者。則亦有之。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留侯世家此最爲豁然。塙斯者。山精物魅。如龍夔。蠃蝸。者固未嘗無也。以其體不恆見。詭出都市。而人遂以鬼神目之。斯亦惑之甚矣。太古頑民。見鐵驚鬼。有熊。蚩尤。惑亂不異。見彼烹蒿。遂崇巫祝。清廟之守。後爲墨家。敬天尊鬼。遂與儒術相訾。夫豈非先聖哲王之法。而以難儒術。則猶以金椎攻太山矣。無鬼而祭者。亦知其未嘗食。而因是以致思慕。至胙肉必饜飫之者。亦以形體神識。分于二人。已在則親之神識所分。猶在吾體。故食胙無異親之食之也。然則祭爲其名。而胙致其實。何無客學禮無魚作罍之可比乎。若夫天神地祇。則因是而準則之。苟有聖王。且當釐汰焉。嗚呼。如太史公言。則秦漢間儒者。猶知無鬼神義。然武昭以後。儒者說經。已勿能守。獨王仲任有論死篇。晉人無鬼神論。而儒者又

羣譁焉。然則荀子謂言議談說無以異于墨子者。漢後諸儒。顧不然歟。八

附視天論

滯于有形。則無形者亂。眩于有
匠。則無匠者亂。故列視天論。

昔余嘗持視天之說。以爲遠望蒼然者。皆內蒙于空氣。外蒙于阿屯以太而成。是形非果。有包于各燿而成太圓之體者也。既而讀漢祕書。即卻誦所記宣夜之說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瞽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俛察千仞之深。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湏氣焉。是以七燿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無異也。見晉書
天文志嗚呼斯言也。可謂合于分寸節度者矣。而抱朴子非之曰。苟辰宿不麗于天。天爲無用。便可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乎。夫大鈞播物。氣各相攝。月攝于地。地攝于日。日復攝于列宿。其所以鼓之舞之。旋之折之者。其用大矣。安事此蒼蒼者爲。上古風俗淳朴。見有塊然成物者。不敢質言以爲必無。彼虹蜺特日光水氣所激耳。而亦以立名。強名曰天。亦若是爾。且天之云者。猶曰道曰自然而已。今將指一器一物以爲是道也。是自然也。其疇不大噉噴沫者哉。古者主日而郊。今乃知萬物之生滅消長。皆由太陽之光熱致之。而蒼蒼者無與焉。然則古人亦知其但有視天而非有真天也明矣。往者宗動天之說。以爲諸層玻璃互相包裹。列宿日地。皆如蟻行。而以天爲旋磨。此其說近于渾。蓋今者各體相攝之說。以

爲浮行太空。以己力繞本軸。以攝力繞重心。繞重心久。則亦生離心力。而將脫其羈鎖。然于昊穹。則本未詳隸屬也。此其說則近于宣夜。以新舊說相較。新者軌合。而舊者輒差。然則視天之說。不愈彰明較著乎。雖然。泥于所見者。猶以車蓋斗葆相擬。謂上無覆庇。下必不能自立也。若是。且得無辨乎。夫體成圓球者。未或不動。動則渾淪四轉。無待于覆。地之必有倚賴于太陽者。以其輝潤隕蒸。能生萬物耳。非專恃其覆庇也。苟無太陽。則自熒惑而外。至于海玉。斯五行星者。其體質軌道皆大于地。亦本嘗不能攝地。使繞一重心也。而特無力使之發榮滋長耳。若天則何爲也哉。昔利瑪竇等知地圓而不知地動。奈端哥白尼等知地動而不知日動。侯失勒等乃知日動。蓋太陽之大。較地球三十三萬二千倍。而較列宿則爲微末。列宿自一等至七等。人目皆能見之。自八等至十六等。則非人目所能見。然恆星大群皆在天河中。故近天河處星最多。而兩極則星漸少。即太陽亦天河中之一星。而地球及諸恆星之統于天河。夫何待言矣。凡體大者必能攝小體。地既爲日所攝矣。而持蛇夫第七星光大日一倍。天狼星光大日四十二倍。織女星光大日六十九倍。北極星光大日九十三倍。皆是能攝日者也。人第見地球爲日所攝。而不知日球亦因攝而動。特未知所繞重心。果何所在。梅特勒以爲所繞之點在昴宿中。或謂此點離天河半面至二十六度。未可深信。太陽所繞。必在天河。蓋衆星附麗天河。成大階球。太陽率八行

星成一世界。而各恆星亦皆有所屬之地球。其上所生人物。與此不異。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者。近之矣。又有星團。則華嚴經所謂世界如白雲者也。而天河大群以外。又有星群。散處無所紀者。豈天河以內。則所謂欲界。而天河以外。則所謂色界無色界乎。然則切利兜率等天。固尚爲近人者也。若夫火星之民。能開二渠以轉漕。與通達之國不異。則彼長數由旬衣數銖衣者。其必不在行星矣。以恆星之體言。北極最大。古者以北極爲帝星。宜亦有見于此。雖然。圓球則無不動也。北極雖大。帝獨無所繞乎。若是則天固非有真形。而假號爲上帝者。又安得其至大之盡限。而以爲至尊也。故曰知實而無乎處。知長而無本。則上帝滅矣。孰能言其造人。與其主予奪殃慶耶。綦文理制等殺。則瞭然可見。可捫者。以日爲繼限而已。日雖能以光熱生百昌。若養氣熅火之活人。猶非能以其知識爲予奪殃慶也。嗚呼。吾于是知神道設教之故矣。佛氏之約。不得祠諸天鬼神。窮理盡性。斯可謂大智哉。然而復謂以世界付帝釋者。其諸婆羅門之信金人。非以權辭誘之。則不能致其尊信歟。嗚呼。若公且。其知上帝之有無。與不知上帝之有無。吾不敢知也。苟知之。則其心苦矣。

附菌說。不知原始不能反終。故列菌說。

曩讀莊子齊物論。有云樂出虛。蒸成菌。而不諳其所自。夫人心之樂。發于空虛。而能蒸成。

有形之菌。豈所謂荒唐之言耶。頃之得禮敦根所著人與微生物爭戰論。乃悟其言之不虛也。凡人有疾。其甚者由微生物撼之。而其爲動爲植爲微。草則窺以至精之顯微鏡。猶難悉知。徒可道其有葉綠質者爲植物。能轉徙者爲動物耳。而又不能盡合。蓋猶仙桃草之類。其莖葉則非。其根實則虫。動與植有汗漫而無畔者也。然植物學者謂寄生之草。至大者爲拉弗來寫。其花徑三丈有五尺。而小者則生于人獸之肺。有則必病。是則所謂菌者是也。德醫告格嘗究諸病所自生。于霍亂則謂其由于尾點微生物。於肺癆則謂其由于土巴苦里尼。皆同物也。夫霍亂勿論。若肺癆則往往始于耽色極欲。欲之過而爲微者。亦有蚊行芝生之物。孽芽其間。斯所謂樂出虛蒸成菌者非耶。其遞相傳染者。雖與樂無涉。而其端則必自樂始。醫利之言曰。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于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所謂女室疾者。則肺癆與微近是已。以微草言則謂之菌。以微虫言則謂之蠱。良以二者難辨。而動植又非有一定之界限也。動植皆有知。而人之胚珠血輪又有知。其胚珠時出游蕩。能發小分文。如掌生指。常出收定質微點。以入胚珠之中。爲其食物。如微生物已種一病。則胚珠必收之。再種之。則有無數白色血輪。行至種病之處。圍其微生物。或噬蝕以殺之。是則物能蠱人。而人之胚珠血輪又能蠱物。蓋夫愛惡相攻。一身之中而肺肝若胡越也。豈不哀哉。雖然。非特淫樂之足以成菌成蠱也。菌蠱已

成。則又能強撼人之志念。而使從淫樂。自淫樂以外。喜怒哀樂。又莫不有受其撼者也。佛家謂人身自頂至踵。自髓至膚。有八萬戶蟲。四頭四口。九十九尾。形相非一。一戶復有九萬細虫。小于秋毫。寶積經云。初出胎時。經于七日。八萬戶虫。從身而生。縱橫食噉。令身熱惱。生有憂愁。僧伽吒經云。人將死時。諸虫怖畏。互相噉食。受諸苦痛。男女眷屬。生大悲惱。金匱要畧曰。狐惑之爲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蝕于喉爲惑。蝕于陰爲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說者以爲是虫病也。虫固有情。而能以其情使人煩惑變志。斯則蠱之所以立名歟。而菌雖植物。其有知亦不異于蠱矣。嗟乎。人之始胎也。有不類于樂田。虛蒸成菌者耶。有不類于晦淫生蠱者耶。而特其形狀不別。性情不異也。故一攻之而一孳乳之。斯亦可以明愛類之說也。今天生植之始。在男曰精虫。在女曰泡蜃。泡蜃者即胚珠也。夫婦邂逅。一滴之精。有精蟲十數人。解泡蜃而破之。以成妊娠。彼精虫者。因人之情而爲之使。固無以異乎蠱矣。

吾又讀淮南墜形訓曰。突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突者。生于庶人。夫置若菌于海人聖人之間。則若菌亦人也。旣而讀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有祚都夷白狝王唐苴等作詩。王章注皆引東觀記所載夷人本語。每漢語四字。夷語亦四字。其中如與人富厚。作魏苴渡洗。部人多有。作補苴狝推。今本誤倒。是呼人爲苴也。然則若菌即

若人矣。以淮南王著書。其必非用夷語可知。又以知古者謂人爲菌。而其語特滿傳。在夷也。人之稱菌也。其義則必自精蟲始。亦以蠱菌爲同物。而動植不可以強判爾。夫其以淫樂而成是菌蠱也。則曷故哉。伏曼容之說易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爲蠱事。見周易集解首楞嚴經曰。一切衆生。因諸愛染。發起妄情。情積不休。能生愛水。是故心憶珍羞。口中水出。心憶前人。或憐或恨。目中淚盈。貪求財寶。心發愛涎。舉體光潤。心著行淫。男女二根。自然流液。諸愛雖別。流結是同。由斯二說推之。因人有牝牡之情。而傳之于精蟲。精蟲受之。其情則與人同。而有慕爲人形之志。于是爲之胚胎以象之。彼十數精蟲之造人。猶數千微蟲之造珊瑚。微蟲果能成珊瑚也。事之起于蠱也。精蟲果能成人也。人始已蠱。而精蠱以蠱成其事也。夫非有上帝之造之。而物則自造之。故曰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嗚呼。事之由妄想而成者。豈獨胚胎然哉。知此者莫察于大公調。少知問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于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連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莊子則陽篇蓋凡物之初。祇有阿屯。而其中萬殊。各原質皆有欲惡去就。欲就爲愛。力吸力惡去爲離。心力驅力有。此故諸原質不能不散爲各體。而散後又不能不相和合。夫然則空氣金鐵雖頑。亦有極。

微之知。今人徒以植物爲有知者。益失之矣。楞嚴經曰。由因世界。愚鈍輪迴。癡顛倒故。和合頑成。八萬四千枯槁亂想。如是故有無想羯南。流轉國土。精神化爲土木金石。其類充塞。是佛家亦知金石爲有知。要其癡鈍。亦可謂之無知。前所謂死後各點無知者。即謂如是。蓋與之則可曰有知。齋之則可曰無知。彼其知則欲惡去就而已。不如是不能自成原質。亦不能相引而成草木。夫其橋起而相引也。則于是有雌雄片合。而種類成矣。有種類則又有其欲惡去就。而相易相生相摩。漸以化爲異物。故既有草木。則草木亦如磬之求明。如痿之思起。久之而機械日生。刻意思之以趨于近似。而其形亦遂從之而變。則于是有蜃蛤水母。彼又求明。則遞爲甲節。爲脊骨。復自魚以至鳥獸。而爲猿狙狝狝。以至爲人。此所謂隨序之相理也。其漸思而漸變也。則又有二端。有以思致其力而自造者焉。有不假于力而專以思自造者焉。致力以自造者。接于或使之說也。不假力而自造者。季真莫爲之說也。三說亦少如鳥之修頸長喙。適可以理毛羽。此或有體操之術。令其胸長而項伸。此致力以自造者也。如夫露巢之鳥。患人之探其卵也。則其卵多非白色。與暗處者迥殊。故巢草菜者。卵必青綠若萌芽。巢河干者。卵必暗綠若蘆葦。巢喬木者。卵必光綠若樹葉。巢山崖亂石荆棘之中者。卵必椶色而有花點。以與土石相混。夫其色之必同于所處之草木土石者。以眩人之目。使不能辨目。若是者。鳥豈能致力以造是哉。苟曰上帝爲造之。

而鳥之死于增繳探雛者亦自不少。又何其矛盾也。然則必由鳥之思護其卵。積精專思。而遂變其形色。所謂以思自造者也。夫自諸異物而漸化爲人者。此亦以思自造者也。若是者則皆所謂以妄想生之。而伏曼容之所謂盡淮南之所謂函也。

人之有生。無不由妄。而舍妄亦無所謂真。是故去其太甚。而以仁義隱括悉矯之。然後人得合羣相安。斯途逕之必出于此者也。若謂身相屬妄。而舍利是真。卒之無生滅增減變易者。適成其頑。而勿見其靈。學之乃適增其妄也。夫妄性雖成。化以禮義。則自入進步。故最初祖禰。孰不見弟聚學者。而自政俗日躋。今遂以此爲大垢。此進步之說也。苟曰。吾祖有聚學之妄。而後有我。即不妨效其聚學。是循妄而勿去太甚也。苟曰。吾生出於聚學之妄。必無生而後爲真。是又成頑而增妄也。昔唐終南沙門宗密作原人論云。孔老釋迦。皆是至聖。設教殊途。有實有權。二教唯權。佛兼權實。策萬行懲惡勸善。同歸於治。則三教皆可遵行。推萬法窮理盡性。至於本源。則佛教方爲決了。夫六經之說。誠亦有權。與人天小乘法相破相等教同意。而窮原反本。則其實確然不拔。乃有卓出一乘顯性之上者。要之儒佛莊子三家。皆屬理想。亦皆參以實驗。較之祇教各家。誠若玉之視燕石矣。而佛必以空華相喻。莊亦間以死沌爲詞。斯其實之不如儒者也。

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

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涅槃經曰。一切衆生。不退佛性。名之爲有。決定得故。譬如王者告一大臣。汝牽一象。以示盲者。時彼衆盲。各以手觸。王問之曰。象爲何類。其觸牙者。即言象形如蘆葍根。其觸耳者。言象如箕。其觸頭者。言象如石。其觸鼻者。言象如杵。其觸脚者。言象如臼。其觸脊者。言象如牀。其觸腹者。言象如囊。其觸尾者。言象如繩。善男子。如彼衆盲。不說象體。亦非不說。若是衆相。悉非象者。離是之外。更無別象。說佛性者。亦復如是。此二說意旨大同。而以佛性不滯於一體。然數體相合。即爲佛性。則正可借證人性之說。蓋內有精蟲。外有官骸。而人性始具。使官骸掉列。而精蟲獨存。則無聲色香味諸欲。而獨有牝牡之質。若去就橋起雌雄片合之始而已。此則于生人全性之中。而得其見端。倘不能謂性具於是也。說今人之死也。則淡養炭輕諸氣。鹽鐵燐鈣諸質。各散而復其流定之本性。而人之性亡矣。離此流定而復索一舍利性海。亦猶離此諸體而索馬索象也。或謂性海即以太。然以太即傳光氣。能過玻璃實質。而其動亦因光之色。而分遲速。彼其實質。即曰阿屯。以一分質分爲五千萬分。即爲阿屯大小之數。是阿屯亦有形可量。以太流動。雖更微於此。而既有遲速。則不得謂之無體。如淮南淑眞訓云。秋毫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蘆苻之厚。通於無圻。而復反於敦龐。若夫無秋毫之微。蘆苻之厚。四達無境。通於無圻。而莫之要。御天遏者。其曩微重妙。擬掬萬物。搗丸變化。天地之

間。何足以論之。蓋所謂性海。無秋毫之微。蘆苻之厚。而阿屯以太。則尙不免於毫末。論無間。蘆苻通無圻也。以此相擬。終不相類。即如光熱電三者。雖不能得其質點。而終與湛然不動者有殊。舍利性海。豈是之比。苟如是。動則速矣。力則厚矣。而亦與極頑之日星同類。將能超出萬有耶。或謂必知各原質之成于以太。萬物之成于各原質。而後知內外四大。至于六道。無一非我。乃爲乾元至仁之量。是固然矣。然所以見爲殊者。以官骸相關。所以見爲合者。以原質相同。原質有形。即以太亦有至微之形。固不必以觀無倪際之性海言也。然官骸雖一時暫有。而兼愛既濟之道。即由官骸而生。何者。以知識之全體。亦不能出乎官骸之外也。人之嗜欲。著于聲色香味觸法。而仁義即由嗜欲而起。獨夫爲我。即曰貪賊。能近取譬。即曰仁義。故易稱利物足以和義。明非利亦無所謂義也。有義則分際有遠近。而恩施有隆殺。是故至仁之行。可以強恕求之。而其量無可盡之理。隨俗雅化。則周孔不能舍芻豢。有身勿戕。則釋迦亦不能啖菜果。此皆以義裁斷者。而謂至戚不異于行路。華種無間于哲人。其可乎。是故內聖外王。無不託始于六根三欲。制爲禮義。所以養欲給求。而爲之度量分界。荀子禮論篇余所謂舍妄無真者是也。若必輕其官骸。而重其性海。茲義遞衍。則遂以二親爲凡民。而阿闍世王之弑父。亦可悔悟入道。見涅槃經夫豈釋氏之論獨高耶。亦由不得其本而已。

總之輪迴之說。非無至理。而由人身各質所化。非如佛家所謂靈魂所化也。六道升降。由于志念進退。其說亦近。而所化者乃其胤胄。非如佛家謂靈魂墮入諸趣也。故理想之學。少漸多頓。實驗之學。有漸無頓。

或曰。人固有自憶其前生者。安得謂輪迴無與于靈魂耶。曰。夫異體相知。則有蝦與水母矣。然則吾所謂自憶爲前生者。寧知非他人所親歷。而吾以異體知之。亦若蝦之與水母耶。且以演若達多照鏡事況之。彼眉目可見。而忽然以爲魑魅。至於狂走。見楞嚴經此則非有

因緣而致。彼憶前生者。亦若是則已矣。且中國未有前生之說時。人未有憶前生者也。即憶之亦未嘗以爲前生。自聞前生之說。而始以所憶者當之耳。亦猶乍憶高岡。如見其巒嶠嵯峨。陵阜聳峻者。而心以爲是華嶽岱山。然究未登華岱也。彼憶前生。亦復如是。何以以爲華岱。而不以爲妄構假名之山。華岱之名。其所已聞也。彼聞有前生之說。而以所憶爲前生者。亦復如是。

前生之說替。而上帝造人之說起。彼亦非持之無故也。蓋曰。有養氣。無淡氣。則人將喝蕙以死。而今分劑適合。他如卵中白質。未出之雛。足以自養。草木子中之胚乳。亦能化糖以養苗。而葉又有依螺旋綫而生。巧合算理者。非上帝爲此人物。而配其分劑。調其節度。資其匱乏耶。曰。夫久處于是。則寢食衣被。亦以是爲調適。麋鹿食薦。夏蟲茹腐。非甘之也。彼生

乎其地。長乎其時。則自以此爲適矣。卵白胚乳之給養。豈有他哉。舍是無可食。則致命遂志。于是而不願其外矣。老子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莊子田子方篇此言生此地食此餌。故能成此形。具此性也。使有養無淡。則亦自有一物能當此濃郁之氣者。生乎其間。如人不能入水火。而火鼠海魚。初不以爲患也。且亦安知其無人哉。沒人泅水。與鯨鯢同樂。爲取珠耳。非不得已也。果不得已。則人將常習于水。有養無淡。則人將常習于養。亦自可以不死。而毛羽鱗介。漸則因其思力而生。彼鯨之化鹿。雉之爲蜃。有明徵也。故曰。萬物皆出于幾。皆入于幾。夫上帝爲何者哉。論衡自然曰。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含血之類。知饑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爲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此謂天爲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此言可謂洞幽明之故矣。吾嘗謂文明之民。其初生蕃也。一旦替爲鼯隸。浸被逼。遁逃入山。食異而血氣改。衣異而形儀殊。則未有不反其故。王船山思問錄。蓋懼之矣。夫兗州桑土。今爲野蕪。放家豚于草澤。則化爲豪猪。蠢豕盡然。人獨何能自保。故韓婆沙論。謂或金翅鳥。或龍或人。皆具卵胎濕化四種。而江總白猿傳。謂歐陽訖妻爲媛所竊。因而生詢。見文獻通考經籍門皆不盡謬妄。然則異物化人。未有底止。人之轉化。亦無旣極。謬予手足。而歎茲形之將然。滋足戚也。抑人之易地也。神識未殊。而何以能變。得無與

以思自造之說繆耶。曰：思力所至，形體自更。此謂無阻力耳。苟有阻力，則不足以宣通矣。要使力能抵之，則固足以自立。其道奈何？曰：荀子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乘利天下，無他故焉。得之分義也。王制是故合羣明分，則足以禦他族之侮。渙志離德，則帥天下而路。

或曰：性善性惡之說，皆不如言無善無惡者。曰：子將言人性乎？抑自有所謂性乎？夫言人性，則必有善有惡矣。彼無善無惡者，蓋佛之所謂性海，而非言人之性也。何也？自其未生言性，海濳然，未有六道，而何人性之云。自既有六道言，亦各有如來藏，隱伏其中，而人與鳥獸初未嘗異。又豈得專爲人之性也？孟荀所言，專爲人言之也。雖然，以符驗言，則性惡爲長。然非謂其同于鳥獸也。蓋嬰孩提之愛親者，未知初生之時，拆孽其母而不少顧也。舉稍長之敬兄者，未知乳哺之頃，少有不慊而瞋目作色也。孟舉其善而忘其惡，荀則以善惡皆具，不能純善，則以惡名之。故其言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芻，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闔，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騏驎、騏驎、織離、綠耳，皆古之良馬。

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必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此夫惟弓故可禦。劍故可轡。苟非三物者。則雖禦之厲之轡之而無所用。此即謂其本異于鳥獸矣。又曰。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是則即孟子所謂善者。而荀子以其偏險悖亂。亦由天授。既非純善。即謂之惡。猶之既舂之米。謂之精粳。未舂之米。謂之粗糲。粗糲云者。對精粳言之。而非謂其與稂莠比肩也。然一人之行。固以習化。而千世之性。亦以習殊。泰古豨韋之民。獷悍貪暴。以水火毒藥相虧害。夫人而有此性也。自先覺者教化之。至于文明之世。則相虧相害者。固不能絕。而具此性者。稍少。故學可以近變。一人之行。而又可以遠變。千世之質。荀子于首篇勸學。即曰。青取之于藍。而青于藍。冰水爲之。而寒于水。夫固謂一人鑠而不舍。則行美于本性矣。千世鑠而不舍。則性亦美于祧墾矣。仲尼之言性相近。習相遠。亦兼二義。而不言靈魂。夫肢體一蹶。前萬世而不昭。則孰肯致死。或者以爲民氣選懦。不能與釋迦基督布教之國抗者。由是故也。然惟無鬼神而胤嗣之念。乃獨切于他國。今知不合羣致死。以自禦侮。則後世將返爲蠻獠狙獍。以此爲念。則足以倡勇敢也必矣。是故不言鬼神。而能使人致死者。必於愛類。愛類必于知分。荀子曰。萬物同宇而異體。富國篇以異體故。必自親親始。以同宇故。必以仁民愛物終。惟其羣而有分。故有墨子兼愛上同之善。而畛域有截矣。

仲虺有言。兼弱攻昧。是道家之說也。其心獨鷲。亦獨明于天人之故。凡以昧弱遇智勇。鮮不敗衄。而以昧勇遇智勇也亦然。然則萬物之勝負。決于智而已矣。大盜盜國。竊取聖法。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斯智也。是故徒善而無法者。煦煦子子。必不足與校。惟知合羣明分。則足以禦之爾。若專以是非枉直相角。則天下皆惡直醜正者矣。吾觀六波羅密經。言切利天。臨命終時。天女眷屬。皆悉遠離。棄之如草。是諸天之無禮義也。遠甚于人。而其種反駕乎人上。果使其言非誇。則知所以駕人者。特智勇有勝而已矣。乃者紅黑櫻色之種。伏于黃人。黃人復制于白人。白人果有大同之志。博施濟衆之仁。能勝于黃人也。惟其智勇能竊聖法焉爾。夫自有花剛石以來。各種遞變。而至于人。則各種皆充其鼎俎。以人智于各種爾。然則繼人之後。亦必有變而智于人者。夫如是。則黃白人皆其嚮膺也。不然。則皆其驂服也。彼人之自保。則奈何。曰合羣明分而已矣。苟能此。則無不自立。譬之蜜蜂。雖細不敗。苟不能此。則無不受侮。譬之獅子。爲羅馬所殺者。四月至萬一千頭。雖大而亦絕矣。然則以大智而充仁義之量。誠無如荀子所言哉。然而潔身中清者。將安往矣。嗚呼。吾于是知兼弱攻昧。則迫務光于清冷。而驅伯夷于首陽也。彼大盜者。誠非獨行之士所能與處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公孟子曰。貧富壽夭。詰然在天。不可損益。也。子

墨子曰。儒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

按墨子背周而從夏。鴻範五行之說。以義不義。推祥不祥。禹陳九疇。而墨子暢之。皆天鬼之說所流行也。惟墨子于五行。信其德而不信其方位。陰陽家之言。則所必絕。故其荅曰者曰。帝以甲乙殺青龍于東方。以丙丁殺赤龍于南方。以庚辛殺白龍于西方。以壬癸殺黑龍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鴻範之言。則因五行以施五德。而順之者吉。逆之者凶。故墨子獨所尊信。漢初伏生。可謂大儒。然五行傳猶拘牽天道。西京尊尙此學。實墨者之餘燼也。荀子曰。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嘗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竝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天論篇是則于五行感應之說。儒者已顯斥之。而仲尼刪書。猶登鴻範者。明夷六五。趙賓以爲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荈茲也。蓋易與箕子。若爲兩途。豢傳于明夷。一曰文王以之。一曰箕子以之。獨以二人并稱。緣伏羲以河圖爲周易。而文王衍其詞。禹以洛書爲洪範。而箕子覽其義。文王之說。當行于域中。而箕子之說。可被于營州玄菟之境。與中國之教殊矣。錄之者。見施政要服。有與京周異術者也。若夫督宗之教。于五福六極。固非所信焉爾。雖然。禹與箕子之陳鴻範。亦草創之初。得其物義耳。其精者。則固異於禍福感應之說。而知各質散點相吸相離之自然。此其說在莊子天運。其言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

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以上莊子九洛即洛書九疇。六極五常。即六極五福。而其事由於帝王之自取。非由上皇爲主宰。亦沴無咎符瑞以爲勸戒。其成敗治亂。應其行政而致。若天運地處。竟無主張維綱也。此則非墨子所知矣。命之爲說。公孟祇言貧富壽夭。而墨子復增以治亂安危。蓋誣儒者矣。治亂安危。惟人所措。至於貧富壽夭。則固有說如伯夷之夭。原思之貧。此自志願。又不可言命也。若夫單豹之遇虎。則天有命矣。鄧通之寄死。則貧有命矣。所謂命者。詞窮語絕。不得已之借名。其所自出。則佛氏亦以爲因果。是又以禍福感應與定命合而爲一。其論巧矣。然師子尊者受揮刀斷首之禍。而佛亦罹木檜馬麥之患。雖至成道。尙不能免難。是則其所謂因果者。乃恩怨之報酬。而非善惡之賞罰矣。余謂報酬之義。異於鴻範。蓋非自主宰。而在私相下奪。此固理之必然者。懸土囊而擊之。則土囊亦反觸人。物莫不有躍力。況有知者乎。呂覽誣徒云。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然則命固有偶遇者。而亦有由於報酬者。然非如佛家所謂前生事也。自吾始祖以往。魚

鳥獸猿之祖。不知其更數百世。吾豈能知其恩怨所在哉。德幾無小。滅宗無大。九世之仇。百年之德。至於今而始報之子孫。即報者亦不知其所以。蓋先人之神識。伏藏體中。是故易說餘慶餘殃。必以家言。明其報復在種胄也。凡言命者。斯亦一端。至夫祿命推驗。則非可憑矣。全謝山原命。引宋景濂謂一日之內。同時生者不少。而顯晦吉凶懸絕。故趙普與軍校。祭京與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亦言高穀與李昂。單昂與王替。皆同甲子而絕不相似。余中之衍皇極經世之說。推其淵源于王天悅。謂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日時。而後當壽。苟得某甲之日時而途貧賤。水陸舟車之所產。東西南北之所居。莫不有合。此其所以有同物而不同運者。余謂同物相應。多在細微。而非祿命家所能推。以余所見。鴻臚卿朱克勤。與大學士李鴻章。生同物。而朱天李壽。顯晦亦殊。然其女則先後適張佩綸吳偉才與左宗棠。生同物。後左爲大帥。屠寇數萬。吳爲屠者。列豕數萬。然則擇婿多殺。則同矣。而升沈榮辱之事。長短久近之期。則截然各異。以此知支干甲子所應非謬。而毫毛冥合。無關大體。是豈祿命家所能知乎。故古之言知命者。謂知其不可如何。而非謂其機祥算數也。要之一人際遇。非能自主。合羣圖事。則成敗視其所措。故

一人有命。而國家無命。荀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

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天論篇此以見一人之命有定限。而一國

之命無定限也。又曰。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是則以天爲不足稱頌。而國命可

自己制。其何有天哉。曰。天者自然而已。曰。命者遭遇而已。從俗之言。則曰。天命。夫豈以蒼

蒼者布令于下哉。嗟乎。愚者之頌天。宋偃之射天。上官安之罵天。其敬慢不同。而其以天

爲有知。或則哀籲。或則怨望。其愚一也。漢世之儒。勿信禍福感應而獨言命者。惟王仲任

耳。然執泥小數。至謂項羽用兵。實過高祖。其興亡亦出天命。若國之安危。亦不能不出于此者。是亦固矣。若夫大儒之說。天無威慶。而人有報施。一人則成虧。前定而合羣。則得喪在我。斯所以異于陰陽下民之說也。

右三事。儒術所以深根寧極。無出其範者。神怪之教。愚之自潰。昧此而言儒。漢後所以無統紀也。非儒有抵誣孔子語。則所舉儒說。亦必不可盡信。其駁昏喪諸禮。又皆小節。故勿論。附錄

作儒術真論已。檢梁書至儒林范縝傳。觀其神滅論。卓詭倜儻。與余合契。蓋叩金以降。儒流論著。鮮其疇矣。惟知言命而不知非相。知遭遇而不知報施。知無鬼而不知有物。知人物有知而不知草木亦有知。是其所蔽也。又言知此神滅。所以救浮屠之害政。絕桑門之蠹俗。則與博奕姚崇所見亦同。要之微言眇義。洗心藏密。節者有問。而舉刀無厚。固非退之輩。馳驚于外。而不知其內者比也。今取其論著于左方。

初。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墜。自有拂簾幌墜于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溷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退論其理。箸神滅論曰。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

也是以形存

實與神之與

對質神言其用

體一也問曰名

之名非刀繩刀

在問曰物之與

也人既刻木之

質以為形又有

人之質非木質

以異木質者以

曰死者之形骸

木之知矣答曰

之骨骼非生者

骸而有死人之

不由生者之移

清議報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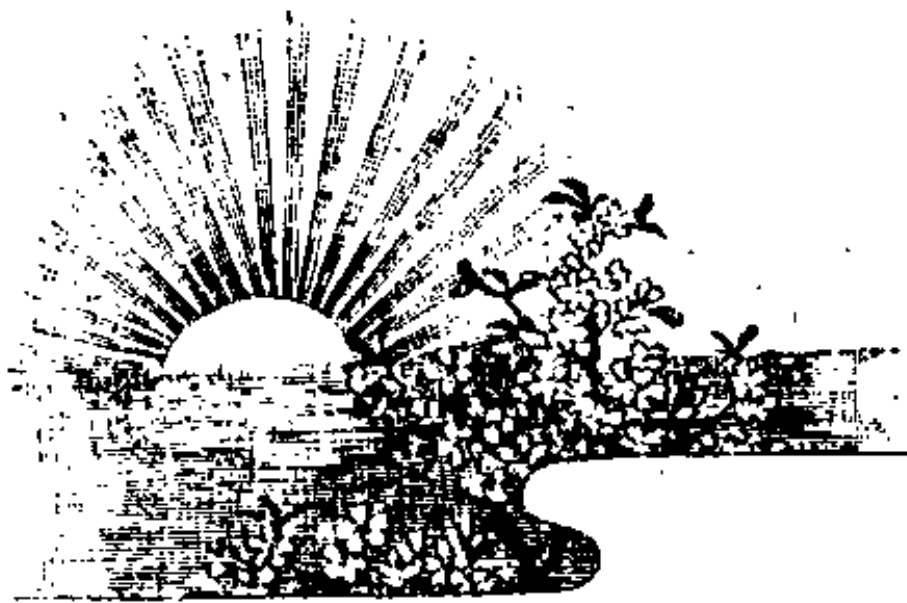
文

骸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愛死形。綿歷未已耶。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耶。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耶。答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爲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耶。何故上當有視字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

皆本。不假寄於俗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偏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能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崢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似仲尼。項籍類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耶。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員極理無有二。而口且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運城。騏驎騄驥。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箸其事。寧是設教而已耶。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

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

三十



清議報全編卷六

第二集乙

名家著述第三

飲冰室自由書 第三

新會梁啓超著

自東徂以來。與彼都人士相接。誦其詩。讀其書。時有所感觸。與一二賢師友傾吐之。過而輒忘。無涯生曰。盍最而記之。自惟東鱗西爪。竹頭木屑。記之無補於天下。雖然。可以自驗其學識之進退。氣力之消長也。因日記數條。以自課焉。每有所觸。應時援筆。無體例。無宗旨。無次序。或發論。或講學。或記事。或鈔書。或用文言。或用俚語。惟意所之。莊生曰。我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以名吾室。西儒約翰彌勒曰。人羣之進化。莫要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備於我焉。以名吾書。己亥七月一日。著者識。

成敗

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不先破成敗之見。然破此見。大非易事。必知天下之事。無所謂成。無所謂敗。參透此理而篤信之。則庶幾矣。何言乎無所謂成。天下進化之理。無有窮也。進一級。更有一級。透一層。更有一層。今之所謂文明大業者。自他日觀之。或笑爲野蠻。不值一錢矣。然則所謂成者。果何在。乎。使吾之業能成於一國。而全世界應辦之事。復無限。其不成者。正

多矣。使吾之業能成於一時。而來世界應辦之事復無限。其不成者正多矣。况即以一時一國論之。欲求所謂美滿圓好毫無缺憾者。終不可得其有缺憾者。即其不成者也。蓋世界之進化無窮。故事業亦因之無窮。而人生之年命境運聰明才力則有窮。以有窮者入於無窮者。而欲云有成。萬無是處。何言乎無所謂敗。天下之理不外因果。不造因則斷不能結果。既造因則無有不結果。而其結果之遲速遠近。則因其內力與外境而生種種差別。淺見之徒。偶然未見其結果。因謂之爲敗云爾。不知敗於此者。或成於彼。敗於今者。或成於後。敗於我者。或成於人。盡一分之心力。必有一分之補益。故惟日夜孜孜。但以造因爲事。則他日結果之收。成必有不可量者。若怵於目前以爲敗矣。敗矣而不復辦事。則遂無成之一日而已。故辦事者。立於不敗之地者。也不辦事者。立於全敗之地者也。苟通乎此二理。知無所謂成。則無希冀心。知無所謂敗。則無恐怖心。無希冀心。無恐怖心。然後盡吾職分之所當爲。行吾良知所不能自己。奮其身以入於世界中。磊磊落落。獨往獨來。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日本維新之首功。西鄉乎。木戶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藤乎。大隈乎。井上乎。後藤乎。板垣乎。曰唯唯否否。諸子皆以成爲成者也。若以敗爲成者。則吉田松陰其人是也。吉田諸先輩。造其因而明治諸元勳收其果。無因則無果。故松陰輩當爲功首也。考松陰生平欲辦之事。無一不成者。初欲投西艦逃海外求學而不成。既欲糾志士入京都勸王而不成。既欲遣同

志阻長藩東上而不成。事事爲當道所抑壓。卒坐吏議。就戮時年不過三十。其敗也可謂至矣。然松陰死後。舉國志士。風起水湧。卒傾幕府。成維新。長門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陰之門人也。吾所謂敗于今而成于後。敗于已而成於人。正謂是也。丈夫以身任天下事。爲天下耳。非爲身也。但有益于天下。成之何必自我。必自我成之。則是爲身也。非爲天下也。

吉田松陰曰。今之號稱正義人。觀望持重者。比比皆是。是爲最大下策。何如輕快拙速。打破局面。然後徐圖占地布石之爲勝乎。又曰。士不志道則已。苟志道矣。而畏禍懼罪。有所不盡於言。取容當世。貽誤將來。豈君子學者之所爲哉。又曰。今日事機之會。朝去夕來。使有志之士。隨變喜怒於其間。何能有爲。又曰。當今天下之事。有限者皆見而知之。吾黨爲任甚重。立志宜大。不可區區而自足。又曰。生死離合。人事倏忽。但不奪者。志不滅者。業天地間可恃者。獨是而已。死生原是閒闔眼。禍福正如反覆手。嗚呼。大丈夫之所重。在彼不在此也。又曰。今世俗有一說曰。時尙未至。輕動取敗。何如浮沈流俗。免人怪怒。乘時一起。攫取功名耶。當今所謂有志之士。皆抱持此說。抱持此說者。豈未思今上皇帝之宸憂乎。宸憂如彼。猶抱持此說。非士之有志者也。以上各條。吾願以書諸紳。亦願我同志以書諸紳。

讀松陰之集。然後知日本有今日之維新者。蓋非偶然矣。老子曰。不爲天下先。蓋爲天下先者。未有不敗者也。然天下人人皆畏敗而憚先。天下遂以腐壞不可收拾。吉田松陰之流。先

天下以自取敗者也。天下之事。往往有數百年夢想不及者。忽焉一人倡之。數人和之。不數年而偏於天下焉。苟無此倡之之一人。則或沈埋隱伏。更歷數十年數百年而不出現。石沈大海。雲散太虛而已。然後嘆老氏之學之毒天下。未有艾也。

俾斯麥與格蘭斯頓

歐洲近世大政治家。莫如德之俾斯麥。英之格蘭斯頓。俾斯麥之治德也。專持一主義。始終以之。其主義云何。則統一德意志列邦是也。初以此主義。要維廉大帝而見信用。繼以此主義。斷行專制。擴充軍備。終以此主義。挫奧蹶法。排萬難以行之。畢生之政略。未嘗少變。格蘭斯頓則反是。不專執一主義。不固守一政見。故初時持守舊主義。後乃轉而爲自由主義。壯年極力保護國教。老年乃解散愛爾蘭教會。初時以強力鎮壓愛爾蘭。終乃倡愛爾蘭之當自治。凡此諸端。皆前後大相矛盾。然其所以屢變者。非爲一身之功名也。非行一時之詭遇也。實其發自至誠。見有不得不變者存焉。夫世界者。變動不居者也。一國之形勢。與外國之關係。亦月異而歲不同者也。二三十年前所持之政見。至後年自覺其不適用。而思變之智識日增之所致乎。庸何傷焉。故能如格蘭斯頓者。可謂之真維新。亦可謂之真守舊矣。俾公堅持其主義。而非剛愎自用者所得藉口。格公屢變其主義。而非首尾兩端者所可學步。曰惟至誠之故。

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無自信力。每處一事。既見得透。自信得過。則以一往無前之勇氣。以赴之。以百折不回之耐力。以持之。雖千山萬嶽。一時崩坼。而不以爲意。雖怒濤驚瀾。轟然號鳴于脚下。而不改其容。猛虎舞牙爪。而不動。霹靂旋頂上。而不驚。一世之俗論。囂囂集矢。而吾之主見如故。平生之政黨。紛紛離合。而吾之主見如故。若此者。格蘭斯頓與俾斯麥。正其人。也。格公倡議愛爾蘭自治之時。自黨分裂。腹心盡去。昨日股肱。今日仇敵。而格公不少變。乃高吟曰。捨慈子兮涕滂沱。故舊絕我兮涕滂沱。嗚呼。綿綿此恨兮。恨如何。爲國家之大計。兮。我終自信而不磨。俾公爲謀德國之合邦。或行專斷之政策。或出壓制之手段。幾次解散。議院而不顧。幾次以身爲輿論之射鵰。而不懼。嘗述懷曰。以我身投於屠肆。以我首授於國民。我之所以謝天下蒼生者。盡於是矣。雖然。我之所信者。終不改之。我之所謀者。終不敗之。嗚呼。此何等氣概。此何等肩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非有萬鈞之力。則不能收一寸之功。

文明普及之法

犬養木堂語余曰。日本維新以來。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曰學校。二曰報紙。三曰演說。大抵國民識字多者。當利用報紙。國民識字少者。當利用演說。日本演說之風。創於福澤諭吉氏。（按福澤諭吉氏日本西學第一之先鋒也。爲一時之泰斗。）在其所設之慶應義塾。開之。當時目爲怪物云。此後有嚶鳴社者。專以演說爲事。風氣既開。今日凡有集會。無不演說。

者矣。雖至數人相集。讌飲亦必有起演者。斯實助文明進化一大力也。我中國近年以來。於學校報紙之利益。多有知之者。於演說之利益。則知者極鮮。去年湖南之南學會。京師之保國會。皆西人演說會之意也。湖南風氣驟進。實賴此力。惜行之未久而遂廢也。今日有志之士。仍當着力於是。

自強學會之後。三年以來。各省倡立會名者。所在皆是。可謂極一時之盛。然不知外國人所謂會者。有種種之類別。故將學會與政黨與協會與演說會混而爲一。因宗旨不定。條理錯雜。故辦之難有成效。而守舊媚嫉之徒。又視之與秘密結社同類。故一舉而芟夷之矣。實則此數者之間。自有絕異之形式。一望可分識者。中國此風。正在萌芽。亦無怪其然也。

於日本維新之運。有大功者。小說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間。民權自由之聲。徧滿國中。於是西洋小說中。言法國羅馬革命之事者。陸續譯出。有題爲自由者。有題爲自由之燈者。次第登於新報中。自是譯泰西小說者。日新月盛。其最著者。則織田純一郎氏之花柳春話。關直彥氏之春鶯囀。藤田鳴鶴氏之繫思談。春窓綺話。梅蕾餘燕。經世偉觀等。其原書多英國近代歷史小說家之作也。翻譯既盛。而政治小說之著述亦漸起。如柴東海之佳人奇遇。末廣鐵腸之花間鶯。雪中梅。藤田鳴鶴之文明東漸史。矢野龍溪之經國美談（矢野氏嘗爲中國公使。日本文學界之泰斗。進步黨之魁桀也。）等著書之人。皆一時之大政論家。寄

託書中之人物。以寫自己之政見。固不得專以小說目之。而其浸潤於國民腦質。最有力者。則經國美談。佳人奇遇。兩書爲最云。嗚呼。吾安所得如施耐菴其人者。日夕促膝對坐。相與指天畫地。雌黃今古。吐納歐亞。出其胸中所懷。魂魄磅礴。錯綜繁雜者。而一一鏗鏘之。以質於天下健者哉。

最初之自由民

北亞美利加洲有一族之人民焉。距今二百七十餘年前。其族之先人百有一人。苦英苛政。相率辭本國。去而自竄於北美洲。蓬艾藜蒿之地。櫛風沐雨。千辛萬苦。自立之端緒。稍萌芽焉。其初至之地曰普利摩士。遺跡至今猶有存者。爾後有志之士。接踵而來。避秦而覓桃源者。所在皆是。積百有餘年。戶口漸繁。財政漸增。至千七百七十五年。既瀾漫於十三州之地。遂建義旗。脫英羈勒。八年苦戰。幸獲勝利。遂爲地球上第一大獨立國。即今之美國是也。回憶此一百有一之先人。於千六百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冽風陰雪中。舍舟登陸。繭足而立於太平洋岸石上之時。其胸中無限塊壘。抑塞其身體無限自由。在其襟懷無限光明俊偉。殆所謂本來無一物者。而其一片獨立之精神。遂以胚胎孕育今日之新世界。天下事固有種因在千百年以前。而結果在千百年以後者。今之人有欲頂禮華盛頓者乎。吾欲率之以膜拜此百有一人也。

地球第一守舊黨

有地球第一守舊黨。曰梅特涅。奧大利之宰相也。自千八百九年至千八百四十八年。凡四十年間。掌握歐洲之大權。初爲奧外部大臣。自千八百廿一年。勝意大利之後。晉兼首相。乘當歐洲全局。外面平和不事。上恬下嬉之時。弄其小智小術。收全歐之霸權。歸其掌中。旣以其簡單武斷之制度。控縱繁雜文明之奧國。猶以爲未足。又干涉日耳曼意大利之內政。欲待普魯士以屬邦之禮。其政策專以愚黔首爲宗旨。其行事專以模稜兩可爲長技。其於演說文章。務爲浮泛曖昧之旨。以掩蔽其淺薄固陋之智識。其待人民也。不許有參與政事之權。以爲民者。惟當供納租稅。以奉其上耳。舍此更無他權利。其之意以爲。欲使奧國之威。加於歐洲。惟當注意外交之事務。銳敏熟練而已。又當到處設警察間諜。以施臨機之策。故其全副精神。皆用于此。專執鎖國主義。禁他國之智識技藝器械。不使人與境。猶牧畜者之防獸疫也。乃先禁止奧國臣民子弟。留學于他邦之大學者。又禁國內大中小學校之聘外國人爲教師。及十歲以上。外國子弟之入學者。又國中民間自立之學校。待之極爲嚴酷。其設立僅限期六年之久。又非經警察官之稽查。不許開學。就中如政治學。如近世歷史。尤其所最厭忌也。故當時日耳曼諸邦。哲學歷史。格致政治諸學大盛。而奧國闕然無聞。其學校所授者。惟東方之語言文字詩歌等學而已。又授以柔人精神。止人不平之音樂。所授之學。惟

以呆板之器械而已。毫不言其所以然之理。恐人因窮理而生智慧也。其於人民也。軟弱者則壓制之。憤激者則籠絡之。或引致諸貴顯。以消其不平之氣。曾屢次見民情洶湧。出好智以了事。乃造假憲法。名爲許民權。實則壓抑民權。加以當時俄普奧三帝。設立神聖同盟。欲以專制民賊之政。大施於各國。梅特涅利用之。獻媚各君主。以行其鬼蜮之計。日耳曼南部。屢次獨立。而以兵力壓制之。意大利屢次獨立。而以兵力壓制之。蓋不獨爲奧國之罪人而已。當十九世紀上半紀。使歐洲各國黑暗於上。而晦冥於下者。皆梅特涅一人之爲之也。至于八百四十八年。歐洲中原各國革命之運。已臻其極。奧國勢不能以孤木立於洪濤巨漲之中。于是三月十三日。人民數萬。羣集于議事堂前。請改革制度。衆怒如火。激昂義憤之聲。徧于國中。卒乃不可壓抑。以人民之公議。而流梅特涅於英國。於是奧人始得復見天日。而全歐洲之大魔王。乃摧滅矣。

飲水子曰。梅特涅之禁絕外國學問也。非禁形式上之學問。而禁精神上之學問也。精神上之學問者。何。民權自由是也。人民一知民權自由之理。則其操縱駕馭。苟且粉飾之術。將無所用。故不得不以死力挫其鋒也。當時歐洲之民。智既已大開。自治獨立之聲。徧於全歐。而梅特涅出其陰謀詭計。猶能彌縫而掩壓之者。殆四十年。可不謂才士也。夫雖然。民權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也。世界自然之進步。積其資格。以及於今日。既已磅礴。積持滿而必發。譬

之經嚴冬。沍寒。以後春風一度。勾芡萌。達萬綠齊。苗夫甯可壓制耶。夫甯可壓制耶。譬之奔流。壅之愈甚。則決之愈烈。吾甚悲夫。以梅特涅之才。執歐洲中原四十年之牛耳。費盡心計。擲盡驚恐。徒博得身敗名裂。爲天下萬世指笑。而唾罵之。噫嘻。是亦不可以已乎。抑世有才不及梅特涅。而欲學其愚。民武斷。模稜兩可之術。以固寵。沽名於一時者。吾益不知其所終極矣。

孔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其南皮張公之謂乎。彼張公者。豈曾知西國爲何狀。豈曾知西政爲何物。豈曾知西人爲何學。而貿貿然號於衆曰。吾知西法者。世人亦貿貿然推之曰。是知西法者。夫天下無一人知西法者。吾猶有望焉。何也。彼其一且知之。而進步之驟。將不可限量也。今天下知西法之人。如張公者。不下千萬。而中國之亡。真不可救矣。張公著勸學篇。以去歲公於世。挾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脛而走於海內。其聲價視孟的斯鳩之萬法精理。盧梭之民約論。約翰彌勒之自由公理。初出世時。殆將過之。噫嘻。是嘖嘖嘖。者何足道。不三十年。將化爲灰。燼爲塵。埃野馬。其灰其塵。偶因風揚起。聞者猶將掩鼻而過之。雖然。其於今者二三年中。則儼然金科玉律。與四書六經爭運矣。天下事。凡造因者。必有結果。今張公復造此一層惡。因其謬見。浸染於蚩蚩者之腦中。他日抵制其結果。固不得不費許多力也。偉哉南海何沃生三水胡翼南之二君者。廓清而辭闢之。如鑄禹鼎。圖罔雨之。

形狀。如然濫。屣。照百怪之癥結。勸學篇書後一卷。排中國文明之阻力。其功不在禹下。張公見之。如以爲莠言亂政乎。吾願其集幕府中理學經學氣節文章之士。更爲書勸學篇書後。後一書。則於距邪說扶正學之功。不益多乎。雖然吾有知張公之能怒而不能言也。

文野三界之別

泰西學者分世界人類爲三級。一曰蠻野之人。二曰半開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義。則謂之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階級。順序而升。此進化之公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認也。其軌度與事實。有確然不可假借者。今略臚列之如下。

第一。居無常處。食無常品。逐便利而成群。利盡則輒散去。雖能佃漁以充衣食。而不知器械之用。雖有文字。而不知學問。常畏天災。冀天幸。坐待偶然之禍福。仰仗他人之恩威。而不能操其主權于己身。如是者。謂之蠻野之人。

第二。農業大開。衣食頗具。建邦設都。自外形觀之。雖已成爲一國。然觀其內。實則不完備者甚多。文學雖盛。而務實學者少。其於交際也。猜疑之心。雖甚深。及談事物之理。則不能發疑以求真。是摸擬之細工。雖巧。而創造之能力。甚乏。知修舊而不知改。舊交際雖有規則。而其所謂規則者。皆由習慣而成。如是者。謂之半開之人。

第三。範圍天地間種種事物于規則之內。而以己身人其中。以敲鑄之。其風氣隨時變

易而不惑溺于舊俗所習慣。能自治其身而不仰仗他人之恩威。自修德行。自闢智慧。而不以古爲限。不以今自畫。不安小就。而常謀未來之大成。有進而無退。有升而無降。學問之道。不尙虛談。而以創闢新法爲尙。工商之業。日求擴充。使一切人皆進幸福。如是者。謂之文明之人。

論世界文野階級之分。大略可以此爲定點。我國民試一反觀。吾中國於此三者之中。居何等乎。可以瞿然以興矣。

國之治亂。常與其文野之度相比。例而文野之分。恒以國中全部之人爲定。斷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強奪而假借也。故西儒云。國家之政事。譬之則寒暑表也。民間之風氣。譬之則猶空氣也。空氣之燥溼冷熱。而表之升降隨之。絲毫不容假借。故民智民力民德不進者。雖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時之善政。移時而掃地以盡矣。如以沸水浸表。雖或驟升。及水冷而表內之度。仍降至與空氣之度相等。此至淺之理。而一定之例也。故善治國者。必先進化其民。非有孟的斯鳩法國人著萬法精理一書言君主盧梭法國人著民約論言國家則法國不能成革命之功。非有亞丹斯密之徒英國人爲生計學之鼻祖則英國不能行平稅之政。故曰英雄之能。事在造時勢而已。

英雄與時勢

或云英雄造時勢。或云時勢造英雄。此二語皆名言也。爲前之說者曰。英雄者。人間世之造。

物主也。人間世之大事業皆英雄心中所蘊蓄而發現者。雖謂世界之歷史即英雄之傳記。殆無不可也。故有路得而後有新教。有哥倫布然後有新洲。有華盛頓然後有美國。獨立有俾士麥然後有德國聯邦。爲後之說者曰。英雄者乘時者也。非能造時者也。人羣之所漸漬積累。旁薄蘊蓄。既已持滿而將發於斯時也。自能孕育英雄以承其乏。故英雄雖有利益及於人羣。要不過以其所受於人羣之利益而還附之耳。故使路得非生于十六世紀。而人以耶百年爲一世紀。而生于第十世紀。或不能成改革宗教之功。使十六世紀即無路得。亦必有他人起而改革之者。其他之實例亦然。雖無歌白尼地動之說。終必行于廿世紀。雖無哥倫布美洲新世紀。終必出現。余謂兩說皆是也。英雄固能造時。勢時勢亦能造英雄。英雄與時勢二者如形影之相隨。未嘗少離。既有英雄。必有時勢。既有時勢。必有英雄。嗚呼。今日禹域之厄運。亦已極矣。地球之殺氣。亦已深矣。孟子不云乎。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斯乃舉天下翹首企足。喁喁焉望英雄之時也。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我同志。我少年。其可自菲薄乎。

意大利富羅馬久亡。教皇猖披。奧國干涉岌岌。不可終日之時。而始有嘉富。哥普魯士當日耳曼列國散漫。積弱見制。法人國體全失之時。而始有俾士麥。美利堅當受英壓制。民不聊生之時。而始有華盛頓。然則人特患不英不雄耳。果爲英雄。則時勢之艱難危險。何有焉。暴

雷烈。風羣鳥戩翼。恐懼而蛟龍乘之。飛行絕跡。馮驚濤駭。浪儻魚失所。縶愕而鯨鯢御之一。徙千里焉。故英雄之能事。以用時勢爲起點。以造時勢爲究竟。英雄與時勢互相爲因。互相爲果。造因不斷。斯結果不斷。

近因遠因之說

凡天下事。無論大小。必有其所由來。中國學者謂之爲「一」所以然之故。一省而言之謂之曰「原因」。論事者必求得其原因。然後下斷案。則斷案必不謬。治事者必針對其原因。然後施方法。則方法必有功。朱子曰。能求所以然之故。方是第一等學問。第一等事業。此之謂也。雖然。原因之中。又分近因遠因兩者。近因易見。遠因難知。試舉一例以明之。譬有酒客。墮馬傷腰。遂得半身不遂之症。其治之之法。當如何。尋常庸醫必曰。病之原因在墮馬。當以跌打之藥。熨貼脾際。如此療法。必不得癒。何也。蓋墮馬者。不過其近因耳。實則由多年飲酒過度。脊髓既衰。正當蓄病將發之時。適以墮馬。激動全體。故遂痺痿耳。善醫者則必先使戒酒。斷其病之遠因。使脊髓復原。則瘳之易易矣。夫醫國亦何莫不然。今之口言經濟者。輒曰。中國之患。貧也。弱也。官吏不忠也。亂民徧地也。外國凌逼也。其救之之法。則曰。練兵也。辦團也。籌餉也。勸商也。其尤高識者。則曰。變舊法也。興民權也。彼其持論。誰謂不然。以吾觀之。雖其所見有高下大小之不同。要之皆治近因之方法。而非治遠因之方法。不治遠因而欲治近因。

民受生於天。天賦之以能力。使之博碩豐大。以遂厥生。於是有民權焉。民權者。君不能奪之。臣。父不能奪之子。兄不能奪之弟。夫不能奪之婦。是猶水之於魚。養氣之於鳥獸。土壤之於草木。故其在一人。保斯權而不失。是爲全。其在國家。重斯權而不侵。是爲順。天勿能保。于天則爲棄。疾視而侵之。于天則爲背。全順者受其福。而背棄者集其殃。苟者民與權俱起。其源在乎政府以前。彼憲法云。律令云。特所以維持之。使無失墜。非有憲法律令而後有民權也。故國人皆曰政府可設。而後政府設。國人皆曰政府可廢。而後政府廢。國人皆曰憲法律令可行。而後憲法律令行。國人皆曰憲法律令可革。而後憲法律令革。國家大事措施得失。闔四境之民平議而行其權。盛矣。唯人心之不同。利害交錯。莫能盡一。且各有生產作業。不能親政。爲古今通患。於是立賢者以爲之王。以爲之輔。相借之以柄。以整齊天下。故君相之權。固假之萬民。非自有其權也。柳宗元曰。吏於上者。民之役。而非以役民而已。西人之諺曰。官吏者。天下之公僕也。若以民之役。役民。以奴僕鞭箠其主人。則不倫孰大於是。余竊觀中國古聖賢創業垂訓。具合于泰西民權之宗旨。蓋公理無東西。而大道無古今。凡有血氣。其積思所至均也。堯舜官天下。求賢禪讓。何與美利堅合衆國公舉總統之制類也。湯武順大應人。以放伐獨夫。代膺大位。何與歐洲列國之民迫其政府。更革政治類也。孔子對哀公曰。百姓足。君誰與不足。孟軻以君爲輕。民爲重。發明民權。

豈有彰明較著於此者哉。意者孔孟之時。距三代不遠。堯舜之道。布在方策。令夫一處一賢。得志於當時。其所成就。蓋有難測者矣。惜乎後世。昧於聖哲本旨。不能擴充闡明。以成太平。至于大道晦冥。冠履倒置。自秦漢以降。淪胥至。風氣之不開。紀綱之不肅。國本之不固。宮闈之不清。民力之不厚。士氣之不振。是由上有背天之政府。而無順天之君。下有棄天之人。而無敬天之民。今欲舉秦漢以來積敝。摧陷而廓清之。以舉自強維新之政。則必自恢復民權始。

共治篇

古今東西。一治一亂。盛衰之變。不能百年。今歐美諸邦。日躋富強隆治之域。國運蒸蒸乎。不知其艾期。此其故何也。不治民而與民共治也。曷言乎治民也。專制爲治。獨裁爲政。之謂也。有賢明之君在上。則國富兵強。有暗愚之君在上。則國貧兵弱。所謂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盛衰興亡之幾。繫在一人。自古賢君少而暗主多。此所以東洋諸國。常不振也。曷言乎與民共治也。公議爲治。集思爲政。舉國中之良選而委以政焉。故雖有幽厲不能行其暴。雖有管蔡不能逞其奸。盛衰興亡。與一國人心相表裡。此所以泰西諸國。近大振也。夫人情靡弗好強而惡弱。愛治而忘亂焉。而東洋諸國之遂不免夫亂與貧者。獨有尙古薄今之弊。根抵人心。牢乎不拔也。中國儒者。開口輒言許身稷契。致君堯舜。

嗚呼。周漢以來。論治道者。時不以堯舜禹湯爲指歸哉。而唐虞三代之隆治。竟不可得者。非特民心日澆。風氣日薄故也。彼唯貌似聖人。而忽聖人本旨。故汲汲然揭三代以爲旗幟。而三代之治愈遠也。余嘗讀史。漢以下歷朝帝王。不下數百人。而求其聰明叡知爲大下真主者。自中僅得一二耳。中材之君。則百五六庸劣之主。則百九十矣。故天下百年而無十年之治。天災人禍。接踵而至。生靈魚肉。肝腦塗地。宗社亦隨而亡。歷朝相襲。如環之無端。天下搢紳章甫之士。獨不能鑑于前轍。沈溺二典。歌頌三代。以待聖人之出。其愚豈止待河清之北哉。若有人于此。其力能擺脫三千年宿敝。變專制獨裁之治。作衆思公議之政。中國之天下不足治也。

君權篇

或難余說曰。民權說頗善。然似不與君權相容。爲之何如。曰。君依民爲重。民依君爲重。上一德。君臣一體。無相侵之理。是爲共治之要道。今世界諸國重民權者。莫英國若焉。國中四民皆仰英王如父母。君臣之間。無纖芥之嫌。去年政府舉女王即位五十年慶節。舉國歡騰。皆祈王之萬年以至神明。忠愛之忱。淪浹於民心。未聞民權之侵害王權也。世界諸國崇君權者。莫突厥若焉。箕歛頭會。以貪民利。箝口結舌。以禁謗言。國民視王如仇讐。寇亂數起。上下解體。彼以君權爲維持尊嚴之具。而不知啓民心渙散之漸。今以英國比

突厥其王室之崇卑相距以爲何如乎。自古一國之主。親裁萬機。權不旁落。名實兩爲天子者。唯創業垂統之君爲然。至乎中材以下。則皆以政柄委其臣。下有君權之名。而無君權之實。況於庸劣之主乎。故權不歸宰輔。則歸外戚。不歸外戚。則歸宦寺。不歸宦寺。則歸藩鎮。君唯垂拱擁虛器耳。令宰輔爲伊周。外戚爲霍光。竇武。宦寺爲張承業。張永。藩鎮爲郭子儀。出弘正。猶有專權之嫌。若令宰輔爲莽。操。卓。懿。外戚爲賈充。武三思。宦寺爲仇士良。魏忠賢。藩鎮爲李師道。朱全忠。其爲禍將不勝言矣。故其末造有繞柱而走者。有飲鴆投繯者。有比山雀者。有以世世不生大家爲禱者。以萬乘之貴。求爲匹夫而不可得也。英國儒士彌兒曰。獨裁國無愛國之人。有一人。乃其君耳。夫獨裁專制之君。以天下爲家。宜愛其國。旣愛其國。宜舉其國之賢者。委以政事。今願偏信左右。聽於佞倖。以至喪其宗祀者。何也。則明有所不見。而聽有所不聞也。昔唐德宗謂李泌曰。人皆以盧杞爲姦。而朕遂不知杞之爲姦也。德宗非下材之主。猶有此言。難哉。人主知人之智乎。若能以所聽於左右者。聽於國中。以所選於寡者。選於衆。以所分於宰輔外戚宦寺藩鎮者。分於億兆。與之共治天下。何患其不治也。夫從衆君德也。雖專制獨裁之主。其初非得衆。心則無以取大位。況於發憤自強。與歐美爭雄者乎。何以削君權爲介介哉。

養心語錄

人之生也。與憂患俱來。苟不爾。則從古聖哲。可以不出世矣。種種煩惱。皆爲我練心之助。種種危險。皆爲我練胆之助。隨處皆我之學校也。我正患無就學之地。而時時有此天造地設之學堂以餉之。不亦幸乎。我輩遇煩惱遇危險時。作如是觀。未有不洒然自得者。

凡辦事必有阻力。其事小者其阻力亦小。其事愈大其阻力亦愈大。阻力者乃由天。然非由人事也。故我輩惟當察阻力之來而排之。不可畏阻力之來而避之。騷之江河千里入海曲折奔赴。遇有沙石則挾之而下。遇有山陵則繞越而行。要之必以至海爲究。辦事遇阻力者。當作如是觀。至誠所感。金石爲開。何阻之有焉。苟畏而避之。則終無一事可辦而已。何也。天下固無無阻力之事也。

理想與氣力

魯相士達因曰。無哲學的理想者。不足以爲英雄。無必行政爲之氣力者。亦不足以爲英雄。日本渡邊國武述此語而引申其義曰。今人之弊。有理想者無氣力。立於人後以冷笑一世。有氣力者無理想。排他人以盲進於政界。飲冰主人曰。理想與氣力兼備者英雄也。有理想而無氣力。猶不失爲一學者。有氣力而無理想。猶不失爲一冒險家。我中國四萬萬人。有理想者幾何。人有氣力者幾何。人理想氣力兼備者幾何。嗟乎。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念及此。可爲寒心。

自助論

日本中村正直者。維新之大儒也。嘗譯英國斯邁爾斯氏所著書。名曰西國立志編。又名之爲自助論。其辰起國民之志氣。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志氣。功不在吉田西鄉下矣。今將其原序錄出。雖嘗鼎一臠。猶足令讀者起舞矣。其總序曰。

國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權。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于其有自主之志。行。今夫二三十家之民相團。則曰村。數村相聯。則曰縣。數縣相會。則曰郡。數郡相合。則曰國。故如曰某村風俗純實。則某村人民之言行純實者爲之也。曰某縣多出貨物。則某縣人民之力農勤工者爲之也。曰某郡藝文蔚興。則某郡人民之嗜學講義者爲之也。曰某國福祚昌盛。則某國人民之志行端良克合天心者爲之也。蓋總稱曰國。分言曰民。殆無二致也。試揭輿地圖而觀之。自主之國幾何。半主之國幾何。羈屬之國幾何。如印度古爲自主之國。今則盡統於英矣。安南古爲自主之國。今則半屬於法矣。如南洋中諸國。今莫不爲西國之屬者。人或祇謂西國有英主良輔。故勢成加遠。方殊不知西國之民。勤勉忍耐。有自主之志。行不受暴君汚吏之羈制。故邦國景象。駸駸日上。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且不獨此也。西國之君。大用其智。則其國大亂。小用其智。則其國小亂。載在史冊。歷歷可徵。方今西國之君。不得以己意輒出一令。不得以己命輒囚繫一人。財賦之數。由民定。

之。其國大事。非人民公許。不得舉行。蓋西國之君。譬則御者也。民人譬則乘車者也。其當向何方而發。當由何路而進。固乘車者之意也。御者不過從其意。施控御之術耳。故君主之權者。非其私有也。闔國民人之權。萃於其身者是已。唯然。故君主之所令者。國人之所欲行也。君主之所禁者。國人之所不欲行也。君民一體。上下同情。朝野共好。公私無別。國之所以昌盛者。其不由此歟。余尚記童子時。聞清英交兵。英屢大捷。其國有女王曰維多利亞。則驚曰。眇平島微。出女豪傑。乃爾。堂堂滿清。反無一簡是男兒耶。後讀清國圖志。有曰。英俗貪而悍。尙奢嗜酒。惟技藝靈巧。當時謂爲信然。乃前年游於英都。留二載。徐察其政俗。有以知其不然。今女王不過尋常老婦。舍飴弄孫耳。而百姓議會。權昂而諸侯議會。亞之。其被掄於衆。爲民委官者。必學明行修之人也。有敬天愛人之心者。也有克己慎獨之工夫者也。多更世故。長於艱難之人也。而權詐猥薄之徒。不與焉。慢神欺心之人。不與焉。酒色貨利之徒。不與焉。喜功生事之人。不與焉。其俗則崇尚德義。慕仁慈。守法律。好賑濟。貧病者。國中所設仁善之規法。不遑殫述。姑舉其一。貧家子女。所往學之學院。通計三萬有餘所。學徒二百萬人。晝間有職務者。所往學之學院。名夜學院者。二千有餘所。學徒八萬人。凡此係民人公同捐銀而設者。官府不與焉。凡百之事。官府之所爲。十居其一。人民之所爲。十居其九。然而其所謂官府者。亦唯爲民人之利便而設之會所耳。如貪穢勢

擅威刑之事。毋有也。抑以通國之廣。人民之多。豈不無姦宄不法之徒乎。然審其大體。則稱曰政教風俗。擅美西方可也。而魏氏之書。徒稱其貪悍尙奢嗜酒。是蓋見西國無賴之徒。居東洋者。而概言之耳。何其謬哉。余又近讀西國古今僑傑之傳記。觀其皆有自主自立之志。有艱難辛苦之行。原於敬天愛人之誠意。以能立濟世利民之大業。並有以知彼土文教昌明。名揚四海者。實由於其國人勤勉忍耐之力。而其君主不得而與也。嘗聞善馬有駕車者。不加鞭策。而自能行。不待控御。而自能馳。及御者妄引繮繩。多加撻責。而其馬軒格牴牾。頓致不能行。嗚呼。坤輿之內。何國不善。何民不良。由於御者之喜功滋事。而致不遂其性。不能存其大良者。蓋亦多哉。

第一編序

論邦國及人民之自助

余譯是書。客有過而問者曰。子何不譯兵書。余曰。子謂兵強則國賴以治安乎。且謂西國之強。由於兵乎。是人不然。夫西國之強。由於人民篤信大道。由於人民有自主之權。由於政寬法公。拿破崙論戰曰。德行之力。十倍於身體之力。斯邁爾斯曰。國之強弱。關於人民之品行。又曰。真實良善。爲品行之本。善國者。人衆相合之。稱故人人品行正。則風俗美。風俗美。則一國協和。合成一體。強何足言。若國人品行未正。風俗未美。而徒汲汲乎兵事之是講。其不陷而爲好鬪嗜殺之俗者。幾希。尙何治安之可望哉。且由天理而論。則欲強之

一念大悖於正矣。何者強者對弱之稱也。天生斯民。欲人人同受安樂。同修道德。同崇知識。同勉藝業。豈欲此強則彼弱。此優而彼劣哉。故地球萬國。富以學問文藝相。交利用厚生之道。互相資益。彼此安康。共受福祉。如此則何有乎較強弱競優劣哉。夫人知天命之可畏。以真日之心。行良善之事。一人如此。一家如此。一國如此。天下如此。愛日仁風。四海合驥。慈雲和氣。六合呈祥。如此則亦何有乎甲兵銃砲之用哉。古不云乎。兵者凶器。賊者危事也。仁者無敵。善戰者服上刑。一人之命。重於全地球。匹夫之善行。有關係於邦國天下者。乃以貪土地之故。使至貴至重之人。命橫罹極慘極毒之禍。其違皇大之意。負造化之恩。罪不可道矣。西國近時。大省刑罰。然猶未能全戢干戈。豈其教化有未洽者耶。抑宇宙泰運之期未至耶。嗚呼。六合之際。禮教盛而兵刑廢。當有日也。恨余與子未及見之也。已。客唯唯而退。遂書以弁卷首。

第四編序 論用心之勤勉及作業之耐久

真正學士。不耻爲賤業。耻之者非真正學士。真正文人不嫌爲俗務。嫌之者非真正文人。昔者趙岐賣餅于北海市中。沈麟士織簾讀書。手口不輟。天下後世。不啻不賤之。而反更重之。程明道僉書鎮南判官。筦庫細務。無不盡心。屢平反重獄。蘇子瞻僉書鳳翔府判官。意其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子瞻盡心其職。老吏畏伏。二公之賢。於是溢見焉。今之讀書者。

或耻以賤業治生。又不屑爲俗務。及不得已。而實履取給。或折腰五斗。其苦不暇。曰我無暇矣。嗚呼。人病無志耳。果有志矣。不病乎無暇也。試思子瞻在鳳翔。何等繁劇。而是時所作。如鳳翔八觀詩。鍛鍊敲推。亦何其綽綽有餘暇也。且學問之功。貴乎循序漸進。經久不輟。故一日不必要多時也。嘗有一官。謂某先生曰。予職務鞅掌。息讀書少暇。對曰。君讀書如走馬看燈。雖每日二六時中。一意從事。積至於十年。不能成業也。其人怫然。先生曰。君每日只要讀書三三枚。深思牢記。十年之後。必博識超衆矣。旨哉言乎。如茲編所載德留斯格的一爲理學名家。而以造鞋爲職業。一爲詩文鉅匠。而畢生不廢吏務。大有足砥礪後人之志行者焉。予深望讀者之反覆致思也。

第五編序

論機會及勉修職業之事

天下之事。不止千萬。然察其成敗得失之機。一皆決於誠僞之二字而已矣。以發於國政。則公私之別也。以見於人品。則善惡之別也。以顯於學術。則邪正之別也。以著於工藝。則巧拙之別也。今夫木之大者。凌霄漢。戰風雨。蒼皮黛色。千年尙新。然溯其始。則一粒種子。託根於地中而已。川之洪者。溉田野。汎濞。百折不絕。萬古不息。然探其源。則一道活泉。盆湧而出耳。是知種子者木之誠也。活泉者川之誠也。唯其有是誠。所以成其大物尙然。況於人乎。人苟有一片之誠。存於胸中。則雖若甚微。不可見。而實爲萬事之根。源可以修。

藝事可以植學。識可以治民。人可以交神明。此編曰勉强忍耐。曰善乘機會。曰不忽小事。曰偶然解悟者。不一而足。是皆人之所以成其業也。然而推其本。則不外於一誠之發。為此數者而已矣。是故讀書學問者。及學工事者。當自問於己。曰果能發於誠心否。苟發於誠心矣。則自能勉強忍耐。自能善乘機會。自能不忽小事。自能偶然解悟。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焉。呂新吾曰。才自誠出。才不出於誠。不得算箇才。誠了自然有才。今人不患無才。只是討一誠字不得。斯言也。可為世間才子頂門一針。

第八編序 論剛毅

或曰。泰西多出剛毅之人。蓋一由于天氣。沍寒。軀幹堅實。一由于土地。礪確。非勤勉不得食。余曰。此事容或有之。然其大本。不在此區區者。曰何也。曰。泰西人所以多有剛毅之行。者。由于有剛毅之原質也。曰何謂剛毅之原質。曰。慈也。信也。不觀雜末耶維廉士之事乎。確信其道。愛人如己。痛苦不避。死生不易。不觀翰回沙泊之事乎。多救嬰兒之命。永脫黑奴之苦。千艱萬阻。不挫不折。必達其志而後已。蓋如此數人。肝脾骨肉。毛髮爪甲。皆由慈與信而成。故此身苟存。此心不喪。欲不剛毅。奚可得乎。以是可見剛毅者。心志之力。而慈與信。實其原質也。或曰。世固有強忍有力者。亦可謂剛毅之人乎。曰。非也。如李斯呂惠卿。豈不見強忍有力者。然其所為。不根於慈信之心。而出於嗜慾之私。故弊害所極。身喪國

敗。宣尼不云乎。根也。慾焉得剛。

第九編序 論務戰事之人

或謂余曰。西國之事理。大概盡於是書。余曰否。此不過一人一家之書耳。若以此爲盡其概略。則大謬。且與余譯之之意。甚相徑庭矣。夫天下之事理。日出而不窮。古人之所是。而個人非之者有矣。今人之所是。烏知不爲後人之所非乎。古人之所不言。而今人言之者有矣。今人之所不言。烏知不有後人之言之者乎。天下盡以爲非。而一人獨是之。在當時則受縲紲之辱。在後世則得泰斗之名。如加利列窩者有矣。天下之同論。豈必是。而一人之異見。豈必非乎。天下之所未言。而一人獨言之。在當時則見戮爲罪人。在後世則見尊爲聖人。如梭格拉底者有矣。天下通行之說。豈必是。而一人創始之論。豈必非乎。是故縱舉宇宙間千百之意見。議論而猶未足以盡天下之事理。況此區區一小冊。何足以窺其萬一乎。且余所以譯是書。欲使人進而習讀西籍。謙虛其心。容受新見異說。務集衆人之智識。而不妄執一己以論斷也。乃不然而讀此隔障搔痒之譯書。遽以爲盡其概略。豈予心哉。或又曰。是書所說。合於孔子之旨。故可取。余曰。然則子豈謂孔子之所不言。則概不足取乎。此與孔子之意悖矣。不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乎。不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乎。使孔子而生於今日。則其務聽納新見異說者。果何如也。若死讀孔

安能得盡我職分。良之上。九聖人系之曰。敦。良。西國之所以興。亦不是過已。

偉人訥耳遜軼事

人苟無名譽心。則已。苟有名譽心。則雖有千百難事。橫於前途。以遮斷其進路。而鼓舞勇氣。終必能排除之。英之偉人訥耳遜者。五洲所共聞也。幼時與兄同在一學校。當冬季休暇。終而歸校之時。與兄並轡適校。途中風雪大作。寒徹骨不可支。其兄乃約訥耳遜同歸家。見其父。父曰。歸校與否。吾聽汝等之自由。雖然。凡發念欲做一事。必做成之而後已。此大丈夫之舉動。而榮譽之事也。半途而廢。面目掃地之事也。汝等試兩者比較而擇所從。訥耳遜聞言。即從兄更上歸校之途。兄猶有難色。訥耳遜厲聲曰。阿兄忘榮譽之一言乎。卒相俱以去。嗚呼。訥公其後造赫赫之偉業。轟風雲於大地。雖其器量膽畧。超軼尋常。抑豈不以此名譽心。旁薄而宣洩矣乎。

飲水主人曰。訥耳遜者何人乎。其人棲息於海上者三十五年。中間經大小百二十四回之戰鬥。而赫然爲世界歷史之一大人物者也。當十八世紀之末。以威如雷霆。猛如虎豹之拿坡侖。蹂躪馬蹄於歐洲全土。各國之帝王將相。膝行莫敢仰視之時。而有鬼神之算。鐵石之胆。電光之手腕。訥耳遜其人者。率英國艦隊。屢決死戰于海上。率勦滅法國及其同盟國之海軍。使不能再立。而地中海之海上權。遂全歸英國之手。至今歐洲有井水飲處。莫不知其

名焉。嗚呼榮矣。人人知其榮。而抑知其犯險。冒難。遇敗受挫。百折不回。萬死一生。而以易之者乎。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或直行。或曲行。或顯流。或伏流。遇有山陵之障。則繞而避之。遇有沙石之阻。則挾而赴之。要之必奔流到海而後已。任事者可以鑒矣。

放棄自由之罪

西儒之言曰。天下第一大罪惡。莫甚於侵人自由。而放棄己之自由者。罪亦如之。余謂兩者比較。則放棄其自由者為罪首。而侵人自由者乃其次也。何以言之。蓋苟天下無放棄自由之人。則必無侵人自由之人。此之所侵者。即彼之所放棄者。非有二物也。夫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此二語羣學之通語。嚴侯官譯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日本譯為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今合兩者並用之。即欲定以為名詞焉。此天演學之公例也。人人各務求自存。則務求勝。務求勝則務為優者。務為優者則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不知厭足則侵人自由必矣。言自由者必曰。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為界。夫自由何以有界。譬之有兩人于此。各務求勝。各務為優者。各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其力線各向外而伸張。伸張不已。而兩線相遇。而兩力各不相下。於是界出焉。故自由之有界也。自人人自由始也。苟兩人之力有一弱者。則其強者所伸張之線。必侵入於弱者之界。此必至之勢。不必諱之事也。如以為罪乎。則宇宙間有生之物。孰不爭自存者。充己力之所能及。以爭自存。可謂罪。

乎。夫孰使汝自安于劣。自甘於敗。不伸張力。以擴汝之界。而留此餘地。以待他人之來侵也。故曰。苟無放棄自由者。則必無侵人自由者。其罪之大。原自放棄者發之。而侵者因勢利導。不得不強受之。以春秋例言之。則謂之罪累可也。

國權與民權

今天下第一等議論。豈不曰國民乎哉。言民事者。莫不瞋目切齒。怒髮曰。彼歷代之民賊。束縛馳驟。磨牙吮血。以侵我民自由之權。是可忍。孰不可忍。言國事者。莫不瞋目切齒。怒髮曰。彼歐美之虎狼國。眈眈逐逐。鯨吞蠶食。以侵我國自由之權。是可忍。孰不可忍。飲冰子曰。其無爾。苟我民不放棄其自由。權。民賊孰得而侵之。苟我國不放棄其自由。權。則虎狼國孰得而侵之。以人之能侵我。而知我國民自放棄之罪。不可道矣。曾不自罪。而猶罪人耶。昔法蘭西之民。自放棄其自由。於是國王侵之。貴族侵之。教徒侵之。當十八世紀之末。黯慘不復。觀天日。法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大革命起。而法民之自由權。完全無缺。以至今日。誰復能侵之者。昔日本之國。自放棄其自由。於是白種人於交涉侵之。於利權侵之。於聲音笑貌。一一侵之。當慶應明治之間。跼天躋地于世界中。日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維新革命起。而日本國之自由權。完全無缺。以至今日。誰復能侵之者。然則民之無權。國之無權。其罪皆在國民之放棄耳。於民賊乎。何尤。于虎狼乎。何尤。今之怨民賊而怒虎狼者。盍亦一

且自悟自悔而自擷其者。

破壞主義

日本明治之初。政府新易。飛主義。務摧倒數千年之。爲梁山泊云。飲冰子曰。甚先荷。鍾。響之。進。樂於。痞。甜。經。大。黃。芒。硝。則。參。苓。適。是。階。級。無。可。逃。避。者。也。有。所。破。壞。主。義。何。以。可。貴。曰。凡。當。進。步。之。動。力。既。發。動。之。時。嘗。無。小。補。焉。至。其。未。發。動。不。能。進。一。步。蓋。其。可。畏。可。懼。之。徒。瞪。目。結。舌。一。旦。盡。喪。其。萬。國。馳。驟。于。大。劇。場。其。庶。乎。

歐洲近世醫國之國手不下數十家。吾視其方最適於今日之中國者。其惟盧梭先生之民約論乎。是方也。當前世紀及今世紀之上半。施之於歐洲全洲而效。當明治六七年。至十六年之間。施之于日本而效。今先生于歐洲與日本。既已功成而身退矣。精靈未泯。吾道其東。大旗旣。大鼓鑿鑿。大潮洶洶。大風蓬蓬。捲土挾浪。飛沙走石。雜以閃電。趨以萬馬。尙其來。東。嗚呼。民約論。尙其來。東。東方大陸。文明之母。神靈之宮。惟今世紀。地球萬國。國國自主。人人獨立。尙餘此一土。以殿諸邦。此土一通。時乃大同。嗚呼。民約論。尙其來。東。大同大同。兮。時汝之功。

自信力

任天下者。當有自信力。但其事當行者。即斷然行之。嗚呼。嗚呼。瞻前顧後。是小丈夫之所爲也。日本明治初年。伊藤大隈二人。謀設東海道鐵路。井上馨。澁澤榮一。以時機尙早。止之。不聽。遂建議。十太政官。借洋債以興之。朝議囂囂。不謂然。或問其辦法如何。或問其工費如何。伊隈二人相顧。杳然。不知所對。乃曰。其詳細章程。俟諸明日。退而訪前島密氏。託其擬章程。並作豫算表。前島亦毫不知鐵路之事。雖然。二人固乞不已。前島乃算其大概。草一稿。名曰。橫濱京都鐵路臆測書。翌日二人携之。以示於朝。議遂決。

當時政府之財力甚薄弱。無資本以經營此等新事業。又未知公債之法。會英人有姓訥耳。

遜名里者。自香港上海至日本。當時東京未有西洋大客寓。故寓英使館中。以英使之紹介而來。謁伊隈二人曰。聞諸公欲設鐵路。而無資力。若果有所命。僕當効力。二人未知阿里爲何如人。以爲必英國史上著名海軍提督訥耳遜之族也。又見其寓使館中。以英使之紹介而來。謂必是貴族。其人肯貸金與我。真天賜也。乃遽與貸一百萬磅。計利九分。以橫濱海關稅作抵。伊藤大隈當時未知洋債之性質如何。以爲必訥耳遜里以己之資本而貸之也。其後倫敦泰晤士報來。忽見登有告白。招人購買日本公債票。二人驚愕失措。蓋初時以爲借金之事必祕密。無人知。今忽揭于新報上。恐政府之守舊黨見之。罵爲賣國也。乃急遣前島密上野景範二人往英國。將收回借券作罷論。二人到倫敦。則其公債票早散布已盡。而其所謂阿里者。實與偉人訥耳遜毫無瓜葛。不過一經紀賣買之人耳。二人大驚。無法收回借券。乃議出金買回已散出之債票。共事一旦傳于市上。日本公債忽每百磅騰價二三磅。不得已。仍以所借債歸。卒以成京濱鐵路。

飲冰主人曰。伊藤大隈鐵路之辦法不知。鐵路之經費不知。公債之性格不知。買人之情態不知。何其陋也。不知而貿然倡辦之。貿然訂借之。何其鹵莽也。雖然使待其一。一知之然後辦之。則京濱鐵路恐無成之一日。而彼技師岸買於此等事。一一知之者何限。然其事必待成于伊隈之手。而不成于此輩。何也。有自信力也。苟信此事之不可不辦。斯辦之矣。陋也。

莽也。固可以敗事。然事事而辦之。敗者雖九。而成者猶有一矣。事事而不辦之。則並此而成者而無有焉。然則孰爲敗而孰爲成矣乎。吾記二公軼事。使人知日本赫赫如二公者。其陋也。固莽也。固如此矣。苟能有其自信力。天下事何有焉。雖千萬人吾往矣。

善變之豪傑

吉田樞陰初時王公武合體之論。

公者王室也。武者武門也。即指大將軍也。當時日本通行語。

其後乃專主尊王討幕。

幕府者大將軍也。

非首鼠兩端也。其心爲一國之獨立起見。苟無傷於平和。而可以保獨立。則無寧勿傷也。既而深察其腐敗之已極。雖欲已而無可已。乃決然衝破其羅網。摧壞其基礎。以更造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加布兒。意大利之偉人。近人所譯。泰西新史攬要稱爲嘉富河者。初時入秘密黨。倡革命。下獄。其後佐撒爾尼亞王爲大宰相。卒成大功。統一意國。非反覆變節也。其心爲一國之獨立起見。既主權者無可與語。不得不投身激湍以圖之。既而見撒王之可以爲善。而乘時藉勢。可以行其所志。爲同胞造無量之福。故不惜改絃以應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語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後已焉。若夫其方法隨時與境而變。又隨吾腦識之發達而變。百變不離其宗。但有所宗。斯變而非變矣。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

加布兒與諸葛孔明

偉哉加布兒。吾求諸中國數千年歷史上之豪傑。可與鬚鬚頡頏者。其惟諸葛孔明乎。劉備以屢敗屢陷漂泊無所依之勢。而諸葛挾之以取益州。卒成三分之局。南面稱帝。加布兒挾撒爾尼亞蕞爾之小朝廷。而創意大利統一之業。其他位與時勢。皆有相若者。諸葛之遇先主。猶加布兒之遇維克杜兒王也。加布兒既相。毅然以國家安危自任。整頓內治。首理財政。興工業。盛教育。此孔明治蜀之成規。而陳壽所最稱者也。其與法國拿破侖第三相結以抗奧國。一孔明結係權以圖魏之成算也。弱小新造之國。而欲與強國爲難。非助以外交之敏腕。不能爲功也。其使全國民皆爲兵。日日磨鍊而鼓舞之。即孔明欲爲北征而先入南之政略也。雖然。諸葛出師未捷。賚志以亡。加布兒卒能成功。輝意大利之國威於天壤。殆諸葛之才不及加布兒耶。非也。劉備非維克杜爾王之比也。

加布兒之大政畧在聯法。諸葛之大政畧在和吳。而劉備不能用諸葛之謀。所以敗也。凡天下一事之成。必有許多事與之相因。然後成焉。如機器然。合全機以成體。既發其一。則他與俱敗矣。吾讀加布兒之傳。而不能不重爲孔明悲也。抑猶有一義焉。加布兒謀意大利一統。未竟而卒。卒後而一統之業終成。諸葛謀蜀漢之一統。未竟而卒。卒後而漢祚亡。此其故何歟。蜀漢之國民。又非意大利國民之比也。意大利之企畫一統者。全國之國民也。而蜀漢之企畫一統者。諸葛一人而已。凡事而專屬於一人者。此一人去而大事皆去矣。故善謀國者。

必自養國民之氣開國民之智始。

論強權

第一章 強權之界說

強權云者強者之權利之義也。英語云 The Right Of The Strongest。此語未經出現於東方。加藤比譯爲今名。何云乎強者之權利。謂強者對於弱者而所施之權力也。自吾輩人類及一切生物世界乃至無機物世界。皆此強權之所行。故得以一言蔽之曰。天下無所謂權利。只有權力而已。權力即權利也。

凡動植物世界及人類世界。當強弱二者大相懸隔之時。則強者對於弱者之權力。自不得不強大。因強大之故。自不得不暴。猛譬之獸類。虎獅其最強者。故其於弱獸任意自由而捕食之。是獅虎之權力。所以大而猛也。惟強故也。於人類亦然。昔者野蠻世界。強大之民族。對於弱小之民族。其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又同一民族中。其強者對於弱者。其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不甯惟是。文明人民對於半開及野蠻之人民。其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是無他故。皆自強弱之懸隔而生。強也弱也。是其因也。權力之大小。是其果也。其懸隔愈遠者。其權力愈大而猛。此實天演之公例也。

在動物與野蠻世界。其所謂強者。全屬體力之強也。至半文半野世界。又有稱爲半開世界所謂強者體

力與智力互
人。其強者對
制平民也。男
至文明人民。
甚大。以故治
漸改而就溫
獅遇羊。則其
與貴族與男
漸進。不復家
權力。然則由武
始無不可也。
由此觀之。強權
強權二字。輒以
力與木力相對。
所以統括猛大

第二章 論強權與自由權之關係

曰強權。曰權力。聞者莫不憎而厭之。謂此乃上位施于下位。無道之舉動也。人羣之蠹賊也。曰自由權。曰人權。聞者莫不愛而貴之。謂此乃人民防拒在上之壓制。當然之職分也。人羣之祥雲也。雖然。就前章界說之定義言之。而知強權與自由權。其本體必非二物也。其名雖相異。要之其所王者在排除他力之妨礙。以得己之所欲。此則無毫釐之異者也。不過因其所遇之他力而異其狀。因以異其名云爾。彼野蠻與半開之國。統治者之知識。遠優于被治者。其駕馭被治者也。易故其權力勢不得不猛。入至文明國。則被治者之智識。不劣于統治者。於其伸張其權力以應統治者。兩力相遇。殆將平均。於是各皆不得不出于溫良。若是者。謂之自由。

昔康德氏最知此義。其言曰。統治者對於被治者等。貴族對於賤族。所施之權力。即自由權也。蓋康德氏之意。以爲野蠻之國。惟統治者得有自由。古代希臘羅馬。則統治者與貴族得有自由。今日之文明國。則一切人民皆得有自由。又李拔爾氏之說。亦大畧相同。其意謂專制國之君主。與自由國之人民。皆熱心貪望自由權者也。故自由權可謂全爲私利計耳云云。康氏李氏。皆日耳曼大儒也。其論如此。可謂中時矣。要而論之。前此惟在上位者有自由權。今則在下位者亦有自由權。前此惟在上位者有強權。今則在下位者亦有強權。然則強權

與自由權。決非二物。昭昭然矣。若其原因。則由前此惟在上位者。乃爲強者。今則在下位者。亦爲強者耳。故或有見人民伸其自由權。以拒壓制之強權。以爲此強弱之迭代也。不知乃兩強相遇。兩權並行。因兩強相消。故兩權平等。故謂自由權與強權同一物。驟聞之似甚可駭。細思之。固無可疑也。

諱君熟思此義。則知自由云者。平等云者。非如理想家所謂天生人而人人昇以自由平等之權利云也。我輩人類與動植物同。必非天特與人以自由平等也。康南海昔爲強學會序。有云。天道無親。常佑強者。至哉言乎。世界之中。只有強權。別無他力。強者常制弱者。實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則欲得自由權者。無他道焉。惟當先自求爲強者而已。欲自由其一身。不可不先強其身。欲自由其一國。不可不先強其國。強權乎強權乎。人人腦質中。不可不印此二字也。

第三章 論強權之發達

凡一切有機之生物。因其內界之遺傳。與外界之境遇。而其體質心性。生強弱優劣之差。此體質互異之各物。並生存於世界中。而各謀利己。則不得不相競爭。此自然之勢也。若是者。名之爲生存競爭。因競爭之故。於是彼遺傳與境遇。優而強者。遂常占勝利。劣而弱者。遂常至失敗。此亦當然之事也。若是者。名之爲優勝劣敗。

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此強權之所由起也。生存競爭與天地而俱來。然則強權亦與天地俱來。固不待言。雖然其發達之次序。亦有可言焉。在禽獸世界。其強權之所施。惟在此種屬與他之種屬之間。如虎與羊。豹與鼠之間是也。而已。若其同一種屬之間。則其強權不甚發達。野蠻人亦然。當草昧未開之時。同一人羣內之競爭。而出其強權者甚稀。其始惟人類對於動植物而施其強權。其繼則此羣對於彼羣而施其強權。其後乃一羣之中之各人甲對於乙乙對於丙而有強權。蓋由人羣進步發達。而生存競爭之趨向。日漸增加。而強者之權利。乃日漸加大。於何證之。如一人羣之初立。其統治者與被治者之差別。殆無有。故君主對於人民之強權。亦幾於無有。是爲第一界。亦謂之據亂世。其後差別日積日顯。而其強權亦次第發達。貴族之對於平民亦然。男子之對於婦人亦然。是爲第二界。亦謂之升平世。至世運愈進步。人智愈發達。而被治者與平民與婦人。昔之所謂弱者。亦漸有其強權。與昔之強者。抗而至於平等。使猛大之強權。變爲溫和之強權。是爲強權發達之極。則是爲第三界。亦謂之太平世。

或問曰。既已相消矣。既已平等矣。則世界無復有強權之跡。謂之爲強權消滅。則可矣。謂之爲強權發達。何耶。且此第三界者。與第一界何以異乎。答之曰。不然。第一界之時。人人皆無強權。惟對於他族而有之耳。故平等。第二界之時。有有強權者。有無強權者。故不平等。第三界之時。人人皆有強權。故復平等。要之以強權之有無多寡。以定其位置之高下。蠻野百不失一。如專制

主義。自今日視之。誠爲可笑可憎。然要之彼一羣之中。尙有有強權者若干人。則勝于前此之絕無強權者矣。貴族政治。神官政治。亦其有強權之人。日漸加增之徵驗也。近世經一次革命。則有強權之人必增多若干。而人羣之文明必進一級。前此經過者如宗教革命。政治革命。皆是也。今日歐洲各國有強權之人。增于二百年前不知凡幾矣。然則今日西人之強權發達已極乎。曰未也。今日資本家之對於勞力者。男子之對於婦人。其階級尙未去。故資本家與男子之強權。視勞力者與婦人尙甚遠焉。故他日尙有必不可避之二事。曰生計革命。日本所謂經濟革命曰女權革命。經此二革命。然後人人皆有強權。斯爲強權發達之極。是之謂太平。雖然。此就一羣之中言之耳。若此羣對於他羣。而所施之強權之大小。又必視兩羣之強弱以爲差。必待羣羣之強相等。然後羣羣之權相等。夫是謂太平之太平。

豪傑之公腦

世界者。何豪傑而已矣。舍豪傑。則無有世界。一國雖大。其同時並生之豪傑。不過數十人。乃至數百人止矣。其餘四萬萬人。皆隨此數十人。若數百人之風潮。而轉移奔走趨附者也。此數十人。若數百人。能合爲一點。則其力非常之大。莫之與敵也。若分爲數點。則因其各點所占數之多寡。以爲成敗比例。差兩虎相鬪。必有一斃。夫一斃何足惜。而此並時而生者。只有此數十數百人。而斃其半焉。或斃其三分之一焉。則此世界之元氣。既已斷喪。不知幾許。而世

界之幸福所減既已多矣。然則求免其圍可乎。曰是必不能。蓋生存競爭。天下萬物之公理也。既競爭則優者必勝。劣者必敗。此又有生以來不可避之公例也。夫既曰豪傑矣。則必各有其特質。各有其專長。各有其獨立自由。不肯依傍門戶之氣概。夫孰肯舍己以從人者。若是乎此數十數百之豪傑。其終無合一之時乎。其終始相鬪以共斃矣乎。信如是也。此世界之孽罪未盡。劫而黑暗之運未知所終極也。吾每一念及此。未嘗不嘔血拊心而長歎也。合豪傑終有道乎。曰有。豪傑者服公理者也。達時勢者也。苟不服公理。不達時勢。則必不能。爾身於此數十人數百人之列。有之不足多。無之不爲少也。既服公理矣。通時勢矣。則公理與時勢即爲聯合。察羣之媒。雖有萬馬背馳之力。可以鐵鐐鏈之。使結不解也。是故善謀國者。必求得一目的。適合於公理與其時勢。沁之於豪傑人人之腦膜中。而皆有養養然不能自己者存。夫然後全國之豪傑可以歸於一點。而事乃有成。法國人之言自由平等也。意大利人之言統一獨立也。日本人之言尊王攘夷也。一國之豪傑。其流品不一。其性情不一。其遭際不一。然皆風起水湧。雲合霧集。不謀而自同。不招而自來。以咸立於此一目的之旗下。若是者。謂之豪傑之公腦。豪傑有公腦。則數十數百人如一人。且豪傑之公腦。即國民之公腦也。國民有公腦。則千百億萬人如一人。千百億萬人如一人。天下事未有不濟者也。

蒙的斯鳩之學說

蒙的斯鳩。法國人也。生於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幼稟天才。讀史有識。少壯探討各國

制度法典。並研究法理學。千七百四十年。舉爲本州議會議員。同年入學士會院。益刻苦厲精研究各學。頗有著述。爲世所稱。千七百四十六年。辭議員職。游歷歐洲諸國。歸國後。益潛心述作。先成羅馬盛衰原因論。英國政體論兩書。既乃成萬法精理。以千七百五十年。公於世。蓋作者二十年精力之所集也。此書一出。全國之思想言論爲之丕變。真有黃河一瀉千里之勢。僅閱十八月。而重印二十一次。可以想見其聲價矣。當法皇路易第十四之際。君權專制。政體正極全盛。及其歿後。弊害叢出。羣治腐敗。道德衰頹。宮廷教會。尤爲蠹政淵藪。然其時學術方進。英國文明之化。日寢寢流入。於是國民新思想漸起。以反動力排斥政治之專制。教會之橫恣者紛紛然矣。而蒙氏之書乘時而出。所以哄動一世也。蒙氏學說。以良知爲本旨。以爲道德及政術。皆以良知所能及之。至理爲根基。其論法律也。謂事物必有其不得不然之理。所謂法律也。而此不得不然之理。又有其所從出之本原。謂之法之精神。而所以能講究此理。窮其本原。正吾人之良知所當有事也。其爲術也。凡風俗政體。人心家制。及人羣中一切制度。與法律有關涉者。皆研究之。蒙氏又分各國之政體爲三大類。曰專制政體。曰立君政體。曰共和政體。而於共和政體中。復分兩種。一曰貴族政體。二曰平民政體。後世談政體者。多祖述其說。蒙氏又謂國有三權。一曰立法議院是也。二曰行法政府。各都是。

世。三曰司法裁判院是也。至今各國制度多採之。謂之三權鼎立之制。蒙氏又論奴隸之制。亟當廢禁。又論法堂裁審。不得施刑拷訊。及陪審員之必當設置。今歐洲文明之國。皆一一行其言。故蒙氏者。實可稱地球政界轉變一樞紐云。以千七百五十五年乾隆二十年卒。年六十六歲。

蒙的斯鳩曰。凡屬四顧方趾。而具智慧者。即可以自定法律。雖然。當其未著定法律之前。自有所謂義不義。正不正者存。所謂事物自然之理也。法律者。即循此理而設者也。若謂法律所令之外。無所謂善。法律所禁之外。無所謂惡。是猶于未畫圓形之前。而云自其中夾達於周邊諸綫長短相等也。如何而可哉。

又曰。義也者。人與人物與物相交接之間。所最適宜之理是也。而此理常同一而無有變。若各邦所設之政法。特施行此理義之條目耳。

又曰。法律者。以適合於其邦之政體及政之旨趣爲主。不寧惟是。又當適于其國之地勢及風土之寒熱。又當適于其國之廣狹。及與鄰邦相接之位置。土壤之沃瘠。及民之所業。或農或牧。畜或商賈。各各相宜。又當適于其國民自由權之廣狹。及民所奉之宗教。又當適合於民戶之多寡。及人民多數之意嚮及性質。不寧惟是。此法律與彼法律。必有相因。當求其所以設立之故。並創制此法者宗旨之所在。今欲講究一邦之法律者。必須就此數端悉心考

求之。未可執一以論也。故余著萬法精理一書。即就各邦而考察此數者以論明之。所謂法律之精神也。

弗以埃曰。蒙氏之意。謂法律之精神。在於所以立法之種種原因。是猶局於物理學。致學之旨義也。物理學者。僅於此事物與彼事物相交。而求其所以然之故。而非以吾心爲之主。蒙氏之學。限於是。未爲能透徹於法律之真精神也。真精神者。何。即盧梭所謂人人意想之自由是也。

又曰。蒙氏之於法律。特就現今所行者。而講究其原因。謂之爲法律之史家可也。未可謂之爲法律之理學也。

任案欲求得所以立法之原因。其勢不能不議論其是非。判斷其得失。蒙氏於所著萬法精理中。其所議論判斷。往往爲後來改制之模範。功固不在盧梭下也。

蒙的斯鳩曰。萬國政體。可以三大別概括之。一曰專制政體。二曰立君政體。三曰共和政體。凡邦國之初立也。人民皆潛伏于君主威制之下。不能少伸其自由權。是謂專制政體。及民智大開。不復置尊立君。惟相與議定法律而共遵之。是謂共和政體。此二者。其體裁正相反。立於其間者。則有立君政體。有君以蒞於民上。然其威權。受法律之節制。非無限之權是也。

專制政體。絕無法律之力行於其間。其君主惟務以武力威嚇其民。故此種之政。以使民畏懼爲宗旨。雖美其名曰輯和萬民。實則斲喪元氣。必至舉其所賴以立國之大本而盡失之。昔有路伊沙奴之野蠻。見果實繫繫綴樹上。攀折不獲。則以斧仆其樹而捋取之。專制政治。殆類是也。然民之受治於專制之下者。動輒曰。但使國祚尙有三數十年。則吾猶可以偷生度日。及吾已死。則大亂雖作。吾又何患焉。然則專制國民之姑息偷靡。不慮其後。亦與彼野蠻之斫樹採果無異矣。

蒙的斯鳩曰。凡專制之君主。動曰輯和其民。其實非真能輯和也。何也。彼以奪民自由權。使民畏懼爲本旨。夫民者固有求自保之性者也。而畏懼之心。與求自保之性。又常不相容者也。故專制之國。必至官與民各失其所願望而後已。無他。其中之機關本自有相牴牾者存也。故只能謂之苟安。不能謂之輯和。輯和者人人各有所恃以相處。而安其生也。苟安者則一時無戰亂而已。

又曰。凡專制之國。所謂輯和者。其中常隱然含有擾亂之種子。

任案人之恒言曰。亂極必治。治極必亂。歷徵諸二千年之史傳。其陳迹誠如是也。不知其所謂治者。非真治也。特乘人心厭亂之既極。又加以殺人過半。戶口頓減。謀食較易。相以帖然苟安而已。實則其中所含擾亂之種子。正多且劇也。故未有經百年治安者。

此專制政體之所必至也。夫使果爲眞治矣。既治之後。則斷無復亂之理。春秋三世之義。由據亂而進于昇平。太平是也。既治而復亂。則固不得謂爲已治焉耳。

又曰。凡專制之國。必禁遏一切新奇議論。以納其民於墮然不動之域。其政府守一二陳腐之主義。有倡他義者。則謂之爲抗抵爲異圖。何也。彼其宗旨固以偷一時之安爲極則也。又曰。凡專制之國。馴擾其民。使若禽獸。然習一二技藝。得隨意而鞭撻之。民既頑冥如禽獸矣。故其中有一極獯惡而善於威嚇之術者。則足以統御之。不寧惟是。乃至雖不以人爲君。亦能統御之。昔瑞典王查爾第十二。嘗有所命于元老院。元老院不奉詔。王曰。若卿等抗朕命。朕將以一履強命卿等。元老院遂唯唯從命。由此觀之。一履之履。可以御臣民。吾故曰。不必人爲君也。

蒙的斯鳩論立君政體。與專制政體之異。其畧謂專制之國。君主肆意所欲。絕無一定之法律。然行之既久。漸有相沿成習之法律。以御衆。此爲政治沿革之第二期。此種政體威力與法律並行。蓋專制之稍殺者也。雖然。其法律非因民之所欲而制定。未可稱爲眞法律。只能謂爲例案而已。而此例案者。果何物乎。則沿國家舊制。國王之下。有若干之閹閹權貴。皆有自其先世相傳之規條。君主或自恣。則此輩輒援例規以規諫之。藉以裁制君權。如斯而已。任案蒙氏所謂立君政體者。頗近于中國二千年來之政體。其實亦與專制者相去一

間耳若英國之君民共治不與此同科也。竊的兒嘗評之曰。蒙氏所論專制立君二者。其性質實相同。特其手段稍異耳。昔有黠鼠說狸奴。使繫鈴于其頸。爾後狸奴來覘鼠。輒聞鈴先避。以免于難。蒙氏所謂立君政治。則繫鈴于狸奴之頸也。云云。其喻可謂切當。蓋雖繫鈴之猫。未嘗無捕鼠之志。立君之君。亦未嘗無虐民之心也。

蒙的斯鳩曰。立君政體之國。其所以持之經久。使不壞裂者。有一術焉。蓋一種矯僞之氣。習深入於臣僚之心。即以爵賞自榮之念是也。彼立君政體之國。其臣僚皆懷此一念。於是各競於其職。孜孜莫敢息。以官階之高下。祿俸之多寡。互相夸耀。因此一念。羣臣皆自修飾。或致身效死。以徼身後之榮。究其實則全屬一種矯僞之氣而已。

又曰。立君政體之國。欲其不速歸滅亡。必其君主有好名之心。有自重之意。以己身之光榮。與國家之光榮。合而爲一。如是則必有希合民心。勉強行道之事。而其國亦得以小康。雖然。君主好名之極。而羣臣之中無高爵碩望。可以鈐制之者。其君主必至自視如鬼神。一無顧忌。

任案中國二千年來所謂賢君令辟者。其得致小康皆賴此也。然如本朝之高宗。亦所謂好名之極。正自視如鬼神者也。

譚瀏陽遺墨

瀏陽之學。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其大端具於仁學一書。我支那四千年未有之盛業。不待論矣。其零墨碎金。散於人間者。隨時哀錄之。以廣其傳。左三則爲同志書箴之語也。其書在著仁學之後。

靜觀斷念。動成匠心。靜觀斷念者何也。業識流注。念念相續。惟餘般若。無不能緣。由此之彼。因牛及馬。如樹分枝。枝又成幹。忽遇崎嶇。中立亭亭。懸旌無滯。是名暫斷。乘此微隙。視其如何復續。若竟不復續。意識斷矣。動成匠心者何也。道絕言思。遇識成境。境無違順。遇心成理。聞歌起樂。見泣生悲。非歌泣之足憑。有爲悲樂之主者也。然則苟變其主。必得立地改觀。所謂三界惟心。卽匠心也。

曾重伯言舟中聞槳擊水。心之知識。卽逐聲而往。槳自槳。水自水。聲自聲。心自心。何以遽相湊泊。因有悟於中陰入胎之理。余謂中陰湊泊之機。信是如此。所可懼者。非具甚深智慧。轉世之後。德業一時墜失。何其無記性也。及重思之。知識本來無記性。後境而思前境。今日而思昔日。似有記性矣。然必置此思彼而後得。非不待更端而同時並得也。然則知中識中。僅能容得一事。其餘皆謂之遺忘可也。生人知識。有體魄之可寄。尙自無有記性。復何論於憑虛無著之中陰。此成大圓鏡智者。所以無後無前。無今無昔。容則並容。得則同得。一多無礙。不在兩時。

屈從也。樂者所以調和民間勃鬱不平之氣。使之恭順於民賊之下也。任公曰。此二氏之言。然耶。否耶。我國民試一自省之。嗚呼。亡天下者。豈必八股。豈必楷法。豈必考據。豈必詞章。苟無精神。雖日手西書。口西法。其腐敗天下。自速滅亡。或更有甚焉耳。

中國自數年以來。學校之議蜂起。或官立。或私立。各省所在多有。雖然。吾不知其所以設校之意。將以智之乎。抑以愚之乎。將欲養之。使爲國家禦侮之用乎。抑將爲此侏侏衿纓。謀他日衣食富貴之路乎。彼設校者。豈不曰。吾將智之。使爲國家禦侮之用也。雖然。吾見彼入學者。日益以愚。而叩其來學之心。有不爲他日一身之衣食富貴而來者。殆萬中不得其一也。以此言之。學堂其有愈於書院乎。西學其有愈於八股乎。吾烏從而言之。

凡一統專制之國。值承平無事之時。但求輯和其民。使無反側。而政府之能事畢矣。若是者。以服從爲教可也。若夫處於萬馬奔軼。萬流激湍。鬥智鬥力之世界。立於千鈞一髮。孤注一擲。累卵岌岌之地位。非濬一國之智。鼓一國之力。則奄奄殘喘。豈復有救。夫所以濬之鼓之之具何也。自由是也。自由者精神生發之厚力也。嗚呼。日本之國家教育。尙未克語於此。吾於中國更何責焉。

雖然。以日本之教育。於泰西文明之事物。幾于具體而微。而有識之士。其憂之也。豈凡如是。況吾中國者。固無精神。並無形質。而舉世所謂志士者。以此不完不具。無可比擬之。爭以相

旁耀。若以此爲盡我維新之天職者。然彼靡靡肉食者。自甘爲奴。隸。又欲奴隸我民。則不足貴矣。願我國民其終不悟耶。其終不悟耶。

祈戰死

冬臘之間。日本兵營士卒。休憩瓜代之時。余偶信步游上野。滿街紅白之標幟相接。有題曰歡迎某師團步兵某君。某隊騎兵某君者。有題曰送某步兵某君。某砲兵某君入營者。蓋兵卒入營出營之時。親友宗族相與迎送之。以爲光寵者也。大率每一兵多者十餘標。少者亦四五標。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標則先後之。親友宗族從之者。率數十人。其爲榮耀。則與我中國入學中舉簪花時。不是過也。其標上。傳書歡迎某君送某君等字樣。無其讚頌祝禱之語。余於就中見二三標。乃送入營者。題曰祈戰死三字。余見之。矍然肅然。流連而不能去。

日本國俗與中國國俗有大相異者一端。曰尙武與右文是也。中國歷代詩歌。皆言從軍苦。日本之詩歌。無不言從軍樂。吾嘗見甲午乙未間。日本報章所載贈人從軍詩。皆祝其勿生還者也。杜甫兵車行。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以視此標上所謂祈戰死者。何相反之甚耶。

中國魂安在乎

日本人之恆言。有所謂日本魂者。有所謂武士道者。又曰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國維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謂中國魂者。皇皇然大索之於四百餘州。而香不可得。吁嗟乎傷哉。天下豈有無魂之國哉。吾爲此懼。

或曰尙武之風。由激厲而成也。朝廷以此爲榮途。民間以此爲習慣。於是武士道出焉。吾中國向來薄視軍士。其兵卒不啻奴隸。則謂從軍苦也。固宜。自由主人曰。此固一義也。然猶有未盡者。尙武之風。由人民之愛國心與自愛心。兩者和合而成也。人人皆有性命財產。國家之設兵以保人人之性命財產。故民之爲兵者。不啻各自爲其性命財產而戰也。以此爲戰。戰猶不勇者。未之聞也。不觀兩鄉之械鬥者乎。其子弟相率衝鋒陷陣。其老弱相率饋飲。食雖欲禁之而不能焉。彼固各自爲其剝膚之利害與切己之榮辱也。故吾觀于械鬥。而知吾中國所謂武士道之種子在於是矣。

今中國之有兵也。所以鈐制其民也。奪民之性命財產。私爲己有。懼民之知之。而復之也。於是乎有兵。故政府之視民也如盜賊。民之視政府亦如盜賊。兵之待民也如草芥。民之待兵也亦如草芥。似此者。雖日日激厲之。獎策之。以求成所謂武士道者。必不可得矣。爾來當道者。知兵之不可以已也。相率而講之。練之。獎之。勳之。榮祿張之。洞之。徒則其人也。吾見其每年靡費數千萬之餉。而兵之不可用如故也。何也。方且相以盜賊相待。以草芥欲振之。孰從

而振之。夫是之謂無魂之兵。無魂之兵者。猶無兵也。

今日所最要者。則製造中國魂是也。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爲有魂之國。夫所謂愛國心與自愛心者。則兵之魂也。而將欲製造之。則不可無其藥料。與其機器。人民以國家爲己之國家。則製造國魂之藥料也。使國家成爲人民之國家。則製造國魂之機器也。

答客難

客難任公曰。子非祖述春秋無義戰。墨子非攻之學者乎。今之言何其不類也。任公曰。有世界主義。有國家主義。無義戰非攻者。世界主義也。尙武敵愾者。國家主義也。世界主義屬於理想。國家主義屬於事實。世界主義屬於將來。國家主義屬於現在。今中國岌岌不可終日。非我輩談將來道理之時矣。故坐吾前此以清談誤國之罪。所不敢辭也。謂吾今日思想退步。亦不敢辭也。謹謝客。

抑吾中國人之國家主義。則雖謂之世界主義可也。何也。今日世界之事。無有大於中國之強弱興亡者。大下萬國大政治家所來往於胸中之第一大問題。即支那問題是也。故支那問題。即不啻世界問題。支那人言國家主義。即不啻言世界主義。然則吾今日之思想。決非退步也。謹謝客。

不啻惟是吾之所言兵。與榮祿張之洞所言兵。有大異之點。彼所言者民賊之兵也。吾所言

有國民之兵也。民賊之兵。足以亡國。國民之兵。足以興國。吾特謂興國之兵。之不可以已云。爾若夫亡國之兵。則吾之悲之如故也。與吾前數年所論實無矛盾。謹謝客。

憂國與愛國

有憂國者。有愛國者。愛國者語憂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短。曰。吾惟憂之之故。憂國者語愛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長。曰。吾惟愛之之故。憂國之言。使人墮頹放之志。愛國之言。使人墮頹放之志。愛國之言。使人生保守之思。此其所知也。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用之不得其當。雖善言亦足以誤天下。爲報館主筆者於此中消息。不可不留意焉。

今天下之可憂者莫中國若。天下之可愛者亦莫中國若。吾愈益憂之。則愈益愛之。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矣。誰歎踊者。吾歌矣。誰歎和者。

日本青年有問任公者曰。支那人皆視歐人如蛇蝎。雖有識之士亦不免。雖公亦不免。何也。任公曰。視歐人如蛇蝎者。惟昔爲然耳。今則反是。視歐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獻媚之乞憐之。若是者。比比皆然。而號稱有識之士者。益甚。昔惟人人以爲蛇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愛。今惟人人以爲神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嫉。若語其實。則歐人非神明。非蛇蝎。亦神明亦蛇蝎。即神明即蛇蝎。雖然。此不過就客觀的言之耳。若自主觀的言之。則我中國苟能自立也。神

明將奈何。蛇蝎又將奈何。苟不能立也。非神明將奈何。蛇蝎又將奈何。

保全支那

歐人日本人。勅曰保全支那。吾生平最不喜聞此言。支那而須藉他人之保全也。則必不能保全。支那而可以保全也。則必不藉他人之保全。

言保全人者。是謂侵人自由。望人之保全我者。是謂放棄自由。

或問曰。孟子者中國民權之鼻祖也。敢問孟子所言民政。與今日泰西學者所言民政。同乎異乎。曰異哉異哉。孟子所言民政者。謂保民也。牧民也。故曰若保赤子。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保民者。以民爲嬰也。牧民者。以民爲畜也。故謂之保赤政。體又謂之牧羊政。體以保牧民者。比之於暴民者。其手段與用心雖不同。然其爲侵民自由權則一也。民也者。貴獨立者也。重權利者也。非可以干預者也。惟國亦然。曰保全支那者。何以異是。

惟心

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虛幻。惟心所造之境爲真實。同一月夜也。瓊筵羽觴。清歌妙舞。繡簾半開。素手相携。則有餘樂。勞人思婦。對影獨坐。促織鳴壁。楓葉繞船。則有餘悲。同一風雨也。三兩知己。圍爐茅屋。談今道古。飲酒擊劍。則有餘興。獨客遠行。馬頭郎當。峭寒侵肌。流潦妨蹶。則有餘悶。一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與「杜宇聲聲不忍聞。欲黃昏。雨打梨花深閉

門。同一黃昏也。而一為歡。一為愁。一為歡。一為愁。其境絕異。一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與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同一桃花也。而一為清淨。一為愛戀。其境絕異。一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湖賦詩。一與。薄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同一江也。同一舟也。同一酒也。而一為雄壯。一為冷落。其境絕異。然則天下豈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戴綠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綠。帶黃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黃。口含黃連者所食物一切皆苦。口含蜜餞者所食物一切皆甜。一切物果綠耶。果黃耶。果苦耶。果甜耶。一切物非綠非黃非苦非甜。一切物亦綠亦黃亦苦亦甜。一切物即綠即黃即苦即甜。然則綠也黃也苦也甜也。其分別不在物而在。我故曰三界惟心。有二僧因風颺刹幡。相與對論。一僧曰風動。一僧曰幡動。往復辨難無所決。六祖大師曰。非風動非幡動。仁者心自動。任公曰。三界惟心之真理。此一語道破矣。天地間之物一而萬萬。而一者也。山自山川自川。春自春秋自秋。風自風。月自月。花自花。鳥自鳥。萬古不變。無地不同。然有百人於此。同受此山。此川。此春。此秋。此風。此月。此花。此鳥之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百焉。千人同受此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千焉。億萬人乃至無量數人同受此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億萬焉。乃至無量數焉。然則欲言物境之果為何狀。將誰氏之從乎。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知。憂者見之謂之憂。樂者見之謂之樂。吾之所見者。即吾所受之境之

眞實相也。故曰性心所造之理爲眞實。

然則欲講養心之學者。可以知所從事矣。三家村學究。得一第。則驚喜失度。自世胄子弟視之。何有焉。乞兒獲百金於路。則挾持以驕人。自富豪家視之。何有焉。飛彈掠面而過。常人變色。自百戰老將視之。何有焉。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自有道之士視之。何有焉。天下之境。無一非可樂可憂可驚可喜者。實無一可樂可憂可驚可喜者。樂之憂之驚之喜之。全在人。心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境。則一也。而我忽然而樂。忽然而憂。無端而驚。無端而喜。果胡爲者。如蠅見紙窻而競鑽。如貓捕樹影而跳擲。如犬聞風聲而狂吠。擾擾焉。送一生於驚喜憂樂之中。果胡爲者。若是者。謂之知有物而不知有我。知有我而不知有我。謂之我爲物役。亦名曰心中之奴隸。是以豪傑之士。無大驚。無大喜。無大苦。無大樂。無大憂。無大懼。其所以能如此者。豈有他術哉。亦明三界唯心之眞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隸而已。苟知此義。則人人皆可以爲豪傑。

慧觀

同一書也。考據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考據之材料。詞章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詞章之材料。好作燈謎酒令之人。讀之。所觸者無一非燈謎酒令之材料。經世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經世之材料。同一社會也。即人商賈家入之。所遇者無一非錙銖什一之人。江湖名士入之。

所遇者無一非咬文嚼字之人。求宦達者入之。所遇者無一非諂上凌下衣冠優孟之人。懷不平者入之。所遇者無一非隴畔輟耕東門倚嘯之人。各自占一世界。而各自謂世界之大。已盡於此。此外千形萬態。非所見也。非所聞也。昔有白晝攫金於齊市者。吏捕而詰之。曰。衆目共視之地。汝攫金不畏人耶。其人曰。吾彼時只見有金。不見有人。夫一市之人之多。非若秋毫之末之難察也。而攫金者不知之。此其故何哉。昔有傭一僮僕執爨役者。使購求食物於市。歸而曰。市中無食物。主人曰。嘻。魚也。豕肉也。芥也。薑也。何一不可食者。於是僕適市購。輒得之。既而亘一月。朝朝夕夕所食者。皆魚也。豕肉也。芥也。薑也。主人曰。嘻。盍易他味。僕曰。市中除魚與豕肉與芥與薑之外。無有他物。夫一市之物之多。非若水中微蟲。必待顯微鏡。然後能覩也。而僮僕不知之。此其故何哉。

任公曰。吾觀世人所謂智者。其所見與彼之攫金人與此之僮僕相去幾何矣。李白杜甫滿地。而衣襪襖携鋤犁者。必不知之。計然范蠡滿地。而摹禹行效舜趨者。必不知之。陳涉吳廣滿地。而饗五鼎鳴八鑼者。必不知之。其不知也。則直謂世界中無有此等人也。雖日日以此等人環集於其旁。而彼之視爲無有。固自若也。不此之笑。而惟笑彼之攫金者與此之僮僕。何其蔽歟。

人誰不見芥果之塵。地而因以悟重力之原理者。惟有一奈。人誰不見沸水之騰。氣而因

以悟淪機之作用者。惟有一瓦特。人誰不見海藻之漂岸。而因以覓得新大陸者。惟有一哥
命布人。誰不見男女之戀愛。而因以看取人情之大動機者。惟有一瑟士丕亞。無名之野。花
田夫刈之。牧童蹈之。而窩兒哲窩士於此中見造化之微妙。焉。海灘之礫石。漁者所淘。餘潮
雨所狼藉。而達爾文於此中悟進化之大理。焉。故學莫要於善觀。善觀者。觀滴水而知大海。
觀一指而知全身。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是之謂慧觀。

無名之英雄

日本德富蘇峯所著靜思餘錄。中有文一篇。題曰無名之英雄者。余甚愛之。今摘譯一二以
實我自由書。其文曰。

吾今尚記憶。吾兒時常伴親屬出鄉赴熊本。於其途間。忽見巍城聳空。有睥睨天地之概。
吾驚喜欲狂。當時吾惟知其高大耳。問其何以高大之。由不能知也。

吾今尚記憶。昔曾在學校。愛英雄。仰英雄。慕英雄。心醉英雄。當時吾惟信英雄之爲英雄。
耳。問英雄之何以得爲英雄。不能知也。

嗟乎。吾乃今始有所悟。彼一片之石雖大。不足以築高城。一箇之人物雖偉。不足以爲英
雄。使高城如彼其高者。有無名之礎石爲之也。使英雄如彼其大者。有無名之英雄爲之
也。爾勿以英雄之事業爲一人一個之事業。又豈直事業而已。即彼英雄之自身。亦非一

人一個所得而成也。城樓之聳於雲霄。據樓下無數之礎石而聳。彼高城者。代表此無名之礎石云爾。英雄之秀出世界。賴無數絕不知名之英雄而秀。彼英雄者。代表此無名之英雄云爾。

華盛頓英雄也。使彼爲宇宙一閑人。果能成就十三州之獨立乎。格林空英雄也。使彼不在於清教徒之社會。果能奏英國革命之績乎。路得英雄也。使彼不立於十六世紀歐洲之中心。則宗教之改革。果成於彼之手乎。是決不可。是故華盛頓之下。有無名之華盛頓。無量數焉。格林空之下。有無名之格林空。無量數焉。路得之下。有無名之路得。無量數焉。彼英雄者。恰如金剛石。觀來雖僅一塊。分拆之則實由多數之同質同角度同分子的阿屯體而成者也。

人孰不曰。造天下者英雄也。雖然。造英雄者誰乎。若以彼英雄爲世界之恩人。然則英雄之恩人誰乎。曰。是非賴此無名之英雄不可。

有一英雄。必有一無名之英雄。扛而負之。有一無名之英雄。又必有他無名之英雄。扛而負之。譬之一水車之大輪。必與他之小輪合力而動。而動此大小車輪之水勢。又自何處來乎。今日洶洶轉磨千萬匹馬力之水。即昨日深山幽谷中流觴咽石游魚清淺之水也。由此觀之。世界之運動。真不可思議。其運動者在於此處。而運動此運動者。卻在於彼處。

世然則世界之大動。機果在何處乎。吾知其在於世界。而不知其在於世界之何處。彼之聳立於世界上。而建大旆。插大鼓。捉大風。弄大潮者。皆所謂有名之英雄也。若無名之英雄。何有焉。彼無名者。非惟人不知我。即我亦不自知。夫是之謂真無名。

不觀爾懷中之時辰表乎。自外面觀之。不過長短二針。轉去轉來。其簡單也。如彼。自裏面窺之。則有如毛髮之螺線。如比櫛之小輪。其繁雜也。如此。世界運動之機關。亦若是焉耳。立於表面者。不過二三之英雄。雖然。世界之事業。即英雄之事業也。英雄者。不過其長短二針而已。若謂事業爲英雄獨力所能。至是無異謂時表爲長短針獨力所能。行不亦慎乎。夫彼之造英雄。運動英雄者。即隱於世界中之農夫、職工、役人、商賈、兵卒、小學教師、老翁、寡婦、孤兒等。恒河沙數之無名英雄也。彼等固非欲驅使英雄。雖然。世之英雄。未有不甘心下氣俯首。而願受其驅使者。莫或爲之。若或致之。所謂無冠之皇帝。非此輩而誰。嗟乎。彼等者。國之生命也。世之光也。平和之泉也。福之源也。世界之大恩人也。世若有愛英雄之人。請先愛此無名之英雄。若有欲頂禮于英雄脚下之人。誰先頂禮此無名英雄之脚下。若有望英雄出世之人。請先望此無名英雄之出世。豈不聞一株之樹。雖大。不足以成森林。一片之石。雖崇。不足以爲山岳。無名之英雄。真英雄哉。

飲水主人曰。德富氏此論。所謂時勢造英雄之說也。今日中國之所以不振。患在無英雄。此

義人人能知之。能言之而所以無英雄之故。患在無無名之英雄。此義則能知之能言之者。蓋寡矣。夫我中國今日果有英雄乎無英雄乎。吾不得而斷之。假使有一二之英雄焉。有三數之英雄焉。而全國之人能許其卒成英雄與否。非吾之所敢言也。譬之一軍於此。其能成大功者繫乎將帥。然使將帥能成大功者。又繫乎兵卒。雖以拿破崙靈吞之能。而使之率中國之綠營防勇。吾知其必無能爲役也。一軍如是。一國亦何莫不然。國也者。非一二人之國。千萬人之國也。國事也者。非一二人之事。千萬人之事也。以一國之人治一國之事。事罔不治。若欲以一二人而治一國之事。其餘千萬人皆委之而去。或從而掎敵之。雖聖賢未有能治者也。世有望治者乎。願勿望諸一二人。而望諸千萬人。質而言之。即勿望諸他人。而望諸自己云爾。勿曰我不能爲英雄。我雖不能爲有名之英雄。未必不能爲無名之英雄。天下人人皆爲無名之英雄。則有名之英雄必於是出焉矣。

雖然。時勢固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助將帥之成功者兵卒也。而訓練此兵卒使能爲我助者。又在將帥也。世有欲爲英雄者乎。盍先用力以造出此無名之英雄哉。

志士箴言

一昨讀某報。有文一首。題曰志士箴言。吾讀之肅然正襟。汗流浹背。深自媿。抑不敢不自勵也。因亟寫一通。置諸座右。並以諭我同志。咸使自媿自動。以冀不負作者棒喝之苦心焉。原

復會。而留身命以有待耳。嗟乎。成則任掀天動地之美名。敗則惟天昏地黑之坐視。脫令大局終窮。長此終古。其將佯狂以沒世。歟。抑別立功名以自見。歟。姓名雖未樹黨人之碑。罪名已入爰書之券。發迹飛騰之有日。終必與刀鋸褫革爲緣。今之所謂志士仁人。其終窮也必矣。與其除著作等身垂空文以自見外。別無可傳可法之名。何若行吾初服。再起而爲四百兆同胞力爭身家性命之大權。不濟則以死繼之。一死不足。則羣起而引頸就之。剖心明之。但使令天下萬世咸知爲吾種吾教起見。而非爲一身之富貴利達計。則今日以身命爲犧牲之人。必他年享犧牲而永不死之人也。況各國文明之治。無不從流血而成。有志者類能言之。今以四萬萬人。喪元者不過六人。流血者不及十步。乃欲翻數千年之舊根。振二十一省之新象。竊恐死者爲其易而易者自易。生者爲其難而難者終難耳。東南數省。熱心時變者。號稱數萬人。若爲茅焦。若爲豫讓。若爲劉章。若爲敬業。若爲聶政。若爲朱亥。若爲鐵鉉。若爲景清。若爲朱雲。若爲陳東。爭之抗之。摧之。撼之。挾之。聲罪而致討之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前者伏誅。後者執簡。缺彼菜市之刀。而再接再厲。叢疊菜街之首。而亦步亦趨。彼黨雖素稱極頑極固。極狠極兇。而其下手愈辣者。人心愈不平。入心愈不平。則天下莫不欲飲刃於其腹。此日本長野君所謂舍身命以作犧牲。即忠之謂也。勇之謂也。今以忠君自命勇於變法之人。而即未盡其忠。未見其勇若此。爲程嬰者。既

難其人。爲杵臼者豈易償其志也。昔張巡被執。謂南霽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不爲我。屈。每誦斯言。未嘗不凜凜有生氣。謂其得死所而絕無餒心矣。今一摧敗而即羣焉。皆餒。莫敢再興。天下事甯有轉機乎。嗟嗟。生遇聖明。不才見棄。德行不登諸里巷。姓名未達乎天。聽引鏡窺形。頭顱空負。乃欲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固已自慙不類耳。而復以不諒之意。妄惋惜乎豪傑有志之流。嗚呼。不重滋之戚歟。

朝從屠沽游。夕拉騶卒飲。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鯁。傳聞智勇人。驚心自鞭影。蹉跎復蹉跎。黃金滿虛牝。匣中龍光劍。一鳴四壁靜。夜夜輒一鳴。負汝汝難忍。出門何茫茫。天心屬其逞。既窺豫讓橋。復瞰軋深井。長跪奠一卮。風雲撲人冷。此龔自珍氏之詩也。吾錄志士箴言已。感慨終夕。更錄此以寫我心。

天下無無價之物

西諺曰。天謂衆生曰。一切物皆以界汝。但汝須出其價錢。可謂至言。

任公乃自呵曰。革新者天下之偉業也。汝欲就此偉業。而可以無價得之乎。糴一斗之粟。尙須若干之價。值捕一尾之魚。尙須若干之苦勞。汝視邦家革新之大事。其所值曾一斗粟一尾魚之不若乎。嘻。

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

吾之愛友韓孔菴有詩曰。荆軻沈七族。要離焚妻子。人生苟虛生。不如其死矣。舉目覽八荒。誰爲眞男子。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吾每誦其言。

乃復自呵曰。汝儼然爲此四百兆神明種族之一人。汝之責任何在乎。今日之世界。何鐵血世界也。而可以筆舌了汝責任乎。汝以筆舌負竊虛名。汝有何功德於世界。而覩然被人呼汝爲先覺乎。虛名日高一日。則責任日重一日。而汝曾不自知乎。筆乎。舌乎。其遂斷送汝一生乎。嘻。

嗚呼。蹉跎。髀肉。驚中歲之催人。如此頭顱。求天涯之善價。志士乎。志士乎。胡不自箴。

世界最小之民主國

國於世界之兩半球者。其數何限。雖然。有厝然擁數千萬里之地。數千百兆之人。而不能謂之爲國者。亦有眇然地不滿十里。人不滿百數。而不能不謂之爲國者。何也。國也者。對於內而有完備之行政機關。對於外而有無缺之獨立主權者也。苟二者不備。國雖大猶謂之無國。苟二者具備。國雖小猶謂之有國。今列舉世界最小之主國數四。以供覘國者之考鑑焉。不徒爲茶餘酒後之談資而已。

一 達窩拉拉國。在撒爾尼亞

即意大利之母國

之西北。長五英里。廣不及半英里。亭然一島國也。

居民合計不及六十一人。每六年公舉大統領一名。議官六名。皆不受俸銀。報効國事。選舉之

際。舉國男女皆有投票之權。自千八百八十六年。成爲獨立國以來。國內靜謐。從無選舉紛爭之事。西人稱爲東歐之一大樂土云。此國之歷史。自千八百三十六年。撒爾尼亞王封其親族某氏爲島主。未及五十年。島民厭君主政體。經數次之戰爭。至千八百八十六年。遂制定憲法。爲一箇之民主國。爾來着着改進國政。意大利首認之。列國相繼認之。遂成爲完全無缺之獨立國。此國民之生業。以漁業爲重。農業次之。其生計極豐裕。無外敵之虞。雖無海陸之軍備。一朝有事。六十民之國民皆爲兵云。

二 俄羅斯德國。在法國之南。皮歷尼山之巔。面積僅方一英里半。人口僅百四十。以幅員論。爲世界最小之國也。然其行民主政體。實在美國之前。當一千六百四十八年。既經法國及西班牙之承認。儼然爲歐洲中一個獨立國。其大統領自元老官中推選。元老官凡十二名。皆國內之老農也。每十二年改選一次。大統領兼收稅吏行政官裁判官之職。若其所裁決之事。不愜民望。則人民下山而請西班牙之僧正處決之云。

三 加耶撒布國。在美國北方。卡羅利拿之西部。國內分爲二洲。雖除英國之外。未有他國認其獨立。然其行政自由自主。不受他國轄治。其位置在於谷地。面積八十英方里。土地最爲肥沃。大統領四年一任。每年受五百元之薪俸。議員半之。其政府有國務大臣三名。每人民百口。舉議員一名云。

四桑瑪里國。在意大利中部。而世界民主國中最有名者也。面積有三十三英方里。人口八千五百。其京都在距海面二千英尺之高地。京都人口約一千二百。風景絕佳。世界列國罕見其比。其法律由立法院議員所制定。議員凡六十名。皆終身任期。又自此議員中選十二人爲議官。裁決各種之問題。此議官中又二人爲國務卿。代表國家。統率內務外務大藏等諸大臣。兵額有九百五十名。財政年年皆有豫算表。此國與意大利官條約。凡自意國入口貨物收關稅。自本國出口而往意國之貨物則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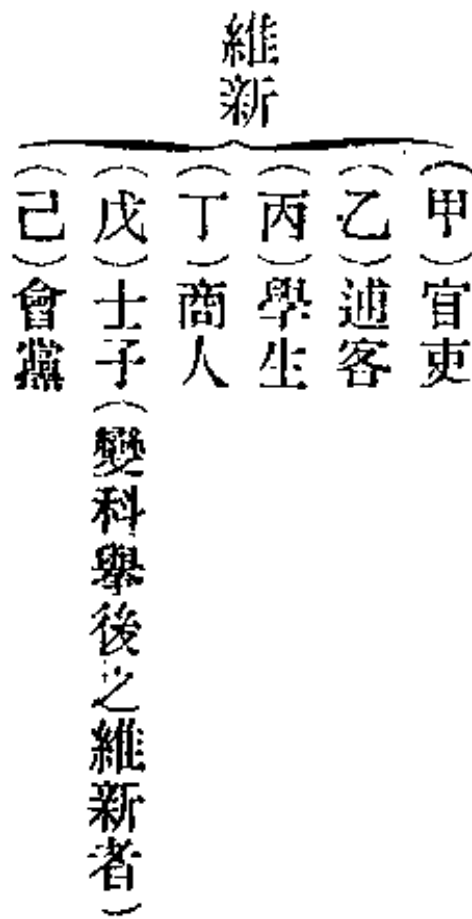
維新圖說

蓬蓬哉鬱鬱哉。數月以來。維新云維新云之語。彌漫磅礴於國中。無論爲帝爲后爲吏爲士爲紳爲商。但使稍有腦氣筋者。苟上以「守舊鬼」三字之徽號。度無不瞋目相視。齟齬然鼓舌以自辨其非。嗚呼。以視去年今日。何其異也。其所以得此者非他。乃譚嗣同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康廣仁林旭唐才常林圭裕祿毓賢啓秀徐承煜趙舒翹英年德公使日本書記生與夫千數之自立會員千數之義利團黨千數之外國教士中國教民之血相注射相擦雜成一種不貲之價值而購得之者也。舉事不成而非不成。流血無益而非無益。嗚呼。噫。嘻。吾欲爲中國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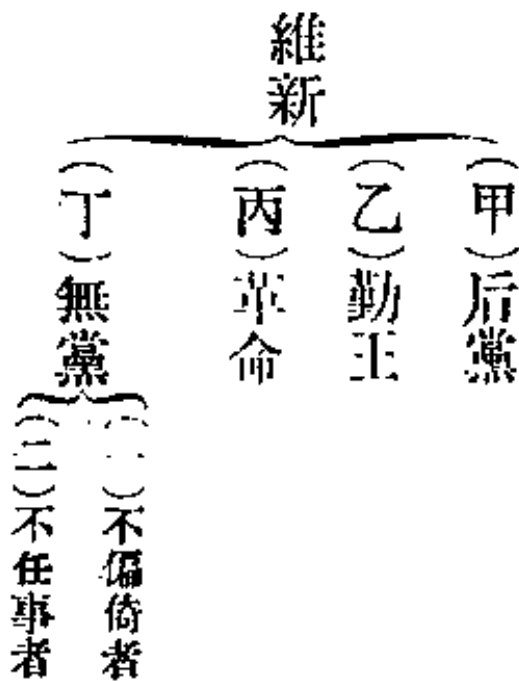
雖然吾昔見中國言維新者之少也而驚。吾今見中國言維新者之多也而益驚。試略舉維

新者之種類。有欲奉西后以維新者。有欲奉今上以維新者。有欲傾滿洲以維新者。有欲緩緩以維新者。有欲急急以維新者。有欲用溫和手段以維新者。有欲用激烈手段以維新者。有欲行全國集權之維新者。有欲行分立自治之維新者。有排外以行維新者。有媚外以行維新者。有爲保朝廷之基業而不得不維新者。有爲保國民之權利而不得不維新者。有爲保一己之權勢聲名富貴而不得不維新者。其種類千差萬別。而又非一人歸一種類。大抵參伍錯綜。撥雜殺亂。而各具一奇異之色相。試列圖以明之。

第一 維新種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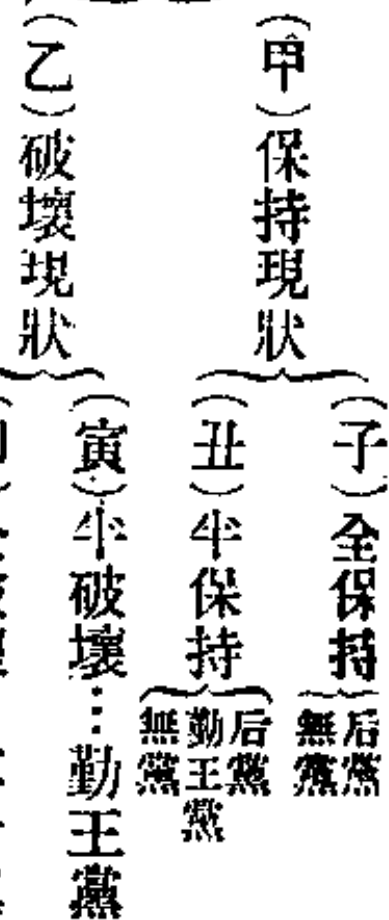
第二 維新黨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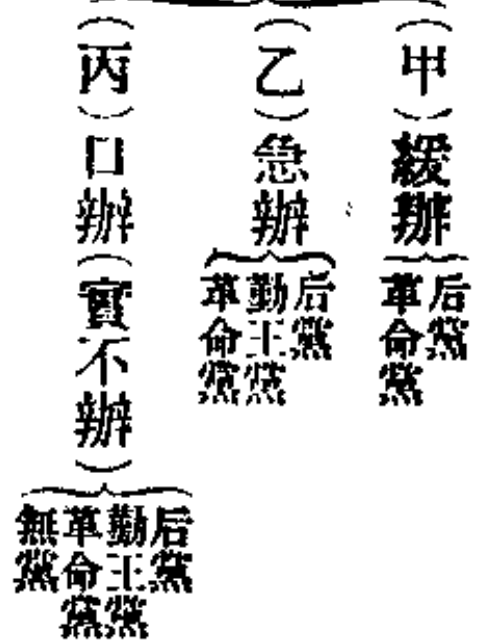
第三 維新目的圖

第四 維新辦法圖

維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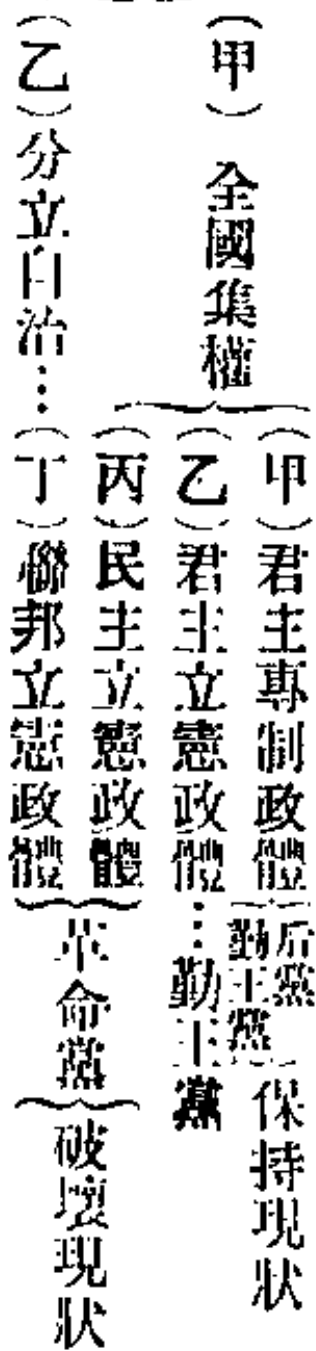


維新



第五 維新主義圖

維新



第六 維新動力圖

維新



第七 維新變相圖

第八 維新心術圖

維新

(甲) 進化之變相

(乙) 趨勢之變相

(一) 由守舊而維新

(二) 由吏黨而民黨

(三) 由革命而勤王

(四) 由勤王而革命

(一) 由革命而勤王

(二) 由勤王而革命

(三) 由民黨而吏黨

維新

(甲) 爲公：爲國民

(乙) 爲私

(一) 爲一姓

(二) 爲一己

(甲) 爲權勢

(乙) 爲聲名

(丙) 爲衣食

以上八圖。略舉大概。雖不足以盡其形相。雖然。亦既已繁。蹟殺雜。干聲萬色矣。吾以爲其種別如何不必問。其黨派如何不必問。其目的如何不必問。其辦法如何不必問。其主義如何不必問。其動力如何不必問。乃至其變相如何亦不必問。所最當辨者。惟心術而已。使其心而爲國民也。公也。無論何種別何黨派何目的何辦法何主義何動力何變相而必終歸於一。致使其心而爲一姓也。自以爲公而實私也。其志愈誠。其行愈勇。而其病天下也愈甚。使其心而爲一己也。私也。且假公以濟其私也。吾寧願舉四百兆人皆爲「守舊鬼」而必不願我國有此等人也。嗚呼噫嘻。蓬蓬哉。醇醇哉。數月以來。維新云。維新云之語。彌漫磅礴於國中。吾欲以第八圖鑑天下之言維新者。且欲吾儕言維新者之一自鑑也。嗚呼噫嘻。吾其賀耶。吾其弔耶。

十九世紀之歐洲與二十世紀之中國

十八世紀之末。法國大革命起。血腥模糊。哭聲。訇。訇。截破歐洲之中心點。加以拿破侖曠代英雄乘之而起。遂至勞全歐之聯軍。僅制其餒。而自由之空氣。遂爾播盪於歐洲。動力與反動力。互相起伏。互相射薄。小退大進。而卒有今日。讀近百年來之西史。何其壯也。何其快也。十九世紀之末。中國義和團起。血腥模糊。哭聲。訇。訇。截破亞洲之中心點。亦既已勞全歐之聯軍。僅制其餒。而拿破侖果安在耶。而亞洲大陸自由之空氣。何以沈沈噫噫。而至今無端倪耶。吾欲我國民一思其故。

漢之季也。八俊八顧八廚八及。名士徧天下。愛國者皆屬望焉。顧無救於漢之亡。而崎嶇山谷存漢臘數十年者。乃一當時無名之諸葛亮。明之季也。東林復社。名士徧天下。愛國者皆屬望焉。顧無救於明之亡。而飄蓬海島存明朔數十年者。乃一當時無名之鄭成功。即法國大革命之始。民黨名士星羅棋布。風馳電掣。只能破壞法國。不能成就法國。而成就之者。乃一當時無名之拿破崙。意者中國之拿破崙。今猶未出世耶。吾願愛國之士。其勿以中國再造之業。望諸今日有名之維新黨。彼真英雄。固不可以名求也。抑所謂今日有名之維新黨者。其勿自尊。大亦勿自暴。棄惟盡其責任。以為將來出世之拿破崙前驅先導。或者二十世紀之亞陸。其未必多讓於十九世紀之歐陸耶。

前驅亦有道乎。曰有。彼法國之能破壞。非革命黨獨力破壞之也。有破壞之前驅也。法國之能成就。亦非拿破崙獨力成就之也。有成就之前驅也。大革命之截歐洲。與義和團之截亞洲。其形跡略同。而結果乃大異者。蓋結果之來。必與原因成比例。蓋亦觀兩者之原因相去何如矣。承前此如此之原因。而欲求將來如彼之結果。是何異磨軋作鏡。炊沙爲飯也。西人有言。十八世紀者。十九世紀之母也。專指歐洲言故吾願今日自命維新黨者。勿遽求爲歐洲十九世紀之人物。而先求爲歐洲十八世紀之人物。吾亞其將有瘳。

西人亦有言。革新之機。如轉巨石於危崖。不動則已。動則其機勢不可退。必赴壑而後止。故最要者莫過於動力。有動力必有反動力。有反動力又必有其反動力之反動力。反反相續。動動不已。而大業成焉。試徵諸歐洲。法國大革命。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其原動力也。神聖同盟。一千八百一十四年

其反動力也。七月革命。一千八百三十年又神聖同盟之反動力也。其後各國之鎮壓政策。又其反動力也。二月革命。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又其鎮壓政策之反動力也。卒至帝王同盟散。梅特涅。奧國宰相逃。

然後全歐之國民主義。乃定基礎焉。其波瀾之倣詭。往復。歷百數十年。未嘗一日停頓。息而卒達其目的也。如此。我中國戊戌之役。可謂原動力也。八月政變。其反動力也。義和團。反動力之極點也。今年之競言維新。又義和團之反動力也。蓋四年之間。而動力之往復者已三次矣。凡力之動也。其拋線之圈。愈擴而愈大。故第一次之反動力。其現象必更劇於原動。

力。而第二次之反動力。即反動力之反動力與原動力同物者

其現象又必更劇於原反動力。

即第一次反動力

以次遞進。

皆循茲軌。故見反動力之來。勿懼勿患。當知其第二次加大反動力之來。必不遠矣。吾中國動機。今始發軔。此後反動。其必四次五次乃至六七八九十次而未有已。譬之所謂危崖轉巨石。其崖千仞。而其石今始墜。數尋前途。豈有艾乎。雖然。夫亦安得而遏之。吾意今世紀之中國。其波瀾倣詭。五光十色。必更有壯奇於前世紀之歐洲者。哲者請拭目以觀。壯劇勇者請挺身以登舞臺。

問者曰。自今以往。第四次之反動力。何自而生乎。曰。不見夫俄羅斯乎。亞歷山大第二未改革以前。俄羅斯民黨之勢力。闕如也。其以後。則磅礴積。至於今日。而幾不可復制。夫帝者改革。宜可以銷民間維新黨不平之氣矣。亞歷山大第二之改革。其事業亦不可謂不洪大矣。而反爲導引民黨之火線者何也。蓋革新者危崖轉巨石。非達其終點而決不能中止者也。譬有異味。不嘗則已。嘗則必欲飽啖焉。必非可以染指分杯而饜其欲也。俄羅斯之民。前此不知有所謂平等主義自由思想者。故相與習而安焉。謂爲固然。雖經百數十年不動可也。及經一度改革之後。如十年幽窓之人。忽開片扇。覩一線之曙光。恍然見天地萬象。如此其可愛。其始不甘以幽窓老也。此所以改革爲動力之大原也。其動力之團。必甚於未動以前。其反動力之團。又如例加大。反反相續。動動不已。自今以往。俄羅斯終不能不行歐洲大

陸之政體。此全世界有識者所同料也。吾中國亦若是而已。新黨乎。新黨乎。厚集爾勳力。以爲將來出世之英雄驅除。二十世紀新中國其將賴之。

俄人之自由思想

於二十世紀中。有可以右左世界之力量者。三國焉。曰俄國曰美國曰中國是已。而此三國者。又必將大變其前此之情狀。然後可成其大業。變之之道奈何。則美國由共和主義而變爲帝國主義。俄國中國由專制主義而變爲自由主義是已。

中國與俄國相類似之點頗多。其國土之廣漠也相類。其人民之堅苦也相類。其君權之宏大而積久也相類。故今日爲中國謀。莫善於鑑俄。

倭兒可士鳩者。俄國革命黨之領子也。英京倫敦有俄羅斯自由同志會。而倭氏實爲其會報主筆。於今年二十世紀之初開幕。著錄閱論一篇。名曰「俄人之自由思想」。今譯錄之。俾我國民知俄國之輿情。及其將來變遷之種子。而因以自擇焉。其言曰。

俄羅斯國民之改革思想。五年以來。進化萬驟。蓋初時國民之希望。全注於新皇之一身。今則逐漸遷移。而國民中有新智識者。漸將爲一國之代表焉。不觀夫俄國之學問家與學生乎。其自重之態度。不屈之精神。真有令人起敬者。

今皇尼古喇之初即位也。有非常之人望。蓋俄國國民未知新君之主義若何。人物若何。

故抱各種之希望。以歡喜熱心而迎之。此其故何歟。蓋先帝亞力山第三。歷制之化身也。其十四年間之政治。使國民疲倦。殆如經半世紀憔悴於虐政者。故亞力山第三。得大鞭撻者。之緣號。非偶然也。此大鞭撻者。一旦崩殂。國民之眼。咸注于二十六歲之新皇。以爲此年少英敏之君。必能賞自由。順民望。行寬大之政。故當時俄民。如釋重負。雖然。問喪而喜。恐傷新帝之感情也。故其歡喜之情。隱祕而不致發露。大行之歸。喪於莫斯科也。葬儀之盛。前古罕聞。悉索賦稅。民不堪命。雖然。俄民不敢怨焉。蓋將忍其困難。以達茲者之希望云爾。

吾俄無國會。其代表民意之機關。惟有州會。以 Zemstvo 而已。此舉世之所聞知也。故新帝即位之際。州會爲民代表。上書。表其忠義之心。以悼先帝。又以最謙恭之語。滙述民情。請准以後。俄國人民。得以所欲。所苦。直達朝廷。不經官吏之手。此其所請。可謂不失於禮。不悖于理。最平和正當之請求也。使新皇面有幾微之新思想。不以家齊視人民。則此等上書。必無害其感情。有斷然者。

千八百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行即位及大婚禮。市邑。軍隊。州會。及各種團體之代表者。六百人。集於殿前。舉行祝典。皇帝尼古喇。乃宣言曰。今全國各階級之代表者。爲表白忠愛之心。咸集此處。朕之所深喜也。古來俄國臣民。皆抱至誠之忠義心。故今日卿等之所

表。朕深信之。雖然。頃者州會連名上書。欲得全國人民參與國事之權。朕今有不得不贊
許者。朕於國民有益之事。必以全力赴之。雖然。至於先帝所行獨裁主義。朕必率由之。固
敢或墜一言以蔽之。則朕之政治。一無以異於先帝之政治也。云云。此演說一出。全國
人民不勝失望。嘗則人民之所希望者。非欲限制君權。乃欲求得真正之獨裁政治而已。
彼等於先帝在位之歷年。惡官吏之跋扈。不能堪其殘忍暴戾。而欲以君主一人之直接
據法律以施政。治其義甚正。而其情亦甚誠。其奈新皇不悟此意。反因沿前皇腐敗之業。
以左袒官吏。此則俄國民所爲意外失望者也。

雖然。彼等無聊之極。思終戀戀然有餘望。以爲皇帝不過少年少閱歷。而思想混雜。未決
定云爾。待至加冕之時。或更示其真意。以利我民。未可知也。故當時全國國民之聲。莫不
企踵以望。曰。加冕期至矣。加冕期至矣。乃自此後。而國民之失望。有更甚於前者。加冕一
役。其費用爲俄國建國以來未有之巨額。而慶祝之日。警察失職。至使人民來觀者。死四
千餘人。屍血狼藉。徧於莫斯科之野。而皇帝曾無一毫哀悼之色。欣欣然以赴跳舞會。於
是人民不勝憤慨。遂衝乘輿之前衛。投石於皇帝之馬車。毀跳舞會場之陳設。暴言暴行。
不一而足。雖警察官極力鎮之。不能禁也。嗚呼。吾俄人民非故與帝室爲仇也。其所以致
此者。誰之過歟。誰之過歟。

使皇帝自經此役以後。知民巖之可畏。祭官吏之無狀。則補半顧鬼。猶未爲遲。乃人民出種種方法。訴其疾苦。皇帝一無所顧。而束縛馳驟。殆更甚焉。民有所請。則輒以下吏議。彼官吏者。人民之蠹賊。盜憎主人。古今通例。欲行民政而下吏議。是何異與虎謀其皮也。於是人民所請。不惟無效。而反以此獲罪官吏。罹法網者道相屬焉。迨乎今年。學生之騷動起。皇帝乃使壓制黨首領威安挪鳩將軍案驗其事。更下嚴詔以脅學生。謂以後復有此等舉動。當以嚴法使服兵役。於是乎俄國人民幾度之希望。於茲盡矣。

外國人不知俄國之真相。惟俄國之爛眼而能知之。新皇自倡萬國平利會議之後。聲望隆隆。日上。洋溢寰宇。而俄國人民則竊竊然笑之以鼻。不見乎口血未乾。而俄政府已先自破其誓。違悖憲法。而強芬蘭人使服兵役。使負擔加重之經費。昔林肯有言。一汝欲愚弄一時之人民可也。欲愚弄一部分之人民可也。若欲時時永遠愚弄全部分之人民。恐其不可。一嗚呼。凡爲君主者。爲國民者。皆不可不深鑑此言也。

吾今欲爲我俄民進一言。自古未有倚賴一二人。而能成國家維新之業者。全國人民知前所倚賴者之一無足恃。是即吾國民政治發達之期至矣。

俄羅斯人。大可自重之國民也。雖合多數之種族以成國。其間言語不通。習俗不同。然其實皆同出於斯拉夫之種族。共建此國以求文明之進步。俄國之起原。在第九世紀。遠後

於歐洲列國。加以建國後僅四百年。爲蒙古所侵掠。瀕于滅亡。雖然我強健之人種。終克
犬敵。驅而放之。以勢力而自發達。故就外面觀之。俄國民於政治上。于社會上。雖視列國
有遜色。然其實際必非劣于他之文明國。試觀其文學界。其藝術界。其音樂詩歌科學之
社會。決不在英德諸國之下。至俄人之繁殖力。及其採用文明之速。凡稍解俄國內情者。
所共知也。且俄國人之政治社會。所以進步遲遲者。非我國民不適於文明之政治文明
之社會也。實由吾國今日之境遇。全爲官吏所壓抑。而破壞其本有之良性也。使一日除
其豐蔀。去其羈絆。任俄民以自然之力。自圖進步。則其成效之速。必有聳全球之觀聽者。
嗚呼。我國民與壓制政體相戰。既非一日四十年前。青年革命之事。其若何勇敢。若何壯
劇。世之所聞也。彼等之血不虛流。今者機會殆將熟矣。

爾來因商工社會之變動。工價下落。工人愈加困難。不平之氣。愈益增長。千八百九十六
年。聖彼得堡之同盟罷工起。凡三萬五千人之勞働者。倡議制限每日勞働時刻。而十萬
人之土木工作應援之。其勢力浩大。遂使政府不得不於翌年而發布新法律。

此次之同盟罷工。其所得雖少。然其結果實有重且大者。何則。以民意而使政府改作法
律。實起點於茲役也。彼工人所以能結此大團體。而爲文明之運動者。實由有學識之人
士。爲之盡力。而大學生實其中心點也。全國之法律家。及報館主筆。凡有識之青年。走集

而助之。爲之草章程。爲之作捐啓。爲之通聲氣於外國之同志者。聲援既厚。組織既完。乃始發手。故能成得未曾有之功。自茲以往。俄國各大都會。皆有工人同盟。至于八百九十八年。合各都會之同盟爲一大同盟。稱爲他國共租黨。其範圍若何之廣。其勢力若何之強。雖可不計。然俄政府雖極力與之戰。而不能滅之。

民智既開。則專制政治自不得不顛覆。故愚民之術。凡專制政府一定之方針也。雖然。時勢者常動者也。日進者也。俄政府雖有萬鈞之力。亦安能與時勢敵。故政府雖出種種方法以禁窒民智。而民間亦自有種種方法以開通之。即如著述一道。政府之壓制愈烈。而言論亦愈盛。凡俄國民之曾受教育者。政治思想大發達。革命精神。蓬蓬勃勃。而近者學生同盟罷業。其最顯著者也。本年二月二十日。聖彼得堡大學紀念會之日也。校中學生之一隊。以嫌疑而受警察官之凌辱。此事一起。凡全部中之大學生。及稍有學識之士。咸大激昂。處處集會。爲政治上之運動。於是大學生共議。向於政府有所要求。所求不遂。則相率不受業于大學。既而海軍士官四十人。首與此學生通殷勤。既而醫學校之生徒。亦同盟罷業。既而全都諸種高等學校。女學校。凡十七所之學生。咸加盟焉。同時又派密使于全國諸學校。凡各大都會之學生。盡與首都桴鼓相應。全國學校之教室。幾鍵戶圍無一人矣。

要而論之。凡國民之自由思想。必藉抑壓之勢力而後能勃興。所謂壓力不。甚。則躍力不。高。此古今萬國所循之常軌也。我俄國何莫不然。今日競爭劇烈之世界。苟民智不進步。社會不發達。則必不能保其地位於列強之間。雖然。進步與發達。專制政治之敵也。此二者終不能兩立。吾俄國之宗教道德學術。皆有精華美妙之芽。含蘖而未展。一旦除去政治之桎梏。則滿園穠豔。可立而待矣。

二十世紀之新鬼

二十世紀之開幕。至今凡三百日有奇。世界之巨人。死於是者五人焉。一曰英國女皇城多利亞。二曰日本政友會首領前遞信大臣星亨。三曰意大利左黨首領前宰相格里士比。四曰美國合衆黨首領原任大統領麥堅尼。五曰中國議和全權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楊朱有言。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雖復窮尊極貴。殊俊奇傑。亦豈能有與天地長久者耶。環瀛萬里。各自撒手。四時之運。成功者去。碧落黃泉。頗不寂寞。

以權勢地位論之。則域多利亞與麥尼堅爲一類。以聲名之久。福命之高論之。則域多利亞與李鴻章爲一類。以民間之勢力論之。則星亨格里士比麥堅尼爲一類。以戰功之顯著外交之敏活論之。則格里士比與李鴻章爲一類。以早年之艱辛被爵被逐于官吏論之。則星亨格里士比爲一類。以晚年唾罵之多論之。則星亨與李鴻章爲一類。以現時當權一舉一

動爲世界所注目論之。則李鴻章與麥堅尼爲一類。以享壽之高論之。則域多利亞格里士比李鴻章爲一類。以齎志未竟死事慘酷論之。則星亨與麥尼堅爲一類。

域多利亞麥堅尼李鴻章之事實。吾邦人多能知之。茲不具述。請略叙星亨與格里士比之所經歷。

星亨日本近來政界之雄也。明治五年。嘗爲橫濱稅關長。以誤稱英皇爲英王。觸英公使之怒。不肯自屈。罷職而游學英國。明治十年。歸爲政府附屬律師。未幾自由黨興。彼以後進入黨。崢嶸倔強。爲先輩所器重。卒乃握自由黨中獨一無二之權力。星亨一生之歷史。實日本自由黨始末歷史也。當明治十五六年間。彼率黨人攻擊政府。鏖戰不遺餘力。遂以明治十八年下獄。二十年被放逐於外。二十三年議院既開。舉爲議員。旋任下議院議長。因與改進黨相敵。奪議長之職。削議員之籍。明治二十九年。復任美國公使。三十二年。任滿歸。值憲政黨（即進步自由兩黨合併改名者）政府之末運。彼直揮大刀。濶斧。散內閣。散憲政黨。三十三年。改自由黨爲立憲政友會。未幾政友會得政。組織內閣。星亨爲遞信省大臣。星亨爲人。雄才大畧。有不可一世之概。膽智冠世。日日與其政敵鏖戰。所向摧靡。遂赫然爲日本現世第一人物。而生平不謹小節。好貨賂。大爲國人所詬病。爲大臣不數月。以奮職事牽連辭職。然猶居議院。指揮最多數之政黨焉。本年七月。爲一俠客所刺。卒於市會議場。

格里士比。以千八百十九年生於意大利之西西里島。早歲爲律師。千八百四十八年。意大利革命之役。格氏實爲其有力者。事敗遁于法蘭西。既又被逐竄於英國。飄蓬海島。無以爲生。時或凍餓經旬。賣文於各報館。僅得充饑粥。如是者凡十餘年。至千八百六十年。始從革命軍大將雅里巴治入於西西里島。西西里遂自立。及意大利一統之業成。舉爲議員。尋任下議院議長。屢爲政府大臣。嘗兩度爲宰相。意大利有左右黨。而格氏實左黨之首領也。其內治政策。恒與教會權力相反對。其外交政策。務親德意志。以抑法蘭西。歐洲三國同盟。德奧意三國。格氏最有功焉。後以事爲反對黨所擁。遂于千八百九十六年辭職。自脫於政海之風波。優游林下。以終餘年。意大利建國之日。雖尙淺。而能屹然立於歐洲居一等國之位置。實格氏與嘉富淇雅里巴治三雄之功居多。云。以本年八月卒。年八十有三。嗚呼。若星氏格氏。可不謂曠世之豪傑也。哉。此五人者。於其國皆有絕大之關係。除域多利亞爲立憲政治國之君主。君主無責任。不必論斷外。若格里士比。若麥堅尼。皆使其國一新焉。若星亨則欲新之而未能。竟其志者也。以此論之。則李鴻章之視彼三人。有慚德矣。李鴻章每自解曰。吾被舉國所掣肘。有志而未逮也。斯固然也。雖然。以視星亨。格里士比之冒險。忍萬辱。排萬難。以卒達其目的者何如。夫眞英雄。恒不假他之勢力。而常能自造勢力。彼星氏格氏之勢力。皆自造者也。若李鴻章。則安富尊榮於一政府之下而已。苟其以強國利。

民爲志也。豈有以四十年之勤臣。養宿而不能結民望。以戰勝舊黨者。惜哉李鴻章之學識。不能如星亨。其熱誠不能如格里士比。所憑藉者十倍於彼等。而所成就乃遠出彼等下也。質而言之。則李鴻章實一無學識無熱誠之人也。雖然。以中國之大。其人之有學識有熱誠。能愈於李鴻章者幾何。十九世紀列國皆有英雄。而我國獨無一英雄。則吾輩亦安得不指鹿爲馬。聊自解嘲。翹李鴻章以示於世界。曰。此我國之英雄也。嗚呼。亦適成爲我國之英雄而已矣。亦適成爲我國十九世紀以前之英雄而已矣。

域多利亞之君英國也。六十餘年。李鴻章之相中國也。四十餘年。以一身而當國之久。近世中未有及此兩人者也。雖然。域多利亞六十年中。英國擴土徧於五洲。遂至有 *The Sun* 中 *usually Shines On Our British Flag* (譯言太陽常照我英國旗也。意謂英國屬土徧於兩半球也) 之驕語。何其榮也。李鴻章四十年中。中國日蹙百里。試一披亞細亞東部輿圖。其改道顏色者。殆十餘處矣。何其恥也。夫英國之榮。固不能爲域多利亞一人功。中國之恥。亦不能爲李鴻章一人罪。嗚呼。十九世紀往矣。而二十世紀方將來。曾國藩常言。已往種種。譬如昨日死。未來種種。譬如今日生。吾輩於十九世紀之代表人。無敢焉無責焉。亦視二十世紀之新人何如耳。

麥堅尼非十九世紀英國之代表人。而二十世紀英國之代表人也。美國自華盛頓創業。們

羅昌言。皆務保疆。不務攻取。經營美洲。不及他洲。自麥堅尼就任以來。一舉而縣古巴。再舉而吞夏威夷。三舉而攘菲律賓。共和主義。一變爲帝國主義。遂使西半球新世界。與東亞大陸忽相接近。自今以往。美國將突飛五洲。主盟羣雄。而中美之交。亦自此多事。是皆麥堅尼所以貽後人也。李鴻章結舊中國之絳。而麥堅尼開新美國之始。麥堅尼死。而將來爲麥堅尼繼志者。當不止千萬。李鴻章死。而將來爲李鴻章幹蠱者。誰耶。嗟夫。望八荒之寥廓。何地無才。送九原之沈冥。問天不語。陳陳代謝。去日疏而生。日親。咄咄逼人。後視今。猶今視昔。青燈有味。逝水無情。聊附長吟。以代信史。

右一首域多利亞

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韉。用杜老
韉詠鷹句今日江山忽寂寞。飛鷹啣箭墮寒秋。

右一首星亨

蠟燭六度蘇子。卽咽卽十載吳市。簫國自少年吾老矣。格氏嘗與瑪志尼創
會名曰少年伊大利菟裘人去雨蕭蕭。

右一首格里士比

壯夫生奪門羅。席門羅前美國總統嘗宣言美國不干預他洲之事。他洲亦不得干預美洲之事。世稱門羅主義。雄鬼死傍林肯墳。林肯前美國總統爲
放黑奴開南北美之

戰後繼任
被刺卒者 無賴商風海西警。半旗蔽地弔天民。

八十八

右一首麥堅尼

陽秋未定蓋棺論。病國能成豎子名。如此江山且休去。夕陽黃處送君行。

右一首李鴻章

難乎爲民上者

民氣弱之國。爲民上者最易。而國恒替。民氣昌之國。爲民上者最難。而國恒強。故今日爲文明之首長者。既不可無非常之勇氣。常立於戰塲。冒險決死以伸政策。尤不可不以非常之公心。順揣輿情。著著爲公利公益著想。乃可以安其位保其身。吁其難哉。

星亨與麥堅尼。皆死於刺客者也。而星與麥之所以遇刺客不同。麥則全由敵黨之忌嫉。而星則不爾。星則多由於平昔之自取。而麥則不爾。要之各難其難。則一也。日本之興。俠客與有功焉。所謂武士道。所謂大和魂。皆拔劍擊柱一瞑不視之徒也。非伊直弼死於是。大久保利通死於是。森有禮死於是。今星亨復死於是。雖曰害社會之秩序。而旱地龍鱗。往往使天地爲之昭蘇者。日本之精神。其在是歟。

若夫歐洲十九世紀各國首長。遭此厄者尤數見不鮮。以俄國論之。一八〇一年。保羅帝被殺。一八八一年。亞歷山大第二爲炸藥所斃。而先帝亞歷山第三。自言終日若在幽囚。一夕

九選。曾靡寧息。今皇尼古喇第一。當游日本時。亦幾不免矣。俄羅斯爲地球第一專制之國。其現狀若此。無足怪者。

至于美國。則一八六五年。大統領林肯遇害。一八八一年。大統領雅里非兒遇害。至本年。麥堅。復蹈前軌焉。即最近三十六年間。大統領之死于毒手者三人矣。夫以專制政體出產地（即俄國）之帝王之生命。與自由政體出產地（即美國）之統領之生命。兩者比較。孰危孰安。似不待問。即向人壽燕梳公司買保險。則其價率自當俄增而美減。固其常也。乃其比較之實際如此。豈有他哉。民氣愈昌之國。爲民上者愈難。此公例之不可逃者也。

吾爲此言。吾非左袒無政府黨也。無政府黨者。不問爲專制國。爲自由國。而惟以殺其首長爲務。彼等之目的。在破壞秩序。若夫專制秩序與自由秩序。皆非所問也。彼等秩序之敵也。文明之敵也。雖然。必有文明之敵。故民氣弱之國。非惟求文明不可得。即求文明之敵亦不可得也。

嗚呼。使移今日中國之爲民上者。以居歐美日本。吾見星亨麥堅尼之事。月接於目。而日觸於耳矣。

烟士披里純 (Inspiration)

人常欲語其胸中之秘密。或有欲語而語之者。或有欲勿語而語之者。雖有有心無心之差。

別。而要之腦中之秘密。決不能長隱伏於胸中。不顯于口。則顯於舉動。不顯于舉動。則顯于容貌。記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乎。吁。可畏哉。

蓋人有四肢五官。皆所以顯人心中之秘密。即肢官者。人心之間諜也。告白也。招牌也。其額蹙蹙。其容頹頹者。雖強爲歡笑。吾知其有憂。其笑在渦。其軒在眉者。雖口說無聊。吾知其有樂。蓋其胸中之秘密。有欲自抑而不能抑。直透出此等之機關。以表白於大廷廣衆者。述懷何必三寸之舌。寫情何必七寸之管。乃至眼之一閃。顏之一動。手之一觸。體之一運。無一而非導隱念。述幽懷之絕大文章也。

西儒哈彌兒頓曰。世界莫大於人。人莫大於心。諒哉言乎。而此心又有突如其來。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若是者。我自忘其爲我。無以名之名。之曰「烟士披里純」(Inspiration) 烟士披里純。一者發于思想感情最高潮之一刹那。頃而千古之英雄豪傑。孝子烈婦。忠臣義士。以至熱心之宗教家。美術家。探險家。所以能爲驚天地泣鬼神之事業。皆起于此一刹那。頃爲此「烟士披里純」之所鼓動。故一刹那間。不識不知之所成就。有遠過於數十年矜心作意以爲之者。嘗讀史記李廣列傳云。一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一由此觀之。射石沒羽。非李將軍平生之慣技。不過此一刹那間。如電如火。莫或使之。若或使之。曰「烟士披里純」之故。馮衍路得云。我於怒時。最

善祈禱。最善演說。至如元奘法師之一鉢一錫。越葱嶺。犯毒瘴。以達印度。哥倫布之一帆一楫。凌洪濤。賭生命以尋美洲。俄兒士蔑之唱。俚謠。彈琵琶以乞食于南歐。摩西之鬥蠻族。逐水草以徘徊于沙漠。雖所求不同。而成不同。而要之皆一。且爲「烟士披里純」所感動。所驅使。而求達其目的而已。盧騷嘗自書其懺悔記後。曰：「吾當孤筇單步。旅行于世界之時。未嘗知我之爲我。凡旅行中所遇百事百物。皆一一鼓舞發揮我之思想。吾體動。吾心亦因之而動。吾惟飢而食。飽而行。當時所存于吾之心目中者。惟始終有一新天國。吾日日思之。日日求之而已。而吾一生之得力。實在于此。」云云。嗚呼。以盧梭心力之大。所謂放火於歐洲。億萬人心之火種。而其所成就。乃自行脚中之「烟士披里純」得來。烟士披里純之動力。誠不可思議哉。

世之歷史家議論家。往往曰：英雄籠絡人。而其所謂籠絡者。用若何之手段。若何之言論。若何之顏色。一若有一定之格式。可以器械造而印板行者。果爾。則其術既有定。所以傳習其術者。亦必有定。如就冶師而學鍛冶。就土工而學博埴。果爾。則術其術以學爲英雄。固自易。果爾。則英雄當車載斗量。充塞大壤。而彼刻畫英雄之形狀。傳述英雄之伎倆者。何以自身不能爲英雄。噫。嘻。英雄之果爲籠絡人與否。吾不能知之。藉曰籠絡。而其所謂籠絡者。決非假權術。非如器械造而印板行。蓋必有所謂「烟士披里純」者。其接於人也。如電氣之觸。

物如磁石之引鐵有欲離而不能離者焉。趙甌北廿二史劄記論劉備曰：「觀其三顧諸葛，咨以大計，獨有傳巖爰立之風。關張趙雲自少結契，終身奉以周旋，即羈旅奔逃，寄人籬下，無寸土可以立業，而數人者忠難相隨，別無貳志，此固數人者之忠義，而備亦必有深結其隱微而不可解者矣。」豈惟劉備雖曹操雖孫權雖華盛頓雖拿破侖雖哥郎威兒雖格蘭斯頓莫不皆然。彼尋常人刻畫英雄之行狀，下種種呆板之評論者，恰如冬烘學究之批評古文，以自家之胸臆立一定之準繩，一若韓柳諸大家作文皆有定規，若者爲雙關法，若者爲單提法，若者爲抑揚頓挫法，若者爲波瀾擒縱法，自識者觀之，安有不噴飯者耶。彼古人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曰惟「烟士披里純」之故。

然則養此「烟士披里純」亦有道乎。曰：「烟士披里純」之來也如風，人不能捕之，其生也如雲，人不能攔之，雖然，有可以得之之道一焉。曰：至誠而已矣。更詳言之，則捐棄百事而專注於一目的，忠純專一，終身以之是也。記曰：至誠所感，金石爲開，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西儒姚哥氏有言：「婦人弱也，而爲母則強。」Woman is Weak But Mother is Strong。夫弱婦何以能爲強母，唯其愛兒至誠之一念，則雖平日嬌不勝衣，情如小鳥，而以其兒之故，可以獨往獨來，于千山萬壑之中，虎狼吼嘯，魍魎出沒，而無所於恐，無所於避，蓋至誠者人之真面目，而

通於神明者也。當生死呼吸之頃。弱者忽強。愚者忽智。無用者忽而有用。失火之家。其主婦運千鈞之筭。若拾芥然。法國奇女若安。以眇眇一田舍青春之弱質。而能退英國十萬之大軍。曰惟「烟士披里純」之故。使人之處世也。常如在火宅。如在敵圍。則「烟士披里純」日與相隨。雖百千阻力。何所可畏。雖擎天事業。何身不成。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書此銘諸終身。以自警戒。自鞭策。且以告天下之同志者。

無欲與多欲

頃讀日本國民新聞。有德富蘇峯氏所著論題。曰無欲與多欲。其論頗有精深透拔者。故錄之而演其義。

蘇峰子曰。人無無欲者。或好色。或好貨。或好名。或好學。要之無有無欲者。即如禪寂之徒。以槁木死灰自命。然終不免有槁木死灰之欲。淺見者流。往往謂彼多欲也。此無欲也。皆妄生差別相而已。

近世之豪傑。如西鄉南洲者。殆可謂無欲人矣。其詩云。「吾家遺法君知否。不爲兒孫買美田。一世俗之欲。殆皆淨盡。雖然。彼一日聞薩兒之暴發。忽犧牲其一身。甘與其子弟爲情死。嗟哉。曰。白髮衰顏非所意。壯心橫劍媿無勳。」蓋彼視其一身。輕如鴻毛。而以不能立蓋世。

之功爲一生大憾事。果然則南洲可謂全無欲乎。

民以爲世俗之所謂無欲者。未必無欲。所謂多欲者。未必多欲。要而論之。則欲之有無多少。惟視其所欲之性質與種類何如耳。彼西鄉南洲之眼中。或以平沼專藏。爲無欲之極。亦未可知也。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哲人徇道。其趨向不同。則其欲念之所主亦自不同耳。

人莫不欲其最上之物。若以美人爲最上之物。則美人以外。一切屏棄以求之。不惜焉。若以金錢爲最下之物。則金錢以外。一切屏棄以求之。不惜焉。以至他物他事。莫不例是。是故吾人不必求無欲。無欲者。決非吾人之所能及也。無寧先自審擇。決定以何物爲最上。而集注一切之欲念以向之。究之無欲云者。無世俗之欲。爾彼之所欲者。視世俗之欲。有加高焉。有加大焉。以此之故。故無暇日以顧俗欲。然則無欲云者。雖謂之以大欲克小欲。以高欲克卑欲。以清欲克濁欲。焉可也。

欲求子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荀子曰。凡人所欲多。其可用必多。斯二者各明一義。有並行而不相悖者焉。物質上之欲。惟患其多。精神上之欲。惟患其少。而欲求減物質上之欲。則非增精神上之欲。不能爲功。其消息之間。殆有一定之比例。釋迦所以舍淨飯太子之貴。而苦行六年。摩西所以棄埃及職官之安。而漂流萬里。路得所以辭教皇不次之賞。而對籬大廷。哥倫布所以拋里邦游優之樂。而投身遙海。曰。惟有欲之故。燕雀烏知鴻鵠志。陳涉莽

夫猶能爲此言。而況於亘古萬國之聖賢豪傑乎。

孔子不云乎。我欲仁。斯仁至矣。今試問孔子有欲乎。曰。孔承天下之多欲而大欲者也。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孔子之於救天下利生民也。視之如流俗人之好飲食好男女好金錢好名譽。豈惟孔子。凡古今來之聖賢豪傑。彼其畢生之所經營所貫注。旁觀人觀之爲驚天動地。能火所難。百世之下。震駭之。膜拜之。而返諸彼聖賢豪傑之本心。亦不過視爲縱欲之具而已。人見有男女之爲情而死。者。輒咲之曰。嘻。抑何其癡。而不知聖賢豪傑之爲道而死。爲國而死。爲民而死。其與彼情死者。分量之大。小。關係之重。輕。雖有不同。至其專注一欲而斷棄他欲。則一而已。夫是之謂至誠。嗚呼。安所得有以寶玉。薰玉之癡情。癡欲。以向於國民者乎。吾將執鞭以從之。

佛弟子問佛曰。何謂如來種。佛言。無明有愛。是如來種。無明有愛者。多欲之謂也。

說悔

語曰。君子之作事也。無悔。悔也者。殆非大賢豪傑之所常有乎。雖然。佛教曰。懺悔。耶教曰。悔。改。孔子曰。過則勿憚。改。凡古今大宗教教育之主旨。無不提倡此義。以爲立身進德不二法門。則又何也。

大易四動曰。吉凶悔吝。吝者凶之原。而悔者吉之本也。悔。何以爲吉之本。凡人之性。惡也。自

無始以來。其無明之種子。久已熏習於藏識中。故當初受生之始。而無量迷妄。既伏於意根矣。及其住世間也。又受衆生惡業熏習所成的社會之熏習。彼此相熏。日習日深。雖有善根。而常爲惡根所勝。不克伸長。不克成熟。於是乎欲進德者。不可不以戰勝舊習爲第一段工夫。大學曰。作新民。能去其舊染之污者。謂之自新。能去社會舊染之污者。謂之新民。若是者。非悔末田。悔也者。進步之原動力也。

子張吳之阻僧也。顏涿聚魯之大盜也。而能受學孔子。爲大儒。曰惟悔之故。大迦葉富樓那。皆頑空之外道也。而能深通佛乘。列于十八大弟子之數。曰惟悔之故。保羅與耶蘇爲難最力者也。而能轉心歸依。弘通彼教。功冠宗門。曰惟悔之故。至如衛之賢大夫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晉之名士周處。幼年爲三害之一。後乃刻厲自新。爲世名儒。以子夏大賢。而喪子喪明。慙天痛哭。自訴無罪。及聞曾子之面責。乃投杖而起。曰。吾過矣。吾過矣。晉離羣索居亦已久矣。彼其心地何等磊落。其氣象何等俊偉。百世之下。如見其精神焉。下至文章雕蟲小技。而揚子雲猶稱每著一書。悔其少作。曹子建言。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茲事雖小。然彼等所以能在數千年文界卓然占一席者。亦豈不以是耶。魏武帝自言。曹操做事從來不悔。曹操之所以能爲英雄者。以此。曹操之所以不能爲君子者。亦以此。悔之時義大矣哉。

悔之發生力有二。途。一曰自內。二曰自外。自內發者。非有大智慧不能。否則如西語所謂「烟士披里純」有神力以爲之助也。自外生者。或讀書而感動焉。或閱事而感動焉。或聽哲人之說法而感動焉。或聞朋友之規諫而感動焉。要之當其悔也。恒皇然凜然。有今是昨非之想。往往中夜。省汗流浹背。自覺其前者所爲。不可以立於天地。所謂一念之間。間不容髮。非獨大賢豪傑有之。即尋常人亦莫不有焉。特視其既悔後之結果。何如耳。凡言悔者。必曰悔悟。又曰悔改。蓋不悟則其悔不生。不改則其悔不成。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孔子繫之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是故非生其悔之難。而成其悔之難。曾文正曰。從前種種。譬猶昨日死。從後種種。譬猶今日生。故真能得力於悔字訣者。常如以一新造之人。立於世界。大學所謂日日新者耶。一人如是。則一身進步。國民如是。則一國進步。

悔改之與自信。反對之兩極端也。佛法既言懺悔。又言不退轉。今欲以悔義施諸教育。得無導人以退轉之路耶。抑彼信道不篤。巽懦畏事。半途棄其主義者。豈不有所藉口耶。曰。是又不然。孟子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凡人之行事。善不善。合於公理不合於公理。彼各人之良心。常自告語之。非可以假借者也。是故昔不知其爲善而棄之。昔不知其

爲惡而蹈之。或雖知之而偶不及檢。遂從而棄之。蹈之。及其既悟也。既悔也。則幡然自新焉。是之謂君子之悔。若乃前既已明知之矣。躬行之矣。而牽於薄俗。怵於利害。溺於私欲。忽然棄去。艾己无人。是之謂小人之悔。君子之悔。其既悔既改也。常泰然若釋重負。神明安恬。小人之悔。其既悔既改也。常覩然若背有芒。夜夜忐忑。君子之悔。一悔而不復再悔。小人之悔。且又將有大悔之在其後也。然則真能悔者。必真能不退轉者也。何也。悔也者。進步之謂也。非退步之謂也。

機埃的格言

偶閱德富蘇峰所著書。有譯機埃的氏格言數則。輒重譯之以實自由書。

古人所思索之外。亦無足供我輩今日之思索者。我輩惟務反覆思之。重思之耳。

蘇峯案。『天地間無新事物』一語。實不可易之真理。欲舉萬物萬事而自我發明之。蓋妄人耳。熟路雖熟。若重來而加以視察。則清新之景。常在目前。

任案。學者求新知識。固屬要事。然於當前陳腐之事物。決不可輕看而吐棄之。吾今日每讀中國理學家之書。常覺其於國民教育上一大部分之關係。每讀中國歷史。覺其趣味濃深。應接不暇。

淤泥之耀。限於日光所照之間。

蘇峯案。日光不照。則淤泥惟淤泥耳。

任案。是故人必嘗有所獨得。不可依附末光。無論任事。無論講學。皆當爾爾。普也美也。不能自知者也。

蘇峰案。善美之所以爲善美。惟在不自知其善美而已。若自覺其如是。則善美之香味。立即消散。蓋無邪者。善美之最要原質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愛絕清絕。在於不自知其芬馥也。

忘恩者。一種之弱性也。吾未見有能之士。不感謝他人也。

蘇峯案。常認識自己之負債了了不忘者。英雄兒之有真骨頭者也。管仲豈忘鮑叔哉。有愛與己同臭味之人而求之者。有愛與己異臭味之人而尋之者。

蘇峯案。人有種種。世界有種種。以此之故。

任案。愛同己者。常人之性也。愛異己者。求益之道也。電氣必合正負兩電而後生。力生物必和陰陽兩性而後發。榮人不可不務以反比例之事物。自鑑自進。

吾人當因其性之所近。以講求世界有形無形之學。世界者常有光明之方面。則有暗黑之方面也。

蘇峰案。樂天家常覺世界爲極樂。厭世家常覺世界爲極苦。極苦極樂。惟在一心。

任案。世界無論何等社會。皆含有種種色相。不親入其社會。不能知也。一旦入之。別有天地。別有國土。一蜂也。一蟻也。一土也。一石也。物理學家終身研究之不能盡焉。政治社會。宗教社會。學者社會。商業社會。勞動社會。盜賊社會。乞丐社會。苟入其一。而以慧眼觀察之。無往而不可悟得最真最大之原理。雖然。通其一。萬事畢。有光明之方面。則黑暗之方面。亦光明矣。生也有涯。知也無涯。故因性之所近。可以知世界。希望者。失意人之第二靈魂也。

蘇峰案。有希望則可轉失意爲得意。

任案。有希望則雖失意亦得意。希望愈遠愈大者。無人而不自得也。熱心者最大之價值也。雖然。吾人不爲其所驅遣。乃得其真價值。

蘇峰案。人若爲熱心之奴隸。則熱心如狂氣一般。其價值復何有焉。

任案。人莫患爲他人之奴隸。尤莫患爲自己之奴隸。爲人奴隸。猶可解脫。爲己奴隸。則永無解脫之時。所謂爲己奴隸者。心爲形役是也。故吾常言。心爲形役者。奴隸之魁。而最可哀憐者也。據此言。則心爲心役。猶且不可。況於形役乎。

無論何人。必不於其僕隸之前逞英雄。無他。惟英雄能識英雄。若施之於僕隸輩。則亦惟得其同輩的僕隸之良月耳。

任案。凡欲博聲名於流俗人者。可懸此語爲當頭棒喝。智者愚者俱無害。最危險者。惟在半智半愚之人。

蘇峰案。生兵法者。大敗之基也。

凡作事。將成功之時。其困難最甚。

蘇峰案。此閱歷世途者所無異辭也。

任案。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志當世之務者。不可不戒。不可不勉。

勿以知而自足。宜應用之。勿以欲而自足。宜實行之。

蘇峰案。此乃驅吾人使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金言也。惟此一步。實人之所以爲人也。

富國強兵

有貧國弱兵者。有貧國強兵者。有富國弱兵者。有富國強兵者。若葡萄牙。若希臘。貧國弱兵也。若意大利。若日本。貧國強兵也。若比利時。若荷蘭。富國弱兵也。若英吉利。若法蘭西。若德意志。富國強兵也。此十九世紀世界舞臺之大概也。

有可以富國強兵。今則兵雖強而國未富者。俄國是也。有可以富國強兵。今則國雖富而兵未強者。美國是也。有可以富國強兵。今則國亦未富兵亦未強者。中國是也。此三國者二十世紀世界舞臺第一等重要之國也。

俄國之必將富。美兵之必將強。是可懸定之問題也。中國之將以貧弱終乎否乎。是難定之問題也。中國之地不貧而國貧。中國之民不弱而兵弱。是世界一怪現象也。然則其貧之弱之者。必有一魔鬼實作梗作弄於其間。吾國民但當求得魔鬼所在而被除之。則二十世紀之舞臺將爲吾國民所專。有未可知也。

世界外之世界

諸葛孔明初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精熟。諸葛獨觀大略。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但笑而不言。日惟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嗚呼。此何等心胸。何等氣象。彼其於羣雄擾攘四海鼎沸之頃。泊然置其一身於世界外之世界。而放炯眼以照世界。知自己之爲何人。知世界之爲何狀。已與世界有如何之關係。知己在世界當處如何之位置。蓋其所以自審自擇者。固已夙定。必非欲以苟全性命於亂世。終其身也。蓋知彼三人者。隨時勢之人而已。乃造時勢之人也。嗚呼。眞人物。眞豪傑。其所養有如此者。

人也者。好羣之動物也。此西儒亞里士多德之言近自所親。遠及所未見。相交互而成世界。雖然。日處於城市。雜遝之地。受外界之刺激熏染。常不復自識我之爲我。故時或獨處靜觀。遁世絕俗。然後我相始可得見。顧所謂遁世絕俗者。其種類亦有數端。一則旁觀派者流。僞爲堅僻詭異之

行立於世外。玩世嘲俗。以爲韻事佳話。所謂俗中笑俗。毫無取焉。次則以熱心之極。生一種反動力。抱非常之才。觀一世之曠曠。不忍揚波醜醜。乃甘與世絕。不以泯泯污察察。不以騃騃任駑駘。此三閭大夫之徒也。君子哀之。且深敬之。亦有性本恬淡。獨慕清淑。不樂與人間世交涉。而放浪形骸之外者。古今高流之詩人。往往有之。如李白之詩。所謂問吾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其天才諛想。自有高出於凡俗者。但此等人於世界。無甚關係。吾甚愛之。不願學之。

尋常人能入世界而不能出。高流者能出世界而不能入。最高流者既入之。復出之。既出之。復入之。即出即入。非出非入。負哉尙乎。望之似易行之甚。難雖不可強而致。願不可不學而勉。無論如何尋常之人。日爲尋常界所困。如醉如夢。及其偶遇一人。獨居更無他事之時。或有翛然洒然。與天地爲伴侶。而生不可思議之思想者。英國某小說所載一段。有足描寫此情態者。其言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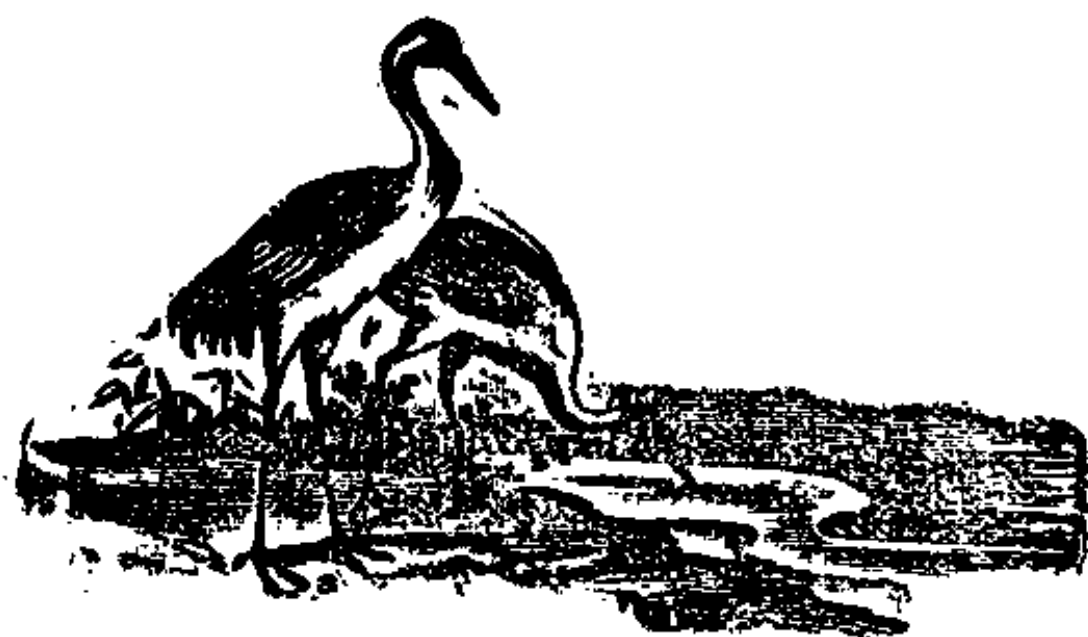
狄西將軍之征埃及也。有一騎士爲西刺伯人所擒。深夜伺隙竊逃。沿尼羅河上流。急鞭疾驅。盡馬力所及。馬卒疲斃。遂獨遺一身於浩浩沙漠之中。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惟啜咀椰子以自活。萬籟無聲。乾坤寂寥。極目一望。渺茫無涯。惟見地平線盡處。如畫如綴。絕望之極。抱椰樹痛哭。時鼓無聊之勇氣。大聲而呼。其聲惟遠消散於沙際。曾無反響。偶覺有

之者斯爲偉人。

俾士麥稍有休暇。則退舍於田園。或單身人夜。孑孑散步。其所計畫國事。多在此時。彼雖非理想家。然其所經營。常超越凡人。不好爲規矩所束縛。故常脫羈絆而住于惟我獨尊之境。彼嘗在福郎克戈寄一短牋於其夫人云。一舟以某日泛來因河。予乘明月泳乎中。流浮露水面。僅鼻與眼。免浴時許。直達濱涇。徹夜悄靜。循流徐行。仰視惟見月星娟娟。橫睇兩岸。巒巒重疊。如迎如送。碁布平原。惟古戰場耳。根所接。僅有水聲。冷然恍兮。乃似幽夢。噫嘻。一年三百六十日。安得昔昔有此游。格蘭斯頓亦然。退食之暇。屏妻子。去婢僕。一人栖於後園。伐木丁丁。然自餘大宗教家。更多斯蹟。摩哈默德在瓦加爲商。單身遁於寂寞之地者數次。其悟道也。實在希拉之一淺洞。釋迦牟尼苦行六年。乃起於菩提樹下。哲人傑士罔不如是。

何以故。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天下固未有昏濁營亂之腦質。而可以決大計立大業者。而凡大人物大豪傑。其所負荷之事愈多愈重。則其與社會交接也愈雜愈繁。非常有一世界外之世界。以養其神明。久而久之。將爲尋常人所染。而漸與之同化。即不爾。而腦髓亦炙涸。而智慧亦不得不倒退。故欲學爲大人物者。在一生中。不可無數年住世界外之世界。在一年中。不可無數月住世界外之世界。在一日中。不可無數刻住世界外之世界。嗚呼。風雨如。

晦。鷄鳴不已。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1 4 2) 清议报全编 (二)

作者 = 新民社辑

页数 = 3 6 4

S S 号 = 1 0 4 8 4 4 2 5

出版日期 =

正文